



郁达夫

选集

（下）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郁达夫选集

（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录

散文：

游记：

自传：

日记：

诗词：

散　文

归　航[①]

微寒刺骨的初冬晚上，若在清冷同中世似的故乡小市镇中，吃了晚饭，于未敲二更之先，便与家中的老幼上了楼，将你的身体躺入温暖的被里，呆呆的隔着帐子，注视着你的低小的木桌上的灯光，你必要因听了窗外冷清的街上过路人的歌音和足声而泪落。你因了这灰暗的街上的行人，必要追想到你孩提时候的景象上去。这微寒静寂的晚间的空气，这幽闲落寞的夜行者的哀歌，与你儿童时代所经历的一样，但是睡在楼上薄棉被里，听这哀歌的人的变化却如何了？一想到这里谁能不生起伤感的情来呢？——但是我的此言，是为像我一样的无能力的将近中年的人而说的——

我在日本的郊外夕阳畹晚的山野田间散步的时候，也忽而起了一种同这情怀相像的怀乡的悲感；看看几个日夕谈心的朋友，一个一个的减少下去的时候，我也想把我的迷游生活结

---

① 本篇于1924年2月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和1927年11月收入《达夫全集》第三卷《过去集》时，题为《中途》；1936年收入《达夫散文集》时，改为现题。

束了。

十年久住的这海东的岛国，把我那同玫瑰露似的青春消磨了的这异乡的天地，我虽受了她的凌辱不少，我虽不愿第二次再使她来吻我的脚底，但是因为这厌恶的情太深了，到了将离的时候，倒反而生出了一种不忍与她诀别的心来。啊啊，这柔情一脉，便是千古的伤心种子，人生的悲剧，大约是发芽在此地的吧？

我于未去日本之先，我的高等学校时代的生活背景，也想再去探看一回。我于永久离开这强暴的小国之先，我的迭次失败了的浪漫史的血迹，也想再去揩拭一回。

"轻薄淫荡的异性者呀，你们用了种种柔术想把来弄杀了的他，现在已经化作了仙人，想回到他的须弥故国去了。请你们尽在这里试用你们的手段吧，他将要骑了白鹤，回到他的母亲怀里去了。他回去之后，定将拥挟了霓裳仙子，舞几夜通宵的歌舞，他是再也不来向你们乞怜的了。"

我也想用了微笑，代替了这一段言语，向那些愚弄过我的妇人，告个长别，用以泄泄我的一段幽恨。为了这种种琐碎的原因，我的回国日期竟一天一天的延长了许多的时日。

从家里寄来的款也到了，几个留在东京过夏的朋友为我饯行的席也设了，想去的地方，也差不多去过了，几册爱读的书也买好了，但是要上船的第一天(七月的十五)我又忽而跑上日本邮船公司去，把我的船票改迟了一班，我虽知道在黄海的这面有几个——我只说几个——与我意气相合的朋友在那里等我，但是我这莫名其妙的离情，我这像将死时一样的哀感，究竟教我如何处置呢？我到七月十九的晚上，喝醉了酒，才上了东京的火车，上神户去趁翌日出发的归舟。

二十的早晨从车上走下来的时候，赤色的太阳光线已经将

神户市的一大半房屋烧热了。神户市的附近,须磨是风光明媚的海滨村,是三伏中地上避暑的快乐园,当前年须磨寺大祭的晚上,是我与一个不相识的妇人共宿过的地方。依我目下的情怀说来,是不得不再去留一宵宿,叹几声别的,但是回故国的轮船将于午前十点钟开行,我只能在海上与她遥别了。

"妇人呀妇人,但愿你健在,但愿你荣华,我今天是不能来看你了。再会——不……不……永别了……"

须磨的西边是明石,紫式部的同画卷似的文章,蓝苍的海浪,洁白的沙滨,参差雅淡的别庄,别庄内的美人,美人的幽梦,……

"明石呀明石!我只能在游仙枕上,远梦到你的青松影里,再来和你的儿女谈多情的韵事了。"

八点半钟上了船,照管行李,整理舱位,足足忙了两个钟头;船的前后铁索响的时候,铜锣报知将开船的时候,我的十年中积下来的对日本的愤恨与悲哀,不由得化作了数行冰冷的清泪,把海湾一带的风景,染成了模糊像梦里的江山。

"啊啊,日本呀!世界一等强国的日本呀!国民比我们矮小,野心比我们强烈的日本呀!我去之后,你的海岸大约依旧是风光明媚,你的儿女大约依旧是荒淫无忌地过去的。天色的苍茫,海洋的浩荡,大约总不至因我之去而稍生变更的。我的同胞的青年,大约仍旧要上你这里来,继续了我的运命,受你的欺辱的。但是我的青春,我的在你这无情的地上化费了的青春!啊啊,枯死的青春呀,你大约总再也不能回复到我的身上来了吧!"

二十一日的早晨,我还在三等舱里做梦的时候,同舱的鲁君就跳到我的枕边上来说:"到了到了!到门司了!你起来同我们上门司去吧!"

我乘的这只船，是经过门司不经过长崎的，所以门司，便是中途停泊的最后的海港；我的从昨日酝酿成的那种伤感的情怀，听了门司两字，又在我的胸中复活了起来。一只手擦着眼睛，一只手捏了牙刷，我就跟了鲁君走出舱来。淡蓝的天色，已经被赤热的太阳光线笼罩了东方半角。平静无波的海上，贯流着一种夏天早晨特有的清新的空气。船的左右岸有几堆同青螺似的小岛，受了朝阳的照耀，映出了一种浓润的绿色。前面去左船舷不远的地方有一条翠绿的横山，山上有两株无线电报的电杆，突出在碧落的背景里；这电杆下就是门司港市了。船又行进了三五十分钟，回到那横山正面的时候，我只见无数的人家，无数的工厂烟囱，无数的船舶和桅杆，纵横错落的浮映在天水中间的太阳光线里，船已经到了门司了。

门司是此次我的脚所践踏的最后的日本土地，上海虽然有日本的居民，天津汉口杭州虽然有日本的租界，但是日本的本土，怕今后与我便无缘分了。因为日本是我所最厌恶的土地，所以今后大约我总不至于再来的。因为我是无产阶级的一介分子，所以将来大约我总不至坐在赴美国的船上，再向神户横滨来泊船的。所以我可以说门司便是此次我的脚所践踏的最后的日本土地了。

我因为想深深的尝一尝这最后的伤感的离情，所以衣服也不换，面也不洗，等船一停下，便一个人跳上了一只来迎德国人的小汽船，跑上岸上去了。小汽船的速力，在海上振动了周围清新的空气，我立在船头上觉得一种微风同妇人的气息似的吹上了我的面来。蓝碧的海面上，被那小汽船冲起了一层波浪，汽船过处，现出了一片银白的浪花，在那里返射着朝日。

在门司海关码头上岸之后，我觉得射在灰白干燥的陆地路

上的阳光,几乎要使我头晕;在海上不感得的一种闷人的热气,一步一步的逼上我的面来,我觉得我的鼻上有几颗珍珠似的汗珠滚出来了;我穿过了门司车站的前庭,便走进狭小的锦町街上去。我想永久将去日本之先,不得不买一点什么东西,作作纪念,所以在街上走了一回,我就踏进了一家书店。新刊的杂志有许多陈列在那里,我因为不想买日本诸作家的作品,来培养我的创作能力,所以便走近里面的洋书架去。小泉八云 Lafcadio Hearn① 的著作,Modern Library② 的丛书占了书架的一大部分,我细细的看了一遍,觉得与我这时候的心境最适合的书还是去年新出版的 John Paris③ 的那本 Kimono(日本衣服之名)。

我将要去日本了,我在沦亡的故国山中,万一同老人追怀及少年时代的情人一般,有追思到日本的风物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可拿出几本描写日本的风俗人情的书来赏玩。这书若是日本人所著,他的描写,必至过于真确,那时候我的追寻远地的梦幻心境,倒反要被那真实粗暴的形相所打破。我在那时候若要在沙上建筑蜃楼,若要从梦里追寻生活,非要读读朦胧奇特、富有异国情调的,那些描写月下的江山,追怀远地的情事的书类不可;从此看来,这 Kimono 便是与这境状最适合的书了,我心里想了一遍,就把 Kimono 买了。从书店出来又在狭小的街上的暑热的太阳光里走了一段,我就忍了热从锦町三丁目走上幸町的通里山的街上去。幸町是三弦酒肉的巢窟,是红粉胭脂的堆栈,今天正好像是大扫除的日子,那些调和性欲,忠诚于她们的天职的

---

① 拉夫凯迪奥·赫恩(1850—1904),作家,原为美国人,后入日籍,取名小泉八云。

② 英文,现代文库。

③ 英文,约翰·帕里斯。

妓女,都裸了雪样的洁白,风样的柔嫩的身体,在那里打扫,啊啊,这日本的最美的春景,我今天看后,怕也不能多看了。

我在一家姓安东的妓家门前站了一忽,同饥狼似的饱看了一回烂熟的肉体,便又走下幸町的街路,折回到了港口。路上的灰尘和太阳的光线,逼迫我的身体,致我不得不向咖啡店去休息一场;我在去码头不远的一家下等的酒店坐下的时候,身体也真疲劳极了。

喝了一大瓶啤酒,吃了几碗日本固有的菜,我觉得我的消沉的心里,也生了一点兴致出来,便想尽我所有的金钱,上妓家去瞎闹一场;但拿出表来一看,已经过十二点了,船是午后二点钟就要拔锚的。

我出了酒店,手里拿了一本 Kimono,在街上走了两步,就把游荡的邪心改过,到浴场去洗了一个澡,因以涤尽了十几年来,堆叠在我这微躯上的日本的灰尘与恶土。

上船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一点半了。三十分后开船的时候,我和许多去日本的中国人和日本人立在三等舱外甲板上的太阳影里看最后的日本的陆地。门司的人家远去了,工场的烟囱也看不清楚了,近海岸的无人绿岛也一个一个的少下去了,我正在出神的时候,忽听一等舱的船楼上有清脆的妇人声在那里说话;我抬起头来一看,见有一个年约十八九的中西杂种的少女,立在船楼的栏杆边上,在那里和一个红脸肥胖的下劣西洋人说话。那少女皮肤带着浅黑色,眼睛凹在鼻梁的两边,鼻尖高得很,瞳人带些微黄,但仍是黑色;头发用烙铁烫过,有一圈珍珠,带在蓬蓬的发下。她穿的是黄白薄绸的一件西洋的夏天女服,双袖短得很,她若把手与肩胛平张起来,你从袖口能看得出她腋下的黑影,和胸前的乳头来。她的颈项下的前后又裸着两块可爱的黄

黑色的肥肉。下面穿的是一条短短的围裙,她的瘦长的两条脚露出在鱼白的湖绉裙下。从玄色的丝袜里蒸发出来的她的下体的香味,我好像也闻得出来的样子。看看她那微笑的短短的面貌,和一排洁白的牙齿,我恨不得拿出一把手枪来,把那同禽兽似的西洋人击杀了。

"年轻的少女呀,我的半同胞呀!你母亲已经为他们异类的禽兽点污了,你切不可再与他们接近才好呢!我并不想你,我并不在这里贪你的姿色;但是,但是像你这样的美人,万一被他们同野兽一样的西洋人蹂躏了去,教我如何能堪呢!你那柔软黄黑的肉体被那肥胖和雄猪似的洋人压着的光景,我便在想象的时候,也觉得眼睛里要喷出火来。少女呀少女!我并不要你爱我,我并不要你和我同梦。我只求你别把你的身体送给异类的外人去享乐 就对了。我们中国也有美男子,我们中国也有同黑人一样强壮的伟男子,我们中国也有几千万几万万家财的富翁,你何必要接近外国人呢!啊啊,中国可亡,但是中国的女子是不可被他们外国人强奸去的。少女呀少女!你听了我的这哀愿吧!"

我的眼睛呆呆的在那里看守她那颧骨微突嘴巴狭小的面貌,我的心里同跪在圣女马琍亚像前面的旧教徒一样,尽在那里念这些祈祷。感伤的情怀,一时征服了我的全体,我觉得眼睛里酸热起来,她的面貌,就好像有一层 Veil 罩着的样子,也渐渐的朦胧起来了。

海上的景物也变了。近处的小岛完全失去了影子,空旷的海面上,映着了夕照,远远里浮出了几处同眉黛似的青山;我在甲板上立得不耐烦起来,就一声也不响,低了头,回到了舱里。

太阳在西方海面上沉没了下去，灰黑的夜阴从大海的四角里聚集了拢来，我吃完了晚饭，仍复回到甲板上来，立在那少女立过的楼底直下。我仰起头来看看她立过的地方，心里就觉得悲哀起来，前次的纯洁的心情，早已不复在了，我心里只暗暗地想：

"我的头上那一块板，就是她曾经立过的地方。啊啊，要是她能爱我，就教我用无论什么方法去使她快乐，我也愿意的。啊啊，所罗门当日的荣华，比到纯洁的少女的爱情，只值得什么？事也不难，她立在我头上板上的时候，我只须用一点奇术，把我的头一寸一寸的伸长起来，钻过船板去就对了。"

想到了这里，我倒感着了一种滑稽的快感；但看看船外灰黑的夜阴，我觉得我的心境也同白日的光明一样，一点一点被黑暗腐蚀了。

我今后的黑暗的前程，也想起来了。我的先辈回国之后，受了故国社会的虐待，投海自尽的一段哀史，也想起来了。

"我在那无情的岛国上，受了十几年的苦，若回到故国之后，仍不得不受社会的虐待，教我如何是好呢！日本的少女轻侮我，欺骗我时，我还可以说'我是为人在客'，若故国的少女，也同日本妇人一样的欺辱我的时候，我更有什么话说呢！你看那Euroasian① 不是已在那里轻侮我了么？她不是已经不承认我的存在了么？唉，唉，唉，唉，我错了，我错了。我是不该回国来的。一样的被人虐待，与其受故国同胞的欺辱，倒还不如受他国人的欺辱更好自家宽慰些。"

我走近船舷，向后面我所别来的国土一看，只见得一条黑

① 作者自撰词，意为欧洲亚洲人。

线，隐隐的浮在东方的苍茫夜色里。我心里只叫着说：

"日本呀日本，我去了。我死了也不再回到你这里来了。但是，但是我受了故国社会的压迫，不得不自杀的时候，最后浮上我的脑子里来的，怕就是你这岛国哩！Avé Japon！① 我的前途正黑暗得很呀！"

一九二二，七月二十六日，上海。

① 拉丁文，"万福日本"之意。

还　乡　记[1]

一

大约是午前四五点钟的样子,我的过敏的神经忽而颤动了起来。张开了半只眼,从枕上举起非常沉重的头,半醒半觉的向窗外一望,我只见一层灰白色的云丛,密布在微明的空际,房里的角上桌下,还有些暗夜的黑影流荡着,满屋沉沉,只充满了睡声,窗外也没有群动的声息。

"还早哩!"

我的半年来睡眠不足的昏乱的脑经,这样的忖度了一下,将还有些昏痛的头颅仍复投上了草枕,睡着了。

第二次醒来,急急的跳出了床,跑到窗前去看跑马厅的大自鸣钟的时候,心里忽而起了一阵狂跳。我的模糊的睡眼,虽看不清那大自鸣钟的时刻,然而第六官却已感得了时间的迟暮,八点钟的快车大约总赶不到了。

天气不晴也不雨,天上只浮满了些不透明的白云,黄梅时节将过的时候,像这样的天气原是很多的。

我一边跑下楼去匆匆的梳洗,一边催听差的起来,问他是什么时候。因为我的一个镶金的钢表,在东京换了酒吃,一个新买

① 本篇选自1923年10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的《茑萝集》。

的“爱而近”，去年在北京又被人偷了去，所以现在只落得和桃花源里的乡老一样，要知道时刻，只能问问外来的捕鱼者“今是何世？”

听说是七点三刻了，我忽而衔了牙刷，莫名其妙的跑上楼跑下楼的跑了几次，不消说心中是在懊恼的。忙乱了一阵，后来又仔细想了一想，觉得终究是赶不上八点的早车了，心地倒渐渐地平静了下去。慢慢的洗完了脸，换了衣服，我就叫听差的去雇了一乘人力车来，送我上火车站去。

我的故乡在富春山中，正当清冷的钱塘江的曲处。车到杭州，还要在清流的江上坐两点钟的轮船。这轮船有午前午后两班，午前八点，午后二点，各有一只同小孩的玩具似的轮船由江干开往桐庐去的。若在上海乘早车动身，则午后四五点钟，当午睡初醒的时候，我便可到家，与闺中的儿女相见，但是今天已经是不行了。（是阴历的六月初二。）

不能即日回家，我就不得不在杭州过夜，但是羞涩的阮囊，连买半斤黄酒的余钱也没有的我的境遇，教我哪里更能忍此奢侈。我心里又发起恼来了。可恶的我的朋友，你们既知道我今天早晨要走，昨夜就不该谈到这样的时候才回去的。可恶的是我自己，我已决定于今天早晨走，就不该拉住了他们谈那些无聊的闲话的。这些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话？这些话也不知有什么兴趣？但是我们几个人愁眉蹙额的聚首的时候，起先总是默默，后来一句两句，话题一开，便倦也忘了，愁也丢了，眼睛就放起怖人的光来了，有时高笑，有时痛哭，讲来讲去，去岁今年，总还是这几句话：

“世界真是奇怪，像这样轻薄的人，也居然能成中国的偶像的。”

“正唯其轻薄，所以能享盛名。”

“他的著作是什么东西？连抄人家的著书还要抄错！”

“唉唉！”

“还有××呢！比××更卑鄙，更不通，而他享的名誉反而更大！”

“今天在车上看见的那个犹太女子真好哩！”

“她的屁股真大得爱人。”

“她的臂膊！”

“啊啊！”

“恩斯来的那本《彭思生里参拜记》，你念到什么地方了？”

“三个东部的野人，

三个方正的男子，

他们起了崇高的心愿，

想去看看什，沔，奥夫，欧耳。”

“你真记得牢！”

像这样的毫无系统，漫无头绪的谈话，我们不谈则已，一谈起头，非要谈到块磊消尽，悲愤泄完的时候不止。唉，可怜的有识无产者，这些清谈，这些不平，与你们的脆弱的身体，高抗的精神，究有何补？罢了罢了，还是回头到正路上去，理点生产吧！

昨天晚上有几位朋友，也在我这里，谈了些这样的闲话，我入睡迟了，所以弄得今天赶车不及，不得不在西子湖边，住宿一宵，我坐在人力车上，孤冷冷的看着上海的清淡的早市，心里只在怨恨朋友，要使我多破费几个旅费。

二

人力车到了北站，站上人物萧条得很。大约是正在快车开出之后，慢车未发之先，所以现出这沉静的状态来的。我得了闲空，心里倒生出了一点余裕来，就在北站构内，闲走了一回。因为我此番归去，本来想去看看故乡的景状，能不能容我这零余者回家高卧，所以我所带的，只有两袖清风，一只空袋，和填在鞋底里的几张钞票——这是我的脾气，有钱的时候，老把它们填在鞋子底里。一则可以防止扒手，二则因为我受足了金钱的迫害，借此可以满足我对金钱复仇的心思，有时候我真有用了全身的气力，拚死蹂践它们的举动——而已，身边没有行李，在车站上跑来跑去是非常自由的。

天上的同棉花似的浮云，一块一块的消散开来，有几处竟现出青苍的笑靥来了。灰黄无力的阳光，也有几处看得出来。虽有霏微的海风，一阵阵夹了灰土煤烟，吹到这灰色的车站中间，但是伏天的暑热，已悄悄的在人的腋下腰间送信来了。啊啊！三伏的暑热，你们不要来缠扰我这消瘦的行路病者！你们且上富家的深闺里去，钻到那些丰肥红白的腿间乳下去，把她们的香液蒸发些出来吧！我只有这一件半旧的夏布长衫，若把汗水流污了，那明天就没得更换的呀！

在车站上踏来踏去的走了几遍，站上的行人，渐渐的多起来了。男的女的，行者送者，面上都堆着满贮希望的形容，在那里左旋右转。但是我——单只是我一个人——也无朋友亲戚来送我的行，更无爱人女弟，来作我的伴，只在脆弱的心中，无端的充满了万千的哀感：

“论才论貌,在中国的二万万男子中间,我也不一定说是最下流的人,何以我会变成这样的孤苦的呢!我前世犯了什么罪来?我生在什么星的底下的?我难道真没有享受快乐的资格的么?我不能信,我怎么也不能信。”

这样的一想,我就跑上车站的旁边入口处去,好像是看见了我认识的一位美妙的女郎来送我回家的样子。刚走到门口,果真见了几个穿时样的白衣裙的女子,正从人力车下来。其中有一个十七八岁的,戴白色运动软帽的女学生,手里提了三个很重的小皮箧,走近了我的身边,我不知不觉竟伸出了一只手去,想为她代拿一个皮箧,好减轻她一点负担,但她站住了脚,放开了黑晶晶的两只大眼反很诧异的对我看了一眼。

“啊啊!我错了,我昏了,好妹妹,请你不要动怒;我不是坏人,我不是车站上的小窃,不过我的想象力太强,我把你当作了我的想象中的人物,所以得罪了你。恕我恕我,对不起,对不起,你的两眼的责罚,是我所甘受的,你即用了你那只柔软的小手,批我一顿,我也是甘受的,我错了,我昏了。”

我被她的两眼一看,就同将睡的人受了电击一样,立即涨红了脸,发出了一身冷汗,心里作了一遍谢罪之辞,缩回了手,低下了头,匆匆的逃走了。

啊啊!这不是衣锦的还乡,这不是罗皮康(Rubicon)的南渡,有谁来送我的行,有谁来作我的伴呢!我的空想也未免太不自量了,我避开了那个女学生,逃到了车站大门口的边上人丛中躲藏的时候,心里还在跳跃不住。凝神屏气的立了一会,向四边偷看了几眼,一种不可捉摸的感情,笼罩上我的全身,我就不得不把我的夏布长衫的小襟拖上面去了。

三

“已经是八点四十五分了。我在这里躲藏也躲藏不过去的，索性快点去买一张票来上车去吧！但是不行不行，两边买票的人这样的多，也许她是在内的，我还是上口头的那扇近大门的窗口去买吧！这里买票的人却少得很！”

这样的打定了主意，我就东探西望的走上了那玻璃窗口，去买了一张车票。伏倒了头，气喘吁吁的跑进了月台，我方晓得刚才买的是一张二等车票，想想我脚下的余钱，又想想今晚在杭州不得不付的膳宿费，我心里忽而清了一清。经济与恋爱是不能两立的，刚才那女学生的事情，也渐渐的被我忘了。

浙江虽是我的父母之邦，但是浙江的知识阶级的腐败，一班教育家政治家对军人的谄媚，对平民的压制，以及小政客的婢妾的行为，无厌的贪婪，平时想起就要使我作呕。所以我每次回浙江去，总抱了一腔羞嫌的恶怀，障扇而过杭州，不愿在西子湖头作半日的勾留。只有这一回到了山穷水尽，我委委黀黀的逃返家中，仍想到我所嫌恶的故土去求一个息壤，投林的倦鸟，返壑的衰狐，当没有我这样的懊丧落胆的。啊啊！浪子的还家，只求老父慈兄，不责备我就对了，哪里还有批评故乡，憎嫌故乡的心思，我一想到这一次的卑微的心境，又不觉泫泫的落下泪来了。

我孤伶仃的坐在车里，看看外面月台上跑来跑去的旅人，和穿黄色制服的挑夫，觉得模糊零乱。他们与我的中间，有一道冰山隔住的样子。一面看看车站附近各工厂的高高的烟囱，又觉得我的头上身边，都被一层灰色的烟雾包围在那里。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把车窗打开来看梅雨晴时的空际。天上虽还不能

说是晴朗,但一斛晴云,和几道光线,是在那里安慰旅人说:

“雨是不会下了,晴不晴开来,却看你们的运气吧!”

不多一忽,火车慢慢儿的开了。北站附近的贫民窟,同坟墓似的江北人的船室,污泥的水潴,晒在坍败的晒台上的女人的小衣,秽布,劳动者的破烂的衣衫等,一幅一幅的呈到我的眼前来,好像是老天故意把人生的疾苦,编成了这一部有系统的记录,来安慰我的样子。

啊啊,载人离别的你这怪兽!你不终不息的前进,不休不止的前进吧!你且把我的身体,搬到世界尽处去,搬入虚无之境去,一生一世,不要停止,尽是行行,行到世界万物都化作青烟,你我的存在都变成乌有的时候,那我就感激你不尽了。

由现代的物质文明产生出来的贫苦之景,渐渐的被大自然掩盖了下去,贫民窟过了,大都会附近之小镇(Vorstadt)过了,路线的两岸,只有平绿的田畴,美丽的别业,洁净的野路,和壮健的农夫。在这调和的盛夏的野景中间,就是在路上行走的那一乘黄色人力车夫,也带有些浪漫的色彩。他好像是童话里的人物,并不是因为衣食的原因,却是为了自家的快乐,拉了车在那里行走的样子。若要在这大自然的微笑中间,指出一件令人不快的事物来,那就是野草中间横躺着的棺冢了。穷人的享乐,只有陶醉在大自然怀里的一刹那。在这一刹那中间,他能把现实的痛苦,忘记得干干净净,与悠久的天空,广漠的大地,化而为一。这是何等的残虐,何等的恶毒呢!当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时候,偏要把人间的归宿,生物的运命,赤裸裸的指给他看!

我是主张把中国的坟冢,把野外的枯骨,都掘起来付之一炬,或投入汪洋的大海里去的。

四

过了徐家汇，梵王渡，火车一程一程的进去，车窗外的绿色也一程一程的浓润起来了；啊啊，我自失业以来，同鼠子蚊虫，蛰居在上海的自由牢狱里，已经有半年多的光景。我真想不到野外的自然，竟长得如此的清新，郊原的空气，会酿得如此的爽健的。啊啊，自然呀，大地呀，生生不息的万物呀，我错了，我不应该离开了你们，到那秽浊的人海中间去觅食去的。

车过了莘庄，天完全变晴了。两旁的绿树枝头，蝉声浑如雨降。我侧耳听听，回想我少年时的景象，像在做梦。悠悠的碧落，只留着几条云彩，在空际作霓裳的雅舞。一道阳光，遍洒在浓绿的树叶，匀称的稻秧，和柔软的青草上面。被黄梅雨盛满的小溪，奇形的野桥，水车的茅亭，高低的土堆，与红墙的古庙，洁净的农场，一幅一幅同电影似的尽在那里更换。我以车窗作了镜框，把这些天然的图画看得迷醉了，直等火车到松江停住的时候止，我的眼睛竟瞬息也没有移动。唉，良辰美景奈何天，我在这样的大自然里怕已没有生存的资格了吧，因为我的腕力，我的精神，都被现代的文明撒下了毒药，恶化成零，我哪里还有执了锄耜，去和农夫耕作的能力呢！

正直的农夫呀，你们是世界的养育者，是世界的主人公，我情愿为你们作牛作马，代你们的劳，你们能分一杯麦饭给我么？

车过了松江，风景又添了一味和平的景色。弯了背在田里工作的农夫，草原上散放着的羊群，平桥浅渚，野寺村场，都好像在那里作会心的微笑。火车飞过一处乡村的时候，一家泥墙草舍里忽有几声鸡唱声音，传了出来。草舍的门口有一个赤膊的

农夫,吸着烟站在那里对火车呆看。我看了这样纯朴的村景,又不知不觉的叫了起来:

“啊啊! 这和平的村落,这和平的村落,我几年不与你相接了。”

大约是叫得太响了,我的前后的同车者,都对我放起惊异的眼光来。幸而这是慢车,坐二等车的人不多,否则我只能半途跳下车去,去躲避这一次的羞耻了。我被他们看得不耐烦,并且肚里也觉得有些饥了,用手向鞋底里摸了一摸,迟疑了一会,便叫过茶房来,命他为我搬一客番菜来吃。我动身的时候,脚底下只藏着两张钞票。火车票买后,左脚下的一张钞票已变成了一块多的找头,依理而论是不该在车上大吃的。然而愈有钱愈想节省,愈贫穷愈要瞎花,是一般的心理,我此时也起了自暴自弃的念头:

“横竖是不够的,节省这几个钱,有什么意思,还是吃吧!”

但是一个欲望满足了的时候,第二个欲望马上要起来的,我喝了汤,吃了一块面包之后,喉咙觉得干渴起来了,便又起了一个自暴自弃的念头,率性叫茶房把啤酒汽水拿两瓶来吧。啊啊,危险危险,我右脚下的一张钞票,已有半张被茶房撕去了。

一边饮食,一边我仍在赏玩窗外的水光云影。在几个小车站上停了几次,轰轰的过了几处铁桥,等我中餐吃完的时候,火车已经过了嘉兴驿了,吃了个饱满,并且带了三分醉意,我心里虽时时想到今晚在杭州的膳宿费,和明天上富阳去的轮船票,不免有些忧郁,但是以全体的气概讲来,这时候我却是非常快乐,非常满足的:

“人生是现在一刻的连续,现在能够满足,不就好了么? 一刻之后的事情,又何必去想它,明天明年的事情,更可丢在脑后

了。一刻之后,谁能保得火车不出轨!谁能保得我不死?罢了罢了,我是满足得很!哈哈哈哈……”

我心里这样的很满足的在那里想,我的脚就慢慢的走上车后的眺望台去。因为我坐的这挂车是最后的一挂,所以站在眺望台上,既可细看野景,又可静听蝉鸣,接受些天风。我站在台上,一手捏住铁栏,一手用了半枝火柴在剔牙齿。凉风一阵阵的吹来,野景一幅幅的过去,我真觉得太幸福了。

五

我平生感得幸福的时间,总不能长久。一时觉得非常满足之后,其后必有绝大的悲怀相继而起。我站在车台上,正在快乐的时候,忽而在万绿丛中看见了一幅美满的家庭团叙之图,一个年约三十一二的壮健的农夫,两手擎了一个周岁的小孩,在桑树影下笑乐。一个穿青布衫的与农夫年纪相仿的农妇,笑微微的站在旁边守着他们。在他们上面晒着的阳光树影,更把他们的美满的意情表现得十分明显。地上摊着一只饭箩,一瓶茶,几只茶饭碗。这一定是那农妇送来飨她男人的无疑。啊啊,桑间陌上,夫唱妇随,更有你两个爱情的结晶,在中间作姻缘的缔带,你们是何等幸福呀!然而我呢!啊啊我啊?我是一个有妻不能爱,有子不能抚的无能力者,在人生战斗场上的惨败者,现在是在逃亡的途中的行路病者,啊!农夫呀农夫,愿你与你的女人和好终身,愿你的小孩聪明强健,愿你的田谷丰多,愿你幸福!你们的灾殃,你们的不幸,全交给了我,凡地上一切的苦恼,悲哀,患难,索性由我一人负担了去吧!

我心里虽这样的在替他祝福,我的眼泪却连连续续的落了

下来。半年以来,因为失业的原因,在上海流离的苦处,我想起来了。三个月前头,我的女人和小孩,孤苦零仃的由这条铁路上经过,萧萧索索的回家去的情状,我也想出来了。啊啊,农家夫妇的幸福,读书阶级的飘零!我女人经过的悲哀的足迹,现在更由我在一步步的践踏过去!若是有情,怎得不哭呢!

四围的景色,忽而变了,一刻前那样丰润华丽的自然的美景,都好像在那里嘲笑我的样子:

"你回来了么?你在外国住了十几年,学了些什么回来?你的能力怎么不拿些出来让我们看看?现在你有养老婆儿子的本领么?哈哈!你读书学术,到头来还是归到乡间去啮你祖宗的积聚!"

我俯首看看飞行车轮,看看车轮下的两条白闪闪的铁轨和枕木卵石,忽而感得了一种强烈的死的诱惑。我的两脚抖了起来,踉跄前进了几步,又呆呆的俯视了一忽,两手捏住了铁栏,我闭着眼睛,咬紧牙齿,在脚尖上用了一道死力,便把身体轻轻的抬跳起来了。

六

啊啊,死的胜利呀!我当时若志气坚强一点,早就脱离了这烦恼悲苦的世界,此刻好坐在天神 Beatrice① 的脚下拈花作微笑了。但是我那一跳,气力没有用足。我打开眼睛来看时,大地高天,稻田草地,依旧在火车的四周驰骋,车轮的辗声,依旧在我的耳朵里雷鸣,我的身体却坐在栏杆的上面,绝似病了的鹦鹉,

① 英文,比阿特丽斯。

被锁住在铁条上待毙的样子。我看看两旁的美景,觉得半点钟以前的称颂自然美的心境,怎么也回复不过来。我以泪眼与硖石的灵山相对,觉得硖西公园后石山上在太阳光下游玩的几个男女青年,都是挤我出世界外去的魔鬼。车到了临平,我再也不能细赏那荷花世界柳丝乡的风景。我只觉得青翠的临平山,将要变成我的埋骨之乡。笕桥过了,艮山门过了。灵秀的保俶山,奇兀的北高峰,清泰门外贯流着的清浅的溪流,溪流上摇映着的萧疏的杨柳,野田中交叉的窄路,窄路上的行人,前朝的最大遗物,参差婉绕的城墙,都不能唤起我的兴致来。车到了杭州城站,我只同死刑囚上刑场似的下了月台。一出站内,在青天皎日的底下,看看我儿时所习见的红墙旅舍,酒馆茶楼,和年轻气锐的生长在都会中的妙年人士,我心里只是怦怦的乱跳,仰不起头来。这种幻灭的心理,若硬要把它写出来的时候,我只好用一个譬喻。譬如当青春的年少,我遇着了一位绝世的佳人,她对我本是初恋,我对她也是第一次的破题儿。两人相携相挽,同睡同行,春花秋月的过了几十个良宵。后来我的金钱用尽,女人也另外有了心爱的人儿,她就学了樊素,同春去了。我只得和悲哀孤独,贫困恼羞,结成伴侣。几年在各地流浪之余,我年纪也大了,身体也衰了,披了一身破褴的衣服,仍复回到当时我两人并肩携手的故地来。山川草木,星月云霓,仍不改其美观。我独坐湖滨,正在临流自吊的时候,忽在水面看见了那弃我而去的她的清影。她容貌同几年前一样的娇柔,衣服同几年前一样的华丽,项下挂着的一串珍珠,比从前更加添了一层光彩,额上戴着的一圈玛瑙,比曩时更红艳得多了。且更有难堪者,回头来一看,看见了一位文秀闲雅的美少年,站在她的背后,用了两手在那里摸弄她的腰背。

啊啊！这一种譬喻，值得什么？我当时一下车站，对杭州的天地感得的那一种羞惭懊丧，若以言语可以形容的时候，我当时的夏布衫袖，就不会被泪汗湿透了，因为说得出譬喻得出的悲怀，还不是世上最伤心的事情呀。我慢慢俯了首，离开了刚下车的人群与争揽客人的车夫和旅馆的招待者，独行踽踽的进了一家旅馆，我的心里好像有千斤重的一块铅石垂在那里的样子。

开了一个单房间，洗了一个脸，茶房拿了一张纸来，要我写上姓名年岁籍贯职业。我对他呆呆的看了一忽，他好像是疑我不曾出过门，不懂这规矩的样子，所以又仔仔细细的解说了一遍。啊啊，我哪里是不懂规矩，我实在是没有写的勇气哟，我的无名的姓氏，我的故乡的籍贯，我的职业！啊啊！叫我写出什么来？

被他催迫不过，我就提起笔来写了一个假名，填上了异乡人的三字，在职业栏下写了一个无字。不知不觉我的眼泪竟濮嗒濮嗒的滴了两滴在那张纸上。茶房也看得奇怪，向纸上看了一看，又问我说：

“先生府上是哪里，请你写上了吧，职业也要写的。”

我没有方法，就把异乡人三字圈了，写上朝鲜两字，在职业之下也圈了一圈，填了“浮浪”两字进去。茶房出去之后，我就关上了房门，倒在床上尽情的暗泣起来了。

七

伏在床上暗泣了一阵，半日来旅行的疲倦，征服了我的心身。在朦胧半觉的中间，我听见了几声咯咯的叩门声。糊糊涂

涂的起来开了门，我看见祖母，不言不语的站在门外。天色好像晚了，房里只是灰黑的辨不清方向。但是奇怪得很，在这灰黑的空气里，祖母面上的表情，我却看得清清楚楚。这表情不是悲哀，当然也不是愉乐，只是一种压人的庄严的沉默。我们默默的对坐了几分钟，她才移动了她那绉纹很多的嘴说：

"达！你太难了，你何以要这样的孤洁呢！你看看窗外看！"

我向她指着的方向一望，只见窗下街上黑暗嘈杂的人丛里有两个大火把在那里燃烧，再仔细一看，火把中间坐着一位木偶，但是奇极怪极，这木偶的面貌，竟完全与我的一个朋友的面貌一样。依这情景看来，大约是赛会了，我回转头来正想和祖母说话，房内的电灯拍的响了一声，放起光来了，茶房站在我的床前，问我晚饭如何？我只呆呆的不答，因为祖母是今年二月里刚死的，我正在追想梦里的音容，哪里还有心思回茶房的话哩？

遣茶房走了，我洗了一个面，就默默的走出了旅馆。夕阳的残照，在路旁的层楼屋脊上还看得出来。店头的灯火，也星星的上了。日暮的空气，带着微凉，拂上面来。我在羊市街头走了几转，穿过车站的庭前，踏上清泰门前的草地上去。沉静的这杭州故郡，自我去国以来，也受了不少的文明的侵害，各处的旧迹，一天一天的被拆毁了。我走到清泰门前，就起了一种怀古之情，走上将拆而犹在的城楼上去。城外一带杨柳桑树上的鸣蝉，叫得可怜。它们的哀吟，一声声沁入了我的心脾，我如同海上的浮尸，把我的情感，全部付托了蝉声，尽做梦似的站在丛残的城牒上看那西北的浮云和暮天的急情，一种淡淡的悲哀，把我的全身溶化了。这时候若有几声古寺的钟声，当当的一下一下，或缓或徐的飞传过来，怕我就要不自觉的从城墙上跳入城濠，把我的灵

魂和人在晚烟之中,去笼罩着这故都的城市。然而南屏还远,Curfew① 今晚上是不会鸣了。我独自一个冷清清地立了许久,看西天只剩了一线红云,把日暮的悲哀尝了个饱满,才慢慢地走下城来。这时候天已黑了,我下城来在路上的乱石上钩了几脚,心里倒起了一种莫明其妙的恐怖。我想想白天在火车上谋自杀的心思和此时的恐怖心一比,就不觉微笑了起来,啊啊,自负为灵长的两足动物哟,你的感情思想,原只是矛盾的连续呀！说什么理性？讲什么哲学？

走下了城,踏上清冷的长街,暮色已经弥漫在市上了。各家的稀淡的灯光,比数刻前增加了一倍势力。清泰门直街上的行人的影子,一个一个从散射在街上的电灯光里闪过,现出一种日暮的情调来。天气虽还不曾大热,然而有几家却早把小桌子摆在门前,露天的在那里吃晚饭了。我真成了一个孤独的异乡人,光了两眼,尽在这日暮的长街上彳亍前进。

我在杭州并非没有朋友,但是他们或当厅长,或任参谋,现在正是非常得意的时候;我若飘然去会,怕我自家的心里比他们见我之后憎嫌我的心思更要难受。我在沪上,半年来已经饱受了这种冷眼,到了现在,万一家里容我,便可回家永住,万一情状不佳,便拟自决的时候,我再也犯不着去讨这些没趣了。我一边默想,一边看看两旁的店家在电灯下围桌晚餐的景象,不知不觉两脚便走入了石牌楼的某中学所在的地方。啊啊,桑田沧海的杭州,旗营改变了,湖滨添了些邪恶的富家翁的别墅,但是这一条街,只有这一条街,依旧清清冷冷,和十几年前我初到杭州考中学的时候一样。物质文明的幸福,些微也享受不着,现代经济

① 英文,宵禁令。

组织的流毒，却受得很多的我，到了这条黑暗的街上，好像是已经回到了故乡的样子，心里忽感得了一种安泰，大约是兴致来了，我就踏进了一家巷口的小酒店里去买醉去。

八

在灰黑的电灯底下，面朝了街心，靠着一张粗木的桌子，坐下喝了几杯高粱，我终觉得醉不成功。我的头脑，愈喝酒愈加明晰，对于我现在的境遇反而愈加自觉起来了。我放下酒杯，两手托着了头，呆呆的向灰暗的空中凝视了一会，忽而有一种沉郁的哀音夹在黑暗的空气里，渐渐的从远处传了过来。这哀音有使人一步一步在感情中沉没下去的魔力，真可以说是中国管弦乐所独具的神奇。过了几分钟，这哀音的发动者渐渐的走近我的身边，我才辨出了胡琴与砰击磁器的谐音来。啊啊！你们原来是流浪的声乐家，在这半开化的杭州城里想来卖艺糊口的可怜虫！

他们二三人的瘦长的清影，和后面跟着看的几个小孩，在酒馆前头掠过了。那一种凄楚的谐音，也一步一步的幽咽了，听不见了。我心里忽起了一种绝大的渴念，想追上他们，去饱尝一回哀音的美味，付清了酒账，我就走出店来，在黑暗中追赶上去。但是他们的几个人，不知走上了什么方向，我拚死的追寻，终究寻他们不着。唉，这昙花的一现，难道是我的幻觉么？难道是上帝显示给我的未来的预言么？但是那悠扬沉郁的弦音和磁盘砰击的声响，还缭绕在我的心中。我在行人稀少的黑暗的街上东奔西走的追寻了一会，没有方法，就只好从丰乐桥直街走到了西湖的边上去。

湖上没有月华，湖滨的几家茶楼旅馆，也只有几点清冷的电灯，在那里放淡薄的微光；宽阔的马路上，行人也寥落得很。我横过了湖塍马路，在湖边上立了许久。湖的三面，只有沉沉的山影，山腰山脚的别庄里，有几点微明的灯火，要静看才看得出来。几颗淡淡的星光，倒映在湖里，微风吹来，湖里起了几声豁豁的浪声。四边静极了。我把一枝吸尽的纸烟头丢入湖里，啾的响了一声，纸烟的火就熄了。我被这一种静寂的空气压迫不过，就放大了喉咙，对湖心噢噢的发了一声长啸，我的胸中觉得舒畅了许多。沿湖的向西走了一段，我忽在树阴下椅子上，发见了一对青年男女。他和她的态度太无忌惮了，我心里便忽而起了一种诅咒之情，把刚才长啸之后的畅怀消尽了。

啊啊！青年的男女哟！享受青春，原是你们的特权，也是我平时的主张。但是，但是你们在不幸的孤独者前头，总应该谦逊一点，方能完全你们的爱情的美处。你们且牢牢记着吧！对了贫儿，切不要把你们的珍珠宝物给他看，因为贫儿看了，愈要觉得他自家的贫困的呀！

我从人家睡尽的街上，走回城站附近的旅馆里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解衣上床，躺了一会，终觉得睡不着。我就点上一枝纸烟，一边吸着，一边在看帐顶。在沉闷的旅舍夜半的空气里，我忽而听见了一阵清脆的女人声音，和门外的茶房，在那里说话。

“来哉来哉！噢哟，等得诺(你)半业(日)嗒哉！”

这是轻佻的茶房的声音。

“是哪一位叫的？”

啊啊！这一定是土娼了！

“仰(念)三号里！”

“你同我去呵!”

“噢哟,根(今)朝诺(你)个(的)面孔真白嗒!”

茶房领了她从我门口走过,开入了间壁念三号的房里。

“好哉,好哉!活菩萨来哉!”

茶房领到之后,就关上门走下楼去了。

“请坐。”

“不要客气!先生府上是哪里?”

“阿拉(我)宁波。”

“是到杭州来耍子的么?”

“来宵(烧)香个。”

“一个人么?”

“阿拉邑个宁(人),京(今)教(朝)体(天)气轧业(热),查拉(为什么)勿赤膊?”

“啥话语!”

“诺(你)勿脱,阿拉要不(替)诺脱哉。”

“不要动手,不要动手!”

“回(还)朴(怕)倒霉索啦?”

“不要动手,不要动手!我自家来解吧。”

“阿拉要摸一摸!”

吃吃的窃笑声,床壁的震动声。

啊啊!本来是神经衰弱的我,即在极安静的地方,尚且有时睡不着觉,哪里还经得起这样淫荡的吵闹呢!北京的浙江大老诸君呀,听说杭州有人倡设公娼的时候,你们曾经竭力的反对过,你们难道还不晓得你们的子女姊妹在干这种营业,而在扰乱及贫苦的旅人么?盘踞在当道,只知敲剥百姓的浙江的长官呀!你们若只知聚敛,不知济贫,怕你们的妻妾,也要为快乐的原因,

学她们的妙技了。唉唉！“邑有流亡愧俸钱”，你们曾听人说过这句诗否！

九

我睡在床上，被间壁的淫声挑拨得不能合眼，没有方法，只得起来上街去闲步。这时候大约是后半夜的一二点钟的样子，上海的夜车已到着，羊市街福禄巷的旅店，都已关门睡了。街上除了几乘散乱停住的人力车外，只有几个敝衣凶貌的罪恶的子孙在灰色的空气里阔步。我一边走一边想起了留学时代在异国的首都里每晚每晚的夜行，把当时的情状与现在在这中国的死灭的都会里这样的流离的状态一对照，觉得我的青春，我的希望，我的生活，都已成了过去的云烟，现在的我和将来的我只剩得极微极细的一些儿现实味。我觉得自家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幽灵了。我用手向身上摸了一摸，觉得指头触着了一种极粗的夏布材料，又向脸上用了力摘了一把，神经也感得了一种痛苦。

“还好还好，我还活在这里，我还不是幽灵，我还有知觉哩！”

这样的一想，我立时把一刻前的思想打消，恰好脚也正走到了拐角头的一家饭馆前了。在四邻已经睡寂的这深更夜半，只有这一家店同睡相不好的人的嘴似的空空洞洞的开在那里。我晚上不曾吃过什么，一见了这家店里的锅子炉灶，便也觉得饥饿起来了，所以就马上踏了进去。

喝了半斤黄酒，吃了一碗面，到付钱的时候，我又痛悔起来了。我从上海出发的时候，本来只有五元钱的两张钞票。坐二等车已经是不该的了，况又在车上大吃了一场。此时除付过了酒面钱外，只剩得一元几角余钱，明天付过旅馆宿费，付过早饭

账,付过从城站到江干的黄包车钱,哪里还有钱购买轮船票呢?我急得没有方法,就在静寂黑暗的街巷里乱跑了一阵,我的身体,不知不觉又被两脚搬到了西湖边上。湖上的静默的空气,比前半夜,更增加了一层神秘的严肃。游戏场也已经散了,马路上除了拐角头边上的没有看见车夫的几乘人力车外,生动的物事一个也没有。我走上了环湖马路,在一家往时也曾投宿过的大旅馆的窗下立了许久。看看四边没有人影,我心里忽然来了一种恶魔的诱惑。

"破窗进去吧,去撮取几个钱来吧!"

我用了心里的手,把那扇半掩的窗门轻轻地推开,把窗门外的铁杆,细心地拆去了二三枝,从墙上一踏,我就进了那间屋子。我的心眼,看见床前白帐子下摆着一双白花缎的女鞋,衣架上挂着一件纤巧的白华丝纱衫,和一条黑纱裙。我把洗面台的抽斗轻轻抽开,里边在一个小小儿的粉盒和一把白象牙骨折扇的旁边,横躺着一个沿口有光亮的钻珠绽着的女人用的口袋。我向床上看了几次,便把那口袋拿了,走到窗前,心里起了一种怜惜羞悔的心思,又走回去,把口袋放归原处。站了一忽,看看那狭长的女鞋,心里忽又起了一种异想,就伏倒去把一只鞋子拿在手里。我把这双女鞋闻了一回,玩了一回,最后又起了一种惨忍的决心,索性把口袋鞋子一齐拿了,跳出窗来。我幻想到了这里,忽而回复了我的意识,面上就立时变得绯红,额上也钻出了许多汗珠。我眼睛眩晕了一阵,我就急急的跑回城站的旅馆来了。

十

奔回到旅馆里,打开了门,在床上静静的躺了一忽,我的兴

奋,渐渐地镇静了下去。间壁的两位幸福者也好像各已倦了,只有几声短促的鼾声和时时从半睡状态里漏出来的一声二声的低幽的梦话,击动着我的耳膜。我经了这一番心里的冒险,神经也已倦竭,不多一会,两只眼包皮就也沉沉的盖下来了。

一睡醒来,我没有下床,便放大了喉咙,高叫茶房,问他是什么时候。

"十点钟哉,鲜散(先生)!"

啊啊!我记得接到我祖母的病电的时候,心里还没有听见这一句回话时的恼乱!即趁早班轮船回去,我的经济,已难应付,哪里还更禁得在杭州再留半日的呢?况且下午二点钟开的轮船是快班,价钱比早班要贵一倍。我没有方法,把脚在床上蹬踢了一回,只得悻悻地起来洗面。用了许多愤激之辞,对茶房发了一回脾气,我就付了宿费,出了旅馆从羊市街慢慢的走出城来。这时候我所有的财产全部,除了一个瘦黄的身体之外,就是一件半旧的夏布长衫,一套白洋纱的小衫裤,一双线袜,两只半破的白皮鞋和八角小洋。

太阳已经升上了中天,光线直射在我的背上。大约是因为我的身体不好,走不上半里路,全身的粘汗竟流得比平时更多一倍。我看看街上的行人,和两旁的住屋中的男女,觉得他们都很满足的在那里享乐他们的生活,好像不晓得忧愁是何物的样子。背后忽而起了一阵铃响,来了一乘包车,车夫向我骂了几句,跑过去了,我只看见了一个坐在车上穿白纱长衫的少年绅士的背形,和车夫的在那里跑的两只光腿。我慢慢的走了一段,背后又起了一阵车夫的威胁声,我让开了路,回转头来一看,看见了三部人力车,载着三个很纯朴的女学生,两腿中间各夹着些白皮箱铺盖之类,在那里向我冲来。她们大约是放了暑假赶回家去的。

我此时心里起了一种悲愤,把平时祝福善人的心地忘了,却用了憎恶的眼睛,狠狠的对那些威胁我的人力车夫看了几眼。啊啊,我外面的态度虽则如此凶恶,但一边我却在默默的原谅他们的呀!

“你们这些可怜的走兽,可怜你们平时也和我一样,不能和那些年轻的女性接触。这也难怪你们的,难怪你们这样的乱冲,这样的兴高采烈的。这几个女性的身体岂不是载在你们的车上的么?她们的白嫩的肉体上岂不是有一种电气会传到你们的身上来的么?虽则原因不同,动机卑微,但是你们的汗,岂不是为了这几个女性的肉体而流的么?啊啊,我若有气力,也愿跟了你们去典一乘车来,专拉这样的如花少女。我更愿意拚死的驰驱,消尽我的精力。我更愿意不受她们的金钱酬报。”

走出了凤山门,站住了脚,默默的回头来看了一眼,我的眼角又忽然涌出了两颗珠露来!

“珍重珍重,杭州的城市!我此番回家,若不马上出来,大约总要在故乡永住了,我们的再见,知在何日?万一情状不佳,故乡父老不容我在乡间终老,我也许到严子陵的钓石矶头,去寻我的归宿的,我这一瞥,或将成了你我的最后的诀别!我到此刻,才知道我胸际实在在痛爱你的明媚的湖山,不过盘踞在你的地上的那些野心狼子,不得不使我怨你恨你而已。啊啊,珍重珍重,杭州的城市!我若在波中淹没的时候,最后映到我的心眼上来的,也许是我儿时亲睦的你的这媚秀的湖山吧!”

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日

立 秋 之 夜[①]

黝黑的天空里，明星如棋子似的散布在那里。比较狂猛的大风，在高处呜呜的响。马路上行人不多，但也不断。汽车过处，或天风落下来，阿斯法儿脱的路上，时时转起一阵黄沙。是穿着单衣觉得不热的时候。马路两旁永夜不息的电灯，比前半夜减了光辉，各家店门已关上了。

两人尽默默的在马路上走。后面的一个穿着一套半旧的夏布洋服，前面的穿着不流行的白纺绸长衫。他们两个原是朋友，穿洋服的是在访一个同乡的归途，穿长衫的是从一个将赴美国的同志那里回来，二人系在马路上偶然遇着的。二人都是失业者。

“你上哪里去?”

走了一段，穿洋服的问穿长衫的说。

穿长衫的没有回话，默默的走了一段，头也不朝转来，反问穿洋服的说：

“你上哪里去?”

穿洋服的也不回答，默默的尽沿了电车线路在那里走。二人正走到一处电车停留处，后面一乘回车库去的末次电车来了。穿长衫的立下来停了一停，等后面的穿洋服的。穿洋服的慢慢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3年8月14日上海《中华新报·创造日》第21期。

走到穿长衫的身边的时候，停下的电车又开出去了。

“你为什么不乘了这电车回去？”

“……Come with me；

I will escort thee down the years，

With me thou walk'st immortality.”

啊啊！古今来的薄命词人，到了途穷日暮谁不是这样的想，但无情岁月，怕已吞没了许多才人的名姓了的吧！我为彭思克子汤梦生泣，我更不得不为我所不知道的许多薄命诗人泣！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二日

还乡后记[1]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隔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群。泉水激石，冷冷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啭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吴　均

一

Où Peut－on étre mieux qu'au sein de sa famille?

“法国的古歌”

“比在家庭的怀抱里觉得更好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像这样的地方，当然是没有的，法国的这一句古歌，实在是把人情世态道尽了。

当微雨潇潇之夜，你若身眠古驿，看看萧条的四壁，看看一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3年8月19日《中华新报·创造日》第24期。

点欲尽的寒灯,倘不想起家庭的人,这人便是没有心肠者,任它草堆也好,破窑也好,你儿时放摇篮的地方,便是你死后最好的葬身之所呀!我们在客中卧病的时候,每每要想及家乡,岂不就是这事的明证。

我空拳只手的奔回家去,到了杭州,又把路费用尽;在赤日的底下,在车行的道上,我就不得不步行出城。缓步当车,说起来倒是好听,但是在二十世纪的堕落的文明里,沉沦过的我,生得又贫贱多骄,喜张虚势;更何况一向以享乐为主义的我,自然哪里能够安贫守分,蹀躞泥中呢!

这一天阴历的六月初三,天气倒好得很。但是炎炎的赤日,只能助长有钱有势的人的纳凉佳兴,与我这行路病者,却是丝毫无补的!我慢慢的出了凤山门,立在城河桥上,一边用了我那半旧的夏布长衫襟袖,揩拭汗水,一边回头来看看杭州的城市,与杭州城上盖着的青天和城墙界上的一排山岭,真有万千的感慨,横亘在胸中。预言者自古不为其故乡所容,我今朝却只能对了故里的丘山,来求最后的荫庇,五柳先生的心事,痛可知了。

啊啊!亲爱的诸君,请你们不要误会,我并非是以预言者自命的人,不过说我流离颠沛,却是与预言者的境遇相同,社会错把我作了天才看待罢了。即使罗秀才能行破石飞鸡的奇迹,然而他的品格,岂不和飘泊在欧洲大陆,猖狂乞食的寄泊栖(gipsy)一样的卑下的么?

我勉强走到了江干,腹中饥饿得很了。回故乡去的早班轮船,当然已经开出,等下午的快船出发,还有三个钟头。我在杂乱窄狭的南星桥市上飘流了一会,在靠江的一条冷清的夹道里找出了一家坍败的饭馆来。

饭店的房屋的骨格,同我的胸腔一样,肋骨一条一条地数得

出来。幸亏还有左侧的一根木椽,从邻家墙上,横着支住在那里,否则怕去秋的潮汛,早好把它拉入江心,作伍子胥的烧饭柴火了。店里的几张板凳桌子,都积满了灰尘油腻,好像是前世纪的遗物。账柜上坐着一个四十内外的女人,在那里做鞋子。灰色的店里,并没有什么生动的气象,只有在门口柱上贴着的一张"安寓客商"的尘蒙的红纸,还有些微现世的感觉。我因为脚下的钱已快完,不能更向热闹的街心去寻辉煌的菜馆,所以就慢慢的踱了进去。

啊啊,物以类聚!你这短翼差池的饭馆,你若是二足的走兽,那我正好和你分庭抗礼结成它一对的兄弟!

二

假使天公下一阵微雨,把钱塘江两岸的风景,罩得烟雨模糊,把江边的泥路,浸得污浊难行,那么这时候江干的旅客,必要减去一半;那么我乘船归去,至少可以少遇见几个晓得我的身世的同乡;即使旅客不因之而减少,只教天上有暗淡的愁云浮着,阶前屋外有雨滴的声音,那么围绕在我周围的空气和自然的景物,总要比现在更带有阴凄的色彩,总要比现在和我的心境更加相符。若希望再奢一点,我此刻更想有一具黑漆棺木在我的旁边。最好是秋风凉冷的九十月之交,叶落的林中,阴森的江上,不断地筛着渺濛的秋雨。我在凋残的芦苇里,雇了一叶扁舟,当日暮的时候,送灵柩回去。小船除舟子而外,不要有第二个人。棺里卧着的,若不是和我寝处追随的一个年少妇人,至少也须是一个我的至亲骨肉。我在灰暗微明的黄昏江上,雨声淅沥的芦苇丛中,赤了足,张了油纸雨伞,提了一张灯笼,摸上船头上去焚

化纸帛。

我坐在靠江的一张破桌子上，等那柜上的妇人下来替我炒蛋炒饭的时候，看看西兴对岸的青山绿树，看看江上的浩荡波光，又看看在江边沙渚的晴天赤日下来往的帆樯肩舆和舟子牛车，心里忽起了一种怨恨天帝的心思。我怨恨了一阵，痴想了一阵，就把我的心愿，原原本本的排演了出来。我一边在那里焚化纸帛，一边却对棺里的人说："Jeanne！我们要回去了，我们要开船了！怕有野鬼来麻烦，你就拿这一点纸帛送给他们吧！你可要饭吃？你可安稳？你可觉得伤心？你不要怕，我在这里，我什么地方都不去了，我在你的边上。……"

我幽幽的讲到了最后的一句，咽喉就塞住了。我在座上拱了两手，把头伏了下去，两面颊上，只感着一道热气。我重新把我所欲爱的女人，一个一个想了出来，见她们闭着口眼，冰冷的直卧在我的前头。我觉得隐忍不住了，竟任情的放了一声哭声。那个在炉灶上的妇人，以为我在催她的饭，她就同哄小孩子似的用了柔和的声气说：

"好了好了！就快好了，请再等一忽儿！"

啊啊！我又想起来了，我又想起来了，年幼的时候，当我哭泣的时候，祖母母亲哄我的那一种声气！

"已故的老祖母，倚闾的老母亲！你们的不肖的儿孙，现在正落魄了在江干等回故里的船呀！"

我在自己制成的伤心的泪海里游泳了一会，那妇人捧了一碗汤，一碗炒饭，摆上了我的面前。我仰起头来对她一看，她倒惊了一跳。对我呆看了一眼，她就去绞了一块手巾递给我，叫我擦一擦面。我对了这半老妇人的殷勤，心里说不出的只在感谢，几日来因为睡眠不足，营养不良的缘故，已经是非常感到衰弱，

动着就要流泪的我,对她的这一种感谢,也变成了两行清泪,噗嗒的滴下腮来。她看了这种情形,就问我说:

“客人,你可是遇见了坏人?”

我摇一摇头,勉强的对她笑了一笑,什么话也不能回答。她呆呆的立了一回,看我不能讲话,也就留了一句:“饭不够,好再炒的。”安慰我的话,走向她的柜上去了。

三

我吃完了饭,付了她二角银角子,把找回来的八九个铜子,也送给了她,她却摇着头说:

“客人,你是赶船的么?船上要用钱的地方多得很哩,这几个铜子你收着用吧!”

我以为她怪我吝啬,只给她几个铜子的小账,所以又摸了两角银角子出来给她。她却睁大了眼睛对我说:

“咿咿!这算什么?这算什么?”

她硬不肯受,我才知道了她的真意,所以说:

“但是无论如何,我总要给你几个小账的。”

她又推了一回,才收了三个铜子说:

“小账已经有了。”

啊啊,我自回中国以来,遇见的都是些卑污贪暴的野心狼子,我万万想不到在浇薄的杭州城外,有这样的一个真诚的妇人的。妇人呀妇人,你的坍败的屋椽,你的凋零的店铺,大约就是你的真诚的结果,社会对你的报酬!啊啊,我真恨我没有黄金十万,为你建造一家华丽的大酒楼。

“再会再会!”

"顺风顺风！船上要小心一点。"

"谢谢！"

我受妇人的怜惜，这可算是平生的第一次。

走出了饭馆，从太阳晒着的这条冷静的夹道，走上轮船公司的那条大街上去。大约是将近午饭的时候了，街上的行人，比曩时少了许多。我走到轮船公司门口，向窗里一看，见账房内有五六个男子围了桌子，赤了膊在那里说笑吃饭。卖票的窗前的屋里，在角头椅上，只坐着两个乡下人，在那里等候，从他们的衣服态度上看来，他们想必是临浦萧山一带的农民，也不知他们有什么心事，他们的眉毛却蹙得紧紧的。

我走近了他们，在他们旁边坐下之后，两人中间的一个看了我一眼，问我说：

"鲜散（先生）！到临浦厌办（烟篷）几个脸（钱）？"

"我也不知道，大约是一二角角子吧。"

"喏（你）到啥地方起（去）咯？"

"我上富阳去的。"

"哎（我们）是为得打官司到杭州来咯。"

我并不问他，他却把这一回因为一个学堂里出身的先生告了他的状，不得不到杭州来的事情对我详细的诉说了：

"哎真勿要打官司啦！格煞（现在）田里已（又）忙，宁（人）也走勿开，真真苦煞哉啦！汉（那）个学堂里个（的）鲜散，心也脱凶哉，哎请啦宁刚（讲）过好两遍，情愿拿出八十块洋钿不（给）其（他），其（他）要哎百念块。喏（你）看，格煞五荒六月，教哎啥地方去变出一百念块洋钿来呢！"

他说着似乎是很伤心的样子。

"唉唉！你这老实的农民，我若有钱，我就给你一百二十块

钱救你出险了。但是

Thou's met me in an evil hour,

…………

To spare thee now is past my power,①

…………

我心里这样的一想,又重新起了一阵身世之悲。他看我默默的不语,便也住了口,仍复沉入悲愁的境里去了。

四

我坐在轮船公司的那只角上,默默的与那农民相对,耳里断断续续的听了些在账房里吃饭的人的笑语,只觉得一阵一阵的衷心隐痛,绝似临盆的孕妇,要产产不出来的样子。

杭州城外,自闸口至南星,统江干一带,本是我旧游之地;我记得没有去国之先,在岸边花艇里,金尊檀板,也曾眠醉过几场。江上的明月,月下的青山,与越郡的鸡酒,佐酒的歌姬,当然依旧在那里助长人生的乐趣。但是我呢?我身上的变化呢?我的同干柴似的一双手里,只捏了三个两角的银角子,在这里等买船票!

过了一点多钟,轮船公司的那间屋里,挤满了旅人,我因为怕逢着认识我的同乡,只俯了首,默默的坐着不敢吐气。啊啊,窗外的被阳光晒着的长街,在街上手轻脚健快快活活来往的行人,请你们饶恕我的罪吧,我心里真恨不得丢一个炸弹,与你们同归于尽呀。

---

① 两句英文诗:“你在邪恶时光与我相见”、“现在宽恕你已不是我的权力”。

跟了那两个农民，在窗口买了一张烟篷船票，我就走出公司，走上码头，走上跳板，走上驳船去。

原来钱塘江岸，浅滩颇多，码头下有一排很长的跳板，接在那里。我跟了众人，一步一步的从跳板上走到驳船里去的时候，却看见了一个我自家的影子，斜映在江水里，慢慢的在那里前进。等走到跳板尽处，将上驳船的时候，我心里忽而想起了一段我女人写给我的信上的话：

> "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出过门，那天晚上，我对你说的让我一个人回去的话，原是激于一时的意气而发，我实不知道抱着一个六个月的孩子的妇人的单独旅行，是如何苦法。那天午后，你送我上车，车开之后，我抱了龙儿，看看车里坐着的男女，觉得都比我快乐。我又探头出来，遥向你住着的上海一望，只见了几家工厂，和屋上排列在那里的一列烟囱。我对龙儿看了一眼，就不知不觉的涌出了两滴眼泪。龙儿看了我这样子，也好像有知识似的对我呆住了。他跳也不跳了，笑也不笑了，默默的尽对我呆看。我看了这种样子，更觉得伤心难耐，就把我的颜面俯上他的脸去，紧紧的吻了他一回。他呆了一会，就在我的怀里睡着了。
>
> "火车行行前进，我看看车窗外的野景，忽而想起去年你带我出来的时候的景象。啊啊！去岁的初秋，你我一路出来上A地去的快乐的旅行，和这一回惨败了回来的情状一比，当时的感慨如何，大约是你所能推想得出的。
>
> "在江干的旅馆里过了一夜，第二天的早晨，我差茶房送了一个信给住在江干的我的母舅，他就来了。把我的行李送上轮船之后，买了票子，他又来陪我上船去。龙儿硬不要他抱，所以我只能抱着龙儿，跟在他后面，一步一步的走

上那骇人的跳板;等跳板走尽的时候,我本想把龙儿交给母舅,纵身一跳,就跳入钱塘江里去的。但是仔细一想,在昏夜的扬子江边还淹不死的我,在白日的这浅渚里,哪里能达到我的目的?弄得半死不活,走回家去,反而要被人家笑话,还不如忍着吧。

"我到家以后,这几天来,简直还没有取过饮食,所以也没有气力写信给你,请你谅我。……"

五

啊啊,贫贱夫妻百事哀!我的女人呀,我累你不少了。

我走上了驳船,在船篷下坐定之后,就把三个月前,在上海北站,送我女人回家的事情想了出来。忘记了我的周围坐着的同行者,忘记了在那里摇动的驳船,并且忘记了我自家的失意的情怀,我只见清瘦的我的女人抱了我们的营养不良的小孩在火车窗里,在对我流泪。火车随着蒸汽机关在那里前进,她的眼泪洒满的苍白的脸儿,也和车轮合着了拍子,一隐一现的在那里窥探我。我对她点一点头,她也对我点一点头。我对她手招一招,教她等我一忽,她也对我手招一招。我想使尽我的死力,跳上火车去和她坐一块儿,但是心里又怕跳不上去,要跌下来。我迟疑了许久,看她在窗里的愁容,渐渐的远下去,淡下去了,才抱定了决心,站起来向前面伸出了一只手去。我攀着了一根铁杆,听见了一声呴呴的冲击的声音,纵身向上一跳,觉得双脚踏在木板上了。忽有许多嘈杂的人声,逼上我的耳膜来,并且有几只强有力的手,突突的向我背后推打了几下。我回转头来一看,方知是驳船到了轮船身边,大家在争先的跳上轮船来,我刚才所攀着的铁

杆，并不是火车的回栏，我的两脚也并不是在火车中间，却踏在小轮船的舷上。

我随了众人挤到后面的烟篷角上去占了一个位置，静坐了几分钟，把头脑休息了一下，方才从刚才的幻梦状态里醒了转来。

向船外一望，我看见透明的淡蓝色的江水，在那里反射日光。更抬头起来，望到了对岸，我看见一条黄色的沙滩，一排苍翠的杂树，静静的躺在午后的阳光里吐气。

我弯了腰背孤伶仃的坐了一忽，轮船开了。在闸口停了一停，这一只同小孩子的玩具似的小轮船就仆独仆独的奔向西去。两岸的树林沙渚，旋转了好几次，江岸的草舍，农夫，和偶然出现的鸡犬小孩，都好像是和平的神话里的材料，在那里等赫西奥特(Hesiod)的吟咏似的。

经过了闻家堰。不多一忽，船就到了东江嘴。上临浦义桥的船客，是从此地换入更小的轮船，溯支江而去的。买票前和我坐在一起的那两个农民，被茶房拉来拉去的拉到了船边，将换入那只等在那里的小轮船去的时候，一个和我讲话过的人，忽而回转头来对我看了一眼，我也不知不觉的回了他一个目礼。啊啊！我真想跟了他们跳上那只小轮船去，因为一个钟头之后，我的轮船就要到富阳了，这回前去停船的第一个码头，就是富阳了，我有什么面目回家去见我的衰亲，见我的女人和小孩呢？

但是运命注定的最坏的事情，终究是避不掉的。轮船将近我故里的县城的时候，我的心脏的鼓动也和轮船的机器一样，仆独仆独的响了起来。等船一靠岸，我就杂在众人堆里，披了一身使人眩晕的斜阳，俯着首走上岸来。上岸之后，我却走向和回家的路径方向相反的一个冷街上的土地庙去坐了二点多钟。等太

阳下山，人家都在吃晚饭的时候，我方才乘了夜阴，走上我们家里的后门去。我倾耳一听，听见大家都在庭前吃晚饭，偶尔传过来的一声我女人和母亲的说话的声音，使我按不住的想奔上前去，和她们去说一句话，但我终究忍住了。乘后门边没有一个人在，我就放大了胆，轻轻推开了门，不声不响的摸上楼上我的女人的房里去睡了。

晚上我的女人到房里来睡的时候，如何的惊惶，我和她如何的对泣，我们如何的又想了许多谋自尽的方法，我在此地不记下来了，因为怕人家说我是为欲引起人家的同情的缘故，故意的在夸张我自家的苦处。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九日

苏州烟雨记[①]

一

悠悠的碧落，一天一天的高远起来。清凉的早晚，觉得天寒袖薄，要缝件夹衣，更换单衫。楼头思妇，见了鹅黄的柳色，牵情望远，在绸衾的梦里，每欲奔赴玉门关外去。当这时候，我们若走出户外天空下去，老觉得好像有一件什么重大的物事，被我们忘了似的。可不是么？三伏的暑热，被我们忘掉了哟！

在都市的沉浊的空气中栖息的裸虫！在利欲的争场上吸血的战士！年年岁岁，不知四季的变迁，同鼹鼠似的埋伏在软红尘里的男男女女！你们想发见你们的灵性不想？你们有没有向上更新的念头？你们若欲上空旷的地方，去呼一口自由的空气，一则可以醒醒你们醉生梦死的头脑，二则可以看看那些就快凋谢的青枝绿叶，豫藏一个来春再见之机，那么请你们跟了我来，Und ich，ich Schnuere Den Sack and wandere[②]，我要去寻访伍子胥吹箫吃食之乡，展拜秦始皇求剑凿穿之墓，并想看看那有名的姑苏台苑哩！

“象以齿毙，膏用明煎”，为人切不可有所专好，因为一有了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3 年 9 月《中华新报·创造日》。

② 英文，意为还有我，我痛苦啊，失业后的漫游。

嗜癖，就不得不为所累。我闲居沪上，半年来既无职业，也无忙事，本来只须有几个买路钱，便是天南地北，也可以悠然独往的，然而实际上却是不然。因为自去年同几个同趣味的朋友，弄了几种我们所爱的文艺刊物出来之后，愚蠢的我们，就不得不天天服海儿克儿斯(Hercules)的苦役了，所以九月三日的早晨，决定和友人沈君，乘车上苏州去的时候，我还因有一篇文字没有交出之故，心里只在怦怦的跳动。

那一天(九月三日)也算是一天清秋的好天气。天上虽没有太阳，然而几块淡青的空处，和西洋女子的碧眼一般，在白云浮荡的中间，常在向我们地上的可怜虫密送秋波。不是雨天，不是晴日，若硬要把这一天的天气分出类来，我不管气象台的先生们笑我不笑我，姑且把它叫风云飞舞，阴晴交让的初秋的一日吧。

这一天的早晨，同乡的沈君，跑上我的寓所来说：

"今天我要上苏州去。"

我从我的屋顶下的房里，看看窗外的天空，听听市上的杂噪，忽而也起了一种怀慕远处之情(Sehusucht nach der Ferne)。九点四十分的时候，我和沈君就摇来摇去的站在三等车中，被机关车搬向苏州去了。

"仙侣同舟！"古人每当行旅的时候，老在心中窃望着这一种艳福。我想人既是动物，无论男女，欲念总不能除，而我既是男人，女人当然是爱的。这一回我和沈君匆促上车，初不料的车上的人是那样拥挤的，后来从后面走上了前面，忽在人丛中听出了一种清脆的笑声来。"明眸皓齿的你们这几位女青年，你们可是上苏州去的么?"我见了她们的那一种活泼的样子，真想开口问她们一声，但是三千年的道德观，和见人就生恐惧的我的自卑狂，只使我红了脸，默默的站在她们身边，不过暗暗的闻吸闻吸

从她们发上身上口中蒸发出来的香气罢了。我把她们偷看了几眼，心里又长叹了一声：

“啊啊！容颜要美，年纪要轻，更要有钱！”

二

我们同车的几个“仙侣”，好像是什么女学校的学生。她们的活泼的样子——使恶魔讲起来就是轻佻——丰肥的肉体——使恶魔讲起来就是多淫——和烂熟的青春，都是神仙应有的条件，但是只有一件，只有一件事情，使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她们当作神仙的眷属看。非但如此，为这一件事情的原故，我简直不能把她们当作我的同胞看。这是什么呢，这便是她们故意想出风头而用的英文的谈话。假使我是不懂英文的人，那末从她们的绯红的嘴唇里滚出来的叽哩咕噜，正可以当作天女的灵言听了，倒能够对她们更加一层敬意。假使我是崇拜英文的人，那末听了她们的话，也可以感得几分亲热。但是我偏偏是一个程度与她们相仿的半通英文而又轻视英文的人，所以我的对她们的热意，被她们的谈话一吹几乎吹得冰冷了。世界上的人类，抱着功利主义，受利欲的催眠最深的，我想没有过于英美民族的了。但我们的这几位女同胞，不用《西厢》、《牡丹亭》上的说白来表现她们的思想，不把《红楼梦》上言文一致的文字来代替她们的说话，偏偏要选了商人用的这一种有金钱臭味的英语来卖弄风情，是多么杀风景的事情啊！你们即使要用外国文，也应选择那神韵悠扬的法国语，或者更适当一点的就该用半清半俗，薄爱民语(La langue des Bohemiens)，何以要用这卑俗的英语呢？啊啊，当现在崇拜黄金的世界，也无怪某某女学等卒业出来的学生，不

愿为正当的中国人的糟糠之室,而愿意自荐枕席于那些犹太种的英美的下流商人的。我的朋友有一次说,“我们中国亡了,倒没有什么可惜,我们中国的女性亡了,却是很可惜的。现在在洋场上作寓公的有钱有势的中国的人物,尤其是外交商界政界的人物,他们的妻女,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失身于外国的下流流氓的,你看这事伤心不伤心哩!”我是两性问题上的一个国粹保存主义者,最不忍见我国的娇美的女同胞,被那些外国流氓去足践。我的在外国留学时代的游荡,也是本于这主义的一种复仇的心思。我现在若有黄金千万,还想去买些白奴来,供我们中国的黄包车夫苦力小工享乐啦!

唉唉!风吹水绉,干侬底事,她们在那里贱卖血肉,于我何尤。我且探头出去看车窗外的茂茂的原田,青青的草地,和清溪茅舍,丛林旷地吧!

“啊啊,那一道隐隐的飞帆,这大约是苏州河吧!”

我看了那一条深碧的长河,长河彼岸的粘天的短树,和河内的帆船,就叫着问我的同行者沈君,他还没有回答我之先,立在我背后的一位老先生却回答说:

“是的,那是苏州河,你看隐约的中间,不是有一条长堤看得见么!没有这一条堤,风势很大,是不便行舟的。”

我注目一看,果真在河中看出了一条隐约的长堤来。这时候,在东面车窗下坐着的旅客,都纷纷站起来望向窗外去。我把头朝转来一望,也看见了一个汪洋的湖面,起了无数的清波,在那里汹涌。天上黑云遮满了,所以湖面也只似用淡墨涂成的样子。湖的东岸,也有一排矮树,同凸出的雕刻似的,以阴沉灰黑的天空作了背景,在那里作苦闷之状。我不晓是什么理由,硬想把这一排沿湖的列树,断定是白杨之林。

三

车过了阳澄湖，同车的旅客，大家不向车的左右看而注意到车的前面去，我知道苏州就不远了。等苏州城内的一枝尖塔看得出来的时候，几位女学生，也停住了她们的黄金色的英语，说了几句中国话。

"苏州到了！"

"可惜我们不能下去！"

"But we will come in the winter."①

她们操的并不是柔媚的苏州音，大约是南京的学生吧？也许是上北京去的，但是我知道了她们不能同我一道下车，心里却起了一种微微的失望。

"女学生诸君，愿你们自重，愿你们能得着几位金龟佳婿，我要下车去了。"

心里这样的讲了几句，我等着车停之后，就顺着了下车的人流，也被他们推来推去的推下了车。

出了车站，马路上站了一忽，我只觉得许多穿长衫的人，路的两旁停着的黄包车，马车，车夫和驴马，都在灰色的空气里混战。跑来跑去的人的叫唤，一个钱两个钱的争执，萧条的道旁的杨柳，黄黄的马路，和在远处看得出来的一道长而且矮的土墙，便是我下车在苏州得着的最初的印象。

湿云低垂下来了。在上海动身时候看得见的几块青淡的天空也被灰色的层云埋没煞了。我仰起头来向天空一望，脸上早

---

① 英文，意为"但我们会在冬季来的。"

接受了两三点冰冷的雨点。

“危险危险,今天的一场冒险,怕要失败。”

我对在旁边站着的沈君这样讲了一句,就急忙招了几个马车夫来问他们的价钱。

我的脚踏苏州的土地,这原是第一次。沈君虽已来过一二回,但是那还是前清太平时节的故事,他的记忆也很模糊了。并且我这一回来,本来是随人热闹,偶尔发作的一种变态旅行,既无作用,又无目的的,所以马夫问我“上哪里去?”的时候,我想了半天,只回答了一句“到苏州去!”究竟沈君是深于世故的人,看了我的不知所措的样子,就不慌不忙的问马车夫说:

“到府门去多少钱?”

好像是老熟的样子。马车夫倒也很公平,第一声只要了三块大洋。我们说太贵,他们就马上让了一块,我们又说太贵,他们又让了五角。我们又试了试说太贵,他们却不让了,所以就在一乘开口马车里坐了进去。

起初看不见的微雨,愈下愈大了,我和沈君坐在马车里,尽在野外的一条马路上横斜的前进。青色的草原,疏淡的树林,蜿蜒的城墙,浅浅的城河,变成这样,变成那样的在我们面前交换。醒人的凉风,休休的吹上我的微热的面上,和嗒嗒的马蹄声,在那里合奏交响乐。我一时忘记了秋雨,忘记了在上海剩下的未了的工作,并且忘记了半年来失业困穷的我,心里只想在马车上作独脚的跳舞,嘴里就不知不觉的念出了几句独脚跳舞的歌来:

秋在何处,秋在何处?
在蟋蟀的床边,在怨妇楼头的砧杵,
你若要寻秋,你只须去落寞的荒郊行旅,
刺骨的凉风,吹消残暑,

漫漫的田野，刚结成禾黍，
一番雨过，野路牛迹里贮着些儿浅渚，
悠悠的碧落，反映在这浅渚里容与，
月光下，树林里，萧萧落叶的声音，便是秋的私语。

我把这几句词不像词，新诗不像新诗的东西唱了一回，又向四边看了一回，只见左右都是荒郊，前面只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长路，所以心里就害怕起来，怕马夫要把我们两个人搬到杳无人迹的地方去杀害。探头出去，大声的喝了一声：

"喂！你把我们拖上什么地方去？"

那狡猾的马夫，突然吃了一惊，噗的从那坐凳上跌下来，他的马一时也惊跳了一阵，幸而他虽跌倒在地下，他的马缰绳，还牢捏着不放，所以马没有逃跑。他一边爬起来，一边对我们说：

"先生！老实说，府门是送不到的，我只能送你们上洋关过去的密度桥上。从密度桥到府门，只有几步路。"

他说的是没有丈夫气的苏州话，我被他这几句柔软的话声一说，心已早放下了，并且看看他那五十来岁的面貌，也不像杀人犯的样子，所以点了一点头，就由他去了。

马车到了密度(?)桥，我们就在微雨里走了下来，上沈君的友人寄寓在那里的葑门内的严衙前去。

四

进了封建时代的古城，经过了几条狭小的街巷，更越过了许多环桥，才寻到了沈君的友人施君的寓所。进了葑门以后，在那些清冷的街上，所得着的印象，我怎么也形容不出来。上海的市场，若说是二十世纪的市场，那末这苏州的一隅，只可以说是十

八世纪的古都了。上海的杂乱的情形,若说是一个Busy Port,那么苏州只可以说是一个Sleepy town了。总之阊门外的繁华,我未曾见到,专就我于这葑门里一隅的状况看来,我觉得苏州城,竟还是一个浪漫的古都,街上的石块,和人家的建筑,处处的环桥河水和狭小的街衢,没有一件不在那里夸示过去的中国民族的悠悠的态度。这一种美,若硬要用近代语来表现的时候,我想没有比"颓废美"的三字更适当的了。况且那时候天上又飞满了灰黑的湿云,秋雨又在微微的落下。

施君幸而还没有出去,我们一到他住的地方,他就迎了出来,沈君为我们介绍的时候,施君就慢慢的说:

"原来就是郁君么?难得难得,你做的那篇……,我已经拜读了,失意人谁能不同声一哭!"

原来施君是我们的同乡,我被他说得有些羞愧了,想把话头转一个方向,所以就问他说:

"施君,你没有事么?我们一同去吃饭吧。"

实际上我那时候,肚里也觉得非常饥饿了。

严衙前附近,都是钟鸣鼎食之家,所以找不出一家菜馆来。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进一家名锦帆榭的茶馆,托茶博士去为我们弄些酒菜来吃。因为那时候微雨未止,我们的肚里却响得厉害,想想饿着肚在微雨里奔跑,也不值得,所以就进了那家茶馆——一则也因为这家茶馆的名字不俗——打算坐它一二个钟头,再作第二步计划。

古语说得好,"有志者事竟成!"我们在锦帆榭的清淡的中厅桌上,喝喝酒,说说闲话,一天微雨,竟被我们的意志力,催阻住了。

初到一个名胜的地方,谁也同小孩子一样,不愿意悠悠的坐

着的，我一见雨止，就促施君沈君，一同出了茶馆，打算上各处去逛去。从清冷修整狭小的卧龙街一直跑将下去，拐了一个弯，又走了几步，觉得街上的人和两旁的店，渐渐儿的多起来，繁盛起来，苏州城里最多的卖古书、旧货的店铺，一家一家的少了下去，卖近代的商品的店家，逐渐惹起我的注意来了，施君说：

"玄妙观就要到了，这就是观前街。"

到了玄妙观内，把四面的情形一看，我觉得玄妙观今日的繁华，与我空想中的境状大异。讲热闹赶不上上海午前的小菜场，讲怪异远不及上海城内的城隍庙，走尽了玄妙观的前后，在我脑里深深印入的印象，只有二个，一个是三五个女青年在观前街的一家箫琴铺里买箫，我站到她们身边去对她们呆看了许久，她们也回了我几眼。一个玄妙观门口的一家书馆里，有一位很年轻的学生在那里买我和我朋友共编的杂志。除这两个深刻的印象外，我只觉得玄妙观里的许多茶馆，是苏州人的风雅的趣味的表现。

早晨一早起来，就跑上茶馆去。在那里有天天遇见的熟脸。对于这些熟脸，有妻子的人，觉得比妻子还亲而不狎，没有妻子的人，当然可把茶馆当作家庭，把这些同类当作兄弟了。大热的时候，坐在茶馆里，身上发出来的一阵阵的汗水，可以以口中咽下去的一口口的茶去填补。茶馆内虽则不通空气，但也没有火热的太阳，并且张三李四的家庭内幕和东洋中国的国际闲谈，都可以消去逼人的盛暑。天冷的时候，坐在茶馆里，第一个好处，就是现成的热茶。除茶喝多了，小便的时候要起冷痉之外，吞下几碗刚滚的热茶到肚里，一时却能消渴消寒。贫苦一点的人，更可以藉此熬饥。若茶馆主人开通一点，请几位奇形怪状的说书者来说书，风雅的茶客的兴趣，当然更要增加。有几家茶馆里有

几个茶客,听说从十几岁的时候坐起,坐到五六十岁死时候止,坐的老是同一个座位,天天上茶馆来一分也不迟,一分也不早,老是在同一个时间。非但如此,有几个人,他自家死的时候,还要把这一个座位写在遗嘱里,要他的儿子天天去坐他那一个遗座。近来百货店的组织法应用到茶业上,茶馆的前头,除香气烹人的“火烧”“锅贴”“包子”“烤山芋”之外,并且有酒有菜,足可使茶客一天不出外而不感得什么缺憾。像上海的青莲阁,非但饮食俱全,并且人肉也在贱卖,中国的这样文明的茶馆,我想该是二十世纪的世界之光了。所以盲目的外国人,你们若要来调查中国的事情,你们只须上茶馆去调查就是,你们要想来管理中国,也须先去征得各茶馆里的茶客的同意,因为中国的国会所代表的,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无耻与贪婪,这些茶客所代表的倒是真真的民意哩!

五

出了玄妙观,我们又走了许多路,去逛遂园,遂园在苏州,同我在上海一样,有许多人还不晓得它的存在。从很狭很小的一个坍败的门口,曲曲折折走尽了几条小弄,我们才到了遂园的中心。苏州的建筑,以我这半日的经验讲来,进门的地方,都是狭窄芜废,走过几条曲巷,才有轩敞华丽的屋宇。我不知这一种方式,还是法国大革命前的民家一样,为避税而想出来的呢?还是为唤醒观者的观听起见,用修辞学上的欲扬先抑的笔法,使能得着一个对称的效力而想出来的?

遂园是一个中国式的庭园,有假山有池水有亭阁,有小桥也有几枝树木。不过各处的坍败的形迹和水上开残的荷花荷叶,

同暗澹的天气合作一起，使我感到了一种秋意，使我看出了中国的将来和我自家的凋零的结果。啊！遂园呀遂园，我爱你这一种颓唐的情调！

在荷花池上的一个亭子里，喝了一碗茶，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在正厅上却遇着了许多穿轻绸绣缎的绅士淑女，静静的坐在那里喝茶咬瓜子，等说书者的到来。我在前面说过的中国人的悠悠的态度，和中国的亡国的悲壮美，在此地也能看得出来。啊啊，可怜我为人在客，否则我也挨到那些皮肤嫩白的太太小姐们的边上去静坐了。

出了遂园，我们因为时间不早，就劝施君回寓。我与沈君在狭长的街上飘流了一会，就决定到虎丘去。

（此稿执笔者因病中止）

海上通信[①]

晚秋的太阳，只留下一道金光，浮映在烟雾空蒙的西方海角。本来是黄色的海面被这夕照一烘，更加红艳得可怜了。从船尾望去，远远只见一排陆地的平岸，参差隐约的在那里对我点头。这一条陆地岸线之上，排列着许多一二寸长的桅樯细影，绝似画中的远草，依依有惜别的余情。

海上起了微波，一层一层的细浪，受了残阳的返照，一时光辉起来，飒飒的凉意，逼人人的心脾。清淡的天空，好像是离人的泪眼，周围边上，只带着一道红圈。是薄寒浅冷的时候，是泣别伤离的日暮。扬子江头，数声风笛，我又上了这天涯飘泊的轮船。

以我的性情而论，在这样的时候，正好陶醉在惜别的悲哀里，满满的享受一场感伤的甜味。否则也应该自家制造一种可怜的情调，使我自家感得自家的风尘仆仆，一事无成。若上举两事都办不到的时候，至少也应该看看海上的落日，享受享受那伟大的自然的烟景。但是这三种情怀，我一种也酿造不成，呆呆的立在龌龊杂乱的海轮中层的舱口，我的心里，只充满了一种愤恨，觉得坐也不是，立也不是，硬要想拿一把快刀，杀死几个人，才肯甘休。这愤恨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一是因为上船的时候，海关上的一个下流的外国人，定要把我的书籍打开来检查，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3年10月20日《创造周报》24号。

检查之后,并且想把我所崇拜的列宁的一册著作拿去。二是因为新开河口的一家卖票房,收了我头等舱的船钱,骗我入了二等的舱位。

啊啊,掠夺欺骗,原是人的本性,若能达观,也不合有这一番气愤,但是我的度量却狭小得同耶稣教的上帝一样,若受着不平,总不能忍气吞声的过去。我的女人曾对我说过几次,说这是我的致命伤,但是无论如何,我总改不过这个恶习惯来。

轮船愈行愈远了,两岸的风景,一步一步的荒凉起来了,天色也垂暮了,我的怨愤,却终于渐渐的平了下去。

沫若呀,仿吾成均呀,我老实对你们说,自从你们下船上岸之后,我一直到了现在,方想起你们三人的孤凄的影子来。啊啊,我们本来是反逆时代而生者,吃苦原是前生注定的。我此番北行,你们不要以为我是为寻快乐而去,我的前途风波正多得很哩!

天色暗下来了,我想起了家中在楼头凝望着我的女人,我想起了乳母怀中在那里伊吾学语的孩子,我更想起了几位比我们还更苦的朋友;啊啊,大海的波涛,你若能这样的把我吞咽了下去,倒好省却我的一番苦恼。我愿意化成一堆春雪,躺在五月的阳光里,我愿意代替了落花,陷入污泥深处去,我愿意背负了天下青年男女的肺痨恶疾,就在此处消灭了我的残生。

啊啊! 这些感伤的咏叹,只能博得恶魔的一脸微笑,几个在资本家跟前俯伏的文人,或者将要拿了我这篇文字,去佐他们的淫乐的金樽,我不说了,我不再写了,我等那一点西方海上的红云消尽的时候,且上舱里去喝一杯白兰地吧,这是日本人所说的Yakezake!

(十月五日七时书)

昨天晚上因为多喝了一杯白兰地，并且因为前夜在F.E.饭店里的一夜疲劳，还没有回复，所以一到床上就睡着了。我梦见了一个十五六的少女和我同舱，我硬要求她和我亲嘴的时候，她回复我说：

“你若要宝石，我可以给你Rajah's diamond，①

你若要王冠，我可以给你世上最大的国家，

但是这绯红的嘴唇，这未开的蔷薇花瓣，

我要保留着等世上最美的人来！”

我用了武力，捉住了她，结果竟做了一个“风月宝鉴”里的迷梦，所以今天头昏得很，什么也想不出来。但是与海天相对，终觉得无聊，我把佐藤春夫的一篇小说《被剪的花儿》读了。

在日本现代的小说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他的小说，周作人氏也曾译过几篇，但那几篇并不是他的最大的杰作。他的作品中的第一篇，当然要推他的出世作《病了的蔷薇》，即《田园的忧郁》了。其他如《指纹》，《李太白》等，都是优美无比的作品。最近发表的小说集《太孤寂了》，我还不曾读过。依我看来，这一篇《被剪的花儿》也可说是他近来的最大的收获。书中描写主人公失恋的地方，真是无微不至，我每想学到他的地步，但是终于画虎不成。他在日本现代的作家中，并不十分流行。但是读者中间的一小部分，却是对他抱着十二分的好意的。有一次何畏对我说：

“达夫！你在中国的地位，同佐藤在日本的地位一样。但是日本人能了解佐藤的清洁高傲，中国人却不能了解你，所以你想以作家立身是办不到的。”

---

① 英文，拉甲的钻石。拉甲系印度贵族、酋长等统称。

惭愧惭愧！我何敢望佐藤春夫的肩背！但是在目下的中国，想以作家立身，非但干枯的我没有希望，即使 Victor Hugo, Charles Dickens, Gerhart Hautpmann[①] 等来，也是无望的。

沫若！仿吾！我们都是笨人，我们弃去了康庄的大道不走，偏偏要寻到这一条荆棘丛生的死路上来。我们即使在半路上气绝身死，也同野狗的毙于道旁一样，却是我们自家寻得的苦恼，谁也不能来和我们表同情，谁也不能来收拾我们的遗骨的。啊啊！又成了牢骚了，“这是中国文人最丑的恶习，非绝灭它不可的地方”，我且收住不说了吧！

单调的海和天，单调的船和我，今日使我的精神萎缩得不堪。十二时中，足破这单调的现象，只有晚来海中的落日之景，我且搁住了笔，去看 The Glorious Sun - Setting[②] 吧！

（十月六日日暮的时候）

这一次的航海，真奇怪得很，一点儿风浪也没有，现在船已到了烟台了。烟台港同长崎门司那些港埠一些儿也没有分别，可惜我没有金钱和时间的余裕，否则上岸去住他一二星期，享受一番异乡的情调，倒也很有趣味。烟台的结晶处是东首临海的烟台山。在这座山上，有领事馆，有灯台，有别庄，正同长崎市外的那所检疫所的地点一样。沫若，你不是在去年的夏天有一首在检疫所作的诗么？我现在坐在船上，遥遥的望着这烟台的一带山市，也起了拿破仑在嫒来娜岛上之感，啊啊，飘流人所见大抵略同，——我们不是英雄，我们且说飘流人吧！

山东是产苦力的地方，烟台是苦力的出口处。船一停锚，抢

---

① 分别为维克托·雨果、查尔斯·狄更斯、戈哈特·霍普曼。

② 英文，意为“光荣的落日”。

上来的凶猛的搭客,和售物的强人,真把我骇死,我足足在舱里躲了三个钟头,不敢出来。

到了日暮,船将起锚的时候,那些售物者方散退回去,我也出了舱,上船舷上来看落日。在海船里,除非有衣摆奈此的小说《默示录的四骑士》中所描写的那种同船者的恋爱追逐之外,另外实没有一件可以慰遣寂寥的事情,所以我这一次的通信里所写的也只是落日,Sun setting,Abend Roete,etc.,etc.[①],请你们不要笑我的重复!

我刚才说过,烟台港和长崎门司一样,是一条狭长的港市,环市的三面,都是浅淡的连山。东面是烟台山,一直西去,当太阳落下去的那一支山脉,不知道是什么名字?但是我想这一支山若要命名,要比"夕阳""落照"等更好的名字,怕没有了。

一带连山,本来有近远深浅的痕迹可以看得出来的,现在当这落照的中间,都只染成了淡紫。市上的炊烟,也蒙蒙的起了,便使我想起故乡城市的日暮的景色来,因为我的故乡,也是依山带水,与这烟台市不相上下的呀!

日光没了,天上的红云也淡了下去。一阵凉风吹来,忽使人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哀感。我站在船舷上,看看烟台市中一点两点渐渐增加起来的灯火,看看甲板上几个落了伍急急忙忙赶回家去的卖物的土人,忽而索落索落的滴下了两粒眼泪来。我记得我女人有一次说,小孩子到了日暮,总要哭着寻他的娘抱,因为怕晚上没有睡觉的地方。这时候我的心里,大约也被这一种 Nost-algia 笼罩住了吧,否则何以会这样的落寞!这样的伤感!这样的悲愁无着处呢!

---

① 英文,意为"落日,阿本德·罗蒂,等等"。

这船今晚上是要离开烟台上天津去的，以后是在渤海里行路了。明天晚上可到天津。我这通信，打算一上天津就去投邮。愿你与婀娜和小孩全好，仿吾也好，成均也好，愿你们的精神能够振刷；啊啊，这样在勉励你们的我自家，精神正颓丧得很呀！我还要说什么！我还有说话的资格么！

（十月七日晚八时烟台舱中）

不知在什么时候，我记得你曾说过，沫若，你说："我们的拿起笔来要写，大约是已经成了习惯了，无论如何，我此后总不能绝对的废除笔墨的。"这一种冯妇之习，不但是你免不了，怕我也一样的吧。现在精神定了一定，我又想写了。

昨天船离了烟台，即起大风，船中的一班苦力，个个头上都淋成五色。这是什么理由呢？因为他们都是连绵席地而卧，所以你枕我的头，我枕你的脚。一人吐了，二人就吐，三人四人，传染过去。铤而走险，急不能择，他们要吐的时候就不问是人头人足，如长江大河的直泻下来。起初吐的是杂物，后来吐黄水，最后就赤化了。我在这一个大吐场里，心里虽则难受，但却没有效他们的颦，大约是曾经沧海的结果，也许是我已经把心肝呕尽，没有吐的材料了。

今天的落日，是在七十二沽的芦草上看的。几堆泥屋，一滩野草，野草里的鸡犬，泥屋前的穿红布衣服的女孩，便是今日的落照里的风景。

船靠岸的时候，已经是夜半了。二哥哥在埠头等我。半年不见，在青白的瓦斯光里他说我又瘦了许多。非关病酒，不是悲秋，我的瘦，却是杜甫之瘦，儒冠之害呀！

从清冷的长街上，在灰暗凉冷的空气里，把身体搬上这家旅店里之后，哥哥才把新总统明晚晋京的话，告诉我听。好一个魏

武之子孙，几年来的大愿总算成就了，但是，但是只可怜了我们小百姓，有苦说不出来。听说上海又将打电报，抬菩萨，祭旗拜斗的大耍猴子戏。我希望那些有主张的大人先生，要干快干，不要虚张声势的说："来来来！干干干！"因为调子唱得高的时候，胡琴有脱板的危险。中国的没有真正革命起来的原因，大约是受的"发明电报者"之害哟！

几天不看报，倒觉得清净得很。明天一到北京，怕又不得不目睹那些中国特有的承平新气象，我生在这样的一个太平时节，心里实在是怕看这些黄帝之子孙的文明制度了。

夜也深了，老车站的火车轮声，也渐渐的听不见了，这一间奇形怪状的旅舍里，也只充满了鼾声。窗外没月亮，冷空气一阵一阵的来包围我赤裸裸的双脚。我虽则到了天津，心里依然是犹豫不定：

"究竟还是上北京去作流氓去呢，还是到故乡家里去作隐士？"

"名义上自然是隐士好听，实际上终究是飘流有趣。等我来问一个诸葛神卦，再决定此后的行止吧！

敕敕敕，弟子郁，……

……

……

（十月八日夜三时书于天津的旅馆内）

零　余　者[1]

"Arm am Beutel, krank am Herzen,

Schleppe ich meine langen Tage,

Armut ist die groesste Plage,

Reichtum ist das hoechste Gut."

不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见过的这几句诗，轻轻的在口头念着，我两脚合了微吟的拍子，又慢慢的在一条城外的大道上走了。

袋里无钱，心头多恨。

这样无聊的日子，教我捱到何时始尽。

啊啊，贫苦是最大的灾星，

富裕是最上的幸运。

诗的意思，大约不外乎此，实际上人生的一切，我想也尽于此了。"不过令人愁闷的贫苦，何以与我这样的有缘？使人生快乐的富裕，何以总与我绝对的不来接近？"我眼睛呆呆的注视着前面空处，两脚一步一步踏上前去，一面口中虽在微吟，一面于无意中又在作这些牢骚的想头。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4年6月《太平洋》第4卷第7期，名为《零余者的自觉》。1927年6月收入《达夫全集》第1卷《寒灰集》时，改为现名。

是日斜的午后，残冬的日影，大约不久也将收敛光辉了，城外一带的空气，仿佛要凝结拢来的样子。视野中散在那里的灰色的城墙，冰冻的河道，沙土的空地荒田，和几丛枯曲的疏树，都披了淡薄的斜阳，在那里伴人的孤独。一直前面大约在半里多路前的几个行人，因为他们和我中间距离太远了，在我脑里竟不发生什么影响。我觉得他们的几个肉体，和散在道旁的几家泥屋及左面远立着的教会堂，都是一类的东西，散漫零乱，中间没有半点联络，也没有半点生气，当然更没有一些儿的情感了。

"唉嘿，我也不知在这里干什么？"

微吟倦了，我不知不觉便轻轻的长叹了一声。慢慢的走去，脑里的思想，只往昏黑的方面进行；我的头愈俯愈下了。

——实在我的衰退之期，来得太早了。……像这样一个人在郊外独步的时候，若我的身子忽而能同一堆春雪遇着热汤似的消化得干干净净，岂不很好么？……回想起来，又觉得我过去二十余年的生涯是很长的样子……我什么事情没有做过？……儿子也生了，女人也有了，书也念了，考也考过好几次了，哭也哭过，笑也笑过，嫖赌吃着，心里发怒，受人欺辱，种种事情，种种行为，我都经验过了，我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过？……等一等，让我再想一想看，究竟有没有什么没有经验过的事情了，……自家死还没有死过；啊，还有还有，我高声骂人的事情还不曾有过，譬如气得不得了的时候，放大了喉咙，把敌人大骂一场的事情。就是复仇复了的时候的快感，我还没有感得过。……啊啊！还有还有，监牢还不曾坐过，……唉，但是假使这些事情，都被我经验过了，也有什么？结果还不是一个空么？……嘿嘿，嗯嗯。——到了这里，我的思想的连续又断了。

袋里无钱，心头多恨。

这样无聊的日子，教我捱到何时始尽。
啊啊，贫苦是最大的灾星，
富裕是最上的幸运。

微微的重新念着前诗，我抬起头来一看，觉得太阳好像往西边又落了一段，倒在右手路上的自己的影子，更长起来了。从后面来的几乘人力车，也慢慢的赶过了我。一边让他们的路，一边我听取了坐车的人和车夫在那里谈话的几句断片。他们的话题，好像是关于女人的事情。啊啊，可羡的你们这几个虚无主义者，你们大约是上前边黄土坑去买快乐去的吧，我见了你们，倒恨起我自家没有以前的生趣来了。

一边想一边往西北的走去，不知不觉已走到了京绥铁路的路线上。从此偏东北的再进几步，经过了白房子的地狱，便可顺了通万牲园的大道进西直门去的。苍凉的暮色，从我的灰黄的周围逼近拢来，那倾斜的赤日，也一步一步的低垂下去了。大好的夕阳，留不多时，我自家以为在冥想里沉没得不久，而四边的急景，却告诉我黄昏将至了。在这荒野里的物体的影子，渐渐的散漫了起来。不知从何处吹来的微风，也有些急促的样子，带着一种惨伤的寒意。后面踱踱踱踱的又来了一乘空的运货马车，一个披着光面皮里子的车夫，默默的斜坐在前头车板上吃烟，我忽而感觉得天寒岁暮，好像一个人飘泊在俄国的乡下。马车去远了，白房子的门外，有几乘黑旧的人力车停在那里。车夫大约坐在踏脚板上休息，所以看不出他们的影子来。我避过了白房子的地狱，从一块高墈上的地里，打算走上通西直门的大道上去。从这高处向四边一望，见了凋丧零乱排列在灰色幕上的野景，更使我感得了一种日暮的悲哀。

——唉唉，人生实在不知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歌歌哭哭，死

死生生,……世界社会,兄弟朋友,妻子父母,还有恋爱,啊呀,恋爱,恋爱,恋爱,……还有金钱,……啊啊……

Armut ist die groesste Plage,

Reichtum ist das hoechste Gut.①

好诗好诗!

The curfew tolls the knell of parting day,

The lowing herd winds slowly o'er the lea,

The ploughman homeward plods his weary way,

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②

好诗好诗!

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

我的错杂的思想,又这样的弥散开来了。天空高处,寒风呜呜的响了几下,我俯倒了头,尽往东北的走去,天就快黑了。

远远的城外河边,有几点灯火,看得出来,大约紫蓝的天空里,也有几点疏星放起光来了吧?大道上断续的有几乘空马车来往,车轮的踱踱踱踱的声音,好像是空虚的人生的反响,在灰暗寂寞的空气中散了。我遵了大道,以几点灯火作了目标,将走近西直门的时候,模糊隐约的我的脑里,忽而起了一个霹雳。到这时候止,常在脑里起伏的那些毫无系统的思想,都集中在一个中心点上,成了一个霹雳,显现了出来。

"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

这就是霹雳的核心,另外的许多思想,不过是些附属在这霹

---

① 德文:啊啊,贫苦是最大的灾星,富裕是最上的幸运。

② 英文:禁宵令敲响离别日的钟声,/呜咽的牧群在草地上缓缓走动,/庄稼人疲惫地走在回家路上,/把这世界留给黑暗和我。

雳上的枝节而已。这样的忽而发见了思想的中心点,以后我就用了科学的方法推了下去:

——我的确是一个零余者,所以对于社会人世是完全没有用的。a superfluous man! a useless man! superfluous! superfluous[①]……证据呢?这是很容易证明的……——

这时候,我的两只脚已经在西直门内的大街上运转。四边来往的人类,究竟比城外混杂得多。天也已经昏黑,道旁的几家破店和小摊,都点上灯了。

——第一……我且从远处说起吧……第一,我对于世界是完全没有用的。……我这样生在这里,世界和世界上的人类,也不能受一点益处;反之,我死了,世界社会,也没有一些儿损害,这是千真万真的。……第二,且说中国吧!对于这样混乱的中国,我竟不能制造一个炸弹,杀死一个坏人。中国生我养我,有什么用处呢?……再缩小一点,嗳,再缩小一点,第三,第三且说家庭吧!啊,对于我的家庭,我却是个少不得的人了。在外国念书的时候,已故的祖母听见说我有病,就要哭得两眼红肿。就是半男性的母亲,当我有一次醉死在朋友家里的时候,也急得大哭起来。此外我的女人,我的小孩,当然是少我不得的!哈哈,还好还好,我还是个有用之人。——

想到了这里,我的思想上又起了一个冲突。前刻发现的那个思想上的霹雳,几乎可以取消的样子,但迟疑了一会,我终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矛盾性。抬起头来一看,我才知道我的身体已被我搬在一条比较热闹的长街上行动。街路两旁的灯火很多,来往的车辆也不少,人声也很嘈杂,已经是真正的黄昏时候

① 英文,意为多余的人!无用的人!多余!多余……

了。

——像这样的时候,若我的女人在北京,大约我总不会到市上来飘荡的吧!在灯火底下,抱了自家的儿子,一边吻吻他的小嘴,一边和来往厨下忙碌的她问答几句,踱来踱去,踱去踱来,多少快乐啊!啊啊,我对于我的女人,还是一个有用之人哩!不错不错,前一个疑问,还没有解决,我究竟还是一个有用之人么?——

这时候,我意识里的一切周围的印象,又消失了。我还是伏倒了头,慢慢的在解决我的疑问:

——家庭,家庭,……第三,家庭,……让我看,哦,啊,我对于家庭还是一个完全无用之人!……丝毫没有功利主义的存心,完全沉溺于的盲目之爱的我的祖母,已经死了。母亲呢?……啊啊,我读书学术,到了现在,还不能做出一点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就是这几块钱……——

我那时候两只手却插在大氅的袋内,想到了这里,两只手自然而然的向袋里散放着的几张钞票捏了一捏。

——啊啊,就是这几块钱,还是昨天从母亲那里寄出来的,我对于母亲有什么用处呢?我对于家庭有什么用处呢?我的女人,我不去娶她,总有人会去娶她的;我的小孩,我不生他,也有人会生他的,我完全是一个无用之人呀,我依旧是一个无用之人呀!——

急转直下的想到了这里,我的胸前忽觉得有一块铁板压着似的难过得很。我想放大了喉咙,啊的大叫它一声,但是把嘴张了好几次,喉头终放不出音来。没有方法,我只能放大了脚步,向前同跑也似的急进了几步。这样的不知走了几分钟,我看见一乘人力车跑上前来兜我的买卖。我不问皂白,跨上了车就坐

定了。车夫问我上什么地方去，我用手向前指指，喉咙只是和被热铁封锁住的一样，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人力车向前面跑去，我只见许多灯火人类，和许多不能类列的物体，在我的两旁旋转。

“前进！前进！像这样的前进吧！不要休止，不要停下来！”

我心里一边在这样的希望，一边却在恨车夫跑得太慢。

十三年正月十五日

北国的微音[①]

北国的寒宵，实在是沉闷得很，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不眠症者，更觉得春夜之长。似水的流年，过去真快，自从海船上别后，匆匆又换了年头。以岁月计算，虽则不过隔了五个足月，然而回想起来，我同你们在上海的历史，好像是隔世的生涯，去今已有几百年的样子。河畔冰开，江南草长，虫鱼鸟兽，各有阳春发动之心，而自称为动物中之灵长，自信为人类中的有思想者的我，依旧是奄奄待毙，没有方法消度今天，更没有雄心欢迎来日。几日前头，有一位日本的新闻记者，来访我的贫居。他问我"为什么要消沉到这个地步?"我问他"你何以不消沉，要从东城跑许多路特来访我?"他说"是为了职务。"我又问他"你的职务，是对谁的?"他说"我的职务，是对国家，对社会的。"我说"那么你就应该知道我的消沉也是对国家，对社会的。现在世上的国家是什么？社会是什么？尤其是我们中国?"他的来访的目的，本来是为问我对于日本对华文化事业的意见如何，中国将来的教育方针如何的，——他之所以来访者，一则因为我在某校里教书，二则因为我在日本住过十多年，或者对于某种事项，略有心得的缘故——后来听了我这一段诡辩，他也把职务丢开，谈了许多无关紧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4年3月《创造周报》第46期，有副标题"寄给沫若与仿吾"。

要的闲话走了。他走之后，我一个人衔了纸烟想想，觉得人类社会的许多事情，毕竟是庸人自扰。什么国富兵强，什么和平共乐，都是一班野兽，于饱食之余，在暖梦里织出来的回文锦字。像我这样的生性，在我这样的境遇下的闲人，更有什么可想，什么可做呢？写到这里我又想起T君批评我的话来了，他说“某书的作者，嘲世骂俗，却落得一个牢骚派的美名。”实在我想T君的话，一点儿也不错。人若把我们的那些浅薄无聊的“徒然草”合在一处，加上一个牢骚派的名目，思欲抹杀而厌鄙之，倒反便宜了我们。因为我们的那些东西，本来是同身上的积垢，口中的吐气一样，不期然而然的发生表现出来的，哪里配称作牢骚，更哪里配称作派呢？我读到《歧路》，沫若，觉得你对于自家的艺术的虚视——这虚视两字，我也不知道妥当不妥当，或者用怀疑两字比较得的切吧——也和我一样。不错不错，我这封信，是从友人宴会席上回来，读了《歧路》之后，拿起笔来写的。我写这一封信的动机，原是想和你们谈谈我对于《歧路》的感想的呀！

沫若！我觉得人生一切都是虚幻，真真实在的，只有你说的“凄切的孤单”，倒是我们人类从生到死味觉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实味。就是京沪报章上，为了金钱或者想建筑自家的名誉的缘故，在那里含了敌意，做文章攻击你的人，我仔细替他们一想，觉得他们也在感着这凄切的孤独。唯其感到孤独，所以他们只好做些文章来卖一点金钱，或者竟牺牲了你来博一点小小的名誉，毕竟他们还是人，还是我们的同类，这“孤单”的感觉，终究是逃不了的，所以他们的文章里最含恶意，攻击你最甚的处所，便是他们的孤独感表现得最切的地方。名利的争夺，欲牺牲他人而建立自己的恶心，——简单点说，就说生存竞争吧——依我看来，都是由这“孤单”的感觉催发出来的。人生的实际，既不外乎

这"孤单"的感觉,那么表现人生的艺术,当然也不外乎此,因此我近来对于艺术的意见和评价,都和从前不同了。我觉得艺术并没有十分可以推崇的地方,她和人生的一切,也没有什么特异有区别的地方。努力于艺术,献身于艺术,也不须有特别的表现。牢牢捉住了这"孤单"的感觉,细细地玩味,由他写成诗歌小说也好,制成音乐美术品也好,或者竟不写在纸上,不画在布上壁上,不雕在白石上,不奏在乐器上,什么也不表现出来,只教他能够细细的玩味这"孤单"的感觉,便是绝好的"创造"。

仿吾!这一段无聊的废话,你看对不对?我在写这封信之先,刚从一位朋友处的宴会回来,席上遇见了许多在日本和你同科的自然科学家。他们都已经成了富者,现在是资本家了。我夹在这些衣狐裘者的老同学中间,当然觉得十分的孤独,然而看看他们挟了皮箧,奔走不宁的行动,好像他们也有些在觉得人生的孤寂的样子。我前边不是说过了么?唯其感到孤寂,所以要席不遑暖的去追求名利。然而究竟我不是他们,所以我这主观的推测,也许是错了的。

我现在因为抱有这一种感想,所以什么东西也写不下来,什么东西也不愿意拿来阅读。有时候要想玩味这"凄切的孤单",在日斜的午后,老跑出城外去独步。这里城外多是黄沙的田野,有几处也有清溪断壁,绝似日本郊外未开辟之先的代代木新宿等处。不过这里一堆一堆的黄土小冢,和有钱的人家的白杨松树的坟茔很多,感视少微与日本不同一点。今晚在宴会的席上,在许多鸿儒谈笑的中间,我胸中的感觉,同在这样的白杨衰草的坟地里漫步时一样。不过有一点我觉得比从前进步了;从前我和境遇比我美满的朋友——实际上除你们几个人之外,哪一个境遇比我不美满?——相处,老要起一种感伤,有时竟会滴下泪

来。现在非但眼泪不会滴下来,并且也能如他们一样的举起箸来取菜,提起杯来喝酒。不过从前的那一种喜欢谈话的冲动,现在没有了。他们入座,我也就坐,他们吃菜,我也吃菜。劝我喝酒,我就喝,干杯就干杯。席散了,我就回来。雇车雇不着,就慢慢的在黄昏的街道上走。同席者的汽车马车,从我身边过去的时候,他们从车中和我点头,我也回点一头。他们不点头,我也让他们的车子过去,横竖是在后头跟走几步,他们的车子就可以老远的上我前头去的,所以无避入叉路上去的必要。还有一点和从前不同的地方,就是我默默的坐在那里,他们来要求我猜拳的时候,我总笑笑,摇摇头,举起杯来喝一杯酒,教他们去要求坐在我下面的一个人猜。近来喝酒也喝不大醉,醉了也不过默默的走回家来坐坐,吸吸烟,倒点茶喝喝。

今晚的宴会,散得很早,我回家来吸吸烟喝喝茶,觉得还睡不着,所以又拿出了周报的《歧路》来看。沫若!大卫生的诗,实在是做得不坏,不过你的几行诗,我也很喜欢念。你的小孩的那个两脚没有的洋囡,我说还是包包好,寄到日本去吧!回头他们去买一个新的时候,怕又要破费几角钱哩。

昨天一个朋友来说他读到《歧路》,真的眼泪出了。我劝他小心些,这句话不要说出来教人家听见,恐怕有人要说他的眼泪不值钱。他说近来他也感染了一种感伤病,不晓得怎么的,感情好像回返小孩子时代去了。说到这里,他忽而眼圈又红了起来,叫了我一声:“达夫!我……我可惜没有钱……”我也对他呆看了半晌,后来他一句话也不说,立起身来就走,我也默默的送他出门去了。(这样的朋友,上我这里来的很多。他们近来知道了我的脾气,来的时候,艺术也不谈了,我的几篇无聊的作品和周报季刊的事情也不提起了。有几次我们真有主客两人相对,默

默而过半点钟的时候。像这样的Pause的中间,我觉得我的精神上最感得满足。因为有客人在前头,我一时可以不被那一种独坐时常想出来的无聊的空虚思想所侵蚀,而一边这来客又不在言语,我的听取对话和预备回答的那些麻烦注意可以省去。)不过,沫若!我说你那一篇《歧路》写得很可惜,你若不写出来,你至少可以在那一种浓厚的孤独感里浸润好几天。现在写出了之后,我怕你的那一种"凄切的孤单"之感,要减少了吧?

仿吾!我说你还是保守着独身主义,不要想结婚的好!恐怕你若结了婚,一时要失掉你的这孤独之感。而这孤独之感,依我说来,便是艺术的酵素,或者竟可以说是艺术的本身。所以你若结了婚,怕一时要与艺术违离。讲到这里我怕你要反问我"那么你们呢?你和沫若呢?"是的,我和沫若是一时与艺术离异过的,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恢复了原来的孤独罢了。……

嗳!嗳!不知不觉,已经写到午前三点钟了。

仿吾!沫若!要想写的话,是写不完的,我迟早还是弄几个车钱到上海来一次吧!大约我在北京打算只住到六月,暑假以后,我怎么也要设法回浙江去实行我的乡居的宿愿。若在最近的时期中弄不到车钱,不能够到上海来,那么我们等六月里再见吧!

一九二三年,三月七日午前三时

小春天气[1]

一

与笔砚疏远以后，好像是经过了不少时日的样子。我近来对于时间的观念，一点儿也没有了。总之案头堆着的从南边来的两三封问我何以老不写信的家信，可以作我久疏笔砚的明证。所以从头计算起来，大约自我发表最后的一篇整个儿的文字到现在，总已有一年以上，而自我的右手五指，抛离纸笔以来，至少也得有两三个月的光景。以天地之悠悠，而来较量这一年或三个月的时间，大约总不过似骆驼身上的半截毫毛；但是就先天不足，后天亏损——这是我们中国医生常说的话，我这样的用在这里，请大家不要笑我——的我说来，渺焉一身，寄住在这北风凉冷的皇城人海中间受尽了种种欺凌侮辱。竟能安然无事的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却是一种摩西以后的最大奇迹。

回想起来这一年的岁月，实在是悠长得很呀！绵绵钟鼓初长的秋夜，我当众人睡尽的中宵，一个人在六尺方的卧房里踏来踏去，想想我的女人，想想我的朋友，想想我的暗淡的前途，曾经熏烧了多少枝的短长烟卷？睡不着的时候，我一个人拿了蜡烛幽脚幽手的跑上厨房去烧些风鸡糟鸭来下酒的事情，也不止三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4年11月11日、12日、14日《晨报副镌》。

次五次。而由现在回顾当时,那时候初到北京后的这种不安焦躁的神情,却只似儿时的一场恶梦,相去好像已经有十几年的样子,你说这一年的岁月对我是长也不长?

这分外的觉得岁月悠长的事情,不仅是意识上的问题,实际上这一年来我的肉体精神两方面,都印上了这人家以为很短而在我却是很长的时间的烙印。去年十月在黄浦江头送我上船的几位可怜的朋友,若在今年此刻,和我相遇于途中,大约他们看见了我,总只是轻轻的送我一瞥,必定会仍复不改常态地向前走去的。(虽则我的心里在私心默祷,使我遇见了他们,不要也不认识他们!)

这一年的中间,我的衰老的气象,实在是太急速的侵袭到了,急速的,真真是很急速的。"白发三千丈"一流的夸张的比喻,我们暂且不去用它,就减之又减的打一个折扣来说吧,我在这一年中间,至少也的的确确的长了十岁年纪。牙齿也掉了,记忆力也消退了,对镜子剃削胡髭的早晨,每天都要很惊异地往后看一看,以为镜子里反映出来的,是别一个站在我后面的没有到四十岁的半老人。腰间的皮带,尽是一个窟窿一个窟窿的往里缩,后来现成的孔儿不够,却不得不重用钻子来新开,现在已经开到第二个了。最使我伤心的,是当人家欺凌我侮辱我的时节,往日很容易起来的那一种愤激之情,现在怎么也鼓励不起来。非但如此,当我觉得受了最大的侮辱的时候,不晓从何处来的一种滑稽的感想,老要使我作会心的微笑。不消说年青时候的种种妄想,早已消磨得干干净净,现在我连自家的女人小孩的生存,和家中老母的健否等问题都想不起来;有时候上街去雇得着车,坐在车上,只想车夫走往向阳的地方去——因为我现在忽而怕起冷来了——慢一点儿走,好使我饱看些街上来往的行人,和

组成现代的大同世界的形形色色。看倦了，走倦了，跑回家来，只想弄一点美味的东西吃吃，并且一边吃，一边还要想出如何能够使这些美味的东西吃下去不会饱胀的方法来，因为我的牙齿不好，消化不良，美味的东西，老怕不能一天到晚不间断的吃过去。

二

现在我们在这里所享有的，是一年中间最好不过的十月。江北江南，正是小春的时候。况且世界又是大同，东洋车、牛车，马车上，一闪一闪的在微风里飘荡的，都是些除五色旗外的世界各国的旗子。天色苍苍，又高又远，不但我们大家酣歌笑舞的声音，达不到天听，就是我们的哀号狂泣，也和耶和华的耳朵，隔着蓬山几千万叠。生逢这样的太平盛世，依理我也应该向长安的落日，遥进一杯祝颂南山的寿酒，但不晓怎么的，我自昨天以来，明镜似的心里，又忽而起了一层翳障。

仰起头来看看青天，空气澄清得怖人；各处散射在那里的阳光，又好像要对我说一句什么可怕的话，但是因为爱我怜我的缘故，不敢马上说出来的样子。脚底下铺着扫不尽的落叶，忽而索落索落的响了一声，待我低下头来，向发出声音来的地方望去，又看不出什么动静来了，这大约是我们庭后的那一棵槐树，又摆脱了一叶负担了吧。正是午前十点钟的光景，家里的人，都出去了，我因为孤零丁一个人在屋里坐不住，所以才踱到院子里来的，然而在院子里站了一忽，也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昨晚来的那一点小小的忧郁，仍复笼罩在我的心上。

当半年前，每天只是忧郁的连续的时候，倒反而有一种余裕

来享乐这一种忧郁,现在连快乐也享受不了的我的脆弱的身心,忽而沾染了这一层虽则是很淡很淡,但也好像是很深的隐忧,只觉得坐立都是不安。没有方法,我就把香烟连续的吸了好几枝。

是神明的摄理呢?还是我的星命的佳会?正在这无可奈何的时候,门铃儿响了。小朋友G君,背了水彩画具架进来说:

"达夫,我想去郊外写生,你也同我去郊外走走吧!"

G君年纪不满二十,是一位很活泼的青年画家,因为我也很喜欢看画,所以他老上我这里来和我讲些关于作画的事情。据他说:"今天天气太好,坐在家里,太对大自然不起,还是出去走走的好。"我换了衣服,一边和他走出门来,一边告诉门房"中饭不来吃,叫大家不要等我"的时候,心里所感得的喜悦,怎么也形容不出来。

三

本来是没有一定目的地的我们,到了路上,自然而然的走向西去,出了平则门。阳光不问城内城外,一例的很丰富的洒在那里。城门附近的小摊儿上,在那里摊开花生来的小贩,大约是因为他穿着的那件宽大的夹袄的原因吧,觉得也反映着一味秋气。茶馆里的茶客,和路上来往的行人,在这样和煦的太阳光里,面上总脱不了一副贫陋的颜色;我看看这些人的样子,心里又有点不舒服起来,所以就叫G君避开城外的大街沿城折往北去。夏天常来的这城下长堤上,今天来往的大车特别的少。道旁的杨柳,颜色也变了,影子也疏了。城河里的浅水,依旧映着晴空,返射着日光,实际上和夏天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我觉得总有一种寂寥的感觉,浮在水面。抬头看看对岸,远近一排半凋的林木,纵

横交错的列在空中。大地的颜色,也不似夏日的茏葱,地上的浅草都已枯尽,带起浅黄色来了。法国教堂的屋顶,也好像失了势力似的,在半凋的树林中孤立在那里。与夏天一样的,只有一排西山连亘的峰峦。大约是今天空气格外澄鲜的缘故吧,这排明褐色的屏障,觉得是近得多了,的确比平时近得多了。此外弥漫在空际的,只有明蓝澄洁的空气,悠久广大的天空和饱满的阳光,和暖的阳光。隔岸堤上,忽而走出了两个着灰色制服的兵来。他们拖了两个斜短的影子,默默的在向南的行走。我见了他们,想起了前几天平则门外的抢劫的事情,所以就对 G 君说:

“我看这里太辽阔,取不下景来,我们还是进城去吧! 上小馆子去吃了午饭再说。”

G 君踏来踏去的看了一会,对我笑着说:

“近来不晓怎么的,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神秘的灵感,常常闪现在我的脑里。今天是不成了,没有带颜料和油画的家伙来。”

他说着用手向远处教堂一指,同时又接着说:

“几时我想画画教堂里的宗教画看。”

“那好得很啊!”

猫猫虎虎的这样回答了一句,我就转换方向,慢慢的走回到城里来了。落后了几步,他也背着画具,慢慢的跟我走来。

四

喝了两斤黄酒,吃得满满的一腹。我和 G 君坐在洋车上,被拉往陶然亭去的时候,太阳已经打斜了。本来是有点醉意,又被午后的阳光一烘,我坐在车上,眼睛觉得渐渐的朦胧了起来。

洋车走尽了粉房琉璃街，过了几处高低不平的新开地，交入南下洼旷野的时候，我向右边一望，只见几列鳞鳞的屋瓦，半隐半现的在西边一带的疏林里跳跃。天色依旧是苍苍无底，旷野里的杂粮，也已割尽，四面望去，只是洪水似的午后的阳光，和远远躺在阳光里的矮小的坛殿城池。我张了一张睡眼，向周围望了一圈，忽笑向G君说：

"'秋气满天地，胡为君远行'，这两句唐诗真有意思，要是今天是你去法国的日子，我在这里饯你的行，那么再比这两句诗适当的句子怕是没有了，哈哈……"

只喝了半小杯酒，脸上已涨得潮红的G君也笑着对我说：

"唐诗不是这样的两句，你记错了吧！"

两人在车上笑说着，洋车已经走入了陶然亭近边的芦花丛里，一片灰白的毫芒，无风也自己在那里作浪。西边天际有几点青山隐隐，好像在那里笑着对我们点头。下车的时候，我觉得支持不住了，就对G君说：

"我想上陶然亭去睡一觉，你在这里画吧！现在总不过两点多钟，我睡醒了再来找你。"

五

陶然亭的听差的来摇我醒来的时候，西窗上已经射满了红色的残阳。我洗了手脸，喝了二碗清茶，从东面的台阶上下来，看见陶然亭的黑影，已经越过了东边的道路，遮满了一大块道路东面的芦花水地。往北走去，只见前后左右，尽是茫茫一片的白色芦花。西北抱冰堂一角，扩张着阴影，西侧面的高处，满挂了夕阳最后的余光，在那里催促农民的息作。穿过了香冢鹦鹉冢

的土堆的东面，在一条浅水和墓地的中间，我远远认出了G君的侧面朝着斜阳的影子。从芦花铺满的野路上将走近G君背后的时候，我忽而气也吐不出来，向西的瞪目呆住了。这样伟大的，这样迷人的落日的远景，我却从来没有看见过。太阳离山，大约不过盈尺的光景，点点的遥山，淡得比春初的嫩草，还要虚无缥缈。监狱里的一架高亭，突出在许多有谐调的树林的枝干高头。芦根的浅水，满浮着芦花的绒穗，也不像积绒，也不像银河。芦萍开处，忽映出一道细狭而金赤的阳光，高冲牛斗。同是在这返光里飞堕的几簇芦绒，半边是红，半边是白。我向西呆看了几分钟，又回头向东北三面环眺了几分钟，忽而把什么都忘掉了，连我自家的身体都忘掉了。

上前走了几步，在灰暗中我看见G君的两手，正在忙动。我叫了一声，G君头也不朝转来，很急促的对我说：

"你来，你来，来看我的杰作！"

我走近前去一看，他画架上，悬在那里，正在上色的，并不是夕阳，也不是芦花，画的中间，向右斜曲的，却是一条颜色很沉滞的大道。道旁是一处阴森的墓地，墓地的背后，有许多灰黑凋残的古木横叉在空间。枯木林中，半弯下弦的残月，刚升起来，冰冷的月光，模糊隐约的照出了一只停在墓地树枝上的猫头鹰的半身。颜色虽则还没有上全，然而一道逼人的冷气，却从这幅未完的画面直向观者的脸上喷来。我簇紧了眉峰，对这画面静看了几分钟，抬起头来正想说话的时候，觉得太阳已经完全下山了，四面的薄暮的光景也比一刻前促迫了。尤其是使我惊恐的，是我抬起头来的时候，在我们的西北的墓地里，也有一个很淡很淡的黑影，动了一动。我默默的停了一会，惊心定后，再朝转头来看东边天上的时候，却见了一痕初五六的新月，悬挂在空

中。又停了一会,把惊恐之心,按捺了下去,我才慢慢的对G君说:

"这一张小画,的确是你的杰作,未完的杰作。太晚了,快快起来,我们走吧!我觉得冷得很。"

我话没有讲完,又对他那张画看了一眼,打了一个冷痉,忽而觉得毛发都竦竖了起来;同时自昨天来在我胸中盘踞着的那种莫名其妙的忧郁,又笼罩上我的心来了。

G君含了满足的微笑,尽在那里闭了一只眼睛——这是他的脾气——细看他那未完的杰作。我催了他好几次,他才起来收拾画具。我们二人慢慢的走回家来的时候,他也好像倦了,不愿意讲话,我也为那种忧郁所侵袭,不想开口。两人默默的走到灯火荧荧的民房很多的地方,G君方开口问我说:

"这一张画的题目,我想叫'残秋的日暮',你说好不好?"

"画上的表现,岂不是半夜的景象么?何以叫日暮呢?"

他听了我这句话,又含了神秘的微笑说:

"这就是今天早晨我和你谈的神秘的灵感哟!我画的画,老喜欢依画画时候的情感节季来命题,画面和画题合不合,我是不管的。"

"那么,'残秋的日暮'也觉得太衰飒了,况且现在已经入了十月,十月小阳春,哪里是什么残秋呢?"

"那么我这张画就叫作'小春'吧!"

这时候我们已经走进了一条热闹的横街,两人各雇着洋车,分手回来的时候,上弦的新月,也已起来得很高了。我一个人摇来摇去的被拉回家来,路上经过了许多无人来往的乌黑的僻巷。僻巷的空地道上,纵横倒在那里的,只是些房屋和电杆的黑影。从灯火辉煌的大街,忽而转入这样僻静的地方的时候,谁也会发

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出来，我在这初月微明的天盖下面苍茫四顾，也忽而好像是遇见了什么似的，心里的那一种莫名其妙的忧郁，更深起来了。

（一九二四）十三年旧历十月初七日

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1]

今天的风沙实在太大了，中午吃饭之后，我因为还要去教书，所以没有许多工夫，和你谈天。我坐在车上，一路的向北走去，沙石飞进了我的眼睛。一直到午后四点钟止，我的眼睛四周的红圈，还没有褪尽。恐怕同学们见了要笑我，所以于上课堂之先，我从高窗口在日光大风里把一双眼睛曝晒了许多时。我今天上你那公寓里来看了你那一副样子，觉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现在我想趁着这大家已经睡寂了的几点钟工夫，把我要说的话，写一点在纸上。

平素不认识的可怜的朋友，或是写信来，或是亲自上我这里来的，很多很多；我因为想报答两位也是我素不认识而对于我却有十二分的同情过的朋友的厚恩起见，总尽我的力量帮助他们。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这几天来天气变得很冷，我老想买一件外套，但终于没有买成。尤其是使我羞恼的，因为恰逢此刻，我和同学们所读的书里，正有一篇俄国郭哥儿[2]著的嘲弄像我们一类人的小说《外套》。现在我的经济状态比从前并没有什么宽裕，从数目上讲起来，反而比从前要少——因为现在我不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4年11月16日《晨报副镌》。

② 即果戈里。

能向家里去要钱花，每月的教书钱，额面上虽则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一百十七块，但实际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块——而我的嗜好日深，每月光是烟酒的账，也要开销二十多块。我曾经立过几次对天的深誓，想把这一笔糜费戒省下来；但愈是没有钱的时候，愈想喝酒吸烟。向你讲这一番苦话，并不是因为怕你要来问我借钱，而先事预防，我不过欲以我的身体来做一个证据，证明目下的中国社会的不合理，以大学校毕业的资格来糊口的你那种见解的错误罢了。

引诱你到北京来的，是一个国立大学毕业的头衔；你告诉我说你的心里，总想在国立大学弄到毕业，毕业以后至少生计问题总可以解决。现在学校都已考完，你一个国立大学也进不去，接济你的资金的人，又因他自家的地位摇动，无钱寄你；你去投奔你同县而且带有亲属的大慈善家 H，H 又不纳。穷极无路，只好写封信给一个和你素不相识而你也明明知道是和你一样穷的我。在这时候这样的状态之下，你还要口口声声的说什么大学教育，“念书”，我真佩服你的坚忍不拔的雄心。不过佩服虽可佩服，但是你的思想的简单愚直，也却是一样的可惊可异。现在你已经是变成了中性——半去势的文人了，有许多事情，譬如说高尚一点的，去当土匪，卑微一点的，去拉洋车等事情，你已经是干不了的了；难道你还嫌不足，还要想穿几年长袍，做几篇白话诗，短篇小说，达到你的全去势的目的么？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有饭吃，你这一种定理，是哪一本书上翻来的？

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一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和泪吃，勤勤恳恳的在大学窗下住它五六年，难道你拿到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的么？

现在不要说中国全国，就是在北京的一区里头，你且去站在

十字街头,看见穿长袍黑马褂或哔叽旧洋服的人,你且试对他们行一个礼,问他们一个人要一个名片来看看;我恐怕你不上半天,就可以积起一大堆的什么学士,什么博士来,你若再行一个礼,问一问他们的职业,我恐怕他们都要红红脸说:“兄弟是在这里找事情的。”他们是什么?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呀,你能和他们一样的有钱读书么?你能和他们一样的有钱买长袍黑马褂哔叽洋服么?即使你也和他们一样的有了读书买衣服的钱,你能保得住你毕业的时候,事情会来找你么?

大学毕业生坐汽车,吸大烟,一攫千金的人原是有的。然而他们都是为新上台的大老经手减价卖职的人,都是有大刀枪杆在后面援助的人,都是有几个什么长在他们父兄身上的人;再粗一点说,他们至少也都是会爬乌龟钻狗洞的人;你要有他们那么的后援,或他们那么的乌龟本领,狗本领,那么你就是大学不毕业,何尝不可以吃饭?

我说了这半天,不过想把你的求学读书,大学毕业的迷梦打破而已。现在为你计,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点事情干干。然而土匪你是当不了的,洋车你也拉不了的;报馆的校对,图书馆的拿书者,家庭教师,看护男,门房,旅馆火车菜馆的伙计,因为没有人可以介绍,你也是当不了的,——我当然是没有能力替你介绍,——所以最上的上策,于你是不成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去吧,去制造炸弹去吧!但是革命是不是同割枯草一样,用了你那裁纸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弹是不是可以用了你头发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换的袜底里的污泥来调合的呢;这些事情,你去问上帝去吧!我也不知道。

比较上可以做得到,并且也不失为中策的,我看还是弄几个旅费,回到湖南你的故土,去找出四五年你不曾见过的老母和你

的小妹妹来，第一天相持对哭一天；第二天因为哭了伤心，可以在床上你的草窠里睡去一天；既可以休养，又可以省几粒米下来熬稀粥；第三天以后，你和你的母亲妹妹，若没有衣服穿，不妨三人紧紧的挤在一处，以体热互助的结果，同冬天雪夜的群羊一样，倒可以使你的老母，不至冻伤；若没有米吃，你在日中天暖一点的时候，不妨把年老的母亲交付给你妹妹的身体烘着，你自己可以上村前村后去掘一点草根树根来煮汤吃，草根树根里也有淀粉，我的祖母未死的时候，常把洪杨乱日，她老人家尝过的这滋味说给我听，我所以知道。现在我既没有余钱，可以赠你，就把这秘方相传，作个我们两位穷汉，在京华尘土里相遇的纪念吧！若说草根树根，也被你们的督军省长师长议员知事掘完，你无论走往何处再也找不出一块一截来的时候，那么你且咽着自家的口水，同唱戏似的把北京的豪富人家的蔬菜，有色有香的说给你的老母亲小妹妹听听；至少在未死前的一刻半刻钟中间，你们三个昏乱的脑子里，总可以大事铺张的享乐一回。

但是我听你说，你的故乡连年兵燹，房屋田产都已毁尽，老母弱妹，也不知是生是死，五年来音信不通；并且现在回湖南的火车不开，就是有路费也回去不得，何况没有路费呢？

上策不行，次之中策也不行，现在我为你实在是没有什么法子好想了。不得已我就把两个下策来对你讲吧！

第一，现在听说天桥又在招兵，并且听说取得极宽，上自五十岁的老人起，下至十六七岁的少年止，一律都收；你若应募之后，马上开赴前敌，打死在租界以外的中国地界，虽然不能说是为国效忠，也可以算得是为招你的那个同胞效了命，岂不是比饿死冻死在你那公寓的斗室里，好得多么？况且万一不开往前敌，或虽开往前敌而不打死的时候，只教你能保持你现在的这种纯

洁的精神,只教你能有如现在想进大学读书一样的精神来宣传你的理想,难保你所属的一师一旅,不为你所感化。这是下策的第一个。

第二,这才是真真的下策了!你现在不是只愁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吃饭而又苦于没有勇气自杀么?你的没有能力做土匪,没有能力拉洋车,是我今天早晨在你公寓里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已经晓得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你还能胜任的,要干的时候一定是干得到的。这是什么事情呢?啊啊,我真不愿意说出来——我并不是怕人家对我提起诉讼,说我在嗾使你做贼,啊呀,不愿意说倒说出来了,做贼,做贼,不错,我所说的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偷窃呀!

无论什么人的无论什么东西,只教你偷得着,尽管偷吧!偷到了,不被发觉,那么就可以把这你偷自他,他抢自第三人的,在现在的社会里称为赃物,在将来进步了的社会里,当然是要分归你有的东西,拿到当铺——我虽然不能为你介绍职业,但是像这样的当铺,却可以为你介绍几家——里去换钱用。万一发觉了呢?也没有什么。第一你坐坐监牢,房钱总可以不付了。第二监狱里的饭,虽然没有今天中午我请你的那家馆子里的那么好,但是饭钱可以不付的。第三或者什么什么司令,以军法从事,把你枭首示众的时候,那么你的无勇气的自杀,总算是他来代你执行了,也是你的一件快心的事情,因为这样的活在世上,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

我写到这里,觉得没有话再可以和你说了,最后我且来告诉你一种实习的方法吧!

你若要实行上举的第二下策,最好是从亲近的熟人方面做起。譬如你那位同乡的亲戚老H家里,你可以先去试一试看。

因为他的那些堆积在那里的财富，不过是方法手段不同罢了，实际上也是和你一样的偷来抢来的。你若再慑于他的慈和的笑里的尖刀，不敢去向他先试，那么不妨上我这里来作个破题儿试试。我晚上卧房的门常是不关，进出很便。不过有一件缺点，就是我这里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事。但是我有几本旧书，却很可以卖几个钱。你若来时，最好是预先通知我一下，我好多服一剂催眠药，早些睡下，因为近来身体不好，晚上老要失眠，怕与你的行动不便；还有一句话——你若来时，心肠应该要练得硬一点，不要因为是我的书的原因，致使你没有偷成，就放声大哭起来——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午前二时

一个人在途上[①]

在东车站的长廊下，和女人分开以后，自家又剩了孤零丁的一个。频年飘泊惯的两口儿，这一回的离散，倒也算不得什么特别。可是端午节那天，龙儿刚死，到这时候北京城里虽已起了秋风，但是计算起来，去儿子的死期，究竟还只有一百来天。在车座里，稍稍把意识恢复转来的时候，自家就想起了卢骚晚年的作品《孤独散步者的梦想》头上的几句话：

> 自家除了己身以外，已经没有弟兄，没有邻人，没有朋友，没有社会了。自家在这世上，像这样的，已经成了一个孤独者了。……

然而当年的卢骚还有弃养在孤儿院内的五个儿子，而我自己哩，连一个抚育到五岁的儿子都还抓不住！

离家的远别，本来也只为想养活妻儿。去年在某大学的被逐，是万料不到的事情。其后兵乱迭起，交通阻绝，当寒冬的十月，会病倒在沪上，也是谁也料想不到的。今年二月，好容易到得南方，静息了一年之半，谁知这刚养得出趣的龙儿又会遭此凶疾的呢？

龙儿的病报，本是在广州得着，匆促北航，到了上海，接连接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7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5期。

了几个北京来的电报。换船到天津,已经是旧历的五月初十。到家之夜,一见了门上的白纸条儿,心里已经是跳得慌乱,从苍茫的暮色里赶到哥哥家中,见了衰病的她,因为在大众之前,勉强将感情压住。草草吃了夜饭,上床就寝,把电灯一灭,两人只有紧抱的痛哭,痛哭,痛哭,只是痛哭,气也换不过来,更哪里有说一句话的余裕?

受苦的时间,的确脱煞过去得太悠徐,今年的夏季,只是悲叹的连续。晚上上床,两口儿,哪敢提一句话?可怜这两个迷散的灵心,在电灯灭黑的黝暗里,所摸走的荒路,每会凑集在一条线上;这路的交叉点里,只有一块小小的墓碑,墓碑上只有“龙儿之墓”的四个红字。

妻儿因为在浙江老家内,不能和母亲同住,不得已,而搬往北京当时我在寄食的哥哥家去,是去年的四月中旬。那时候龙儿正长得肥满可爱,一举一动,处处教人欢喜。到了五月初,从某地回京,觉得哥哥家太狭小,就在什刹海的北岸,租定了一间渺小的住宅。夫妻两个,日日和龙儿伴乐,闲时也常在北海的荷花深处,及门前的杨柳荫中带龙儿去走走。这一年的暑假,总算过得最快乐,最闲适。

秋风吹叶落的时候,别了龙儿和女人,再上某地大学去为朋友帮忙,当时他们俩还往西车站去送我来哩!这是去年秋晚的事情,想起来还同昨日的情形一样。

过了一月,某地的学校里发生事情,又回京了一次,在什刹海小住了两星期,本来打算不再出京了,然碍于朋友的面子,又不得不于一天寒风刺骨的黄昏,上西车站去趁车。这时候因为怕龙儿要哭,自己和女人,吃过晚饭,便只说要往哥哥家里去,只许他送我们到门口,记得那一天晚上,他一个人和老妈子立在门

口,等我们俩去了好远,还"爸爸!""爸爸!"的叫了好几声。啊啊,这几声惨伤的呼唤,便是我在这世上听到的他叫我的最后的声音!

出京之后,到某地住了一宵,就匆促逃往上海。接续便染了病,遇了强盗辈的争夺政权,其后赴南方暂住,一直到今年的五月,才返北京。

想起来,龙儿实在是一个填债的儿子,是当乱离困厄的这几年中间,特来安慰我和他娘的愁闷的使者!

自从他在安庆生落地以来,我自己没有一天脱离过苦闷,没有一处安住到五个月以上。我的女人,也和我分担着十字架的重负,只是东西南北的奔波飘泊。然当日夜难安,悲苦得不了的时候,只教他的笑脸一开,女人和我,就可以把一切穷愁,丢在脑后。而今年五月初十待我赶到北京的时候,他的尸体,早已在妙光阁的广谊园地下躺着了。

他的病,说是脑膜炎。自从得病之日起,一直到旧历端午节的午时绝命的时候止,中间经过有一个多月的光景。平时被我们宠坏了的他,听说此番病里,却乖顺得非常。叫他吃药,他就大口的吃,叫他用冰枕,他就很柔顺的躺上。病后还能说话的时候,只问他的娘:"爸爸几时回来?""爸爸在上海为我定做的小皮鞋,已经做好了没有?"我的女人,于惑乱之余,每幽幽的问他:"龙!你晓得你这一场病,会不会死的?"他老是很不愿意的回答说:"哪儿会死的哩?"据女人含泪的告诉我说,他的谈吐,绝不似一个五岁的小孩儿。

未病之前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午后他在门口玩耍,看见西面来了一乘马车,马车里坐着一个戴灰白色帽子的青年。他远远看见,就急忙丢下了伴侣,跑进屋里去叫他娘出来,说:"爸爸

回来了，爸爸回来了！”因为我去年离京时所戴的，是一样的一顶白灰呢帽。他娘跟他出来到门前，马车已经过去了，他就死劲的拉住了他娘，哭喊着说：“爸爸怎么不家来呀？爸爸怎么不家来呀？”他娘说慰了半天，他还尽是哭着，这也是他娘含泪和我说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实在不该抛弃了他们，一个人在外面流荡，致使他那小小的心灵，常有这望远思亲的伤痛。

去年六月，搬往什刹海之后，有一次我们在堤上散步，因为他看见了人家的汽车，硬是哭着要坐，被我痛打了一顿。又有一次，也是因为要穿洋服，受了我的毒打。这实在只能怪我做父亲的没有能力，不能做洋服给他穿，雇汽车给他坐。早知他要这样的早死，我就是典当强劫，也应该去弄一点钱来，满足他这点点无邪的欲望。到现在追想起来，实在觉得对他不起，实在是我太无容人之量了。

我女人说，濒死的前五天，在病院里，他连叫了几夜的爸爸！她问他：“叫爸爸干什么？”他又不响了，停一会儿，就又再叫起来；到了旧历五月初三日，他已入了昏迷状态，医师替他抽骨髓，他只会直叫一声“干吗？”喉头的气管，咯咯在抽咽，眼睛只往上吊送，口头流些白沫，然而一口气总不肯断。他娘哭叫几声“龙！龙！”他的小眼角上，就会迸流些眼泪出来，后来他娘看他苦得难过，倒对他说：

“龙！你若是没有命的，就好好的去吧！你是不是想等爸爸回来？就是你爸爸回来，也不过是这样的替你医治罢了。龙！你有什么不了的心愿呢？龙！与其这样的抽咽受苦，你还不如快快的去吧！”

他听了这一段话，眼角上的眼泪，更是涌流得厉害。到了旧历端午节的午时，他竟等不着我的回来，终于断气了。

丧葬之后，女人搬往哥哥家里，暂住了几天。我于五月十日晚上，下车赶到什刹海的寓宅，打门打了半天，没有应声。后来抬头一看，才见了一张告示邮差送信的白纸条。

自从龙儿生病以后连日夜看护久已倦了的她，又哪里经得起最后的这一个打击？自己当到京之夜，见了她的衰容，见了她的泪眼，又哪里能够不痛哭呢！

在哥哥家里小住了两三天，我因为想追求龙儿生前的遗迹，一定要女人和我仍复搬回什刹海的住宅去住它一两个月。

搬回去那天，一进上屋的门，就见了一张被他玩破的今年正月里的花灯；听说这张花灯，是南城大姨妈送他的，因为他自家烧破了一个窟窿，他还哭过好几次来的。

其次，便是上房里砖上的几堆烧纸钱的痕迹！系当他下殓时烧给他的。

院子里有一架葡萄，两棵枣树，去年采取葡萄枣子的时候，他站在树下，兜起了大褂，仰头在看树上的我。我摘取一颗，丢入了他的大褂兜里，他的哄笑声，要继续到三五分钟。今年这两棵枣树，结满了青青的枣子，风起的半夜里，老有熟极的枣子辞枝自落。女人和我，睡在床上，有时候且哭且谈，总要到更深人静，方能入睡。在这样的幽幽的谈话中间，最怕听的，就是这滴答的坠枣之声。

到京的第二日，和女人去看他的坟墓。先在一家南纸铺里买了许多冥府的钞票，预备去烧送给他。直到到了妙光阁的广谊园茔地门前，她方从呜咽里清醒过来，说："这是钞票，他一个小孩如何用得呢？"就又回车转来，到琉璃厂去买了些有孔的纸钱。她在坟前哭了一阵，把纸钱钞票烧化的时候，却叫着说：

"龙！这一堆是钞票，你收在那里，待长大了的时候再用，要

买什么,你先拿这一堆钱去用吧!"

这一天在他的坟上坐着,我们直到午后七点,太阳平西的时候,才回家来。临走的时候,他娘还哭叫着说:

"龙!龙!你一个人在这里不怕冷静的么?龙!龙!人家若来欺你,你晚上来告诉娘吧!你怎么不想回来了呢?你怎么梦也不来托一个的呢?"

箱子里,还有许多散放着的他的小衣服。今年北京的天气,到七月中旬,已经是很冷了。当微凉的早晚,我们俩都想换上几件夹衣,然而因为怕见到他旧时的夹衣袍袜,我们俩却尽是一天一天的捱着,谁也不说出口来,说"要换上件夹衫"。

有一次和女人在那里睡午觉,她骤然从床上坐了起来,鞋也不拖,光着袜子,跑上了上房起坐室里,并且更掀帘跑上外面院子里去。我也莫名其妙跟着她跑到外面的时候,只见她在那里四面找寻什么,找寻不着,呆立了一会,她忽然放声哭了起来,并且抱住了我急急的追问说:"你听不听见?你听不听见?"哭完之后,她才告诉我说,在半醒半睡的中间,她听见"娘!娘!"的叫了两声,的确是龙的声音,她很坚定的说:"的确是龙回来了。"

北京的朋友亲戚,为安慰我们起见,今年夏天常请我们俩去吃饭听戏,她老不愿意和我们去,因为去年的六月,我们无论上哪里去玩,龙儿是常和我们在一处的。

今年的一个暑假,就是这样的,在悲叹和幻梦的中间消逝了。

这一回南方来催我就道的信,过于匆促,出发之前,我觉得还有一件大事情没有做了。

中秋节前新搬了家,为修理房屋,部署杂事,就忙了一个星期。出发之前,又因了种种琐事,不能抽出空来,再上龙儿的坟

地里去探望一回。女人上东车站来送我上车的时候,我心里尽酸一阵痛一阵的在回念这一件恨事。有好几次想和她说出来,教她于两三日后再往妙光阁去探望一趟,但见了她的憔悴尽的颜色,和苦忍住的凄楚,又终于一句话也没有讲成。

现在去北京远了,去龙儿更远了,自家只一个人,只是孤零丁的一个人。在这里继续此生中大约是完不了的飘泊。

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在上海旅馆内

志摩在回忆里[1]

新诗传宇宙，竟尔乘风归去，同学同庚，老友如君先宿草。

华表托精灵，何当化鹤重来，一生一死，深闺有妇赋招魂。

这是我托杭州陈紫荷先生代作代写的一副挽志摩的挽联。陈先生当时问我和志摩的关系，我只说他是我自小的同学，又是同年，此外便是他这一回的很适合他身分的死。

做挽联我是不会做的，尤其是文言的对句。而陈先生也想了许多成句，如"高处不胜寒"，"犹是深闺梦里人"之类，但似乎都寻不出适当的上下对，所以只成了上举的一联。这挽联的好坏如何，我也不晓得，不过我觉得文句做得太好，对仗对得太工，是不大适合于哀挽的本意的。悲哀的最大表示，是自然的目瞪口呆，僵若木鸡的那一种样子，这我在小曼夫人当初次接到志摩的凶耗的时候曾经亲眼见到过。其次是抚棺的一哭，这我在万国殡仪馆中，当日来吊的许多志摩的亲友之间曾经看到过。至于哀挽诗词的工与不工，那却是次而又次的问题了；我不想说志摩是如何如何的伟大，我不想说他是如何如何的可爱，我也不想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2年1月1日《新月》第4卷第1期。

说我因他之死而感到怎么怎么的悲哀,我只想把在记忆里的志摩来重描一遍,因而再可以想见一次他那副凡见过他一面的人谁都不容易忘去的面貌与音容。

大约是在宣统二年(一九一〇)的春季,我离开故乡的小市,去转入当时的杭府中学读书,——上一期似乎是在嘉兴府中读的,终因路远之故而转入了杭府——那时候府中的监督,记得是邵伯炯先生,寄宿舍是大方伯的图书馆对面。

当时的我,是初出茅庐的一个十四岁未满的乡下少年,突然间闯入了省府的中心,周围万事看起来都觉得新异怕人。所以在宿舍里,在课堂上,我只得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同蜗牛似地蜷伏着,连头都不敢伸一伸出壳来。但是同我的这一种畏缩态度正相反的,在同一级同一宿舍里,却有两位奇人在跳跃活动。

一个是身体生得很小,而脸面却是很长,头也生得特别大的小孩子。我当时自己当然总也还是一个孩子,然而看见了他,心里却老是在想,“这顽皮小孩,样子真生得奇怪”,仿佛我自己已经是一个大孩似的。还有一个日夜和他在一块,最爱做种种淘气的把戏,为同学中间的爱戴集中点的,是一个身材长得相当的高大,面上也已经满示着成年的男子的表情,由我那时候的心里猜来,仿佛是年纪总该在三十岁以上的大人,——其实呢,他也不过和我们上下年纪而已。

他们俩,无论在课堂上或在宿舍里,总在交头接耳的密谈着,高笑着,跳来跳去,和这个那个闹闹,结果却终于会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件很轻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来吸引大家的注意的。

而尤其使我惊异的,是那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拿

在手里的总是一卷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得最多的一个。

像这样的和他们同住了半年宿舍,除了有一次两次也上了他们一点小当之外,我和他们终究没有发生什么密切一点的关系;后来似乎我的宿舍也换了,除了在课堂上相聚在一块之外,见面的机会更加少了。年假之后第二年的春天,我不晓为了什么,突然离去了府中,改入了一个现在似乎也还没有关门的教会学校。从此之后,一别十余年,我和这两位奇人——一个小孩,一个大人——终于没有遇到的机会。虽则在异乡飘泊的途中,也时常想起当日的旧事,但是终因为周围环境的迁移激变,对这微风似的少年时候的回忆,也没有多大的留恋。

民国十三四年——一九二三、四年——之交,我混迹在北京的软红尘里;有一天风定日斜的午后,我忽而在石虎胡同的松坡图书馆里遇见了志摩。仔细一看,他的头,他的脸,还是同中学时候一样发育得分外的大,而那矮小的身材却不同了,非常之长大了,和他并立起来,简直要比我高一二寸的样子。

他的那种轻快磊落的态度,还是和孩时一样,不过因为历尽了欧美的游程之故,无形中已经锻炼成了一个长于社交的人了。笑起来的时候,可还是同十几年前的那个顽皮小孩一色无二。

从这年后,和他就时时往来,差不多每礼拜要见好几次面。他的善于座谈,敏于交际,长于吟诗的种种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个社交的中心。当时的文人学者、达官丽姝,以及中学时候的倒霉同学,不论长幼,不分贵贱,都在他的客座上可以看得到。不管你是如何心神不快的时候,只教经他用了他那种浊中带清的洪亮的声音,“喂,老×,今天怎么样?什么什么怎么样了?”的一问,你就自然会把一切的心事丢开,被他的那种快乐的

光耀同化了过去。

正在这前后，和他一次谈起了中学时候的事情，他却突然的呆了一呆，张大了眼睛惊问我说：

“老李你还记得起记不起？他是死了哩！”

这所谓老李者，就是我在头上写过的那位顽皮大人，和他一道进中学的他的表哥哥。

其后他又去欧洲，去印度，交游之广，从中国的社交中心扩大而成为国际的。于是美丽宏博的诗句和清新绝俗的散文，也一年年的积多了起来。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之后，北京变了北平，当时的许多中间阶级者就四散成了秋后的落叶。有些飞上了天去，成了要人，再也没有见到的机会了；有些也竟安然地在牖下到了黄泉；更有些，不死不生，仍复在歧路上徘徊着，苦闷着，而终于寻不到出路。是在这一种状态之下，有一天在上海的街头，我又忽而遇见了志摩。

“喂，这几年来你躲在什么地方？”

兜头的一喝，听起来仍旧是他那一种洪亮快活的声气。在路上略谈了片刻，一同到了他的寓里坐了一会，他就拉我一道到了大赉公司的轮船码头。因为午前他刚接到了无线电报，诗人太果尔回印度的船系定在午后五时左右靠岸，他是要上船去看看这老诗人的病状的。

当船还没有靠岸，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还不能够交谈的时候，他在码头上的寒风里立着——这时候似乎已经是秋季了——静静地呆呆地对我说：

“诗人老去，又遭了新时代的摈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

因为太果尔这一回是新从美国日本去讲演回来，在日本在

美国都受了一部分新人的排斥,所以心里是不十分快活的;并且又因年老之故,在路上更染了一场重病。志摩对我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双眼呆看着远处,脸色变得青灰,声音也特别的低。我和志摩来往了这许多年,在他脸上看出悲哀的表情来的事情,这实在是最初也便是最后的一次。

从这一回之后,两人又同在北京的时候一样,时时来往了。可是一则因为我的疏懒无聊,二则因为他跑来跑去的教书忙,这一两年间,和他聚谈时候也并不多。今年的暑假后,他于去北平之先曾大宴了三日客。头一天喝酒的时候,我和董任坚先生都在那里。董先生也是当时杭府中学的旧同学之一,席间我们也曾谈到了当日的杭州。在他遇难之前,从北平飞回来的第二天晚上,我也偶然的,真真是偶然的,闯到了他的寓里。

那一天晚上,因为有许多朋友会聚在那里的缘故,谈谈说说,竟说到了十二点过。临走的时候,还约好了第二天晚上的后会才兹分散。但第二天我没有去,于是就永久失去了见他的机会了,因为他的灵柩到上海的时候是已经殓好了来的。

文人之中,有两种人最可以羡慕。一种是像高尔基一样,活到了六七十岁,而能写许多有声有色的回忆文的老寿星,其他的一种是如叶赛宁一样的光芒还没有吐尽的天才夭折者。前者可以写许多文学史上所不载的文坛起伏的经历,他个人就是一部纵的文学史。后者则可以要求每个同时代的文人都写一篇吊他哀他或评他骂他的文字,而成一部横的放大的文苑传。

现在志摩是死了,但是他的诗文是不死的,他的音容状貌可也是不死的,除非要等到认识他的人老老少少一个个都死完的时候为止。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记

上面的一篇回忆写完之后，我想想，想想，又在陈先生代做的挽联里加入了一点事实，缀成了下面的四十二字：

三卷新诗，廿年旧友，与君同是天涯，只为佳人难再得。

一声河满，九点齐烟，化鹤重归华表，应愁高处不胜寒。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光慈的晚年[1]

记得是一九二五年的春天，我在上海才第一次和光赤相见。在以前也许是看见他过了，但他给我的印象一定不深，所以终于想不起来。那时候他刚从俄国回来，穿得一身很好的洋服，说得一口抑扬很清晰的普通话；身材高大，相貌也并不恶，戴在那里的一副细边近视眼镜，却使他那一种绅士的态度，发挥得更有神气。当时我们所谈的，都是些关于苏俄作家的作品，以及苏俄的文化设施等事情。因为创造社出版部，正在草创经营的开始，所以我们很想多拉几位新的朋友进来，来加添一点力量。

光赤的态度谈吐，大约是受了西欧的文学家的影响的；说起话来，总有绝大的抱负，不逊的语气；而当时的他却还没有写成过一篇正式的东西；因此，创造社出版部的几位新进作家，在那时候着实有些鄙视他的倾向。正在这个时候，广州中山大学，以厚重的薪金和诚恳的礼貌，来聘我们去文科教书了。

临行的时候，我们本来有邀他同去的意思的，但一则因为广州的情形不明，二则因为要和我们一道去的人数过多，所以只留了一个后约，我们便和他在上海分了手。

到了革命中心地的广州，前后约莫住了一年有半，上海的创造社出版部竟被弄得一塌糊涂了；于是在广州的几位同人，就公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5月1日《现代》第3卷第1期。

决教我牺牲了个人的地位和利益,重回到上海来整理出版部的事务。那时候的中山大学校长,是现在正在提倡念经礼佛的戴季陶先生,我因为要辞去中山大学的职务,曾和戴校长及朱副校长骝先,费去了不少的唇舌,这些事情和光赤无关,所以此地可以不说;总之一九二七年后,我就到了上海了,自那一年后,就同光赤有了日夕见面的机会。

那时候的创造社出版部,是在闸北三德里的一间两开间的房子里面,光赤也住在近边的租界里;有时候他常来吃饭,有时候我也常和他出去吃咖啡。出版部里的许多新进作家,对他的态度,还是同前两年一样,而光赤的一册诗集和一册《少年飘泊者》,却已在亚东出版了。在一九二七年的前后,革命文学普罗文学,还没有现在那么的流行,因而光赤的作风,大为一般人所不满。他出了那两册书后,文坛上竟一点儿影响也没有,和我谈起,他老是满肚皮的不平。我于一方面安慰激励他外,一方面便促他用尽苦心,写几篇有力量的小说出来,以证他自己的实力,不久之后,他就在我编的《创造月刊》第一期上发表了《鸭绿江上》,这一篇可以说是他后期的诸作品的先驱。

革命军到上海之后国共分家,思想起了热烈的冲突,从实际革命工作里被放逐出来的一班左倾青年,都转向文化运动的一方面来了;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以后,普罗文学就执了中国文坛的牛耳,光赤的读者崇拜者,也在这两年里突然增加了起来。

在一九二七年里我替他介绍给北新的一册诗集《战鼓》,一直捱到了一九二九年方才出版;同时他的那部《冲出云围的月亮》,在出版的当年,就重版到了六次。

正在这一个热闹的时候,左翼文坛里却发生了一种极不幸

的内哄，就是文坛 Hegemony① 的争夺战争。光赤领导了一班不满意于创造社并鲁迅的青年，另树了一帜，组成了太阳社的团体，在和创造社与鲁迅争斗理论。我既与创造社脱离了关系，也就不再做什么文章了，因此和光赤他们便也无形中失去了见面谈心的良会。

在这当中，白色恐怖弥漫了全国，甚至于光赤的这个名字，都觉得有点危险，所以他把名字改了，改成了光慈。蒋光慈的小说，接连又出了五六种之多，销路的迅速，依旧和一九二九年末期一样，其后我虽则不大有和他见面的机会，但在旅行中，在乡村里所听到的关于他的消息，也着实不少。我听见说，他上日本去旅行了；我听见说，他和吴似鸿女士结婚了；我听见说，他的小说译成俄文了。听到了这许许多多的好消息后，我正在为故人欣喜，欣喜他的文学的成功，但不幸在一九三一年的春天，忽而又在上海的街头，遇着了清瘦得不堪，说话时老在喘着气的他。

他告诉我说，近来病得很厉害，几本好销的书，又被政府禁止了，弄得生活都很艰难。他又说，近来对于一切，都感到了失望，觉得做人真没趣得很。我们在一家北四川路的咖啡馆里，坐着谈着，竟谈尽了一个下午。因为他说及了生活的艰难，所以我就为他介绍了中华书局的翻译工作。当时中华书局正通过了一个建议，仿英国 Bohn's Library② 例，想将世界各国的标准文学作品，无论已译未译的，都请靠得住的译者，直接从原文来翻译一道。

从这一回见面之后，我因为常在江浙内地里闲居，不大在上

---

① 英文，支配权，统治权。

② 波恩图书馆。

海住落，而他的病，似乎也一直缠绵不断地绕住了他，所以一别经年，以后终究没有再和他谈一次的日子了。

在这一年的夏秋之交，我偶从杭州经过，听说他在西湖广化寺养病，但当我听到了这消息之后，马上向广化寺去寻他，则寺里的人，都说他没有来过，大家也不晓得他是住在哪一个寺里的。入秋之后，我不知又在哪一处乡下住了一个月的光景，回到上海不久，在一天秋雨潇潇的晚上，有人来说蒋光慈已经去世了。

吴似鸿女士，我从前是不大认识的，后来听到了光慈的讣告，很想去看她一回，致几句唁辞；可是依那传信的人说来，则女士当光慈病革之前，已和他发生了意见，临终时是不在他的病床之侧的。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在总商会演宣传反帝抗日的话剧的时候，我才遇到了吴女士。当时因为人多不便谈话，所以只匆匆说了几句处置光慈所藏的遗书(俄文书籍)的事情之外，另外也没有深谈。其后在田汉先生处，屡次和吴女士相见，我才从吴女士的口里，听到了些光慈晚年的性癖。

据吴女士谈，光慈的为人，却和他的思想相反，是很守旧的。他的理想中的女性，是一个具有良妻贤母的资格，能料理家务，终日不出，日日夜夜可以在闺房里伴他著书的女性。“这，”吴女士说，“这，我却办不到。因此，在他的晚年，每有和我意见相左的地方。”我于认识了吴女士之后，又听到了她的这一段意见，平心静气地一想，觉得吴女士的行为，也的确是不得已的事情。所以当光慈作古的前后，我所听到的许多责备吴女士的说话，到此才晓得是吴女士的冤罪。

又听一位当光慈病殁时，陪侍在侧的青年之所说，则光慈之死，所受的精神上的打击，要比身体上的打击，更足以致他的命。

光慈晚年每引以为最大恨事的,就是一般从事于文艺工作的同时代者,都不能对他有相当的尊敬。对于他的许多著作,大家非但不表示尊敬,并且时常还有鄙薄的情势,所以在他病倒了的一年之中,衷心郁郁,老没有一日开畅的日子。此外则党和他的分裂,也是一件使他遗恨无穷的大事,到了病笃的时候,偶一谈及,他还在短叹长吁,诉说大家的不了解他。

说到了这一层,我自己的确也不得不感到许多歉仄;因为对光慈的作品,不表示尊敬者,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总觉得光慈的作品,还不是真正的普罗文学,他的那种空想的无产阶级的描写,是不能使一般要求写实的新文学的读者满意的。这事情,我在他初期写小说时,就和他争论过好几次;后来看到了他的作品的广受欢迎,也就不再和他谈论这些了;现在想到了他那抱憾终身,忧郁致死的晚年的情景,心里头真也觉得十分的难过。九原如可作,我倒很愿意对死者之灵,撤回我当时对他所发的许多不客气的批评,但这也不过是我聊以自慰的空想而已。

总而言之,光慈虽不是一个真正的普罗作家,但以他的热情,以他的技巧,以他的那一种抱负来写作的东西,则将来一定是可以大成的无疑。无论如何,他的早死,究竟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个损失。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移家琐记[1]

一

流水不腐，这是中国人的俗话，Stagnat Pond[2]，这是外国人形容固定的颓毁状态的一个名词。在一处羁住久了，精神上习惯上，自然会生出许多霉烂的斑点来。更何妨洋场米贵，狭巷人多，以我这一个穷汉，夹杂在三百六十万上海市民的中间，非但汽车，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连吸一口新鲜空气，也得走十几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这一回却因朋友之介，偶尔在杭城东隅租着了一所适当的闲房，筹谋计算，也张罗拢了二三百块洋钱，于是这很不容易成就的戋戋私愿，竟也猫猫虎虎地实现了。小人无大志，蜗角亦乾坤，触蛮鼎定，先让我来谢天谢地。

搬来的那一天，是春雨霏微的星期二的早上，为计时日的正确，只好把一段日记抄在下面：

一九三三年四月廿五（阴历四月初一），星期二。晨五点起床，窗外下着蒙蒙的时雨，料理行装等件，赶赴北站，衣帽尽湿。携女人儿子及一仆妇登车，在不断的雨丝中，向西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1933年5月4日、5日、6日《申报·自由谈》。

② 英文：死水一潭之意。

进发。野景正妍，除白桃花，菜花，棋盘花外，田野里只一片嫩绿，浅淡尚带鹅黄。此番因自上海移居杭州，故行李较多，视孟东野稍为富有，沿途上落，被无产同胞的搬运夫，敲刮去了不少。午后一点到杭州城站，雨势正盛，在车上蒸干之衣帽，又涔涔湿矣。

新居在浙江图书馆侧面的一堆土山旁边，虽只东倒西斜的三间旧屋，但比起上海的一楼一底的弄堂洋房来，究竟宽敞得多了，所以一到寓居，就开始做室内装饰的工作。沙发是没有的，镜屏是没有的，红木器具，壁画纱灯，一概没有。几张板桌，一架旧书，在上海时，塞来塞去，只觉得没地方塞的这些破铜烂铁，一到了杭州，向三间连通的矮厅上一摆，看起来竟空空洞洞，像煞是沧海中间的几颗粟米了。最后装上壁去的，却是上海八云装饰设计公司送我的一块石膏圆面。塑制者是江山徐葆蓝氏，面上刻出的是《圣经》里马利马格大伦的故事。看来看去，在我这间黝暗矮阔的大厅陈设之中，觉得有一点生气的，就只是这一块同深山白雪似的小小的石膏。

二

向晚雨歇，电灯来了。灯光灰暗不明，问先搬来此地住的王母以“何不用个亮一点的灯球？”方才知道朝市而今虽不是秦，但杭州一隅，也决不是世外的桃源，这样要捐，那样要税，居民的负担，简直比世界哪一国的首都，都加重了；即以电灯一项来说，每一个字，在最近也无法地加上了好几成的特捐。“烽火满天殍满地，儒生何处可逃秦？”这是几年前做过的叠秦韵的两句山歌，我听了这些话后，嘴上虽则不念出来，但心里却也私私地转想了好

几次。腹诽若要加刑，则我这一篇琐记，又是自己招认的供状了，罪过罪过。

三更人静，门外的巷里，忽传来了些笃笃笃的敲小竹梆的哀音。问是什么？说是卖馄饨圆子的小贩营生。往年这些担头很少，现在冷街僻巷，都有人来卖到天明了，百业的凋敝，城市的萧条，这总也是民不聊生的一点点的实证吧？

新居落寞，第一晚睡在床上，翻来覆去总睡不着觉。夜半挑灯，就只好拿出一本新出版的《两地书》来细读。有一位批评家说，作者的私记，我们没有阅读的义务。当时我对这话，倒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书店来要我出书简集的时候，我就坚决地谢绝了，并且还想将一本为无钱过活之故而拿去出卖的日记都教他们毁版，以为这些东西，是只好于死后，让他人来替我印行的；但这次将鲁迅先生和密斯许的书简集来一读，则非但对那位批评家的信念完全失掉，并且还在这一部两人的私记里，看出了许多许多平时不容易看到的社会黑暗面来。至如鲁迅先生的诙谐愤俗的气概，许女士的诚实庄严的风度，还是在长书短简里自然流露的余音，由我们熟悉他们的人看来，当然更是味中有味，言外有情，可以不必提起，我想就是绝对不认识他们的人，读了这书，至少也可以得到几多的教训。私记私记，义务云乎哉？

从夜半读到天明，将这《两地书》读完之后，神经觉得愈兴奋了，六点敲过，就率性走到楼下去洗了一洗手脸，换了一身衣服，踏出大门，打算去把这杭城东隅的侵晨朝景，看它一个明白。

三

夜来的雨，是完全止住了，可是外貌像马加弹姆式的沙石马

路上，还满涨着淤泥，天上也还浮罩着一层明灰的云幕。路上行人稀少，老远老远，只看得见一部慢慢在向前拖走的人力车的后形。从狭巷里转出东街，两旁的店家，也只开了一半，连挑了菜担在沿街赶早市的农民，都像是没有灌气的橡皮玩具。四周一看，萧条复萧条，衰落又衰落，中国的农村，果然是破产了，但没有实业生产机关，没有和平保障的像杭州一样的小都市，又何尝不在破产的威胁下战栗着待毙呢？中国目下的情形，大抵总是农村及小都市的有产者，集中到大都会去。在大都会的帝国主义保护之下变成殖民地的新资本家，或变成军阀官僚的附属品的少数者，总算是找着了出路。他们的货财，会愈积而愈多，同时为他们所牺牲的同胞，当然也要加速度的倍加起来。结果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公式：农村中的有产者集中小都市，小都市的有产者集中大都会，等到资产化尽，而生财无道的时候，则这些素有恒产的候鸟就又得倒转来从大都会而小都市而仍返农村去作贫民。转转循环，丝毫不爽，这情形已经继续了二三十年了，再过五年十年之后的社会状态，自然可以不卜而知了啦，社会的症结究在哪里？唯一的出路究在哪里？难道大家还不明白么？空喊着抗日抗日，又有什么用处？

一个人在大街上踱着想着，我的脚步却于不知不觉的中间，开了倒车，几个弯儿一绕，竟又将我自己的身体，搬到了大学近旁的一条路上来了。向前面看过去，又是一堆土山。山下是平平的泥路和浅浅的池塘。这附近一带，我儿时原也来过的。二十几年前头，我有一位亲戚曾在报国寺里当过军官，更有一位哥哥，曾在陆军小学堂里当过学生。既然已经回到了寓居的附近，那就爬上山去看它一看吧，好在一晚没有睡觉，头脑还有点儿糊涂，登高望望四境，也未始不是一帖清凉的妙药。

天气也渐渐开朗起来了,东南半角,居然已经露出了几点青天和一丝白日。土山虽则不高,但眺望倒也不坏。湖上的群山,环绕在西北的一带,再北是空间,更北是湖州境内的发祥的青山了。东面迢迢,看得见的,是临平山,皋亭山,黄鹤山之类的连峰叠障。再偏东北处,大约是唐栖镇上的超山山影,看去虽则不远,但走走怕也有半日好走哩。在土山上环视了一周,由远及近,用大量观察法来一算,我才明白了这附近的地理。原来我那新寓,是在军装局的北方,而三面的土山,系遥接着城墙,围绕在军装局的匡外的。怪不得今天破晓的时候,还听见了一阵喇叭的吹唱,怪不得走出新寓的时候,还看见了一名荷枪直立的守卫士兵。

"好得很!好得很!……"我心里在想,"前有图书,后有武库,文武之道,备于此矣!"我心里虽在这样的自作有趣,但一种没落的感觉,一种不能再在大都会里插足的哀思,竟渐渐地渐渐地溶浸了我的全身。

杭州的八月[①]

杭州的废历八月，也是一个极热闹的月份。自七月半起，就有桂花栗子上市了，一入八月，栗子更多，而满觉陇南高峰翁家山一带的桂花，更开得来香气醉人。八月之名桂月，要身入到满觉陇去过一次后，才领会得到这名字的相称。

除了这八月里的桂花，和中国一般的八月半的中秋佳节之外，在杭州还有一个八月十八的钱塘江的潮汛。

钱塘的秋潮，老早就有名了，传说就以为是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沉之于江，子胥不平，鬼在作怪之故。《论衡》里有一段文章，驳斥这事，说得很有理由："儒书言，'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盛于囊，投之于江，子胥恚恨，临水为涛，溺杀人。'夫言吴王杀伍子胥，投之于江，实也，言其恨恚，临水为涛者，虚也。且卫菹子路，而汉烹彭越，子胥勇猛，不过子路彭越，然二子不能发怒于鼎镬之中，子胥亦然，自先入鼎镬，后乃入江，在镬之时其神岂怯而勇于江水哉？何其怒气前后不相副也？"可是《论衡》的理由虽则充足，但传说的力量，究竟十分伟大，至今不但是钱塘江头，就是庐州城内淝河岸边，以及江苏福建等滨海傍湖之处，仍旧还看得见塑着白马素车的伍大夫庙。

钱塘江的潮，在古代一定比现时还要来得大。这从高僧传

---

① 选自1936年5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版《闲书》。

唐灵隐寺释宝达，诵咒咒之，江潮方不至激射湖上诸山的一点，以及南宋高宗看潮，只在江干候潮门外搭高台的一点看来，就可以明白。现在则非要东去海宁，或五堡八堡，才看得见银海潮头一线来了。这事情从阮元的《揅经室集·浙江图考》里，也可以看得到一些理由，而江身沙涨，总之是潮不远上的一个最大原因。

还有梁开平四年，钱武肃王为筑捍海塘，而命强弩数百射涛头，也只在候潮通江门外。至今海宁江边一带的铁牛镇铸，显然是师武肃王的遗意，后人造作的东西。(我记得铁牛铸成的年分，是在清顺治年间，牛身上印在那里的文字，还隐约辨得出来。)

沧桑的变革，实在厉害得很，可是杭州的住民，直到现在，在靠这一次秋潮而发点小财，做些买卖的，为数却还不少哩！

故都的秋[①]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式的。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34 年 9 月 1 日《当代文学》第 1 卷第 3 期。

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者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还有秋雨哩,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

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索落的下起雨来了。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青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着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的说:

“唉,天可真凉了——”(这了字念得很高,拖得很长。)

“可不是么?一层秋雨一层凉啦!”

北方人念阵字,总老像是层字,平平仄仄起来,这念错的歧韵,倒来得正好。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的长大起来。像橄榄

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颗儿，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尘沙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 Golden Days①。

有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所以中国的诗文里，颂赞秋的文字特别的多。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我虽则外国诗文念得不多，也不想开出账来，做一篇秋的诗歌散文钞，但你若去一翻英德法意等诗人的集子，或各国的诗文的 Anthology② 来，总能够看到许多关于秋的歌颂与悲啼。各著名的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里，也总以关于秋的部分，写得最出色而最有味。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不单是诗人，就是被关闭在牢狱里的囚犯，到了秋来，我想也一定会感到一种不能自已的深情；秋之于人，何尝有国别，更何尝有人种阶级的区别呢？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的成语，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特别深了。可是这秋的深味，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的。

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譬如廿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

---

① 英文，意为金色的时光。

② 英文选集之意。

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

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一九三四年八月,在北平

寂寞的春朝①

大约是年龄大了一点的缘故吧？近来简直不想行动，只爱在南窗下坐着晒晒太阳，看看旧籍，吃点容易消化的点心。

今年春暖，不到废历的正月，梅花早已开谢，盆里的水仙花，也已经香到了十分之八了。因为自家想避静，连元旦应该去拜年的几家亲戚人家都懒得去。饭后瞌睡一醒，自然只好翻翻书架，检出几本正当一点的书来阅读。顺手一抽，却抽着了一部退补斋刻的陈龙川的文集。一册一册的翻阅下去，觉得中国的现状，同南宋当时，实在还是一样。外患的迭来，朝廷的蒙昧，百姓的无智，志士的悲哽，在这中华民国的二十四年，和孝宗的乾道淳熙，的确也没有什么绝大的差别，从前有人吊岳飞说："怜他绝代英雄将，争不迟生付孝宗！"但是陈同甫的《中兴五论》，上孝宗皇帝的《三书》，毕竟又有点什么影响？

读读古书，比比现代，在我原是消磨春昼的最上法门。但是且读且想，想到了后来，自家对自家，也觉得起了反感。在这样好的春日，又当这样有为的壮年，我难道也只能同陈龙川一样，做点悲歌慷慨的空文，就算了结了么？但是一上书不报，再上，三上书也不报的时候，究竟一条独木，也支不起大厦来的。为免去精神的浪费，为避掉亲友的来扰，我还是拖着双脚，走上城隍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5年2月6日《东南日报·沙发》。

山去看热闹去。

自从迁到杭州来后，这城隍山真对我发生了绝大的威力。心中不快的时候，闲散无聊的时候，大家热闹的时候，风雨晦冥的时候，我的唯一的逃避之所就是这一堆看去也并不高大的石山。去年旧历的元旦，我是上此地来过的；今年虽则年岁很荒，国事更坏，但山上的香烟热闹，绿女红男，还是同去年一样。对花溅泪，怕要惹得旁人说煞风景，不得已我只好于背着手走下山来的途中，哼它两句旧诗：

大地春风十万家，偏安原不损繁华。
输降表已传关外，册帝文应出海涯。
北阙三书终失策，暮年一第亦微瑕。
千秋论定陈同甫，气壮词雄节较差。

走到了寓所，连题目都想好了，是《乙亥元旦，读陈龙川集，有感时事》。

一九三五年二月四日

春　　愁[①]

说秋月不如春月的，毕竟是“只解欢娱不解愁”的女孩子们的感觉，像我们男子，尤其是到了中年的我们这些男子，恐怕到得春来，总不免有许多懊恼与愁思。

第一，生理上就有许多不舒服的变化；腰骨会感到酸痛，全体筋络，会觉得疏懒。做起事情来，容易厌倦，容易颠倒。由生理的反射，心理上自然也不得不大受影响。譬如无缘无故会感到不安，恐怖，以及其他的种种心状，若焦燥，烦闷之类。

而感觉得最切最普遍的一种春愁，却是“生也有涯”的我们这些人类和周围大自然界的对比。

年去年来，花月风云的现象，是一度一番，会重新过去，从前是常常如此，将来也决不会改变的。可是人呢？号为万物之灵的人呢？却一年比一年的老了。由浑噩无知的童年，一进就进入了满贮着性的苦闷，智的苦闷的青春。再不几年，就得渐渐的衰，渐渐的老下去。

从前住在上海，春天看不见花草，听不到鸟声，每以为无四季变换的洋场十里，是劳动者们的永久地狱。对于春，非但感到了恐怖，并且也感到了敌意，这当然是春愁。现在住上了杭州，到处可以看湖山，到处可以听黄鸟，但春浓反显得人老，对于春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5年3月5日《文饭小品》第2期。

又新起了一番妒意,春愁可更加厚了。

在我个人,并且还有一种每年来复的神经性失眠的症状,是从春暮开始,入夏剧烈,到秋方能痊治的老病。对这死症的恐怖,比病上了身,实际上所受的肉体的苦痛还要厉害。所以春对我,绝对不能融洽,不能忍受。年纪轻一点的时候,每思到一个终年没有春到的地方去做人;在当时单凭这一种幻想,也可以把我的春愁减杀一点,过几刻快活的时间。现在中年了,理智发达,头脑固定,幻想没有了。一遇到春,就只有愁虑,只有恐惧。

去年因为新搬上杭州来过春天,近郊的有许多地方,还不曾去跑过,所以二三四的几个月,就完全花去在闲行跋涉的筋肉劳动之上,觉得身体还勉强对付了过去。今年可不对了,曾经去过的地方,不想再去,而新的可以娱春的方法,又还没有发见。去旅行么?既无同伴,又缺少旅费。读书么?写文章么?未拿起书本,未捏着笔,心里就烦躁得要命。喝酒也岂能长醉,恋爱是尤其没有资格了。

想到了最后,我只好希望着一种不意的大事件的发生,譬如“一二八”那么的飞机炸弹的来临,或大地震大革命的勃发之类,或者可以把我的春愁驱散,或者简直可以把我的躯体毁去;但结果,这当然也不过是一种无望之望,同少年时代一样的一种幻想而已。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

江南的冬景[①]

凡在北国过过冬天的人，总都知道围炉煮茗，或吃煊羊肉，剥花生米，饮白干的滋味。而有地炉、暖炕等设备的人家，不管它们外面是雪深几尺，或风大若雷，而躲在屋里过活的两三个月的生活，却是一年之中最有劲的一段蛰居异境；老年人不必说，就是顶喜欢活动的小孩子们，总也是个个在怀恋的，因为当这中间，有的是萝卜、雅儿梨等水果的闲食，还有大年夜、正月初一、元宵等热闹的节期。

但在江南，可又不同；冬至过后，大江以南的树叶，也不至于脱尽。寒风——西北风——间或吹来，至多也不过冷了一日两日。到得灰云扫尽，落叶满街，晨霜白得像黑女脸上的脂粉似的清早，太阳一上屋檐，鸟雀便又在吱叫，泥地里便又放出水蒸气来，老翁小孩就又可以上门前的隙地里去坐着曝背谈天，营屋外的生涯了；这一种江南的冬景，岂不也可爱得很么？

我生长江南，儿时所受的江南冬日的印象，铭刻特深；虽则渐入中年，又爱上了晚秋，以为秋天正是读读书，写写字的人的最惠节季，但对于江南的冬景，总觉得是可以抵得过北方夏夜的一种特殊情调，说得摩登些，便是一种明朗的情调。

我也曾到过闽粤，在那里过冬天，和暖原极和暖，有时候到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6年1月1日《文学》第6卷第1号。

了阴历的年边，说不定还不得不拿出纱衫来着；走过野人的篱落，更还看得见许多杂七杂八的秋花！一番阵雨雷鸣过后，凉冷一点，至多也只好换上一件夹衣，在闽粤之间，皮袍棉袄是绝对用不着的；这一种极南的气候异状，并不是我所说的江南的冬景，只能叫它作南国的长春，是春或秋的延长。

江南的地质丰腴而润泽，所以含得住热气，养得住植物；因而长江一带，芦花可以到冬至而不败，红叶亦有时候会保持得三个月以上的生命。像钱塘江两岸的乌桕树，则红叶落后，还有雪白的桕子着在枝头，一点一丛，用照相机照将出来，可以乱梅花之真。草色顶多成了赭色，根边总带点绿意，非但野火烧不尽，就是寒风也吹不倒的。若遇到风和日暖的午后，你一个人肯上冬郊去走走，则青天碧落之下，你不但感不到岁时的肃杀，并且还可以饱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含蓄在那里的生气；“若是冬天来了，春天也总马上会来”的诗人的名句，只有在江南的山野里，最容易体会得出。

说起了寒郊的散步，实在是江南的冬日，所给与江南居住者的一种特异的恩惠；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生长的人，是终他的一生，也决不会有享受这一种清福的机会的。我不知道德国的冬天，比起我们江浙来如何，但从许多作家的喜欢以 Spaziergang 一字来做他们的创作题目的一点看来，大约是德国南部地方，四季的变迁，总也和我们的江南差仿不多。譬如说十九世纪的那位乡土诗人洛在格（Peter Rosegger 1843—1918）吧，他用这一个“散步”做题目的文章尤其写得多，而所写的情形，却又是大半可以拿到中国江浙的山区地方来适用的。

江南河港交流，且又地滨大海，湖沼特多，故空气里时含水分；到得冬天，不时也会下着微雨，而这微雨寒村里的冬霖景象，

又是一种说不出的悠闲境界。你试想想,秋收过后,河流边三五家人家会聚在一道的一个小村子里,门对长桥,窗临远阜,这中间又多是树枝槎桠的杂木树林;在这一幅冬日农村的图上,再洒上一层细得同粉也似的白雨,加上一层淡得几不成墨的背景,你说还够不够悠闲?若再要点些景致进去,则门前可以泊一只乌篷小船,茅屋里可以添几个喧哗的酒客,天垂暮了,还可以加一味红黄,在茅屋窗中画上一圈暗示着灯光的月晕。人到了这一个境界,自然会得胸襟洒脱起来,终至于得失俱亡,死生不问了;我们总该还记得唐朝那位诗人做的"暮雨潇潇江上村"的一首绝句吧?诗人到此,连对绿林豪客都客气起来了,这不是江南冬景的迷人又是什么?

一提到雨,也就必然的要想到雪;"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自然是江南日暮的雪景。"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则雪月梅的冬宵三友,会合在一道,在调戏酒姑娘了。"柴门村犬吠,风雪夜归人,"是江南雪夜,更深人静后的景况。"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又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和狗一样喜欢弄雪的村童来报告村景了。诗人的诗句,也许不尽是在江南所写,而做这几句诗的诗人,也许不尽是江南人,但假了这几句诗来描写江南的雪景,岂不直截了当,比我这一枝愚劣的笔所写的散文更美丽得多?

有几年,在江南也许会没有雨没有雪的过一个冬,到了春间阴历的正月底或二月初再冷一冷下一点春雪的;去年(一九三四)的冬天是如此,今年的冬天恐怕也不得不然,以节气推算起来,大约大冷的日子,将在一九三六年的二月尽头,最多也总不过是七八天的样子。像这样的冬天,乡下人叫作旱冬,对于麦的收成或者好些,但是人口却要受到损伤;旱得久了,白喉、流行性

感冒等疾病自然容易上身,可是想恣意享受江南的冬景的人,在这一种冬天,倒只会得感到快活一点,因为晴和的日子多了,上郊外去闲步逍遥的机会自然也多;日本人叫作 Hikeng,德国人叫作 Spaziergang 狂者,所最欢迎的也就是这样的冬天。

窗外的天气晴朗得像晚秋一样;晴空的高爽,日光的洋溢,引诱得使你在房间里坐不住,空言不如实践,这一种无聊的杂文,我也不再想写下去了,还是拿起手杖,搁下纸笔,上湖上去散散步吧!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

怀四十岁的志摩[1]

眼睛一眨，志摩去世，已经交五年了。在上海那一天阴晦的早晨的凶报，福煦路上遗宅里的仓皇颠倒的情形，以及其后灵柩的迎来，吊奠的开始，尸骨的争夺，和无理解的葬事的经营等情状，都还在我的目前，仿佛是今天早晨或昨天的事情。志摩落葬之后，我因为不愿意和那一位商人的老先生见面，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去墓前倾一杯酒，献一朵花；但推想起来，墓木纵不可拱，总也已经宿草盈阡了吧？志摩有灵，当能谅我这故意的疏懒！

综志摩的一生，除他在海外的几年不算外，自从中学入学起直到他的死后为止，我是他的命运的热烈的同情旁观者；当他死的时候，和许多朋友夹在一道，曾经含泪写过一篇极简略的短文，现在时间已经经过了五年，回想起来，觉得对他的余情还有许多郁蓄在我的胸中。仅仅一个空泛的友人，对他尚且如此，生前和他有更深的交谊的许多女友，伤感的程度自然可以不必说了，志摩真是一个淘气，讨爱，能使你永久不会忘怀的顽皮孩子！

称他作孩子，或者有人会说我卖老，其实我也不过是他的同年生，生日也许比他还后几日，不过他所给我的却是一个永也不会老去的新鲜活泼的孩儿的印象。

志摩生前，最为人所误解，而实际也许是催他速死的最大原

---

① 本篇最初见于1936年4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郁达夫散文集》。

因之一的一重性格,是他的那股不顾一切,带有激烈的燃烧性的热情。这热情一经激发,便不管天高地厚,人死我亡,势非至于将全宇宙都烧成赤地不可。发而为诗,就成就了他的五光十色,灿烂迷人的七宝楼台,使他的名字永留在中国的新诗史上。以之处世,毛病就出来了;他的对人对物的一身热恋,就使他失欢于父母,得罪于社会,甚而至于还不得不遗诟于死后。他和小曼的一段浓情,在他的诗里,日记里,书简里,随处都可以看得出来;若在进步的社会里,有理解的社会里,这一种事情,岂不是千古的美谈?忠厚柔艳如小曼,热烈诚挚若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发放火花,烧成一片了,哪里还顾得到纲常伦教?更哪里还顾得到宗法家风?当这事情正在北京的交际社会里成话柄的时候,我就佩服志摩的纯真与小曼的勇敢,到了无以复加。记得有一次在来今雨轩吃饭的席上,曾有人问起我以对这事的意见,我就学了《三剑客》影片里的一句话回答他:“假使我马上要死的话,在我死的前头,我就只想做一篇伟大的史诗,来颂美志摩和小曼。”

情热的人,当然是不能取悦于社会,周旋于家室,更或至于不善用这热情的;志摩在死的前几年的那一种穷状,那一种变迁,其罪不在小曼,不在小曼以外的他的许多男女友人,当然更不在志摩自身;实在是我们的社会,尤其是那一种借名教作商品的商人根性,因不理解他的缘故,终至于活生生的逼死了他。

志摩的死,原觉得可惜的很;人生的三四十前后——他死的时候是三十六岁——正是壮盛到绝顶的黄金时代。他若不死,到现在为止,五六年间,大约我们又可以多读到许多诗样的散文,诗样的小说,以及那一部未了的他的杰作——《诗人的一生》;可是一面,正因他的突然的死去,倒使这一部未完的杰作,

更加多了深厚的回味之处却也是真的。所以在他去世的当时，就有人说，志摩死得恰好，因为诗人和美人一样，老了就不值钱了。况且他的这一种死法，又和罢伦，奢来的死法一样，确是最适合他身分的死。若把这话拿来作自慰之辞，原也有几分真理含着，我却终觉得不是如此的；志摩原可以活下去，那一件事故的发生，虽说是偶然的结果，但我们若一追究他的所以不得不遭逢这惨事的原因，那我在前面说过的一句话，“是无理解的社会逼死了他”，就成立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真是一个如何狭量，险恶，无情的社会！不是身处其境，身受其毒的人，是无从知道的。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在志摩的死后，再来替他打抱不平，也是徒劳的事情。所以这次当志摩四十岁的诞辰，我想最好还是做一点实际的工作来纪念他，较为适当；小曼已经有编纂他的全集的意思了，这原是纪念志摩的办法之一，此外像志摩文学奖金的设定，和他有关的公共机关里纪念碑胸像的建立，志摩图书馆的发起，以及志摩传记的编撰等等，也是都可以由我们后死的友人，来做的工作。可恨的是时势的混乱，当这一个国难的关头，要来提倡尊重诗人，是违背事理的；更可恨的是世情的浇薄，现在有些活着的友人，一旦钻营得了大位，尚且要排挤诋毁，诬陷压迫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文人，对于死者那更加可以不必说了。“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悼吊志摩，或者也就是变相的自悼吧！

记风雨茅庐[1]

自家想有一所房子的心愿,已经起了好几年了;明明知道创造欲是好,所有欲是坏的事情,但一轮到了自己的头上,总觉得衣食住行四件大事之中的最低限度的享有,是不可以不保住的。我衣并不要锦绣,食也自甘于藜藿,可是住的房子,代步的车子,或者至少也必须一双袜子与鞋子的限度,总得有了才能说话。况且从前曾有一位朋友劝过我说,一个人既生下了地,一块地却不可以没有,活着可以住住立立,或者睡睡坐坐,死了便可以挖一个洞,将已身来埋葬;当然这还是没有火葬,没有公墓以前的时代的话。

自搬到杭州来住后,于不意之中,承友人之情,居然弄到了一块地,从此葬的问题总算解决了;但是住呢,占据的还是别人家的房子。去年春季,写了一篇短短的应景而不希望有什么结果的文章,说自己只想有一所小小的住宅;可是发表了不久,就来了一个回响。一位做建筑事业的朋友先来说:"你若要造房子,我们可以完全效劳";一位有一点钱的朋友也说:"若通融得少一点,或者还可以想法"。四面一凑,于是起造一个风雨茅庐的计划即便成熟到了百分之八十,不知我者谓我有了钱,深知我者谓我冒了险,但是有钱也吧,冒险也吧,入秋以后,总之把这笑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6年2月15日《黄钟》第8卷第1期。

话勉强弄成了事实，在现在的寓所之旁，也竟丁丁笃笃地动起了工，造起了房子。这也许是我的 Folly[1]，这也许是朋友们对于我的过信，不过从今以后，那些破旧的书籍，以及行军床，旧马子之类，却总可以不再去周游列国，学夫子的栖栖一代了，在这些地方，所有欲原也有它的好处。

本来是空手做的大事，希望当然不能过高；起初我只打算以茅草来代瓦，以涂泥来作壁，起它五间不大不小的平房，聊以过过自己有一所住宅的瘾的；但偶尔在亲戚家一谈，却谈出来了事情。他说："你要造房屋，也得拣一个日，看一看方向；古代的《周易》，现代的天文地理，却实在是有至理存在那里的呢！"言下他还接连举出了好几个很有征验的实例出来给我听，而在座的其他三四位朋友，并且还同时做了填具脚踏手印的见证人。更奇怪的，是他们所说的这一位具有通天入地眼的奇迹创造者，也是同我们一样，读过哀皮西提，演过代数几何，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学校毕业生。经这位亲戚的一介绍，经我的一相信，当初的计划，就变了卦，茅庐变作了瓦屋，五开间的一排营房似的平居，拆作了三开间两开间的两座小蜗庐。中间又起了一座墙，墙上更挖了一个洞；住屋的两旁，也添了许多间的无名的小房间。这么的一来，房屋原多了不少，可同时债台也已经筑得比我的风火围墙还高了几尺。这一座高台基石的奠基者郭相经先生，并且还在劝我说："东南角的龙手太空，要好，还得造一间南向的门楼，楼上面再做上一层水泥的平台才行"。他的这一句话，又恰巧打中了我的下意识里的一个痛处；在这只空角上，我实在也在打算盖起一座塔样的楼来，楼名是十五六年前就想好的，叫作"夕阳

---

① 英文：愚蠢之意。

楼”。现在这一座塔楼，虽则还没有盖起，可是只打算避避风雨的茅庐一所，却也涂上了朱漆，嵌上了水泥，有点像是外国乡镇里的五六等贫民住宅的样子了；自己虽则不懂阳宅的地理，但在光线不甚明亮的清早或薄暮看起来，倒也觉得郭先生的设计，并没有弄什么玄虚，和科学的方法，仍旧还是对的。所以一定要在光线不甚明亮的时候看的原因，就因为我的胆子毕竟还小，不敢空口说大话要包工用了最好的材料来造我这一座贫民住宅的缘故。这倒还不在话下，有点儿觉得麻烦的，却是预先想好的那个风雨茅庐的风雅名字与实际的不符。皱眉想了几天，又觉得中国的山人并不入山，儿子的小犬也不是狗的玩意儿，原早已有人在干了，我这样小小的再说一个并不害人的谎，总也不至于有死罪。况且西湖上的那间巍巍乎有点像先施、永安的堆栈似的高大洋楼之以××草舍作名称，也不曾听见说有人去干涉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九九归原，还是照最初的样子，把我的这间贫民住宅，仍旧叫作了避风雨的茅庐。横额一块，却是因马君武先生这次来杭之便，硬要他伸了疯痛的右手，替我写上的。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

北平的四季[①]

对于一个已经化为异物的故人，追怀起来，总要先想到他或她的好处；随后再慢慢的想想，则觉得当时所感到的一切坏处，也会变作很可寻味的一些纪念，在回忆里开花。关于一个曾经住过的旧地，觉得此生再也不会第二次去长住了，身处入了远离的一角，向这方向的云天遥望一下，回想起来的，自然也同样地只是它的好处。

中国的大都会，我前半生住过的地方，原也不在少数；可是当一个人静下来回想起从前，上海的闹热，南京的辽阔，广州的乌烟瘴气，汉口武昌的杂乱无章，甚至于青岛的清幽，福州的秀丽，以及杭州的沉着，总归都还比不上北京——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当然还是北京——的典丽堂皇，幽闲清妙。

先说人的分子吧，在当时的北京——民国十一二年前后——上自军财阀政客名优起，中经学者名人，文士美女教育家，下而至于负贩拉车铺小摊的人，都可以谈谈，都有一艺之长，而无憎人之貌；就是由荐头店荐来的老妈子，除上炕者是当然以外，也总是衣冠楚楚，看起来不觉得会令人讨嫌。

其次说到北京物质的供给哩，又是山珍海错，洋广杂货，以及萝卜白菜等本地产品，无一不备，无一不好的地方。所以在北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6年7月《宇宙风》第10期。

京住上两三年的人，每一遇到要走的时候，总只感到北京的空气太沉闷，灰沙太暗淡，生活太无变化；一鞭走出，出前门便觉胸舒，过芦沟方知天晓，仿佛一出都门，就上了新生活开始的坦道似的；但是一年半载，在北京以外的各地——除了在自己幼年的故乡以外——去一住，谁也会得重想起北京，再希望回去，隐隐地对北京害起剧烈的怀乡病来。这一种经验，原是住过北京的人，个个都有，而在我自己，却感觉得格外的浓，格外的切。最大的原因或许是为了我那长子之骨，现在也还埋在郊外广谊园的坟山，而几位极要好的知己，又是在那里同时毙命的受难者的一群。

北平的人事品物，原是无一不可爱的，就是大家觉得最要不得的北平的天候，和地理联合上一起，在我也觉得是中国各大都会中所寻不出几处来的好地。为叙述的便利起见，想分成四季来约略地说说。

北平自入旧历的十月之后，就是灰沙满地，寒风刺骨的节季了，所以北平的冬天，是一般人所最怕过的日子。但是要想认识一个地方的特异之处，我以为顶好是当这特异处表现得最圆满的时候去领略；故而夏天去热带，寒天去北极，是我一向所持的哲理。北平的冬天，冷虽则比南方要冷得多，但是北方生活的伟大幽闲，也只有在冬季，使人感受得最澈底。

先说房屋的防寒装置吧，北方的住屋，并不同南方的摩登都市一样，用的是钢骨水泥，冷热气管；一般的北方人家，总只是矮矮的一所四合房，四面是很厚的泥墙；上面花厅内都有一张暖炕，一所回廊；廊子上是一带明窗，窗眼里糊着薄纸，薄纸内又装上风门，另外就没有什么了。在这样简陋的房屋之内，你只教把炉子一生，电灯一点，棉门帘一挂上，在屋里住着，却一辈子总是

暖炖炖像是春三四月里的样子。尤其会得使你感觉到屋内的温软堪恋的,是屋外窗外面乌乌在叫啸的西北风。天色老是灰沉沉的,路上面也老是灰的围障,而从风尘灰土中下车,一踏进屋里,就觉得一团春气,包围在你的左右四周,使你马上就忘记了屋外的一切寒冬的苦楚。若是喜欢吃吃酒,烧烧羊肉锅的人,那冬天的北方生活,就更加不能够割舍;酒已经是御寒的妙药了,再加上以大蒜与羊肉酱油合煮的香味,简直可以使一室之内,涨满了白蒙蒙的水蒸温气。玻璃窗内,前半夜,会流下一条条的清汗,后半夜就变成了花色奇异的冰纹。

到了下雪的时候哩,景象当然又要一变。早晨从厚棉被里张开眼来,一室的清光,会使你的眼睛眩晕。在阳光照耀之下,雪也一粒一粒的放起光来了,蛰伏得很久的小鸟,在这时候会飞出来觅食振翎,谈天说地,吱吱的叫个不休。数日来的灰暗天空,愁云一扫,忽然变得澄清见底,翳障全无;于是年轻的北方住民,就可以营屋外的生活了,溜冰,做雪人,赶冰车雪车,就在这一种日子里最有劲儿。

我曾于这一种大雪时晴的傍晚,和几位朋友,跨上跛驴,出西直门上骆驼庄去过过一夜。北平郊外的一片大雪地,无数枯树林,以及西山隐隐现现的不少白峰头,和时时吹来的几阵雪样的西北风,所给与人的印象,实在是深刻,伟大,神秘到了不可以言语来形容。直到了十余年后的现在,我一想起当时的情景,还会得打一个寒颤而吐一口清气,如同在钓鱼台溪旁立着的一瞬间一样。

北国的冬宵,更是一个特别适合于看书,写信,追思过去,与作闲谈说废话的绝妙时间。记得当时我们弟兄三人,都住在北京,每到了冬天的晚上,总不远千里地走拢来聚在一道,会谈少

年时候在故乡所遇所见的事事物物。小孩们上床去了,佣人们也都去睡觉了,我们弟兄三个,还会得再加一次煤再加一次煤地长谈下去。有几宵因为屋外面风紧天寒之故,到了后半夜的一二点钟的时候,便不约而同地会说出索性坐坐到天亮的话来。像这一种可宝贵的记忆,像这一种最深沉的情调,本来也就是一生中不能够多享受几次的昙花佳境,可是若不是在北平的冬天的夜里,那趣味也一定不会得像如此的悠长。

总而言之,北平的冬季,是想赏识赏识北方异味者之唯一的机会;这一季里的好处,这一季里的琐事杂忆,若要详细地写起来,总也有一部《帝京景物略》那么大的书好做;我只记下了一点点自身的经历,就觉得过长了,下面只能再来略写一点春和夏以及秋季的感怀梦境,聊作我的对这日就沦亡的故国的哀歌。

春与秋,本来是在什么地方都属可爱的时节,但在北平,却与别地方也有点儿两样。北国的春,来得较迟,所以时间也比较得短。西北风停后,积雪渐渐地消了,赶牲口的车夫身上,看不见那件光板老羊皮的大袄的时候,你就得预备着游春的服饰与金钱;因为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平市内,春光就会得同飞马似的溜过。屋内的炉子,刚拆去不久,说不定你就马上得去叫盖凉棚的才行。

而北方春天的最值得记忆的痕迹,是城厢内外的那一层新绿,同洪水似的新绿。北京城,本来就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屋顶的绿色的都会,一踏出九城的门户,四面的黄土坡上,更是杂树丛生的森林地了;在日光里颤抖着的嫩绿的波浪,油光光,亮晶晶,若是神经系统不十分健全的人,骤然间身入到这一个淡绿色的海洋涛浪里去一看,包管你要张不开眼,立不住脚,而昏厥过去。

北平市内外的新绿,琼岛春阴,西山挹翠诸景里的新绿,真是一幅何等奇伟的外光派的妙画！但是这画的框子,或者简直说这画的画布,现在却已经完全掌握在一只满长着黑毛的巨魔的手里了！北望中原,究竟要到哪一日才能够重见得到天日呢?

从地势纬度上讲来,北方的夏天,当然要比南方的夏天来得凉爽。在北平城里过夏,实在是并没有上北戴河或西山去避暑的必要。一天到晚,最热的时候,只有中午到午后三四点钟的几个钟头,晚上太阳一下山,总没有一处不是凉阴阴要穿单衫才能过去的;半夜以后,更是非盖薄棉被不可了。而北平的天然冰的便宜耐久,又是夏天住过北平的人所忘不了的一件恩惠。

我在北平,曾经过过三个夏天;像什刹海,菱角沟,二闸等暑天游耍的地方,当然是都到过的;但是在三伏的当中,不问是白天或是晚上,你只教有一张藤榻,搬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藤花阴处去躺着,吃吃冰茶雪藕,听听盲人的鼓词与树上的蝉鸣,也可以一点儿也感不到炎热与薰蒸。而夏天最热的时候,在北平顶多总不过九十四五度,这一种大热的天气,全夏顶多顶多又不过十日的样子。

在北平,春夏秋的三季,是连成一片;一年之中,仿佛只有一段寒冷的时期,和一段比较得温暖的时期相对立。由春到夏,是短短的一瞬间,自夏到秋,也只觉得是过了一次午睡,就有点儿凉冷起来了。因此,北方的秋季也特别的觉得长,而秋天的回味,也更觉得比别处来得浓厚。前两年,因去北戴河回来,我曾在北平过过一个秋,在那时候,已经写过一篇《故都的秋》,对这北平的秋季颂赞过一遍了,所以在这里不想再来重复;可是北平近郊的秋色,实在也正像是一册百读不厌的奇书,使你愈翻愈会感到兴趣。

秋高气爽，风日晴和的早晨，你且骑着一匹驴子，上西山八大处或玉泉山碧云寺去走走看；山上的红柿，远处的烟树人家，郊野里的芦苇黍稷，以及在驴背上驮着生果进城来卖的农户佃家，包管你看一个月也不会看厌。春秋两季，本来是到处好的，但是北方的秋空，看起来似乎更高一点，北方的空气，吸起来似乎更干燥健全一点。而那一种草木摇落，金风肃杀之感，在北方似乎也更觉得要严肃，凄凉，沉静得多。你若不信，你且去西山脚下，农民的家里或古寺的殿前，自阴历八月至十月下旬，去住它三个月看看。古人的"悲哉秋之为气"以及"胡笳互动，牧马悲鸣"的那一种哀感，在南方是不大感觉得到的，但在北平，尤其是在郊外，你真会得感至极而涕零，思千里兮命驾。所以我说，北平的秋，才是真正的秋；南方的秋天，不过是英国话里所说的 Indian Summer① 或叫作小春天气而已。

统观北平的四季，每季每节，都有它的特别的好处；冬天是室内饮食奄息的时期，秋天是郊外走马调鹰的日子，春天好看新绿，夏天饱受清凉。至于各节各季，正当移换中的一段时间哩，又是别一种情趣，是一种两不相连，而又两都相合的中间风味，如雍和宫的打鬼，净业庵的放灯，丰台的看芍药，万牲园的寻梅花之类。

五六百年来文化所聚萃的北平，一年四季无一月不好的北平，我在遥忆，我也在深祝，祝她的平安进展，永久地为我们黄帝子孙所保有的旧都城！

一九三六年五月廿七日

---

① 英文：印第安之夏。

怀 鲁 迅[①]

真是晴天的霹雳，在南台的宴会席上，忽而听到了鲁迅的死！

发出了几通电报，会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船靠了岸，到家洗一个澡，吞了两口饭，跑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遇见的只是真诚的脸，热烈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与紧捏的拳头。

这不是寻常的丧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6年11月《文学》第7卷第5期。

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

福州的西湖[①]

天气热了之后，真是热得不可耐，而又不至于热死的时候，我们老会有那一种失神状态出现，就是嗒焉我丧吾的状态。茫茫然，浑浑然，知觉是有的，感觉却迟钝一点；看周围的事物风景，只融成一个很模糊的轮廓，对极熟悉的环境，也会发生奇异的生疏感，仿佛似置身在外国，又仿佛是回到了幼小的时期，总之，是一种半麻木的入梦的状态。

与此相反，于烈日行天的中午，你若突然走进一处阴凉的树林；或如烧似煮地热了一天，忽儿向晚起微风，吹尽了空中的热气，使你得在月明星淡的天盖下静躺着细看天河；当这些样的时候，我们也会起一种如梦似的失神状态，仿佛是从恶梦里刚苏醒转来的样子，既不愿意动弹，也不能够把注意力集中，陶然泰然，本不知道有我，更不知道有我以外的一切纠纷。

这两种情怀，前一种分明有不快的下意识潜伏在心头，而后一种当然是涅槃的境地。在福州，一交首夏，直到白露为止，差不多每日都可以使你体味到这两种至味。

因为福州地处东海之滨，所以夏天的太阳出来得特别的早；可是阳光一普照，空气，地壳，山川草木，就得蒸吐热气。故而自上午八九点钟起，到下午五时前后止，热度，大约总在八十六七

---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1938年7月《宇宙风》第70期。

至九十一二度的中间。依这一度数看来,福州原也并不比别处特别的热,但是一年到头——十二个月中间,差不多有四五个月,天天都是如此,因而新自外地来的人,总觉得福州这地方比别处却热得不同。在福州热的时间虽则长一点,白天在太阳底下走路的苦楚,虽则觉得难熬一点,但福州的夏夜,实在是富有着异趣,实在真够使人留恋。我假使要模仿《旧约》诸先知的笔调,写起牧歌式的福州夏夜记事来,那开始就得这么的说:

——太阳平西了,海上起了微风。天上的群星放了光,地上的亚当夏娃的子女,成群,结队,都走向西去,同伊色列人的出埃及一样。……

为什么一到晚上,福州的住民大家要走向西去呢?就因为在福州的城西,也有一个西湖,是浮瓜沉李,夏夜乘凉的唯一的好地方。

没有到福州之先,我并不知道福州也有一个西湖。虽则说"天下西湖三十六",但我们所习知的,总只是与苏东坡有关的几个,河南颍上,广东惠州,与浙江杭州。到了福州之后,住上了年余,闲来无事,到各处去走走,觉得西湖在福州的重要,却也不减似杭州,尤其是在夏天。让我们先来查一查这福州西湖的历史(当然是抄的旧籍),乾隆徐景熹修的《福州府志》里说:西湖在候官县西三里。《三山志》:蓄水成湖,可荫民田。《闽都记》:周回二十里,引西北诸山溪水注于湖,与海通潮汐,所溉田不可胜计。《闽书》:西湖,晋太守严高所凿,蓄泄泽民田,周围十数里;王审知时大之,至四十余里。

自从晋后,这西湖屡塞屡浚,时大时小;最后到了民国,许世英氏在这里做省长的时候,还大大地疏浚了一次,并且还编了一部十二大册的《西湖志》。到得现在,时势变了,东北角城墙拆

去，建设厅正在做植树，修堤，筑环湖马路的工作。千余年来西湖的历史，不过如此；但史上西湖的黄金时代，却有先后的两期。其一，是王审知王闽以后的时期。闽王宫殿，就筑在现在的布使埕威武军门以内；闽王鏻时，朝西筑甬道，可以直达西湖，在湖上并且更筑起了一座水晶的宫殿，居民道上，往往可以听见地下的弦索之音。

闽王后代，不知前王创业的艰难，骄奢淫佚，享尽了人间的艳福；宫婢陈金凤的父子聚麀，湖亭水嬉，高唱棹歌，当然是在这西湖的圈里，这当是西湖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其次，是宋朝天下太平，风流太守，像曹颖区，程师孟，蔡君谟等管领的时代。诗酒流连，群贤毕至，当时的西湖虽小，而流传的韵事却很多！现在市场上流行的那部民国初年修的《西湖志》里，所记的遗闻轶事，歌赋诗词，亦以这一代的为多，称它为西湖第二期的黄金时代，大约总也不至大错。

其后由元历明，以及清朝的一代，虽然也有许多诗人的传说在西湖；但穷儒的点缀，当然只是修几间茅亭，筑一些坟墓而已，像帝王家，太守府那般的豪举，当然是没有的。

这些都是西湖的家谱，只能供好寻故事的人物参考，现在却不得不说一说西湖的面貌，以尽我介绍这海滨西子之劳；万一这僻处在一方的静女，能多得到几位遥思渴慕的有情人，则我一枝秃笔的功德也可以说是不少。

杭州的西湖，若是一个理想中的粉本，那么可以说颐和园得了她的紧凑，而福州的西湖，独得了她的疏散。各有点相像，各有各的好处，而各在当地的环境里，却又很位置的得当。

总之，是一湖湖水，处在城西。水中间有一堆小山，山旁边有几条堤，几条桥，与许多楼阁与亭台。远一点，是附廓的乡村；

再远一点,是四周的山,连续不断的山。并且福州的西湖之与闽江,也却有杭州的西湖与钱塘江那么的关系,所以要说像,正是再像也没有。

但是杭州湖上的山,高低远近,相差不多;由俗眼看来,虽很悦目,一经久视,终觉变化太少,奇趣毫无。而福州的西湖近侧,要说低岗浅阜,有城内的屏山(北)与乌石山(南),城外的大梦山祭酒山(西)。似断若连,似连实断。远处东望鼓山连峰,自莲花山一路东驰,直到海云生处。有时候夕阳西照,有时候明月东升,这一排东头的青嶂,真若在掌股之间;山上的树木危岩,以及树林里的禅房僧舍,都看得清清楚楚;与西湖的距离,并不迫近眉睫,可也不远在千里,正同古人之所说,如硬纸写黄庭,恰到好处的样子。

福州的西湖,因为面积小,所以十景八景的名目,没有杭州那么的有名。并且时过景迁,如大梦松涛的一景,简直已经寻不出一个小浪来了,其他的也就可想而知。但是开化寺前的茶店,开化寺后,从前大约是宛在堂的旧址的那一块小阜,却仍是看晚霞与旭日的好地方。西面一堤,过环桥,就可以走上澄澜堂去,绕一个圈子,可以直绕到北岸的窑角诸娘的家里,这些地方,总仍旧是千余年前的西湖的旧景。并且立在环桥上面,北望诸山腰里的人家,南瞻乌石山头的大石,俯听听桥洞下男男女女的行舟,清风不断,水波也时常散作鳞文,以地点来讲,这桥上当是西湖最好的立脚地。桥头东西,是许世英氏于“五四”那一年立“击楫”碑的地方,此时此景,恰也正配。

福州西湖的游船,有一种像大明湖的方舟,有一种像平常的舢板,设备倒也相当的富丽,但终因为湖面太小了一点,使人鼓不起击楫的勇气;又因为湖水不清,码头太少,四岸没有可以上

去游玩的别墅与丛林，所以船家与坐船的人，并没有杭州那么的多。可是年年端午，西湖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总是人多如鲫，挤得来寸步难移；这时候这些船家，便也可以借吊屈原之名而扬眉吐气，一只船的租金，竟有上二三元一日的；八月半的晚上，当然也是一样。

对于福州的西湖，我初来时觉得她太渺小，现在习熟了，却又觉她的楚楚可怜。在《西湖志》的附录里，曾载有一位湖上的少女，被人买去作妾；后来随那位武弁到了北京，因不容于大妇，发配厮养卒以终。少女多才，赋诗若干绝以自哀，所谓“为问生身亲父母，卖儿还剩几多钱?”以及“嫁得伧父双脚健，报人夫婿早登科”等名句，就是这一位福州冯小青之所作。诗的全部，记得《随园诗话》，和《两般秋雨庵随笔》里都抄登着在。她，这一位可怜的少女，我觉得就是福州西湖的化身；反过来说，或者把西湖当作她的象征，也未始不可。

一九三七年七月，在福州

回忆鲁迅[1]

序言

鲁迅作故的时候,我正飘流在福建。那一天晚上,刚在南台一家饭馆里吃晚饭,同席的有一位日本的新闻记者,一见面就问我,鲁迅逝世的电报,接到了没有?我听了,虽则大吃了一惊,但

① 本篇于1938年在香港《星岛周刊》第1期发表一部分,因该刊停刊而中止。后于1939年3月至9月在上海《宇宙风乙刊》创刊号、第9期、第11期和第12期连载,首载时有如下编者按语:

"本文原是郁先生写给在香港出版的一个周刊的,只登了一小半,那个只印二三千本的周刊便停刊,所以在本刊把全文刊登一次。郁先生原拟写成三四万字,现在他作客南洋,编者已去函请为续写,以成完璧。"

同年6月至8月又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半月刊》第23期、第25期和第27期连载,比在《宇宙风乙刊》所载增加了第八至十二部分,文前有作者如下说明:

"去年自武汉疏散出来,避难在洞庭湖南岸的汉寿,一住就住上了三个月。在汉寿,没有书看,也没有事情做;忽而接到香港的陶亢德的信,说《星岛周刊》,将次发行,无论如何,要为他写一点东西。就于病闲伤老——没落,伤老的心绪,自从被沫若比作孤竹君之幼子以来,尤其是有了家庭不幸的现在,二十年左右,始终不曾离开过我一时半刻,实在是一种奇怪的心理现象——之余,为他写了几段回忆鲁迅的断片。

原稿的一半,曾在周刊第一期上登载过一回,后来又在上海《宇宙风乙刊》创刊号上,登载过一回;这一回在这里,是第三次登载了,若环境许可的话,总想每期写出一点来,直记到他死的时候为止。

去年写的几段,因篇幅关系,不能转载,现在的两段,是刚写下来的。"

总以为是同盟社造的谣。因为不久之前,我曾在上海会过他,我们还约好于秋天同去日本看红叶的。后来虽也听到他的病,但平时晓得他老有因为落夜而致伤风的习惯,所以,总觉得这消息是不可靠的误传。因为得了这一个消息之故,那一天晚上,不待终席,我就走了。同时,在那一夜里,福建报上,有一篇演讲稿子,也有改正的必要,所以从南台走回城里的时候,我就直上了报馆。

晚上十点以后,正是报馆里最忙的时候,我一到报馆,与一位负责的编辑,只讲了几句话,就有位专编国内时事的记者,拿了中央社的电稿,来给我看了;电文却与那一位日本记者所说的一样,说是"著作家鲁迅,于昨晚在沪病故"了。

我于惊愕之余,就在那一张破稿纸上,写了几句电文:"上海申报转许景宋女士:骤闻鲁迅噩耗,未敢置信,万请节哀,余事面谈"。第二天的早晨,我就踏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轮船,奔回到了上海。

鲁迅的葬事,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他的葬仪,也可以说是民众对日人的一种示威运动。工人,学生,妇女团体,以前鲁迅生前的知友亲戚,和读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识的男男女女,参加行列的,总有一万人以上。

当时,中国各地的民众正在热叫着对日开战,上海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孙夫人蔡先生等旧日自由大同盟的诸位先进,提倡得更加激烈,而鲁迅适当这一个时候去世了,他平时,也是主张对日抗战的,所以民众对于鲁迅的死,就拿来当作了一个非抗战不可的象征;换句话说,就是在把鲁迅的死,看作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具体事件之一。在这个时候,在这一种情绪下的全国民众,对鲁迅的哀悼之情,自然可以不言而喻了;所以当时全国所出的刊

物，无论哪一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上，都充满了哀吊鲁迅的文字。

但我却偏有一种爱冷不感热的特别脾气，以为鲁迅的崇拜者，友人，同事，既有了这许多追悼他的文字与著作，那我这一个渺乎其小的同时代者，正可以不必马上就去铺张些我与鲁迅的关系。在这一个热闹关头，我就是写十万百万字的哀悼鲁迅的文章，于鲁迅之大，原是不能再加上以毫末，而于我自己之小，反更足以多一个证明。因此，我只在《文学》月刊上，写了几句哀悼的话，此外就一字也不提，一直沉默到了现在。

现在哩！鲁迅的全集，已经出版了；而全国民众，正在一个绝大的危难底下抖擞。在这伟大的民族受难期间，大家似乎对鲁迅个人的伤悼情绪，减少了些了，我却想来利用余闲，写一点关于鲁迅的回忆。若有人因看了这回忆之故，而去多读一次鲁迅的集子，那就是我对于故人的报答，也就是我所以要写这些断片的本望。

廿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汉寿

和鲁迅第一次的相见，不知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对于时日地点，以及人的姓名之类的记忆力，异常的薄弱，人非要遇见至五六次以上，才能将一个人的名氏和一个人的面貌连合起来，记在心里——但地方却记得是在北平西城的砖塔儿胡同一间坐南朝北的小四合房子里。因为记得那一天天气很阴沉，所以一定是在我去北平，入北京大学教书的那一年冬天，时间仿佛是在下午的三四点钟。若说起那一年的大事情来，却又有史可稽了，就是曹锟贿选成功，做大总统的那一个冬天。

去看鲁迅，也不知是为了什么事情。他住的那一间房子，我

却记得很清楚，是在那两座砖塔的东北面，正当胡同正中的地方，一个三四丈宽的小院子，院子里长着三四株枣树。大门朝北，而住屋——三间上房——却朝正南，是杭州人所说的倒骑龙式的房子。

那时候，鲁迅还在教育部里当佥事，同时也在北京大学里教小说史略。我们谈的话，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只记得谈了些北大的教员中间的闲话，和学生的习气之类。

他的脸色很青，胡子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

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很是可爱。

房间里的陈设，简单得很；散置在桌上，书橱上的书籍，也并不多，但却十分的整洁。桌上没有洋墨水和钢笔，只有一方砚瓦，上面盖着一个红木的盖子。笔筒是没有的，水池却像一个小古董，大约是从头发胡同的小市上买来的无疑。

他送我出门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北风吹得很大；门口临别的时候，他不晓说了一句什么笑话，我记得一个人在走回寓舍来的路上，因回忆着他的那一句，满面还带着了笑容。

同一个来访我的学生，谈起了鲁迅。他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旧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因此，我就想起了那天去访问他时，来开门的那一位清秀的中年妇人。她人亦矮小，缠足梳头，完全是一个典型的绍兴太太。

数年前，鲁迅在上海，我和映霞去北戴河避暑回到了北平的

时候,映霞曾因好奇之故,硬逼我上鲁迅自己造的那一所西城像鼻胡同后面西三条的小房子里,去看过这中年的妇人。她现在还和鲁迅的老母住在那里,但不知她们在强暴的邻人管制下的生活也过得惯不?

那时候,我住在阜城门内巡捕厅胡同的老宅里。时常来往的,是住在东城禄米仓的张凤举,徐耀辰两位,以及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的三昆仲;不时也常和周作人氏,钱玄同氏,胡适之氏,马幼渔氏等相遇,或在北大的休息室里,或在公共宴会的席上。这些同事们,都是鲁迅的崇拜者,而对于鲁迅的古怪脾气,都当作一件似乎是历史上的轶事在谈论。

在我与鲁迅相见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从禄米仓的张、徐二位那里听到了。原因很复杂,而旁人终于也不明白是究竟为了什么。但终鲁迅的一生,他与周作人氏,竟没有和解的机会。

本来,鲁迅与周作人氏哥儿俩,是住在八道湾的那一所大房子里的。这一所大房子,系鲁迅在几年前,将他们绍兴的祖屋卖了,与周作人在八道湾买的;买了之后,加以修缮,他们弟兄和老太太就统在那里住了。俄国的那位盲诗人爱罗先珂寄住的,也就是这一所八道湾的房子。

后来鲁迅和周作人氏闹了,所以他就搬了出来,所住的,大约就是砖塔胡同的那一间小四合了。所以,我见到他的时候,正在他们的口角之后不久的期间。

据凤举他们判断,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

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不过凡是认识鲁迅,认识启明及他的夫人的人,都晓得他们三个人,完全是好人;鲁迅虽则也痛骂过正人君子,但据我所知的他们三人来说,则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现在颇有些人,说周作人已作了汉奸,但我却始终仍是怀疑。所以,全国文艺作者协会致周作人的那一封公开信,最后的决定,也是由我改削过的;我总以为周作人先生,与那些甘心卖国的人,是不能作一样的看法的。

这时候的教育部,薪水只发到二成三成,公事是大家不办的,所以,鲁迅很有功夫教书,编讲义,写文章。他的短文,大抵是由孙伏园氏拿去,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教书是除北大外,还兼任着师大。

有一次,在鲁迅那里闲坐,接到了一个来催开会的通知,我问他忙么?他说,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

他说虽则这样的说,但做到无论什么事情时,却总肯负完全的责任。

至于说到唱戏呢,在北平虽则住了那么久,可是他终于没有爱听京戏的癖性。他对于唱戏听戏的经验,始终只限于绍兴的社戏,高腔,乱弹,目连戏等,最多也只听到了徽班。阿Q所唱的那句“手执钢鞭将你打”,就是乱弹班《龙虎斗》里的句子,是赵玄坛唱的。

对于目连戏,他却有特别的嗜好,他有好几次同我说,这戏

里的穿插,实在有许许多多的幽默味。他曾经举出不少的实例,说到一个借了鞋袜靴子去赴宴会的人,到了人来向他索还,只剩一件大衫在身上的时候,这一位老兄就装作肚皮痛,以两手按着腹部,口叫着我肚皮痛杀哉,将身体伏矮了些,于是长衫就盖到了脚部以遮掩过去的一段,他还照样的做出来给我们看过。说这一段话时,我记得《月夜》的著者,川岛兄也在座上,我们曾经大笑过的。

后来在上海,我有一次谈到了予倩、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来作宣传的话,他根本就不赞成。并且很幽默的说,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啊了,这行么?"

孙伏园氏在晨报社,为了鲁迅的一篇挖苦人的恋爱的诗,与刘勉己氏闹反了脸。鲁迅的学生李小峰就与伏园联合起来,出了《语丝》。投稿者除上述的诸位之外,还有林语堂氏,在国外的刘半农氏,以及徐旭生氏等。但是周氏兄弟,却是《语丝》的中心。而每次语丝社中人叙会吃饭的时候,鲁迅总不出席,因为不愿与周作人氏遇到的缘故。因此,在这一两年中,鲁迅在社交界,始终没有露一露脸。无论什么人请客,他总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绝对的不大规模(或正式)的请客。这脾气,直到他去厦门大学以后,才稍稍改变了些。

鲁迅的对于后进的提拔,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语丝》发刊以后,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鲁迅推荐的。他对于高长虹他们的一集团,对于沉钟社的几位,对于未名社的诸子,都一例地在为说项。就是对于沈从文氏,虽则已有人在孙伏园去后的《晨报副刊》上在替吹嘘了,他也时时提到,唯恐诸编辑的埋没了

他。还有当时在北大念书的王品青氏，也是他所属望的青年之一。

鲁迅和景宋女士（许广平）的认识，是当他在北京（那时北平还叫做北京）女师大教书的中间，前后经过，《两地书》里已经记载得很详细，此地可以不必说。但他和许女士的进一步的接近，是在“三一八”惨案之前，章士钊做教育总长，使刘百昭去用了老妈子军以暴力解散女师大的时候。

鲁迅是向来喜欢打抱不平的，看了章士钊的横行不法，又兼自己还是这学校的讲师，所以，当教育部下令解散女师大的时候，他就和许季茀，沈兼士，马幼渔等一道起来反对。当时的鲁迅，还是教育部的佥事，故而总长的章士钊也就下令将他撤职。为此，他一面向行政院控告章士钊，提起行政诉讼，一面就在《语丝》上攻击《现代评论》的为虎作伥，尤以对陈源（通伯）教授为最烈。

《现代评论》的一批干部，都是英国留学生；而其中像周鲠生，皮宗石，王世杰等，却是两湖人。他们和章士钊，在同到过英国的一点上，在同是湖南人的一点上，都不得不帮教育部的忙。鲁迅因而攻击绅士态度，攻击《现代评论》的受贿赂，这一时候他的杂文，怕是他一生之中，最含热意的妙笔。在这一个压迫和反抗，正义和暴力的争斗之中，他与许广平便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机会。

在这前后，我和他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北平，上武昌师范大学文科去教书了，可是这一年（民十三?）暑假回北京，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做控告章士钊的状子，而女师大为校长杨荫榆的问题，也正是闹得最厉害的期间。当他告诉我

完了这事情的经过之后，他仍旧不改他的幽默态度说：

“人家说我在打落水狗，但我却以为在打枪伤老虎，在扮演周处或武松。”

这句话真说得我高笑了起来。可是他和景宋女士的认识，以及有什么来往，我却还一点儿也不曾晓得。

直到两年(?)之后，他因和林文庆博士闹意见，从厦门大学回上海的那一年暑假，我上旅馆去看他，谈到了中午，就约他及景宋女士与在座的许钦文去吃饭。在吃完饭后，茶房端上咖啡来时，鲁迅却很热情地向正在搅咖啡杯的许女士看了一眼，又用告诫亲属似地热情的口气，对许女士说：

“密斯许，你胃不行，咖啡还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吧！”

在这一个极微细的告诫里，我才第一次看出了他和许女士中间的爱情。

从此以后，鲁迅就在上海住下了，是在闸北去窦乐安路不远的景云里内一所三楼朝南的洋式弄堂房子里。他住二层的前楼，许女士是住在三楼的。他们两人间的关系，外人还是一点儿也没有晓得。

有一次，林语堂——当时他住在愚园路，和我静安寺路的寓居很近——和我去看鲁迅，谈了半天出来，林语堂忽然问我：

“鲁迅和许女士，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只笑着摇摇头，回问他说：

“你和他们在厦大同过这么久的事，难道还不晓得么？我可真看不出什么来。”

说起林语堂，实在是一位天性纯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绅士，他决不疑心人有意说出的不关紧要的谎。我只举一个例出来，就可以看出他的本性。当他在美国向他的夫人求爱的时候，他第

一次捧呈了她一册克莱克夫人著的小说《模范绅士约翰哈里法克斯》;但第二次他忘记了,又捧呈了她以这册 John Halifax Gentleman。这是林夫人亲口对我说的话,当然是不会错的。从这一点上看来,就可以看出语堂真是如何地忠厚老实的一位模范绅士。他的提倡幽默,挖苦绅士态度,我们都在说,这些都是从他的 Inferiority Complex(不及错觉)心理出发的。

语堂自从那一回经我说过鲁迅和许女士中间大约并没有什么关系之后,一直到海婴(鲁迅的儿子)将要生下来的时候,才兹恍然大悟。我对他说破了,他满脸泛着好好先生的微笑说:

"你这个人真坏!"

鲁迅的烟瘾,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时候,他吸的,总是哈德门牌的拾枝装包。当他在人前吸烟的时候,他总探手进他那件灰布棉袍的袋里去摸出一枝来吸;他似乎不喜欢将烟包先拿出来,然后再从烟包里抽出一枝,而再将烟包塞回袋里去。他这脾气,一直到了上海,仍没有改过,不晓是为了怕麻烦的原因呢?抑或为了怕人家看见他所吸的烟,是什么牌。

他对于烟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讲究的;对于酒,他是同烟一样。他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得不多。

爱护他,关心他的健康无微不至的景宋女士,有一次问我:"周先生平常喜欢喝一点酒,还是给他喝什么酒好?"我当然答以黄酒第一。但景宋女士却说,他喝黄酒时,老要量喝得很多,所以近来她在给他喝五加皮。并且说,因为五加皮酒性太烈,她所以老把瓶塞在平时拔开,好教消散一点酒气,变得淡些。

在这些地方，本可看出景宋女士的一心为鲁迅牺牲的伟大精神来；仔细一想，真要教人感激得下眼泪的，但我当时却笑了，笑她的太没有对于酒的知识。当然她原也晓得酒精成份多少的科学常识，可是爱人爱得过分时，常识也往往会被热挚的真情，掩蔽下去。我于讲完了量与质的问题，讲完了酒精成份的比较问题之后，就劝她，以后，顶好是给周先生以好的陈黄酒喝，否则还是喝啤酒。

这一段谈话后不久，忽而有一天，鲁迅送了我两瓶十多年陈的绍兴黄酒，说是一位绍兴同乡，带出来送他的。我这才放了心，相信以后他总不再喝五加皮等烈酒了。

我的记忆力很差，尤其是对于时日及名姓等的记忆。有些朋友，当见面时却混得很熟，但竟有一年半载以上，不晓得他的名姓的，因为混熟了，又不好再请教尊姓大名的缘故。像这一种习惯，我想一般人也许都有，可是，在我觉得特别的厉害。而鲁迅呢，却很奇怪，他对于遇见过一次，或和他在文字上有点纠葛过的人，都记得很详细，很永固。

所以，我在前段说起过的，鲁迅到上海的时日，照理应该在十八年的春夏之交；因为他于离开厦门大学之后，是曾上广州中山大学去住过一年的；他的重回上海，是在因和顾颉刚起了冲突，脱离中山大学之后；并且因恐受当局的压迫拘捕，其后亦曾在广州闲住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他对于辞去中山大学教职之后，在广州闲住的半年那一节事情，也解释得非常有趣。他说：

“在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鸡，在和对方呆斗。这呆斗的方式，并不是两边就咬起来，却是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

距离的对视。因为对方的假君子,背后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经示弱,对方就会用无论哪一种卑鄙的手段,来加你以压迫。

“因而有一次,大学里来请我讲演,伪君子正在庆幸机会到了,可以罗织成罪我的证据。但我却不忙不迫的讲了些魏晋人的风度之类,而对于时局和政治,一个字也不曾提起。”

在广州闲住了半年之后,对方的注意力有点松懈了,就是对方的雄鸡,坚忍力有点不能支持了;他就迅速地整理行囊,乘其不备,而离开了广州。

人虽则离开了,但对于代表恶势力而和他反对的人,他却始终不会忘记。所以,他的文章里,无论在哪一篇,只教用得上去的话,他总不肯放松一着,老会把这代表恶势力的敌人押解出来示众。

对于这一点,我也曾再三的劝他过,劝他不要上当。因为有许多无理取闹,来攻击他的人,都想利用了他来成名。实际上,这一个文坛登龙术,是屡试屡验的法门;过去曾经有不少的青年,因攻击鲁迅而成了名的。但他的解释,却很彻底。他说:

“他们的目的,我当然明了。但我的反攻,却有两种意思。第一,是正可以因此而成全了他们;第二,是也因为了他们,而真理愈得阐发。他们的成名,是烟火似地一时的现象,但真理却是永久的。”

他在上海住下之后,这些攻击他的青年,愈来愈多了。最初,是高长虹等,其次是太阳社的钱杏邨等,后来则有创造社的叶灵凤等。他对于这些人的攻击,都三倍四倍地给予了反攻,他的杂文的光辉,也正因了这些不断的搏斗而增加了熟练与光辉。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这种搏斗的火花,成绩俱在,在这里

可以不必再说。

此外还有些并不对他攻击，而亦受了他的笔伐的人，如张若谷、曾今可等；他对于他们，在酒兴浓溢的时候，老笑着对我说：

“我对他们也并没有什么仇。但因为他们是代表恶势力的缘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克蓄德，而他们却做了活的风车。”

关于堂·克蓄德这一名词，也是钱杏邨他们奉赠给他的。他对这名词并不嫌恶，反而是很喜欢的样子。同样在有一时候，叶灵凤引用了苏俄讥高尔基的画来骂他，说他是“阴阳面的老人”，他也时常笑着说：“他们比得我太大了，我只恐怕承当不起。”

创造社和鲁迅的纠葛，系开始在成仿吾的一篇批评，后来一直地继续到了创造社的被封时为止。

鲁迅对创造社，虽则也时常有讥讽的言语，散发在各杂文里；但根底却并没有恶感。他到广州去之先，就有意和我们结成一条战线，来和反动势力拮抗的；这一段经过，恐怕只有我和鲁迅及景宋女士三人知道。

至于我个人与鲁迅的交谊呢，一则因系同乡，二则因所处的时代，所看的书，和所与交游的友人，都是同一类属的缘故，始终没有和他发生过冲突。

后来，创造社因被王独清挑拨离间，分成了派别，我因一时感情作用，和创造社脱离了关系，在当时，一批幼稚病的创造社同志，都受了王独清等的煽动，与太阳社联合起来攻击鲁迅，但我却始终以为他们的行动是越出了常轨，所以才和他计划出了《奔流》这一个杂志。

《奔流》的出版，并不是想和他们对抗，用意是在想介绍些真

正的革命文艺的理论和作品，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倾青年，稍稍纠正一点过来。

当编《奔流》的这一段时期，我以为是鲁迅的一生之中，对中国文艺影响最大的一个转变时期。

在这一年当中，鲁迅的介绍左翼文艺的正确理论的一步工作，才开始立下了系统。而他的后半生的工作的纲领，差不多全是在这一个时期里定下来的。

当时在上海负责在做秘密工作的几位同志，大抵都是在我静安寺路的寓居里进出的人；左翼作家联盟，和鲁迅的结合，实际上是我做的媒介。不过，左翼成立之后，我却并不愿意参加，原因是因为我的个性是不适合于这些工作的，我对于我自己，认识得很清，决不愿担负一个空名，而不去做实际的事务；所以，左联成立之后，我就在一月之内，对他们公然的宣布了辞职。

但是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为左联及各工作者的帮忙，也着实不少。除来不及营救，已被他们杀死的许多青年不计外，在龙华，在租界捕房被拘去的许多作家，或则减刑，或则拒绝引渡，或则当时释放等案件，我现在还记得起来的，当不只十件八件的少数。

鲁迅的热心于提拔青年的一件事情，是大家在说的。但他的因此而受痛苦之深刻，却外边很少有人知道。像有些先受他的提拔，而后来却用攻击的方法以成自己的名的事情，还是彰明显著的事实，而另外还有些“挑了一担同情来到鲁迅那里，强迫他出很高的代价”的故事，外边的人，却大抵都不晓得了。在这里，我只举一个例：

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位青年的学生，因平时被鲁迅所感化而

跟他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鲁迅当然也收留他一道住在景云里那一所三层楼的弄堂房子里。但这一位青年,误解了鲁迅的意思,以为他没有儿子——当时海婴还没有生——所以收留自己和他住下,大约总是想把自己当作他的儿子的意思。后来,他又去找了一位女朋友来同住,意思是为鲁迅当儿媳妇的。可是,两人坐食在鲁迅的家里,零用衣饰之类,鲁迅当然是供给不了的;于是这一位自定的鲁迅的子嗣,就发生了很大的不满,要求鲁迅,一定要为他谋一出路。

鲁迅没法子,就来找我,教我为这青年去谋一职业,如报馆校对,书局伙计之类;假使是真的找不到职业,那么亦必须请一家书店或报馆在名义上用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当由鲁迅自己拿出,由我转交给这书局或报馆,作为月薪来发给。

这事我向当时的现代书局说了,已经说定是每月由书局和鲁迅各拿出一半的钱来,使用这一位青年。但正当说好的时候,这一位青年却和爱人脱离了鲁迅而走了。

这一件事情,我记得章锡琛曾在鲁迅去世的时候写过一段短短的文章;但事实却很复杂,使鲁迅为难了好几个月。从这一回事情之后,鲁迅就爱说"青年是挑了一担同情来的"趣话。不过这仅仅是一例,此外,因同情青年的遭遇,而使他受到痛苦的事实还正多着哩!

民国十八年以后,因国共分家的结果,有许多青年,以及正义的斗士,都无故而被牺牲了。此外,还有许多从事革命运动的青年,在南京,上海,以及长江流域的通都大邑里,被捕的,正不知有多少。在上海专为这些革命志士以及失业工人等救济而设的一个团体,是共济会。但这时候,这救济会已经遭了当局之

忌，不能公开工作了；所以弄成请了律师，也不能公然出庭，有了店铺作保，也不能去向法庭请求保释的局面。在这时候，带有国际性的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才在孙夫人(宋庆龄女士)、蔡先生(孑民)等的领导之下，在上海成立了起来。鲁迅和我，都是这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后来也连做了几任的干部，一直到南京的通缉令下来，杨杏佛被暗杀的时候为止。

在这自由大同盟活动的期间，对于平常的集会，总不出席的鲁迅，却于每次开会时一定先期而到；并且对于事务是一向不善处置的鲁迅，将分派给他的事务，也总办得井井有条。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鲁迅不仅是一个只会舞文弄墨的空头文学家，对于实务，他原是也具有实际干才的。说到了实务，我又不得不想起我们合编的那一个杂志《奔流》——名义上，虽则是我和他合编的刊物，但关于校对，集稿，算发稿费等琐碎的事务，完全是鲁迅一个人效的劳。

他的做事务的精神，也可以从他的整理书斋，和校阅原稿等小事情上看得出来。一般和我们在同时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认识的中间，大抵十个有九个都是把书斋弄得乱杂无章的。而鲁迅的书斋，却在无论什么时候，都整理得必清必楚。他的校对的稿子，以及他自己的文章，涂改当然是不免，但总缮写得非常的清楚。

直到海婴长大了，有时候老要跑到他的书斋里去翻弄他的书本杂志之类；当这样的时候，我总看见他含着苦笑，对海婴说："你这小捣乱看好了没有？"海婴含笑走了的时候，他总是一边谈着笑话，一边先把那些搅得零乱的书本子堆叠得好好，然后再来谈天。

记得有一次，海婴已经会得说话的时候了，我到他的书斋去

的前一刻，海婴正在那里捣乱，翻看书里的插画。我去的时候，书本子还没有理好。鲁迅一见着我，就大笑着说："海婴这小捣乱，他问我几时死；他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后，这些书本都应该归他的。"

鲁迅的开怀大笑，我记得要以这一次为最兴高采烈。听这话的我，一边虽也在高笑，但暗地里一想到了"死"这一个定命，心里总不免有点难过。尤其是像鲁迅这样的人，我平时总不会把死和他联合起来想在一道。就是他自己，以及在旁边也在高笑的景宋女士，在当时当然也对于死这一个观念的极微细的实感都没有的。

这事情，大约是在他去世之前的两三年的时候；到了他死之后，在万国殡仪馆成殓出殡的上午，我一面看到了他的遗容，一面又看见海婴仍是若无其事地在人前穿了小小的丧服在那里快快乐乐地跑，我的心真有点儿绞得难耐。

鲁迅的著作的出版者，谁也知道是北新书局。北新书局的创始人李小峰是北大鲁迅的学生；因为孙伏园从《晨报副刊》出来之后，和鲁迅、启明及语堂等，开始经营《语丝》之发行，当时还没有毕业的李小峰，就做了《语丝》的发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业者。

北新书局从北平分到上海，大事扩张的时候，所靠的也是鲁迅的几本著作。

后来一年一年的过去，鲁迅的著作也一年一年地多起来了，北新和鲁迅之间的版税交涉，当然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北新对著作者，平时总只含混地说，每月致送几百元版税，到了三节，便开一清单来报账的。但一则他的每月致送的款项，老要拖欠，再则所报之账，往往不十分清爽。

后来，北新对鲁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简直连月款也不提，结账也不算了。靠版税在上海维持生活的鲁迅，一时当然也破除了情面，请律师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税的诉讼。

照北新开给鲁迅的旧账单等来计算，在鲁迅去世的前六七年，早该积欠有两三万元了。这诉讼，当然是鲁迅的胜利，因为欠债还钱，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北新看到了这一点，就四出的托人向鲁迅讲情，要请他不必提起诉讼，大家来设法谈判。

当时我在杭州小住，打算把一部不曾写了的《蜃楼》写它完来。但住不上几天，北新就有电报来了，催我速回上海，为这事尽一点力。

后来经过几次的交涉，鲁迅答应把诉讼暂时不提，而北新亦愿意按月摊还积欠两万余元，分十个月还了；新欠则每月致送四百元，决不食言。

这一场事情，总算是这样的解决了；但在事情解决，北新请大家吃饭的那一天晚上，鲁迅和林语堂两人，却因误解而起了正面的冲突。

冲突的原因，是在一个不在场的第三者，也是鲁迅的学生，当时也在经营出版事业的某君。北新方面，满以为这一次鲁迅的提起诉讼，完全系出于这同行第三者的挑拨。而忠厚诚实的林语堂，于席间偶尔提起了这一个人的名字。

鲁迅那时，大约也有了一点酒意，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讽刺；所以脸色变青，从坐位里站了起来，大声的说：

“我要声明！我要声明！”

他的声明，大约是声明并非由这第三者的某君挑拨的。语

堂当然也要声辩他所讲的话，并非是对鲁迅的讽刺；两人针锋相对，形势真弄得非常的险恶。

在这席间，当然只有我起来做和事老；一面按住鲁迅坐下，一面我就拉了语堂和他的夫人，走下了楼。

这事当然是两方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可是到了他去世之前年，又因为劝语堂多翻译一点西洋古典文学到中国来，而语堂说这是老年人做的工作之故，而各起了反感。但这当然也是误解，当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当时寄居在美国的语堂耳里的时候，语堂是曾有极悲痛的唁电发来的。

鲁迅住的景云里那一所房子，是在北四川路尽头的西面，去虹口花园很近的地方。因而去狄思威路北的内山书店亦只有几百步路。

书店主人内山完造，在中国先则卖药，后则经营贩卖书籍，前后总已有了二十几年的历史。他生活很简单，懂得生意经，并且也染上了中国人的习气，喜欢讲交情。因此，我们这一批在日本住久的人在上海，总老喜欢到他店里去坐坐谈谈；鲁迅于在上海住下之后，也就是这内山书店的常客之一。

“一二八”沪战发生，鲁迅住的那一个地方，去天通庵只有一箭之路，交战的第二日，我们就在担心着鲁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并且谣言更多了，说和鲁迅同住的他三弟巢峰（周建人）被敌宪兵殴伤了；但就在这一个下午，我却在四川路桥南，内山书店的一家分店的楼上，会到了鲁迅。

他那时也听到了这谣传了，并且还在报上看见了我寻他和其他几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启事。他在这兵荒马乱之间，

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种幽默的微笑;讲到巢峰被殴伤的那一段谣言的时候,还加上了许多我们所不曾听见过的新鲜资料,证明一般空闲人的喜欢造谣生事,乐祸幸灾。

在这中间,我们就开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吁,出刊物公布暴敌狞恶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鲁迅当然也是签名者之一;他的实际参加联合抗敌的行动,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实际上是从这一个时期开始的。

"一二八"战事过后,他从景云里搬了出来,住在内山书店斜对面的一家大厦的三层楼上;租金比较得贵,生活方式也比较得奢侈,因而一般平时要想寻出一点弱点来攻击他的人,就又像是发掘得了至宝。

但他在那里住得也并不久,到了南京的秘密通缉令下来,上海的反动空气很浓厚的时候,他却搬上了内山书店的北面,新造好的大陆新村(四达里对面)的六十几号房屋去住了。在这里,一直住到了他去世的时候为止。

南京的秘密通缉令,列名者共有六十几个,多半与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有关的文化人。而这通缉案的呈请者,却是在杭州的浙江省党部的诸先生。

说起杭州,鲁迅绝端的厌恶;这通缉案的呈请者们,原是使他厌恶的原因之一,而对于山水的爱好,别有见解,也是他厌恶杭州的一个原因。

有一年夏天,他曾同许钦文到杭州去玩过一次;但因湖上的闷热,蚊子的众多,饮水的不洁等关系,他在旅馆里一晚没有睡觉,第二天就逃回上海来了。自从这一回之后,他每听见人提起杭州,就要摇头。

后来,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时候,也曾写过一首诗送我,头一句就是“钱王登遐仍如在”;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的高压。他从五代时的记录里,曾看到过钱武肃王的时候,浙江老百姓被压榨得连裤子都没有穿,不得不以砖瓦来遮盖下体。这事不知是出在哪一部书里,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查到,但他的那句诗的原意,却就系此而言。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这一位吃党饭出身,积私财至数百万,曾经呈请南京中央党部通缉我们的先生,对我竟做出了比敌人对待我们老百姓还更凶恶的事情,而且还是在这一次的抗战军兴之后。我现在虽则已远离祖国,再也受不到他的奸淫残害的毒爪了;但现在仍还在执掌以礼义廉耻为信条的教育大权的这一位先生,听说近来因天高皇帝远,浑水好捞鱼之故,更加加重了他对老百姓的这一种远溢过钱武肃王的德政。

鲁迅不但对于杭州没有好感,就是对他出身地的绍兴,也似乎并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的怀恋。这可从有一次他的谈话里看得出来。是他在上海住下不久的时候,有一回我们谈起了前两天刚见过面的孙伏园。他问我伏园住在哪里,我说,他已经回绍兴去了,大约总不久就会出来的。鲁迅言下就笑着说:“伏园的回绍兴,实在也很可观!”他的意思,当然是绍兴又凭什么值得这样的频频回去。

所以从他到上海之后,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为止,他只匆匆地上杭州去住了一夜,而绝没有回去过绍兴一次。

预言者每不为其故国所容,我于鲁迅更觉得这一句格言的确凿。各地党部的对待鲁迅,自从浙江党部发动了那大弹劾案之后,似乎态度都是一致的。抗战前一年的冬天,我路过厦门,

当时有许多厦大同学曾来看我，谈后就说到了厦大门前，经过南普陀的那一条大道，他们想呈请市政府改名“鲁迅路”以资纪念。并且说，这事已经由鲁迅纪念会(主其事的是厦门星光日报社长胡资周及记者们与厦大学生代表等人)呈请过好几次了，但都被搁置着不批下来。我因为和当时的厦门市长及工务局长等都是朋友，所以就答应他们说这事一定可以办到。但后来去市长那里一查问，才知道又是党部在那里反对，绝对不准人们纪念鲁迅。这事情，后来我又同陈主席说了，陈主席当然是表示赞同的。可是，这事还没有办理完成，而抗战军兴，现在并且连厦门这一块土地，也已经沦陷了一年多了。

自从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后，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我上上海去的中间，无论如何忙，我总抽出一点时间来去和他谈谈，或和他吃一次饭。

而上海的各书店，杂志编辑者，报馆之类，要想拉鲁迅的稿子的时候，也总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鲁迅交涉的回数多，譬如，黎烈文初编《自由谈》的时候，我就和鲁迅说，我们一定要维持它，因为在中国最老不过的《申报》，也晓得要用新文学了，就是新文学的胜利。所以，鲁迅当时也很起劲，《伪自由书》、《花边文学》集里许多短稿，就是这时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转交的。

此外，像良友书店，天马书店，以及生活出的《文学》杂志之类，对鲁迅的稿件，开头大抵都是由我为他们拉拢的。尤其是当鲁迅对编辑者们发脾气的时候。做好做歹，仍复替他们调停和解这一角色，总是由我来担当。所以，在杭州住下的两三年中，光是为了鲁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后总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了福建，和他见面的机会更加少了。但记得就在他作故的前两个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诉了我以他的病状，说医生说他的肺不对，他想于秋天到日本去疗养，问我也能够同去不能。我在那时候，也正在想去久别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们最近的社会状态，所以也轻轻谈到了同去岚山看红叶的事。可是从此一别，就再没有和他作长谈的幸运了。

关于鲁迅的回忆，枝枝节节，另外也正还多着；可是他给我的信件之类，有许多已在搬回杭州去之先烧了，有几封在上海北新书局里存着，现在又没有日记在手头，所以就在这里，先暂搁笔，以后若有机会，或许再写也说不定。

再见王莹[1]

前天在吉隆坡，就听见人说，王莹女士，也许会在这一两天内到新加坡来。昨晚自马六甲回来，在珍珠巴刹吃过晚饭后，又听一位同事说，王莹女士来了，就住在南天的二楼。

同家人等上南天去一看，王莹女士果然在那里，同时还有许多同业者，也在她的那间房间里访问她。和她又有一年多时间的不见，王莹女士，却又老成了许多。女子的进步，的确比我们男子来得快，尤其是像在王莹女士的那一个年龄的时代。

我在上海，初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以后听见她去日本念了书，回来后，也曾上过银幕，写过剧本，演过话剧。

去年夏天，大家流亡到了武汉，记得她也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剧艺。思为祖国当这一个危难时期，尽她的一份力量。我在武汉过的五六个月光阴，正像是一场大梦，上战线去跑的时日，比安居在武昌寓里的时间还要多。可是每次从前方回来，渡江到汉口去的时候，总有机会，和王莹女士相见，尤其是在美的咖啡店的冷气装置的客厅里，我们谈的那些，关于文艺，关于祖国前途的话，现在回想起来，真像是隔世的事情。

其后王莹女士，上了前线，我亦转转如蓬，从东战场而出闽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9年10月2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粤，再一帆远渡，来到了南洋。在南天旅舍，和她的这一次的忽漫相逢，虽则时间只隔了一年，但因为在这一年之内，国事家事的变化太多了，身世悠悠，真有点“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的感觉。

王莹女士是长成了，她的政治见解，她的文艺修养，以及她的阅世经验，在这抗战的两年零三个月里，真有了惊人的进步。我不敢再以从前对一位娇羞的小姑娘那样的态度对她了。她在这一个大时代里，已经找出了她自己所应走的路，而且也已经尽了她国民一分子所应尽的责。

她的此来，是为求艺术的深造，一面原为游历，一面也想对她所已得的经验学识，再加以锻炼的。这一种精进不已的精神，在一个青年女子的身上发见的时候，真是如何可以使人兴奋的一件事情。正如一位西洋的记者所说的一样，中国在抗战中，全民族都进了步，尤其是民族中间的一半的女子们。

王莹女士，在马来亚总还有相当时间的停留，她或者将上各处去观光，或者也将和此间的文化人研求现代的剧艺和文学，我正在这里刮目相待，正等着看她的第二次的跃进。

十月一日

悼胞兄曼陀[1]

长兄曼陀，名华，长于我一十二岁，同生肖，自先父弃养后，对我实系兄而又兼父职的长辈，去年十一月廿三，因忠于职守，对卖国汪党，毫不容情，在沪特区法院执法如山，终被狙击于其寓外。这消息，早就在中外各报上登过一时了。最近接得沪上各团体及各闻人发起之追悼大会的报告，才知公道自在人心，是非必有正论。他们要盛大追悼正直的人，亦即是消极警告那些邪曲的人的意思。追悼会，将于三月廿四日，在上海湖社举行。我身居海外，当然不能亲往祭奠，所以只能撰一哀挽联语，遥寄春申江上，略表哀思。（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闻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辽东。）

溯自胞兄殉国之后，上海香港各杂志及报社的友人，都来要我写些关于他的悲悼或回忆的文字，但说也奇怪，直到现在，仍不能下一执笔的决心。我自己推想这心理的究竟，也不能够明白的说出。或者因为身居热带，头脑昏胀，不适合于作抒情述德的长文，也未可知。但一最可靠的解释，则实因这一次的敌寇来侵，殉国殉职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对于个人的情感，似乎不便夸张，执着，当是事实上的主因。反过来说，就是个人主义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里，渐渐的减了，似乎在向民族国家的大范围的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40年2月21日新加坡《星洲日报》上。

情感一方面转向。

情感扩大之后,在质的一方面,会变得稀薄一点,而在量的一方面,同时会得增大,自是必然的趋势。

譬如,当故乡沦陷之日,我生身的老母,亦同长兄一样,因不肯离去故土而被杀;当时我还在祖国的福州,接得噩耗之日,亦只痛哭了一场,设灵遥祭了一番,而终于没有心情来撰文以志痛。

从我个人的这小小心理变迁来下判断,则这一次敌寇的来侵,影响及于一般国民的感情转变的力量,实在是很大很大。自私的,执着于小我的那一种情感,至少至少,在中国各沦陷地同胞的心里,我想,是可以一扫而光了。就单从这一方面来说,也可以算是这一次我们抗战的一大收获。

现在,闲谈暂且搁起,再来说一说长兄的历史性行吧。长兄所习的虽是法律,毕生从事的,虽系干燥的刑法判例;但他的天性,却是倾向于艺术的。他闲时作淡墨山水,很有我们乡贤董文恪公的气派,而写下来的诗,则又细腻工稳,有些似晚唐,有些像北宋人的名句。他的画集,诗集,虽则分量不多,已在香港上海制版赶印了。大约在追悼会开催之日,总可以与世人见面,当能证明我这话的并非自夸。至于他行事的不苟,接人待物的富有长者的温厚之风,则凡和他接近过的人,都能够说述,我也可以不必夸张,致堕入谀墓铭旌的常套。在这里,我只想略记一下他的历史。他生在前清光绪十年的甲申,十七岁就以府道试第一名入学,补博士弟子员。当废科举改学堂的第一期里,他就入杭府中学。毕业后,应留学生考试,受官费保送去日本留学,实系浙江派遣留学生的首批一百人中之一。在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毕业后,又改入法政大学,三年毕业,就在天津交涉公署任翻译二

年，其后考取法官，就一直的在京师高等审判厅任职。当许公俊人任司法部长时，升任大理院推事，又被派赴日本考察司法制度。一年回国，也就在大理院奉职。直到九一八事变起来之日，他还在沈阳作大理院东北分院的庭长兼代分院长。东北沦亡，他一手整理案卷全部，载赴北平。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堂，经接收过来以后，他就被任作临时高等分院刑庭庭长，一直到他殉职之日为止。

在这一个简短的略历里，是看不出他的为人正直，和临难不苟的态度来的。可是最大的证明，却是他那为国家，为民族的最后的一死。

鸿毛泰山等宽慰语，我这时不想再讲，不过死者的遗志，却总要我们未死者替他完成，就是如何的去向汪逆及侵略者算一次总账！

敬悼许地山先生[①]

我和许地山先生的交谊并不深,所以想述说一点两人间的往来,材料却是很少。不过许先生的为人,他的治学精神,以及抗战事起后,他的为国家民族尽瘁服役的诸种劳绩,我是无时无地不在佩服的。

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创造社初在上海出刊物的时候,记得是一个秋天的薄暮。

那时候他新从北京(那时还未改北平)南下,似乎是刚在燕大毕业之后。他的一篇小说《命命鸟》,已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大家对他都奉呈了最满意的好评。他是寄寓在闸北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辑所近旁的郑振铎先生的家里的。

当时,郭沫若、成仿吾两位,和我是住在哈同路,我们和小说月报社在文学的主张上,虽则不合,有时也曾作过笔战,可是我们对他们的交谊,却仍旧是很好的。所以当工作的暇日,我们也时常往来,作些闲谈。

在这一个短短的时期里,我与许先生有了好几次的会晤;但他在那一个时候,还不脱一种孩稚的顽皮气,老是讲不上几句话后,就去找小孩子抛皮球,踢毽子去了。我对他当时的这一种小孩子脾气,觉得很是奇怪;可是后来听老舍他们谈起了他,才知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41 年 11 月 8 日香港《星岛日报》。

道这一种天真的性格,他就一直保持着不曾改过。

这已经是约近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其后,他去美国,去英国,去印度。回来后,他在燕大,我在北大教书。偶尔在集会上,也时时有了几次见面的机会,不过终于因两校地点的远隔,我和他记不起有什么特殊的同游或会谈的事情。

况且,自民国十四年以后,我就离开了北京,到武昌大学去教书了;虽则在其间也时时回到北京去小住,可是留京的时间总是很短,故而终于也没有和他更接近一步的机会。

其后的十余年,我的生活,因种种环境的关系,陷入了一个绝不规则的历程,和这些旧日的朋友简直是断绝了往来。所以一直到接许先生的讣告为止,我却想不起是在什么地方,和他握过最后的一次手。因为这一次过香港而来星洲时,明明是知道他在港大教书,但因为船期促迫,想去一访而终未果。于是,我就永久失去了和他作深谈的机会了。

对于他的身世,他的学殖,他的为国家尽力之处,论述的人,已经是很多了,我在此地不想再说。我想特别一提的,是对于他的创作天才的敬佩。他的初期的作品,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是大家所熟知的;但到了最近,他的作风,竟一变而为苍劲坚实的写实主义,却很少有人说起。

他的一篇抗战以后所写的小说,叫作《铁鱼的鳃》,实在是这一倾向的代表作品,我在《华侨周报》的初几期上,特地为他转载的原因,就是想对我们散处在南岛的诸位写作者,示以一种模范的意思。像这样坚实细致的小说,不但是在中国的小说界不可多得,就是求之于一九四〇年的英美短篇小说界,也很少有可以和他比并的作品。但可惜他在这一方面的天才,竟为他其他方面的学术所掩蔽,人家知道的不多,而他自己也很少有这一方面

的作品。要说到因他之死,而中国文化界所蒙受的损失是很大的话,我想从短少了一位创作天才的一点来说,这损失将更是不容易填补。

自己今年的年龄,也并不算老,但是回忆起来,对于追悼作故的友人的事情,似乎也觉得太多了。辈份老一点的,如曾孟朴、鲁迅、蔡孑民、马君武诸先生,稍长于我的,如蒋百里、张季鸾诸先生,同年辈的如徐志摩、滕若渠、蒋光慈的诸位,计算起来,在这十几年的中间,哭过的友人,实在真也不少了。我往往在私自奇怪,近代中国的文人,何以一般总享不到八十以上的高龄?而外国的文人,如英国的哈代、俄国的托尔斯泰、法国的弗朗斯等,享寿都是在八十岁以上,这或者是和社会对文人的待遇有关的吧?我想在这一次追悼许地山先生的大会当中,提出一个口号来,要求一般社会,对文人的待遇,应该提高一点。因为死后的千言万语,总不及生前的一杯咖啡乌来得实际。

末了,我想把我的一副挽联,抄在底下:

嗟月旦停评,伯牛有疾如斯,灵雨空山,君自涅槃登彼岸。

问人间何世,胡马窥江未去,明珠漏网,我为家国惜遗才。

游　记

感伤的行旅①

一

犹太人的漂泊，听说是上帝制定的惩罚。中欧一带的"寄泊栖"的游行，仿佛是这一种印度支族浪漫尼的天性。大约是这两种意味都完备在我身上的缘故吧，在一处沉滞得久了，只想把包裹雨伞背起，到绝无人迹的地方去吐一口郁气。更况且节季又是霜叶红时的秋晚，天色又是同碧海似的天天晴朗的青天，我为什么不走？我为什么不走呢？

可是说话容易，实践艰难，入秋以后，想走想走的心愿，却起了好久了，而天时人事，到了临行的时节，总有许多阻障出来。八个瓶儿七个盖，凑来凑去凑不周全的，尤其是几个买舟借宿的金钱。我不会吹箫，我当然不能乞食，况且此去，也许在吴头，也许向楚尾，也许在中途被捉，被投交有砂米饭吃有红衣服著的笼中，所以踏上火车之先，我总想多带一点财物在身边，免得为人家看出，看出我是一个无产无职的游民。

旅行之始，还是先到上海，向各处去交涉了半天。等到几个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9年1月1日《北新半月刊》第3卷第1号。

版税拿到在手里，向大街上买就了些旅行杂品的时候，我的灵魂已经飞到了空中，“Over the hills and far away!”①坐在黄包车上的身体，好像在腾云驾雾，扶摇上九万里外去了。头一晚，就在上海的大旅馆里借了一宵宿。

是月暗星繁的秋夜，高楼上看出去，能够看见的，只是些黄苍颓荡的电灯光。当然空中还有许多同蜂衙里出了火似的同胞的杂噪声，和许多有钱的人在大街上驶过的汽车声溶合在一处，在合奏着大都会之夜的“新魔丰腻”，但最触动我这感伤的行旅者的哀思的，却是在同一家旅舍之内，从前后左右的宏壮的房间里发出来的娇艳的肉声，及伴奏着的悲凉的弦索之音。屋顶上飞下来的一阵两阵的比西班牙舞乐里的皮鼓铜琶更野噪的锣鼓响乐，也未始不足以打断我这愁人秋夜的客中孤独，可是同败落头人家的喜事一样，这一种绝望的喧阗，这一种勉强的干兴，终觉得是肺病患者的脸上的红潮，静听起来，仿佛是有四万万的受难的人民，在这野声里啜泣似的，“如此烽烟如此(乐)，老夫怀抱若为开”呢？

不得已就只好在灯下拿出一本德国人的游记来躺在床沿上胡乱地翻读……

> 一七七六，九月四日，来干思堡，侵晨。
>
> 早晨三点，我轻轻地偷逃出了卡儿斯罢特，因为否则他们怕将不让我走。那一群将很亲热地为我做八月廿八的生日的朋友们，原也有扣留住我的权利；可是此地却不可再事淹留下去了。……

① 英文，“飞越山顶，飞向遥远的地方。”

这样地跟这一位美貌多才的主人公看山看水，一直的到了月下行车，将从勃伦纳到物络那(Vom Brenner bis Verona)的时候，我也就在悲凉的弦索声，杂噪的锣鼓声，和怕人的汽车声中昏沉睡着了。

不知是在什么地方，我自身却立在黑沉沉的天盖下俯看海水，立脚处仿佛是危岩巉兀的一座石山。我的左壁，就是一块身比人高的直立在那里的大石。忽而海潮一涨，只见黑黝黝的涡旋，在灰黄的海水里鼓荡，潮头渐长渐高，逼到脚下来了，我苦闷了一阵，却也终于无路可逃，带粘性的潮水，就毫无踌躇地浸上了我的两脚，浸上了我的腿部，腰部，终至于将及胸部而停止了。一霎时水又下退，我的左右又变了石山的陆地，而我身上的一件青袍，却为水浸湿了。在惊怖和懊恼的中间，梦神离去了我，手支着枕头，举起上半身来看看外边的样子，似乎那些毫无目的，毫无意识，只在大街上闲逛、瞎挤、乱骂、高叫的同胞们都已归笼去了，马路上只剩了几声清淡的汽车警笛之声，前后左右的娇艳的肉声和弦索声也减少了，幽幽寂寂，仿佛从极远处传来似的，只有间隔得很远的竹背牙牌互击的操塔的声音，大约夜也阑了，大家的游兴也倦了吧，这时候我的肚里却也咕噜噜感到了一点饥饿。

披上棉袍，向里间浴室的磁盆里放了一盆热水，漱了一漱口，擦了一把脸，再回到床前安乐椅上坐下，呆看住电灯擦起火柴来吸烟的时候，我不知怎么的斗然间却感到了一种异样的孤独。这也许是大都会中的深夜的悲哀，这也许是中年易动的人生的感觉，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这样的再在旅舍里枯坐是耐不住的了，所以就立起身来，开门出去，想去找一家长夜开炉的菜馆，去试一回小吃。

开门出去,在静寂粉白和病院里的廊子一样的长巷中走了一段,将要从右角转入另一条长廊去的时候,在角上的那间房里,忽而走出了一位二十左右,面色洁白妖艳,一头黑发松长披在肩上,全身像裸着似的只罩着一件金黄长毛丝绒的 Negligee①的妇人来。这一回的出其不意地在这一个深夜的时间里忽儿和我这样的一个潦倒的中年男子的相遇,大约也使她感到了一种惊异,她起始只张大了两只黑晶晶的大眼,怀疑惊问似的对我看了一眼,继而脸上涨起了红霞,似羞缩地将头俯伏了下去,终于大着胆子向我的身边走过,走到另一间房间里去了。我一个人发了一脸微笑,走转了弯,轻轻地在走向升降机去的中间,耳朵里还听见了一声她关闭房门的声音,眼睛里还保留着她那丰白的圆肩的曲线,和从宽散的她的寝衣中透露出来的胸前的那块倒三角形的雪嫩的白肌肤。

司升降机的工人和在廊子的一角呆坐着的几位茶役,都也睡态朦胧了,但我从高处的六层楼下来,一到了底下出大门去的那条路上,却不料竟会遇见这许多暗夜之子在谈笑取乐的。他们的中间,有的是跟妓女来的龟奴鸨母,有的是司汽车的机器工人,有的是身上还披着绒毯的住宅包车夫,有的大约是专等到了这一个时候,夹入到这些人的中间来骗取一枝两枝香烟,谈谈笑笑藉此过夜的闲人吧!这一个大门道上的小社会里,这时候似乎还正在热闹的黄昏时候一样,而等我走出大门,向东边角上的一家茶馆里坐定,朝壁上的挂钟细细看了一眼时,却已经是午前的三点钟前了。

吃取了一点酒菜回来,在路上向天空注看了许多回。西边

---

① 英文:室内服。

天上,正挂着一钩同镰刀似的下弦残月,东北南三面,从高屋顶的电火中间窥探出去,似还见得到一颗两颗的黯淡的秋星,大约明朝不会下雨这一件事情总可以决定的了。我长啸了一声,心里却感到了一点满足,想这一次的出发也还算不坏,就再从升降机上来,回房脱去了袍袄,沉酣地睡着了四五个钟头。

二

几个钟头的酣睡,已把我长年不离身心的疲倦医好了一半了,况且赶到车站的时候,正还是上行特别快车将发未动的九点之前,买了车票,挤入了车座,浩浩荡荡,火车头在晨风朝日之中,将我的身体搬向北去的中间,老是自伤命薄,对人对世总觉得不满的我这时代落伍者,倒也感到了一心的快乐。“旅行果然是好的”,我斜倚着车窗,目视着两旁的躺息在太阳和风里的大地,心里却在这样的想:“旅行果然是不错,以后就决定在船窗马背里过它半生生活吧!”

江南的风景,处处可爱,江南的人事,事事堪哀,你看,在这一个秋尽冬来的寒月里,四边的草木,岂不还是青葱红润的么?运河小港里,岂不依旧是白帆如织满在行驶的么?还有小小的水车亭子,疏疏的槐柳树林。平桥瓦屋,只在大空里吐和平之气,一堆一堆的干草堆儿,是老百姓在这过去的几个月中间力耕苦作之后的黄金成绩,而车辚辚,马萧萧,这十余年中间,军阀对他们的征收剥夺,虏掠奸淫,从头细算起来,哪里还算得明白?江南原说是鱼米之乡,但可怜的老百姓们,也一并的作了那些武装同志们的鱼米了。逝者如斯,将来者且更不堪设想,你们且看看政府中什么局长什么局长的任命,一般物价的同潮也似的怒

升,和印花税地税杂税等名目的增设等,就也可以知其大概了。啊啊,圣明天子的朝廷大事,你这贱民哪有左右容喙的权利,你这无智的牛马,你还是守着古圣昔贤的大训,明哲以保其身,且细赏赏这车窗外面的迷人秋景吧!人家瓦上的浓霜去管它作甚?

车窗外的秋色,已经到了烂熟将残的时候了。而将这秋色秋风的颓废末级,最明显地表现出来的,要算浅水滩头的芦花丛薮,和沿流在摇映着的柳色的鹅黄。当然杞树、枫树、柏树的红叶,也一律的在透露残秋的消息,可是绿叶层中的红霞一抹,即在春天的二月,只教你向树林里去栽几株一丈红花,也就可以酿成此景的。至于西方莲的殷红,则不问是寒冬或是炎夏,只教你培养得宜,那就随时随地都可以将其他树叶的碧色去衬它的朱红,所以我说,表现这大江南岸的残秋的颜色,不是枫林的红艳和残叶的青葱,却是芦花的丰白与岸柳的髡黄。

秋的颜色,也管不得许多,我也不想来品评红白,裁答一重公案,总之对这些大自然的四时烟景,毫末也不曾留意的我们那火车机头,现在却早已冲过了长桥几架,钞过了洋澄湖岸的一角,一程一程的在逼近姑苏台下去了。

苏州本来是我依旧游之地,“一帆冷雨过娄门”的情趣,闲雅的古人,似乎都在称道。不过细雨骑驴,延着了七里山塘,缓缓的去奠拜真娘之墓的那种逸致,实在也尽值得我们的怀忆的。还有日斜的午后,或者上小吴轩去泡一碗清茶,凭栏细数数城里人家的烟灶,或者在冷红阁上,开开它朝西一带的明窗,静静儿的守着夕阳的晼晚西沉,也是尘俗都消的一种游法。我的此来,本来是无遮无碍的放浪的闲行,依理是应该在吴门下榻,离沪的第一晚是应该去听听寒山寺里的夜半清钟的,可是重阳过后,这近边又有了几次农工暴动的风声,军警们提心吊胆,日日在搜查

旅客,骚扰居民,像这样的暴风雨将到未来的恐怖期间,我也不想再去多劳一次军警先生的驾了,所以车停的片刻时候,我只在车里跑上先跑落后的看了一回虎丘的山色,想看看这本来是不高不厚的地皮,究竟有没有被那些要人们刮尽。但是还好,那一堆小小的土山,依旧还在那里点缀苏州的景致。不过塔影萧条,似乎新来瘦了,它不会病酒,它不会悲秋,这影瘦的原因,大约总是因为日脚行到了天中的缘故吧。拿出表来一看,果然已经是十一点多钟,将近中午的时刻了。

火车离去苏州之后,路线的两边,耸出了几条绀碧的山峰来。在平淡的上海住惯的人,或者本来是从山水中间出来,但为生活所迫,就不得不在看不见山看不见水的上海久住的人们,大约到此总不免要生出异样的感觉来的吧。同车的有几位从上海来的旅客,一样的因看见了这西南一带的连山而在作点头的微笑。啊啊,人类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细胞,只教天性不灭,决没有一个会对了这自然的和平清景而不想赞美的,所以那些卑污贪暴的军阀委员要人们,大约总已经把人性灭尽了的缘故吧,他们只知道要打仗,他们只知道要杀人,他们只知道如何的去敛钱争势夺权利用,他们只知道如何的来破坏农工大众的这一个自然给与我们的伊甸园。啊呀,不对,本来是在说看山的,多嘴的小子,却又破口牵涉起大人先生们的狼心狗计来了,不说吧,还是不说吧。将近十二点了,我还是去炒盘芥莉鸡丁弄瓶"苦配"啤酒来浇浇块垒的好。

三

正吞完最后的一杯苦酒的时候,火车过了一个小站,听说是

无锡就在眼前了。

天下第二泉水的甘味,倒也没有什么可以使人留恋的地方。但震泽湖边的芦花秋草,当这一个肃杀的年时,在理想上当然是可以引人入胜的,因为七十二山峰的峰下,处处应该有低浅的水滩,三万六千顷的周匝,少算算也应该有千余顷的浅渚,以这一个统计来计算太湖湖上的芦花,那起码要比扬子江河身的沙渚上的芦田多些。我是曾在太平府以上九江以下的扬子江头看过伟大的芦花秋景的,所以这一回很想上太湖去试试运气看,看我这一次的臆测究竟有没有和事实相合的地方。这样的决定在无锡下车之后,倒觉得前面相去只几哩地的路程特别的长了起来,特别快车的速力也似乎特别慢起来了。

无锡究竟是出大政客的实业中心地,火车一停,下来的人竟占了全车的十分之三四。我因为行李无多,所以一时对那些争夺人体的黄包车夫们都失了敬,一个人踏出站来,在荒地上立了一会,看了一出猴子戴面具的把戏,想等大伙的行客散了,再去叫黄包车直上太湖边去。这一个战略,本是我在旅行的时候常用常效的方法,因为车刚到站,黄包车价总要比平时贵涨几倍,等大家散尽,车夫看看不得不等第二班车了,那他的价钱就会低让一点,可以让到比平时只贵两成三成的地步。况且从车站到湖滨,随便走哪一条路,总要走半个钟头才能走到,你若急切的去叫车,那客气一点的车夫,会索价一块大洋,不客气的或者竟会说两块三块都不定的。所以夹在无锡的市民中间,上车站前头的那块荒地上去看一出猴犬两明星合演的拿手好戏,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在看把戏的中间就在摆布对车夫的战略呀。殊不知这一次的作战,我却大大的失败了。

原来上行特别快车到站是正午十二点的光景,这一班车过

后，则下行特快的到来要在下午的一点半过，车夫若送我到湖边去呢，那下半日的他的买卖就没有了，要不是有特别的好处，大家是不愿意去的。况且时刻又来得不好，正是大家要去吃饭缴车的时候，所以等我从人丛中挤攒出来，想再回到车站前头去叫车的当儿，空洞的卵石马路上，只剩了些太阳的影子，黄包车夫却一个也看不见了。

没有办法，只好唱着“背转身，只埋怨，自己做差”而慢慢的踱过桥去，在无锡饭店的门口，反出了一个更贵的价目，才叫着了一乘黄包车拖我到了迎龙桥下。从迎龙桥起，前面是宽广的汽车道了，两公司的驶往梅园的公共汽车，隔十分就有一乘开行，并且就是不坐汽车，从迎龙桥起再坐小照会的黄包车去，也是十分舒适的。到了此地，又是我的世界了，而实际上从此地起，不但有各种便利的车子可乘，就是叫一只湖船，叫她直摇出去，到太湖边上去摇它一晚，也是极容易办到的事情，所以在一家新的公共汽车行的候车的长凳上坐下的时候，我心里觉得是已经到了太湖边上的样子。

开原乡一带，实在是住家避世的最好的地方。九龙山脉，横亘在北边，锡山一塔，障得住东来的烟灰煤气，西南望去，不是龙山山脉的蜿蜒的余波，便是太湖湖面的镜光的返照。到处有桑麻的肥地，到处有起屋的良材，耕地的整齐，道路的修广，和一种和平气象的横溢，是在江浙各农区中所找不出第二个来的好地。可惜我没有去做官，可惜我不曾积下些钱来，否则我将不买阳羡之田，而来这开原乡里置它的三十顷地。营五亩之居，筑一亩之室。竹篱之内，树之以桑，树之以麻，养些鸡豚羊犬，好供岁时伏腊置酒高会之资；酒醉饭饱，在屋前的太阳光中一躺，更可以叫稚子开一开留声机器，听听克拉衣斯勒的提琴的慢调或卡儿骚

的高亢的悲歌。若喜欢看点新书,那火车一搭,只教有半日工夫,就可以到上海的璧恒、别发,去买些最近出版的优美的书来。这一点卑卑的愿望,啊啊,这一点在大人先生的眼里看起来,简直是等于矮子的一个小脚指头般大的奢望,我究竟要在何年何月,才享受得到呢? 罢罢,这样的在公共汽车里坐着,这样的看看两岸的疾驰过去的桑田,这样的注视注视龙山的秋景,这样的吸收吸收不用钱买的日色湖光,也就可以了,很可以了,我还是不要作那样的妄想,且念首清诗,聊作个过屠门的大嚼吧!

Mine be a cot beside the hill
A bee – hive's hum shall soothe my ear;
A willowy brook that turns a mill,
With many a fall shall linger near.

The swal'ow, oft, beneath my thatch
Shall twitter from her clay – built nest;
Oft shall the pilgrim lift the latch,
And share my meal, a welcome guest.

Around my ivied porch shall spring
Each fragrant flower that drinks the dew;
And Lucy, at her wheel, shall sing
In russet – gown and apron blue.

The village – church among the trees,

Where first our marriage - vows were given,

With merry peals shall swell the breeze

And point with taper spire to Heaven.①

这样的在车窗口同诗里的蜜蜂似的哼着念着，我们的那乘公共汽车，已经驶过了张巷荣巷，驶过了一支小山的腰岭，到了梅园的门口了。

四

梅园是无锡的大实业家荣氏的私园，系筑在去太湖不远的一支小山上的别业，我的在公共汽车里想起的那个愿望，他早已大规模地为我实现造好在这里了；所不同者，我所想的是一间小小的茅篷，而他的却是红砖的高大的洋房，我是要缓步以当车，徒步在那些桑麻的野道上闲走的，而他却因为时间是黄金就非坐汽车来往不可的这些违异。然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看将起来，有钱的人的心理，原也同我们这些无钱无业的闲人的心理是一样的。我在此地要感谢荣氏的竟能把我的空想去实现而造成这一个梅园，我更要感谢他既造成之后而能把它开放，并且非但把它开放，而又能在梅园里割出一席地来租给人家，去开设一个接待来游者的公共膳宿之场。因为这一晚我是决定在梅园里的

① 英文，意为：我的住处是山后的一所小屋，/蜂窝的嗡嗡声安抚着我的耳朵；/一股涓涓小溪迂回山间，/几经延宕才在附近滞留。/燕子经常在我的屋檐下，/从她的泥筑小窝发出啾啾叫声；/常有过客敲开门扉，/回享我的食物，一名受欢迎的过客。/在我那爬满常春藤的门廊，/伸展出饮露的芳香的花朵；/我的露西啊，自由自在地歌唱，/身着简朴的衣服、系着蓝色的围裙。/村里的教堂映掩在树间，/那是我们第一次婚誓进行的地方。/和风吹着隆隆作响的钟声，/顺着渐细的塔尖吹向天空。

太湖饭店内借宿的。

大约到过无锡的人总该知道,这附近的别墅的位置,除了刚才汽车通过的那支横山上的一个别庄之外,总算这梅园的位置算顶好了。这一条小小的东山,当然也是龙山西下的波脉里的一条,南去太湖,约只有小三里不足的路程。而在这梅园的高处,如招鹤坪前,太湖饭店的二楼之上,或再高处那荣氏的别墅楼头,南窗开了,眼下就见得到太湖的一角,波光容与,时时与独山、管社山的山色相掩映。至于园里的瘦梅千树,小榭数间,和曲折的路径,高而不美的假山之类,不过尽了一点点缀的余功,并不足以语园林营造的匠心之所在的。所以梅园之胜,在它的位置,在它的与太湖的接而又离,离而又接的妙处;我的不远数十里的奔波,定要上此地来借它一宿的原因,也只想利用利用这一点特点而已。

在太湖饭店的二楼上把房间开好,喝了几杯既甜且苦的惠泉山酒之后,太阳已有点打斜了,但拿出表来一看,时间还只是午后的两点多钟。我的此来,原想看一看一位朋友所写过的太湖的落日,原想看看那落日与芦花相映的风情的;若现在就赶往湖滨,那未免去得太早,后来怕要生出久候无聊的感想来。所以走出梅园,我就先叫了一乘车子,再回到惠山寺去,打算从那里再由别道绕至湖滨,好去赶上看湖边的落日。但是锡山一停,惠山一转,遇见了些无聊的俗物在惠山泉水旁的大嚼豪游,及许多武装同志们的沿路的放肆高笑,我心里就感到了一心的不快,正同被强人按住在脚下,被他强塞了些灰土尘污到肚里边去的样子,我的脾气又发起来了,我只想登到无人来得的高山之上去尽情吐泻一番,好把肚皮里的抑郁灰尘都吐吐干净。穿过了惠山的后殿,一步一登,朝着只有斜阳和衰草在弄情调戏的濯濯的空

山，不晓走了多少时候，我竟走到了龙山第一峰的头茅篷外了。

目的总算达到了，惠山锡山寺里的那些俗物，都已踏踢在我的脚下，四大皆空，头上身边，只剩了一片蓝苍的天色和清淡的山岚。在此地我可以高啸，我可以俯视无锡城里的几十万为金钱名誉而在苦斗的苍生，我可以任我放开大口来骂一阵无论哪一个凡为我所疾恶者，骂之不足，还可以吐他的面，吐面不足，还可以以小便来浇上他的身头。我可以痛哭，我可以狂歌，我等爬山的急喘回复了一点之后，在那块头茅篷前的山峰头上竟一个人演了半日的狂态，直到喉咙干哑，汗水横流，太阳也倾斜到了很低很低的时候为止。

气竭声嘶，狂歌高叫的声音停后，我的两只本来是为我自己的噪聒弄得昏昏的耳里，忽而沁的钻入了一层寂静。风也无声，日也无声，天地草木都仿佛在一击之下变得死寂了。沉默，沉默，沉默，空处都只是沉默。我被这一种深山里的静寂压得怕起来了，头脑里却起了一种很可笑的后悔。“不要这世界完全被我骂得陆沉了哩？”我想，“不要山鬼之类听了我的啸声来将我接受了去，接到了他们的死灭的国里去了哩？”我又想，“我在这里踏着的不要不是龙山山头，不要是阴间的滑油山之类哩？”我再想。于是我就注意看了看四边的景物，想证一证实我这身体究竟还是仍旧活在这卑污满地的阳世呢，还是已经闯入了那个鬼也在想革命而谋做阎王的阴间。

朝东望去，远散在锡山塔后的，依旧是千万的无锡城内的民家和几个工厂的高高的烟突，不过太阳斜低了，比起午前的光景来，似乎加添了一点倦意。俯视下去，在东南的角里，桑麻的林影，还是很浓很密的，并且在那条白线似的大道上，还有行动的车类的影子在那里前进呢，那么至少至少，四周都只是死灭的这

一个观念总可以打破了。我宽了一宽心，更掉头朝向了西南，太阳落下了，西南全面，只是眩目的湖光，远处银蓝蒙溟，当是湖中间的峰面的暮霭，西面各小山的面影，也都变成了紫色了。因为看见了斜阳，看见了斜阳影里的太湖，我的已经闯入了死界的念头虽则立时打消，但是日暮途穷，只一个人远处在荒山顶上的一种实感，却油然的代之而起。我就伸长了脖子拚命的查看起四面的路来，这时候我实在只想找出一条近而且坦的便道，好遵此便道而且赶回家去。因为现在我所立着的，是龙山北脉在头茅篷下折向南去的一条支岭的高头，东西南三面只是岩石和泥沙，没有一条走路的。若再回至头茅篷前，重沿了来时的那条石级，再下至惠山，则无缘无故便白白的不得不多走许多的回头曲路，大丈夫是不走回头路的，我一边心里虽在这样的同小孩子似的想着，但实在我的脚力也有点虚竭了。“啊啊，要是这儿有一所庵庙的话，那我就可以不必这样的着急了。”我一边尽在看四面的地势，一边心里还在作这样的打算，“这地点多么好啊，东面可以看无锡全市，西面可以见太湖的夕阳，后面是头茅篷的高顶，前面是朝正南的开原乡一带的村落，这里比起那头茅篷来，形势不晓要好几十倍。无锡人真没有眼睛，怎么会将这一块龙山南面的平坦的山岭这样的弃置着，而不来造一所庵庙的呢？唉唉，或者他们是将这一个好地方留着，留待我来筑室幽居的吧？或者几十年后将有人来，因我今天的在此一哭而为我起一个痛哭之台，而与我那故乡的谢氏西台来对立的吧？哈哈，哈哈。不错，很不错。”末后想到了这一个夸大妄想狂者的想头之后，我的精神也抖擞起来了，于是拔起脚跟，不管它有路没有路，只是往前向那条朝南斜拖下去的山坡下乱走。结果在乱石上滑坐了几次，被荆棘钩破了一块小襟和一双线袜，我跳过几块岩石，不到

三十分钟,我也居然走到了那支荒山脚下的坟堆里了。

到了平地的坟树林里来一看,西天低处太阳还没有完全落尽,走到了离坟不远的一个小村子的时候,我看了看表,已经是五点多了。村里的人家,也已经在预备晚餐,门前晒在那里的干草豆萁,都已收拾得好好,老农老妇,都在将暗未暗的天空下,在和他们的孙儿孙女游耍。我走近前去,向他们很恭敬的问了问到梅园的路径,难得他们竟有这样的热心,居然把我领到了通汽车的那条大道之上。等我雇好了一乘黄包车坐上,回头来向他们道谢的时候,我的眼角上却又扑簌簌地滚下了两粒感激的大泪来。

五

山居清寂,梅园的晚上,实在是太冷静不过。吃过了晚饭,向庭前去一走,只觉得四面都是茫茫的夜雾和每每的荒田,人家也看不出来,更何况乎灯烛辉煌的夜市。绕出园门,正想拖了两只倦脚走向南面野田里去的时候,在黄昏的灰暗里我却在门边看见了一张有几个大字写在那里的白纸。摸近前去一看,原来是中华艺大的旅行写生团的通告。在这中华艺大里,我本有一位认识的画家C君在那里当主任的,急忙走回饭店,教茶房去一请,C君果然来了。我们在灯下谈了一会,又出去在园中的高亭上站立了许多时候,这一位不趋时尚,只在自己精进自己的技艺的画家,平时总老是呐呐不愿多说话的,然而今天和我的这他乡的一遇,仿佛把他的习惯改过来了,我们谈了些以艺术作了招牌,拚命的在运动做官做委员的艺术家的行为。我们又谈到了些设了很好听的名目,而实际上只在骗取青年学子的学费的艺

术教育家的心迹。我们谈到了艺术的真髓,谈到了中国的艺术的将来,谈到了革命的意义,谈到了社会上的险恶的人心,到了叹声连发,不忍再谈下去的时候,高亭外的天色也完全黑了。两人伸头出去,默默地只看了一回天上的几颗早见的明星。我们约定了下次到上海时,再去江湾访他的画室的日期,就各自在黑暗里分手走了。

大约是一天跑路跑得太多了的缘故吧,回旅馆来一睡,居然身也不翻一个,好好儿的睡着了。约莫到了残宵二三点钟的光景,槛外的不知从哪一个庙里来的钟磬,尽是当当当当的在那里慢击。我起初梦醒,以为是附近报火的钟声,但披衣起来,到室外廊前去一看,不但火光看不出来,就是火烧场中老有的那一种叫噪的人号狗吠之声也一些儿听它不出。庭外如云如雾,静浸着一庭残月的清光。满屋沉沉,只充满着一种遥夜酣眠的呼吸。我为这钟声所诱,不知不觉,竟扣上了衣裳,步出了庭前,将我的孤零的一身,浸入了仿佛是要粘上衣来的月光海里。夜雾从太湖里蒸发起来了,附近的空中,只是白茫茫的一片。叉桠的梅树林中,望过去仿佛是有人立在那里的样子。我又慢慢的从饭店的后门,步上了那个梅园最高处的招鹤坪上。南望太湖,也辨不出什么形状来,不过只觉得那面的一块空阔的地方,仿佛是由千千万万的银丝织就似的,有月光下照的清辉,有湖波返射的银箭,还有如无却有,似薄还浓,一半透明,一半粘湿的湖雾湖烟,假如你把身子用力的朝南一跳,那这一层透明的白网,必能悠扬地牵举你起来,把你举送到王母娘娘的后宫深处去似的。这是我当初看了那湖天一角的景象的时候的感想,但当万籁无声的这一个月明的深夜,幽幽地慢慢地,被那远寺的钟声,当嗡,当嗡的接连着几回有韵律似的催告,我的知觉幻想,竟觉得渐渐地渐

渐地麻木下去了,终至于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干,两只脚柔软地跪坐了下去,眼睛也只同呆了似的盯视住了那悲哀的残月不能动了。宗教的神秘,人性的幽幻,大约是指这样的时候的这一种心理状态而说的吧,我像这样的和耶稣教会的以马内利的圣像似的,被那幽婉的钟声,不知魔伏了许多时,直到钟声停住,木鱼声发,和尚——也许是尼姑——的念经念咒的声音幽幽传到我耳边的时候,方才挺身立起,回到了那旅馆的居室里来,这时候大约去天明总也已经不远了吧?

回房不知又睡着了几个钟头,等第二次醒来的时候,前窗的帷幕缝中却漏入了几行太阳的光线来。大约时候总也已不早了,急忙起来预备了一下,吃了一点点心,我就出发到太湖湖上去。天上虽各处飞散着云层,但晴空的缺处,看起来仍可以看得到底的,所以我知道天气总还有几日好晴。不过太阳光太猛了一点,空气里似乎有多量的水蒸汽含着,若要登高处去望远景,那像这一种天气是不行的,因为晴而不爽,你不能从厚层的空气里辨出远处的寒鸦林树来,可是只要看看湖上的风光,那像这样的晴天,也已经是尽够的了。并且昨晚上的落日没有看成,我今天却打算牺牲它一天的时日,来试试太湖里的远征,去找出些前人所未见的岛中僻景来,这是当走出园门,打杨庄的后门经过,向南走入野田,在走上太湖边上去的时候的决意。

太阳升高了,整洁的野田里已有早起的农夫在辟土了。行经过一块桑园地的时候,我且看见了两位很修媚的姑娘,头上罩着了一块白布,在用了一根竹竿,打下树上的已经黄枯了的桑叶来。听她们说这也是蚕妇的每年秋季的一种工作,因为枯叶在树上悬久了,那老树的养分不免要为枯叶吸几分去,所以打它们下来是很要紧的,并且黄叶干了,还可以拿去生火当柴烧,也是

一举两得的事情。

在野田里的那条通至湖滨的泥路,上面铺着的尽是些细碎的介虫壳儿,所以阳光照射下来,有几处虽只放着明亮的白光,但有几处简直是在发虹霓似的彩色。

像这样的有朝阳晒着的野道,像这样的有林树小山围绕着的空间,况且头上又是青色的天,脚底下并且是五彩的地,饱吸着健康的空气,摆行着不急的脚步,朝南的走向太湖边去,真是多么美满的一幅清秋行乐图呀!但是风云莫测,急变就起来了,因为我走到了管社山脚,正要沿了那条山脚下新辟的步道走向太湖旁的一小湾,俗名五里湖滨的时候,在山道上朝着东面的五里湖心却有两位着武装背皮带的同志和一位穿长袍马褂的先生立在那里看湖面的扁舟。太阳光直射在他们的身上,皮带上的镀镍的金属,在放异样的闪光。我毫不留意地走近前去,而听了我的脚步声将头掉转来的他们中间的武装者的一位,突然叫了我一声,吃了一惊,我张开了大眼向他一看,原来是一位当我在某地教书的时候的从前的学生。

他在学校里的时候本来就是很会出风头的,这几年来际会风云,已经步步高升成了党国的要人了,他的名字我也曾在报上看见过几多次的,现在突然的在这一个地方被他那么的一叫,我真骇得颜面都变成了土色了,因为两三年来,流落江湖,不敢出头露面的结果,我每遇见一个熟人的时候,心里总要怦怦的惊跳。尤其是在最近被几位满含恶意的新闻记者大书了一阵我的叛党叛国的记载以后,我更是不敢向朋友亲戚那里去走动了。而今天的这一位同志,却是党国的要人,现任的中委机关里的常务委员,若论起罪来,是要从他的手中发落的,冤家路窄,这一关叫我如何的偷逃过去呢?我先发了一阵抖,立住了脚呆木了一

下,既而一想,横竖逃也逃不脱了,还是大着胆子迎上去吧,于是就立定主意保持着若无其事的态度,前进了几步,和他握了握手。

“啊! 怎么你也会在这里!”我很惊喜似地装着笑脸问他。

“真想不到在这里会见到先生的,近来身体怎么样! 脸色很不好哩!”他也是很欢喜地问我。看了他这样态度,我的胆子放大了,于是就造了一篇很圆满的历史出来报告给他听。

我说因为身体不好,到太湖边上来养病已经有二年多了,自从去年夏天起,并且因为闲空不过,就在这里聚拢了几个小学生来在教他们的书,今天是礼拜,所以才出来走走,但吃中饭的时候却非要回去不可的,书房是在城外××桥××巷的第××号,我并且要请他上书房去坐坐,好细谈谈别后的闲天。我这大胆的谎语原也已经听见了他这一番来锡的任务之后才敢说的,因为他说他是来查勘一件重大党务的,在这太湖边上一转,午后还要上苏州去,等下次再有来无锡的机会的时候再来拜访,这是他的遁辞。

他为我介绍了那另外的两位同志,我们就一同的上了万顷堂,上了管社山,我等不到一碗清茶泡淡的时候,就设辞和他们告别了。这样的我在惊恐和疑惧里,总算访过了太湖,游尽了无锡,因为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我已同逃狱囚似的伏在上行车的一角里在喝压惊的“苦配”啤酒了。这一次游无锡的回味,实在也同这啤酒的味儿差仿不多。

1928 年 11 月作者在途中记

钓台的春昼[①]

因为近在咫尺，以为什么时候要去就可以去，我们对于本乡本土的名区胜景，反而往往没有机会去玩，或不容易下一个决心去玩的。正唯其是如此，我对于富春江上的严陵，二十年来，心里虽每在记着，但脚却从没有向这一方面走过。一九三一，岁在辛未，暮春三月，春服未成，而中央党帝，似乎又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了，我接到了警告，就仓皇离去了寓居。先在江浙附近的穷乡里，游息了几天，偶尔看见了一家扫墓的行舟，乡愁一动，就定下了归计。绕了一个大弯，赶到故乡，却正好还在清明寒食的节前。和家人等去上了几处坟，与许久不曾见过面的亲戚朋友，来往热闹了几天，一种乡居的倦怠，忽而袭上心来了，于是乎我就决心上钓台去访一访严子陵的幽居。

钓台去桐庐县城二十余里，桐庐去富阳县治九十里不足，自富阳溯江而上，坐小火轮三小时可达桐庐，再上则须坐帆船了。

我去的那一天，记得是阴晴欲雨的养花天，并且系坐晚班轮去的，船到桐庐，已经是灯火微明的黄昏时候了，不得已就只得在码头近边的一家旅馆的高楼上借了一宵宿。

桐庐县城，大约有三里路长，三千多烟灶，一二万居民，地在富春江西北岸，从前是皖浙交通的要道，现在杭江铁路一开，似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2年9月16日《论语》第1期。

乎没有一二十年前的繁华热闹了。尤其要使旅客感到萧条的，却是桐君山脚下的那一队花船的失去了踪影。说起桐君山，原是桐庐县的一个接近城市的灵山胜地，山虽不高，但因有仙，自然是灵了。以形势来论，这桐君山，也的确是可以产生出许多口音生硬、别具风韵的桐严嫂来的生龙活脉；地处在桐溪东岸，正当桐溪和富春江合流之所，依依一水，西岸便瞰视着桐庐县市的人家烟树。南面对江，便是十里长洲；唐诗人方干的故居，就在这十里桐洲九里花的花田深处。向西越过桐庐县城，更遥遥对着一排高低不定的青峦，这就是富春山的山子山孙了。东北面山下，是一片桑麻沃地，有一条长蛇似的官道，隐而复现，出没盘曲在桃花杨柳洋槐榆树的中间；绕过一支小岭，便是富阳县的境界，大约去程明道的墓地程坟，总也不过一二十里地的间隔，我的去拜谒桐君，瞻仰道观，就在那一天到桐庐的晚上，是淡云微月，正在作雨的时候。

鱼梁渡头，因为夜渡无人，渡船停在东岸的桐君山下。我从旅馆踱了出来，先在离轮埠不远的渡口停立了几分钟，后来向一位来渡口洗夜饭米的年轻少妇，弓身请问了一回，才得到了渡江的秘诀。她说："你只须高喊两三声，船自会来的。"先谢了她教我的好意，然后以两手围成了播音的喇叭，"喂，喂，船渡请摇过来！"地纵声一喊，果然在半江的黑影当中，船身摇动了。渐摇渐近，五分钟后，我在渡口，却终于听出了咿呀柔橹的声音。时间似乎已经入了酉时的下刻，小市里的群动，这时候都已经静息；自从渡口的那位少妇，在微茫的夜色里，藏去了她那张白团团的面影之后，我独立在江边，不知不觉心里头却兀自感到了一种他乡日暮的悲哀。渡船到岸，船头上起了几声微微的水浪清音，又铜东的一响，我早已跳上了船，渡船也已经掉过头来了。坐在黑

沉沉的舱里,我起先只在静听着柔橹划水的声音,然后却在黑影里看出了一星船家在吸着的长烟管头上的烟火,最后因为沉默压迫不过,我只好开口说话了:“船家!你这样的渡我过去,该给你几个船钱?”我问。“随你先生把几个就是。”船家说话冗慢幽长,似乎已经带着些睡意了,我就向袋里摸出了两角钱来。“这两角钱,就算是我的渡船钱,请你候我一会,上去烧一次夜香,我是依旧要渡过江来的。”船家的回答,只是嗯嗯、呜呜,幽幽同牛叫似的一种鼻音,然而从继这鼻音而起的两三声轻快的喀声听来,他却已经在感到满足了,因为我也知道,乡间的义渡,船钱最多也不过是两三枚铜子而已。

到了桐君山下,在山影和树影交掩着的崎岖道上,我上岸走不上几步,就被一块乱石拌倒,滑跌了一次。船家似乎也动了恻隐之心了,一句话也不发,跑将上来,他却突然交给了我一盒火柴。我于感谢了一番他的盛意之后,重整步武,再摸上山去,先是必须点一枝火柴走三五步路的,但到得半山,路既就了规律,而微云堆里的半规月色,也朦胧地现出一痕银线来了,所以手里还存着的半盒火柴,就被我藏入了袋里。路是从山的西北,盘曲而上;渐走渐高,半山一到,天也开朗了一点,桐庐县市上的灯光,也星星可数了。更纵目向江心望去,富春江两岸的船上和桐溪合流口停泊着的船尾船头,也看得出一点一点的火来。走过半山,桐君观里的晚祷钟鼓,似乎还没有息尽,耳朵里仿佛听见了几丝木鱼钲钹的残声。走上山顶,先在半途遇着了一道道观外围的女墙,这女墙的栅门,却已经掩上了。在栅门外徘徊了一刻,觉得已经到了此门而不进去,终于是不能满足我这一次暗夜冒险的好奇怪癖的。所以细想了几次,还是决心进去,非进去不可,轻轻用手往里面一推,栅门却呀的一声,早已退向了后方开

开了，这门原来是虚掩在那里的。进了栅门，踏着为淡月所映照的石砌平路，向东向南的前走了五六十步，居然走到了道观的大门之外，这两扇朱红漆的大门，不消说是紧闭在那里的。到了此地，我却不想再破门进去了，因为这大门是朝南向着大江开的。门外头是一条一丈来宽的石砌步道，步道的一旁是道观的墙，一旁便是山坡，靠山坡的一面，并且还有一道二尺来高的石墙筑在那里，大约是代替栏杆，防人倾跌下山去的用意；石墙之上，铺的是二三尺宽的青石，在这似石栏又似石凳的墙上，尽可以坐卧游息，饱看桐江和对岸的风景，就是在这里坐它一晚，也很可以，我又何必去打开门来，惊起那些老道的恶梦呢？

空旷的天空里，流涨着的只是些灰白的云，云层缺处，原也看得出半角的天，和一点两点的星，但看起来最饶风趣的，却仍是欲藏还露，将见仍无的那半规月影。这时候江面上似乎起了风，云脚的迁移，更来得迅速了，而低头向江心一看，几多散乱着的船里的灯光，也忽明忽灭地变换了一变换位置。

这道观大门外的景色，真神奇极了。我当十几年前，在放浪的游程里，曾向瓜州京口一带，消磨过不少的时日；那时觉得果然名不虚传的，确是甘露寺外的江山，而现在到了桐庐，昏夜上这桐君山来一看，又觉得这江山的秀而且静，风景的整而不散，却非那天下第一江山的北固山所可与比拟的了。真也难怪得严子陵，难怪得戴徵士，倘使我若能在这样的地方结屋读书，以养天年，那还要什么的高官厚禄，还要什么的浮名虚誉哩？一个人在这桐君观前的石凳上，看看山，看看水，看看城中灯火和天上的星云，更做做浩无边际的无聊的幻梦，我竟忘记了时刻，忘记了自身，直等到隔江的击柝声传来，向西一看，忽而觉得城中的灯影微茫地减了，才跑也似地走下了山来，渡江奔回了客舍。

第二日侵晨,觉得昨天在桐君观前做过的残梦正还没有续完的时候,窗外面忽而传来了一阵吹角的声音。好梦虽被打破,但因这同吹筚篥似的商音哀咽,却很含着些荒凉的古意,并且晓风残月,杨柳岸边,也正好候船待发,上严陵去;所以心里纵怀着了些儿怨恨,但脸上却只现出了一痕微笑,起来梳洗更衣,叫茶房去雇船去。雇好了一只双桨的渔舟,买就了些酒菜鱼米,就在旅馆前面的码头上上了船。轻轻向江心摇出去的时候,东方的云幕中间,已现出了几丝红韵,有八点多钟了;舟师急得厉害,只在埋怨旅馆的茶房,为什么昨晚不预先告诉,好早一点出发。因为此去就是七里滩头,无风七里,有风七十里,上钓台去玩一趟回来,路程虽则有限,但这几日风雨无常,说不定要走夜路,才回来得了的。

过了桐庐,江心狭窄,浅滩果然多起来了。路上遇着的来往的行舟,数目也是很少,因为早晨吹的角,就是往建德去的快班船的信号,快班船一开,来往于两埠之间的船就不十分多了。两岸全是青青的山,中间是一条清浅的水,有时候过一个沙洲,洲上的桃花菜花,还有许多不晓得名字的白色的花,正在喧闹着春暮,吸引着蜂蝶。我在船头上一口一口的喝着严东关的药酒,指东话西地问着船家,这是什么山?那是什么港?惊叹了半天,称颂了半天,人也觉得倦了,不晓得什么时候,身子却走上了一家水边的酒楼,在和数年不见的几位已经做了党官的朋友高谈阔论。谈论之余,还背诵了一首两三年前曾在同一的情形之下做成的歪诗:

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直到盛筵将散,我酒也不想再喝了,和几位朋友闹得心里各自难堪,连对旁边坐着的两位陪酒的名花都不愿意开口。正在这上下不得的苦闷关头,船家却大声的叫了起来说:

"先生,罗芷过了,钓台就在前面,你醒醒吧,好上山去烧饭吃去。"

擦擦眼睛,整了一整衣服,抬起头来一看,四面的水光山色又忽而变了样子了。清清的一条浅水,比前又窄了几分,四围的山包得格外的紧了,仿佛是前无去路的样子。并且山容峻削,看去觉得格外的瘦格外的高。向天上地下四围看看,只寂寂的看不见一个人类。双桨的摇响,到此似乎也不敢放肆了,钩的一声过后,要好半天才来一个幽幽的回响,静,静,静,身边水上,山下岩头,只沉浸着太古的静,死灭的静,山峡里连飞鸟的影子也看不见半只。前面的所谓钓台山上,只看得见两个大石垒,一间歪斜的亭子,许多纵横芜杂的草木。山腰里的那座祠堂,也只露着些废垣残瓦,屋上面连炊烟都没有一丝半缕,像是好久好久没人住了的样子。并且天气又来得阴森,早晨曾经露一露脸过的太阳,这时候早已深藏在云堆里了,余下来的只是时有时无从侧面吹来的阴飕飕的半箭儿山风。船靠了山脚,跟着前面背着酒菜鱼米的船夫,走上严先生祠堂去的时候,我心里真有点害怕,怕在这荒山里要遇见一个干枯苍老得同丝瓜筋似的严先生的鬼魂。

在祠堂西院的客厅里坐定,和严先生的不知第几代的裔孙谈了几句关于年岁水旱的话后,我的心跳,也渐渐儿的镇静下去了,嘱托了他以煮饭烧菜的杂务,我和船家就从断碑乱石中间爬上了钓台。

东西两石垒，高各有二三百尺，离江面约两里来远，东西台相去，只有一二百步，但其间却夹着一条深谷，立在东台，可以看得出罗芷的人家，回头展望来路，风景似乎散漫一点，而一上谢氏的西台，向西望去，则幽谷里的清景，却绝对的不像是在人间了。我虽则没有到过瑞士，但到了西台，朝西一看，立时就想起了曾在照片上看见过的威廉退儿的祠堂。这四山的幽静，这江水的青蓝，简直同在画片上的珂罗版色彩，一色也没有两样；所不同的，就是在这儿的变化更多一点，周围的环境更芜杂不整齐一点而已，但这却是好处，这正是足以代表东方民族性的颓废荒凉的美。

从钓台下来，回到严先生的祠堂——记得这是洪杨以后严州知府戴槃重建的祠堂——西院里饱啖了一顿酒肉，我觉得有点酩酊微醉了。手拿着以火柴柄制成的牙签，走到东面供着严先生神像的龛前，向四面的破壁上一看，翠墨淋漓，题在那里的，竟多是些俗而不雅的过路高官的手笔。最后到了南面的一块白墙头上，在离屋檐不远的一角高处，却看到了我们的一位新近去世的同乡夏灵峰先生的四句似邵尧夫而又略带感慨的诗句。夏灵峰先生虽则只知崇古，不善处今，但是五十年来，像他那样的顽固自尊的亡清遗老，也的确是没有第二个人。比较起现在的那些官迷财迷的南满尚书和东洋宦婢来，他的经术言行，姑且不必去论它，就是以骨头来称称，我想也要比什么罗三郎郑太郎辈，重到好几百倍。慕贤的心一动，醺人的臭技自然是难熬了，堆起了几张桌椅，借得了一枝破笔，我也在高墙上在夏灵峰先生的脚后放上了一个陈屁，就是在船舱的梦里，也曾微吟过的那一首歪诗。

从墙头上跳将下来，又向龛前天井去走了一圈，觉得酒后的

喉咙,有点渴痒了,所以就又走回到了西院,静坐着喝了两碗清茶。在这四大无声,只听见我自己的啾啾喝水的舌音冲击到那座破院的败壁上去的寂静中间,同惊雷似地一响,院后的竹园里却忽而飞出了一声闲长而又有节奏似的鸡啼的声来。同时在门外面歇着的船家,也走进了院门,高声的对我说:

“先生,我们回去吧,已经是吃点心的时候了,你不听见那只公鸡在后山啼么?我们回去吧!”

1932 年 8 月在上海写

半日的游程[①]

去年有一天秋晴的午后，我因为天气实在好不过，所以就搁下了当时正在赶着写的一篇短篇的笔，从湖上坐汽车驰上了江干。在儿时习熟的海月桥、花牌楼等处闲走了一阵，看看青天，看看江岸，觉得一个人有点寂寞起来了，索性就朝西的直上，一口气便走到了二十几年前曾在那里度过半年学生生活的之江大学的山中。二十年的时间的印迹，居然处处都显示了面形：从前的一片荒山，几条泥路，与夫乱石幽溪，草房藩溷，现在都看不见了。尤其要使人感觉到我老何堪的，是在山道两旁的那一排青青的不凋冬树；当时只同豆苗似的几根小小的树秧，现在竟长成了可以遮蔽风雨，可以掩障烈日的长林。不消说，山腰的平处，这里那里，一所所的轻巧而经济的住宅，也添造了许多；像在画里似的附近山川的大致，虽仍依旧，但校址的周围，变化却竟簇生了不少。第一，从前在大礼堂前的那一丝空地，本来是下临绝谷的半边山道，现在却已将面前的深谷填平，变成了一大球场。大礼堂西北的略高之处，本来是有几枝被朔风摧折得弯腰屈背的老树孤立在那里的，现在却建筑起了三层的图书文库了。二十年的岁月！三千六百日的两倍的七千二百日的日子！以这一短短的时节，来比起天地的悠长来，原不过是像白驹的过隙，但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6月《良友图画杂志》第77期。

是时间的威力,究竟是绝对的暴君,曾日月之几何,我这一个本在这些荒山野径里驰骋过的毛头小子,现在也竟垂垂老了。

一路上走着看着,又微微地叹着,自山的脚下,走上中腰,我竟费去了三十来分钟的时刻。半山里是一排教员的住宅,我的此来,原因为在湖上在江干孤独得怕了,想来找一位既是同乡,又是同学,而自美国回来之后就在这母校里服务的胡君,和他来谈谈过去,赏赏清秋,并且也可以由他这里来探到一点故乡的消息的。

两个人本来是上下年纪的小学校的同学,虽然在这二十几年中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或当暑假,或在异乡,偶尔遇着的时候,却也有一段不能自已的柔情,油然会生起在各个的胸中。我的这一回的突然的袭击,原也不过是想使他惊骇一下,用以加增加增亲热的效力的企图;升堂一见,他果然是被我骇倒了。

"哦!真难得!你是几时上杭州来的?"他惊笑着问我。

"来了已经多日了,我因为想静静儿的写一点东西,所以朋友们都还没有去看过。今天实在天气太好了,在家里坐不住,因而一口气就跑到了这里。"

"好极!好极!我也正在打算出去走走,就同你一道上溪口去吃茶去吧,沿钱塘江到溪口去的一路的风景,实在是不错!"

沿溪入谷,在风和日暖,山近天高的田塍道上,二人慢慢地走着,谈着,走到九溪十八涧的口上的时候,太阳已经斜到了去山不过丈来高的地位了。在溪房的石条上坐落,等茶庄里的老翁去起茶煮水的中间,向青翠还像初春似的四山一看,我的心坎里不知怎么,竟充满了一股说不出的飒爽的清气。两人在路上,说话原已经说得很多了,所以一到茶庄,都不想再说下去,只瞪目坐着,在看四周的山和脚下的水,忽而嘘朔朔朔的一声,在半

天里，晴空中一只飞鹰，像霹雳似的叫过了，两山的回音，更缭绕地震动了许多时。我们两人头也不仰起来，只竖起耳朵，在静听着这鹰声的响过。回响过后，两人不期而遇的将视线凑集了拢来，更同时破颜发了一脸微笑，也同时不谋而合的叫了出来说：

"真静啊！"

"真静啊！"

等老翁将一壶茶搬来，也在我们边上的石条上坐下，和我们攀谈了几句之后，我才开始问他说：

"久住在这样寂静的山中，山前山后，一个人也没有得看见，你们倒也不觉得怕的么？"

"怕啥东西？我们又没有龙连（钱），强盗绑匪，难道肯到孤老院里来讨饭吃的么？并且春三二月，外国清明，这里的游客，一天也有好几千。冷清的，就只不过这几个月。"

我们一面喝着清茶，一面只在贪味着这阴森得同太古似的山中的寂静，不知不觉，竟把摆在桌上的四碟糕点都吃完了；老翁看了我们的食欲的旺盛，就又推荐着他们自造的西湖藕粉和桂花糖说：

"我们的出品，非但在本省口碑载道，就是外省，也常有信来邮购的，两位先生冲一碗尝尝看如何？"

大约是山中的清气，和十几里路的步行的结果吧，那一碗看起来似鼻涕，吃起来似泥沙的藕粉，竟使我们嚼出了一种意外的鲜味。等那壶龙井芽茶，冲得已无茶味，而我身边带着的一封绞盘牌也只剩了两枝的时节，觉得今天是行得特别快的那轮秋日，早就在西面的峰旁躲去了。谷里虽掩下了一天阴影，而对面东首的山头，还映得金黄浅碧，似乎是山灵在预备去赴夜宴而铺陈着浓装的样子。我昂起了头，正在赏玩着这一幅以青天为背景

的夕照的秋山，忽听见耳旁的老翁以富有抑扬的杭州土音计算着账说：

“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

我真觉得这一串话是有诗意极了，就回头来叫了一声说：

“老先生！你是在对课呢？还是在做诗？”

他倒惊了起来，张圆了两眼呆视着问我：

“先生你说啥话语？”

“我说，你不是在对课么？三竺六桥，九溪十八涧，你不是对上了‘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了么？”

说到了这里，他才摇动着胡子，哈哈的大笑了起来，我们也一道笑了。付账起身，向右走上了去理安寺的那条石砌小路，我们俩在山嘴将转弯的时候，三人的呵呵呵呵的大笑的余音，似乎还在那寂静的山腰，寂静的溪口，作不绝如缕的回响。

1933年5月21日

杭江小历纪程[1]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星期四，晴爽。

前数日，杭江铁路车务主任曾荫千氏，介友人来谈，意欲邀我去浙东遍游一次，将耳闻目见的景物，详告中外之来浙行旅者，并且通至玉山之路轨，已完全接就，将于十二月底通车，同时路局刊行旅行指掌之类的书时，亦可将游记收入，以资救济 Baedeker 式的旅行指南之干燥。我因来杭枯住日久，正想乘这秋高气爽的暇时，出去转换转换空气，有此良机，自然不肯轻易放过，所以就与约定于十一月九日渡江，坐夜车起行。

午后五时，赶到三廊庙江边，正夕阳暗暧，萧条垂暮的时候。在码头稍待，知约就之陈万里郎静山二先生，因事未来。登轮渡江，尚见落日余晖，荡漾在波头山顶，就随口念出了："落日半江红欲紫，几星灯火点西兴"的两句打油腔。渡至中流，向大江上下一展望，立时便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愉快，大约是因近水遥山，视界开扩了的缘故；"心旷神怡"的四字在这里正可以适用，向晚的钱塘江上，风景也正够得人留恋。

到江边站晤曾主任，知陈、郎二先生，将于十七日来金华，与我们会合，因五泄、北山诸处，陈先生都已到过，这一回不想再去

① 本篇最初载于 1933 年 12 月杭江铁路局出版的"杭江铁路导游丛书"《浙东景物记》。

跋涉，所以夜饭后登车，车座内只有我和曾主任两人而已。

两人对坐着，所谈者无非是杭江路的历史和经营的苦心之类。

缘该路的创设，本意是在开发浙东；初拟的路线，是由杭州折向西南，遵钱塘江左岸，经富阳、桐庐、建德、兰溪、龙游、衢县、江山而达江西之玉山，以通信江，全线约长三百零五公里。后因大江难越，山洞难开，就改成了目下的路线，自钱塘江右岸西兴筑起，经萧山、诸暨、义乌、金华、汤溪、龙游、衢县、江山，仍至江西之玉山，计长三百三十三公里；又由金华筑支线以达兰溪，长二十二公里。建筑经费，因鉴于中央财政之拮据，就先由地方设法，暂作为省营的铁路。省款当然也不能应付，所以只能向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及沪杭银行团等商借款项，以资挹注。正唯其资本筹借之不易，所以建筑、设备等事项，也不得不力谋省俭，勉求其成。计自民国十八年筹备开始以来，因省政府长官之更易而中断之年月也算在内，仅仅于两三年间，筑成此路。而每公里之平均费用，只三万余元，较之各国有铁路，费用相差及半，路局同人的苦心计划，也真可以佩服的了。

江边七点过开车，达诸暨是在夜半十点左右。车站在城北两三里的地方，头一夜宿在诸暨城内。

诸　暨 五泄

十一月十日，星期五，晴快。

昨晚在夜色微茫里到诸暨，只看见了些空空的稻田，点点的灯火，与一大块黑黝黝的山影。今晨六时起床，出旅馆门，坐黄包车去五泄，虽只晨光晞暝，然已略能辨出诸暨县城的轮廓。城

西里许有一大山障住，向西向南，余峰绵亘数十里，实为胡公台，亦即所谓长山者是。长山之所以称胡公台者，因长山中之一峰陶朱山头，有一个胡公庙在，是祀明初胡大将军大海的地方。五泄在县西六十里，属灵泉乡，所以我们的车子，非出北门，绕过胡公台的山脚，再朝西去不行。

出城将十里，到陶山乡的十里亭，照例黄包车要验票，这也是诸暨特有的一种组织。因为黄包车公司，是一大集股的民营机关，所有乡下的行车道路，全系由这公司所修筑；车夫只须觅保去拉，所得车资，与公司分拆，不拉休息者不必出车租；所以坐车者，要先向公司去照定价买票，以后过一程验一次，虽小有耽搁，但比之上海杭州各都市的讨价还价，却简便得多。过陶山乡，太阳升高了，照出了五色缤纷的一大平原，乌桕树刚经霜变赤，田里的二次迟稻——大半是糯谷——有的尚未割起，映成几片金黄，远近的小村落，晨炊正忙，上面是较天色略白的青烟，而下面却是受着阳光带一些些微红的白色高墙。长山的连峰，缭绕在西南，北望青山一发，牵延不断，按县志所述，应该是杭乌山的余脉，但据车夫所说，则又是最高峰鸡冠山拖下来的峰峦。

从十里亭起，八里过大唐庙，四里过福缘桥，桥头有合溪亭，一溪自五泄西来，一溪又自南至，到此合流。又三里到草塔，是一大镇，尽可以抵得过新登之类的小县城，市的中心，建有数排矮屋，为乡民集市之所，形状很像大都市内的新式菜场。草塔居民多赵姓，所以赵氏宗祠，造得很大，市上当然又有一验票处。过此是五泉庵，遥望杨家溇塔，数里到避水岭，已经是五泄的境界了。

避水岭上，有一个庙，庙外一亭，上书“第一峰”三字。岭下北面，就是五泄溪。登岭西望，低洼处，又成一谷，五泄的胜景，

到此才稍稍露出了面目;因为过岭的一条去路,是在山边开出,向右手下望谷中,有红树青溪,像一个小小的公园。岭西山脚下,兀立着一块岩石,状似人形,车夫说:

"这就是石和尚,从前近村人家娶媳妇,这和尚总要先来享受初夜权,后来经村人把和尚头凿了,才不再作怪。"

大约县志上所说的留仙石,上镌有"谢元卿结茅处"六字的地方,总约略在这一块石壁的近旁。

自第一峰——避水岭——起,西行多小山,过一程,就是一环山,再过一程,又是一个阪;人家点点,山影重重,且时常和清流澈底的五泄溪或合或离,令人有重见故人之感。过西墙弄的桥边,至里坞下朱,眼界又一广;经徐家山下,到青口镇,黄包车就不能走了,自青口至五泄的十余里,因为溪水纵横,山路逼仄,车路不很容易修建,所以再往前进,就非步行或坐轿子不可。

自青口去,渡溪一转弯,就到夹岩。两壁高可百丈,兀立在溪的南北,一线清溪,就从这岩层很清的绝壁底下流过。仰起来看看岩头,只觉得天的小,俯下去看看水,又觉得溪的颜色有点清里带黑,大约是岩壁过高,壁影覆在水面上的缘故。我虽则没有到过莱茵、多瑙的河边,但立在夹岩中间,回头一望,却自然而然的想起了学习德文的时候,在海涅的名诗《洛来拉兮》篇下印在那里的那张美国课本上的插画。

夹岩北壁中,有一个大洞,洞中间造了一个庙,这庙的去路,是由夹岩寺后的绝壁中间开凿出来的。我们爬了半天,滑跌了几次,手里各捏了两把冷汗,几乎喘息到回不过气来,才到了洞口;到洞一望,方觉悟到这一次爬山的真不值得。因为从谷底望来,觉得这洞是很高,但到洞来一看,则头上还是很高的石壁,而对面的那块高岩,依旧同照壁似的障在目前,展望不灵,只看见

了几丝在谷底里是很不容易见到的日光而已。

从夹岩西北进，两三里路中间，是五泄的本山了；一步一峰，一转一溪，山峰的尖削，奇特，深幽，灵巧，从我所经历过的山水比较起来，只有广东肇庆以西的诸峰岩，差能和它们比比，但秀丽怕还不及几分。

好事的文人，把五泄的奇岩怪石，一枝枝都加上了一个名目，什么石佛岩啦，檀香窟啦，朝阳峰，碧玉峰，滴翠峰，童子峰，老人峰，狮子峰，卓笔峰，天柱峰，棋盘峰，……峰啦，多到七十二峰，二十五岩，一洞，三谷，十石，等等，真像是小学生的加法算学课本，我辨也辨不清，抄也抄不尽了，只记一句从前徐文长有一块石碣，刻着“七十二峰深处”的六字，嵌在五泄永安禅寺的壁上——现在这石碣当然是没有了——其余的且由来游的人自己去寻觅拟对吧！

五泄寺，就是永安禅寺，照志书上说，是唐元和三年灵默禅师之所建。后来屡废屡兴，名字也改了几次，这些考据家的专门学问，我们只能不去管它；可是现在的寺的组织，却真有点奇怪。寺里的和尚并不多，吃肉营生——造纸种田——同俗人一点儿也没有分别，只少了几房妻妾，不生小孩，买小和尚来继承的一事，和俗人小有不同。当家和尚，叫做经理，我们问知客的那位和尚以经理僧在哪里呢？他又回答说：上市去料理事务去了。寺的规模虽大，但也都坍败得可以，大雄宝殿，山门之类，只略具雏形，惟独所谓官厅的那一间客厅，还整洁一点，上面挂着有一块刘墉写的“双龙湫室”的旧匾，四壁倒也还有许多字画挂在那里。

在客厅西旁的一间小室里吃过饭后，和尚就陪我们去看五泄；所谓五泄者，就是五个瀑布的意思，土人呼瀑布为泄，所以有

这一个名称。最下的第五泄,就在寺后西北的坐山脚下,离寺约有三百多步样子,高一二十丈,宽只一二丈,因为天晴得久了,泄身不广,看去也只是一个平常的瀑布而已。奇怪的是在这第五泄上面的第一,二,三,四各泄,一道溪泉,从北面西面直流下来,经过几折山岩,就各成了样子、水量、方向各不相同的五个瀑布。我们爬山过岭,走了半天,才看见了一,二,三的三个瀑布,第四泄却怎么也看不到。凡不容易见到的东西,总是好的,所以游客,各以见到了第四泄为夸,而徐霞客、王思任等做的游记,也写得它特别的好而不易攀登。总之,五泄原是奇妙,可是五泄的前后上下,一路上的山色溪光,我觉得更是可爱。至如西龙潭——我们所去的地方,即五泄所在之处,名东龙潭——的更幽更险,第一泄上刘龙子庙前的自成一区,北上山巅,站在响铁岭岭头眺望富阳紫阆的疏散高朗,那又是锦上之花,弦外之音了,尤其是寺前去西龙潭的这一条到浦江的路上的风光,真是画也画不出来,写也写不尽言的。

上面曾说起了刘龙子的这一个名字,所谓刘龙坪者,是五泄山中的一区特异的世外桃源。坪上平坦,有十几廿亩内外的广阔,但四周围却都是高山,是山上之山,包围得紧紧贴贴;一道溪泉,从山后的紫阆流来,由北向西向南,复折回来,在坪下流过,成了第一泄的深潭;到了这里,古人的想象力就起了作用,创造出神话来了;万历《绍兴府志》说:

> 晋时刘姓一男子,钓于五泄溪,得骊珠吞之,化龙飞去,人号刘龙子。其母墓在撞江石山,每清明龙子来展墓,必风雨晦暝;墓上松两株,至今奇古可爱,相传为龙子手植云。

同这一样的传说,凡在海之滨,山之瀑,与夫湖水江水深大

的地方，处处都有，所略异者，只名姓年代及成龙的原因等稍有变易而已。

我们因为当天要赶到县城，以后更有至闽边赣边去的预定，所以在五泄不能过夜，只走马看花，匆匆看了一个大概；大约穷奇探胜，总要三五日的工夫，在五泄寺打馆方行，这么一转，是不能够领略五泄的好处的。出寺从原路回来，从青口再坐黄包车跑回县治，已经是暗夜的七点钟了；这一晚又在原旅馆住了一宵。

诸　暨 苎萝村

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六，晴朗如前。

昨夜因游倦了，并去诸暨城隍庙国货商场的游艺部看了一些戏，所以起来稍迟。去金华的客车，要近午方开，八点钟起床后，就出南门上苎萝山去偷闲一玩。出城行一二里，在五湖闸之下，有一小山，当浦阳江的西岸，就是白阳山的支峰苎萝山，山西北面是苎萝村，是今古闻名的美人西施的生地。有人说，西施生在江的东面金鸡山下郑姓家，系由萧山迁来的客民之女，外祖母在江的西面姓施，西施寄住在外祖母家，所以就生长在苎萝村里。幼时常在江边浣纱，至今苎萝山下，江边石上，还有晋王羲之写的“浣纱”两字，因此，这一段江就名作浣纱溪。古今来文人墨客，题诗的题诗，考证的考证，聚讼纷纭，到现在也还没有一个判决，妇人的有关国运，易惹是非，类都如此。

苎萝山，系浣纱江上的一枝小山，溪水南折西去，直达浦江，东面隔江望金鸡山，对江可以谈话。苎萝山上进口处有“古苎萝村”四字的一块小木牌坊，进去就是西施庙，朝东面江，南面新建

一阁，名北阁，中供西施石刻像一尊。经营此庙者，为邑绅清孝廉陈蔚文先生，庙中悬挂着的匾额对联石刻之类，都是陈先生的手笔。最妙者，是几块刻版的拓本，内载乩盘开沙时，西施降坛的一段自白，辩西施如何的忠贞两美，与夫范蠡献西施，途中历三载生子及五湖载去等事的诬蔑不通。庙前有洋楼三栋，本为图书馆，现在却已经锁起不开了。

管西施庙的，是一位中老先生。这位先生，是陈氏的亲戚，很能经营。陪我们入座之后，献茶献酒，殷勤得不得了；最后还拿出几张纸来，要我们留一点墨迹。我于去前山看了未完成的烈士墓及江边镌有"浣纱"两字的浣纱石后，就替他写了一副对，一张立轴。对子上联是定公诗"百年心事归平淡"，下联是一句柳亚子先生题我的《薇蕨集》的诗，"十载狂名换苎萝"。亚子一生，唯慕龚定庵的诡奇豪逸，而我到此地，一时也想不出适当的对句，所以勉强拉拢了事，就集成了此联。立轴上写的，是一首急就的绝句：

五泄归来又看溪，浣纱遗迹我重题，
陈郎多事搜文献，施女何妨便姓西。

暗中盖也有一点故意在和陈先生捣乱的意思。

玩苎萝山回来，十一点左右上杭江路客车，下午三点前，过义乌。车路两旁的青山沃野，原美丽得不可以言喻，就是在义乌的一段，夕阳返照，红叶如花，农民驾使黄牛在耕种的一种风情，也很含有着牧歌式的画意；倚窗呆望，拥鼻微吟，我就哼出了这样的二十八字：

骆丞草檄气堂堂，杀敌宗爷更激昂，
别有风怀忘不得，夕阳红树照乌伤。

骆宾王，宗泽，都是义乌人。而义乌金华一带系古乌伤地，是由秦孝子颜乌的传说而来的地名。

下午三点过，到金华，在金华双溪旁旅馆内宿，访旧友数辈，明日约共去北山。

金　华 北山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日，晴。

金华的地势，实在好不过。从浙江来说，它差不多是坐落在中央的样子。山脉哩，东面是东阳义乌的大盆山的余波，为东山区域；南接处州，万山重迭，统名南山；西面因有衢港钱塘江的水流密布，所以地势略低；金华江蜿蜒西行，合于兰溪，为金华的唯一出口，从前铁道未设的时候，兰溪就是七省通商的中心大埠。北面一道屏障，自东阳大盆山而来，绵亘三百余里，雄镇北郊，遥接着全城的烟火，就是所谓金华山的北山山脉了。

北山的名字，早就在我的脑里萦绕得很熟，尤其是当读《宋学师承》及《学案》诸书的时候，遥想北山的幽景，料它一定是能合我们这些不通世故的蠹书虫口味的。所以一到金华，就去访北山整理委员会的诸公，约好于今日清晨出发；绳索，汽油灯，火炬，电筒，食品之类，统托中国旅行社的姜先生代为办好，今早出迎恩门北去的时候，七点钟还没有敲过。

北山南面的支峰距城只二十里左右，推算起北山北面的山脚，大约总在七八十里以外了；我们一出北郊，腰际被晓烟缠绕着的北山诸顶，就劈面迎来，似在监视我们的行动。芙蓉峰尖若锥矢，插在我们与北山之间，据说是县治的主脉。十里至罗店，是介在金华与北山正中的一大村落。居民于耕植之外，更喜莳

花养鹿，半当趣味，半充营业，实在是一种极有风趣的生涯。花多株兰，茉莉，建兰，亦栽佛手；据村中人说，这些植物，非种入罗店之泥不长，非灌以双龙之泉不发，佛手树移至别处，就变作一拳，指爪不分了。

自罗店至北山，还有十里，渐入山区，且时时与自双龙洞流出的溪水并行；路虽则崎岖不平，但风景却同嚼蔗近根时一样，渐渐地加上了甜味。到华溪桥，就已经入了山口，右手一峰，于竹叶枫林之内，时露着白墙黑瓦，山顶上还有人家。导游者北山整理委员黄君志雄，指示着说：

“这就是白望峰，东下是鹿田，相传宋玉女在这近边耕稼，畜鹿，能入城市贸易，村民邀而杀之，鹿遂不返，玉女登峰白望，因有此名，玉女之坟，现在还在。”

这真是多么美丽的传说啊！一个如花的少女，一只驯良的花鹿，衔命入城，登峰遥望，天色晚了，鹿不回来，一声声的愁叹，一点点的泪痕，最后就是一个抑郁含悲的死！

过白望峰后，路愈来愈窄，亦愈往上斜，一面就是万丈的深溪，有几处泡沫飞溅，像六月里的冰花；溪里面的石块，也奇形怪状，圆滑的圆滑，扁平的扁平，我想若把它们搬到了城里，则大的可以镶嵌作屏风装饰，小的也可以做做小孩的玩物。可是附近的居民，于见惯之后，倒也并不以为希奇了。沿溪入山，走了一二里的光景，就遇着了一块平地，正当溪的曲处；立在这一块地上，东西北三面的北山苍翠，自然是接在眉睫之间，向南远眺，且可以看见南山的一排青影，北山整理委员会的在此建佛寿亭，识见也真不错；只亭未落成，不能在亭上稍事休息，却是恨事。从这里再往前进，山路愈窄亦愈曲，不及二里，就到了洞口的小村，双龙洞离这村子，只有百余步路了，我们总算已经到了我们的目

的地点。

北山长三百余里,东西里外数十余峰,溪涧,池泉,瀑布,山洞,不计其数;但为一般人所称道,凡游客所必至,与夫北山整理委员会第一着着手整理之处,就是道书所说的"第三十六洞天"的朝真,冰壶,双龙的山洞。三洞之中,朝真最大,亦最高,洞系往上斜者,非用梯子,不能穷其底,中为冰壶,下为双龙。

我们到双龙洞,已将十一点钟。外洞高二十余丈,广深各十余丈,洞口极大,有东西两口,所以洞内光线明亮,同在屋外一样。整理委员会正在动工修理,并在洞旁建造金华观,洞中变成了作场的样子;看了些碑文、石刻之后,只觉得有点伟大而已,另外倒也说不出什么的奇特。洞中间,有一道清泉流出,岁旱不涸,就是所谓双龙泉水,溯泉而进,是内洞了。

原来这一条泉水,初看似乎是从地底涌出来似的,水量极大;再仔细一看,则泉上有一块绝大的平底岩石覆在那里,离水面只数寸而已。用了一只浴盆似的小木船,人直躺在船底,请工人用绳索从水中岩石底推挽过去,岩石几乎要擦伤鼻子,推进一二丈路,岩石尽,而大洞来了,洞内黑到了能见夜光表的文字,这就是里洞。

里洞高大和外洞差仿不多,四壁琳琅,都是钟乳岩石;点上汽油灯一照,洞顶有一条青色一条黄色的岩纹突起,绝像平常画上的龙,龙头龙爪龙身,和画丝毫不爽,青龙自东北飞舞过来,黄龙自西北蜿蜒而至。向西钻过由钟乳石结成的一道屏壁间的小门,内进曲折,有一里多深;两旁石壁,青白黄色的都有,形状也歪斜迭皱,有像象身的,有像狮子的,有像凤尾的,有像千缕万线的女人的百裥裙的,更有一块大石像乌龟的;导游的黄君,一一都告诉我了些名字,可惜现在记不清了。这里洞内一里多深的

路，宽广处有三五丈，狭的地方，也有一二丈。沿外壁是一条溪泉，水声淙淙，似在奏乐；更至一处离地三尺多高的小岩穴旁，泉水直泻出来，形成了一个盆景里的小瀑布。洞的底里，有一处又高又圆方的石室，上视室顶，像一个钟乳石的华盖，华盖中央，下垂着一个球样的皱纹岩。

这里洞的两壁，唐宋人的题名石刻很多，我所见到的，以庆历四年的刻石为最古。石室内的岩上，且有明万历年间游人用墨写的“卧云”两字题在那里，墨色鲜艳，大家都疑它是伪填年月的，但因洞内空气不流通，不至于风化，或者是真的也很难说。清人题壁，则自乾隆以后，绝对没有了，盖因这里洞，自那时候起，为泥沙淤塞了的缘故。这一次旧洞新辟，我们得追徐霞客之踪，而来此游览者，完全要感谢北山整理委员会各委员的苦心经营，而黄委员志雄的不辞劳瘁，率先入洞，致有今日，功尤不小。

在洞里玩了一个多钟头，拓了二张庆历四年的题名石刻，就出来在外洞中吃午饭；饭后更上山，走了二三百步，就到了中洞的冰壶洞口。

冰壶洞，口极小，俯首下视。只在黑暗中看得出一条下斜的绝壁和乱石泥沙。弓身从洞口爬入，以长绳系住腰际，滑跌着前行，则愈下愈难走，洞也愈来得高大。

前行五六十步，就在黑暗中听得出水声了，再下去三四十步，脸上就感得到点点的飞沫。再下降前进三五十步，洞身忽然变得极高极大，飞瀑的声音，振动得耳膜都要发痒。瀑布约高十丈左右，悬空从洞顶直下，瀑身下广，瀑布下也无深潭，也无积水，所以人可以在瀑布的四周围行走。走到瀑布的背后，旋转身来，透过瀑布，向上向外一望，则洞口的外光，正射着瀑布，像一条水晶的帘子，这实在是天下的奇观，可惜下洞的路不便，来游

者都不能到底，一看这水晶帘的绝景。

总之冰壶洞像一只平常吃淡芭菇的烟斗，口小而下大。在底下装烟的烟斗正中，又悬空来了一条不靠石壁流下的瀑布。人在大烟斗中走上瀑布背后，就可以看见烟嘴口的外光。瀑布冲下，水全被沙石吸去，从沙石中下降，这水就流出下面的双龙洞底，成为双龙泉水的水源。

因为在冰壶洞里跌得全身都是烂泥沙渍，并且脚力也不继了，所以最上面的朝真洞没有去成。据说三洞之中，以朝真洞为最大，但系一层一层往上进的，所以没有梯子，也难去得。我想山的奇伟处，经过了冰壶双龙的两洞，也总约略可以说说了，舍朝真而不去，也并没有什么大的遗憾。

在北山回来的路上，我们又折向了东，上芙蓉峰西的凤凰山智者寺去看了一回陆放翁写的《重修智者广福禅寺碑记》。碑面风化，字迹已经有一大半剥落，唯碑后所刻的陆务观致智者玘公禅师手牍，还有几块，尚辨认得清。寺的衰颓坍毁，和徐霞客在《游记》里所说的情形一样；三百年来，这寺可又经过了一度沧桑了。

北山的古迹名区，我们只看了十分之一，单就这十分之一来说，可已经是奇特得不得了了；但愿得天下泰平，身体康健，北山整理会诸公工作奋进，则每岁春秋佳日，当再约伴重来，可以一尽鹿田，盘泉，讲堂洞，罗汉洞，卧羊山，赤松山，洞箬山，白兰山诸地的胜概。

兰　溪 横山

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一，晴快。

昨晚因游北山倦了，所以早睡，半夜梦醒，觉得是身睡在山洞的中间，就此一点，也可以证明山洞给我的印象的深刻。

晨起匆匆整装，上车站坐轨道汽车去兰溪。走了个把钟头，车只是在沿了北山前进，盖金华山的西头，要到兰溪才尽，而东头的金华山，则已于前日自诸暨来金华时火车绕过。此次南来，总算绕了金华山一匝，虽然事极平常，但由我这初次到浙东来游的野人看来，却也可以同小孩子似的向人夸说了。

在兰溪吃过午饭，就出西门江边，雇了一只小船，划上隔江西南面的横山兰阴寺去。

这横山并不高，也不长，状似棱形，从东面兰溪市上看来，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可取，但身到了此山，在东头灵源庙前上船，绕过南面一条沿江的山道，到兰阴寺前的小峰上去一望，就觉得风景的清幽潇洒，断不是富春江的只有点儿高远深静的山容水貌所能比得上的了。先让我来说明一下这横山的地势，然后再来说它的好处。

衢港远自南来，至兰溪而一折，这横山的石岩，就凭空突起，挡住了衢港的冲。东面呢，又是一条金华江水，迤逦西倾，到了兰溪南面，绕过县城，就和衢港接成了一个天然的直角。两水合并，流向北去，就是兰溪江，建德江，再合徽港，东北流去成了富春钱塘的大江。所以横山一朵，就矗立在三江合流的要冲，三面的远山，脚下的清溪，东南面隔江的红叶，与正东稍北兰溪市上的人家，无不一一收在眼底，像是挂在四面用玻璃造成的屋外的水彩画幅。更有水彩画所画不出来的妙处哩，你且看看那些青天碧水之中，时时在移动上下的一面一面的同白鹅似的帆影看，彩色电影里的外景影片，究竟有哪一张能够比得上这里？还有一层好处，是在这横山的去兰溪市的并不很远。以路来讲，大约

只不过三五里路的间隔,以到此地来游的时间来说,则只须有两个钟头,就可以把兰溪的全市及附近的胜景,霎时游望尽了。

横山上有一个灵源庙,在东头山脚,前面已经说过了;朝南的山腰里,还有一个兰阴寺,说是正德皇帝到过的地方,现在寺前石壁里,还有正德御笔的"兰阴深处"四个大字刻在那里;寺上面一层,是一个观音阁,说是尼姑的庵;最上是山顶,一个钟楼,还没有建造成功哩。

大抵的游客,总由杭江路而至兰溪,在兰溪一宿,看看花船,第二天就匆匆就道,去建德桐庐,领略富春江的山水,对于这近在目前的横江,总只隔江一望,弃而不顾,实在是一件大可惋惜的事情。大约横山因外貌不佳,所以不能引人入胜,"蓬门未识绮罗香",贫女之叹,在山水中间也是一样。

晚上有人请客,在三角洲边,江山船上吃晚饭。兰溪人应酬,大抵在船上,与在菜馆里请客比较起来,价并不贵,而菜味反好,所以江边花事,会历久不衰。从前在建德桐庐富阳闻家堰一带,直至杭州,各埠都有花舫,现在则只剩得兰溪衢州的几处了,九姓渔船,将来大约要断绝生路。

兰　溪 洞源

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二,晴朗。

去兰溪东面的洞源山游。

出兰溪城,东绕大云山脚,沿路轨落北,十里过杨清桥,遵溪向北向东,五里至山口,三里至洞源山之栖真寺。寺是一个前朝的古刹,下有赵太史读书处,书堂后面有一方泉水,名天池;寺右侧,直立着一块岩石,名飞来峰,这些都还平常;洞源山的出名,

也是和北山一样，系以洞著的。

这山当然是北山的余脉，山石也都是和北山一系的石灰水成岩，所以洞窟特别的多。寺前山下石灰窑边上，有涌雪洞，泉水溢出，激石成沫，状似涌雪，也是一个奇观，但我们因领路者不在，没有到。

寺后秃山丛里，有呵呵洞，因洞中有瀑布，呵呵作响，故名。再上山二里，有无底洞，是走不到底的。更西去里余，为白云洞。

我们因为在北山已经见识过山洞的奇伟了，所以各洞都没有进去，只进了一个在山的最高处的白云洞。白云洞洞口并不小，但因有一块大石横覆在口上，所以看去似乎小了，这石的面积，大约有三四丈长，一二丈宽，斜覆在洞口的正中，绝似一只还巢的飞燕。进洞行数十步，路就曲折了起来，非用火炬照着不能前进，略斜向下，到底也有里把路深。洞身并不广，最宽的地方，不过两三丈而已，但因洞身之窄，所以仰起头来看看洞顶，觉得特别的高，毛约约，大约可有二三十丈。洞顶洞壁，都是白色的钟乳层，中间每嵌有一块一块的化石；钟乳层纹，一套一套像云也像烟，所以有白云洞的名称。这洞虽比不上北山三洞的规模浩大，但形势却也不同，在兰溪多住了一天，看了这一个洞，算来也还值得。

栖真寺后殿，有藏经楼，中藏有明代《大藏经》半部，纸色装潢完好如新，还有半部，则在太平天国的时候毁去了。大殿的佛座下，嵌有明代诸贤的题诗石碣，叶向高的诗碣数方，我们自己用了半日的工夫，把它拓了下来。

饭后向寺廊下一走，殿外壁上看见了傅增湘先生的朱笔题字数行，更向壁间看了许多近人的题咏，自己的想附名胜以传不朽的卑劣心也起来了，因而就把昨夜在兰溪做的一个臭屁，也放

上了墙头：

红叶清溪水急流，兰江风物最宜秋，
月明洲畔琵琶响，绝似浔阳夜泊舟。

放的时候，本来是有两个，另一个为：

阿奴生小爱梳妆，屋住兰舟梦亦香，
望煞江郎三片石，九姑东去不还乡。

闻江山的江郎山，有三片千丈的大石，直立山巅，相传是江郎兄弟三人入山成仙后所化。花船统名江山船，而世上又只传有望夫石，绝未闻有望妻者，我把这两个故事拉在一处，编成小调，自家也还觉得可以成一个小玩意儿，但与栖真寺的墙壁太无关了，所以不写上去。

龙　游 小南海

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三，仍晴。

晨起出旅馆，上兰溪东城的大云山揽胜亭去跑了一圈。山上山下有两个塔，上塔在仓圣庙前，下塔在江边同仁寺里。南面下山就是兰溪的义渡，过江上马公嘴去的；自兰溪去龙游的公共汽车站，就在江的南岸。

午前十点钟上汽车去龙游（按当日我系由兰溪绕道至龙游，所以坐的是公共汽车；如果由杭州前往，可乘火车直达，不必再换汽车），正午到，在旅馆中吃午饭后就上城北五里路远的小南海去瞻望竹林禅寺。寺在凤凰山上，俗呼童檀山，下有茶圩村，隔瀫水和东岸的观音前村相对。瀫水西溪和龙游江的上游诸水，盘旋会合在这凤凰山下，所以沿水岸再向北，一二里路，到一

突出的岩头上——大约是瀫波亭的旧址——去向南远望,就可以看得出衢州的千岩万壑和近乡的烟树溪流,这又是一幅王摩诘的山水横额。溪中岩石很多,突出在水底,了了可见,所以水上时有瀫纹,两岸的白沙青树,倒影水中,和瀫纹交互一织,又像是吴绫蜀锦上的纵横绣迹。小南海的气概并不大,竹林禅院的历史也并不古——是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僧妙寿所建,新旧《龙游县志》都不载——但纤丽的地方,却有点像六朝人的小品文字。

明汤显祖过凤凰山,有一首诗,载在《县志》上:

系舟犹在凤凰山,千里西江此日还,
今夜销魂在何处,玉岑东下一重湾。

我也在这貂后续上了一截狗尾:

瀫水矶头半日游,乱山高下望衢州,
西江两岸沙如雪,词客曾经此系舟。

题目是《凤凰山怀汤显祖》。

夜在龙游宿,并且还上城隍庙去看了半夜为募捐而演的戏。龙游地方银行的吴、姜诸公,约于明日中午去吃龙游的土菜,所以三叠石,乌石山等远处,是不能去了。

浙东景物纪略[①]

方岩纪静

方岩在永康县东北五十里。自金华至永康的百余里,有公共汽车可坐,从永康至方岩就非坐轿或步行不可;我们去的那天,因为天阴欲雨,所以在永康下公共汽车后就都坐了轿子,向东前进。十五里过金山村,又十五里到芝英,是一大镇,居民约有千户,多应姓者;停轿少息,雨愈下愈大了,就买了些油纸之类,作防雨具。再行十余里,两旁就有起山来了,峰岩奇特,老树纵横,在微雨里望去,形状不一,轿夫一一指示说:"这是公婆岩,那是老虎岩,……老鼠梯"等等,说了一大串,又数里,就到了岩下街,已经是在方岩的脚下了。

凡到过金华的人,总该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在旅馆里住下后,每会有些着青布长衫,文质彬彬的乡下先生,来盘问你:

"是否去方岩烧香的?这是第几次来进香了?从前住过哪一家?"

你若回答他说是第一次去方岩,那他就会拿出一张名片来,请你上方岩去后,到这一家去住宿。这些都是岩下街的房头,像

① 本篇最初载于1933年12月杭江铁路局出版的"杭江铁路导游丛书"《浙东景物记》。

旅店而又略异的接客者。远在数百里外,就有这些派出代理人来兜揽生意,一则也可以想见一年到头方岩香市之盛,一则也可以推想岩下街四五百家人家,竞争的激烈。

岩下街的所谓房头,经营旅店业而专靠胡公庙吃饭者,总有三五千人,大半系程、应二姓,文风极盛,财产也各可观,房子都系三层楼。大抵的情形,下层系建筑在谷里,中层沿街,上层为楼,房间一家总有三五十间,香市盛的时候,听说每家都患人满。香客之自绍兴、处州、杭州及近县来者,为数固已不少,最远者,且有自福建来的。

从岩下街起,曲折再行三五里,就上山;山上的石级是数不清的,密而且峻,盘旋环绕,要走一个钟头,才走得到胡公庙的峰门。

胡公名则,字子正,永康人,宋兵部侍郎,尝奏免衢、婺二州民丁钱,所以百姓感德,立庙祀之。胡公少时,曾在方岩读过书,故而庙在方岩者为老牌真货。且时显灵异,最著的,有下列数则:

> 宋徽宗时,寇略永康,乡民避寇于方岩,岩有千人坑,大藤悬挂,寇至缘藤而上,忽见赤蛇啮藤断,寇都坠死。
>
> 盗起清溪,盘踞方岩,首魁夜梦神饮马于岩之池,平明池涸,其徒惊溃。
>
> 洪杨事起,近乡近村多遭劫,独方岩得无恙。
>
> 民国三年,嵊县乡民,慕胡公之灵异,造庙祀之,乘昏夜来方岩盗胡公头去,欲以之造像,公梦示知事及近乡农民,属捉盗神像头者,盗尽就逮。是年冬间嵊县一乡大火,凡预闻盗公头者皆烧失。翌年八月该乡民又有二人来进香,各毙于路上。

类似这样的奇迹灵异，还数不胜数，所以一年四季，方岩香火不绝，而尤以春秋为盛，朝山进香者，络绎于四方数百里的途上。金华人之远旅他乡者，各就其地建胡公庙以祀公，虽然说是迷信，但感化威力的广大，实在也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这是就方岩的盛名所以能远播各地的一近因而说的话；至于我们的不远千里，必欲至方岩一看的原因，却在它的山水的幽静灵秀，完全与别种山峰不同的地方。

方岩附近的山，都是绝壁陡起，高二三百丈，面积周围三五里至六七里不等。而峰顶与峰脚，面积无大差异，形状或方或圆，绝似硕大的撑天圆柱。峰岩顶上，又都是平地，林木丛丛，簇生如发。峰的腰际，只是一层一层的沙石岩壁，可望而不可登。间有瀑布奔流，奇树突现，自朝至暮，因日光风雨之移易，形状景像，也千变万化，捉摸不定。山之伟观到此大约是可以说得已臻极顶了吧？

从前看中国画里的奇岩绝壁，皴法皱迭，苍劲雄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现在到了方岩，向各山略一举目，才知道南宗北派的画山点石，都还有未到之处。在学校里初学英文的时候，读到那一位美国清教作家何桑的《大石面》一篇短篇，颇生异想，身到方岩，方知年幼时的少见多怪，像那篇小说里所写的大石面，在这附近真不知有多多少少。我不曾到过埃及，不知沙漠中的Sphinx① 比起这些岩面来，又该是谁兄谁弟。尤其是天造地设，清幽岑寂到令人毛发悚然的一区境界，是方岩北面相去约二三里地的寿山下五峰书院所在的地方。

北面数峰，远近环拱，至西面而南偏，绝壁千丈，成了一条上

① 英文，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

突下缩的倒覆危墙。危墙腰下,离地约二三丈的地方,墙脚忽而不见,形成大洞,似巨怪之张口,口腔上下,都是石壁,五峰书院,丽泽祠,学易斋,就建筑在这巨口的上下腭之间,不施椽瓦,而风雨莫及,冬暖夏凉,而红尘不到。更奇峭者,就是这绝壁的忽而向东南的一折,递进而突起了固厚,瀑布、桃花、覆釜、鸡鸣的五个奇峰,峰峰都高大似方岩,而形状颜色,各不相同。立在五峰书院的楼上,只听得见四围飞瀑的清音,仰视天小,鸟飞不渡,对视五峰,青紫无言,向东展望,略见白云远树,浮漾在楔形阔处的空中。一种幽静、清新、伟大的感觉,自然而然地袭向人来;朱晦翁、吕东莱、陈龙川诸道学先生的必择此地来讲学,以及一般宋儒的每喜利用山洞或风景幽丽的地方作讲堂,推其本意,大约总也在想借了自然的威力来压制人欲的缘故,不看金华的山水,这种宋儒的苦心是猜不出来的。

初到方岩的一天,就在微雨里游尽了这五峰书院的周围,与胡公庙的全部。庙在岩顶,规模颇大,前前后后,也有两条街,许多房头,在蒙胡公的福荫;一人成佛,鸡犬都仙,原是中国的旧例。胡公神像,是一位赤面长须的柔和长者,前殿后殿,各有一尊,相貌装饰,两都一样,大约一尊是预备着于出会时用的。我们去的那日,大约刚逢着了废历的十月初一,庙中前殿戏台上在演社戏敬神。台前簇拥着许多老幼男女,各流着些被感动了的随喜之泪,而戏中的情节说辞,我们竟一点儿也不懂;问问立在我们身旁的一位像本地出身,能说普通话的中老绅士,方知戏班是本地班,所演的为《杀狗劝妻》一类的孝义杂剧。

从胡公庙下山,回到了宿处的程××店中,则客堂上早已经点起了两枝大红烛,摆上了许多大肉大鸡的酒菜,在候我们吃晚饭了;菜蔬丰盛到了极点,但无鱼少海味,所以味也不甚适口。

第二天破晓起来，仍坐原轿绕灵岩的福善寺回永康，路上的风景，也很清异。

第一，灵岩也系同方岩一样的一枝突起的奇峰，峰的半空，有一穿心大洞，长约二三十丈，广可五六丈左右，所谓福善寺者，就系建筑在这大山洞里的。我们由东首上山进洞的后面，通过一条从洞里隔出来的长弄，出南面洞口而至寺内，居然也有天王殿、韦驮殿、观音堂等设置，山洞的大，也可想见了。南面四山环抱，红叶青枝，照耀得可爱之至；因为天晴了，所以空气澄鲜，一道下山去的曲折石级，自上面瞭望下去，更觉得幽深到不能见底。

下灵岩后，向西北的绕道回去，一路上尽是些低昂的山岭与旋绕的清溪。经过园内有两株数百年古柏的周氏祠庙，将至俗名耳朵岭的五木岭口的中间，一段溪光山影，景色真像是在画里；西南处州各地的远山，呼之欲来，回头四望，清入肺腑。

过五木岭，就是一大平原，北山隐隐，已经看得见横空的一线，十五里到永康，坐公共汽车回金华，还是午后三四点钟的光景。

烂柯纪梦

晋王质，伐木至石室中，见童子四人弹琴而歌，质因倚柯听之。童子以一物如枣核与质，质含之便不复饥。俄顷，童子曰："其归！"承声而去，斧柯摧然烂尽。既归，质去家已数十年，亲情凋落，无复向时比矣。

这传说，小时候就听到了，大约总是喜欢念佛的老祖母讲给我们孩子听的神仙故事。和这故事联合在一起的，还有一张习

字的时候用的方格红字，叫作“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我的所以要把这些儿时的记忆，重新唤起的原因，不过想说一句这故事的普遍流传而已。是以樵子入山，看神仙对弈，斧柯烂尽的事情，各处深山里都可以插得进去，也真怪不得中国各地，有烂柯的遗迹至十余处之多了。但衢州的烂柯山，却是《道书》上所说的“青霞第八洞天”，亦名“景华洞天”的所在，是大家所公认的这烂柯故事的发源本土，也是从金华来衢州游历的人非到不可的地方，故而到衢州的翌日，我们就出发去游柯山（衢州人叫烂柯山都只称柯山）。

十月阳和，本来就是小春的天气，可是我们到烂柯山的那天，觉得比平时的十月，还更加和暖了几分。所以从衢州的小南门出来，打桑树柏树很多的田野里经过，一路上看山看水，走了十六七里路后，在仙寿亭前渡沙步溪，一直到了石桥寺即宝岩寺的脚下，向寺后山上一个通天的大洞看了一眼的时候，方才同从梦里醒转来的人一样，整了一整精神。烂柯山的这一根石梁，实在是伟大，实在是奇怪。

出衢州的南门的时候，眼面前只看得出一排隐隐的青山而已；南门外的桑麻野道，野道旁的池沼清溪，以及牛羊村集，草舍蔗田，风景虽则清丽，但也并不觉得特别的好。可是在仙寿亭前过渡的瞬间，一看那一条澄清澈底的同大江般的溪水，心里已经有点发痒似的想叫起来了，殊不知入山三里，在青葱环绕着的极深奥的区中，更来了这巨人撑足直立似的一个大洞；立在山下，远远望去，就可以从这巨人的胯下，看出后面的一湾碧绿碧绿的青天，云烟缥缈，山意悠闲，清通灵秀，只觉得是身到了别一个天地；一个在城市里住久的俗人，忽入此境，那能够叫他不目瞪口呆，暗暗里要想到成仙成佛的事情上去呢？

石桥寺,即宝岩寺,在烂柯山的南麓,虽说是梁时创建的古刹,但建筑却已经摧毁得不得了了。寺后上山,踏石级走里把路,就可以到那条石梁或石桥的洞下;洞高二十多丈,宽三十余丈,南北的深约三五丈,真像是悬空从山间凿出来的一条石桥,不过平常的桥梁,决没有这样高大的桥洞而已。石桥的上面,仍旧是层层的岩石,洞上一层,也有中空的一条石缝,爬上去俯身一看,是可以看得出天来的,所谓一线天者,就系指这一条小缝而言。再上去,是石桥的顶上,平坦可以建屋,从前有一个塔,造在这最高峰上,现在却只能看出一堆高高突起的瓦砾,塔是早已倾圮尽了。

石桥下南洞口,有一块圆形岩石蹲伏在那里,石的右旁的一个八角亭,就是所谓迟日亭。这亭的高度,总也有三五丈的样子,但你若跑上北面离柯山略远的小山顶上去了望过来,只觉得是一堆小小的木堆,塞在洞的旁边。石桥洞底壁上,右手刻着明郡守杨子臣写的“烂柯仙洞”四个大字,左手刻着明郡守李遂写的“天生石梁”四个大字,此外还有许多小字的题名记载的石刻,都因为沙石岩容易风化的缘故,已经剥落得看不清楚了。石桥洞下,有十余块断碑残碣,纵横堆叠在那里。三块宋碑的断片,字迹飞舞雄伟,比黄山谷更加有劲。可惜中国人变乱太多,私心太重,这些旧迹名碑,都已经断残缺裂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烂柯山志》编者,在金石部下有一段记事说:

> 名碑古物之毁于兵燹,宜也;但烂柯山之金石,不幸竟三次被毁于文人,岂非怪事?所谓文人的毁碑,有两次是因建寺而将这些石碑抬了去填过屋基,有一次系一不知姓名者来寺拓碑,拓后便私自将那些较古的碑石凿断敲裂,使后人不复有再见一次的机会。

烂柯山南麓，在上山去的石级旁边，还有许多翁仲石马，乱倒在荒榛漫草之中。翻《烂柯山志》一查，才知道明四川巡抚徐忠烈公，葬在此地，俗称徐天官墓者，就是此处。

在柯山寺的前前后后，赏玩了两三个钟头，更在寺里吃了一顿午饭，我们就又在暖日之下，和做梦似地回到了衢州，因为衢州城里还有几处地方，非去看一下不可。

一是在豆腐铺作场后面的那座天王塔。

二是城东北隅吴征虏将军郑公舍宅而建的那个古刹祥符寺。

三是孔子家庙，及庙内所藏的子贡手刻的楷木孔子及夫人亓官氏像。

这三处当然是以孔庙和楷木孔子像最为一般人所知道，数千年来的国宝，实在是不容易见到的希世奇珍。

陪我们去孔庙的，是三衢医院的院长孔熊瑞先生，系孔子第七十三代的裔孙。楷木像藏在孔庙西首的一间楼上；像各高尺余，孔子是朝服执圭的一个坐像，亓官夫人的也是一样的一个，但手中无圭。两像颜色苍黑，刻划遒劲，决不是近代人的刀势。据孔先生告诉我们的话，则这两像素来就说是出于端木子贡之手刻，宋南渡时由衍圣公孔端友抱负来衢，供在家庙的思鲁阁上；即以来衢州后的年限来说，也已经有八九百年的历史了。孔子像的面貌，同一般的画像并不相同，两眼及鼻子很大，颧骨不十分高，须分三挂，下垂及拱起的手际，耳朵也比常人大一点儿。孔子的一个圭，一挂须，及一只耳朵，已经损坏了，现在的系后人补刻嵌入的，刀法和刻纹，与原刻的一比，显见得后人的笔势来得软弱。

孔庙正中殿上，尚有孔子塑像一尊，东西两庑，各有迁衢始

祖衍圣公孔端友等的塑像数尊，西首思鲁阁下，还有石刻吴道子画的孔子像碑一块；一座家庙，形式格局，完全是圣庙的大成至圣先师之殿。我虽则还不曾到过曲阜，但在这衢州的孔庙内巡视了一下，闭上眼睛，那座圣地的殿堂，仿佛也可以想象得出来了。

衢州西安门外，新河沿下的浮桥边，原也有江干的花市在的，但比到兰溪的江山船，要逊色得多，所以不纪。

仙霞纪险

从衢州南下，一路上迎送着的有不断的青山，更超过几条水色蓝碧的江身，经一大平原，过双塔地，到一区四山围抱的江城，就是江山县了。

江山是以三片石的江郎山出名的地方，南越仙霞关，直通闽粤，西去玉山，便是江西；所谓七省通衢，江山实在是第一个紧要的边境。世乱年荒，这江山县人民的提心吊胆，打草惊蛇的状况，也可以想见的了；我们南来，也不过想见识见识仙霞关的险峻，至于采风访俗，玩水游山，在这一个年头，却是不许轻易去尝试的雅事，所以到江山的第二日一早，我们就急急地雇了一辆汽车，驰往仙霞关去。

在南门外的汽车站上车，三里就到俗名东岳山，有一块老虎岩，并一座明嘉靖年间建置的塔在的景星山下；南行二十里，远远望得见冲天的三块巨岩江郎山，或合或离，在东面的群山中跳跃；再去是淤头，是峡口，是仙霞岭的区域了，去江山虽有八九十里路程，但汽车走走，也只走了两三个钟头的样子。

仙霞岭的面貌，实在是雄奇伟大得很！老远看来，就是那么

高那么大的这排百里来长的仙霞山脉,近来一看,更觉得是不见天日了。东西南的三面,弯里有弯,山上有山;奇峰怪石,老树长藤,不计其数;而最曲折不尽,令人方向都分辨不出来的,是新从关外二十八都筑起,沿龙溪、化龙溪两支深山中的大水而行的那条通江山的汽车公路。

五步一转弯,三步一上岭,一面是流泉涡旋的深坑万丈,一面又是鸟飞不到的绝壁千寻。转一个弯,变一番景色,上一条岭,辟一个天地,上上下下,去去回回,我们在仙霞山中,龙溪岸上,自北去南,因为要绕过仙霞关去,汽车足足走了有一个多钟头的山路。山的高,水的深,与夫弯的多,路的险,不折不扣的说将出来,比杭州的九溪十八涧,起码总要超过三百多倍。要看山水的曲折,要试车路的崎岖,要将性命和运命去拼拼,想尝一尝生死关头,千钧一发的冒险异味的人,仙霞岭不可不到,尤其是从仙霞关北麓绕路出关,上关南二十八都去的这一条新辟的汽车公路,不可不去一走。车到关南,行经小竿岭的那个隘口,近瞰二十八都谷底里的人家,远望浦城枫岭诸峰的青影的时候,我真感到了一种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说不出的心理;喜的是关后许多险隘,已经被我走过了,惧的是直望山脚的目的地二十八都,虽然是只离开了一程抛石的空间,但山坡陡削,直冲下去,总也还有二三千尺的高度。这时候回头来看看仙霞关,一条石级铺得像蛇腹似的曩时的鸟道,却早已高高隐没在云雾与树木的中间了。

从小竿岭的隘口下来,盘旋回绕,再走了三四十分钟,到仙霞关外第一口的二十八都去一看,忽然间大家的身上又起了一层鸡皮的细粒。

太阳分明是高照在那里,天色当然是苍苍的,高大的人家的

住屋,也一层一层的排列着在,但是人哩,活的生动着的人哩,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许许多多的很整齐的人家,窗户都是掩着的,门却是半开半闭,或者竟全无地空空洞洞同死鲈鱼的口嘴似的张开在那里。踏进去一看,地下只散乱铺着有许多稻草。脚步声在空屋里反射出来的那一种响声,自己听了也要害怕。忽而索落落屋角的黑暗处稻草一动,偶尔也会立起一个人来,但只光着眼睛,向你上下一打量,他就悄悄的避开了。你若追上去问他一句话呢,他只很勉强地站立下来,对你又是光着眼睛的一番打量,摇摇头,露一脸阴风惨惨的苦笑,就又走了,回话是一句也不说的。

我们照这样的搜寻空屋,搜寻了好几处,才找到了一所基干队驻扎在那里的处所。守卫的兵士,对我们起初当然也是很含有疑惧的一番打量,听了我们的许多说明之后,他才开口说:"昨晚上又有谣言。居民是自从去年九月以来,早就搬走了。在这里要吃一顿饭,是很不容易,因为豆腐青菜都没有人做,但今天早晨,队长是已经接到了江山胡站长的信,饭大约总在预备了吧?"说了,就请我们上大厅去歇息。我们看到了这一种情形,听到了那一番话,食欲早就被恐怖打倒了,所以道了一声队长万福,跳上车子,转身就走。

重回到小竿岭的那个隘口的时候,几刻钟前曾经盘问我们过,幸亏有了陈万里先生的那个徽章证明,才安然放我们过去的那位捧大刀的守卫兵,却笑着对我们说:"你们就回去了么?"回来一过此口,已经入了安全地带,我们的胆子也大起来了,就在龙溪边上,一处叫作大坞的溪桥旁边下了车,打算爬上山去,亲眼去看一看那座也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宋史浩方把石路铺起来的仙霞关口。一面,叫空车子仍遵原路,绕到仙霞关北

相去五里的保安村去等候我们，好让我们由关南上岭，关北下山，一路上看看风景。

据书上的记载，则仙霞岭高三百六十级，凡二十四曲，有五关，×十峰等等，我们因为是从半腰里上去的，所以所走的只是关门所在的那一段。

仙霞关，前前后后，有四个关门。第二关的边上，将近顶边的地方，有一座新筑的碉楼在那里，据陪我们去游的胡站长说，江山近旁，共有碉楼四十余处，是新近才筑起来的，但汽车路一开，这些碉楼，这座雄关，将来怕都要变成些虚有其名的古迹了。

仙霞关内岭顶，有一座霞岭亭，亭旁住着一家人家，从前大约是守关官吏的住所，现在却只剩了一位老人，在那里卖茶给过路的行人。

北面出关，下岭里许，是一个关帝庙。规模很大，有观音阁、浣霞池亭等建筑，大约从前的闽浙官吏来往，总是在这庙内寄宿的无疑。现在东面浣霞池的亭上，还有许多周亮工的过关诗，以及清初诸名宦的唱和诗碣，嵌在石壁的中间。

在关帝庙里喝了一碗茶，买了些有名的仙霞关的绿茶茶叶，晚霞已经围住了山腰，我们的手上脸上都感觉得有点潮润起来了，大家就不约而同的叫了出来说：

“啊！原来这些就是仙霞！不到此地，可真不晓得这关名之妙喂！”

下岭过溪，走到溪旁的保安村里，坐上车子，再探头出来看了一眼曾经我们走过的山岭，这座东南的雄镇，却早已羞羞怯怯，躲入到一片白茫茫的仙霞怀里去了。

冰川纪秀

冰川是玉山东南门外环城的一条大溪，我们上玉山到这溪边的时候，因为杭江铁路车尚未通，是由江山坐汽车绕广丰，直驱了二三百里的长路，好容易才走到的。到了冰溪的南岸来一看，在衢州见了颜色两样的城墙时所感到的那种异样的，紧张的空气，更是迫切了；走下汽车，对手执大刀，在浮桥边检查行人的兵士们偷抛了几眼斜视，我们就只好决定不进城去，但在冰川旁边走走，马上再坐原车回去江山。

玉山城外是由这一条天生的城河冰溪环抱在那里的，东南半角却有着好几处雁齿似的浮桥。浮桥的脚上，手捧着明晃晃的大刀，肩负着黄苍苍的马枪，在那里检查入城证、良民证的兵士，看起来相貌都觉得是很可怕。

从冰川第一楼下绕过，沿堤走向东南，一块大空地，一个大森林，就是郭家洲了。武安山障在南边，普宁寺、鹤岭寺接在东首。单就这一角的风景来说，有山有水，还有水车、磨房、渔梁、石塴、水闸、长堤，凡中国画或水彩画里所用得着的各种点景的品物，都已经齐备了；在这样小的一个背景里，能具备着这么些个秀丽的点缀品的地方，我觉得行尽了江浙的两地，也是很不多见的。而尤其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是郭家洲这一个三角洲上的那些树林的疏散的逸韵。

郭家洲，从前大约也是冰溪的流水所经过的地方，但时移势易，沧海现在竟变作了桑田了；那一排疏疏落落的杂树林，同外国古宫旧堡的画上所有的那样的那排大树，少算算，大约总也已经有了百数岁的年纪。

这一次在漫游浙东的途中，看见的山也真不少了，但每次总觉得有点美中不足的，是树木的稀少；不意一跨入了这江西的境界，就近在县城的旁边，居然竟能够看到了这一个自然形成的像公园似的大杂树林！

城里既然进不去，爬山又恐怕没有时间，并且离县城向西向北十来里地的境界，去走就有点儿危险，万不得已，自然只好横过郭家洲，上鹤岭寺山上的那一个北面的空亭，去遥望玉山的城市了。

玉山城里的人家，实在整洁得很。沿城河的一排住宅，窗明几净，倒影溪中，远看好像是威尼斯市里的通衢。太阳斜了，城里头起了炊烟，水上的微波，也渐渐地渐渐地带上了红影。西北的高山一带，有一个尖峰突起，活像是倒插的笔尖，大约是怀玉山了吧？

这一回沿杭江铁路西南直下，千里的游程，到玉山城外终止了。"冰为溪水玉为山！"坐上了向原路回来的汽车，我念着戴叔伦的这一句现成的诗句，觉得这一次旅行的煞尾，倒很有点儿像德国浪漫派诗人的小说。

1933 年 12 月稿

杭　　州[1]

杭州的出名，一大半是为了西湖。而人工的建设，都会的形成，初则是由于唐末五代，武肃王钱镠（西历十世纪初期）的割据东南，——“隋朝特创立此郡城，仅三十六里九十步；后武肃钱王，发民丁与十三寨军卒，增筑罗城，周围七十里许。……”（吴自牧《梦粱录》卷七）——再则是由于南宋建炎三年（一一二九），高宗的临安驻跸，奠定国都。至若唐白乐天与宋苏东坡的筑堤导水，原也有功于杭郡人民，可是仅仅一位醉酒吟诗携妓的郡守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和帝王匹敌的。

据说，杭州的杭字，是因“禹末年，巡会稽至此，舍航登陆，乃名杭，始见于文字。”（柴虎臣著《杭州沿革大事考》）。因之，我们可以猜想，禹以前，杭州总还是一个泽国。而这一个四千余年前的泽国，后来为越为吴，也为吴越的战场，为东汉的浙江，为三国吴的富春，为晋的吴郡，为隋唐的杭州，两为偏安国都，迭为省治，现在并且成了东南五省交通的孔道，歌舞喧天，别庄满地，简直又要恢复南宋当时的首都旧观了。

我的来住杭州，本不是想上西湖来寻梦，更不是想弯强弩来射潮；不过妻杭人也，雅擅杭音，父祖富春产也，歌哭于斯，叶落归根，人穷返里，故乡鱼米较廉，借债亦易，——今年可不敢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34 年 11 月 1 日《中学生》第 49 号。

说，——屋租尤其便宜，铩羽归来，正好在此地偷安苟活，坐以待亡。搬来住后，岁月匆匆，一眨眼间，也已经住了一年有半了。朋友中间晓得我的杭州住址者，于春秋佳日，旅游西湖之余，往往肯命高轩来枉顾。我也因独处穷乡，孤寂得可怜，我朋自远方来，自然喜欢和他们谈谈旧事，说说杭州。这么一来，不几何时，大家似乎已经把我看成了杭州的管钥，山水的东家；《中学生》杂志编者的特地写信来要我写点关于杭州的文章，大约原因总也在于此。

关于杭州一般的兴废沿革，有《浙江通志》、《杭州府志》、《仁钱县志》诸大部的书在；关于杭州的掌故，湖山的史迹等等，也早有了光绪年间钱塘丁申、丁丙两氏编刻的《武林掌故丛编》、《西湖集览》，与新旧《西湖志》、《湖山便览》以及诸大书局大文豪的西湖游记或西湖游览指南诸书，可作参考；所以在这里，对这些，我不想再来饶舌，以虚费纸面和读者的光阴。第一，我觉得还值得一写，而对于读者，或者也不至于全然没趣的，是杭州人的性格；所以，我打算先从“杭州人”讲起。

第一个杭州人，究竟是哪里来的？这杭州人种的起源问题，怕同先有鸡蛋呢还是先有鸡一样，就是叫达尔文从阴司里复活转来，也很不容易解决。好在这些并非是我们的主题，故而假定当杭州这一块陆土出水不久，就有些野蛮的，好渔猎的人来住了，这些蛮人，我们就姑且当他们是杭州人的祖宗。吴越国人，一向是好战、坚忍、刻苦、猜忌，而富于巧智的。自从用了美人计，征服了姑苏以来，兵事上虽则占了胜利，但民俗上却吃了大亏；喜斗、坚忍、刻苦之风，渐渐地消灭了。倒是猜忌，使计诸官能，逐步发达了起来。其后经楚威王、秦始皇、汉高帝等的挞伐，杭州人就永远处入了被征服者的地位，隶属在北方人的胯下。

三国纷纷,孙家父子崛起,国号曰吴,杭州人总算又吐了一口气,这一口气,隐忍过隋唐两世,至钱武肃王而吐尽;不久南宋迁都,固有的杭州人的骨里,混入了汴京都的人士的文弱血球,于是现在的杭州人的性格,就此决定了。

意志的薄弱,议论的纷纭;外强中干,喜撑场面;小事机警,大事糊涂;以文雅自夸,以清高自命;只解欢娱,不知振作等等,就是现在的杭州人的特性;这些,虽然是中国一般人的通病,但是看来看去,我总觉得以杭州人为尤甚。所以由外乡人说来,每以为杭州人是最狡猾的人,狡猾得比上海滩上的滑人还要厉害。但其实呢,杭州人只晓得占一点眼前的小利小名,暗中在吃大亏,可是不顾到的。等到大亏吃了,杭州人还要自以为是,自命为直,无以名之,名之曰"杭铁头"以自慰自欺。生性本是勤而且俭的杭州人,反以为勤俭是倒霉的事情,是贫困的暴露,是与面子有关的,所以父母教子弟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教他们游惰过日,摆大少爷的架子。等空壳大少爷的架子学成,父母年老,财产荡尽的时候,这些大少爷们在白天,还要上西湖去逛逛,弄件把长衫来穿穿,饿着肚皮而高使着牙签;到了晚上上黑暗的地方去跪着讨饭,或者扒点东西,倒满不在乎,因为在黑暗里人家看不见,与面子还是无关,而大少爷的架子却不可不摆。至于做匪做强盗呢,却不会,决不会,杭州人并不是没有这个胆量,但杀头的时候要反绑着手去游街示众,与面子有关;最勇敢的杭州人,亦不过做做小窃而已。

唯其是如此,所以现在的杭州人,就永远是保有着被征服的资格的人;风雅倒很风雅,浅薄的知识也未始没有,小名小利,一着也不肯放松,最厉害的尤其是一张嘴巴。外来的征服者,征服了杭州人后,过不上三代,就也成了杭州人了,于是剃头者人亦

剃其头,几十年后,仍复要被新的征服者来征服。照例类推,一年一年的下去。现在残存在杭州的固有杭州老百姓,计算起来,怕已经不上十个指头了。

人家说这是因为杭州的山水太秀丽了的缘故。西湖就像是一位“二八佳人体似酥”的狐狸精,所以杭州决出不出好子弟来。这话哩,当然也含有着几分真理。可是日本的山水,秀丽处远在杭州之上;瑞士我不晓得,意大利的风景画片我们总也时常看见的吧,何以外国人都可以不受着地理的限制,独有杭州人会陷入这一个绝境去的呢?想来想去,我想总还是教育的不好。杭州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总非要彻底的改革一下不可。

其次是该讲杭州的风俗了。岁时习俗,显露在外表的年中行事,大致是与江南各省相通的;不过在杭州像婚丧喜庆等事,更加要铺张一点而已。关于这一方面,同治年间有一位钱塘的范月桥氏,曾做过一册《杭俗遗风》,写得比较详细,不过现在的杭州风俗,细看起来,还是同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里所说的差仿不多,因为杭州人根本还是由那个时候传下来,在那个时候改组过的人。都会文化的影响,实在真大不过。

一年四季,杭州人所忙的,除了生死两件大事之外,差不多全是为了空的仪式;就是婚丧生死,一大半也重在仪式。丧事人家可以出钱去雇人来哭。喜事人家也有专门说好话的人雇在那里借讨采头。祭天地,祀祖宗,拜鬼神等等,无非是为了一个架子;甚至于四时的游逛,都列在仪式之内,到了时候,若不去一定的地方走一遭,仿佛是犯了什么大罪,生怕被人家看不起似的。所以明朝的高濂,做了一部《四时幽赏录》,把杭州人在四季中所应做的闲事,详细列叙了出来。现在我只教把这四时幽赏的简目,略抄一下,大家就可以晓得吴自牧所说的“临安风俗,四时奢

侈，赏观殆无虚日”的话的不错了。

一、春时幽赏：孤山月下看梅花，八卦田看菜花，虎跑泉试新茶，西溪楼啖煨笋，保俶塔看晓山，苏堤看桃花，等等。

二、夏时幽赏：苏堤看新绿，三生石谈月，飞来洞避暑，湖心亭采莼，等等。

三、秋时幽赏：满家巷赏桂花，胜果寺望月，水乐洞雨后听泉，六和塔夜玩风潮，等等。

四、冬时幽赏：三茅山顶望江天雪霁，西溪道中玩雪，雪后镇海楼观晚炊，除夕登吴山看松盆，等等。

将杭州人的坏处，约略在上面说了之后，我却终觉不得不对杭州的山水，再来一两句简单的批评。西湖的山水，若当盆景来看，好处也未始没有，就是在它的比盆景稍大一点的地方。若要在西湖近处看山的话，那你非要上留下向西向南再走二三十里路不行。从余杭的小和山走到了午潮山顶，你向四面一看，就有点可以看出浙西山脉的大势来了。天晴的时候，西北你能够看得见天目，南面脚下的横流一线，东下海门，就是钱塘江的出口，龛赭二山，小得来像天文镜里的游星。若嫌时间太费，脚力不继的话，那至少你也该坐车下江干，过范村，上五云山头去看看隔岸的越山，与钱塘江上游的不断的峰峦。况且五云山足，西下是云栖，竹木清幽；地方实在还可以。从五云山向北若沿郎当岭而下天竺，在岭脊你就可以看到西岭下梅家坞的别有天地，与东岭下西湖全面的镜样的湖光。

若要再近一点，来玩西湖，我觉得南山终胜于北山，凤凰山胜果寺的荒凉远大，比起灵隐、葛岭来，终觉回味要浓厚一点。

还有北面秦亭山法华山下的西溪一带呢，如花坞秋雪庵，茭芦庵等处，散疏雅逸之致，原是有的，可是不懂得南画，不懂得王

维、韦应物的诗意的人，即使去看了，也是毫无所得的。

离西湖十余里，在拱宸桥的东首，地当杭州的东北，也有一簇山脉汇聚在那里。俗称“半山”的皋亭山，不过因近城市而最出名，讲到景致，则断不及稍东的黄鹤峰，与偏北的超山。况且超山下的居民，以植果木为业，旧历二月初，正月底边的大明堂外（吴昌硕的坟旁）的梅花，真是一个奇观，俗称“香雪海”的这个名字，觉得一点儿也不错。

此外还有关于杭州的饮食起居的话，我不是做西湖旅行指南的人，在此地只好不说了。

1934年3月

临平登山记[1]

曾坐沪杭甬的通车去过杭州的人，想来谁也看到过临平山的一道青嶂。车到了硖石，平地里就有起几堆小石山来了，然而近者太近，远者太小，不大会令人想起特异的关于山的概念。一到临平，向北窗看到了这眠牛般的一排山影，才仿佛是叫人预备着到杭州去看山看水似地，心里会突然的起一种变动；觉得杭州是不远了，四周的环境，确与沪宁路的南段，沪杭甬路的东段，一望平原，河流草舍很多的单调的景色不同了。这临平山的顶上，我一直到今年，才去攀涉，回想起来，倒也有一点浅淡的佳趣。

临平不过是杭州——大约是往日的仁和县管的吧？——的一个小镇，介在杭州海宁二县之间，自杭州东去，至多也不到六七十里地的路程。境内河流四绕，可以去湖州，可以去禾郡，也可以去松江上海，直到天边。因之沿河的两岸(是东西的)交河的官道(是南北的)之旁，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部落。居民总有八九百家，柳叶菱塘，桑田鱼市，麻布袋，豆腐皮，酱鸭肥鸡，茧行藕店，算将起来，一年四季，农产商品，倒也不少。在一条丁字路的转弯角前，并且还有一家青帘摇漾的杏花村——是酒家的雅号，本名仿佛是聚贤楼。——乡民朴素，禁令森严，所以妓馆当然是没有的，旅馆也不曾看到，但暗娼有无，在这一个民不聊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4月5日《人间世》第1期。

生民又不敢死的年头,我可不能够保。

我们去的那天,是从杭州坐了十点左右的一班慢车去的,一则因为左近的三位朋友,那一日正值着假期;二则因为有几位同乡,在那里处理乡村的行政,这几位同乡听说我近来侘傺无聊,篇文不写,所以请那三位住在我左近的朋友约我同去临平玩玩,或者可以散散心,或者也可以壮壮胆,不要以为中国的农村完全是破产了,中国人除几个活大家死之外别无出路了。等因奉此地到了临平,更在那家聚贤楼上,背晒着太阳喝了两斤老酒,兴致果然起来了,把袍子一脱,我们就很勇猛地说:"去,去爬山去!"

缓步西行(出镇往西),靠左手走过一个桥洞,在一条长蛇似的大道之旁,远远就看得见一座银匠店头的招牌那么的塔,和许多名目也不大晓得的疏疏落落的树。地理大约总可以不再过细地报告了吧,北面就是那支临平山,南面岂不又是一条小河么?我们的所以不从临平山的东首上山,而必定要走出镇市——临平市是在山的东麓的——走到临平山的西麓去者,原因是为了安隐寺里的一棵梅树。

安隐寺,据说,在唐宣宗时,名永兴院,吴越时名安平院。至宋治平二年,始赐今名。因为明末清初的那位西泠十子中的临平人沈去矜谦,好闲多事,做了一部《临平记》,所以后来的临平人,也做出了不少的文章,其中最好的一篇,便是安隐寺里的那棵所谓"唐梅"的梅树。

安隐寺,在临平山的西麓,寺外面有一口四方的小井,井栏上刻着"安平泉"的三个不大不小的字。诸君若要一识这安平泉的伟大过去,和沿临平山一带的许多寺院的兴废,以及鼎湖的何以得名,孙皓的怎么亡国(我所说的是天玺改元的那一回事情)

等琐事的，请去翻一翻沈去矜的《临平记》，张大昌的《临平记补遗》，或田汝成的《西湖志余》等就得，我在这里，只能老实地说，那天我们所看到的安隐寺，实在是坍败得可以，寺里面的那一棵出名的“唐梅”，树身原也不小，但我却怎么也不想承认它是一千几百年前头的刁钻古怪鬼灵精。你且想想看，南宋亡国，伯颜丞相，岂不是由临平而入驻皋亭的么？那些羊膻气满身满面的元朝鞑子，哪里肯为中国人保留着这一株枯树？此后还有清朝，还有洪杨的打来打去，庙之不存，树将焉附，这唐梅若果是真，那它可真是不怕水火，不怕刀兵的活宝贝了，我们中国还要造什么飞机高射炮呢？同外国人打起仗来，岂不只教擎着这一棵梅树出去就对？

在冷气逼人的安隐寺客厅上吃了一碗茶，向四壁挂在那里的霉烂的字画致了一致敬，付了他们四角小洋的茶钱之后，我们就从不知何时被毁去的西面正殿基的门外，走上了山，沿山脚的一带，太阳光里，有许多工人，只穿了一件小衫，在那里劈柴砍树。我看得有点气起来了，所以就停住了脚，问他们：“这些树木，是谁教你们来砍的？”“除了这些山的主人之外还有谁呢？”这回话倒也真不错，我呆张着目，看看地上纵横睡着的拳头样粗的松杉树干，想想每年植树节日的各机关和要人等贴出来的红绿的标语传单，喉咙头好像冲起来了一块面包。呆立了一会，看看同来的几位同伴，已经上山去得远了，就只好屁也不放一个，旋转身子，狠狠地踏上了山腰，仿佛是山上的泥沙碎石，得罪了我的样子。

这一口看了工人砍树伐山而得的气闷，直到爬上山顶快的时候，才兹吐出。临平山虽则不高，但走走究竟也有点吃力，喘气喘得多了，肚子里自然会感到一种清空，更何况在山顶上坐下

的一瞬间，远远地又看得出钱塘江一线的空明缭绕，越山隔岸的无数青峰，以及脚下头临平一带的烟树人家来了呢！至于在沪杭甬路轨上跑的那几辆同小孩子玩具似的客车，与火车头上在乱吐的一圈一圈的白烟，那不过是将死风景点一点活的手笔，像麦克白夫妇当行凶的当儿，忽听到了醉汉的叩门声一样，有了原是更好，即使没有，也不会使人感到缺恨的。

从临平山顶上看下来的风景，的确还有点儿可取。从前我曾经到过兰溪，从兰溪市上，隔江西眺横山，每感到这座小小的兰阴山真太平淡，真是造物的浪费，但第二日身入了此山，到山顶去向南向东向西向北的一看，反觉得游兰溪者这横山决不可不到了。临平山的风景，就同这山有点相像；你远看过去，觉得临平山不过是一支光秃的小山而已，另外也没有什么奇特，但到山顶去俯瞰下来，则又觉得杭城的东面，幸亏有了它才可以说是完满。我说这话，并不是因受了临平人的贿赂，也不是想夺风水先生——所谓堪舆家也——们的生意，实在是杭州的东面太空旷了，有了临平山，有了皋亭，黄鹤一带的山，才补了一补缺。这是从风景上来说的话，与什么临平湖塞则天下治，湖开则天下乱等倒果为因的妄揣臆说，却不一样。

临平山顶，自西徂东，曲折高低的山脊线，若把它拉将直来，大约总也有里把路长的样子。在这里把路的半腰偏东，从山下望去，有一围黄色的墙头露出，像煞是巨像身上的一只木头似的地方，就是临平人最爱夸说的龙洞的道观了。这龙洞，临平的乡下人，谁也晓得，说是小康王曾在洞里避过难。其实呢，这又是以讹传讹的一篇乡下文章而已。你猜怎么着？这临平山顶，半腰里原是有一个大洞的。洞的石壁上贴地之处，有“翼拱之凌晨游此，时康定元年四月八日”的两行字刻在那里。小康王也是一

个康，康定元年也是一个康，两康一混，就混成了小康王的避难。大约因此也就成全了那个道观，龙洞道观的所以得至今庙貌重新，游人争集者，想来小康王的功劳，一定要居其大半。可是沈谦的《临平记》里，所说就不同了，现在我且抄一段在这里，聊以当作这一篇《临平登山记》的尾巴，因为自龙山出来，天也差不多快晚了，我们也就跑下了山，赶上了车站，当日重复坐四等车回到了杭州的缘故：

> 仁宗皇帝康定元年夏四月，翼拱之来游临平山细砺洞。
>
> 谦曰：吾乡有细砺洞，在临平山巅，深十余丈，阔二丈五尺，高一丈五尺，多出砺石，本草所称“砺石出临平”者，即其地也；至是者无不一游，自宋至今，题名者数人而已，然多漶漫不可读，而攀跻洗剔，得此一人，亦如空谷之足音，跫然而喜矣。
>
> 又曰：谦闻洞中题名旧矣，向未见。甲申四月八日，里人例有祈年之举，谦同友人往探，因得见其真迹。字在洞中东北壁，惟翼字最大，下两行分书之，微有丹漆，乃里人郭伯邑所润色，今则剥落殆尽，其笔势，遒劲如颜真卿格，真奇迹也。洞西南，又凿有“窦缄”二字，无年月可考，亦不解其义，意者，游人有窦姓者邪？至于满洞镂刻佛像，或是杨髡灵鹫之余波也。
>
> （《临平记》卷一·十九页）

1934年3月

屯溪夜泊记[1]

屯溪是安徽休宁县属的一个市镇，虽然居民不多，——人口大约最多也不过一二万——工厂也没有，物产也并不丰富，但因为地处在婺源、祁门、黟县、休宁等县的众水汇聚之乡，下流成新安江，从前陆路交通不便的时候，徽州府西北几县的物产，全要从这屯溪出去，所以这个小镇居然也成了一个皖南的大码头，所以它也就有了小上海的别名。“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一副最普通的联语，若拿来赠给屯溪，倒也很可以指示出它的所以得繁盛的原委。

我们的飘泊到屯溪去，是因为东南五省交通周览会的邀请，打算去白岳、黄山看一看风景；而又蒙从前的徽州府现在的歙县县长的不弃，替我们介绍了一家徽州府里有名的实在是龌龊得不堪的宿夜店，觉得在徽州是怎么也不能够过夜了，所以才夜半开车，闯入了这小上海的屯溪市里。

虽则是小上海，可究竟和大上海有点不同，第一，这小上海所有的旅馆，就只有大上海的五万分之一。我们在半夜的混沌里，冲到了此地，投各家旅馆，自然是都已经客满了，没有办法，就只好去投奔公安局——这公安局却是直系于省会的一个独立机关，是屯溪市上，最大并且也是唯一的行政司法以及维持治安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34 年 6 月 1 日《文艺风景》创刊号。

的公署,所以尽抵得过清朝的一个州县——请他们来救济,我们提出的办法,是要他们去为我们租借一只大船来权当宿舍。

这交涉办到了午前的一点,才兹办妥,行李等物,搬上船后,舱铺清洁,空气通畅,大家高兴了起来,就交口称赞语堂林氏的有发明的天才,因为大家搬上船上去宿的这一件事情,是语堂的提议,大约他总也是受了天随子陆龟蒙或八旗名士宗室宝竹坡的影响无疑。

浮家泛宅,大家联床接脚,在篾篷底下,洋油灯前,谈着笑着,悠悠入睡的那一种风情,倒的确是时代倒错的中世纪的诗人的行径。那一晚,因为上船得迟了,所以说废话说不上几刻钟,一船里就呼呼地充满了睡声。

第二天,天下了雨;在船上听雨,在水边看雨的风味,又是一种别样的情趣。因为天雨,旅行当然是不行,并且林、潘、全、叶的四位,目的是只在看看徽州,与自杭州至徽州的一段公路的,白岳黄山,自然是不想去的了,只教天一放晴,他们就打算回去,于是乎我们便有了一天悠闲自在的屯溪船上的休息。

屯溪的街市,是沿水的两条里外的直街,至西面而尽于屯浦,屯浦之上是一条大桥,过桥又是一条街,系上西乡去的大路。是在这屯浦桥附近的几条街上,由他们屯溪人看来,觉得是完全毛色不同的这一群丧家之犬,尽在那里走来走去的走。其实呢,我们的泊船之处,就在离桥不远的东南一箭之地,而寄住在船上,却有两件大事,非要上岸去办不可,就是,一,吃饭,二,大便。

况且,人又是好奇的动物,除了睡眠,吃饭,排泄以外,少不得也要使用使用那两条腿,于必要的事情之上,去做些不必要的事情;于是乎在江边的那家饭馆延旭楼即紫云馆,和那座公坑所,当然是可以不必说,就是一处贩卖破铜烂铁的旧货铺,以及

就开在饭馆边上的一家假古董店,也突然地增加了许多顾客。我在旧货铺里,买了一部歙县吴殿麟的《紫石泉山房集》,语堂在那家假古董店里,买了些桃核船,翡翠,琥珀,以及许多碎了的白磁。大家回到船上研究将起来,当以两毛钱买的那些点点的磁片,最有价值,因为一只纤纤的玉手,捏着的是一条粗而且长,头如松菌的东西,另外的一条三角形的尖粽而带着微有曲线的白柄者,一定是国货的小脚;这些碎磁,若不是康熙,总也是乾隆,说不定,恐怕还是前朝内府坤宁宫里的珍藏。仔细研究到后来,你一言,我一语,想入非非,笑成一片,致使这一个水上小共和国里的百姓们,大家都堕落成了群居终日,专为不善的小人团。

早午饭吃后,光旦、秋原等又坐了车上徽州去了,语堂、增嘏,歪身倒在床上看书打瞌睡,只有被鬼附着似地神经质的我,在船里觉得是坐立都不能安,于是乎只好着了雨鞋,张着雨伞,再上岸去,去游屯溪的街市。

雨里的屯溪,市面也着实萧条。从东面有一块枪毙红丸犯处的木牌立着的地方起,一直到西尽头的屯浦桥附近为止,来回走了两遍,路上遇着的行人,数目并不很多,比到大上海的中心街市,先施、永安下那块地方的人海人山,这小上海简直是乡村角落里了。无聊之极,我就爬上了市后面的那一排小山之上,打算对屯溪全市,作一个包罗万象的高空鸟瞰。

市后的小山,断断续续,一连倒也有四五个山峰。自东而西,俯瞰了屯溪市上的几千家人家,以及人家外围,贯流在那里的三四条溪水之后,我的两足,忽而走到了一处西面离桥不远的化山的平顶。顶上的石柱石礎石梁,依然还在,然而一堆瓦砾,寸草不生,几只飞鸟,只在乱石堆头慢声长叹。我一个人看看前面天主堂界内的杂树人家,和隔岸的那条同金字塔样的狮子(俗

称扁担)石山,觉得阴森森毛发都有点直竖起来了,不得已就只好一口气的跳下了这座在屯溪市是地点风景最好也没有的化山。后来上桥头的酒店里去坐下,向酒保仔细一探听,才晓得民国十八年的春天,宋老五带领了人马,曾将这屯溪市的店铺民房,施行了一次火洗,那座化山顶上的化山大寺,也就是于这个时候被焚化了的。那时候未被烧去而仅存者,只延旭楼的一间三层的高阁和天主堂内的几间平房而已。

在酒店里,和他们谈谈说说,我只吃了一碟炒四件,一斤杂有泥沙的绍兴酒,算起账来,竟被敲去了两块大洋,问"何以会这么的贵?"回答说"本地人都喝的歙酒,绍兴酒本来是很贵的。"这小上海的商家,别的上海样子倒还没有学好,只有这一个欺生敲诈的门径,却学得来青胜于蓝了,也无怪有人告诉我说,屯溪市上,无论哪一家大商店,都有讨价还价,就连一盒火柴,一封香烟,也有生人熟面的市价的不同。

傍晚四五点的时候,去徽州的大队人马回来了,一同上延旭楼去吃过晚饭,我和秋原、增嘏、成章四人,在江岸的东头走走,恰巧遇见了一位自上海来此的像白相人那么的汽车小商人。他于陪我们上游艺场去逛了一遍之余,又领我们到了一家他的旧识的乐户人家。姑娘的名号现在记不起来了,仿佛是翠华的两字,穿着一件黑绒的夹袄,镶着一个金牙齿,相貌倒也不算顶坏,听了几出徽州戏,喝了一杯祁门茶后,出到了街上,不意斗头又遇见了三位装饰时髦到了极顶,身材也窈窕可观的摩登美妇人。那一位引导者,和她们也似乎是素熟的客人,大家招呼了一下走散之后,他就告诉了我们以她们的身世。她们的前身,本来是上海来游艺场献技的坤角,后来各有了主顾,唱戏就不唱了。不到一年,各主顾忽又有了新恋,她们便这样的一变,变作了街头的

神女。这一段短短的历史,简单虽也简单得很,但可惜我们中间的那位江州司马没有同来,否则倒又有一篇《琵琶行》好做了。在微雨黄昏的街上走着,他还告诉了我们这里有几家头等公娼,几家二等花茶馆,几家三等无名窟,和诨名"屯溪之王"的一家半开门。

回到了残灯无焰的船舱之内,向几位没有同去的诗人们报告了一番消息,余事只好躺下去睡觉了,但青衫憔悴的才子,既遇着了红粉飘零的美女,虽然没有后花园赠金,妓堂前碰壁的两幕情景,一首诗却是少不得的;斜依着枕头,合着船篷上的雨韵,哼哼唧唧,我就在朦胧的梦里念成了一首:"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几夜屯溪桥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的七言绝句。这么一来,既有了佳人,又有了才子,煞尾并且还有着这一个有诗为证的大团圆,一出屯溪夜泊的传奇新剧本,岂不就完全成立了么?

1934年5月

桐君山的再到[1]

杭州建德的公共汽车路开后，自富阳至桐庐的一段，我还没有坐过。每听人说，钓台在修理了，报上也登着说，某某等名公已经发出募捐启事，预备为严先生重建祠宇了；但问问自桐庐来的朋友，却大家都说，严先生祠宇的倾颓，钓台山路的芜窄，还是同从前一样。祠宇的修不修，倒也没有多大的问题，回头把严先生的神像供入了红墙铁骨的洋楼，使烧香者多添些摩登的红绿士女，倒也许不是严先生的本意。但那一条路，那一条停船上山去的路，我想总还得略为开辟一下才好；虽不必使着高跟鞋者，亦得拾级而登，不过至少至少总也该使谢皋羽的泪眼，也辨得出路径来。这是当我没有重到桐庐去之先的个人的愿望，大约在三年以前去过一次钓台的人，总都是这么在那里想的无疑。

大热的暑期过后，浙江内地的旱苗，虽则依旧不能够复活，但神经衰弱，长年像在患肺病似的我们这些小都会的寄生虫，一交秋节，居然也恢复了些元气，如得了再生的中暑病者。秋潮看了，满家巷的桂花盛时也过了，无风无雨，连晴直到了重阳。秋高蟹壮，气候虽略嫌不定，但出去旅行，倒也还合适，正在打算背起包裹雨伞，上哪里去走走，恰巧来了一位一年多不见的老友，于是乎就定下了半月间闲游过去的计划。

---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1935年2月1日的《生生月刊》创刊号上。

头两天,不消说是在湖上消磨了的,尤其是以从云栖穿竹径上五云山,过郎当岭而出灵隐的那一天,内容最为充实。若要在杭州附近,而看些重岚垒嶂,想象想象浙西的山水者,这一条路不可不走。现成的证据,我就可以举出这位老友来。他的交游满天下,欧美日本,历国四十余,身产在白山黑水间,中国本部,十八省经过十三四,五岳匡庐,或登或望,早收在胸臆之中;可是一上了这一条路,朝西看看夕照下的群山,朝南朝东看看明镜似的大江与西湖,也忘记了疲倦,忘记了世界,唱出了一句“谁说杭州没有山!”的打油腔。

好书不厌百回读,好山好水,自然是难得仔细看的。在五云山上,初尝了一点点富春江的散文味的这位老友,更定了再溯上去,去寻出黄子久的粉本来的雄图。

天气依然还是晴着,脚力亦尚可以对付,汽车也居然借到了,十月二十的早晨九点多钟,我们就从万松岭下驶过,经梵村,历转塘,从两岸的青山巷里,飞驰而到了富阳县的西门。富阳本来是我的故里,一县的山光水色,早在我的许多短篇里描写过了;我自然并不觉得怎么,可是我的那位老友,饭后上了我们的那间松筠别墅的厅房,开窗南望,竟对了定山,对了江帆,对了溶化在阳光里的远山簇簇,发了十五六分钟的呆。

从杭州到富阳,四十二公里,以旧制的驿里来计算,约一九内外;汽车走走,一个钟头就可以到,一顿饭倒费去了我们百余分钟,我问老友,黄子久看到了这一块中段,也已经够了吧?他说:“也还够,也还不够。”我的意思,是好花看到半开时,预备劝他回杭州去了,但我们的那位年轻气锐的汽车夫,却屈着指头算给我们听说:“此去再行百里,两点半可到桐庐,在桐庐玩一个钟头,三点半开车,直驶杭州,六点准可以到。”本来是同野鹤一样

的我们,多看点山水,当然也不会得患食丧之病;汽车只教能行,自然是去的,去的,去去也有何妨。

一出富阳,向西偏南,六十里地的旱程中间,山色又不同了。峰岭并不成重,而包围在汽车四周的一带,却呈露着千层万层的波浪。小小的新登县,本名新城,烟户不满千家,城墙像是土堡,而县城外的小山,小山上的小塔,却来得特别的多,一条松溪,本来也是很小的,但在这小人国似的山川城廓之中流过,看起来倒觉得很大了。像这样的一个小县里,居然也出了许远,出了杜建徽,出了罗隐那么的大人物,可见得山水人物,是不能以比例来算的。文弱的浙西,出个把罗隐,倒也算不得什么,但那堂堂的两位武将,自唐历宋以至吴越,仅隔百年,居然出了这两位武将,可真有点儿厉害。

车过新登,沿鼍江的一段,风景又变了一变;因路线折向了南,钱塘江隔岸的青山,万笏朝天,渐渐露起头角来了。鼍江就是江上常有二气,因杜建徽、罗隐生而不见的传说的产地;隔岸的高山,就是孙伯符的祖墓所在,地属富阳、浦江交界处的天子岗头。

从此经岘口,过窄溪,沿桐溪大江,曲折回旋,凡二三十里,直到桐君山的脚下。三面是山,一面是水,风景的清幽,林木的茂盛,石岩的奇妙,自然要比仙霞关、山阳坑更增数倍;不过曲折不如,雄大稍逊,这一点或者不好向由公路到过安徽到过福建的人夸一句大口。

桐君山上的清景,我已于三四年前来过之后速写过一篇《钓台的春昼》,由爱山爱水的人看来,或者对此真山真水会百看也不至生厌恶之情,但由我这枝破笔写来,怕重写不上两句,就要使人讨厌了,因为我决没有这样的本领,这样的富于变化而生动

的笔力。不过有一件事,却得声明,前次是月夜来看,这次是夕阳下来看的;我想风雨的中宵,或晴明的早午,来登此处,总也有一番异景,与前次这次我所看见的,完全不同。

桐君山下,桐溪与富春江合流之处,是渡头了。汽车渡江,更向西南直上,可以抄过富春山的背后,从西面而登钓台。我这次虽则不曾渡江,但在桐君山的殿阁的窗里,向西望去,只看见有一线的黄蛇,曲折缭绕在夕阳山翠之中;有了这条公路,钓台前面的那个泊船之处以及上山的道路,自然是可以不必修了,因为从富春山后面攀登上去,据高临下,远望望钓台,远望望钓台上下的山峡清溪,这飞鹰的下瞰,可以使严陵来得更加幽美,更加卓越。这一天晚上,六点多钟,车回到杭州的时候,我还在痴想,想几时去弄一笔整款来,把我的全家,我的破书和酒壶等都搬上这桐庐县的东西乡,或是桐君山,或是钓台山的附近去。

1934 年 10 月 22 日雁荡之前夜

雁荡山的秋月[①]

古人并称上天台、雁荡；而宋范成大序《桂海岩洞志》，亦以为天下同称的奇秀山峰，莫如池之九华，歙之黄山，括之仙都，温之雁荡，夔之巫峡。大约范成大，没有到过关中，故终南华山，不曾提及。我们南游三日，将天台东北部的高山飞瀑（西部寒岩、明岩未去），略一飞游——并非坐了飞机去游，是开特快车游山之意——之后，急欲去雁荡，一赏鬼工镌雕的怪石奇岩，与夫龙湫大瀑，十月二十七日在天台国清寺门前上车，早晨还只有七点。

自天台去雁荡山所在的乐清县北，要经过临海、黄岩、温岭等县。到临海（旧章安城）的东南角巾山山下，还要渡过灵江，汽车方能南驶，现在公路局筑桥未竣，过渡要候午潮；所以我们到了临海之后，倒得了两三个钟头的空，去东湖拜了忠逸樵夫之祠，上巾山的双塔下，看了华胥洞，黄华丹井——巾山之得名，盖因黄华升仙，落帻于此——等古迹，到十二点钟左右，才乘潮渡过江去。临海的山容水貌，也很秀丽，不过还不及富春江的高山大水，可以令人悠然忘去了人世。自临海到黄岩，要经过括苍山脉东头的一条大岭，岭头有一个仙人桥站；自后徐经仙人桥至大道地的三站中间，汽车尽在山上曲折旋绕，路线有点像昱岭关外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12月15日的《良友图画杂志》第100期。

与仙霞岭南的样子;据开车的司机说这一条岭共有八十四弯,形势的险峻,也可想而知。

黄岩县城北,也有一条永江要渡,桥也尚未筑成;不过此处水深,不必候潮,所以车子一到,就渡了过去。县城的东北,江水的那边,三江口上,更有一枝亭山在俯瞰县城;半山中有一簇树,一个白墙头的庙,在阳光里吐气,想来总又是黄岩县的名胜了,遥望而过。黄岩一县内,多桔子树园;树并不高,而金黄的桔实,都结得累累欲坠,在返射斜阳;车驰过处,风味倒也异样,很像我年青的时候,在日本纪州各处旅行时的光景。

自黄岩经温岭到乐清县的离大荆城南五里路的地方,村名叫作水积(或名积水,不知是哪二个字?),前临大海,海中有岛,后峙双旗冈峰,峰中也有叠嶂一排,在暗示着雁荡的奇峰怪石。游人到此,已经有点心痒难熬的样子了,因为隔一条溪,隔一重山,在夕阳下,早就看得出谢公岭外老僧送客之类的奇形怪状的石岩阴影;北来自大溪镇到此,约有三十余里的行程。

在雁荡第一重口外,再渡过那条自石门潭流下来的清溪,西驰七八里,过白溪,到响岭头,就是雁荡东外谷的口子,汽车路筑到此地为止,雁荡到了。

在口外下车,远望进去,只看见了几个巉屼的石峰尖。太阳已经快下山了,我们是由东向西而入谷的,所以初走进去的时候,一眼并不看见什么。但走了半里多上灵岩寺去的石砌路后,渡过石桥,忽而一变,千千万万的奇异石壁,都同天上刚掉下去似的,直立在我们的四周;一条很大很大的溪水,穿在这些绝壁的中间,在向东缓流出来。壁来得太高太陡,天只剩下了狭狭的一条缝,日已下山,光线不似日间的充足。石壁的颜色,又都灰黑,壁缝里的树木,也生得屈曲有一种怪相;我们从东外谷走入

内谷的七八里地路上，举头向前后左右望望，几乎被胁得连口都不敢开了。山谷的奇突，大与寻常习见的样子不同，叫人不得不想起诗圣但丁的《神曲》，疑心我们已经跟了那位罗马诗人，入了别一个境界。

在龙王庙前折向了北去，头脑里对于一路上所见的峰嶂的名目，如猴披衣、蓼花嶂、响嵩门、霞嶂洞、听诗叟、双鲤峰之类，还没有整理得清楚，景色一变，眼前又呈出了一幅更清幽、更奇怪、更伟大的画本。原来这东内谷里的向北去灵岩寺谷里的一区，是雁荡的中心，也是雁荡山杰作里的顶点。初入是一条清溪，许多树木与竹林。再进，劈面就是一排很高很长，像罗马古迹似的展旗嶂，崛起在天边，直挂向地下，后方再高处又是一排屏霞嶂，这屏霞嶂前，左右环抱，尽是一枝一枝的千万丈高的大石柱，高可以不必说，面积之大周围也不知有多少里；而最奇的，是这些大柱的头和脚，大小是一样的，所以都是绝壁，都是圆柱。小龙湫瀑布，也就在灵岩寺西北的一大石峰上，从顶点直泻下来的奇景。灵岩寺，看过着很小很小，隐藏在这屏霞嶂脚，顶珠峰、展旗峰、石屏风(全在寺东)与天柱峰、双鸾峰、卷图峰、独秀峰、卓笔峰(全在寺西)等的中间；地位的好，峰岩的多而且奇，只有永康方岩的五峰书院，可以与它比比；但方岩只是伟大了一点，紧凑却还不及这里。

灵岩寺的开辟，在宋太平兴国四年，僧行亮神昭为其始祖，后屡废屡兴；现在的寺，却是数年前，由护法者蒋叔南、潘耀庭诸君所募建。蒋君今年夏季去世，潘君现任雁荡山风景区整理委员，住在寺中；当家僧名成圆，亦由蒋潘诸君自宁波去迎来者，人很能干，具有实际办事的手腕。

在灵岩寺的西楼住下之后，天已经黑了。先去请教也住在

寺中、率领黄岩中学学生来雁荡旅行的两位先生，问我们在雁荡，将如何的游法？因为他们已经在灵岩寺住了三日，打算于明晨出发回黄岩去了。饭后又去请了潘委员来，打听了一番雁荡山大概的情形。

雁荡山的总括，可以约略的先在此地说一说：第一，山在乐清县东北九十里，系亘立东西的一排连山，东起石门潭，西迄白岩六十里；北自甸岭，南至斤竹涧口四十里；自东向西，历来分成东外谷、东内谷、西内谷、西外谷的四部，以马鞍岭为界而分东西。全山周围，合外境有四百二十里。雁山北部，更有南阁谷、北阁谷二区，以溪分界；南阁南至石柱北至北屏山二里，东至马屿，西至会仙峰十六里；北阁村南北二里，东西五里，西北极甸岭山，为雁荡北址。

雁山开山者相传为晋诺讵那尊者，凡百有二峰，六十一岩，四十六洞，十八刹，十六亭，十七潭，十三瀑。入游之路线，有四条。(一)东路从白溪经响岭头自东南入谷，就是我们所经之路线。(二)北路由大荆越谢公岭自东北入谷至岭峰。(三)南路由小芙蓉经四十九盘岭自南入谷至能仁寺，从乐清来者率由此。(四)西路从大芙蓉自西南经本觉寺至梅雨潭。

峰之最高者为百冈尖，高一万一千五百公尺，雁湖在西外谷连霄岭上，高九千公尺。①

这雁荡山的梗概，是根据潘委员的口述，和《广雁荡山志》及《雁山全图》而摘录下来的；我们因为走马游山，前后只有三日工夫好费，还要包括出发和到着的日期在内，所以许多风景，都只能割爱；晚上就和潘委员在灯下拟定明日只看西石梁的大瀑布，

① 按：百冈尖海拔约1150米；雁湖冈海拔约1064米。

大龙湫瀑，梅雨潭，回至能仁寺午餐。略游斤竹涧就回灵岩寺宿；出发之日（即第三日），午前一游净名寺，至灵峰略看看观音洞北斗洞等，就出向头岭由原路出发回去。北部的绝景，中央的百冈尖当然是不能够去，就如显胜门、龙溜等处，一则因无时间，二则因无大路无宿处，也只能等下次再来了。这样拟定了游程之后，预期着明天的一天劳顿，我们就老早的爬上了床去。

约莫是午前的三四点钟，正梦见了许多岩壁，在四面移走拢来，几乎要把我的渺渺五尺之躯，压成粉碎的时候，忽而耳边一阵喇叭声，一阵嘈杂声起来了。先以为是山寺里起了火，急起披衣，踏上了西楼后面的露台去一看：既不见火，又不见人，周围上下，只是同海水似的月光，月光下又只是同神话中的巨人似的石壁，天色苍苍，只余一线，四围岑寂，远远地也听得见些断续的人声。奇异，神秘，幽寂，诡怪，当时的那一种感觉，我真不知道要用些什么字来才形容得出！起初我以为还在连续着做梦，这些月光，这些山影，仍旧是梦里的畸形；但摸摸石栏，看看那枝谁也要被它威胁压倒的天柱石峰与峰头的一片残月，觉得又太明晰，太正确，绝不像似梦里的神情。呆立了一会，对这雁荡山中的秋月顶礼了十来分钟，又是一阵喇叭声，一阵整队出发报名数的号令声传过来了，到此我才明白，原来我并不是在做梦，是那一批黄岩中学的学生要出发赶上大溪去坐轮船去了！这一批学生的叫唤，这一批青年的大胆行为，既救了我梦里的危急，又指示给我了这一幅清极奇极的雁山夜月的好画图，我的心里，竟莫名其妙的感激起来了，跑下楼去，就对他们的两位临走的教师热烈地热烈地握了一回手；送他们出了寺门以后，我并且还在月光下立着，目送他们一个个小影子渐渐地被月光岩壁吞没了下去。

雁荡山中的秋月！天柱峰头的月亮！我想就是今天明天，

一处也不游,便尔回去,也尽可以交代得过去,说一声“不虚此行”了,另外还更希望什么呢?所以等那些学生们走后,我竟像疯子一样一个人在后面楼外的露台上呆对着月光峰影,坐到了天明,坐到了日出,这一天正是旧历九月二十的晚上廿一的清晨。

等同去的文伯,及偶然在路上遇着成一伙的奥伦斯登、科伯尔厂经理毕士敦 Mr(H.H.Bernstein)与戴君起来,一齐上轿,到大龙湫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似在巳午之间了。一路上经下灵岩村、三官殿、上灵岩村,过马鞍岭。在左右手看了些五指峰、纱帽峰、老鼠峰、猫峰、观音峰、莲台嶂、祥云峰、小剪刀峰之类,形状都很像,峰头都很奇;但因为太多了,到后来几乎想向在说明的轿夫讨饶,请他不要再说,怕看得太多,眼睛里脑里要起消化不良之症。

大龙湫的瀑布,在江南瀑布当中真可以称霸,因为石壁的高,瀑身的大,潭影的清而且深,实在是江浙皖几省的瀑布中所少有的。我们到雁荡之先,已经是旱得很久了。故而一条瀑布,直喷下来,在上面就成了点点的珠玉。一幅真珠帘,自上至地,有三四千丈高,百余尺阔;岩头系突出的,帘后可以通人,立在与日光斜射之处,无论何时,都看得出一条虹影。凉风的飒爽,潭水的清澄,和四围山岭的重叠,是当然的事情了,在大龙湫瀑布近旁,这些点景的余文,都似乎丧失了它们的价值,瀑布近旁的摩崖石刻,很多很多,然而无一语,能写得出这大龙湫的真景。《广雁荡山志》上,虽则也载了不少的诗词歌赋,来咏叹此景,但是身到了此间,哪里还看得起这些秀才的文章呢?至于画画,我想也一定不能把它的全神传写出来的,因为画纸决没有这么长,而溅珠也决没有这样的匀而且细。

出大龙湫，经瑞鹿峰、剪刀峰(侧看是一帆峰)下，沿大锦溪过华严岭罗汉寺前，能在石壁的半空中看得出一座石刻的罗汉像。斧凿的工巧有艺术味，就是由我这不懂雕刻的野人看来，也觉得佩服之至。从此经竹林，过一条很高很长的东岭，遥望着芙蓉峰、观音岩等(雁湖的一峰是在东岭岭上可以看见的)。绕骆驼洞下面至西石梁的大瀑布。

西石梁是一块因风化而中空下坠的大石梁，下有一个老尼在住的庵，西面就是大瀑布。这瀑布的高大，与大龙湫瀑布等，但不同之处，是在它的自成一景，在石壁中流。一块数千丈的石壁，经过了几千万年的冲击，中间成了一个圆形大柱式的空洞，两面围抱突出，中间是一数丈宽数千丈高的圆洞，瀑布就从上面沿壁在这空圆洞里直泻下来。下面的潭，四壁的石，和草树清溪，都同大龙湫差仿不多。但西面连山，雁荡山的西尽头，差不多就快到了，而这瀑布之上，山顶平处，却又是一大村落；山上复有山，世外是桃源的情景，正和天台山的桐柏乡，曲异而工同。

从西石梁瀑布顺原路回来，路上又去看了梅雨潭及潭前的一座含珠峰，仍过东岭，到了自芙蓉南来经四十九盘岭可到的能仁寺里。

这能仁寺在西内谷丹芳岭下，系宋咸平二年僧全了所建。本来是雁荡山中的最大的丛林，有一宋时的大铁锅在可以作证，现在却萧条之至，大殿禅房，还都在准备建筑中。寺前有燕尾瀑，顺溪南流，成斤竹涧，绕四十九盘岭，可至小芙蓉；这一路路上风景的清幽绝俗，当为雁山全景之冠，可惜我们没有时间，只领略了一个大概，就赶回了灵岩寺来宿。

这一天的傍晚，本拟上寺右的天窗洞，寺左的龙鼻水去拜观灵岩寺的二奇的，但因白天跑了一天，太辛苦了，大家不想再动。

我并且还忘不了今晨似的山中的残月，提议明朝也于三时起床，踏月东下，先去看了灵峰近旁的洞石，然后去响头岭就行出发，所以老早就吃了夜饭，老早就上了床。

然而胜地不常，盛筵难再，第二日早晨，虽则大家也忍着寒，抛着睡，于午前三点起了身，可是淡云蔽月，光线不明；我们真如在梦里似地走了七八里路，月亮才兹露面。而玩月月光玩得不久，走到灵峰谷外朝阳洞下的时候，太阳却早已出了海，将月光的世界散文化了。

不过在残月下，晨曦里的灵峰山景，也着实可观，着实不错；比起灵岩的紧凑来，只稍稍觉得疏散一点而已。

灵峰寺是在东谷口内向北两三里地的地方，东越谢公岭可达大荆。近旁有五老峰、斗鸡峰、幞头峰、灵芝峰、犀角峰、果盒岩、船岩、观音洞、北斗洞、苦竹洞、将军洞、长春洞、响板洞诸名胜，顺鸣玉溪北上，三里可达真际寺。寺为宋天圣元年僧文吉所建，本在灵峰峰下，不知几百年前，这峰因风化倒了，寺屋尽毁。现在在这到灵峰下的一块隙地上，方在构木新筑灵峰寺。我们先在果盒岩的溪亭上坐了一会，就攀援上去，到观音洞去吃早餐。

两岩侧向，中成一洞，洞高二三百丈；最上一层，人迹所不能到，但洞中生有大树一株，系数百年物，枝叶茂盛，从远处望来，了了可见。下一层是观音洞的选物场，洞中宽广，建有大殿，并五百应真的石刻。东面一水下滴成池，叫作洗心泉，旁有明刻宋刻的题名记事碑无数。自此处一层一层的下去，有四五层楼三四百石级的高度；洞的高广，在雁荡山当中，以此为最。最奇怪的，是在第三层右手壁上的一个石佛，人立右手洞底，向东南洞口远望出去，俨然是一座地藏菩萨的侧面形，但跑近前去一看，

则什么也没有了,只一块突出的方石。上一层的右手壁上还有一个一指物,形状也极像,不过小得很。

看了灵岩灵峰近边的峰势,看了观音洞(亦名合掌洞)里的建筑及大龙湫等,我们以为雁荡的山峰岩洞溪瀑等,也已经大略可以想象得出了,所以旁的地方,也不想再去走,只到北斗洞去打了一个电话,叫汽车的司机早点预备,等我们一出谷口,就好出发。

总之,雁荡本是海底的奇岩,出海年月,比黄山要新,所以峰岩峻削,还有一点锐气,如山东劳山的诸峰。今年春间,欲去黄山而未果,但看到了黄山前卫的齐云、白岳,觉得神气也有点和灵峰一带的山岩相像。在迎着太阳走出谷来,上汽车去的路上,我和文伯,更在坚订后约,打算于明年以两个月的工夫,去歙县游遍黄山,北下太平,上青阳南面的九华。然后出长江,息匡庐,溯江而上,经巫峡,下峨嵋,再东下沿汉水而西入关中,登太华以笑韩愈,入终南而学长生,此行若果,那么我们的志愿也毕,可以永永老死在蓬窗陋巷之中了。

1934 年 11 月 9 日

超山的梅花[①]

凡到杭州来游的人,因为交通的便利,和时间的经济的关系,总只在西湖一带,登山望水,漫游两三日,便买些土产,如竹篮纸伞之类,匆匆回去;以为雅兴已尽,尘土已经涤去,杭州的山水佳处,都曾享受过了。所以古往今来,一般人只知道三竺六桥,九溪十八涧,或西湖十景,苏小岳王;而离杭城三五十里稍东偏北的一带山水,现在简直是很少有人去玩,并且也不大有人提起的样子。

在古代可不同;至少至少,在清朝的乾嘉道光,去今百余年前,杭州人的好游的,总没有一个不留恋西溪,也没有一个不披蓑戴笠去看半山(即皋亭山)的桃花,超山的香雪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杭州和外埠的交通,所取的路径都是水道;从嘉兴上海等处来往杭州,运河是必经之路。舟入塘栖,两岸就看得到山影;到这里,自杭州去他处的人,渐有离乡去国之感,自外埠到杭州来的人,方看得到山明水秀的一个外廓;因而塘栖镇,和超山、独山等处,便成了一般旅游之人对杭州的记忆的中心。

超山是在塘栖镇南,旧日仁和县(现在并入杭县了)东北六十里的永和乡的,据说高有五十余丈,周二十里(咸淳《临安志》作三十七丈),因其山超然出于皋亭、黄鹤之外,故名。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5年2月15日《新小说》创刊号。

从前去游超山，是要从湖墅或拱宸桥下船，向东向北向西向南，曲折回环，冲破菱荇水藻而去的；现在汽车路已经开通，自清泰门向东直驶，至乔司站落北更向西，抄过临平镇，由临平山西北，再驰十余里，就可以到了；“小红唱曲我吹箫”的船行雅处，现在虽则要被汽车的机器油破坏得丝缕无余，但坐船和坐汽车的时间的比例，却有五与一的大差。

汽车走过的临平镇，是以释道潜的一首“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的绝句出名；而超山北面的塘栖镇，又以南宋的隐士，明末清初的田园别墅出名；介与塘栖与超山之间的丁山湖，更以水光山色，鱼虾果木出名；也无怪乎从前的文人骚客，都要向杭州的东面跑，而超山皋亭山的名字每散见于诸名士的歌咏里了。

超山脚下，塘栖附近的居民，因为住近水乡，阡陌不广之故，所靠以谋生的完全是果木的栽培。自春历夏，以及秋冬，梅子、樱桃、枇杷、杏子、甘蔗之类的出产，一年总有百万元内外。所以超山一带的梅林，成千成万；由我们过路的外乡人看来，只以为是乡民趣味的高尚，个个都在学林和靖的终身不娶，殊不知实际上他们却是正在靠此而养活妻孥的哩？

超山的梅花，向来是开在立春前后的；梅干极粗极大，枝叉离披四散，五步一丛，十步一坂，每个梅林，总有千株内外，一株的花朵，又有万颗左右；故而开的时候，香气远传到十里之外的临平山麓，登高而远望下来，自然自成一个雪海；近年来虽说梅株减少了一点，但我想比到罗浮的仙境，总也只有过之，不会不及。

从杭州到超山去的汽车路上，过临平山后，两旁已经有一处一处的梅林在迎送了，而汇聚得最多，游人所必到的看梅胜地，

大抵总在汽车站西南,超山东北麓,报慈寺大明堂(亦称大明寺)前头,梅花丛里有一个周梦坡筑的宋梅亭在那里的周围五六里地的一圈地方。

报慈寺里的大殿(大约就是大明堂了吧?)前几年被寺的仇人毁坏了,当时还烧死了一位当家和尚在殿东一块石碑之下。但殿后的一块刻有吴道子画的大士像的石碑,还好好地镶在壁里,丝毫也没有动。去年我去的时候,寺僧刚在募化重修大殿;殿外面的东头,并且已经盖好了三间厢房在作客室。后面高一段的三间后殿,火烧时也不曾烧去,和尚手指着立在殿后壁里的那一块石刻大士像碑说,“这都是这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的福佑!”

在何春渚删成的《塘栖志略》里,说大明寺前有一口井,井水甘冽! 旁树石碣,刻有“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点去冰旁;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然,添却双钩两日全”之碑铭,不识何意等语。但我去大明堂(寺)的时候,却既不见井,也不见碑;而这条碑铭,我从前是曾在一部笔记叫作《桂苑丛谈》的书里看到过一次的。这书记载着:“令狐相公出镇淮海日,支使班蒙,与从事诸人,俱游大明寺之西廊,忽睹前壁,题有此铭,诸宾皆莫能辨,独班支使曰:‘得非大明寺水,天下无比八字乎?’众皆恍然。”从此看来,《塘栖志略》里所说的大明寺井碑,应是抄来的文章,而编者所谓不识何意者,还是他在故弄玄虚。当然,寺在山麓,地又近水,寺前寺后,井是当然有一口的;井里的泉,也当然是清冽的;不过此碑此铭,却总有点儿可疑。

大明寺前的所谓宋梅,是一棵曲屈苍老,根脚边只剩了两条树皮围拱,中间空心,上面枝干四叉的梅树。因为怕有人折,树外面全部是用一铁丝网罩住的。树当然是一株老树,起码也要

比我的年纪大一两倍，但究竟是不是宋梅，我却不敢断定。去年秋天，曾在天台山国清寺的伽蓝殿前，看见过一株所谓隋梅；前年冬天，也曾在临平山下安隐寺里看见过一枝所谓唐梅。但所谓隋，所谓唐，所谓宋等等，我想也不过“所谓”而已，究竟如何，还得去问问植物考古的专家才行。

出大明堂，从梅花林里穿过，西面从吴昌硕的坟旁一条石砌路上攀登上去，是上超山顶去的大路了。一路上有许多同梦也似的疏林，一株两株如被遗忘了似的红白梅花，不少的坟园，在招你上山，到了半山的竹林边的真武殿（俗称中圣殿）外，超山之所以为超，就有点感觉得到了；从这里向东西北的三面望去，是汪洋的湖水，曲折的河身，无数的果树，不断的低岗，还有塘的两面的点点的人家；这便算是塘栖一带的水乡全景的鸟瞰。

从中圣殿再沿石级上去，走过黑龙潭，更走二里，就可以到山顶，第一要使你骇一跳的，是没有到上圣殿之先的那一座天然石筑的天门。到了这里，你才晓得超山的奇特，才晓得志上所说的“山有石鱼石笋等，他石多异形，如人兽状。”诸记载的不虚。实实在在，超山的好处，是在山头一堆石，山下万梅花，至若东瞻大海，南眺钱江，田畴如井，河道如肠，桑麻遍地，云树连天等形容词，则凡在杭州东面的高处，如临平山黄鹤峰上都用得着的，并非是超山独一无二的绝景。

你若到了超山之后，则北去超山七里地外的塘栖镇上，不可不去一到。在那些河流里坐坐船，果树下跑跑路，趣味实在是好不过。两岸人家，中夹一水；走过丁山湖时，向西面看看独山，向东首看看马鞍龟背，想象想象南宋垂亡，福王在庄（至今其地还叫作福王庄）上所过的醉生梦死脂香粉腻的生涯，以及明清之际，诸大老的园亭别墅，台榭楼堂，或康熙乾隆等数度的临幸，包

管你会起一种像读《芜城赋》似的感慨。

又说到了南宋,关于塘栖,还有好几宗故事,值得一提。第一,卓氏家乘《唐栖考》里说:"唐栖者,唐隐士所栖也;隐士名珏,字玉潜,宋末会稽人。少孤,以明经教授乡里子弟而养其母,至元戊寅,浮图总统杨连真伽,利宋攒宫金玉,故为妖言惑主听,发掘之。珏怀愤,乃货家具,召诸恶少,收他骨易遗骸,瘗兰亭山后,而树冬青树识焉。珏后隐居唐栖,人义之,遂名其地为唐栖。"这镇名的来历说,原是人各不同的,但这也岂不是一件极有趣的故实么?还有塘栖西龙河圩,相传有宋宫人墓;昔有士子,秋夜凭栏对月,忽闻有环珮之声,不寐听之,歌一绝云:"淡淡春山抹未浓,偶然还记旧行踪,自从一入朱门去,便隔人间几万重。"闻之酸鼻。这当然也是一篇绝哀艳的鬼国文章。

塘栖镇跨在一条水的两岸,水南属杭州,水北属德清;商市的繁盛,酒家的众多,虽说只是一个小小的镇集,但比起有些县城来,怕还要闹热几分。所以游过超山,不愿在山上吃冷豆腐黄米饭的人,尽可以上塘栖镇上去痛饮大嚼;从山脚下走回汽车路去坐汽车上塘栖,原也很便,但这一段路,总以走走路坐坐船更为合适。

1935年1月9日

花　　坞[1]

"花坞"这一个名字,大约是到过杭州,或在杭州住上几年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的,尤其是游西溪的人,平常总要一到花坞。二三十年前,汽车不通,公路未筑,要去游一次,真不容易;所以明明知道这花坞的幽深清绝,但脚力不健,非好游如好色的诗人,不大会去。现在可不同了,从湖滨向北向西的坐汽车去,不消半个钟头,就能到花坞口外。而花坞的住民,每到了春秋佳日的放假日期,也会成群结队,在花坞口的那座凉亭里鹄候,预备来做一个临时导游的脚色,好轻轻快快地赚取游客的两毛小洋;现在的花坞,可真成了第二云栖,或第三九溪十八涧了。

花坞的好处,是在它的三面环山,一谷直下的地理位置,石人坞不及它的深,龙归坞没有它的秀。而竹木萧疏,清溪蜿绕,庵堂错落,尼媪翩翩,更是花坞独有的迷人风韵。将人来比花坞,就像浔阳商妇,老抱琵琶;将花来比花坞,更像碧桃开谢,未死春心;将菜来比花坞,只好说冬菇烧豆腐,汤清而味隽了。

我的第一次去花坞,是在松木场放马山背后养病的时候,记得是一天日和风定的清秋的下午,坐了黄包车,过古荡,过东岳,看了伴凤居,访过风木庵(是钱唐丁氏的别业),感到了口渴,就问车夫,这附近可有清静的乞茶之处?他就把我拉到了花坞的

[1] 本篇最初见于1936年3月上海文学创造社初版的《达夫游记》。

中间。

伴凤居虽则结构堂皇,可是里面却也坍败得可以;至于杨家牌楼附近的风木庵哩,丁氏的手迹尚新,茅庵的木架也在,但不晓怎么,一走进去,就感到了一种扑人的霉灰冷气。当时大厅上停在那里的两口丁氏的棺材,想是这一种冷气的发源之处,但泥墙倾圮,蛛网绕梁,与壁上挂在那里的字画屏条一对比,极自然地令人生出了“俯仰之间,已成陈迹”的感想。因为刚刚在看了这两处衰落的别墅之后,所以一到花坞,就觉得清新安逸,像世外桃源的样子了。

自北高峰后,向北直下的这一条坞里,没有洋楼,也没有伟大的建筑,而从竹叶杂树中间透露出来的屋檐半角,女墙一围,看将过去却又显得异常的整洁,异常的清丽。英文字典里有Cottage① 的这一个名字;而形容这些茅屋田庄的安闲小洁的字眼,又有着许多像 Tiny, Dainty, Snug② 的绝妙佳词,我虽则还没有到过英国的乡间,但到了花坞,看了这些小庵却不能自已地便想起了这种只在小说里读过的英文字母。我手指着那些在林间散点着的小小的茅庵,回头来就问车夫:“我们可能进去?”车夫说:“自然是可以的。”于是就在一曲溪旁,走上了山路高一段的地方,到了静掩在那里的,双黑板的墙门之外。

车夫使劲敲了几下,庵里的木鱼声停了,接着门里头就有一位女人的声音,问外面谁在敲门。车夫说明了来意,铁门闩一响,半边的门开了,出来迎接我们的,却是一位白发盈头,皱纹很少的老婆婆。

① 村舍。

② 小巧,舒适,整洁。

庵里面的洁净，一间一间小房间的布置的清华，以及庭前屋后树木的参差掩映，和厅上佛座下经卷的纵横，你若看了之后，仍不起皈依弃世之心的，我敢断定你就是没有感觉的木石。

那位带发修行的老比丘尼去为我们烧茶煮水的中间，我远远听见了几声从谷底传来的鹊噪的声音；大约天时向暮，乌鹊来归巢了，谷里的静，反因这几声的急噪，而加深了一层。

我们静坐着，喝干了两壶极清极酽的茶后，该回去了，迟疑了一会，我就拿出了一张纸币，当作茶钱，那一位老比丘尼却笑起来了，并且婉慢地说：

“先生！这可以不必；我们是清修的庵，茶水是不用钱买的。”

推让了半天，她不得已就将这一元纸币交给了车夫，说：“这给你做个外快吧！”

这老尼的风度，和这一次逛花坞的情趣，我在十余年后的现在，还在津津地感到回味。所以前一礼拜的星期日，和新来杭州住的几位朋友遇见之后，他们问我“上哪里去玩？”我就立时提出了花坞，他们是有一乘自备汽车的，经松木场，过古荡东岳而去花坞，只须二十分钟，就可以到。

十余年来的变革，在花坞里也留下了痕迹。竹木的清幽，山溪的静妙，虽则还同太古时一样，但房屋加多了，地价当然也增高了几百倍；而最令人感到不快的，却是这花坞的住民的变作了狡猾的商人。庵里的尼媪，和退院的老僧，也不像从前的恬淡了，建筑物和器具之类，并且处处还受着了欧洲的下劣趣味的恶化。

同去的几位，因为没有见到十余年前花坞的处女时期，所以仍旧感觉得非常满意，以为九溪十八涧、云栖决没有这样的清幽

深邃;但在我的内心,却想起了一位素朴天真,沉静幽娴的少女,忽被有钱有势的人奸了以后又被弃的状态。

1935年3月24日

城里的吴山[①]

不管是到过或没有到过杭州的人，只须是受过几年中学教育的，你倘若问他："杭州城里有什么大自然的好景?"他总会毫不思索地回复你一声"西湖"！其实西湖却是在从前的杭州城外的，以其在杭城之西而得名。真正在杭州城里的大观，第一要推吴山(俗名城隍山)，可是现在来杭州的游客，大半总不加以注意；就是住在杭州的本地人，也一年之中去不得几次，这才是奇事。我这一回来称颂吴山，若说得僭一点，也可以说是"我的杭州城的发见"，以效 My Discovery of London[②] 之颦；不过吴山在辛亥革命以前，久已经是杭州唯一的游赏之地，现在的发见，原也只是重翻旧账而已。

> 吴山，春秋时为吴南界，以别于越，故曰吴山。或曰，以伍子胥故，讹伍为吴，故《郡志》亦称胥山，在镇海楼(即鼓楼)之右。盖天目为杭州诸山之宗，翔舞而东，结局于凤凰山；其支山左折，遂为吴山；派分西北，为宝月为蛾眉，为竹园；稍南为石佛，为七宝，为金地，为瑞石，为宝莲，为清平，总曰吴山。……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35 年 7 月 15 日《创作月刊》创刊号。

② 英文，意为：我的伦敦城的发现。

这是田叔禾《西湖游览志》卷十二记南山城内胜迹中之关于吴山的记载。二十余年前，杭州人说是出游，总以这吴山为目的；脚力不继的人，也要出吴山的脚下，上涌金门外三雅园等地方去喝茶；自辛亥革命以来，旗营全毁，城墙拆了，游人就集中在湖滨，不再有上城隍山去消磨半日光阴的事情了。

吴山的好处，第一在它的近，第二在它的并不高，元时平章答剌罕脱欢所甃的那数百级的石级，走走并不费力。可是一到顶上，掉头四顾，却可以看得见沧海的日出，钱塘江江上的帆行，西兴的烟树，城里的人家；西湖只像一面圆镜，到城隍山上去俯看下来，却不见得有趣，不见得娇美了。还有一件吴山特有的好处，是这山上的怪石的特多；你若从东面上山，一直的向南向西，沿岭脊走去，在路上有十几处可以看到这些神工鬼斧的奇岩怪石。假山叠不到这样的巧，真山也决没有这样的秀，而襟江带湖、碧天四匝、僧庐道院、画阁雕栏、茂林修竹、尘市炊烟等景物，还是不足道的余事。

还有一层，觉得现在的吴山，对于我，比从前更觉得有味的，是游人的稀少。大约上吴山去的，总以春秋二节的烧香客为限；一般的游人，尤其是老住在杭州的我所认识的许多朋友，平时决不会去的。乡下的烧香客，在香市里虽则拥挤不堪，可是因为我和他们并不相识，所以虽处在稠人广众之中，我还可以尽情地享受我的孤独。

自迁到杭州来后，这城隍山的一角，仿佛是变了我的野外的情人；凡遇到胸怀悒郁，工作倦颓，或风雨晦暝，气候不正的时候，只消上山去走它半天，喝一碗茶两杯酒，坐两三个钟头，就可以恢复元气，爽飒地回来，好像是洗了一个澡。去年元日，曾去登过，今年元日，也照例的去；此外凡遇节期，以及稍稍闲空的当

儿,就是心里没有什么烦闷,也会独自一个踱上山去,瘫坐它半天。

前次语堂来杭,我陪他走了半天城隍山后,他也看出了这山的好处来了,我们还谈到了集资买地,来造它一个俱乐部的事情。大约吴山卜筑,事亦非难,只教有五千元钱,以一千元买地,四千元造屋,就可以成功了;不过可惜的,是几处地点最好的地方,都已经被有钱有势、不懂山水的人侵占了去,我们若来,只能在南山之下,买几方地,筑数椽屋;处境不高,眺望也不能开畅,与山居的原意,小有不合而已。

不久之前,更有几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外人来游,我也照例的陪他们游过吴山之后,他们问我说:“金人所说的立马吴山第一峰,是什么意思?”他们以为吴山总是杭州最高的山,所以金人会有这样的诗语。我一时解答不出,就只指示了他们以一排南宋故宫的遗址。大约自凤山门以西,沿凤凰山而北的一段,一定是南宋的大内,穿过万松岭,可以直达湖滨的。他们才豁然大悟地说:“原来是如此,立马吴山,就可以看得到宫城的全部,金人的用意也可算深了。”这一个对于第一峰三字的解释,不知究竟正确不正确。但南宋故宫的遗址,却的确可以由城隍山或紫阳山的极顶,看得一望无遗的。

1935年5月8日

西溪的晴雨[1]

西北风未起，蟹也不曾肥，我原晓得芦花总还没有白，前两星期，源宁来看了西湖，说他倒觉得有点失望，因为湖光山色，太整齐，太小巧，不够味儿，他开来的一张节目上，原有西溪的一项；恰巧第二天又下了微雨，秋原和我就主张微雨里下西溪，好叫源宁去尝一尝这西湖近旁的野趣。

天色是阴阴漠漠的一层，湿风吹来，有点儿冷，也有点儿香，香的是野草花的气息。车过方井旁边，自然又下车来，去看了一下那座天主圣教修士们的古墓。从墓门望进去，只是黑沉沉、冷冰冰的一个大洞，什么也看不见，鼻子里却闻吸到了一种霉灰的阴气。

把鼻子掀了两掀，耸了一耸肩膀，大家都说，可惜忘记带了电筒，但在下意识里，自然也有一种恐怖、不安、和畏缩的心意，在那里作恶，直到了花坞的溪旁，走进窗明几净的静莲庵(?)堂去坐下，喝了两碗清茶，这一些鬼胎，方才洗涤了个空空脱脱。

游西溪，本来是以松木场下船，带了酒盒行厨，慢慢儿地向西摇去为正宗。像我们那么高坐了汽车，飞鸣而过古荡、东岳，一个钟头要走百来里路的旅客，终于是难度的俗物，但是俗物也有俗益，你若坐在汽车里，引颈而向西向北一望，直到湖州，只见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5年10月24日《东南日报·沙发》。

一派空明，遥盖在淡绿成阴的斜平海上；这中间不见水，不见山，当然也不见人，只是渺渺茫茫，青青绿绿，远无岸，近亦无田园村落的一个大斜坡，过秦亭山后，一直到留下为止的那一条沿山大道上的景色，好处就在这里，尤其是当微雨朦胧，江南草长的春或秋的半中间。

从留下下船，回环曲折，一路向西向北，只在芦花浅水里打圈圈；圆桥茅舍，桑树蓼花，是本地的风光，还不足道；最古怪的，是剩在背后的一带湖上的青山，不知不觉，忽而又会得移上你的面前来，和你点一点头，又匆匆的别了。

摇船的少女，也总好算是西溪的一景；一个站在船尾把摇橹，一个坐在船头上使桨，身体一伸一俯，一往一来，和橹声的咿呀，水波的起落，凑合成一大又圆又曲的进行软调；游人到此，自然会想起瘦西湖边，竹西歌吹的闲情，而源宁昨天在漪园月下老人祠里求得的那枝灵签，仿佛是完全的应了，签诗的语文，是《鄘风桑中》章末后的三句，叫做“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此后便到了交芦庵，上了弹指楼，因为是在雨里，带水拖泥，终于也感不到什么的大趣，但这一天向晚回来，在湖滨酒楼上放谈之下，源宁却一本正经地说：“今天的西溪，却比昨日的西湖，要好三倍。”

前天星期假日，日暖风和，并且在报上也曾看到了芦花怒放的消息，午后日斜，老龙夫妇，又来约去西溪，去的时候，太晚了一点，所以只在秋雪庵的弹指楼上，消磨了半日之半。一片斜阳，反照在芦花浅渚的高头，花也并未怒放，树叶也不曾凋落，原不见秋，更不见雪，只是一味的晴明浩荡，飘飘然，浑浑然，洞贯了我们的肠腑，老僧无相，烧了面，泡了茶，更送来了酒，末后还

拿出了纸和墨,我们看看日影下的北高峰,看看庵旁边的芦花荡,就问无相,花要几时才能全白?老僧操着缓慢的楚国口音,微笑着说:“总要到阴历十月的中间;若有月亮,更为出色。”说后,还提出了一个交换的条件,要我们到那时候,再去一玩,他当预备些精馔相待,聊当作润笔,可是今天的字,却非写不可,老龙写了“一剑横飞破六合,万家憔悴哭三吴”的十四个字,我也附和着抄了一副不知在哪里见过的联语:“春梦有时来枕畔,夕阳依旧上帘钩。”

喝得酒醉醺醺,走下楼来,小河里起了晚烟,船中间满载了黑暗,龙妇又逸兴遄飞,不知上哪里去摸出了一枝洞箫来吹着。“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倒真有点像是七月既望,和东坡在赤壁的夜游。

1935年10月22日

闽游滴沥之二[①]

曾经到过福州的一位朋友写信来，说福建留在他脑子里的印象，依次序来排列，当为：第一山水，第二少女，第三饮食，第四气候。福建的山水，实在也真美丽；北峙仙霞，西耸武夷，蜿蜒东南直下，便分成无数的山区。地气温暖，微雨时行，以致山间草木，一年中无枯萎的时候。最奇怪的，是梅花开日，桃李也同时怒放；相思树、荔枝树、榕树、杜松之属，到处青葱欲滴，即在寒冬，亦像是首夏的样子。

闽江发源浦城县北渔梁山下，亦称建溪，又叫剑江，更有一个西江的别号；大抵随地易名，到处收纳清溪小水，曲折而达福州，更从南台折而向东向南，以入于海。水色的清，水流的急，以及湾处江面的宽，总之江上的景色，一切都可以做一种江水的秀逸的代表；扬子江没有她的绿，富春江不及她的曲，珠江比不上她的静。人家在把她譬作中国的莱茵，我想这譬喻总只有过之，决不会得不及。

你试想想，福建既有了那么些个山，又有了这么大的一条水，盘旋环绕，终岁绿成一片，自然的风景，哪里还会得比别处更差一点儿？然而"逢人都问武夷山"，仿佛是福建的景致，只限在闽西崇安的一角，除了九曲的清溪，三十六峰的崇山峻岭而外，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6年4月1日《宇宙风》第14期。

别的就不足道似的，这又是什么缘故？想来想去，我想最大的原因，总还是在古代交通的不便。因为交通不便之故，所以外省的人士，很少有得到福建来的；一二个驰骋中原的闽中骚客，懒得把乌龟山、蛇山、老虎山、狮子山等小山浅水，一一的列举出来，就只言其大者著者的武夷山来包括一切；于是外面的人，只晓得福建仅有武夷的三三六六，而返射过来，福建人也只知道唯有武夷山是值得向人夸说的了。其实呢，在闽江的两岸，以及从闽东直下，一直至诏安和广东接壤的海滨一带，都是无山不秀，无水不奇的地方；要取景致，非但是十景八景，可以随手而得，就是千景万景，也不难给取出很风雅很好听的名字来，如我们故乡西湖上的平湖秋月、苏堤春晓之类。

说虽则如此的说，但因尘事的劳人，闽南闽北，直到今日，我终还没有去过，所以详细的记叙，只好等诸异日；现在只能先从实地见过到过的地方说起，还是来记一点福州以及附廓的山川大略吧。

周亮工的《闽小记》，我到此刻为止，也还不曾读过；但正在托人搜访，不知他所记的究竟是些什么。以我所见到的闽中册籍，以及近人的诗文集子看来，则福州附廓的最大名山，似乎是去东门外一二十里地远的鼓山。闽都地势，三面环山，中流一水，形状绝像是一把后有靠背左右有扶手的太师椅子。若把前面的照山，也取在内，则这一把椅子，又像是面前有一横档，给一二岁的小孩坐着玩的高椅了。两条扶手的脊岭，西面一条，是从延平东下，直到闽侯结脉的旗山；这山隔着江水，当夕阳照得通明，你站上省城高处，障手向西望去，原也看得浓紫细组；可是究竟路隔得远了一点，可望而不可即，去游的人，自然不多。东面的一条扶手，本由闽侯北面的莲花山分脉而来，一支直驱省城，

落北而为屏山,就成了上面有一座镇海楼镇着的省城座峰;一支分而东下,高至二千七八百尺,直达海滨,离城最远处,也不过五六十里,就是到过福州的人,无不去登,没有到过福州的人,也无不闻名的鼓山了。鼓山自北而东而南,绵亘数十里,襟闽江而带东海,且又去城尺五,城里的人,朝夕偶一抬头,在无论什么地方,都看得见这座头上老有云封,腰间白墙点点的魄奇屏障。所以到福州不久,就有友人,陪我上山去玩;玩之不足,第二次并且还去宿了一宵。

鼓山的成分,当然也和别的海边高山一样,不外乎是些岩石泥沙树木泉水之属;可是它的特异处,却又奇怪得很,似乎有一位同神话里走出来的艺术巨人,把这些大石块、大泥沙,以及树木泉流,都按照了多样合致的原理,细心堆叠起来的样子。

坐汽车而出东城,三十分钟就可以到鼓山脚下的白云廨门口;过闽山第一亭,涉利见桥,拾级盘旋而上,穿过几个亭子,就到半山亭了;说是半山,实在只是到山腰涌泉寺的道路的一半,到最高峰的屴崱——俗称卓顶——大约总还有四分之三的路程。走过半山亭后,路也渐平,地也渐高,回眸四望,已经看得见闽江的一线横流,城里的人家春树,与夫马尾口外,海面上的浩荡的烟岚。路旁山下,有一座伟大的新坟,深藏在小山的怀里,是前主席杨树庄的永眠之地;过更衣亭、放生池后,涌泉寺的头山门牌坊,就远远在望了,这就是五代时闽王所创建的闽中第一名刹,有时候也叫作鼓山白云峰涌泉院的选佛大道场。

涌泉寺的建筑布置,原也同其他的佛丛林一样,有头山门、二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后大殿、藏经楼、方丈室、僧寮客舍、戒堂、香积厨等等,但与别的大寺院不同的,却有三个地方。第一,是大殿右手厢房上的那一株龙爪松;据说未有寺之

先,就有了这一株树,那么这棵老树精,应该是五代以前的遗物了,这当然是只好姑妄听之的一种神话;可是松枝盘曲,苍翠盖十余丈周围,月白风清之夜,有没有白鹤飞来,我可不能保,总之以躯干来论它的年纪,大约总许有二三百岁的样子。第二,里面的一尊韦驮菩萨,系跷起了一只脚,坐在那里的。关于这镇坐韦驮的传说,也是一个很有趣味的故事,现在只能含混的重述一下,作未曾到过鼓山的人的笑谈,因为和尚讲给我听的话,实际上我也听不到十分之二三,究竟对与不对,还须去问老住鼓山的人才行。

——从前,一直在从前,记不清是哪一朝的哪一年了,福建省闹了水荒呢也不知旱荒;有一位素有根器的小法师,在这涌泉寺里出了家,年龄当然还只有十一二岁的光景。在这一个食指众多的大寺院里,小和尚当然是要给人家虐待、奚落、受欺侮的。荒年之后,寺院里的斋米完了,本来就待这小和尚不好的各年长师兄们,因为心里着了急,自然更要虐待虐待这小师弟,以出出他们的气。有一天风雨雷鸣的晚上,小和尚于吞声饮泣之余,双目合上,已经朦胧睡着了,忽而一道红光,照射斗室,在他的面前,却出现了那位金身执杵的韦驮神。他微笑着对小和尚说,“被虐待者是有福的,你明天起来,告诉那些虐待你的众僧侣吧,叫他们下山去接收谷米去;明天几时几刻,是有一个人会送上几千几百担的米来的。”第二天天明,小和尚醒了,将这一个梦告诉了大家;大家只加添了些对他的揶揄,哪里能够相信?但到了时候,小和尚真的绝叫着下山去了,年纪大一点的众僧侣也当作玩要似的嘲弄着他而跟下了山。但是,看呀!前面起的灰尘,不是运米来的车子么?到得山下,果然是那位城里的最大米商人送米来施舍了。一见小和尚合掌在候,他就下车来拜,嘴里还喃喃

的说："活菩萨，活菩萨，南无阿弥陀佛，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的财。"原来这一位大米商，因鉴于饥馑的袭来，特去海外贩了数万斛的米，由海船运回到福建来的。但昨天晚上，将要进口的时候，忽而狂风大雨，几几乎把海船要全部的掀翻，他在舱里跪下去热心祈祷，只希望老天爷救救他的老命，过了一会，霹雳一声，桅杆上出现了两盏红灯，红灯下更出现了那一位金身执杵的韦驮大天君。怒目而视，高声而叱，他对米商人说："你这一个剥削穷民、私贩外米的奸商，今天本应该绝命的；但念你祈祷的诚心，姑且饶你。明朝某时某刻，你要把这几船米的全部，送到鼓山寺去。山下有一位小法师合掌在等的，是某某菩萨的化身，你把米全交给他吧！"说完不见了韦驮，也不见了风云雷雨，青天一抹，西边还出现一规残夜明时的月亮。

众僧侣欢天喜地，各把米搬上了山，放入了仓；而小和尚走回殿来，正想向韦驮神顶礼的时候，却看见菩萨的额上，流满了辛苦的汗，袍甲上也洒满了雨滴与浪花。于是小和尚就跪下去说："菩萨，你太辛苦了，你且坐下去歇息吧！"本来是立着的韦驮神，就突然地跷起了脚，坐下去休息了……。

涌泉寺的第三个特异之处，真的值得一说的，却是寺里宝藏着的一部经典。这一部经文，前两年日本曾有一位专门研究佛经的学者，来住寺影印，据说在寺里寄住工作了两整年，方才完工，现在正在东京整理。若这影印本整理完后，发表出来，佛学史上，将要因此而起一个惊天动地的波浪，因为这一部经，是天上天下，独一无二的宝藏，就是在梵文国的印度，也早已绝迹了的缘故。此外还有一部血写的金刚经，和几叶菩提叶画成的藏佛，以及一瓶舍利子，也算是这涌泉寺的寺宝，但比起那一部绝无仅有的佛典来，却谈不上了。我本是一个无缘的众生，对佛学

全没有研究，所以到了寺里，只喜欢看那些由和尚尼姑合拜的万佛胜会，寺门内新在建筑的回龙阁，以及大雄宝殿外面广庭里的那两枝由海军制造厂奉献的铁铸灯台之类，经典终于不曾去拜观。可是庙貌的庄严伟大，山中空气的幽静神奇，真是别一个境界，别一所天地；凡在深山大寺，如广东的鼎湖山，浙江的天目山、天台山等处所感得到的一种绝尘超世、缥缈凌云之感，在这里都感得到，名刹的成名，当然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1936年3月在福州

闽游滴沥之五[1]

福州城的雅号，叫做榕城，原因是为了在城内外的数千年老榕树之多得无以复加；福州的别号，又叫作三山，就因为在福州城里有许多许多大大小小的山。

凡到过福州，或翻开福州游记及指南之类的书来看过一道的人，都背诵得出山歌似的一句形容福州城内诸山的熟语，叫作“三山藏，三山现，三山看不见。”所谓三山藏者，有的说系指法海寺所在地的罗山，屏山东南麓的冶山，与在闽山巷光禄坊附近的闽山而言；有的更变换名称，说是罗山、泉山（即冶山）、玉尺山（即闽山）的三山。总之，这不大惹人注意的三山，是在三山现的三山之外的高地，或共脉而异名，或沿山而起屋，使一般身履其顶的人，不觉得是登在山上。此外则福州城内，尤其是在北城，还有许多以岭取名的地方，若说起藏而不露的山来，我想这些岭地，当然也可以包括在内。所谓三山看不见者，听说是指在钟山涧里的钟山，芝涧里的芝山，以及龙山巷一家私人园内的龙山（或谓系指东城的灵山）而言；这些大约本不是山，不过那些好奇爱僻的先生们，手捧着水烟袋，眼看着梅雨天，闲空不过，才想出来难难人的说法。至于三山现的三山哩，却位置天然，风景互异，真是值得一说的福州佳丽。凡曾经身到过福建省会的人，钩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6年6月1日《宇宙风》第18期。

辀的鸟语，海陆的奇珍，都会年久而或忘，唯有这三山的形势，却到死也不会忘记。福州的别号三山，实在也真是最简括不过的命名。

福州城全体的形状，像一只龙虾的赴壑；两只大箝，是东面的于山，西面的乌山，上跷的尾巴，恰正是上面有一座镇海楼在的屏山（即越王山）；一道虾须，直拖出去，是到南台为止的那一条大道；虾须尽处，就是闽江的江面，众水汇聚而入海的地方了。

福州城的创建，当然要远溯到越王勾践的七世孙无疆，及秦二世时，无诸开国，都冶为城，就在现在的布政里，屏山东南麓名冶山的一块小地方。晋太康三年，始置郡；后太守严高，听了郭璞之言，方经始于越王山之南，又向南开辟了一下。于是就有了左鼓右旗，玉带横腰的赞语。唐宋而后，渐次扩充；到了明朝，因元之旧，更建橹楼敌台，复以重屋，门列七城，于是便"隐然金汤之固，三峰峙于域中，二绝标于户外；甘果方儿，莲花现瑞，襟江带湖，东南并海，二湖吞吐，百河灌溉"，居然成了现在那么的一大都会。宋谢泌的"湖田播种重收谷，山路逢人半是僧，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及陈轩的"城里三山古越都，楼台相望跨蓬壶，有时细雨微烟罩，便是天然水墨图"两诗，就是到了现代，也还用得着。诗里头每有人题起，而会城别号之所从出的三山，就是屏山、乌山，与于山了。

屏山在现在省城的正北，下面拖落来就是冶山，实际上，却从何处起是屏山，到何处止是冶山的界限也分不明白。旧日的城墙，一半就绕在这山的北部；而山的绝顶，雄镇着一座巍巍乎大不可当的镇海楼。楼的原建筑，虽则已经摧毁，但旧址上的那座碉堡，也足以令人想起当年的豪举。每于夕阳欲下时，车过山脚，举头一望碉堡上金黄的残照，总莫名其妙的要起一种感慨，

真也不知究竟是什么缘故。

屏山东南下的一区山地，南为冶山，再南为将军山，是古代闽中衙署府第的中枢。无诸建国，都即在此；晋守严高的刺史衙署，也就在这里。唐为都督府衙，又为观察使衙，又为威武军衙。闽王审知建牙开府，造文德殿、长春宫、紫薇宫、东华宫、跃龙宫、明威殿的地方，原全在这些低山浅阜的中间。其后王氏父子兄弟的荒淫流血，钱氏纳土归宋后之创置清和堂、垂拱殿，元之行中书省，明的布政使司，也都在这些地方，所以屏山古时又有越王山之称。再南下去，是山坡的尾闾了，现在的那座鼓楼所在的地方，就是唐观察使元锡建置之威武军门；宋元以后，屡毁屡建；明宣德年间，御史方端命僧了心募修之后，更名全闽第一楼。所谓造三狮以制五虎，或只开左门出入等传说，当自这时候起的无疑。

总之，屏山雄镇北城，大有南面垂拱的气象，所以历代衙署，咸集于此。现在则王都旧府，却只剩了衰草斜阳，陆军被服厂、科学馆、惠儿院、乾元寺，以及许多摧毁的空房，分占据了这一圈地面。上去在西北的半山中，建有许多新式的平楼房屋，系省府县政人员训练之处。再上去，革命纪念碑先烈墓等，纵横的立着，桃花千树，更散点在断碑残碣的中间；当碉堡下半里的地方，且有石砌的七星缸一簇，埋在青草碎石里，想系北斗七星之遗意，或者是用以来镇压火患的也说不定。

屏山亦即越王山的妙处，是在它的能西眺闽江上游，如洪塘桥以上的风景；登碉楼而北望，莲花峰以下的乱山起伏，又像是万马千军，南驰赴海的样子。若在阴雨初霁，残阳欲落的时候，去登高一望，包管你立不上十五分钟，就会得怆然而泪下，因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天地悠悠之念，唯在这北门管钥的越

王台上，感觉得最切。登其他二山之巅，则所见者，唯民房塔影，与日夜的江流船只而已，和煦繁华，仿佛是坐在春风怀里，一种温柔软感，与在屏山上所感得的哀思愁绪，截然的不同。

省城东南角的于山，别名九仙山，因传说中有何氏兄弟九人修炼于此（兄弟各养一鲤，后各成龙飞去，解化于九鲤湖中）之故。据说，高有一百五十步，周回三百一十步。《闽中记》上又说，越王无诸，九日宴集兹山，有大石樽尚存。所以又名九日山。山的最高峰，名鳌顶峰，在火神庙荧星祠南，是宋状元陈诚之读书处；后来在山的南麓开了一所书院，取名鳌峰，想来总就在影射着这件事情。山前山后，寺院道观，不计其数，而规模最大，香火也最旺盛的，当首推东面斜坡上的那一座九仙观。旧志上所说的磊老岩、跃马岩、喜雨台、仙人床、金锁园、杏坛、棋盘石、醉乡石、九日台、石门、龙舌泉，以及揽鳌亭、倚鳌轩等等古迹，都在九仙观之西南北的三面，因为山本不高不大，所以许多奇名怪石的名胜，大抵总在五十步百步之间。而正德间太监尚春，于宋丞相陈自强宅假山取来的三石，现在还直立在平远台的门外，旁边两石上所刻“景元春”三字，仍旧是鲜明得同前日刻出的一样。

于山山上，最值得登临怀念的，是山西面的一座戚公祠，祠里头的一所平远台。明参将戚继光，大败倭寇回来，曾宴士卒于此。至今戚公祠内，供奉着的一张彬彬儒雅的戚将军像，还是为福州全郡人士所崇拜景仰的唯一岘山碑。祠中的醉石一方，因为戚公醉后，曾经在此坐卧休息过的，游人过境，个个都脱帽致敬，浩叹着现代良将的不多。关于戚参将的轶闻故事，以及民间遗爱的证明，如思儿亭、惨恻桥、光饼、征东饼之类，流传在福州界限的很多很多，将来想做一篇详细一点的《戚将军传》来纪念这位民族大英雄，所以在这里只能简单的一提了事。

于山的好处，是在它的接近城市，遥揖闽江，而鼓山岚翠，又近逼在目前。你若于饭后省下三十分钟工夫，从东面九曲亭边慢慢地走上山去，在大榕树下立它片时半刻，看看城市的繁华，看看山川的苍翠，一定会感到积食俱消，双眸清醒；而正因为俯拾即是市场之故，所以又不至于有厌离人世，想一个人去羽化而登仙。我故而常对人说，快活的时候，可以去上上于山，拜拜戚将军的遗像，因为在于山上所感到的气氛，是积极的，入世的，并没有那一种遗世独立的佛徒们的悲观色彩。

城内和于山东西对峙的，是西南角上的一簇乌石。因为乌石山来得高大一点，所以照堪舆家说来，右强左弱，往往有关气运。唐咸通中侯官令薛逢，与神光僧灵观游此，创亭山侧，刻“薛老峰”三字于石上；五代开运元年，雷雨大作，“薛老峰”三字倒立，是年闽亡，就是一个应验。但是将这些风水地理之说丢开，照我们常人的意思来说，觉得乌石山的所以得胜过于山的地方，就在它的高大灵奇，可以扩充视野。这山在唐天宝时，曾奉敕改称过闽山；宋熙宁初，光禄卿程师孟知福州，谓此山登览之胜，敌得过道家的蓬莱方丈，所以又称作了道山。山顶最高处，是凌霄台的遗址，东下是香炉峰、金刚迹、浴鸦池、初阳顶、华严岩、般若台等名胜了；而旧时祀唐处士周朴的刚显庙，祀明督学宗子相的宗公祠等，现在却没有了踪影。

乌石山之秀，是在山头的那些怪石。如香炉峰的奇岩千丈，对辟两开，千年不动，永镇山巅，从远处瞭望过去，因日光云影的迁移，往往会幻变作种种的形象。到了身涉其巅，爬上这些大石块去向四边一望，又像是脚不着土，飘飘然如腾云驾雾，身子在飞翔的样子。像这样秀丽的一支大石山，从前自然有不少的寺院，现在也自然要都被人家侵占去建别墅了。山的南面，有省立

的师范学校一所，盘踞的地位最大最好；稍东是沈文肃公祠堂，再东是私人的别业之类；南面上山的大道顶边，却直到现在也还有几个坍败得不堪的庙宇存着，在那里点缀名山，标示没落。关于乌石山周围的古迹名区，寺观金石，以及名宦僧道的寄迹题诗，本有一部《乌石山志》在那里，我可以不必再来抄录。我只想说一说我每次登乌石山的时候，所感到的，总是一种清空之气。这一种感觉的由来，大约是因眺望西门南门外的平野，与洪塘乡的水势而得。记得元蓝智游乌石道山亭时曾写过一首诗，特为抄在这里，以表示我的同感：

江国凉风白燕初，道山秋色野亭虚，
天连野水蓬莱近，霜落汀洲橘柚疏。
北望每怀王粲赋，南游空上贾生书，
四郊但愿休戎马，独客何妨老钓鱼。

福州名胜，于三山之外，还有双塔二桥诸大寺等等，这一回是记不完了，所以只能暂时搁下了再说。

五月十五日

覆车小记[1]

槟城三宿之后,五日夜渡北海,刚巧是旧历的十五晚上,月光照耀海空,凉风绝似水晶帘底吹来,挥手与送别诸君分袂的时候,心里只觉得快活,何曾有一点恻恻吞声之感?当然依旧是“到处论交齐管鲍,天涯何地不家乡”的故态。

但是别离终竟是别离,或悲或喜的混合剧;当船离码头的一刹那,帘幕便揭开了:一位十五六岁的窈窕淑女,同一位很清秀的青年君子,欢天喜地上了船;船栏外来送的,多是些穿纱衫,围锦绣萨郎——马来装也,但不知是否这两字,亦不知是否如此的发音——套裙的女娇娘。开船的号令响了,机房里起了转动的声音,船上船下,一阵莺声燕语的唧唧喳喳,我原不晓得是在说些什么,推想起来,大约总是“前途珍重,后会有期”等套语吧?或则是“万里之行,从此始矣!”也说不定,在我这老天涯客看来,自然只是极平常的一次离别;但反应到了这淑女的心头,波澜似乎是千重万重的起了,先是莺声发了颤,继是方诸泻了盆,再则终于忍耐不住,跑开了栏杆。到无人的一角,取出手帕来尽情啼哭去了。这一幕,当然是离奇的悲喜剧。

还有回转舞台的第二幕,是表现在上下船的跳板旁边的;一群头上包着红白黑色的布,嘴周围长着黑黑丛丛的毛,脸上也有

---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9年1月11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几位绣着皇天为加上圈儿的花的朋友，向一位身躯硕大的老长者，举起了手，齐声唱出了一曲也是听不明白的离别之歌；这或许是喀里达萨的萨功塔拉里的一小节，这也许是太戈尔的迷鸟里的一整首，总之是印度的一般人所熟诵的歌曲无疑。这一幕又似是纯粹的喜剧了。

旁观者的我们，自然要做一点剧评。同行的关先生先指那一位淑女说："她既和丈夫在一道，当然是快活的旅行，为什么要这样啼啼哭哭呢？"

"大约是新婚后，来回门（回娘家）的吧！"我的解释。

"那一位印度老长者，颈项里套在那里的花圈是什么意思？"我问关先生。

"他大约是在警界服务的，一定是升了官去赴任的无疑。来送的那些，当然是他的亲戚故旧，或旧日的同僚。"是关先生的回答。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我们平稳地渡过了海峡，按号数走进了联邦铁路的卧车房；火车也准时间开，我们也很有规则地倒下了床。只是窗门紧闭，车里有点儿觉得闷热，酣睡不成，只能拿出李词佣君赠我的《椰阴散忆》来消夜。读到了榴莲的最后一张，正想重起来拿王绍清的《亚细亚的怒潮》的时候，倦意频催，张口连打了几个呵欠，是睡乡带信来了，迷迷糊糊地不知怎么一来，终便失去了知觉。

这一睡醒来，可真不是诸葛武侯的隆中大梦之相仿！火车跳了三五下，玻璃窗变成了乐器；车箱里的马来小孩子，印度贵妇人，齐声哭了起来。我的身上，忽而滚来了许多行李和衣裳。一二分钟后，喀单当的一声大震。事情却定了局，车子已经横卧在轨道外的桥头草地里了，我们原是买了卧车票来的，而车子似

乎也去买了一张，我们睡在它的怀里，它也循环相报地睡入了草地，以后便是旅客们的混乱。关先生赤了脚，捞了一件雨衣，七横八竖，先出去打开了车门。我则一点儿经验毫无，只在卧铺底下收拾衣箱，更换衣服；穿上衣服之后，还在打领带的结。关先生是有过经验的，仓皇在门口叫着说："这时候还带什么领带！快出来！快出来！"我却先把行李递了给他。行李取齐，一脚高来一脚低的爬出了车箱后，关先生才告诉我说："你真不晓事，万一电线走电，车箱里出了烟，我们就无生望了；火车出轨，最怕的是这一着！"

爬出车箱来一看，外面的情形，果然是一个大修罗场！五辆车子，东倒一辆，西睡一辆地横冲在轨道两旁的草地里；铁轨断了，飞了，腐朽的枕木，被截作了火柴干那么的细枝；碎石上，草地上，尽是些四散的行李与衣裳，和一群一群的人，还有几声叫痛的声音。天也有点白茫茫地曙了，拿出表来用香烟火一照，正是午前四点四十分钟的样子；以时间来计路程，则去丹绒马林只有一二十分钟，去吉隆坡只有两个钟头不足了；千里之驹，不能一蹶，这可替文生与华脱的创作品，到今天也曳了白。我们除了在荒地的碎石子上坐以待旦而外，另外也一点儿法子都没有。

痛定之后，坐在碎石上候救护车来的中间，我们所怨的，却是那些槟城的鲍叔们，无端送了我们许多食品用品，增加了许多件很重的行李，这时候抛弃了又不是，携带着更不能，进退维谷，只落得一个"白眼看行李，高情怨友生"的局面。因为火车出轨之处，正是一个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的中间地带，四旁没有村落，没有人夫，连打一个长途电话的便利都得不到。并且我们又不会讲马来话，不识东西南北的方向，万一有老虎出来，或雷雨直下的时候，我们便只有一条出路了，就是"长揖见阎君"而已。

在这情形下,直坐了四个多钟头,眼看得东方的全白,红日的出来,同车者的一群一群搬往火车龙头前面未损坏的轨道旁边。最后,我们也急起来了。用尽了阴(英)文阳(洋)文的力量,向几个马来路工交涉了许多次,想请他们发发慈悲,为我们搬一搬行李,但不知他们是真的不晓得呢,还是假的不知,连朝也不来朝一下,只如顽石铁头的样子,走过来,又走过去了。还是智多星的关老,猜透了这些马来人的心理,于一位年老的马来工人走近我们身边的时候,先显示了他以一个两毫银币,然后指指行李,他伸出手来,接过银币,果然把行李肩上肩头,向前搬了过去。于是转悲为喜的我们,也便高声地议论了起来:“银币真能说话,马来话不晓得,倒也无妨!”说着、笑着、行着,走到了未损坏的路轨的边上,恰巧自丹绒马林来接的救护车也就到了。

上车后,越山入野,走了几站,于到万挠之先,我们又在车窗里发现了一辆房新民君自吉隆坡赶来救我们而寻我们不着的后追车,又到下一站的时候,我们便下了火车,与房君一道地坐汽车而回了吉隆坡。十二点十分,到吉隆坡后,我们又是天下太平的旅行人了,有郑振文博士旅店的款待,有陈济谋先生压惊洗尘的华筵。上车之前,并且还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在吉隆坡市内市外,公园公共机关马来庙、中华会馆等处飞视了一巡。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我们便是新加坡市上的小市民了。谢天谢地,这一次的火车出轨,总算是很合着经济的原则,以最少的代价而得到了最大的经验,更还要谢谢在槟城在吉隆坡的每一个朋友。因为不是他们的相招,不想去看他们,则这一便宜事情,也是得不着的。

1939年1月11日星槟日报。

马六甲游记[1]

为想把满身的战时尘滓暂时洗刷一下，同时，又可以把个人的神经，无论如何也负担不起的公的私的积累清算一下之故，毫无踌躇，飘飘然驶入了南海的热带圈内，如醉如痴，如在一个连续的梦游病里，浑浑然过去的日子，好像是很久很久了，又好像是有一日一夜的样子。实在是，在长年如盛夏，四季不分明的南洋过活，记忆力只会一天一天的衰弱下去，尤其是关于时日年岁的记忆，尤其是当踏上了一定的程序工作之后的精神劳动者的记忆。

某年月日，为替一爱国团体上演《原野》而揭幕之故，坐了一夜的火车，从新加坡到了吉隆坡。在卧车里鼾睡了一夜，醒转来的时候，填塞在左右的，依旧是不断的树胶园，满目的青草地，与在强烈的日光里反射着殷红色的墙瓦的小洋房。

揭幕礼行后，看戏看到了午夜，在李旺记酒家吃了一次朱植生先生特为筹设的消夜筵席之后，南方的白夜，也冷悄悄的酿成了一味秋意；原因是由于一阵豪雨，把路上的闲人，尽催归了梦里，把街灯的玻璃罩，也洗涤成了水样的澄清。倦游人的深夜的悲哀，忽而从驶回逆旅的汽车窗里，露了露面，仿佛是在很远很远的异国，偶尔见到了一个不甚熟悉的同坐过一次飞机或火车

---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40年6月7、8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的偕行伙伴。这一种感觉,已经有好久好久不曾尝到了,这是一种在深夜当游倦后的哀思啊!

第二天一早起来,因有友人去马六甲之便,就一道坐上汽车,向南偏西,上山下岭,尽在树胶园椰子林的中间打圈圈,一直到过了丹平的关卡以后,样子却有点不同了。同模形似地精巧玲珑的马来人亚答屋的住宅,配合上各种不同的椰子树的阴影,有独木的小桥,有颈项上长着双峰的牛车,还有负载着重荷,在小山坳密林下来去的原始马来人的远景,这些点缀,分明在告诉我,是在南洋的山野里旅行。但偶一转向,车驶入了平原,则又天空开展,水田里的稻秆青葱,田塍树影下,还有一二皮肤黝黑的农夫在默默地休息,这又像是在故国江南的旷野,正当五六月耕耘方起劲的时候。

到了马六甲,去海滨"彭大希利"的莱斯脱好坞斯(Rest House)去休息了一下,以后,就是参观古迹的行程了。导我们的先路的,是由何葆仁先生替我们去邀来的陈应桢、李君侠、胡健人等几位先生。

我们的路线,是从马六甲河西岸海滨的华侨银行出发,打从圣弗兰雪斯教堂的门前经过,先向市政厅所在的圣保罗山,亦叫作升旗山的古圣保罗教堂的废墟去致敬的。

这一块周围仅有七百二十英里方的马六甲市,在历史上、传说上,却是马来半岛,或者也许是南洋群岛中最古的地方,是在好久以前,就听人家说过的。第一,马六甲的这一个马来名字的由来,据说就是在十四世纪中叶,当新加坡的马来人,被爪哇西来的外人所侵略,酋长斯干达夏率领群众避至此地,息树荫下,偶问旁人以此树何名,人以"马六甲"对,于是这地方的名字,就从此定下了。而这一株有五六百年高寿的马六甲树,到现在也

还婆娑独立在圣保罗的山下那一个旧式栈桥接岸的海滨。枝叶纷披,这树所覆的荫处,倒确有一连以上的士兵可扎营。

此外,则关于马六甲这名字的由来,还有酋长见犬鹿相斗,犬反被鹿伤的传说;另一说:则谓马六甲,系爪哇语"亡命"之意。或谓系爪哇人称巨港之音,巫来由即马六甲之变音。

这些倒还并不相干,因为我们的目的,只想去瞻仰那些古时遗下来的建筑物,和现时所看得到的风景之类;所以一过马六甲河,看见了那座古色苍然的荷兰式的市政厅的大门,就有点觉得在和数世纪前的彭祖老人说话了。

这一座门,尽以很坚强的砖瓦叠成,像低低的一个城门洞的样子;洞上一层,是施有雕刻的长方石壁,再上面,却是一个小小的钟楼似的塔顶。

在这里,又不得不简叙一叙马六甲的史实了:第一,这里当然是从新加坡西来的马来人所开辟的世界,这是在十四世纪中叶的事情。在这先头,从宋代的中国册籍(诸藩志)里,虽可以见到巨港王国的繁荣,但马六甲这一名,却未被发现。到了明朝,郑和下南洋的前后,马六甲就在中国书籍上渐渐知名了,这是十四世纪末叶的事情。在十六世纪初年,葡萄牙人第奥义·洛泊斯·特色开拉(Diogo Lopez de Segueira)率领五艘海船到此通商,当为马六甲和西欧交通的开始时期。一千五百十一年,马六甲被亚儿封所·达儿勃开儿克(Alfonsodal Bugergue)所征服以后,南洋群岛就成了葡萄牙人独占的市场。其后荷兰继起,一千六百四十一年,马六甲便归入了荷人的掌握;现在所遗留的马六甲的史迹,以荷兰人的建筑物及墓碑为最多的原因,实在因为荷兰人在这里曾有过一百多年繁荣的历史的缘故。一七九五年,当拿破仑战争未息之前,马六甲管辖权移归了英国东印度公司。

一八一五年因维也纳条约的结果,旧地复归还了荷属,等一八二四年的伦敦会议以后,英国终以苏门答腊和荷兰换回了这马六甲的治权。

关于马六甲的这一段短短的历史,简叙起来,也不过数百字的光景,可是这中间的杀伐流血,以及无名英雄的为国捐躯,为公殉义的伟烈丰功,又有谁能够仔细说得尽哩!

所以,圣保罗山下的市政厅大门,现在还有人在叫作"斯泰脱乎斯"的大门的,"斯泰脱乎斯"者,就是荷兰文——Stadt-Huys 的遗音,也就是英文 Town-House 或 City-House 的意思。

我们从市政厅的前门绕过,穿过图书馆的二楼,上阅兵台,到了旧圣保罗教堂的废墟门外的时候,前面那望楼上的旗帜已经在收下来了,正是太阳平西,将近午后四点钟的样子。伟大的圣保罗教堂,就单单只看了它的颓垣残垒,也可以想见得到当日的壮丽堂皇。迄今四五百年,雨打风吹,有几处早已没有了屋顶,但是周围的墙壁,以及正殿中上一层的石屋顶,仍旧是屹然不动,有泰山磐石般的外貌。我想起了三宝公到此地时的这周围的景象,我又想起了我们大陆国民不善经营海外殖民事业的缺憾;到现在被强邻压境,弄得半壁江山,尽染上腥污,大半原因,也就在这一点国民太无冒险心,国家太无深谋远虑的弱点之上。

市政厅的建筑全部,以及这圣保罗山的废墟,听说都由马六甲的史迹保存会的建议,请政府用意保护着的;所以直到了数百年后的今日,我们还见得到当时的荷兰式的房屋,以及圣保罗教堂里的一个上面盖有小方格铁板的石穴。这石穴的由来,就因十六世纪中叶的圣芳济(St. Francis Xavier)去中国传教,中途病

故,遗体于运往卧亚(Goa)之前,曾在此穴内埋葬过五个月(一五五三年三月至同年八月)的因缘。废墟的前后,尽是坟茔,而且在这废墟的堂上,圣芳济遗体虚穴的周围,也陈列着许多四五百年以前的墓碑。墓碑之中,以荷兰文的碑铭为最多,其间也还有一两块葡萄牙文的墓碑在哩!

参观了这圣保罗山以后,我们的车就遵行着"彭大希利"的大道,驶向了东面圣约翰山的故垒。这山头的故垒,还是葡萄牙人的建筑,炮口向内,用意分明是防止本土人的袭击的,炮垒中的堑壕坚强如故;听说还有一条地道,可以从这山顶通行到海边福脱路的旧叠门边。这时候夕阳的残照,把海水染得浓蓝,把这一座故垒,晒得赭黑,我独立在雉堞的缺处,向东面远眺了一回马来亚南部最高的一支远山,就也默默地想起了萨雁门的那一首"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金陵怀古之词。

从圣约翰山下来,向南洋最有名的那一个飞机型的新式病院前的武极巴拉(Bukit Palah)山下经过,赶上青云亭的坟山,去向三宝殿致敬的时候,平地上已经见不到阳光了。

三宝殿在青云亭坟山三宝山的西北麓,门朝东北,门前几棵红豆大树作旗幛。殿后有三宝井,听说井水甘冽,可以治疾病,市民不远千里,都来灌取。坟山中的古墓,有皇明碑纪的,据说现尚存有两穴。但我所见到的却是坟山北麓,离三宝殿约有数百步远的一穴黄氏的古茔。碑文记有"显考维弘黄公,妣寿姐谢氏墓,皇明壬戌仲冬谷旦,孝男黄子、黄辰同立"字样,自然是三百年以前,我们同胞的开荒远祖了。

晚上,在何葆仁先生的招待席散以后,我们又上中国在南洋最古的一间佛庙青云亭去参拜了一回。青云亭是明末遗民,逃来南洋,以帮会势力而扶植侨民利益的最古的一所公共建筑物。

这庙的后进，有一神殿，供着两位明代表冠，发须楚楚的塑像，长生禄位牌上，记有开基甲国的甲必丹芳杨郑公及继理宏业的甲必丹君常李公的名字；在这庙的旁边一间碑亭里，听说还有两块石碑树立在那里，是记这两公的英伟事迹的，但因为暗夜无灯，终于没有拜读的机会。

走马看花，马六甲的五百年的古迹，总算匆匆地在半天之内看完了。于走回旅舍之前，又从歪斜得如中国街巷一样的一条娘惹街头经过，在昏黄的电灯底下谈着走着，简直使人感觉到不像是在异邦飘泊的样子。马六甲实在是名符其实的一座古城，尤其是从我们中国人看来。

回旅舍洗过了澡，含着纸烟，躺在回廊的藤椅上举头在望海角天空的时候，从星光里，忽而得着了一个奇想。譬如说吧，正当这一个时候，旅舍的侍者，可以拿一个名刺，带领一个人进来访我。我们中间可以展开一次上下古今的长谈。长谈里，可以有未经人道的史实，可以有悲壮的英雄抗敌的故事，还可以有缠绵哀艳的情史。于送这一位不识之客去后，看看手表，当在午前三四点钟的时候。我倘再回忆一下这一位怪客的谈吐、装饰，就可以发现他并不是现代的人。再寻他的名片，也许会寻不着了。第二天起来，若问侍者以昨晚你带来见我的那位客人(可以是我们的同胞，也可以是穿着传教师西装的外国人)，究竟是谁？侍者们都可以一致否认，说并没有这一回事。这岂不是一篇绝好的小说么？这小说的题目，并且也是现成的，就叫作《古城夜话》或《马六甲夜话》，岂不是就可以了么？

我想着想着，抽尽了好几支烟卷，终于被海风所诱拂，沉入到忘我的梦里去了。第二天的下午，同样的在柏油大道上飞驰了半天，在麻坡与峇株巴辖过了两渡，当黄昏的阴影盖上柔佛长

堤桥面的时候，我又重回到了新加坡的市内。《马六甲夜话》、《古城夜话》，这一篇——Imaginary Conversations[①] ——幻想中的对话录，我想总有一天会把它纪叙出来。

按：马六甲树为一种小乔木，属大戟科（Euphor－Biaceae），俗传马六甲海滨之大树为马六甲树，实属误会。马六甲树学名有三：一曰 Emblic Officinalis，Gaertu，一曰 Eubic Pect－inata，Prdl，一曰 Phyllamthus emblic，Linn 巫名 Melaka 或 Malaka（源出梵文），俗作 Kaya Laka，－Laka－Laka，Joalong（或为 Dulang 之讹）。Semang 语作 Kik，爪哇语作 Kemlaka，巽他语作 Malaka；苏门答腊作 Balaka 或 Balakgka；暹语作 Kam Taut，Makam Paun，Makam Pawai。其树遍生南洋各地，果实奇渍食，亦可入药。干果可愈赤痢，敷于首可医头痛，亦可作吐剂。印人常以其汁治胃弱并道泻，外用可治关骨；发酵复能治黄胆病，咳嗽及消化不良。鲜果可为泻剂。其叶入药，可治寒热。树皮入药，可治象之胃疾。其木亦成材。又实、叶、树皮复皆可为染料。

① 英文，虚拟的谈话。

自　传

所谓自传也者[1]

自传的样式,实在多不过。上自奥古斯丁的主吓上帝呀的叫唤祈祷,以至"实际与虚构"的诗人的生涯,与夫卢骚的那半狂式的己身丑恶的暴露等等,越变越奇,越来越有趣味;这原因,大约是为了作者生活思想的丰富,故而随便写来,都成妙语。像我这样的一个不要之人,无能之辈,即使翻尽了千百部古人的自传,抄满了许许多他人的言行,也决没有一部可以使人满足的自传,写得出来的。况且最近,更有一位女作家,曾向中央去哭诉,说像某某那样颓废,下流,恶劣的作家,应该禁绝他的全书,流之三千里外,永不准再作小说,方能免掉洪水猛兽的横行中国,方能实行新生活以图自强。照此说来,则东北四省的沦亡,贪官污吏的辈出,天灾人祸的交来,似乎都是区区的几篇无聊的小说之所致。这种论调的心理,虽然有齐格门特,弗洛衣特在那里分析,但我的作品的应该抹杀,应该封禁,或许也是当这实行新生活,复兴民族的国难时期中所必急的先务。

因此,近年来,决意不想写小说了;只怕一捏起笔来,就要写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11月20日《人间世》第16期。

出下流，恶劣的事迹，而揭破许多闺阁小姐，学者夫人们的粉脸。况且，年龄也将近四十了，理想，空想，幻想，一切皆无；在世上活了四十年，看了四十年的结果，只觉得人生也不过这么一回事；富贵荣华，名誉美貌，衣饰犬马，学问文章等等，也不过这么一回事。姊姊妹妹，花呀月呀，原觉得肉麻；世界社会，人类同胞等等，又何尝不是耶稣三等传教师的口吻？若是要写的话，我只想写些养鸡养羊秘诀，或钓鱼做菜新法之类的书，以利同胞而收版税。可是对于这些的专门学问与实际经验，却比上大学讲堂去胡说两个钟头，还要猫虎不得，自省的结果，自然也不敢轻易去操觚。可是，生在这世上，身外的万事，原都可以简去，但身内的一个胃，却怎么也简略不得。要吃饭，在我，就只好写写，此外的技能是没有的。于是乎，在去年今年的两年之间，只写下了些毫无系统，不干人事的游记。但据那位女作家说，似乎我写游记，也是一罪，事到如今，只好连游记都不写了。

恰巧有一家书铺，自从去年春天说起，说到现在，要我写一部自传。我的写不出有声有色的自传来的话，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明知其写不好（我到现在为止，绝没有写过一篇“我生于何日何时何地”等的自传，但我也不大用过他人的事情来做我写作的材料）而硬要来写者，原因却有两种：（一）四十岁前后，似乎是人生的一个小段落；你若不信，我就可以举出两位同时代者来做榜样，胡适之氏有四十自述的传，林语堂氏有四十自叙的诗。（二）书店给我的定洋已花去了，若写不出来就非追还不可。

虽然专写自己的事情，由那位女作家看来，似乎也是一罪，但判决还没有被执行以先，自己的生活，总还得由自己来维持，天高地厚，倒也顾不了许多。

自传本来是用不着冠以一篇自叙的，可是，为使像一册书的

样子，为增加一点字数之故，我在这里又只好犯下了这宗旷古未有的大罪；是为叙。

一九三四年十月

悲剧的出生[1]

——自传之一

"丙申年，庚子月，甲午日，甲子时"，这是因为近年来时运不佳，东奔西走，往往断炊，室人于绝望之余，替我去批来的命单上的八字。开口就说年庚，倘被精神异状的有些女作家看见，难免得又是一顿痛骂，说："你这丑小子，你也想学起张君瑞来了么？下流，下流！"但我的目的呢，倒并不是在求爱，不过想大书特书地说一声，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的夜半，一出结构并不很好而尚未完成的悲剧出生了。

光绪的二十二年（西历一八九六）丙申，是中国正和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朝廷日日在那里下罪己诏，办官书局，修铁路，讲时务，和各国缔订条约。东方的睡狮，受了这当头的一棒，似乎要醒转来了；可是在酣梦的中间，消化不良的内脏，早经发生了腐溃，任你是如何的国手，也有点儿不容易下药的征兆，却久已流布在上下各地的施设之中。败战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

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34 年 12 月 5 日《人间世》第 17 期。

生到了末子,大约母体总也已经是亏损到了不堪再育了,乳汁的稀薄,原是当然的事情。而一个小县城里的书香世家,在洪杨之后,不曾发迹过的一家破落乡绅的家里,雇乳母可真不是一件细事。

四十年前的中国国民经济,比到现在,虽然也并不见得凋敝,但当时的物质享乐,却大家都在压制,压制得比英国清教徒治世的革命时代还要严刻。所以在一家小县城里的中产之家,非但雇乳母是一件不可容许的罪恶,就是一切家事的操作,也要主妇上场,亲自去做的。像这样的一位奶水不足的母亲,而又喂乳不能按时,杂食不加限制,养出来的小孩,哪里能够强健?我还长不到十二个月,就因营养的不良患起肠胃病来了。一病年余,由衰弱而发热,由发热而痉挛;家中上下,竟被一条小生命而累得精疲力尽;到了我出生后第三年的春夏之交,父亲也因此以病以死;在这里总算是悲剧的序幕结束了,此后便只是孤儿寡妇的正剧的上场。

几日西北风一刮,天上的鳞云,都被吹扫到东海里去了。太阳虽则消失了几分热力,但一碧的长天,却开大了笑口。富春江两岸的乌桕树,槭树,枫树,振脱了许多病叶,显出了更疏匀更红艳的秋社后的浓妆;稻田割起了之后的那一种和平的气象,那一种洁净沉寂,欢欣干燥的农村气象,就是立在县城这面的江上,远远望去,也感觉得出来。那一条流绕在县城东南的大江哩,虽因无潮而杀了水势,比起春夏时候的水量来,要浅到丈把高的高度,但水色却澄清了,澄清得可以照见浮在水面上的鸭嘴的斑纹。从上江开下来的运货船只,这时候特别的多,风帆也格外的饱;狭长的白点,水面上一条,水底下一条,似飞云也似白象,以

青红的山，深蓝的天和水做了背景，悠闲地无声地在江面上滑走。水边上在那里看船行，摸鱼虾，采被水冲洗得很光洁的白石，挖泥沙造城池的小孩们，都拖着了小小的影子，在这一个午饭之前的几刻钟里，鼓动他们的四肢，竭尽他们的气力。

离南门码头不远的一块水边大石条上，这时候也坐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头上养着了一圈罗汉发，身上穿了青粗布的棉袍子，在太阳里张着眼望江中间来往的帆樯。就在他的前面，在贴近水际的一块青石上，有一位十五六岁像是人家的使婢模样的女子，跪在那里淘米洗菜。这相貌清瘦的孩子，既不下来和其他的同年辈的小孩们去同玩，也不愿意说话似的只沉默着在看远处。等那女子洗完菜后，站起来要走，她才笑着问了他一声说："你肚皮饿了没有?"他一边在石条上立起，预备着走，一边还在凝视着远处默默地摇了摇头。倒是这女子，看得他有点可怜起来了，就走近去握着了他的小手，弯腰轻轻地向他耳边说："你在惦记着你的娘么？她是明后天就快回来了！"这小孩才回转了头，仰起来向她露了一脸很悲凉很寂寞的苦笑。

这相差十岁左右，看去又像姊弟又像主仆的两个人，慢慢走上了码头，走进了城垛；沿城向西走了一段，便在一条南向大江的小衖里走进去了。他们的住宅，就在这条小衖中的一条支衖里头，是一间旧式三开间的楼房。大门内的大院子里，长着些杂色的花木，也有几只大金鱼缸沿墙摆在那里。时间将近正午了，太阳从院子里晒上了向南的阶檐。这小孩一进大门，就跑步走到了正中的那间厅上，向坐在上面念经的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婆婆问说：

"奶奶，娘就快回来了么？翠花说，不是明天，后天总可以回来的，是真的么？"

老婆婆仍在继续着念经，并不开口说话，只把头点了两点。小孩子似乎是满足了，歪了头向他祖母的扁嘴看了一息，看看这一篇她在念着的经正还没有到一段落，祖母的开口说话，是还有几分钟好等的样子，他就又跑入厨下，去和翠花作伴去了。

午饭吃后，祖母仍在念她的经，翠花在厨下收拾食器；随时有几声洗锅子泼水碗相击的声音传过来外，这座三开间的大楼和大楼外的大院子里，静得同在坟墓里一样。太阳晒满了东面的半个院子，有几匹寒蜂和耐得起冷的蝇子，在花木里微鸣蠢动。靠阶檐的一间南房内，也照进了太阳光，那小孩只静悄悄地在一张铺着被的藤榻上坐着，翻看几本刘永福镇台湾，日本蛮子桦山总督被擒的石印小画本。

等翠花收拾完毕，一盆衣服洗好，想叫了他再一道的上江边去敲濯的时候，他却早在藤榻的被上，和衣睡着了。

这是我所记得的儿时生活。两位哥哥，因为年纪和我差得太远，早就上离家很远的书塾去念书了，所以没有一道玩的可能。守了数十年寡的祖母，也已将人生看穿了，自我有记忆以来，总只看见她在动着那张没有牙齿的扁嘴念佛念经。自父亲死后，母亲要身兼父职了，入秋以后，老是不在家里；上乡间去收租谷是她，将谷托人去砻成米也是她，雇了船，连柴带米，一道运回城里来也是她。

在我这孤独的童年里，日日和我在一处，有时候也讲些故事给我听，有时候也因我脾气的古怪而和我闹，可是结果终究是非常痛爱我的，却是那一位忠心的使婢翠花。她上我们家里来的时候，年纪正小得很，听母亲说，那时候连她的大小便，吃饭穿衣，都还要大人来侍候她的。父亲死后，两位哥哥要上学去，母

亲要带了长工到乡下去料理一切,家中的大小操作,全赖着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她一双手。

只有孤儿寡妇的人家,受邻居亲戚们的一点欺凌,是免不了的;凡我们家里的田地盗卖了,堆在乡下的租谷等被窃去了,或祖坟山的坟树被砍了的时候,母亲去争夺不转来,最后的出气,就只是在父亲像前的一场痛哭。母亲哭了,我是当然也只有哭,而将我抱入怀里,时用柔和的话来慰抚我的翠花,总也要泪流得满面,恨死了那些无赖的亲戚邻居。

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将近吃中饭的时候了,母亲不在家,祖母在厅上念佛,我一个人从花坛边的石阶上,站了起来,在看大缸里的金鱼。太阳光漏过了院子里的树叶,一丝一丝的射进了水,照得缸里的水藻与游动的金鱼,和平时完全变了样子。我于惊叹之余,就伸手到了缸里,想将一丝一丝的日光捉起,看它一个痛快。上半身用力过猛,两只脚浮起来了,心里一慌,头部胸部就颠倒浸入到了缸里的水藻之中。我想叫,但叫不出声来,将身体挣扎了半天,以后就没有了知觉。等我从梦里醒转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一睁开眼,我只看见两眼哭得红肿的翠花的脸伏在我的脸上。我叫了一声"翠花!"她带着鼻音,轻轻的问我:"你看见我了么?你看得见我了么?要不要水喝?"我只觉得身上头上像有火在烧,叫她快点把盖在那里的棉被掀开。她又轻轻的止住我说:"不,不,野猫要来的!"我举目向煤油灯下一看,眼睛里起了花,一个一个的物体黑影,都变了相,真以为是身入了野猫的世界,就哗的一声大哭了起来。祖母、母亲,听见了我的哭声,也赶到房里来了,我只听见母亲吩咐翠花说:"你去吃夜饭去,阿官由我来陪他!"

翠花后来嫁给了一位我小学里的先生去做填房，生了儿女，做了主母。现在也已经有了白发，成了寡妇了。前几年，我回家去，看见她刚从乡下挑了一担老玉米之类的土产来我们家里探望我的老母。和她已经有二十几年不见了，她突然看见了我，先笑了一阵，后来就哭了起来。我问她的儿子，就是我的外甥有没有和她一起进城来玩，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还向布裙袋里摸出了一个烤白芋来给我吃。我笑着接过来了，边上的人也大家笑了起来，大约我在她的眼里，总还只是五六岁的一个孤独的孩子。

我的梦，我的青春！[1]

——自传之二

不晓得是在哪一本俄国作家的作品里，曾经看到过一段写一个小村落的文字，他说："譬如有许多纸折起来的房子，摆在一段高的地方，被大风一吹，这些房子就歪歪斜斜地飞落到了谷里，紧挤在一道了。"前面有一条富春江绕着，东西北的三面尽是些小山包住的富阳县城，也的确可以借了这一段文字来形容。

虽则是一个行政中心的县城，可是人家不满三千，商店不过百数；一般居民，全不晓得做什么手工业，或其他新式的生产事业，所靠以度日的，有几家自然是祖遗的一点田产，有几家则专以小房子出租，在吃两元三元一月的租金；而大多数的百姓，却还是既无恒产，又无恒业，没有目的，没有计划，只同蟑螂似地在那里出生，死亡，繁殖下去。

这些蟑螂的密集之区，总不外乎两处地方；一处是三个铜子一碗的茶店，一处是六个铜子一碗的小酒馆。他们在那里从早晨坐起，一直可以坐到晚上上排门的时候；讨论柴米油盐的价格，传播东邻西舍的新闻，为了一点不相干的细事，譬如说罢，甲以为李德泰的煤油只卖三个铜子一提，乙以为是五个铜子两提的话，双方就会得争论起来；此外的人，也马上分成甲党或乙党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12月20日《人间世》第18期。

提出证据，互相论辩；弄到后来，也许相打起来，打得头破血流，还不能够解决。

因此，在这么小的一个县城里，茶店酒馆，竟也有五六十家之多；于是大部分的蟑螂，就家里可以不备面盆手巾，桌椅板凳，饭锅碗筷等日常用具，而悠悠地生活过去了。离我们家里不远的大江边上，就有这样的两处蟑螂之窟。

在我们的左面，住有一家砍砍柴，卖卖菜，人家死人或娶亲，去帮帮忙跑跑腿的人家。他们的一族，男女老小的人数很多很多，而住的那一间屋，却只比牛栏马槽大了一点。他们家里的顶小的一位苗裔年纪比我大一岁，名字叫阿千，冬天穿的是同伞似的一堆破絮，夏天，大半身是光光地裸着的；因而皮肤黝黑，臂膀粗大，脸上也像是生落地之后，只洗了一次的样子。他虽只比我大了一岁，但是跟了他们屋里的大人，茶店酒馆日日去上，婚丧的人家，也老在进出；打起架吵起嘴来，尤其勇猛。我每天见他从我们的门口走过，心里老在羡慕，以为他又上茶店酒馆去了，我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同他一样的和大人去夹在一道呢！而他的出去和回来，不管是在清早或深夜，我总没有一次不注意到的，因为他的喉音很大，有时候一边走着，一边在绝叫着和大人谈天，若只他一个人的时候哩，总在噜苏地唱戏。

当一天的工作完了，他跟了他们家里的大人，一道上酒店去的时候，看见我欣羡地立在门口，他原也曾邀约过我；但一则怕母亲要骂，二则胆子终于太小，经不起那些大人的盘问笑说，我总是微笑着摇摇头，就跑进屋里去躲开了，为的是上茶酒店去的诱惑性，实在强不过。

有一天春天的早晨，母亲上父亲的坟头去扫墓去了，祖母也

一侵早上了一座远在三四里路外的庙里去念佛。翠花在灶下收拾早餐的碗筷，我只一个人立在门口，看有淡云浮着的青天。忽而阿千唱着戏，背着钩刀和小扁担绳索之类，从他的家里出来，看了我的那种没精打采的神气，他就立了下来和我谈天，并且说：

“鹳山后面的盘龙山上，映山红开得多着哩；并且还有乌米饭（是一种小黑果子），彤管子（也是一种刺果），刺莓等等，你跟了我来罢，我可以采一大堆给你。你们奶奶，不也在北面山脚下的真觉寺里念佛么？等我砍好了柴，我就可以送你上寺里去吃饭去。”

阿千本来是我所崇拜的英雄，而这一回又只有他一个人去砍柴，天气那么的好，今天侵早祖母出去念佛的时候，我本是嚷着要同去的，但她因为怕我走不动，就把我留下了。现在一听到了这一个提议，自然是心里急跳了起来，两只脚便也很轻松地跟他出发了，并且还只怕翠花要出来阻挠，跑路跑得比平时只有得快些。出了衖堂，向东沿着江，一口气跑出了县城之后，天地宽广起来了，我的对于这一次冒险的惊惧之心就马上被大自然的威力所压倒。这样问问，那样谈谈，阿千真像是一部小小的自然界的百科大辞典；而到盘龙山脚去的一段野路，便成了我最初学自然科学的模范小课本。

麦已经长得有好几尺高了，麦田里的桑树，也都发出了绒样的叶芽。晴天里舒叔叔的一声飞鸣过去的，是老鹰在觅食；树枝头吱吱喳喳，似在打架又像是在谈天的，大半是麻雀之类；远处的竹林丛里，既有抑扬，又带余韵，在那里唱歌的，才是深山的画眉。

上山的路旁，一拳一拳像小孩子的拳头似的小草，长得很

多;拳的左右上下,满长着了些绛黄的绒毛,仿佛是野生的虫类,我起初看了,只在害怕,走路的时候,若遇到一丛,总要绕一个弯,让开它们,但阿千却笑起来了,他说:

"这是薇蕨,摘了去,把下面的粗干切了,炒起来吃,味道是很好的哩!"

渐走渐高了,山上的青红杂色,迷乱了我的眼目。日光直射在山坡上,从草木泥土里蒸发出来的一种气息,使我呼吸感到了困难;阿千也走得热起来了,把他的一件破夹袄一脱,丢向了地下。教我在一块大石上坐下息着,他一个人穿了一件小衫唱着戏去砍柴采野果去了;我回身立在石上,向大江一看,又深深地深深地得到了一种新的惊异。

这世界真大呀!那宽广的水面!那澄碧的天空!那些上下的船只,究竟是从哪里来,上哪里去的呢?

我一个人立在半山的大石上,近看看有一层阳炎在颤动着的绿野桑田,远看看天和水以及淡淡的青山,渐听得阿千的唱戏声音幽下去远下去了,心里就莫名其妙的起了一种渴望与愁思。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大起来呢?我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到这像在天边似的远处去呢?到了天边,那么我的家呢?我的家里的人呢?同时感到了对远处的遥念与对乡井的离愁,眼角里便自然而然地涌出了热泪。到后来,脑子也昏乱了,眼睛也模糊了,我只呆呆的立在那块大石上的太阳里做幻梦。我梦见有一只揩擦得很洁净的船,船上面张着了一面很大很饱满的白帆,我和祖母母亲翠花阿千等都在船上,吃着东西,唱着戏,顺流下去,到了一处不相识的地方。我又梦见城里的茶店酒馆,都搬上山来了,我和阿千便在这山上的酒馆里大喝大嚷,旁边的许多大人,都在那里惊奇仰视。

这一种接连不断的白日之梦，不知做了多少时候，阿千却背了一捆小小的草柴，和一包刺莓映山红乌米饭之类的野果，回到我立在那里的大石边来了；他脱下了小衫，光着了脊肋，那些野果就系包在他的小衫里面的。

他提议说，时候不早了，他还要砍一捆柴，且让我们吃着野果，先从山腰走向后山去罢，因为前山的草柴，已经被人砍完，第二捆不容易采刮拢来了。

慢慢地走到了山后，山下的那个真觉寺的钟鼓声音，早就从春空里传送到了我们的耳边，并且一条青烟，也刚从寺后的厨房里透出了屋顶。向寺里看了一眼，阿千就放下了那捆柴，对我说：

"他们在烧中饭了，大约离吃饭的时候也不很远，我还是先送你到寺里去罢！"

我们到了寺里，祖母和许多同伴者的念佛婆婆，都张大了眼睛，惊异了起来。阿千走后，她们就开始问我这一次冒险的经过，我也感到了一种得意，将如何出城，如何和阿千上山采集野果的情形，说得格外的详细。后来坐上桌去吃饭的时候，有一位老婆婆问我："你大了，打算去做些什么？"我就毫不迟疑地回答她说："我愿意去砍柴！"

故乡的茶店酒馆，到现在还在风行热闹，而这一位茶店酒馆里的小英雄，初次带我上山去冒险的阿千，却在一年涨大水的时候，喝醉了酒，淹死了。他们的家族，也一个个地死的死，散的散，现在没有生存者了；他们的那一座牛栏似的房屋，已经换过了两三个主人。时间是不饶人的，盛衰起灭也绝对地无常的：阿千之死，同时也带去了我的梦，我的青春！

书塾与学堂[1]

——自传之三

从前我们学英文的时候，中国自己还没有教科书，用的是一册英国人编了预备给印度人读的同纳氏文法是一路的读本。这读本里，有一篇说中国人读书的故事。插画中画着一位年老背曲拿烟管带眼镜拖辫子的老先生坐在那里听学生背书，立在这先生前面背书的，也是一位拖着长辫的小后生。不晓为什么原因，这一课的故事，对我印象特别的深，到现在我还约略谙诵得出来。里面曾说到中国人读书的奇习，说："他们无论读书背书时，总要把身体东摇西扫，摇动得像一个自鸣钟的摆。"这一种读书背书时摇摆身体的作用与快乐，大约是没有在从前的中国书塾里读过书的人所永不能了解的。

我的初上书塾去念书的年龄，却说不清楚了，大约总在七八岁的样子；只记得有一年冬天的深夜，在烧年纸的时候，我已经有点朦胧想睡了，尽在擦眼睛，打呵欠，忽而门外来了一位提着灯笼的老先生，说是来替我开笔的。我跟着他上了香，对孔子的神位行了三跪九叩之礼；立起来就在香案前面的一张桌上写了一张上大人的红字，念了四句"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第二年的春天，我就夹着绿布书包，拖着红丝小辫，摇摆着身体，成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5年1月5日《人间世》第19期。

了那册英文读本里的小学生的样子了。

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岁月,把当时的苦痛,一层层地摩擦干净,现在回想起来,这书塾里的生活,实在是快活得很。因为要早晨坐起一直坐到晚的缘故,可以助消化,健身体的运动,自然只有身体的死劲摇摆与放大喉咙的高叫了。大小便,是学生们监禁中暂时的解放,故而厕所就变作了乐园。我们同学中间的一位最淘气的,是学官陈老师的儿子,名叫陈方;书塾就系附设在学宫里面的。陈方每天早晨,总要大小便十二三次,后来弄得先生没法,就设下了一枝令签,凡须出塾上厕所的人,一定要持签而出;于是两人同去,在厕所里捣鬼的弊端革去了,但这令签的争夺,又成了一般学生们的唯一的娱乐。

陈方比我大四岁,是书塾里的头脑;像春香闹学似的把戏,总是由他发起,由许多虾兵蟹将来演出的,因而先生的挞伐,也以落在他一个人的头上者居多。不过同学中间的有几位狡猾的人,委过于他,使他冤枉被打的事情也着实不少;他明知道辩不清的,每次替人受过之后,总只张大了两眼,滴落几滴大泪点,摸摸头上的痛处就了事。我后来进了当时由书院改建的新式的学堂,而陈方也因他父亲的去职而他迁,一直到现在,还不曾和他有第二次见面的机会;这机会大约是永也不会再来了,因为国共分家的当日,在香港仿佛曾听见人说起过他,说他的那一种惨死的样子,简直和杜格纳夫所描写的卢亭,完全是一样。

由书塾而到学堂!这一个转变,在当时的我的心里,比从天上飞到地上,还要来得大而且奇。其中的最奇之处,是我一个人,在全校的学生当中,身体年龄,都属最小的一点。

当时的学堂,是一般人的崇拜和惊异的目标。将书院的旧

考棚撤去了几排，一间像鸟笼似的中国式洋房造成功的时候，甚至离城有五六十里路远的乡下人，都成群结队，带了饭包雨伞，走进城来挤看新鲜。在校舍改造成功的半年之中，“洋学堂”的三个字，成了茶店酒馆，乡村城市里的谈话的中心；而穿着奇形怪状的黑斜纹布制服的学堂生，似乎都是万能的张天师，人家也在侧目而视，自家也在暗鸣得意。

一县里唯一的这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堂长，更是了不得的一位大人物，进进出出，用的是蓝呢小轿；知县请客，总少不了他。每月第四个礼拜六下午作文课的时候，县官若来监课，学生们特别有两个肉馒头好吃；有些住在离城十余里的乡下的学生，于作文课完后回家的包裹里，往往将这两个肉馒头包得好好，带回乡下去送给邻里尊长，并非想学颖考叔的纯孝，却因为这肉馒头是学堂里的东西，而又出于知县官之所赐，吃了是可以驱邪启智的。

实际上我的那一班学堂里的同学，确有几位是进过学的秀才，年龄都在三十左右；他们穿起制服来，因为背形微驼，样子有点不大雅观，但穿了袍子马褂，摇摇摆摆走回乡下去的态度，却另有着一种堂皇严肃的威仪。

初进县立高等小学堂的那一年年底，因为我的平均成绩，超出了八十分以上，突然受了堂长和知县的提拔，令我和四位其他的同学跳过了一班，升入了高两年的级里；这一件极平常的事情，在县城里居然也耸动了视听，而在我们的家庭里，却引起了一场很不小的风波。

是第二年春天开学的时候了，我们的那位寡母，辛辛苦苦，调集了几块大洋的学费书籍费缴进学堂去后，我向她又提出了一个无理的要求，硬要她去为我买一双皮鞋来穿。在当时的我

的无邪的眼里,觉得在制服下穿上一双皮鞋,挺胸伸脚,得得得得地在石板路上走去,就是世界上最光荣的事情;跳过了一班,升进了一级的我,非要如此打扮,才能够压服许多比我大一半年龄的同学的心。为凑集学费之类,已经罗掘得精光的我那位母亲,自然是再也没有两块大洋的余钱替我去买皮鞋了,不得已就只好老了面皮,带着了我,上大街上的洋广货店里去赊去;当时的皮鞋,是由上海运来,在洋广货店里寄售的。

一家,两家,三家,我跟了母亲,从下街走起,一直走到了上街尽处的那一家隆兴字号。店里的人,看我们进去,先都非常客气,摸摸我的头,一双一双的皮鞋拿出来替我试脚;但一听到了要赊欠的时候,却同样地都白了眼,作一脸苦笑,说要去问账房先生的。而各个账房先生,又都一样地板起了脸,放大了喉咙,说是赊欠不来。到了最后那一家隆兴里,惨遭拒绝赊欠的一瞬间,母亲非但涨红了脸,我看见她的眼睛,也有点红起来了。不得已只好默默地旋转了身,走出了店;我也并无言语,跟在她的后面走回家来。到了家里,她先掀着鼻涕,上楼去了半天;后来终于带了一大包衣服,走下楼来了,我晓得她是将从后门走出,上当铺去以衣服抵押现钱的;这时候,我心酸极了,哭着喊着,赶上了后门边把她拖住,就绝命的叫说:

"娘,娘!您别去罢!我不要了,我不要皮鞋穿了!那些店家!那些可恶的店家!"

我拖住了她跪向了地下,她也呜呜地放声哭了起来。两人的对泣,惊动了四邻,大家都以为是我得罪了母亲,走拢来相劝。我愈听愈觉得悲哀,母亲也愈哭愈是厉害,结果还是我重赔了不是,由间壁的大伯伯带走,走上了他们的家里。

自从这一次的风波以后,我非但皮鞋不着,就是衣服用具,

都不想用新的了。拼命的读书,拼命的和同学中的贫苦者相往来,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时候而起的。当时虽还只有十一二岁的我,经了这一番波折,居然有起老成人的样子来了,直到现在,觉得这一种怪癖的性格,还是改不转来。

到了我十三岁的那一年冬天,是光绪三十四年,皇帝死了;小小的这富阳县里,也来了哀诏,发生了许多议论。熊成基的安徽起义,无知幼弱的溥仪的入嗣,帝室的荒淫,种族的歧异等等,都从几位看报的教员的口里,传入了我们的耳朵。而对于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国文教员拿给我们看的报纸上的一张青年军官的半身肖像。他说,这一位革命义士,在哈尔滨被捕,在吉林被满清的大员及汉族的卖国奴等生生地杀掉了;我们要复仇,我们要努力用功。所谓种族,所谓革命,所谓国家等等的概念,到这时候,才隐约地在我脑里生了一点儿根。

水样的春愁[1]

——自传之四

洋学堂里的特殊科目之一，自然是伊利哇拉的英文。现在回想起来，虽不免有点觉得好笑，但在当时，杂在各年长的同学当中，和他们一样地曲着背，耸着肩，摇摆着身体，用了读《古文辞类纂》的腔调，高声朗诵着皮衣啤，皮哀排的精神，却真是一点儿含糊苟且之处都没有的。初学会写字母之后，大家所急于想一试的，是自己的名字的外国写法；于是教英文的先生，在课余之暇就又多了一门专为学生拼英文名字的工作。有几位想走捷径的同学，并且还去问过先生，外国百家姓和外国三字经有没有得买的？先生笑着回答说，外国百家姓和三字经，就只有你们在读的那一本泼刺玛的时候，同学们于失望之余，反更是皮哀排，皮衣啤地叫得起劲。当然是不用说的，学英文还没有到一个礼拜，几本当教科书用的《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辑览》的黄封面上，大家都各自用墨水笔题上了英文拼的歪斜的名字。又进一步，便是用了异样的发音，操英文说着"你是一只狗"，"我是你的父亲"之类的话，大家互讨便宜的混战；而实际上，有几位乡下的同学，却已经真的是两三个小孩子的父亲了。

因为一班之中，我的年龄算最小，所以自修室里，当监课的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5年1月20日《人间世》第20期。

先生走后，另外的同学们在密语着哄笑着的关于男女的问题，我简直一点儿也感不到兴趣。从性知识发育落后的一点上说，我确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最低能的人。又因自小就习于孤独，困于家境的结果，怕羞的心，畏缩的性，更使我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在课堂上，坐在我左边的一位同学，年纪只比我大了一岁，他家里有几位相貌长得和他一样美的姊妹，并且住得也和学堂很近很近。因此，在校里，他就是被同学们苦缠得最厉害的一个；而礼拜天或假日，他的家里，就成了同学们的聚集的地方。当课余之暇，或放假期里，他原也恳切地邀过我几次，邀我上他家里去玩去；但形秽之感，终于把我的向往之心压住，曾有好几次想决心跟了他上他家去，可是到了他们的门口，却又同罪犯似的逃了。他以他的美貌，以他的财富和姊妹，不但在学堂里博得了绝大的声势，就是在我们那小小的县城里，也赢得了一般的好誉。而尤其使我羡慕的，是他的那一种对同我们是同年辈的异性们的周旋才略，当时我们县城里的几位相貌比较艳丽一点的女性，个个是和他要好的，但他也实在真胆大，真会取巧。

当时同我们是同年辈的女性，装饰入时，态度豁达，为大家所称道的，有三个。一个是一位在上海开店，富甲一邑的商人赵某的侄女；她住得和我最近。还有两个，也是比较富有的中产人家的女儿，在交通不便的当时，已经各跟了她们家里的亲戚，到杭州上海等地方去跑跑了；她们俩，却都是我那位同学的邻居。这三个女性的门前，当傍晚的时候，或月明的中夜，老有一个一个的黑影在徘徊；这些黑影的当中，有不少却是我们的同学。因为每到礼拜一的早晨，没有上课之先，我老听见有同学们在操场上笑说在一道，并且时时还高声地用着英文作了隐语，如“我看见她了！”“我听见她在读书”之类。而无论在什么地方于什么时

候的凡关于这一类的谈话的中心人物，总是课堂上坐在我的右边，年龄只比我大一岁的那一位天之骄子。

赵家的那位少女，皮色实在细白不过，脸形是瓜子脸，更因为她家里有了几个钱，而又时常上上海她叔父那里去走动的缘故，衣服式样的新异，自然可以不必说，就是做衣服的材料之类，也都是当时未开通的我们所不曾见过的。她们家里，只有一位寡母和一个年轻的女仆，而住的房子却很大很大。门前是一排柳树，柳树下还杂种着些鲜花；对面的一带红墙，是学宫的泮水围墙，泮池上的大树，枝叶垂到了墙外，红绿便映成着一色。当浓春将过，首夏初来的春三四月，脚踏着日光下石砌路上的树影，手提着扑面飞舞的杨花，到这一条路上去走走，就是没有什么另外的奢望，也很有点像梦里的游行，更何况楼头窗里，时常会有那一张少女的粉脸出来向你抛一眼两眼的低眉斜视呢！

此外的两个女性，相貌更是完整，衣饰也尽够美丽，并且因为她俩的住址接近，出来总在一道，平时在家，也老在一处，所以胆子也大，认识的人也多。她们在二十余年前的当时，已经是开放得很，有点像现代的自由女子了，因而上她们家里去鬼混，或到她们门前去守望的青年，数目特别的多，种类也自然要杂。

我虽则胆量很小，性知识完全没有，并且也有点过分的矜持，以为成日地和女孩子们混在一道，是读书人的大耻，是没出息的行为；但到底还是一个亚当的后裔，喉头的苹果，怎么也吐它不出咽它不下，同北方厚雪地下的细草萌芽一样，到得冬来，自然也难免得有些望春之意；老实说将出来，我偶尔在路上遇见她们中间的无论哪一个，或凑巧在她们门前走过一次的时候，心里也着实有点儿难受。

住在我那同学邻近的两位，因为距离的关系，更因为她们的处世知识比我长进，人生经验比我老成得多，和我那位同学当然是早已有过纠葛，就是和许多不是学生的青年男子，也各已有了种种的风说，对于我虽像是一种含有毒汁的妖艳的花，诱惑性或许格外的强烈，但明知我自己决不是她们的对手，平时不过于遇见的时候有点难以为情的样子，此外倒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思慕，可是那一位赵家的少女，却整整地恼乱了我两年的童心。

我和她的住处比较得近，故而三日两头，总有着见面的机会。见面的时候，她或许是无心，只同对于其他的同年辈的男孩子打招呼一样，对我微笑一下，点一点头，但在我却感得同犯了大罪被人发觉了的样子，和她见面一次，马上要变得头昏耳热，胸腔里的一颗心突突地总有半个钟头好跳。因此，我上学去或下课回来，以及平时在家或出外去的时候，总无时无刻不在留心，想避去和她的相见。但遇到了她，等她走过去后，或用功用得很疲乏把眼睛从书本子举起的一瞬间，心里又老在盼望，盼望着她再来一次，再上我的眼面前来立着对我微笑一脸。

有时候从家中进出的人的口里传来，听说“她和她母亲又上上海去了，不知要什么时候回来?”我心里会同时感到一种像释重负又像失去了什么似的忧虑，生怕她从此一去，将永久地不回来了。

同芭蕉叶似地重重包裹着的我这一颗无邪的心，不知在什么地方，透露了消息，终于被课堂上坐在我左边的那位同学看穿了。一个礼拜六的下午，落课之后，他轻轻地拉着了我的手对我说:“今天下午，赵家的那个小丫头，要上倩儿家去，你愿不愿意和我同去一道玩儿?”这里所说的倩儿，就是那两位他邻居的女

孩子之中的一个的名字。我听了他的这一句密语,立时就涨红了脸,喘急了气,嗫嚅着说不出一句话来回答他,尽在拼命的摇头,表示我不愿意去,同时眼睛里也水汪汪地想哭出来的样子;而他却似乎已经看破了我的隐衷,得着了我的同意似地用强力把我拖出了校门。

到了倩儿她们的门口,当然又是一番争执,但经他大声的一喊,门里的三个女孩,却同时笑着跑出来了;已经到了她们的面前,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自然只好俯着首,红着脸,同被绑赴刑场的死刑囚似地跟她们到了室内。经我那位同学带了滑稽的声调将如何把我拖来的情节说了一遍之后,她们接着就是一阵大笑。我心里有点气起来了,以为她们和他在侮辱我,所以于羞愧之上,又加了一层怒意。但是奇怪得很,两只脚却软落来了,心里虽在想一溜跑走,而腿神经终于不听命令。跟她们再到客房里去坐下,看他们四人捏起了骨牌,我连想跑的心思也早已忘掉,坐将在我那位同学的背后,眼睛虽则时时在注视着牌,但间或得着机会,也着实向她们的脸部偷看了许多次数。等她们的输赢赌完,一餐东道的夜饭吃过,我也居然和她们伴熟,有说有笑了。临走的时候,倩儿的母亲还派了我一个差使,点上灯笼,要我把赵家的女孩送回家去。自从这一回后,我也居然入了我那同学的伙,不时上赵家和另外的两女孩家去进出了;可是生来胆小,又加以毕业考试的将次到来,我的和她们的来往,终没有像我那位同学似的繁密。

正当我十四岁的那一年春天(一九〇九,宣统元年己酉),是旧历正月十三的晚上,学堂里于白天给与了我以毕业文凭及增生执照之后,就在大厅上摆起了五桌送别毕业生的酒宴。这一晚的月亮好得很,天气也温暖得像二三月的样子。满城的爆竹,

是在庆祝新年的上灯佳节，我于喝了几杯酒后，心里也感到了一种不能抑制的欢欣。出了校门，踏着月亮，我的双脚，便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赵家。她们的女仆陪她母亲上街去买蜡烛水果等过元宵的物品去了，推门进去，我只见她一个人拖着了一条长长的辫子，坐在大厅上的桌子边上洋灯底下练习写字。听见了我的脚步声音，她头也不朝转来，只曼声地问了一声“是谁?”我故意屏着声，提着脚，轻轻地走上了她的背后，一使劲一口就把她面前的那盏洋灯吹灭了。月光如潮水似的浸满了这一座朝南的大厅，她于一声高叫之后，马上就把头朝了转来。我在月光里看见了她那张大理石似的嫩脸，和黑水晶似的眼睛，觉得怎么也熬忍不住了，顺势就伸出了两只手去，捏住了她的手臂。两人的中间，她也不发一语，我也并无一言，她是扭转了身坐着，我是向她立着的。她只微笑着看看我看看月亮，我也只微笑着看看她看看中庭的空处，虽然此外的动作，轻薄的邪念，明显的表示，一点儿也没有，但不晓怎样一股满足，深沉，陶醉的感觉，竟同四周的月光一样，包满了我的全身。

两人这样的在月光里沉默着相对，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她轻轻地开始说话了：“今晚上你在喝酒?”“是的，是在学堂里喝的。”到这里我才放开了两手，向她边上的一张椅子里坐了下去。“明天你就要上杭州去考中学去么?”停了一会，她又轻轻地问了一声。“嗳，是的，明朝坐快班船去。”两人又沉默着，不知坐了几多时候，忽听见门外头她母亲和女仆说话的声音渐渐儿的近了，她于是就忙着立起来擦洋火，点上了洋灯。

她母亲进到了厅上，放下了买来的物品，先向我说了些道贺的话，我也告诉了她，明天将离开故乡到杭州去；谈不上半点钟的闲话，我就匆匆告辞出来了。在柳树影里披了月光走回家来，

我一边回味着刚才在月光里和她两人相对时的沉醉似的恍惚，一边在心的底里，忽儿又感到了一点极淡极淡，同水一样的春愁。

一月五日

远一程，再远一程！[1]

——自传之五

自富阳到杭州，陆路驿程九十里，水道一百里；三十多年前头，非但汽车路没有，就是钱塘江里的小火轮，也是没有的。那时候到杭州去一趟，乡下人叫作充军，以为杭州是和新疆伊犁一样的远，非犯下流罪，是可以不去的极边。因而到杭州去之先，家里非得供一次祖宗，虔诚祷告一番不可，意思是要祖宗在天之灵，一路上去保护着他们的子孙。而邻里戚串，也总都来送行，吃过夜饭，大家手提着灯笼，排成一字，沿江送到夜航船停泊的埠头，齐叫着“顺风！顺风！”才各回去。摇夜航船的船夫，也必在开船之先，沿江绝叫一阵，说船要开了，然后再上舵梢去烧一堆纸帛，以敬神明，以赂恶鬼。当我去杭州的那一年，交通已经有一点进步了，于夜航船之外，又有了一次日班的快班船。

因为长兄已去日本留学，二兄入了杭州的陆军小学堂，年假是不放的，祖母母亲，又都是女流之故，所以陪我到杭州去考中学的人选，就落到了一位亲戚的老秀才的头上。这一位老秀才的迂腐迷信，实在要令人吃惊，同时也可以令人起敬。他于早餐吃了之后，带着我先上祖宗堂前头去点了香烛，行了跪拜，然后再向我祖母母亲，作了三个长揖；虽在白天，也点起了一盏仁寿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5年2月5日《人间世》第21期。

堂郁的灯笼，临行之际，还回到祖宗堂面前去拔起了三株柄香和灯笼一道捏在手里。祖母为忧虑着我这一个最小的孙子，也将离乡别井，远去杭州之故，三日前就愁眉不展，不大吃饭不大说话了；母亲送我们到了门口，“一路要……顺风……顺风！……”地说了半句未完的话，就跑回到了屋里去躲藏，因为出远门是要吉利的，眼泪决不可以教远行的人看见。

船开了，故乡的城市山川，高低摇晃着渐渐儿退向了后面；本来是满怀着希望，兴高采烈在船舱里坐着的我，到了县城极东面的几家人家也看不见的时候，鼻子里忽而起了一阵酸溜。正在和那老秀才谈起的作诗的话，也只好突然中止了，为遮掩着自己的脆弱起见，我就从网篮里拿出了几册《古唐诗合解》来读。但事不凑巧，信手一翻，恰正翻到了“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的几句古歌，书本上的字迹模糊起来了，双颊上自然止不住地流下了两条冷冰冰的眼泪。歪倒了头，靠住了舱板上的一卷铺盖，我只能装作想睡的样子。但是眼睛不闭倒还好些，等眼睛一闭拢来，脑子里反而更猛烈地起了狂飙。我想起了祖母母亲，当我走后的那一种孤冷的情形；我又想起了在故乡城里当这一忽儿的大家的生活起居的样子，在一种每日习熟的周围环境之中，却少了一个“我”了，太阳总依旧在那里晒着，市街上总依旧是那么热闹的；最后，我还想起了赵家的那个女孩，想起了昨晚上和她在月光里相对的那一刻的春宵。

少年的悲哀，毕竟是易消的春雪；我躺下身体，闭上眼睛，流了许多暗泪之后，弄假成真，果然不久就呼呼地熟睡了过去。等那位老秀才摇我醒来，叫我吃饭的时候，船却早已过了渔山，就快入钱塘的境界了。几个钟头的安睡，一顿饱饭的快啖，和船篷外的山水景色的变换，把我满抱的离愁，洗涤得干干净净；在孕

实的风帆下引领远望着杭州的高山，和老秀才谈谈将来的日子，我心里又鼓起了一腔勇进的热意："杭州在望了，以后就是不可限量的远大的前程！"

当时的中学堂的入学考试，比到现在，着实还要容易；我考的杭府中学，还算是杭州三个中学——其它的两个，是宗文和安定——之中，最难考的一个，但一篇中文，两三句英文的翻译，以及四题数学，只教有两小时的工夫，就可以缴卷了事的。等待发榜之前的几日闲暇，自然落得去游游山玩玩水，杭州自古是佳丽的名区，而西湖又是可以比得西子的消魂之窟。

三十年来，杭州的景物，也大变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旧日的杭州，实在比现在，还要可爱得多。

那时候，自钱塘门里起，一直到涌金门内止，城西的一角，是另有一道雉墙围着的，为满人留守绿营兵驻防的地方，叫做旗营；平常是不大有人进去，大约门禁总也是很森严的无疑，因为将军以下，千总把总以上，参将，都司，游击，守备之类的将官，都住在里头。游湖的人，只有坐了轿子，出钱塘门，或到涌金门外去船的两条路；所以涌金门外临湖的颐园三雅园的几家茶馆，生意兴隆，座客常常挤满。而三雅园的陈设，实在也精雅绝伦，四时有鲜花的摆设，墙上门上，各有咏西湖的诗词屏幅联语等贴的贴挂的挂在那里。并且还有小吃，像煮空的豆腐干，白莲藕粉等，又是价廉物美的消闲食品。其次为游人所必到的，是城隍山了。四景园的生意，有时候比三雅园还要热闹，"城隍山上去吃酥油饼"这一句俗话，当时是无人不晓得的一句隐语，是说乡下人上大菜馆要做洋盘的意思。而酥油饼的价钱的贵，味道的好，和吃不饱的几种特性，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我从乡下初到杭州,而又同大观园里的香菱似地刚在私私地学做诗词,一见了这一区假山盆景似的湖山,自然快活极了;日日和那位老秀才及第二位哥哥喝喝茶,爬爬山,等到榜发之后,要缴学膳费进去的时候,带来的几个读书资本,却早已消费了许多,有点不足了。在人地生疏的杭州,借是当然借不到的;二哥哥的陆军小学里每月只有二元也不知三元钱的津贴,自己做零用,还很勉强,更哪里有余钱来为我弥补?

在旅馆里唉声叹气,自怨自艾,正想废学回家,另寻出路的时候,恰巧和我同班毕业的三位同学,也从富阳到杭州来了;他们是因为杭府中学难考,并且费用也贵,预备一道上学膳费比较便宜的嘉兴去进府中的。大家会聚拢来一谈一算,觉得我手头所有的钱,在杭州果然不够读半年书,但若上嘉兴去,则连来回的车费也算在内,足可以维持半年而有余。穷极计生,胆子也放大了,当日我就决定和他们一道上嘉兴去读书。

第二天早晨,别了哥哥,别了那位老秀才,和同学们一起四个,便上了火车,向东的上离家更远的嘉兴府去。在把杭州已经当作极边看了的当时,到了言语风习完全不同的嘉兴府后,怀乡之念,自然是更加得迫切。半年之中,当寝室的油灯灭了,或夜膳刚毕,操场上暗沉沉没有旁的同学在的地方,我一个人真不知流尽了多少的思家的热泪。

忧能伤人,但忧亦能启智;在孤独的悲哀里沉浸了半年,暑假中重回到故乡的时候,大家都说我长成得像一个大人了。事实上,因为在学堂里,被怀乡的愁思所苦扰,我没有别的办法好想,就一味的读书,一味的做诗。并且这一次自嘉兴回来,路过杭州,又住了一日;看看袋里的钱,也还有一点盈余,湖山的赏玩,当然不再去空费钱了,从梅花碑的旧书铺里,我竟买来了一

大堆书。

这一大堆书里，对我的影响最大，使我那一年的暑假期，过得非常快活的，有三部书，一部是黎城靳氏的《吴诗集览》，因为吴梅村的夫人姓郁，我当时虽则还不十分懂得他的诗的好坏，但一想到他是和我们郁氏有姻戚关系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亲热。一部是无名氏编的《庚子拳匪始末记》，这一部书，从戊戌政变说起，说到六君子的被害，李莲英的受宠，联军的入京，圆明园的纵火等地方，使我满肚子激起了义愤。还有一部，是署名曲阜鲁阳生孔氏编定的《普天忠愤集》，甲午前后的章奏议论，诗词赋颂等慷慨激昂的文章，收集得很多；读了之后，觉得中国还有不少的人才在那里，亡国大约是不会亡的。而这三部书读后的一个总感想，是恨我出世得太迟了，前既不能见吴梅村那样的诗人，和他去做个朋友，后又不曾躬逢着甲午庚子的两次大难，去冲锋陷阵地尝一尝打仗的滋味。

这一年的暑假过后，嘉兴是不想再去了；所以秋期始业的时候，我就仍旧转入了杭府中学的一年级。

孤　独　者[1]

——自传之六

里外湖的荷叶荷花，已经到了凋落的初期，堤边的杨柳，影子也淡起来了。几只残蝉，刚在告人以秋至的七月里的一个下午，我又带了行李，到了杭州。

因为是中途插班进去的学生，所以在宿舍里，在课堂上，都和同班的老学生们，仿佛是两个国家的国民。从嘉兴府中，转到了杭州府中，离家的路程，虽则是近了百余里，但精神上的孤独，反而更加深了！不得已，我只好把热情收敛，转向了内，固守着我自己的壁垒。

当时的学堂里的课程，英文虽也是重要的科目，但究竟还是旧习难除，中国文依旧是分别等第的最大标准。教国文的那一位桐城派的老将王老先生，于几次作文之后，对我有点注意起来了，所以进校后将近一个月光景的时候，同学们居然赠了我一个"怪物"的绰号；因为由他们眼里看来，这一个不善交际，衣装朴素，说话也不大会说的乡下蠢才，做起文章来，竟也会得压倒侪辈，当然是一件非怪物不能的天大的奇事。

杭州终于是一个省会，同学之中，大半是锦衣肉食的乡宦人家的子弟。因而同班中衣饰美好，肉色细白，举止娴雅，谈吐温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5年3月5日《人间世》第23期。

存的同学,不知道有多少。而最使我惊异的,是每一个这样的同学,总有一个比他年长一点的同学,附随在一道的那一种现象。在小学里,在嘉兴府中里,这一种风气,并不是说没有,可是决没有像当时杭州府中那么的风行普遍。而有几个这样的同学,非但不以被视作女性为可耻,竟也有熏香傅粉,故意在装腔作怪,卖弄富有的。我对这一种情形看得真有点气,向那一批所谓 Foe[①] 的同学,当然是很明显地表示了恶感,就是向那些年长一点的同学,也时时露出了敌意;这么一来,我的"怪物"之名,就愈传愈广,我与他们之间的一条墙壁,自然也愈筑愈高了。

在学校里既然成了一个不入伙的孤独的游离分子,我的情感,我的时间与精力,当然只有钻向书本子去的一条出路。于是几个由零用钱里节省下来的仅少的金钱,就做了我的唯一娱乐积买旧书的源头活水。

那时候的杭州的旧书铺,都聚集在丰乐桥,梅花碑的两条直角形的街上。每当星期假日的早晨,我仰卧在床上,计算计算在这一礼拜里可以省下来的金钱,和能够买到的最经济最有用的册籍,就先可以得着一种快乐的预感。有时候在书店门前徘徊往复,稽延得久了,赶不上回宿舍来吃午饭,手里夹了书籍上大街羊汤饭店间壁的小面馆去吃一碗清面,心里可以同时感到十分的懊恨与无限的快慰。恨的是一碗清面的几个铜子的浪费,快慰的是一边吃面一边翻阅书本时的那一刹那的恍惚;这恍惚之情,大约是和哥伦布当发见新大陆的时候所感到的一样。

真正指示我以做诗词的门径的,是《留青新集》里的《沧浪诗话》和《白香词谱》。《西湖佳话》中的每一篇短篇,起码我总读了

---

① 英文,敌对之意。

两遍以上。以后是流行本的各种传奇杂剧了,我当时虽则还不能十分欣赏它们的好处,但不知怎么,读了之后的那一种朦胧的回味,仿佛是当三春天气,喝醉了几十年陈的醇酒。

既与这些书籍发生了暧昧的关系,自然不免要养出些不自然的私生儿子!在嘉兴也曾经试过的稚气满幅的五七言诗句,接二连三地在一册红格子的作文簿上写满了;有时候兴奋得厉害,晚上还妨碍了睡觉。

模仿原是人生的本能,发表欲,也是同吃饭穿衣一样地强的青年作者内心的要求。歌不像歌诗不像诗的东西积得多了,第二步自然是向各报馆的匿名的投稿。

一封信寄出之后,当晚就睡不安稳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就溜到阅报室去看报有没有送来。早餐上课之类的事情,只能说是一种日常行动的反射作用;舌尖上那里还感得出滋味?讲堂上更哪里还有心思去听讲?下课铃一摇,又只是逃命似地向阅报室的狂奔。

第一次的投稿被采用的,记得是一首模仿宋人的五古,报纸是当时的《全浙公报》。当看见了自己缀联起来的一串文字,被植字工人排印出来的时候,虽然是用的匿名,阅报室里也决没有人会知道作者是谁,但心头正在狂跳着的我的脸上,马上就变成了朱红。洪的一声,耳朵里也响了起来,头脑摇晃得像坐在船里。眼睛也没有主意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虽则从头至尾,把那一串文字看了好几遍,但自己还在疑惑,怕这并不是由我投去的稿子。再狂奔出去,上操场去跳绕一圈,回来重新又拿起那张报纸,按住心头,复看一遍,这才放心,于是乎方始感到了快活,快活得想大叫起来。

当时我用的假名很多很多,直到两三年后,觉得投稿已经有

七八成的把握了，才老老实实地用上了我的真名实姓。大约旧报纸的收藏家，翻起二十几年前的《全浙公报》《之江日报》以及上海的《神州日报》来，总还可以看到我当时所做的许多狗屁不通的诗句。现在我非但旧稿无存，就是一联半句的字眼也想不起来了，与当时的废寝忘食的热心情形来一对比，进步当然可以说是进了步，但是老去的颓唐之感，也着实可以催落我几滴自伤的眼泪。

就在那一年（一九〇九年）的冬天，留学日本的长兄回到了北京，以小京官的名义被派上了法部去行走。入陆军小学的第二位哥哥，也在这前后毕了业，入了一处隶属于标统底下的旁系驻防军队，而任了排长。

一文一武的这两位芝麻绿豆官的哥哥，在我们那小小的县里，自然也耸动了视听；但因家里的经济，稍稍宽裕了一点的结果，在我的求学程序上，反而促生了一种意外的脱线。

在外面的学堂里住足了一年，又在各报上登载了几次诗歌之后，我自以为学问早就超出了和我同时代的同年辈者，觉得按部就班的和他们在一道读死书，是不上算也是不必要的事情。所以到了宣统二年（一九一〇）的春期始业的时候，我的书桌上竟收集起了一大堆大学中学招考新生的简章！比较着，研究着，我真想一口气就读完了当时学部所定的大学及中学的学程。

中文呢，自己以为总可以对付的了；科学呢，在前面也曾经说过，为大家所不重视的；算来算去，只有英文是顶重要而也是我所最欠缺的一门。“好！就专门去读英文罢！英文一通，万事就好办了！”这一个幼稚可笑的想头，就是使我离开了正规的中学，去走教会学堂那一条捷径的原动力。

清朝末年,杭州的有势力的教会学校,有英国圣公会和美国长老会浸礼会的几个系统。而长老会办的育英书院,刚在山水明秀的江干新建校舍,改称大学。头脑简单,只知道崇拜大学这一个名字的我这毛头小子,自然是以进大学为最上的光荣,另外更还有什么奢望哩?但是一进去之后,我的失望,却比在省立的中学里读死书更加大了。

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是祷告,吃饭又是祷告;平时九点到十点是最重要的礼拜仪式,末了又是一篇祷告。《圣经》,是每年级都有的必修重要课目;礼拜天的上午,除出了重病,不能行动者外,谁也要去做半天礼拜。礼拜完后,自然又是祷告,又是查经。这一种信神的强迫,祷告的叠来,以及校内枝节细目的窒塞,想是在清朝末年曾进过教会学校的人,谁都晓得的事实,我在此地落得可以不说。

这种叩头虫似的学校生活,过上两月,一位解放的福音宣传者,竟从免费读书的候补牧师中间,揭起叛旗来了;原因是为了校长偏护厨子,竟被厨子殴打了学膳费全纳的不信教的学生。

学校风潮的发生,经过,和结局,大抵都是一样的;起始总是全体学生的罢课退校,中间是背盟者的出来复课,结果便是几个强硬者的开除。不知是幸呢还是不幸,在这一次的风潮里,我也算是强硬者的一个。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九日

大风圈外[①]

——自传之七

人生的变化,往往是从不可测的地方开展开来的;中途从那一所教会学校退出来的我们,按理是应该额上都负着了该隐的烙印,无处再可以容身了啦,可是城里的一处浸礼会的中学,反把我们当作了义士,以极优待的条件欢迎了我们进去。这一所中学的那位美国校长,非但态度和蔼,中怀磊落,并且还有着外国宣教师中间所绝无仅见的一副很聪明的脑筋。若要找出一点他的坏处来,就在他的用人的不当;在他手下做教务长的一位绍兴人,简直是那种奴颜婢膝,谄事外人,趾高气扬,压迫同种的典型的洋狗。

校内的空气,自然也并不平静。在自修室,在寝室,议论纷纭,为一般学生所不满的,当然是那只洋狗。

"来它一下罢!"

"吃吃狗肉看!"

"顶好先敲他一顿!"

像这样的各种密议与策略,虽则很多,可是终于也没有一个敢首先发难的人。满腔的怨愤,既找不着一条出路,不得已就只好在作文的时候,发些纸上的牢骚。于是各班的文课,不管出的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5年4月20日《人间世》第26期。

是什么题目，总是横一个呜呼，竖一个呜呼地悲啼满纸，有几位同学的卷子，从头至尾统共还不满五六百字，而呜呼却要写着一二百个。那位改国文的老先生，后来也没法想了，就出了一个禁令，禁止学生，以后不准再读再做那些呜呼派的文章。

那时候这一种"呜呼"的倾向，这一种不平，怨愤，与被压迫的悲啼，以及人心跃跃山雨欲来的空气，实在还不只是一个教会学校里的舆情；学校以外的各层社会，也像是在大浪里的楼船，从脚到顶，都在颤摇波动着的样子。

愚昧的朝廷，受了西宫毒妇的阴谋暗算，一面虽想变法自新，一面又不得不利用了符咒刀枪，把红毛碧眼的鬼子，尽行杀戮。英法各国屡次的进攻，广东津沽再三的失陷，自然要使受难者的百姓起来争夺政权。洪杨的起义，两湖山东捻子的运动，回民苗族的独立等等，都在暗示着专制政府满清的命运，孤城落日，总崩溃是必不能避免的下场。

催促被压迫至二百余年之久的汉族结束奋起的，是徐锡麟，熊成基诸先烈的牺牲勇猛的行为；北京的几次对满清大员的暗杀事件，又是当时热血沸腾的一般青年们所受到的最大激刺。而当这前后，此绝彼起地在上海发行的几家报纸，像《民吁》、《民立》之类，更是直接灌输种族思想，提倡革命行动的有力的号吹。到了宣统二年的秋冬（一九一〇年庚戌），政府虽则在忙着召开资政院，组织内阁，赶制宪法，冀图挽回颓势，欺骗百姓，但四海汹汹，革命的气运，早就成了矢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局面了。

是在这一年的年假放学之前，我对当时的学校教育，实在是真的感到了绝望，于是自己就定下了一个计划，打算回家去做从心所欲的自修工夫。第一，外界社会的声气，不可不通，我所以想去定一份上海发行的日报。第二，家里所藏的四部旧籍，虽则

不多,但也尽够我的两三年的翻读,中学的根底,当然是不会退步的。第三,英文也已经把第三册文法读完了,若能刻苦用工,则比在这种教会学校里受奴隶教育,心里又气,进步又慢的半死状态,总要痛快一点。自己私私决定了这大胆的计划以后,在放年假的前几天,也着实去添买了些预备带回去作自修用的书籍。等年假考一考完,于一天冬晴的午后,向西跟着挑行李的脚夫,走出候潮门上江干去坐夜航船回故乡去的那一刻的心境,我到现在还不能忘记。

“牢狱变相的你这座教会学校啊! 以后你对我还更能加以压迫么?”

“我们将比比试试,看将来还是你的成绩好,还是我的成绩好?”

“被解放了! 以后便是凭我自己去努力,自己去奋斗的远大的前程!”

这一种喜悦,这一种充满着希望的喜悦,比我初次上杭州来考中学时所感到的,还要紧张,还要肯定。

在故乡索居独学的生活开始了,亲戚友属的非难讪笑,自然也时时使我的决心动摇,希望毁灭;但我也已经有十六岁的年纪了,受到了外界的不了解我的讥讪之后,当然也要起一种反拨的心理作用。人家若明显地问我“为什么不进学堂去读书?”不管他是好意还是恶意,我总以“家里再没有钱供给我去浪费了”的一句话回报他们。有几个满怀着十分的好意,劝告我“在家里闲住着终不是青年的出路”的时候,我总以“现在正在预备,打算下年就去考大学”的一句衷心话来作答。而实际上这将近两年的独居苦学,对我的一生,却是收获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预备时代。

每日侵晨,起床之后,我总面也不洗,就先读一个钟头的外国文。早餐吃过,直到中午为止,是读中国书的时间,一部《资治通鉴》和两部《唐宋诗文醇》,就是我当时的课本。下午看一点科学书后,大抵总要出去散一回步。节季已渐渐地进入到了春天,是一九一一宣统辛亥年的春天了,富春江的两岸,和往年一样地绿遍了青青的芳草,长满了袅袅的垂杨。梅花落后,接着就是桃李的乱开;我若不沿着江边,走上城东鹳山上的春江第一楼去坐看江总或上北门外的野田间去闲步,或出西门向近郊的农村去游行。

附廓的农民的贫穷与无智,经我几次和他们接谈及观察的结果,使我有好几晚不能够安睡。譬如一家有五六口人口,而又有着十亩田的己产,以及一间小小的茅屋的自作农罢,在近郊的农民中间,已经算是很富有的中上人家了。从四五月起,他们先要种秧田,这二分或三分的秧田大抵是要向人家去租来的,因为不是水旱无伤的上田,秧就不能种活。租秧田的费用,多则三五元,少到一二元,却不能再少了。五六月在烈日之下分秧种稻,即使全家出马,也还有赶不成同时插种的危险;因为水的关系,气候的关系,农民的时间,却也同交易所里的闲食者们一样,是一刻也差错不得的。即使不雇工人,和人家交换做工,而把全部稻田种下之后,三次的耘植与用肥的费用,起码也要合二三元钱一亩的盘算。倘使天时凑巧,最上的丰年,平均一亩,也只能收到四五石的净谷;而从这四五石谷里,除去完粮纳税的钱,除去用肥料租秧田及间或雇用忙工的钱后,省下来还够得一家五口的一年之食么?不得已自然只好另外想法,譬如把稻草拿来做草纸,利用田的闲时来种麦种菜种豆类等等,但除稻以外的副作

物的报酬,终竟是有限得很的。

耕地报酬渐减的铁则,丰年谷贱伤农的事实,农民们自然那里会有这样的知识;可怜的是他们不但不晓得去改良农种,开辟荒地,一年之中,岁时伏腊,还要把他们汗血钱的大部,去花在求神佞佛,与满足许多可笑的虚荣的高头。

所以在二十几年前头,即使大地主和军阀的掠夺,还没有像现在那么的厉害,中国农村是实在早已濒于破产的绝境了,更哪里还经得起廿年的内乱,廿年的外患,与廿年的剥削呢?

从这一种乡村视察的闲步回来,在书桌上躺着候我开拆的,就是每日由上海寄来的日报。忽而英国兵侵入云南占领片马了,忽而东三省疫病流行了,忽而广州的将军被刺了;凡见到的消息,又都是无能的政府,因专制昏庸,而酿成的惨剧。

黄花冈七十二烈士的义举失败,接着就是四川省铁路风潮的勃发,在我们那一个一向是沉静得同古井似的小县城里,也显然的起了动摇。市面上敲着铜锣,卖朝报的小贩,日日从省城里到来。脸上画着八字胡须,身上穿着披开的洋服,有点像外国人似的革命党员的画像,印在薄薄的有光洋纸之上,满贴在茶坊酒肆的壁间,几个日日在茶酒馆中过日子的老人,也降低了喉咙,皱紧了眉头,低低切切,很严重地谈论到了国事。

这一年的夏天,在我们的县里西北乡,并且还出了一次青红帮造反的事情。省里派了一位旗籍都统,带了兵马来杀了几个客籍农民之后,城里的街谈巷议,更是颠倒错乱了;不知从那一处地方传来的消息,说是每夜四更左右,江上东南面的天空,还出现了一颗光芒拖得很长的扫帚星。我和祖母母亲,发着抖,赶着四更起来,披衣上江边去看了好几夜,可是扫帚星却终于没有看见。

到了阴历的七八月，四川的铁路风潮闹得更凶，那一种谣传，更来得神秘奇异了，我们的家里，当然也起了一个波澜，原因是因为祖母母亲想起了在外面供职的我那两位哥哥。

几封催他们回来的急信发后，还盼不到他们的复信的到来，八月十八(阳历十月九日)的晚上，汉口俄租界里炸弹就爆发了。从此急转直下，武昌革命军的义旗一举，不消旬日，这消息竟同晴天的霹雳一样，马上就震动了全国。

报纸上二号大字的某处独立，拥某人为都督等标题，一日总有几起；城里的谣言，更是青黄杂出，有的说"杭州在杀没有辫子的和尚"，有的说"抚台已经逃了"，弄得一般居民，乡下人逃上了城里，城里人逃往了乡间。

我也日日的紧张着，日日的渴等着报来；有几次在秋寒的夜半，一听见喇叭的声音，便发着抖穿起衣裳，上后门口去探听消息，看是不是革命党到了。而沿江一带的兵船，也每天看见驶过，洋货铺里的五色布匹，无形中销售出了大半。终于有一天阴寒的下午，从杭州有几只张着白旗的船到了，江边上岸来了几十个穿灰色制服，荷枪带弹的兵士。县城里的知县，已于先一日逃走了，报纸上也报着前两日，上海已为民军所占领。商会的巨头，绅士中的几个有声望的，以及残留着在城里的一位贰尹，联合起来出了一张告示，开了一次欢迎那几十位穿灰色制服的兵士的会，家家户户便挂上了五色的国旗；杭城光复，我们的这个直接附属在杭州府下的小县城，总算也不遭兵燹，而平平稳稳地脱离了满清的压制。

平时老喜欢读悲歌慷慨的文章，自己捏起笔来，也老是痛哭淋漓，呜呼满纸的我这一个热血青年，在书斋里只想去冲锋陷阵，参加战斗，为众舍身，为国效力的我这一个革命志士，际遇着

了这样的机会,却也终于没有一点作为,也呆立在大风圈外,捏紧了空拳头,滴了几滴悲壮的旁观者的哑泪而已。

海　上[①]

——自传之八

大暴风雨过后，小波涛的一起一伏，自然要继续些时。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满清的末代皇帝宣统下了退位之诏，中国的种族革命，总算告了一个段落。百姓剪去了辫发，皇帝改作了总统。天下骚然，政府惶惑，官制组织，尽行换上了招牌，新兴权贵，也都改穿了洋服。为改订司法制度之故，民国二年(一九一三)的秋天，我那位在北京供职的哥哥，就拜了被派赴日本考察之命，于是我的将来的修学行程，也自然而然的附带着决定了。

眼看着革命过后，余波到了小县城里所惹起的是是非非，一半也抱了希望，一半却拥着怀疑，在家里的小楼上闷过了两个夏天，到了这一年的秋季，实在再也忍耐不住了，即使没有我的那位哥哥的带我出去，恐怕也得自己上道，到外边来寻找出路。

几阵秋雨一落，残暑退尽了，在一天晴空浩荡的九月下旬的早晨，我只带了几册线装的旧籍，穿了一身半新的夹服，跟着我那位哥哥离开了乡井。

上海街路树的洋梧桐叶，已略现了黄苍，在日暮的街头，那些租界上的熙攘的居民，似乎也森岑地感到了秋意，我一个人呆立在一品香朝西的露台栏里，才第一次受到了大都会之夜的威胁。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35 年 7 月 5 日《人间世》第 31 期。

远近的灯火楼台，街下的马龙车水，上海原说是不夜之城，销金之窟，然而国家呢？社会呢？像这样的昏天黑地般过生活，难道是人生的目的么？金钱的争夺，犯罪的公行，精神的浪费，肉欲的横流，天虽则不会掉下来，地虽则也不会陷落去，可是像这样的过去，是可以的么？在仅仅阅世十七年多一点的当时我那幼稚的脑里，对于帝国主义的险毒，物质文明的糜烂，世界现状的危机，与夫国计民生的大略等明确的观念，原是什么也没有，不过无论如何，我想社会的归宿，做人的正道，总还不在这里。

正在对了这魔都的夜景，感到不安与疑惑的中间，背后房里的几位哥哥的朋友，却谈到了天蟾舞台的迷人的戏剧；晚餐吃后，有人做东道主请去看戏，我自然也做了花楼包厢里的观众的一人。

这时候梅博士还没有出名，而社会人士的绝望胡行，色情倒错，也没有像现在那么的彻底，所以全国上下，只有上海的一角，在那里为男扮女装的旦角而颠倒；那一晚天蟾舞台的压台名剧，是贾璧云的全本《棒打薄情郎》，是这一位色艺双绝的小旦的拿手风头戏；我们于九点多钟，到戏院的时候，楼上楼下观众已经是满坑满谷，实实在在的到了更无立锥之地的样子了。四围的珠玑粉黛，鬓影衣香，几乎把我这一个初到上海的乡下青年，窒塞到回不过气来；我感到了眩惑，感到了昏迷。

最后的一出贾璧云的名剧上台的时候，舞台灯光加了一层光亮，台下的观众也起了动摇。而从脚灯里照出来的这一位旦角的身材，容貌，举止与服装，也的确是美，的确足以挑动台下男女的柔情。在几个钟头之前，那样的对上海的颓废空气，感到不满的我这不自觉的精神主义者，到此也有点固持不住了。这一

夜回到旅馆之后，精神兴奋，直到了早晨的三点，方才睡去，并且在熟睡的中间，也曾做了色情的迷梦。性的启发，灵肉的交哄，在这次上海的几日短短逗留之中，早已在我心里，起了发酵的作用。

为购买船票杂物等件，忙了几日；更为了应酬来往，也着实费去了许多精力与时间，终于在一天侵早，我们同去者三四人坐了马车向杨树浦的汇山码头出发了，这时候马路上还没有行人，太阳也只出来了一线。自从这一次的离去祖国以后，海外飘泊，前后约莫有十余年的光景，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在精神上，还觉得是一个无祖国无故乡的游民。

太阳升高了，船慢慢地驶出了黄浦，冲入了大海；故国的陆地，缩成了线，缩成了点，终于被地平的空虚吞没了下去；但是奇怪得很，我鹄立在船舱的后部，西望着祖国的天空，却一点儿离乡去国的悲感都没有。比到三四年前，初去杭州时的那种伤感的情怀，这一回仿佛是在回国的途中。大约因为生活沉闷，两年来的蛰伏，已经把我的恋乡之情，完全割断了。

海上的生活开始了，我终日立在船楼上，饱吸了几天天空海阔的自由的空气。傍晚的时候，曾看了伟大的海中的落日；夜半醒来，又上甲板去看了天幕上的秋星。船出黄海，驶入了明蓝到底的日本海的时候，我又深深地深深地感受到了海天一碧，与白鸥水鸟为伴时的被解放的情趣。我的喜欢大海，喜欢登高以望远，喜欢遗世而独处，怀恋大自然而嫌人的倾向，虽则一半也由于天性，但是正当青春的盛日，在四面是海的这日本孤岛上过去的几年生活，大约总也发生了不可磨灭的绝大的影响无疑。

船到了长崎港口，在小岛纵横，山青水碧的日本西部这通商海岸，我才初次见到了日本的文化，日本的习俗与民风。后来读

到了法国罗底的记载这海港的美文,更令我对这位海洋作家,起了十二分的敬意。嗣后每次回国经过长崎心里总要跳跃半天,仿佛是遇见了初恋的情人,或重翻到了几十年前写过的情书。长崎现在虽则已经衰落了,但在我的回忆里,它却总保有着那种活泼天真,像处女似地清丽的印象。

半天停泊,船又起锚了,当天晚上,就走到了四周如画,明媚到了无以复加的濑户内海。日本艺术的清淡多趣,日本民族的刻苦耐劳,就是从这一路上的风景,以及四周海上的果园垦植地看来,也大致可以明白。蓬莱仙岛,所指的不知是否就在这一块地方,可是你若从中国东游,一过濑户内海,看看两岸的山光水色,与夫岸上的渔户农村,即使你不是秦朝的徐福,总也要生出神仙窟宅的幻想来,何况我在当时,正值多情多感,中国岁是十八岁的青春期哩!

由神户到大坂,去京都,去名古屋,一路上且玩且行,到东京小石川区一处高台上租屋住下,已经是十月将终,寒风有点儿可怕起来了。改变了环境,改变了生活起居的方式,言语不通,经济行动,又受了监督没有自由,我到东京住下的两三个月里,觉得是入了一所没有枷锁的牢狱,静静儿的回想起来,方才感到了离家去国之悲,发生了不可遏止的怀乡之病。

在这郁闷的当中,左思右想,唯一的出路,是在日本语的早日的谙熟,与自己独立的经济的来源。多谢我们国家文化的落后,日本与中国,曾有国立五校,开放收受中国留学生的约定。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只教能考上这五校的入学试验,以后一直到毕业为止,每月的衣食零用,就有官费可以领得;我于绝望之余,就于这一年的十一月,入了学日本文的夜校,与补习中学功课的正则预备班。

早晨五点钟起床，先到附近的一所神社的草地里去高声朗诵着“上野的樱花已经开了”，“我有着许多的朋友”等日文初步的课文，一到八点，就嚼着面包，步行三里多路，走到神田的正则学校去补课。以二角大洋的日用，在牛奶店里吃过午餐与夜饭，晚上就是三个钟头的日本文的夜课。

天气一日一日的冷起来了，这中间自然也少不了北风的雨雪。因为日日步行的终果，皮鞋前开了口，后穿了孔。一套在上海做的夹呢学生装，穿在身上，仍同裸着的一样；幸亏有了几年前一位在日本曾入过陆军士官学校的同乡，送给了我一件陆军的制服，总算在晴日当作了外套，雨日当作了雨衣，御了一个冬天的寒。这半年中的苦学，我在身体上，虽则种下了致命的呼吸器的病根，但在智识上，却比在中国所受的十余年的教育，还有一程的进境。

第二年的夏季招考期近了，我为决定要考入官费的五校去起见，更对我的功课与日语，加紧了速力。本来是每晚于十一点就寝的习惯，到了三月以后，也一天天的改过了；有时候与教科书本茕茕相对，竟会到了附近的炮兵工厂的汽笛，早晨放五点钟的夜工时，还没有入睡。

必死的努力，总算得到了相当的酬报，这一年的夏季，我居然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里占取了一席。到了秋季始业的时候，哥哥因为一年的考察期将满，准备回国来覆命，我也从他们的家里，迁到了学校附近的宿店。于八月底边，送他们上了归国的火车，领到了第一次的自己的官费，我就和家庭，和戚属，永久地断绝了连络。从此野马缰弛，风筝线断，一生中潦倒飘浮，变成了一只没有舵楫的孤舟，计算起时日来，大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差不多是在同一的时候。

雪　　夜[①]

——自传之一章

日本的文化，虽则缺乏独创性，但她的模仿，却是富有创造的意义的；礼教仿中国，政治法律军事以及教育等设施法德国，生产事业泛效欧美，而以她固有的那种轻生爱国，耐劳持久的国民性做了中心的支柱。根底虽则不深，可枝叶却张得极茂，发明发见等创举虽则绝无，而进步却来得很快。我在那里留学的时候，明治的一代，已经完成了它的维新的工作；老树上接上了青枝，旧囊装入了新酒，浑成圆熟，差不多丝毫的破绽都看不出来了；新兴国家的气象，原属雄伟，新兴国民的举止，原也豁荡，但对于奄奄一息的我们这东方古国的居留民，尤其是暴露己国文化落伍的中国留学生，却终于是一种绝大的威胁。说侮辱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对，不过咎由自取，还是说得含蓄一点叫作威胁的好。

只在小安逸里醉生梦死，小圈子里夺利争权的黄帝之子孙，若要教他领悟一下国家的观念的，最好是叫他到中国领土以外的无论那一国去住上两三年。印度民族的晓得反英，高丽民族的晓得抗日，就因为他们的祖国，都变成了外国的缘故。有智识的中上流日本国民，对中国留学生，原也在十分的笼络；但笑里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6年2月16日《宇宙风》第11期。

藏刀,深感着“不及错觉”的我们这些神经过敏的青年,胸怀那里能够坦白到像现在当局的那些政治家一样;至于无智识的中下流——这一流当然是国民中的最大多数——大和民种,则老实不客气,在态度上言语上举动上处处都直叫出来在说:“你们这些劣等民族,亡国贱种,到我们这管理你们的大日本帝国来做什么!”简直是最有成绩的对于中国人使了解国家观念的高等教师了。

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而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是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

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爱的;她们历代所受的,自从开国到如今,都是顺从男子的教育。并且因为向来人口不繁,衣饰起居简陋的结果,一般女子对于守身的观念,也没有像我们中国那么的固执。又加以缠足深居等习惯毫无,操劳工作,出入里巷,行动都和男子无差;所以身体大抵总长得肥硕完美,决没有临风弱柳,瘦似黄花等的病貌。更兼岛上火山矿泉独多,水分富含异质,因而关东西靠山一带的女人,皮色滑腻通明,细白得像似磁体;至如东北内地雪国里的娇娘,就是在日本也有雪美人的名称,她们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说了。所以谙熟了日本的言语风习,谋得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揖别了血族相连的亲戚弟兄,独自一个在东京住定以后,于旅舍寒灯的底下,或街头漫步的时候,最恼乱我的心灵的,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

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早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当时的名女优像衣川孔雀，森川律子辈的妖艳的照相，化装之前的半裸体的照相，妇女画报上的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姬妾的艳闻等等，凡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在这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伊孛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竟如潮水似地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

当时的东京，除了几个著名的大公园，以及浅草附近的娱乐场外，在市内小石川区的有一座植物园，在市外武藏野的有一个井之头公园，是比较高尚清幽的园游胜地；在那里有的是四时不断的花草，青葱欲滴的列树，涓涓不息的清流，和讨人欢喜的驯兽与珍禽。你若于风和日暖的春初，或天高气爽的秋晚，去闲行独步，总能遇到些年龄相并的良家少女，在那里采花，唱曲，涉水，登高。你若和她们去攀谈，她们总一例地来酬应；大家谈着，笑着，草地上躺着，吃吃带来的糖果之类，像在梦里，也像在醉后，不知不觉，一日的光阴，会箭也似的飞度过去。而当这样的一度会合之后，有时或竟在会合的当中，从欢乐的绝顶，你每会立时掉入到绝望的深渊底里去。这些无邪的少女，这些绝对服从男子的丽质，她们原都是受过父兄的熏陶的，一听到了弱国的支那两字，那里还能够维持她们的常态，保留她们的人对人的好感呢？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

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

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预科里住满了一年,像上面所说过的那种强烈的刺激,不知受尽了多少次,我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乙卯)的秋天,离开东京,上日本西部的那个商业都会名古屋去进第八高等学校的时候,心里真充满了无限的悲凉与无限的咒诅;对于两三年前曾经抱了热望,高高兴兴地投入到她怀里去的这异国的首都,真想第二次不再来见她的面。

名古屋的高等学校,在离开街市中心有两三里地远的东乡区域。到了这一区中国留学生比较得少的乡下地方,所受的日本国民的轻视虐待,虽则减少了些,但因为二十岁的青春,正在我的体内发育伸张,所以性的苦闷,也昂进到了不可抑止的地步。是在这一年的寒假考考了之后,关西的一带,接连下了两天大雪。我一个人住在被厚雪封锁住的乡间,觉得怎么也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天雪片还在飞舞着的午后,踏上了东海道线开往东京去的客车。在孤冷的客车里喝了几瓶热酒,看看四面并没有认识我的面目的旅人,胆子忽而放大了,于到了夜半停车的一个小驿的时候,我竟同被恶魔缠附着的人一样,飘飘然跳下了车厢。日本的妓馆,本来是到处都有的,但一则因为怕被熟人的看见,再则虑有病毒的纠缠,所以我一直到这时候为止,终于只在想象里冒险,不敢轻易的上场去试一试过。这时候可不同了,人地既极生疏,时间又到了夜半;几阵寒风和一天雪片,把我那已经喝了几瓶酒后的热血,更激高了许多度数。踏出车站,跳上人力车座,我把围巾向脸上一包,就放大了喉咙叫车夫直拉我到妓廓的高楼上去。

受了龟儿鸨母的一阵欢迎,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卖妇,这一晚坐到深更,于狂歌大饮之余,我竟把我的童贞破了。

第二天中午醒来,在锦被里伸手触着了那一个温软的肉体,更模糊想起了前一晚的痴乱的狂态,我正如在大热的伏天,当头被泼上了一身冰水。那个无智的少女,还是袒露着全身,朝天酣睡在那里;窗外面的大雪晴了,阳光返射的结果,照得那一间八席大的房间,分外的晶明爽朗。我看看玻璃窗外的半角晴天,看看枕头边上那些散乱着的粉红樱纸,竟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两条眼泪。

“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心里一阵悔恨,眼睛里就更是一阵热泪;披上了妓馆里的缊袍,斜靠起了上半身的身体,这样的悔着呆着,一边也不断的暗泣着,我真不知坐尽了多少的时间;直到那位女郎醒来,陪我去洗了澡回来,又喝了几杯热酒之后,方才回复了平时的心状。三个钟头之后,皱着长眉,靠着车窗,在向御殿场一带的高原雪地里行车的时候,我的脑里已经起了一种从前所绝不曾有过的波浪,似乎在昨天的短短一夜之中,有谁来把我全身的骨肉都完全换了。

“沉索性沉到底罢!不入地狱,那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

这就是我当时混乱的一团思想的翻译。

一九三六年一月末日

日　记

劳生日记[1]

（1926年11月3日——30日）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

自从五月底边起，一直到现在，因为往返于北京广州之间，行踪没有定着的时候，所以日记好久不记了。记得六月初由广州动身返京，于旧历端午节到上海，在上海住了两夜，做了一篇全集的序文，因为接到了龙儿的病电，便匆匆换船北上。到天津是阴历五月初十的午前，赶到北京，龙儿已经埋葬了四天多了。暑假中的三个月，完全沉浸在悲哀里。阴历的八月半后迁了居，十数天后出京南下，在上海耽延了两星期之久，其间编了一期第五期的《创造》月刊，做了一篇《一个人在途上》的杂文，仓皇赶到广州，学校里又起了风潮，我的几文薄俸，又被那些政客们抢去了。

在文科学院闷住了十余天，昨日始搬来天官里法科学院居住，把上半年寄存在学校里的书箱打开来一看，天呀天，你何以播弄得我如此的厉害，竟把我这贫文士的最宝贵的财产，糟塌尽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7年7月15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7期。

了。啊啊！儿子死了，女人病了，薪金被人家抢了，最后连我顶爱的这几箱书都不能保存，我真不晓得这世上真的有没有天理的，我真不知道做人的余味，还存在哪里？我想哭，我想咒诅，我想杀人。

今天是礼拜三，到广州是前前礼拜的星期五，脚踏广州地后，又是十二三天了，我这一回真悔来此，真悔来这一个百越文身的蛮地。

天气晴朗，好个秋天的风色，可惜我日暮途穷，不能细玩岭表的秋景，愧煞恨煞。

搬来此地，本也为穷愁所逼，想著译一点新书，弄几个钱寄回家去，想不到远遁到此，还依旧有俗人来袭，托我修书作荐，唉唉，我是何人？我哪有这样的权力？真教人气死，真教人愤死！

今天是旧历的九月廿八：离北京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晚上读谷崎润一郎氏小说《痴人之爱》。

四日，星期四，旧历九月廿九。

午前在床上，感觉得凉冷，醒后在被窝里看了半天《痴人之爱》。早餐后做《迷羊》，写到午后，写了三千字的光景。头写晕了，就出去上茶楼饮茶。一出屋外，看看碧落，真觉得秋天的可爱。三点多钟去中山大学会计课，领到了一月薪水。回来作信，打算明早就去汇一百六十块钱至北京。

晚上上东山去，《迷羊》作成后，想写一篇《喀拉衣儿和他的批评态度》寄给《东方杂志》，去卖几个钱。作上海郑心南的信。

五日，今天是旧历的十月初一，星期五。

昨晚上因为领到了一月薪水，心里很是不安，怕汇到了北

京,又要使荃君失望,说:“只有这一点钱。”实在我所受的社会的报酬,也太微薄了。上床之后,看了半天书,一直到十二点钟才睡着,所以今天一早醒来,觉得有点头痛。天气很晴爽,出去出恭的时候,太阳刚从东方小屋顶上起来,一阵北风,吹得我打了两个冷痉。

九点钟的时候,去邮局汇钱,顺便在清一色吃了饭。十二点前后去教会书馆看书,遇见了一位岭南大学的学生。同他向海珠公园,先施天台逛了两个钟头。回来想睡一觉午睡,但又睡不着。

午后三点去学校出版部看了报,四点钟到家吃晚饭。

晚餐后出去散了一次步,想往西关大新公司去看坤戏,因为搭车不舒服,就不去了。回来写了两张小说,《迷羊》的第一回已经写完,积有五千多字了。作寄上海出版部的信,要他们为我去买两本外国书寄来。

六日,星期六,旧历十月初二日。

午前起床后,见天日晴和,忽想到郊外去散步,小说又做不下去了。到学校办事处去看了报,更从学校坐车到了西堤,在大新公司楼上,看了半天女伶的京戏,大可以助我书中的描写。晚上和同事们去饮茶,到十点钟才回来。

七日,日曜,晴爽。

午前起来,觉得奔投无路。走到天日的底下,搔首问天,亦无法想。昨晚上接到了一位同乡来告贷的苦信,义不容辞,便亲自送了十块钱去。顺便去访石君蘅青,谈到中午十二点,至创造社分部,遇见了仿吾诸人。在茶楼饮后,同访湖南刘某,打了四

圈牌，吃了夜饭，才回寓来。

八日，月曜，晴。

天气很好，而精神不快，一天没有做什么事情。《迷羊》只写了两页，千字而已。午前把 Turgenieff's *Clara Militch*[①] 读了，不甚佳。我从前想做《人妖》，后来没有做完，就被《晨报》馆拿去了，若做出来，恐怕要比杜葛纳夫[②] 的这篇好些。午后睡了一个多钟头，是到广东后第一次的午睡。

午后在家看 A. Wilbrandt 的小说 *Der Saenger*[③]，看了三十余页，亦感不出他的好处来，不过无论如何，比中国现代的一般无识无知的自命为作家做的东西，当然要强百倍。晚饭后，无聊之极，上大街去跑了半天。洗了一回澡，明天起，要紧张些才好，近两三年来，实在太颓丧了，可怜可惜。

九日，火曜，旧历十月初五日。

今晨学校内有考试，午前九时，出去监考。吃中饭的时候，和戴季陶氏谈了些关于出版部的事情，想于一礼拜内，弄一个编辑部的组织法出来。

午后无事忙，在太阳底下走得热得很，想找仿吾又找不见，所以上西关大新公司屋顶去玩了半天。晚上在聚丰园饮酒，和仿吾他们，谈到夜半才回来。今天上东山去，知沫若的小女病了，曾去博爱病院看了一次病。

---

① 英文，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克拉拉·密里奇》。

② 即屠格涅夫。

③ 英文，A·维尔伯朗特的小说《播种者》。

十日，水曜，晴朗，不过太热，似五月天气。

午前去监考，一直到午后四点钟。到创造社分部去坐了一忽。回来吃晚饭，喝了一瓶啤酒，晚上入浴，好像伤了风，作北京的家信。

十一日，木曜，晴，热，旧历十月初七日。

早晨又头痛不可耐，勉强去学校看试卷，看到午后二时才回来。一种孤冷的情怀，笼罩着我，很想脱离这个污浊吐不出气来的广州。在街上闲步，看见了一对从前我认识的新结婚的夫妇。啊啊！以后我不知道自家更有没有什么作为了，我很想振作。

晚上月亮很好，可惜人太倦了，不能出去逛。看我在过去一礼拜内所做的文字，觉得很不满意，然而无论如何，我总要写它(《迷羊》)完来。

仿吾、独清两人，为《洪水》续出，时来逼我的稿子，我因为胆小，有许多牢骚不敢发。可怜我也老了，胆量缩小了。

明天中午，有人邀我去吃饭，我打算于明日起，再来努力，再来继续我两三年前奋斗的精神。

喝了一杯酒，又与同乡的某某辈谈了半天废话。今天是倦了，倦极了。打算从明天起，再发愤用功。

十二日，金曜，晴，旧历十月初八日。

我自离家之后，已有一个半月，这七八天内，没有接到北京的来信，心里很是不快。

今朝是中山先生的诞期，一班无聊的政客恶棍，又在讲演，开纪念会，我终于和他们不能合作，我觉得政府终于应该消灭的。

午前读普须金的小说 *Die Pique Dame*① 一篇。虽则像一短篇，然而它的地位很重要。德文译者说，这一篇东西，在俄国实开写实派、心理派之先路。男主人公之 *Hermann*② 象征德国影响，为 Dostoie*ff*sk*y* 之小说《罪与罚》之主人公 Rodion Ras*k*olni*k*o*w*③ 之模型，或者也许不错，*Pushkin* 的撰此小说，在一八三四年。

中午去东山吴某处午膳，膳后同他去访徐小姐，伊新结婚，和她的男人不大和睦。陪她和他们玩了半天，在南园吃晚饭，回来后，已经十一点多了。

晚上睡不着，看日本小说《望乡》。

十三日，土曜，晴（十月初九）。

今天一早就醒了，作了一封北京的家信。赴学校监考，一直到下午四点半止。就和仿吾到分部去坐了一忽。

洗澡，在陆园饮茶当夜膳。今天课堂上，遇见了薛姑娘，她只一笑，可怜害了她答案都没有做完。

十四日，日曜，雨（十月初十日），凉冷。

到广州后，今天总算第一次下雨，天气也凉起来了，颇有些秋意。昨晚接到杨振声一信，说《现代评论》二周年纪念册上，非要我做一篇文章不可，我想为他们写一点去。

午前上东山去，见了一位姓麦的女孩，系中山大学的文预科

① 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即下文中的 Pushkin）的小说《凶女人》。

② 赫尔曼。

③ 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

学生,木天正在用死力和她接近。

打牌打到晚上,在大雨之下,在昏暗的道上,我一个人走回家来。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多了,灯下对镜,一种落魄的样子,自家看了,也有点怜惜。就取出《水云楼词》来读了几阕:

> 黄叶人家,芦花天气,到门秋水成湖。携尊船过,帆小入菰蒲。谁识天涯倦客,野桥外,寒雀惊呼。还惆怅,霜前瘦影,人似柳萧疏。　　愁予。空自把乡心寄雁,泛宅依凫,任相逢一笑,不是吾庐。漫托鱼波万顷,便秋风难问莼鲈。空江上,沉沉戍鼓,落日大旗孤。

十五日,月曜,今天又雨,天奇冷。旧历十月十一日也。

午前起来,换上棉衣,又想起了儿时故乡的寒宵景状,在脑里萦回了好久,唉,我是有家归未得!

午前本要去看试卷的,但一则因为天雨,二则因为头痛人倦,所以不去。在雨天之下,往长街上走了一转,身上的棉衣,尽被雨淋湿了。在学校的宿舍里,遇见伯奇,他告诉我说:"白薇来广州了";他的意思,是教我去和她接近接近,可以发生一点新的情趣,但是我又哪里有这一种闲情呢?老了,太老了,我的心里,竟比中国的六十余岁的老人,还要干枯落寞。午后在家里睡觉,读小说《望乡》。

十六日,阴雨,火曜,旧历十月十二日也。

午前在家中不出,读小说《望乡》。午后赴分部晤仿吾,因即至酒馆饮酒,在席上见了白薇女士。她瘦得很,说话的时候,带着鼻音,憔悴的样子,写在她的身上脸上。在公园的黄昏细雨里,和她及独清、仿吾走了半天,就上西关的大新天台去看戏,到

半夜才回来。

十七日,阴晴,水曜。旧历十月十三日也。

昨天发了三封信,一封给武昌张资平,一封给天津“玄背”社,一封给上海徐葆炎。盼北京的信不来,心里颇为焦急。早晨到学校去看报,想把中山大学内的编辑委员会组织案来考虑一下,终于没有写成功。

仿吾要我去上海,专办出版部的事情,我心里还没有决定,大约总须先向学校方面交涉款子,要他们付清我的欠薪之后,才能决定。接上海蒋光赤来信,他也是和仿吾一个意见,要我在上海专编《创造》,作文学生涯,然而我心里却很怕,怕又要弄得精穷。

午后和戴季陶氏谈出版部事,他有意要我办一种小丛书。我本想辞职,他一定不肯让我辞。领了八九两月份的残余薪水,合计起来,只有一百余元而已。

十八日,木曜(十月十四),晴了。

早晨就跑到西关邮政局去汇了一百块钱给北京的荃君。午前就在市上跑来跑去跑了半天。

午后遇见王独清、穆木天,吃了酒。当夕阳下山的时候,登粤秀山的残垒,看了四野的风光。晚上月亮很大,和木天、白薇去游河,又在陆园饮茶,胸中不快,真闷死人了。

十九日,金曜(旧历十月十五日),晴。

早晨起来,就觉得头昏,好像是没有睡足似的,大约是几日来荒唐的结果吧。写了一封给北京女人的信,去西关清一色吃

了午饭,午后就在创造社分部楼上遇见了独清。他要我和白薇上东山去,我因为中山大学开会的原因,没有答应他,和他们在马路上分别了。

学校开会,一直开到了午后六时,坐车到东山,他们都已经不在了,一个人在东山酒楼吃了夜饭,就回来睡觉。今天接到了五六封信。

二十日,土曜,晴(十月十六)。

午前起来,头还是昏昏然不清醒,作了两封信寄北京。一封写给荃君,一封系给皮皓白,慰他的失明之痛的。

十点钟前后去夷乘那里,和他一道去亚洲旅馆看有壬,托他买三十元钱的燕窝,带回北京去。请他们两个在六榕寺吃饭,一直到午后三时才回来。

洗了一个澡,换了一身衣服,打算从今天起,再振作一番,过去的一个礼拜,实在太颓废,太不成话了。

晚上同白薇上刘家去,见了一位新结婚的 L 太太,说是军长 T 的女儿,相貌很好。同她们打了四圈牌,走回家来,天又潇潇地下起雨来了。

二十一日,日曜,阴晴(十月十七日)。

午前仿吾自黄埔来,要我上东山王独清那里去等他。等到十一点钟,他来了。大家谈了一些改组创造社内部的事情。创造社本来是我和资平、沫若、仿吾诸人惨淡经营的,现在被他们弄得声名狼藉了。大家会议的结果,决定由我去担当总务理事,在最短的时间内,去上海一次,算清存账,整理内部。我打算于二礼拜后,到上海去一趟。现代青年的不可靠,自私自利,实在

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真觉得中国是不可救药了。

午后在夷乘的岳家吃饭打牌，三点多钟，送仿吾进了病院，又到沙面外国地去走了一阵。我到广州以后，沙面还没有去过，这一次是头一趟，听说有日本店前田洋行，代卖日本新闻杂志等物，今朝并没有看见，打算隔日再去。

现在我的思想，已经濒于一个危机了，此后若不自振作，恐怕要成一个时代的落伍者，我以后想在思想的方面，修养修养。年纪到了中年，身体也日就衰老，若再醉生梦死的过去一二年，则从前的努力，将等于零，老残之躯，恐归无用，振作的事情，当自戒酒戒烟，保养身体做起。

午前写了一封信给北京的荃君，告诉伊已有二十余元钱的燕窝，托唐有壬带上了。自搬到法科学院住后，已有二十天左右，发回去的家信，还没有复书，不晓得究竟亦已送达了没有。

今天见到了婀娜夫人，她忠告我许多事情，要我也和她男人一样，能够做一点事业，我听了心里感着异样的凄凉。

晚上头痛，大约是午后吃酒过度的缘故，十一时就寝，把日文小说《望乡》读完了。

二十二日，月曜，晴，旧历十月十八日。

晨甫起床，就有一个四川的青年来访，被他苦嬲不已，好容易把他送走，才同一位同乡，缓步至北门外去散步，就在北园吃了中饭。天上满是微云，时有青天透露，日光也遮留不住，斑斓照晒在树林间。在水亭上坐着吃茶，静得可人。引领西北望，则白云山之岩石，黄紫苍灰，无色不备，真是一个很闲适的早晨。

吃完了早午膳，从城墙缺处走回学校里来，身上的棉袍，已经觉得太热了。

赴学校看报后，就和木天等到沙面的日本人开的店里去定了十二月份明年正月份的两本《改造》杂志。在沙面的外国地界走了一圈，去榕树阴里，休息了好半天，才走回学校来。

三点钟时开了一个应付印刷工人的预备会，决定于本礼拜四下午二点和他们工人代表及工会代表会商条件，大约此事是容易解决的。

晚上在学校里吃饭，七点前后，到分部去坐了一忽，同仿吾去饮茶，十点前后，才回到法科的宿舍来。

做了一半中山大学小丛书的计划书，十二点上床就寝。

二十三日，火曜，晴(十月十九)。

早晨把小丛书的计划书弄妥，到学校里看了几份报。同一位广东学生在杏香吃饭，饭后又遇见了一位江苏的学生，和他在旧书店里走了几个钟头。买了一册 Edna Lyall 的小说 A Hardy Norseman(1889)[①]，读了几页，觉得描写的手腕，实在不高明。我从前已经读过这一个著者的一册小说 *Donovan*[②] 了，觉得现在的这一本她晚年的作品，还赶不上她的少作。按此小说家本名 Ada Ellen Bayley[③]，卒于一九〇三年，有 *Won by Waiting* (1879), *Donovan*(1882), *We Two* (1884), *Doreen* (1894), *Hope the Hermit* (1898)[④] 等小说，都不甚好，当是英国第三四流的女作家。

午后三四点钟，洗了澡，去会季陶，没有会到，就把计划书搁

① 英文，埃德娜·里奥的小说《勇敢的挪威人》。

② 英文，《唐纳瓦》。

③ 英文，埃达·爱伦·巴利。

④ 英文，这里提到五部小说，分别是《等待而取胜》、《唐纳尼》、《我们俩》、《多琳》、《期望当隐士》。

下,走了。

上第二医院去看仿吾,见他缚了脚,横躺在白色床里,坐了十几分钟,就出来至清一色吃夜饭,身上出了一阵大汗。

今天接了荃君的一封信,说初次寄的一百六十元,已接到了,作回信,教她好好的保养身体。

二十四日,水曜(十月二十),晴。

午前起床后,觉得天空海阔,应出外去翱翔。从法科学院后面的山上,沿了环城马路,一直的走上粤秀山的废墟去吊了半天的古。太阳晒得很烈,棉袄觉得穿不住了,便从一条小道,经过女师门前,走向公园旁的饭馆。

独酌独饮,吃了个痛快,可是又被几个认识的人捉住了,稍觉得头痛。午后在学校开会,遇见了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

晚上在大钟楼聚餐,因为多喝了几杯酒,觉得很头痛。今天一天,总算把不快活的事情经验尽了,朋友的事情,多言的失着,创造社的分裂,无良心的青年的凶谋。

二十五日,木曜(十月廿一日),晴。

午前又有数人来访,谈到十一点钟,我才出去。喝了一瓶啤酒,吃了一次很满足的中饭,午后上学校去和工人谈判。等了半个多钟头,印刷工人不来,就同黄女士上东山去玩了半天,回寓居,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

今天气力疏懈,无聊之至,想写信至北京,又不果。

二十六日,金曜(二十二日),晴。

午前九时半至学校看报,有 A. E. Housman's *Last Poems*[①]一册,已为水所浸烂,我拿往学校,教女打字员为我重打一本。这好乌斯曼的诗,实在清新可爱,有闲暇的时候,当介绍他一下。

中午与同乡数人,在妙奇奇吃饭,饮酒一斤,已有醉意,这两天精神衰颓,身体也不好,以后总要振作振作才好。

接到上海寄来 Eugene O'Neill's Dramatic Works (*The Moon of Caribbees & Other* 6 plays、Beyond the Horizon)[②] 二册,看了一篇,觉有可译的价值。

阅报知国民政府有派员至日本修好消息。我为国民政府危,我也为国民政府惜。

午后五时约学生数人在聚丰园吃饭。饭后到创造社分部,晤仿吾,决定于五日后启行,到上海去整理出版部的事情,广州是不来了,再也不来了。见了周某骂我的信,气得不了,就写了一封快信去北京,告诉家中,于五日后动身的事情。

二十七日,土曜(十月二十三日),晴,热。

今天天气只能穿单衫,早晨起,犹着棉袄,中午吃饭的时候,真热得不了。去沙面看书,《改造》十一月号还没有来,途中遇仿吾,就同他上清一色去吃午饭。席间谈创造社出版部的事情,真想得没有办法。人心不良,处处多是阴谋诡计,实在中国是没有希望了。这一批青年,这一批天良丧尽的青年,真不晓得如何才

---

① 英文,A·E·豪斯曼的《最后的诗集》。

② 英文,欧也尼·奥尼尔的戏剧作品(《加勒比海的月亮与另外六部》、《超越地平线》)。

能改善他们。

我决定于二三天之内启行，到上海去一趟。不过整理的事情，真一时不知道从何处说起。午后译书三四页，系 Eugene O'Neill[①] 的一幕剧。

晚上见了周某的信，心里又气得不了，他要这样的诋毁我，不晓他的用意何在。

二十八日，日曜（二十四日），阴晴，热。

午前有同乡某来，和他谈了些天，想去看几个同乡在充军人者，访了几处，都没有见到。在一家小馆子里吃了一瓶啤酒，吃了点心，又到创造社分部去谈到午后。

午后天气转晴了，但是很热，跑到东山，找朋友多没有遇见。和潘怀素跑了一个午后，终于在东方酒楼吃了夜饭才回。大家在今天午后，都感到了一种异样的孤独，分手之际，两人都说 So traurig bin ich noch nie gewesen![②]

又遇见了王独清，上武陵酒家去饮了半宵，谈了些创造社内幕的天，总算胸中痛快了一点，九点钟入浴，晚上睡不安稳，因为蚊子太多的缘故。

二十九日，月曜（二十五日），阴晴。

今天怕要下雨，天上浮云飞满，但时有一点两点的青天出露，或者也会晴爽起来的。

无聊之至，便跑上理发馆去理发。一年将尽，又是残冬的急

① 欧也尼·奥尼尔。

② 德语：我还从来没有这么悲伤过。

景了，我南北奔跑，一年之内毫无半点成绩，只赢得许多悲愤，啊，想起来，做人真是没趣。

午后去学校，向戴季陶及其他诸委员辞去中大教授及出版部主任之职，明日当去算清积欠。夜和白薇及其他诸人去逛公园，饮茶，到十一点钟才回来。天闷热。

十一月三十日，火曜（旧历十月二十六日），雨。

早晨醒来，就觉得窗外在潇潇下雨。午前作正式辞职书两封，因恐委员等前来劝阻，所以想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十点钟的时候，去访夷乘，托了他一点琐事，他约我礼拜六午前去候回音。

中午在经致渊处吃午饭，午后无聊之极，幸遇梁某，因即与共访薛姑娘，约她去吃茶，直到三时。回来睡到五时余，出去买酒饮，并与阿梁去洗澡，又回到芳草街吃半夜饭，十一时才回到法校宿舍来睡觉，醉了，大醉了。

十一月日记尽于此，从明日起，我已无职业，当努力于著作翻译，后半生的事业，全看今后的意志力能否坚强保持。总之有志者事竟成，此话不错。

记于广州之法科学院

病闲日记[1]

（1926 年 12 月 1 日——14 日）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广州

一日，阴晴，旧历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今朝是失业后的第一日。早晨起来，就觉得是一个失业者了，心里的郁闷，比平时更甚。天上有半天云障，半天蓝底。太阳也时出时无，凉气逼人。

一早就有一位不相识的青年来，定要我去和他照相，不得已勉强和他去照了一个。顺便就走到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去坐谈，木天和麦小姐，接着来了，杂谈了些闲天，和他们去别有村吃中饭。喝了三大杯酒，竟醉倒了，身体近来弱，是一件大可悲的事情。

回到分部，仿吾也自黄埔返省，谈了些整理上海出版部的事情，一直到夜间十时，总算把大体决定了。

今天曾至学校一次，问欠薪事，因委员等不在，没有结果。

接了荃君的来信，伤感之至，大约三数日后，要上船去上海，打算在上海住一月，即返北京去接家眷南来。

此番计自阳历十月二十日到广州以来，迄今已有四十余天

① 本篇最初见于 1927 年 9 月 1 日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日记九种》。

了，这中间一事也不做，文章也一篇都写不成功，明天起，当更努力。

二日，阴，星期四，旧历十月二十八日。

天气不好，人亦似受了这支配，不能振作有为，今天又萎靡得不了。午前因为有同乡数人要来，所以在家里等他们，想看书，也看不进去，只写了一封给荃君的信。

十时左右，来了一位同乡的华君，和他出去走了一阵，便去访夷乘。在夷乘那里，却遇见了伍某，他请我去吃饭，一直到了午后的三时，才从西园酒家出来，这时候天忽大晴且热。

和仿吾在创造社出版部分了手，晚上在家中坐着无聊，因与来访者郭君汝炳，去看电影。是 Alexandre Dumas 的 *The Three Musketeers*，主角 D'Artangan 系由 Douglas Fairbanks① 扮演，很是精彩，我看此影片，这是第二回了，第一回系在东京看的，已经成了四五年前的旧事。

郭君汝炳，是我的学生，他这一回知道了我的辞职并且将离去广州，很是伤感，所以特来和我玩两天的，我送了他一部顾梁汾的《弹指词》。

晚上回来，寂寥透顶，心里不知怎么的总觉得不快。

三日，晴，星期五，旧历十月二十九日。

午前九时，又有许多青年学生来访，郭君汝炳于十时前来，赠我《西泠词萃》四册和他自己的诗《晚霞》一册。

和他出去到照相馆照相。离情别绪，一时都集到了我的身

① 法国大仲马的《三剑客》，主角达达尼昂由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扮演。

上。因为照相者是一个上海人,他说上海话的时候,使我忆起了别离未久的上海,忆起了流落的时候每在那里死守着的上海,并且也想起了此番的又不得不仍旧和往日一样,失了业,落了魄,萧萧归去的上海。

照相后,去西关午膳,膳后坐了小艇,上荔枝湾去。天晴云薄,江水不波,西北望白云山,只见一座紫金堆,横躺在阳光里,是江南晚秋的烟景,在这里却将交入残冬了。一路上听风看水,摇出白鹅潭,横斜又到了荔枝湾里,到荔香园上岸,看了些凋零的残景,衰败的亭台,颇动着张翰秋风之念。忽而在一条小路上,遇见了留学日本时候的一位旧同学,在学校里此番被辞退的温君。两三个都是不得意的闲人,从残枝掩覆着的小道,走出荔香园来,对了西方的斜日,各作了些伤怀之感。

在西关十八甫的街上,和郭君别了,走上茶楼去和温君喝了半天茶。午后四五点钟,仍到学校里去了一趟,又找不到负责的委员们,薪金又不能领出,懊丧之至。

晚上又有许多年青的学生及慕我者,设饯筵于市上,席间遇见了许多生人,一位是江苏的姓曾的女士,已经嫁了,她的男人也一道在吃饭,一位是石蘅青的老弟,态度豪迈,不愧为他哥哥的弟弟。白薇女士也在座,我一人喝酒独多,醉了。十点多钟,和石君、洪君、白薇女士及陈震君又上电影馆去看《三剑客》,到十二点散戏出来,酒还未醒。路上起了危险的幻想,因为时候太迟了,所以送白薇到门口的一段路上,紧张到了万分,是决定一出大悲喜剧的楔子,总算还好。送她到家,只在门口迟疑了一会,终于扬声别去。

这时候天又开始在下微雨,回学校终究是不成了,不得已就坐了洋车上陈塘的妓窟里去。午前一点多钟到了陈塘,穿来穿

去走了许多狭斜的巷陌，下等的妓馆，都已闭门睡了。各处酒楼上，弦歌和打麻雀声争喧，真是好个销金的不夜之城。我隔雨望红楼，话既不通，钱又没有，只得在闹热的这一角腐颓空气里，闲跑瞎走，走了半个多钟头，觉得像这样的雨中飘泊，终究捱不到天明，所以就摸出了一条小巷，坐洋车奔上东堤的船上去。

夜已经深了，路上只有些未曾卖去的私娼和白天不能露面的同胞在走着。到了东堤岸上，向一家小艇借了宿，和两个年轻的蛋妇，隔着一重门同睡。她们要我叫一个老举来伴宿，我这时候精神已经被耗蚀尽了，只是摇头不应。

在江上的第一次寄生，心里终究是怕的，一边念着周美成的《少年游》：

>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行人。（《感旧》）

一边只在对了横陈着的两蛋妇发抖，一点一滴的数着钟声，吸了几枝烟卷，打死了几个蚊子，在黑黝黝的洋灯底下，在朱红漆的画艇中间，在微雨的江上，在车声脚步声都已死寂了的岸头，我只好长吁短叹，叹我半生恋爱的不成，叹我年来事业的空虚，叹我父母生我的时辰的不佳，叹着，怨着，偷眼把蛋妇的睡态看着，不知不觉，也于午前五点多钟的时候入睡了。

四日，星期六，旧历十月三十日，阴云密布，却没有下雨。

七点钟的时候醒来，爬出了乌冷的船篷，爬上了冷静的堤岸，同罪人似的逃回学校的宿舍，在那里又只有一日的“无聊”很正确的，很悠徐的，狞笑着在等我。啊啊，这无意义的残生，的确

是压榨得我太重了。

回家来想睡又睡不着，闲坐无聊，却想起了仿吾等今日约我照相的事情。去昌兴街分部坐了许多时，人总不能到齐，吃了午饭，才去照相馆照相。这几日照相太多，自家也觉得可笑，若从此就死，岂不是又要多留几点形迹在人间，这真与我之素愿，相违太甚了。

午后四点多钟，和仿吾去学校。好容易领到了十一月份的薪水。赶往沙面银行，想汇一点钱至北京，时候已太迟了。

晚上又在陈塘饮酒，十点钟才回来，洗澡入睡，精神消失尽了。

五日，日曜，旧历十一月初一日，晴。

早晨起来，觉得天气好得很，想上白云山去逛，无奈找不到同伴，只剩了一个人跑上同乡的徐某那里，等了一个多钟头，富阳人的羁留在广东者都来了，又和他们拍了一张照片。

午后和同乡者数人去大新天台听京戏。日暮归来，和仿吾等在玉醪春吃晚饭，夜早眠。

六日，星期一，十一月初二日，晴。

早晨跑上邮局去汇了一百四十元大洋至北京。在清一色吃午饭，回家来想睡，又有人来访了，便和他们上明珠影画院去看电影，晚上在又一春吃晚饭。饭后和阿梁上观音山去散步，四散的人家，一层烟雾，又有几点灯光，点缀在中间，风景实在可爱。晚风凉得很，八点前后，就回来睡了。

七日，星期二，十一月初三日，阴，多风。

午前在家闷坐，无聊之极，写了一首《风流事》，今晚上仿吾

他们要为我祝三十岁的生辰,我想拿出来作一个提议:

小丑又登场,大家起,为我举离觞,想此夕清樽,千金难买,他年回忆,未免神伤。最好是,题诗各一首,写字两三行。踏雪鸿踪,印成指爪,落花水面,留住文章。

明朝三十一,数从前事业,羞煞潘郎。只几篇小说,两鬓青霜。谅今后生涯,也长碌碌,老奴故态,不改佯狂。君等若来劝酒,醉死无妨。

(小丑登场事见旧作《十一月初三》小说中)

午后三时后,到会场去。男女的集拢来为我做三十生辰的,共有二十多人,总算是一时的盛会,酒又喝醉了。晚上在粤东酒楼宿,一晚睡不着,想身世的悲凉,一个人泣到了天明。

八日,星期三,旧历十一月初四日,晴。

天气真好极了,但觉得奇冷,昨晚来北风大紧,有点冬意了。早晨,阿梁跑来看我,和他去小北门外,在宝汉茶寮吃饭。饭后并在附近的田野里游行,总算是快快活活的过了一天,真是近年来所罕有的很闲适地过去的一天。

午后三四点钟,去访薛姑娘。约她出来饮茶,不应,复转到创造社的分部坐了一会。在街上想买装书的行李,因价贵没有买成。

晚上和白薇女士等吃饭,九点前返校。早睡。

接到了天津玄背社的一封信。说我写给他们的信,已经登载在《玄背》上,来求我的应许的。

九日,星期四,十一月初五,晴。

早晨阿梁又来帮我去买装书的行李，在街上看了一阵，终于买就了三只竹箱。和阿梁及张曼华在一家小饭馆吃饭。饭后至中山大学被朋友们留住了，要我去打牌。自午后一点多钟打起，直打到翌日早晨止，输钱不少，在擎天酒楼。

十日，星期五（十一月初六），先细雨后晴。

昨晚一宵不睡，身体坏极了，早晨八点钟回家，睡也睡不着。阿梁和同乡华歧昌来替我收书，收好了三竹箱。和他们又去那家小饭馆吃了中饭，便回来睡觉，一直睡到午后四时。刚从梦里醒来，独清和灵均来访我，就和他们出去，上一家小酒馆饮酒去。八点前后从酒馆出来，上国民戏院，去看 Thackeray 的 *Vanity Fair*① 电影。究竟是十八世纪前后的事迹，看了不能使我们十分感动。晚上十点钟睡觉，白薇送我照相一张，很灵敏可爱。

十一日，星期六，十一月初七，晴，然而不清爽。

同乡的周君客死在旅馆里。早晨起来，就有两位同乡来告我此事，很想去吊奠一番，他们劝我不必去，因为周君的病是和我的病一样的缘故。

和他们出去访同乡叶君，不遇，就和他们去北门外宝汉茶寮吃饭。饭后又去买了一只竹箱，把书籍全部收起了。

仿吾于晚上来此地，和他及木天诸人在陆园饮茶。接了一封北京的信，心里很是不快活，我们都被周某一人卖了。

武昌张资平也有信来，说某在欺骗郭沫若和他，弄得创造社的根基不固，而他一人却很舒服的远扬了。唉，人心不古，中国

① 萨克雷的《名利场》。

的青年，良心真丧尽了。

十二日，星期日（初八日），夜来雨，今晨阴闷。

晨八时起床，候船不开，郭君汝炳以前礼拜所映的相片来赠。与阿梁去西关，购燕窝等物，打算寄回给母亲服用的。

在清一色午膳，膳后返家，遇白薇女士于创造社楼上。伊明日起身，将行返湖南，托我转交伊在杭州之妹的礼物两件。

晚上日本联合通信社记者川上政义君宴我于妙奇奇酒楼，散后又去游河，我先返，与白薇谈了半宵，很想和她清淡一晚，因为身体支持不住，终于在午前二点钟的时候别去。

返寓已将三点钟了。唉，异地的寒宵，流人的身世，我俩都是人类中的渣滓。

十三日，星期一（初九），阴闷。

奇热，早晨访川上于沙面，赠我书籍数册。和他去荔枝湾游。回来在太平馆吃烧鸽子。

他要和我照相，并云将送之日本，就和他在一家照相馆内照相。晚上仿吾、伯奇饯行，在聚丰园闹了一晚。

白薇去了，想起来和她这几日的同游，也有点伤感。可怜她也已经白过了青春，此后正不晓得她将如何结局。

十四日，星期二（初十），雨，闷，热。

午前赴公票局问船，要明日才得上去。这一次因为自家想偷懒，所以又上了人家的当，以后当一意孤行，独行我素。

与同乡华君，在清一色吃饭，约他于明天早晨来为我搬行李，午后在创造社分部，为船票事闹了半天，终无结果。决定明

日上船，不管它开不开，总须于明早上船去。

昨日接浩兄信，今日接曼兄信，他们俩都不能了解我，都望我做官发财，真真是使我难为好人。

晚上请独清及另外的两位少年吃夜饭，醉到八分。此番上上海后，当戒去烟酒，努力奋斗一番，事之成败，当看我今后立志之坚不坚。我不屑与俗人争，我尤不屑与今之所谓政治家争，百年之后，容有知我者，今后当努力创作耳。

自明日上船后，当不暇书日记，《病闲日记》之在广州作者，尽于今宵。行矣广州，不再来了。这一种龌龊腐败的地方，不再来了。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当肃清广州，肃清中国。

十二月十四晚记。

村居日记[①]

（1927年1月1日——31日）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在上海郊外，艺术大学楼上客居。

自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起，到十二月十四日止，在广州闲居，日常琐事，尽记入《劳生日记》，《病闲日记》二卷中。去年十二月十五，自广州上船，赶回上海，作整理创造社出版部及编辑月刊《洪水》之理事。开船在十七日，中途阻风，船行三日，始于汕头。第四天中午，到福建之马尾（为十二月廿一日）。翌日上船去马尾看船坞，参谒罗星塔畔之马水忠烈王庙，求签得第二十七签；文曰"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山明水秀，海晏河清。"是日为冬至节，庙中管长，正在开筵祝贺，见了这签诗，很向我称道福利。翌日船仍无开行消息，就和同船者二人，上福州去。福州去马尾马江，尚有中国里六十里地。先去马江，换乘小火轮去南台，费时约三小时。南台去城门十里，为闽江出口处，帆樯密集，商务殷繁，比福州城内更繁华美丽。十二点左右，在酒楼食蠔，饮福建自制黄酒，痛快之至。一路北行，天气日日晴朗，激刺游兴。革命军初到福州，一切印象，亦活泼令人生爱。我们步行入城，先去督军署看了何应钦的威仪，然后上粤山去了望全城的烟火。北望望海楼，西看寺楼钟塔，大有河山依旧，人事全非之感。

---

① 本篇最初见于1927年9月1日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日记九种》。

午后三时，在日斜的大道上，奔回南台，已不及赶小火轮了，只好雇小艇一艘，逆风前进，日暮途穷，小艇频于危急者四五次，终于夜间八点钟到船上，饮酒压惊。第二天船启行，又因风大煤尽，在海上行了二个整天，直至自福州开行后的第四日，始到上海，已经是一年将尽的十二月二十七了。

到上海后，又因为检查同船来的自福建运回之缴械军队，在码头远处，直立了五小时。风大天寒，又没有饮食品疗饥，真把我苦死了。那一天午后到创造社出版部，在出版部里住了一宵。

第二天廿八，去各处访朋友，在周静豪家里打了一夜麻雀牌。廿九日午后，始迁到这市外的上海艺术大学里来。三十日去各旧书铺买了些书，昨天晚上又和田寿昌、蒋光赤去俄国领事馆看"伊尔玛童感"的跳舞，到一点多钟才回来宿。

这艺术大学的宿舍，在江湾路虹口公园的后边，四面都是乡农的田舍。往西望去，看得见一排枯树，几簇荒坟，和数间红屋顶的洋房。太阳日日来临，窗外的草地也一天一天的带起生意来了，冬至一阳生也。

昨晚在俄国领事馆看"伊尔玛童感"的新式跳舞，总算是实际上和赤俄艺术相接触的头一次。伊尔玛所领的一队舞女，都是俄国墨斯哥国立跳舞学校的女学生，舞的形式，都带革命的意义，处处是"力"的表现。以后若能常和这一种艺人接近，我相信自家的作风，也会变过。

今天是一九二七年的元日，我很想于今日起，努力于新的创造，再来作一次《创世记》里的耶和华的工作。

中午上出版部去，谈整理部务事，明日当可具体的决定。几日来因为放纵太过，头脑老是昏迷，以后当保养一点身体。

革命军入浙，孙传芳的残部和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在富

阳对峙。老母在富阳，信息不通，真不知如何是好。

今日风和日暖，午后从创造社回来独坐在家里，很觉得无聊，就出去找到了华林，和他同去江南大旅社看了一位朋友。顺便就去宁波饭馆吃晚饭，更在大马路买了许多物件，两人一同走回家来。烧煮龙井芽茶饮后，更烤了一块桂花年糕分食。谈到八点钟，华林去了，我读 William H. Davies 的 *The Autobiography of a Supertramp*[①] 及其他的杂书。心总是定不下来，啊啊，这不安定的生活！

十点左右，提琴家的谭君来闲谈，一直谈到十二点钟才就寝。

一月二日，晴，日曜，旧历十一月廿九日。

早晨八点钟就醒了，想来想去，倍觉得自己的生涯太无价值。

此地因为没有水，所以一起来就不能洗脸。含了烟卷上露台去看朝日，觉得这江南的冬景，实在可爱。东面一条大道，直通到吴淞炮台，屋旁的两条淞沪路轨，返映着潮红的初日，在那里祝贺我的新年，祝贺我的新生活。四周望去，尽是淡色的枯树林，和红白的住宅屋顶。小鸟的鸣声，因为量不宏多，很静寂，很萧瑟。

有早行的汽车，就在南面的江湾路上跑过，这些都是附近的乡村别墅里的阔人的夜来淫乐的归车，我在此刻，并不起嫉妒他们、咒诅他们的心思。

前几日上海的小报上，载了许多关于我的消息行动，无非是

① 英文，威廉姆·H·戴维斯的《一个超级流浪汉的自传》。

笑我无力攫取高官,有心甘居下贱的趣语,啊啊,我真老大了吗?我真没有振作的希望了吗?伤心哉,这不生不死的生涯!

十时左右上出版部去,略查了一回帐,又把社内的一个小刊物的问题解决了。午后去四马路剃发,见了徐志摩夫妇,谈浙杭战事,都觉伤心。

在马路上走了一回。理发后就去洗澡。温泉浴室真系资本家压榨穷人血肉的地方,共产政府成立的时候,就应该没收为国有。

晚上在老东明饮酒吃夜饭。醉后返寓看《莲子居词话》,十二时睡觉。

三日,星期一,旧历十一月三十日,晴朗。

晨五时就醒了,四顾萧条,对壁间堆叠着的旧书,心里起了一种毒念。譬如一个很美的美人,当我有作有为的少日,她受了我的爱眷,使我得着了许多美满的饱富的欢情,然而春花秋月,等闲度了,到得一天早晨,两人于夜前的耽溺中醒来,嗒焉相对,四目空觑,当然说不出心里还是感谢,还是怀怨。啊啊,诗书误了我半生荣达!

起火烧茶,对窗外的朝日,着实存了些感叹的心思。写了三数页文章,题名未定,打算在第六期的月刊上发表。十时左右,去出版部,议昨天未了的事情。总算结了一结过去的总纠葛,此后是出版部重兴的时机了。

《洪水》第二十五期的稿子,打算于后天交出,明日当在家中伏处一天。

在出版部吃中饭,饭后出去看蒋光赤、徐葆炎兄妹,及其他

的友人，都没有遇见。买了一本记 Wagner[1] 的小说名 *Barrikader*[2]，是德国 Zdenko Von *Kraft*[3] 做的，千九百二十年出版。看了数页，觉得作者的想象力很丰富，然而每章书上，总引有 *Wagner* 的自传一节，证明作者叙述的出处，我觉得很不好，容易使读者感到幻灭。四点钟左右，坐公共汽车回家，路上遇见了周静豪夫妇。周夫人是一位直爽的女性，她教我去饮酒，我就同她去了，直喝到晚上的十点钟才回家睡觉。

四日，星期二，阴历十二月初一。晴爽。

早起看报，晓得富阳已经开火了，老母及家中亲戚，正不知逃在何处，心里真不快活。

早膳后读《莲子居词话》后两卷，总算读完了。感不出好处来，只觉得讨论韵律，时有可取的地方而已。有几首词，却很好，如海盐彭仲谋《茗斋诗余》内的《霜天晓角》（《卖花》用竹山《摘花》韵）：

> 睡起煎茶，听低声卖花。留住卖花人问，红杏下，是谁家？　儿家花肯赊，却怜花瘦些。花瘦关卿何事，且插朵，玉搔斜。

《寻芳草》（和稼轩韵）：

> 这里一双泪，却愁湿，那厢儿被。被窝中，忘却今夜里，上床时，不曾睡。　睡也没心情，搅恼杀。雪狸撺戏。怎月儿，不会人儿意。单照见，阑干字。

---

① 英文，瓦格纳。

② 英文，《巷战者》。

③ 德国作家茨登科·冯·克拉夫特。

无锡王苑先(一元)《芙蓉舫集》中之《醉春风》：

记得送郎时，春浓如许，满眼东风正飞絮。香车欲上，揾着啼痕软语，归期何日也。休教误。　　忽听疏砧，又惊秋暮。冷落黄花澹无绪。半帘残月，和着愁儿同住。相思都尽了，休重铸。

《绮罗香》(用梅溪词韵《将别西湖》)：

对月魂销，寻花梦短，此地恰逢春暮。绝胜湖山，能得几回留住。吊苏小，红粉西陵，咏江令，绿波南浦。看纷纷，油壁青骢，六桥总是断肠路。　　重来楼上凝眺，指点斜阳外，扁舟归渡。过雨垂杨，换尽旧时媚妩。牵愁绪，双燕来时，萦别恨，一莺啼处，为情痴，欲去还留，对空樽自语。

十时顷，剧作家徐葆炎君来，与谈至午后一点，出访华林，约他同到市上去闲步。天气晴暖，外面亦没有风，走过北四川路伊文思书铺，买了几本好书。

Austin Dobson: *Samuel Richardson*. ①

J.H.E. Crees: *George Meredith*. ②

Trotzky: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③

用了二十元钱。又到酒馆去喝酒，醉后上徐君寓，见了他的妹妹，真是一个极忠厚的好女子，见了她我不觉对欺负她的某氏怨愤起来，啊啊，毕竟某氏是一个聪明的才子。晚上在周静豪家吃饭，太觉放肆了，真有点对周太太不起。吃完了晚饭，和华林及

---

① 英文，奥斯汀·汤普森：《塞缪尔·理查逊》。

② 英文，J.H.E. 克利斯：《乔治·梅瑞狄斯》。

③ 英文，托洛斯基：《文学与革命》。

徐氏兄妹出来,在霞飞路一家小咖啡馆,吃了两杯咖啡,到家已经十一点钟了。

五日,星期三(十二月初二),晴。

午前醒来又是很早,起火煮茶后,就开始看《洪水》第二五期稿子,于午前看毕,只剩我的《广州事情》及《编辑后》五千字未做了。一二日内,非做成交出不可。交稿子后,就去各地闲走,在五芳斋吃中饭。饭后返寓,正想动手做文章,来了许多朋友,和他们杂谈半天,便与周静豪夫妇去伊家夜膳,膳后去看 Gogol's *Tallas Bulba*[①] 电影。十一时余,从电影馆出来,夜雾很大,醉尚未醒,坐洋车归。在床上看日人小说一篇,入睡时为午前一点。

六日,星期四(初三日),晴。

午前雾大,至十二时后,始见日光。看葛西善藏小说二短篇,仍复是好作品,感佩得了不得。昨天午后从街上古物商处买来旧杂志十册,中有小说二三十篇。我以为葛西的小说终是这二三十篇中的上乘作品。

有人来访,谈创造社出版部内部整理事宜,心里很不快乐,总之中国的现代青年,根底都太浅薄,终究是不能信任,不能用的。

吃饭后去创造社出版部,又开了一次会,决定一切整理事情自明朝起实行。从创造社出来,走了许多无头路,终于找到了四马路的浴室,去洗了一个澡,心身觉得轻快了一点。洗澡后,又

---

① 英文,果戈里的《泰拉斯·布尔巴》。

上各处去找逃难的人民,打算找着母亲和二哥来,和他们抱头痛哭一场,然而终于找不到。自十六铺跳上电车的时候,天色已阴森森的向晚了。在法大马路一家酒馆里喝得微醉,回家来就上床入睡,今天觉得疲倦得很。

七日,星期五,阴(十二月初四)。

早晨醒来,觉得头脑还清爽,拿起笔来就写《广州事情》,写了四千多字,总算把《洪水》二十五期的稿子写了了。一直到午后一点多钟,才拿了稿子上创造社出版部去。和同人开会议新建设的事情,到三点钟才毕。回家来的路上,买了三瓶啤酒,夜膳前喝完了两瓶。读了两三篇日文小说,晚上又出去上旧书铺闲看,买了两三本小说。一本是 Beresford 的 *Revolution*①,想看看英国这一位新进作家的态度看。

晚上看来看去,读了许多杂书,想写小说,终觉得倦了。明朝并且要搬回创造社出版部去住,所以只能不做通宵的夜工,到十二点钟就睡了。

八日,星期六(初五),雨大风急。

晨七时即醒,听窗外雨滴声,倍觉得凄楚。半生事业,空如轻气,至今垂老无家,栖托在友人处,起居饮食,又多感不便,啊,我的荃君,我的儿女,我的老母!

本欲于今日搬至创造社出版部住,因天雨不果。午前读日人小说一篇,赴程君演生招宴,今晚当开始编《创造》第六期。

想去富阳,一探母亲消息,因火车路不通,终不能行。写信

① 英文,贝利斯福德的《革命》。

去问人，当然没有回信。战争诚天地间最大的罪恶，今后当一意宣传和平，救我民族。

汉口英人，又欺我们的同胞，听说党军已经把英租界占领了，不知将来如何结果，大约总还有后文。

在陶乐春和程君等聚餐后，已近四点钟了，到邓仲纯的旅馆去坐了一个多钟头。这时候天已放晴，地上的湿气，也已经收敛起来，不过不能见太阳光而已。

和华林在浴堂洗了澡，又上法界去看徐葆炎兄妹。他们的杂志《火山月刊》停刊，意思要我收并他们到《创造》、《洪水》中来，我马上答应了他们。

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钟，在炉边和谭君兄妹谈了一会杂天，听窗外的风声很大，十二点就寝。

九日，日曜，初六，阴晴，西北风，凉冷。

早晨起来，就写小说，一直写到午后二点多钟，才到创造社出版部去。看信件后，仍复出来走了一趟。天色阴沉，心里很不快活。

三点半钟回到寓舍，正想继续做小说，田汉来了。坐谈了半点多钟，他硬要和我出去玩。

先和他上一位俄国人家里去，遇见了许多俄国的小姐太太们。谈尽三四个钟头，就在他们家里吃俄国菜。七点左右，叫了一乘汽车，请他们夫妇二人去看戏。十点前戏散，又和那两位俄国夫妇上大罗天去吃点心和酒。到十一点钟才坐汽车返寓。这一位俄国太太很好，可惜言语不通。

十日，月曜，初七，晴爽。

早晨起来，觉得天气太好，很想出去散步。但那篇小说还没有做完，第六期《创造》月刊也没有编好，所以硬是坐下来写，写到午后二点多钟，竟把那篇小说写完了，名《过去》，一共有万二千字。

出去约华林上创造社出版部去。看了许多信札，又看了我女人的来书，伤心极了。她责备我没有信给她，她说在雪里去前门寄皮袍子来给我，她又说要我买些东西送归北京去。我打算于《创造》六期编完后，再复她的信。

在酒馆和华林喝了许多酒，即上法界一位朋友那里去坐。他说上海法科大学要请我去教德文，月薪共四十八元，每一礼拜六小时，我也就答应了。

七点前后，在一家清真馆子里吃完晚饭，便上恩派亚戏园去看电影。是一个历史影片，主演者为 John Barrymore①，情节还好，导演也好，可惜片子太旧了。明天若月刊编得好，当于午后三点钟去 Carlton 看 *Merry Widow*② 去。

今天的一天，总算成绩不坏，以后每天总要写它三千字才行。月刊编好后，就要做《迷羊》了。这一篇小说，我本来不想把它做成，但已经写好了六千多字在这里，做成来也不大费事。并且由今天的经验看来，我的创作力还并不衰，勉强的要写，也还能够写得出来，且趁这未死前的两三年，拚它一拚命，多做些东西吧！

未成的小说，在这几月内要做成的，有三篇：一，《蜃楼》，二，《她是一个弱女子》，三，《春潮》。此外还有广东的一年生活，也

---

① 英文，约翰·巴里摩尔。

② 英文，卡尔登影院；影片《风流寡妇》。

尽够十万字写,题名可作《清明前后》,明清之际的一篇历史小说,也必须于今年写成才好。

为维持生活计,今年又必须翻译一点东西。现在且把可翻译或必翻译的书名开在下面:

一,杜葛纳夫小说 *Rudin*, *Rauchen*, *Fruehlings Wogen*.①

二,Lermontov's *Ein Held unserer Zeit*.②

三,Sudermann's *Die Stille Muehle*.③

四,*Dante's Das neue Leben*.④

此外还有底下的几种计划:

一,做一本文学概论。

二,扩张小说论内容,作成一本小说研究。

三,做一本戏剧论。

四,做一部中国文学史。

五,介绍几个外国文人如 *Obermann*,作者 Senancourt, Amlel, George Gissing, Mark Rutherford, James Thomson (B. V.), Clough, William Morris, Gottfried Keller, Carlyle⑤ 等,及各国的农民文学。

Thoreau's Walden⑥ 也有翻译介绍一番的必要。

十一日,星期二(旧历十二月初八)。

---

① 英文,《罗亭》、《劳瑟》、《弗鲁埃林沃根》。

② 英文,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

③ 英文,苏德曼的《石中石》。

④ 英文,但丁的《新生》。

⑤ 英文,分别为:奥布曼、塞南科特、阿米尔、乔治·吉辛、马克·鲁瑟福德、詹姆斯·汤姆逊、克拉夫、威廉·莫里斯、戈特弗里德·凯勒、卡莱尔。

⑥ 英文,梭罗的《瓦尔登湖》。

昨晚因为想起了种种事情，兴奋得很，一直到今日午前三点多钟，不能睡觉。天上的月亮很好，我的西南窗里，只教电灯一灭，就有银线似的月光流进来。

今天起来，已经是很迟了，把《创造》月刊第六期的稿子看了一遍，觉得李初梨的那篇戏剧《爱的掠夺》很好。月刊稿一共已合有六七万字了，我自己又做了一篇《关于编辑，介绍，以及私事等等》附在最后，月刊第六期，总算编好了。午后二点多钟，才拿到出版部去交出。

在出版部里，又听到了一个恶消息，说又有两三人合在一处弄了我们出版部的数千块钱去不计外，还有另外勾结一家书铺来和我们捣乱的计划。心里真是不快活，人之无良，一至于此。我在出版部里等候了好久，终没有人来，所以于五点前后，郁郁而出，没有法子，只好去饮酒。喝了许多白干，醉不成欢，就到Carlton去看 *Merry Widow* 的影片。看完了影片，已经是七点多了，又去福建会馆对门的那家酒馆，喝了十几碗酒，酒后上周家去坐谈两小时，入浴后回来，已经是半夜了。

十二日，晴快，星期三（旧历十二月初九）。

早晨起来后，就上华林那里去吃咖啡。太阳晒得和暖，也没有寒风吹至，很想尽情地玩它一天。华林的老母和徐葆炎、倪贻德、夏莱蒂三人，接着来了，我就请他们去市内吃饭，一直吃到午后三点，才分手散去。

从饭馆出来，又买了些旧书，四点前后，上出版部去。看了信札，候人不来，就又出去上徐葆炎那里，把他们的稿子拿了，和一位旧相识者上法大马路去喝酒。

酒后又去创造社，和叶某谈判了一两个钟头，心里更是忧

郁,更觉得中国人的根性的卑劣,出来已经是将戒严的时候了——近日来上海中国界戒严,晚上八九点钟就不准行人往来——勉强的同那一位旧相识者上新世界去坐了半夜,对酒听歌,终感不出乐趣。到了十二点钟,郁郁而归,坐的是一路的最后一次电车。

十三日,星期四,虽不下雨,然多风,天上也有彤云满布在那里,是旧历的十二月初十了。

昨晚上接到邮局的通知书,告我皮袍子已由北京寄到,我心里真十分的感激荃君。除发信告以衷心感谢外,还想做一篇小说,卖几个钱寄回家去,为她做过年的开销。

中午云散天青,和暖得很,我一个人从邮局的包裹处出来,夹了那件旧皮袍子,心里只在想法子,如何的报答我这位可怜的女奴隶。想来想去,终究想不出好法子来。我想顶好还是早点弄几个钱寄去。

午膳后去出版部,开拆了许多信件以后,和他们杂谈,到午后四点钟,才走出来。本想马上回家,又因为客居孤寂,无以解忧,所以就走到四马路酒馆去喝酒。这时候夜已降临,路上的车马行人,来往得很多。我一边喝酒,一边在那里静观世态。古人有修道者,老爱拿一张椅子,坐在十字街心,去参禅理,我此刻仿佛也能了解这一种人的心理了。

喝完了酒,就去洗澡,从澡堂出来,往各处书铺去翻阅最近的出版物。在一种半月刊上,看见了一篇痛骂我做的那篇剧本《孤独的悲哀》的文字。现在年纪大了,对于这一种谩骂,终究发生不出感情来,大约我已经衰颓了吧,实在可悲可叹!怀了一个寂寞的心,走上周静豪家去。在那里又遇到了张、傅二君,谈得

痛快。又加以周太太的殷勤待我,真是难得得很。在周家坐到十点前后,方才拿了两本旧书——这是我午后在街上买的——走回家来,坐车到北四川路尽头,夜色苍凉,我也已经在车上睡着了,身体的衰弱,睡眠的不足,于此可见。

十四日,星期五,晴暖如春天。

午前洗了身,换了小褂裤,试穿我女人自北京寄来的寒衣。可惜天气太暖,穿着皮袍子走路,有点过于蒸热,走上汽车,身上已经出汗了。王独清自广东来信,说想到上海来而无路费,嘱为设法。我与华林,一清早就去光华为他去交涉寄四十元钱去。这事也不晓能不能成功,当于三日后,再去问他们一次,因为光华的主人不在。从光华出来,就上法界尚贤里一位同乡孙君那里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

午后三四点钟,上出版部去看信。听到了一个消息,说上海的当局,要来封锁创造社出版部,因而就去徐志摩那里,托他为我写了一封致丁文江的信。晚上在出版部吃晚饭,酒还没有醒。月亮好极了,回来之后,又和华林上野路上去走了一回。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暖,我真想煞了霞君。

从明天起,当做一点正当的事情,或者将把《洪水》第二十六期编起来也。

十五日,星期六(旧历十二月十二)。

夜来风大,时时被窗门震动声搅醒。然而风系自南面吹来,

所以爽而不凉，天上已被黑云障满了，我怕今天要下雨或雪。

午前打算迁入创造社出版部去住，预备把《洪水》二十六期来编好。

十时前后去创造社出版部，候梁君送信去，丁在君病未起床，故至十二时后，方见梁君拿了在君的复信回来。在君复信谓事可安全，当不至有意外惨剧也。饭后校《洪水》第二十五期稿，已校毕，明日再一校，后日当可出版。

午后二点，至 Carlton 参与盛家孙女嫁人典礼，遇见友人不少，四时顷礼毕，出至太阳公司饮咖啡数杯。新郎为邵洵美，英国留学生，女名盛佩玉。

晚上至杭州同乡孙君处，还以《出家及其弟子》译本一册，复得见王映霞女士。因即邀伊至天韵楼游，人多不得畅玩，遂出至四马路豫丰泰酒馆痛饮。王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间颇殷勤，以后当每日去看她。王女士生日为旧历之十二月廿二，我已答应她送酒一樽去。今天是十二月十二，此后只有十日了，我希望廿二这一天，早一点到来。今天接北京周作人信，作答书一，并作致徐耀辰、穆木天及荃君书。

今天一天，应酬忙碌，《洪水》廿六期，仍旧没有编成功，明日总要把它编好。

王映霞女士，为我斟酒斟茶，我今晚真快乐极了。我只希望这一回的事情能够成功。

十六日，星期日(十二月十三)，雨雪。

昨晚上醉了回来，做了许多梦。在酒席上，也曾听到了一些双关的隐语，并且王女士待我特别的殷勤，我想这一回，若再把机会放过，即我此生就永远不再能尝到这一种滋味了，干下去，

放出勇气来干下去吧！

窗外面在下雪，耳畔传来了许多檐滴之声。我的钱，已经花完了，今天午前，就在此地做它半天小说，去卖钱去吧！我若能得到王女士的爱，那么恐怕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写小说，快写小说，写好一篇来去换钱去，换了钱来为王女士买一点生辰的礼物。

午后雪止，变成了凉雨。冒雨上出版部去谈了一会杂天，三时前后出来街上，去访问同乡李某，想问问他故乡劫后的情形何如，但他答说"也不知道"。

夜饭前，回到寓里，膳后徐葆炎来谈到十点钟才去。急忙写小说，写到十二点钟，总算写完了一篇，名《清冷的午后》，怕是我的作品中最坏的一篇。

十七日，星期一，十四，阴晴。

午前即去创造社出版部。编《洪水》第二十六期，做了一篇《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一共有二千多字。编到午后，才编毕。天又下微雨了，出至四马路洗澡，又向酒馆买小樽黄酒二，送至周静豪家，差用人去邀王女士来同饮，饮至夜九时，醉了，送她还家，心里觉得总不愿意和她别去。坐到十点左右，才回家来。

十八日，星期二，十五，阴晴。

因为《洪水》已经编好，没有什么事情了，所以早晨就睡到十点多钟。孙福熙来看我，和他谈到十二点钟，约华林共去味雅酒楼吃午饭。

饭后至创造社，看信件，得徐志摩报，说司令部要通缉的，共

有百五十人,我不晓得在不在内。

郭爱牟昨有信来,住南昌东湖边三号,有余暇当写一封长信去复他。张资平亦有信来,住武昌鄂园内。

三四点钟,又至尚贤坊四十号楼上访王女士,不在。等半点多钟,方见她回来,醉态可爱,因有旁人在,竟不能和她通一语,即别去。

晚上在周家吃饭,谈到十点多钟方出来。又到尚贤坊门外徘徊了半天,终究不敢进去。夜奇寒。

十九日,星期三,十六,快晴。

天气真好极了,一早起来,心里就有许多幻想,终究不能静下来看书做文章。十时左右,跑上方光焘那里去,和他谈了些关于王女士的话,想约他同去访她,但他因事不能来,不得已只好一个人坐汽车到创造社出版部去看信札去。吃饭之后,蒋光赤送文章来了,就和他一道去访王女士。谈了二个钟头,仍复是参商咫尺。我真不能再忍了,就说明了为蒋光赤介绍的意思。

午后五点多钟和蒋去看电影。晚饭后又去王女士那里,请她们坐了汽车,再往北京大戏院去看 Elinor Glyn's *Beyond the Rock*[①] 的影片。十一时前后看完影片出来,在一家小酒馆内请她们喝酒。回家来已经是午前一点多钟了。写了一封给王女士的短信,打算明天去交给她。

今晚上月亮很大,我一个人在客楼上,终竟睡不着。看看千里的月华,想想人生不得意的琐事,又想到了王女士临去的那几眼回盼,心里只觉得如麻的紊乱,似火的中烧,啊啊,这一回的恋

① 英文,埃利诺·格林的《在岩石山上》。

爱，又从此告终了，可怜我孤冷的半生，可怜我不得志的一世。

茫茫来日，大难正多，我老了，但我还不愿意就此而死。要活，要活，要活着奋斗，我且把我的爱情放大，变作了对世界，对人类的博爱吧！

二十日，星期四（旧历十二月十七），晴。

早晨十点前起床，方氏夫妇来，就和他们上创造社去。天气晴快，一路走去，一路和他们说对于王女士的私情。说起来实在可笑，到了这样的年纪，还会和初恋期一样的心神恍惚。

在创造社出版部看信之后，就和他们上同华楼去吃饭，钱又完了，午后和他们一道去访王女士的时候，心里真不快活，而忽然又听到了她将要回杭州的消息。

三四点钟从她那里出来，心里真沉闷极了。想放声高哭，眼泪又只从心坎儿上流，眼睛里却只好装着微笑。又回到出版部去拿钱，遇见了徐志摩，谈到五点钟出来。在灰暗的街上摸走了一回，终是走投无路。啊啊，我真想不到今年年始，就会演到这一出断肠的喜剧。买了几本旧书，从北风寒冷的北四川路上走回家来，入室一见那些破旧书籍，就想一本一本的撕破了它们，谋一个“文武之道，今夜尽矣”的舒服。想来想去，终究是抛不了她，只好写一封信，仍旧摸出去去投邮。本来打算到邮局为止的，然而一坐汽车，竟坐到了大马路上。吃了咖啡，喝了酒，看看时间，还是八点多一点儿，从酒馆出来，就一直的又跑上她那里去。推门进去一看，有她的同住者三四人，正在围炉喝酒，而王女士却躲在被窝里暗泣。惊问他们，王女士为什么就这样的伤心？孙太太说：“因为她不愿离我而去。”我摸上被窝边上，伸手进去拉她的手，劝她不要哭了，并且写了一张字条给她。停了三

五分钟,她果然转哭为笑了。我总以为她此番之哭,却是为我,心里十分的快乐,二三个钟头以前的那一种抑郁的情怀,不晓消失到哪里去了。

从她那里出来,已经是十一点钟。我更走到大世界去听了两个钟头的戏,回家来已经是午前的两点钟了。

啊啊!我真快乐,我真希望这一回的恋爱能够成功,窗外北风很大,明天——否否——今天怕要下雪,我到了这三点多钟,还不能入睡。我只在幻想将来我与她的恋爱成就后的事情。老天爷呀老天爷,我情愿牺牲一切,但我不愿就此而失掉了我的王女士,失掉了我这可爱的王女士。努力努力,奋斗奋斗!我还是有希望的呀!

二十一日,星期五(旧历十二月十八日),晴。

完了,事情完全被破坏了,我不得不恨那些住在她周围的人。今天的一天,真使我失望到了极点。

早晨一早起来,就跑上一家她也认识,我也认识的人家去。这一家的主人,本来也是做做小说之类的人,我托他去请她来。天气冷得很,太阳光晒在大地上,竟不发生一点效力出来。我本想叫一乘汽车去的,这几天因为英界电车罢工,汽车也叫不到。坐等了半点多钟,她只写了一个回片来说因病不能来,请我原谅。

已经是伤心了,勉强忍耐着上各处去办了一点事情,等到傍晚的六点左右,看见街上的电灯放光,我就忍不住的跑上她那里去。一进她的房,就有许多不相干的人在那里饮酒高笑。他们一看见我,更笑得不了,并且骗我说她已经回杭州去了。实际上她似乎刚出外去,在买东西。坐等了二个钟头,吃完晚饭,她回

来了,但进在别一室里,不让我进去。我写给她的信,她已经在大家前公开。我只以为她是在怕羞,去打门打了好几次,她坚不肯开。啊啊!这就是这一场求爱的结束!

出了她们那里,心里只是抑郁。去大世界听妓女唱戏,听到午前一点多钟,心里更是伤悲难遣,就又去喝酒,喝到三点钟。回来之后,又只在室内走走,走到天明。

二十二日,星期六(十二月十九日),晴,奇寒。

冒冷风出去,十一点前后,去高昌庙向胡春藻借了一笔款。这几日来,为她而花的钱,实在不少,今日袋里一个钱也没有,真觉得穷极了。匆匆说了几句话,就和厂长的胡君别去,坐在车上,尽是一阵阵的心酸,逼我堕泪。不得已又只好上周家去托周家的用人,再上她那里去请她来谈话。她非但不来,连字条也不写一个,只说头痛,不能来。

午后上志摩那里去赴约,志摩不在。便又上邵洵美那里去,谈了两三个钟头天。

六点到创造社出版部。看了些信,心里更是不乐,吃晚饭之后,只想出去,再上她那里去一趟。但想想前几回所受的冷遇,双脚又是踌躇不能前进。在暮色沉沉的街上走了半天,终究还是走回家来。我与她的缘分,就尽于此了,但是回想起来,这一场的爱情,实在太无价值,实在太无生气。总之第一只能怪我自家不好,不该待女人待得太神圣,太高尚,做事不该做得这样光明磊落,因为中国的女性,是喜欢偷偷摸摸的。第二我又不得不怪那些围在她左右的人,他们实在太不了解我,太无同情心了。

啊啊,人生本来是一场梦,这一次的短话,也不过是梦中间的一场恶景罢了,我也可以休矣。

二十三日,星期日,阴晴(十二月二十日)。

晚上又睡不着,早晨五点钟就醒了。起来开窗远望,寒气逼人。半边残月,冷光四射,照得地上的浓霜,更加凉冷。倒了一点凉水,洗完手脸,就冲寒出去,上北火车站去。街上行人绝少,一排街灯,光也不大亮了。

因为听人说,她于今天返杭州去,我想在车上再和她相会一次。等了二点多钟,到八点四十分,车开了,终不见她的踪影。在龙华站下来,看自南站来的客车,她也不在内。车又开了,我的票本来是买到龙华的,查票者来,不得已,只能补票到松江下来。

在松江守候了两点钟,吃了一点点心,去杭州的第二班车来了,我又买票到杭州,乘入车去遍寻遍觅,她又不来。车里的时光,真沉闷极了。车窗外的野景萧条,太阳也时隐时出,野田里看不见一个工作的农民,到处只是军人,军人,连车座里,也坐满了这些以杀人为职业的禽兽。午后五点多钟,到了杭州,就在一家城站附近的旅馆内住下,打算无论如何,总要等候她到来,和她见一次面。

七点钟的一次快车,半夜十二点的夜快车到的时候,我都去等了,倒被守站的军士们起了疑心,来问我直立在站头有何事情,然而她终究不来。

晚上上西湖去,街上萧条极了,湖滨连一盏灯火也看不见,人家十室九空,都用铁锁把大门锁在那里。

我和一位同乡在旅店里坐谈,谈到午前二点,方上床就寝,然而也一样的睡不着。

二十四日，星期一，阴晴（十二月廿一日）。

早晨九点钟起来，我想昨天白等了一天，今天她总一定要来了，所以决定不回富阳，再在城站死守一日。

车未到之前，我赶上女师她所出身的学校去打听她在杭州的住址。那学校的事务员，真昏到不能言喻，终究莫名其妙，一点儿结果也没有。

到十二点前，仍复回去城站，自上海来的早快车，还没有到。无聊之至，踏进旧书铺去买了五六块钱的旧书，有一部《红芜词钞》，是海昌嵩生钟景所作，却很好。

午后一点多钟，上海来的快车始到，我捏了一把冷汗，心里跳跃不住，尽是张大了眼，在看下车的人，有几个年轻的女人下车来，几乎被我错认了迎了上去，但是她仍复是没有来。

气愤之余，就想回富阳去看看这一次战争的毒祸，究竟糜烂到怎么一个地步，赶到江干，船也没有，汽车也没有，而灰沉沉的寒空里，却下起雪来了。

没有办法，又只好坐洋车回城站来坐守。看了第二班的快车的到来，她仍复是没有，在雪里立了两三个钟头，我想哭，但又哭不出。天色阴森的晚了，雪尽是一片一片的飞上我的衣襟来，还有寒风，在向我的脸颊上吹着，我没有法子，就只好买了一张车票，坐夜车到上海来了。

午前一点钟，到上海的寓里，洗身更换衣服后，我就把被窝蒙上了头部，一个人哭了一个痛快。

二十五日，星期二（十二月廿二日），晴。

早晨仍复是不能安睡。到八点后就起了床。上创造社出版部去，看了许多的信札。太阳不暖不隐，天气总算还好，正想出

去，而叶某来了。就和他吵闹了一场，我把我对青年失望的伤心话都讲了。

办出版部事务，一直到晚上的七时，才与林徽音出去。先上王女士寄住的地方去了一趟，终究不敢进去。就走上周家去，打算在那里消磨我这无聊的半夜。访周氏夫妇不在，知道他们上南国社去了，就去南国社，喝了半夜的酒，看了半夜的跳舞。但心里终是郁郁不乐，想王女士想得我要死。

十二点后，和叶鼎洛出来，上法界酒馆去喝酒。第一家酒不好，又改到四马路去痛饮。

到午前的两点，二人都喝醉了，就上马路上去打野鸡。无奈那些雏鸡老鸭，都见了我们而逃，走到十六铺去，又和巡警冲突了许多次。

终于在法界大路上遇见了一个中年的淫卖，就上她那里去坐到天明。

廿六日，星期三，旧历十二月廿三，晴。

从她那里出来，太阳已经很高了。和她吃了粥，又上她那里去睡了一睡。

九点前后和她去燕子窠吸鸦片，吸完了才回来，上澡堂去洗澡。

午饭前到出版部，办事直办到晚上的五点，写了两封信，给荃君和岳母。

回到寓里来，接到了一封嘉兴来的信，系说王女士对我的感情的，我又上了当了，就上孙君那里去探听她的消息。费了许多苦心，才知道她是果于前三日回去，住在金刚寺巷七号。我真倒霉，我何以那一天会看她不见的呢？我又何以这样的粗心，连她

的住址都不曾问她的呢？

二十七日，星期四，旧历十二月廿四，晴。

昨天探出了王女士的住址，今晨起来，就想写信给她。可是不幸午前又来了一个无聊的人，和我谈天，一直谈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十二点前到出版部去，看了许多信札，午饭后，跑上光华去索账。管账的某颇无礼，当想一个法子出来罚他一下才行。午后二点多钟，上周静豪家去，只有周太太一个人在那里和小孩子吃饭。坐谈了一会，徐三小姐来了。她是友人故陈晓江夫人徐之音的妹妹。

晚上在周家吃饭，饭后在炉旁谈天，谈到十点多钟。周太太听了我和王女士恋爱失败的事情，很替我伤心，她想为我介绍一个好朋友，可以得点慰抚，但我总觉得忘不了王女士。

二十八日，星期五(十二月廿五)，天气晴朗可爱，是一个南方最适意的冬天。

早晨十点前后，华林来看我，我刚起床，站在回廊上的太阳光底下漱口洗牙齿。和华林谈了许多我这一次的苦乐的恋情，吃饭之前，他去了。

我在创造社吃午饭，看了许多信，午后真觉得寂寥之至。仿吾有信来，说我不该久不作书，就写了一封快信给他。无聊之极，便跑上城隍庙去。一年将尽，处处都在表现繁华的岁暮，这城隍庙里也挤满了许多买水仙花、天竺的太太小姐们。我独自一个，在几家旧书摊上看了好久，没有办法，就只好踏进茶店的高楼上去看落日。看了半天，吃了一碗素面，觉得是夜阴逼至

了,又只得坐公共汽车,赶回出版部来吃晚饭。

晚饭后,终觉得在家里坐不住,便一直的走上周家去。陈太太实在可爱之至,比较起来,当然比王女士强得多,但是,但是一边究竟是寡妇,一边究竟还是未婚的青年女子。和陈太太谈了半夜,请她和周静豪夫妇上四马路三山会馆对面的一家酒家去吃了排骨和鸡骨酱,仍复四人走回周家去。又谈到两点多钟,就在那里睡了。上床之后,想了许多空想。

今天午前曾发了一封信给王女士,且等她两天,看看有没有回信来。

周太太约我于旧历的除夕(十二月廿九),去开一间旅馆的大房间,她和陈太太要来洗澡,我已经答应她了。

二十九日,星期六(十二月廿六),晴爽。

午前十时从周家出来,到创造社出版部。看了几封信后,就打算搬家,行李昨天已经搬来了,今天只须把书籍全部搬来就行。

午后为搬书籍的事情,忙了半天,总算从江湾路的艺术大学,迁回到了创造社出版部的二楼亭子间里。此后打算好好的做点文章,更好好的求点生活。

晚上为改修创造社出版部办事细则的事情,费去了半夜工夫。十点后上床就寝,翻来覆去,终究睡不着,就起来挑灯看小说。看了几页,也终于看不下去,就把自己做的那一篇《过去》校阅了一遍。

三十日,星期日,阴晴。

今天是旧历的十二月二十七日,今年又是一年将尽了,想起

这一年中间的工作来,心里很是伤心。

早晨七八点钟,见了北京《世界日报》副刊编辑的来信,说要我为他撑门面,寄点文字去。我的头脑,这几日来空虚得很,什么也不想做,所以只写了一封信去复他,向他提出了一点小小的意见。第一诫他不要贪得材料,去挑拨是非,第二教他要努力扶植新进的作家,第三教他不要被恶势力所屈伏,要好好的登些富有革命性的文字。

午前整理书籍,弄得老眼昏迷,以后想不再买书了,因为书买得太多,也是人生的大累啊!

今天空中寒冷,灰色的空气罩满了全市,不晓得晚上会不会下雪。寒冬将尽了,若没有一天大雪来点缀,觉得也仿佛是缺少一点什么东西似的。

我在无意识的中间,也在思念北京的儿女,和目前问题尚未解决的两个女性,啊,人生的矛盾,真是厉害,我不晓得哪一天能够彻底,哪一天能够做一个完全没有系累的超人。

午后出去访徐氏兄妹,又和他们出去,上城隍庙去喝了两三点钟的茶。回来已经快六点钟了,接到了一封杭州王女士的来信。她信上说,是阴历十二月廿二日的早晨去杭州的,可惜我那一天没有上北火车站去等候。然而我和她的关系,怕还是未断,打算于阴历正月初二三,再到杭州去访她去。写了一封快信,去问她的可否,大约回信,廿九的中午总可以来,我索性于正月初一去杭州也好。

夜饭后,又上周家去,周太太不在家,之音却在灯下绣花,因为有一位生人在那里,她头也不抬起来,然而看了她这一种温柔的态度,更使我佩服得了不得。

坐了两三刻钟,没有和她通一句话的机会,到了十点前几

分,只好匆匆赶回家来,因为怕闸北中国界内戒严,迟了要不能通行。临去的时候,我对她重申了后天之约,她才对我笑了一笑,点了一点头。

路过马路大街,两旁的人家都在打年锣鼓,请年菩萨。我见了他们桌上的猪头三牲及檀香红烛之类,不由得伤心入骨,想回家去。啊啊,这飘泊的生涯,究竟要到何时方止呢!

回家来又吃酒面,到十一点钟,听见窗外放爆竹的声音,远近齐鸣,怀乡病又忽然加重了。

一月三十一日,旧历十二月廿八,星期一。

一九二七年的一月,又过去了,旧历的十二月小,明天就是年终的一日。到上海后,仍复是什么也不曾做,初到的时候的紧张气氛,现在也已经消失了,这是大可悲的事情,这事情真不对,以后务必使这一种气氛回复转来才行。我想恋爱是针砭懒惰的药石,谁知道恋爱之后,懒惰反更厉害,只想和爱人在一块,什么事情也不想干了。

早晨一早起来,天气却很好,晴暖如春,究竟是江南的天候,昨日有人来找我要钱,今天打算跑出去,避掉他们。听说中美书店在卖廉价,很想去看看。伊文思也有一本 *John Addington Symonds*① 的小品文,今天打算去买了来。以后不再买书,不再虚费时日了。

午前早饭也不吃,就跑了出去,在五芳斋吃了一碗汤团,一碟汤包,出来之后,不知不觉就走上中美书店去了。结果终究买了下列的几本书。

① 英文,约翰·阿丁顿·西蒙兹。

The Heir, by V. Sack ville – West.[①]

Nocturne, by Frank Swinnerton.[②]

Liza of Lambeth, by W. Somerest Maugham.[③]

The Book of Blanch, By Dorothy Richardson.[④]

In the Key of Blue, by John Addington Symonds.[⑤]

Studies in Several Literatures, by Peck.[⑥]

一共花了廿多块钱,另外还买了一本 Cross 著的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Novel*[⑦],可以抄一本书出来卖钱的。

午后,出版部的同人都出去了,我在家里看家。晚上听了几张留声机器片,看日本小说《沉下去的夕阳》。

一月来的日记,今天完了,以后又是新日记的开始,我希望我的生活,也能和日记一样的刷新一回,再开一个新纪元。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上海的出版部内

① 英文,《继承人》,作者 V·萨克威尔·威斯特。

② 英文,《夜曲》,作者弗兰克·斯温纳顿。

③ 英文,《拉伯斯的丽莎》,作者 W·S·毛姆。

④ 英文,《苍白的书》,作者多罗西·理查逊。

⑤ 英文,《在蓝钥匙中》,作者约翰·阿丁顿·西蒙兹。

⑥ 英文,《关于几种文学的研究》,作者佩克。

⑦ 英文,克罗斯著的《英国小说发展史》。

穷冬日记

（1927年2月1日——16日）

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阴晴，旧历年终的二十九日。

午前心不宁静，因为昨夜发见了致命的病症。早晨起来，就上几个医生的朋友那里去，一个也看不到，不得已只好领了一瓶药来服用。

十二点前后，为找一间旅馆，跑了许多地方，终于找不着。一直到午后二三点钟，才定了沧洲旅馆的一间二楼洋台房，No. 48.

三四点钟，迁入此房内住，Burlington Hotel① 本系住外国人的旅馆，所以清静得很。

晚上周氏夫妇，和徐家三姊妹来此地洗澡，一直洗到深夜的十二点钟。和她们谈到午前二点，上周家去吃年夜饭，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三点多钟了。

今天华林也来，他也在这里洗澡，中国人住处，设备不周，所以弄得一间房间内，有七八个人来洗澡，旅店的 Manager② 颇有烦言，也只好一笑置之。

---

① 英文，柏林顿旅馆。现名沧州旅馆。

② 英文，经理。

夜深一个人睡在床上,默想 Madam S.[①] 的动作,行为,很想马上带她出国去,上巴黎或南欧 Venice,Florence[②] 去度异国之春,但是钱总来不转,惰性又太重,终只是一场空想罢了。

二月二日,阴晴,正月元旦,今年是丁卯年了。

昨晚入睡迟,今早又睡不着,八点多钟就醒了。洗澡梳头毕,吃了一壶红茶,两片面包。

火炉熊熊不息,室内空气温暖,一个人坐在 curtain[③] 后,听窗外面的爆竹声,很有点出世之想,仿佛是 An Attic philosopher[④] 在巴黎看新年景物的样子,啊!这一种飘泊生活,不晓得要哪一年才告结束。

很想在此地久住,但用费太昂,今天午前,必须离开此地,不过将来若经济充裕的时候,总要再来住它一两个月,因为地方闲静清洁,可以多作瞑想的工夫。

午前十一时记于沧洲饭店之二楼客舍。

十二时前出 Burlington Hotel(沧州旅馆),到创造社出版部午膳。天气总不开朗,虽不下雨,然亦暗暗使人不快。午后和出版部同人玩骨牌,输了两块多钱。傍晚五时前后,出至周家,和女太太们打牌,打到天明。之音为我代打,赢了不少。并且于打牌后,和我掷了一把双六,我得了一副不同,她又嫣然地一笑。

在周家睡觉,至第二日午前十一点才起床。

---

① 英文,孙夫人。

② 英文,威尼斯、佛罗伦萨。

③ 英文,窗帘。

④ 英文,阁楼哲学家。

二月三日，旧历正月初二，雨，星期四。

十一点钟起床，见窗外雨大，屋瓦尽湿，之音也起来了，我觉得她的一举一动，仿佛都含有什么意思似的。起床后遇见了地震，周太太和之音都骇慌了。吃了两碗年糕，坐洋车冒雨回到出版部来。

午后整理书籍，费去了半天工夫。雨仍是不止，很觉得郁闷，本想去杭州会王女士去，因为天气不好，也不愿行。

晚上和梁、成二君至大世界听戏，听到午前一点钟，出来吃了一点酒食，就坐汽车回到出版部来。

四日，星期五，旧历正月初三，阴晴，有雨意。

午前睡至十一时始起床。又整理书籍，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了。

午后和徐君至 Embassy Theatre 看 *Don Juan* 电影，主演者为 John Barrymore①，片子并不好。傍晚出来的时候，天已经下起雪来了。晚上在出版部，和他们谈了些关于出版部的事情。看《沉下去的夕阳》到午前一点，总算把这一部小说看完了。

五日，星期六，阴晴，旧历正月初四。

午前十时离床，有许多友人来访，邀他们在家里吃午饭，饭后看日文小说若干张。

楼君剑南于午后三时顷来约我去看电影。到北京大戏院，则日班三点钟开映的一次，已经赶不及了，就上全羽居茶楼去饮茶，直坐到四点多钟，仍复去北京大戏院。

---

① 英文，使馆剧院，影片《唐璜》，主演者约翰·巴里尔。

画名 *Saturday Night*，系美国 Paramount 影片之一，导演者为 Cecil Demille[1]。情节平常，演术也不高明，一张美国的通俗画片而已。

从影戏院出来，已将九点钟了，就和楼君上附近的一家酒馆去吃晚饭，谈了许多天，楼君实在是一位很诚实的青年。

一路上走回家来，我只在想我此刻所进行的一件大事。去年年底我写了两封信去给王，问她以可否去杭州相会，她到现在还没有回信给我。

啊！真想不到到了中年，还曾经验到这一种 love 的 pain[2]。

到家之后，知道室内电灯又断线了，在洋烛光的底下，吸吸烟，想想人生的变化，真想出家遗世，去做一个完全无系累，无责任的流人，假使我对王女士的恋爱能够成功，我想今后的苦痛，恐怕还要加剧，因为我与她二人，都是受了运命的播弄的人，行动都不能自由。

今天接了许多信，重要的几封，如张资平的，荃君的，王独清的，打算于两三天之内复他们。

晚上九点前后就上床睡了，但翻来覆去，终究是睡不着。

薄情的王女士，尤其使我气闷。她真是一个无情者，我真错爱了她了。

在床上睡不着，又只好披衣坐起来看书，但是看来看去，书终是看不进。这两三星期中间，情思昏乱，都为了女人，把我的有生命的工作丢弃了，以后想振作起来，努力一番，把这些女魔

---

① 英文，画名《周六的晚上》，派拉蒙影片，导演塞西尔·德米尔。

② 英文，爱的痛苦。

驱去。但是,但是这样柔弱的我,此事又哪能够办到。啊,我现在真走到山穷水尽的人生的末路了,到西洋去,还是想法子,赶快上西洋去吧!

六日,晴,星期日,正月初五。

早晨起,即出至法界访朋友,他告诉我,郭夫人,想和我一见,晚上请我去他家里吃饭。回出版部吃饭后,又去北四川路看电影。影片不佳,中途就出来,倒是买了几本日文书,还差强人意。并在杂志摊上见了二月号的《新潮》,上面有一段记事,名《南方文学者之一群》,系奉我为南方文学之正主者,盖日本新闻记者某之所撰,亦一笑付之。

几日不见之音,很想去探听她的消息,午后六时前去周家,伊方与周静豪对坐在灯下。喜欢得不了,就约他们去大新舞台听戏。坐席买定后,教他们先入座,我去友人家吃夜饭,见了几位认识的夫人。一年余不见,郭夫人消瘦了一点,问复初事,说他就快回上海来。

九点半夜膳吃完,急赶到大新舞台,听了一出《四郎探母》。之音的柔心,为四郎的别妻打动了。

一点前后,戏散出来,又和他们去菜馆吃饭,她只吃了两口酒,还是我强迫她喝的。出菜馆,和她们一道上周家去宿。

七日,星期一,晴爽,正月初六。

十点钟起床,急回至出版部,看了许多信。午后有去访郭夫人之约,大约今晚上,又须在郭家吃晚饭了。

中饭吃完之后,又来了许多穷朋友,结果是寸步不能移动,陪他们去北四川路走了一趟,走到午后四时,天起了北风,下起

雪来了。

和他们分散，一个人走回家来，终不想回到冷冰冰的出版部去。走进了宝山路，就折入一条狭巷，寻到百星大戏院(Pantheon Theatre)去看电影。影片名 *Helen of Troy*[1]，是德国人导演的。内容是 Homer's *Iliad*[2] 的前半部。到影戏场里坐下，几星期来的疲劳和哀怨，一齐放弛出来了。当映画的中间，竟乌乌昏睡了过去。七点多钟，电影还没有映完，我心里就忧郁得难堪，所以只好走了出来，在储蓄会的食堂里吃晚餐。

餐厅很大，我只孤冷清的一个人，想想我这半月来的单恋的结果，竟勃嗒勃嗒的滴落了两点眼泪来。举头看玻璃窗外面的夜里的天空，有一钩镰刀样的月亮，照得清莹洁白。我想 Madam S. 她的自己的女性，还没有觉醒，第一期的青春期里，糊里糊涂就结下了婚姻，生下了小孩，不久便遇到了她男人的死，到了这第二期的 Second Blooming Period[3]，她当然不会觉醒起来的。我所要求的东西，她终究不能给我。啊啊，回想起来，可恨的，还是那一位王女士，我的明白的表示，她的承受下去的回答，差不多已经可以成立了。谁知到了这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时候，她又会给我一个打击的呢？

我也该觉悟了，是 resignation[4] 确定的时候了，可怜我的荃君，可怜我的龙儿熊儿，这一个月来，竟没有上过我的心，啊啊，到头来，终究只好回到自家的破烂的老巢里去。这时候荃君若在上海，我想跑过去寻她出来，紧紧地抱着了痛哭一阵。我要向

---

① 英文，《特罗伊的海伦》。

② 英文，荷马的《伊利亚特》。

③ 英文，第二个开花期。

④ 英文，放弃。

她 confess①,我要求她饶赦,我要她能够接受我这一刻时候的我的纯洁的真情。

大约我的时候是已经过去了,Blooming Season② 是不会来了,像我这样的一生,可以说完全是造物主的精神的浪费,是创造者的无为的播弄。上帝——若是有上帝的时候——(或者说运命也好)做了这一出恶戏,对于它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今天出版部里的酒也完了,营业也开始了,以后我只有一个法子可以逃出种种无为的苦闷——就是拚命的做事情,拚命的干一点东西出来,以代替饮酒,代替妇人,代替种种无为的空想和怨嗟。

前两天立春了,今晚上还有几点飞雪从月光里飞舞下来,我希望这几点雪是去年寒冬的葬仪,我希望今天的一天,是过去的我的末日。

八日,星期二,晴,正月初七。

昨天晚上,一个人在家里读词喝酒喝到夜半,终究睡不着。就偷偷地出去,冒出了戒严的界线,在寒风星斗吹照着的长街上,坐车到陆家观音堂的周家去。

已经是十二点了,打门进去,周太太早已和静豪睡在一张床上,之音一个人睡在里间房里。我看了她的头发,看了她的灰白的面色,很想象她当时和晓江同睡的情形。坐了三分钟的样子,便一个人踉跄出来,又喝了许多酒,找出了一个老妓,和她去燕子窠吸鸦片烟吸到天明。

---

① 英文,忏悔。

② 英文,花开季候。

六点钟天亮之后，和她走到了白克路登贤里，约她于礼拜四再去，我就一个人从清冷的早晨街上，走回出版部来。

一直睡到十二点钟，有许多人来访我，陪他们说闲话，吃晚饭，到了晚上的七点以后才和蒋光赤出去，又到陆家观音堂的周家去。

坐坐谈谈，谈到了深夜的十二点。请之音及周氏夫妇去喝酒，喝到午前两点，才和她们回去，又在周家宿了一晚。

九日，星期三，正月初八日。

今天天气很好。早晨十点前后起来，看床前有一缕日光照着。周太太亲到厨下去为我烧煮年糕，吃了两碗，就回到出版部来。又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有几个不知道义的青年，竟不顾羞耻，来和我拌嘴。

午饭后出至江湾路艺术大学，见了周氏夫妇，但不见之音。与他们谈了半日的闲天，又请他们上同华楼去吃晚饭，并且着人去请了之音来。这一次大约是我和她们的最后的晚餐，以后决定不再虚费精力时日了。七点半回家，接到了王女士的来信，她说我这次打算赴杭州的动机是不应该的。我马上写了一封回信，述说了一遍我的失望和悲哀，也和她长别了，并告诉她想去法国的巴黎，葬送我这断肠的身世。啊啊，女人终究是下等动物，她们只晓得要金钱，要虚空的荣誉，我以后想和异性断绝交际了。

巴黎去，到巴黎去吧！

十日，星期四，晴爽，旧历正月初九。

早晨睡到十时，方才醒来，总算是到上海之后，睡得最安稳，

最满足的一夜。午前楼君、李君来谈,吃过午饭,又有许多文学青年来访,就和他们出去,同时又写了一封信给映霞。大约我和她的关系将从此终断了。

上豫丰泰去吃酒,吃到下午五时多,就又去周家吃饭。晚饭后因为月亮很好,走上北京大戏院去看 Ibanez 的 *Blood and Sand*,主角 Collardo Juan 由 Valentino[①] 扮演,演得很不错。

十一点前,又回到周家去宿,在睡梦中,还和周氏夫妇谈了许多话。夜间咳嗽时发,我的身体大约是不行了。啊啊,若在现在一死,我恐怕我的一腔哀怨,终于诉不出来。我真恨死了王女士,我真咒死了命运之神,使我们两人终于会在这短短的生涯里遇到了。

十一日,星期五,晴爽,正月初十日。

今天早晨也睡到了十时。在周家吃了中饭,就去剃头洗澡,心里只觉得空虚,对于人生终不能感到一点儿趣味,大约中年的失恋者,心境都是如此的吧!昨晚睡后周太太又和我谈了许多关于之音的话。

午后三点钟回到创造社出版部来,内部的事情愈弄愈糟了。有许多办事的人,都要告假回去,从明日起,我是寸步不能移开的了。

晚上又接到映霞的来信,她竟明白表示拒绝了。也罢,把闲情付于东流江水,想依身后,总有人怜。今晚上打算再出去大醉一场,就从此断绝了烟,断绝了酒,断绝了如蛇如蝎的妇人们。

半夜里醉了酒回来,终于情难自禁,又写了一封信给映霞。

① 英文,伊巴内兹的《碧血黄沙》,主角科拉多·朱安,由瓦伦蒂诺扮演。

我不知道这一回究竟犯了什么病，对于她会这样的依依难舍，我真下泪了，哭了，哭了一个痛快。我希望她明天再有信来，后天再有信来。我还是在梦想我和她两人恋爱的成功！

十二日，星期六，旧历正月十一，晴爽。

午前于九点钟起床，觉得头脑昏痛，又有病了，夜来咳嗽厉害，我怕我自家的生命，将从此缩短。午饭前去吴淞路买了一本旧《改造》新年号来，内有创作许多篇，想于这几日内读完它们。

午后因为天气太好，不知不觉，竟走了出去，又买了一本《新潮》新年号，内有葛西善藏的一篇小说名《醉狂者之独白》，实在做得很好。此外又买了许多英文小说：*Laura*, by Ethel Sidgwick; *Memoirs of A Midgen*, by Walter de la Mare; *Debts of Honor*, by Maurus Jökai,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Arthur B. Yoland; *O Pioneers*, by Willa S. Cather.[①] 这几个作家的书，我从前都已经读过了。Ethel Sidgwick 的 *Promise*, Walter de la Mare 的 *Henry Brocken*, Maurus jökai 的 *Eyes Like the Blue Sea* (?)和 Willa S. Cather's *One of Ours*[②] 等，都是很好的小说。

其中尤其是 Maurus jökai 的东西，使人很能够快乐地读下去。他虽是一个匈牙利的作家，然而小说里却颇带有 Cosmopolitic[③] 的性质。鲁迅也读了他的许多小说，据鲁迅说，

① 英文，分别为：《劳拉》，伊瑟尔·西德格威克作；《中性人的记忆》，瓦尔特·德·拉·梅尔作；《荣誉的账》，莫鲁斯·约凯作，由亚瑟·约兰译为英语；《啊，拓荒者》，威拉·凯瑟作。

② 英文，伊瑟尔·西德格威克的《承诺》；瓦尔特·德·拉·梅尔的《亨利·布罗肯》；莫鲁斯·约凯的《如同蓝色海洋的眼睛》以及威拉·凯瑟的《我们的一个》。

③ 英文：世界性。

jökai 是他所爱读的一个外国作家。他的东西，虽然不深刻，然而使人读了不至于讨厌，大抵 popular① 的作家，做到这一步，已经是不凡了。张资平的小说，还不能赶上他远甚。并且他也是一位实行革命的人，和我国的空谈革命，而只知升官发财者不同。

接到了郭沫若的一封信，是因为《洪水》上的一篇《广州事情》责备我倾向太坏的，我怕他要为右派所笼络了，将来我们两人或要分道而驰的。

晚上月亮很好，出版部的一个伙计回家去了，只剩了我一个人在家。想了许多将来的计划，不晓得能不能够实行。

王女士又有信来，我真不明了她的真相。她说的话，很是冠冕堂皇，然而一点儿内容也没有。我想结果，终究是因为我和她的年龄相差太远，这一次的恋爱，大约是不会成立的。

自阴历正月十五起，我想把我的放浪行为改变一下，锐意于创造社的革新。将来创造社出版部的发展计划，也不得不于这几个月内定一定。

好久不写信到广东、武昌、南昌去了，大约明后天当写它一天的信，去报告出版部的计划和将来发展的步骤。

半夜里又去喝酒，喝得半醉回来，想想我这一次和王女士的事情，真想放声高哭，我这一次又做了一个小丑，王女士的这样的吞吞吐吐，实在使人家一点儿也摸不着头脑，你说教人要不要气死呢！

唉，可怜我一生孤冷，大约到死的那日止，当不能够和一位女人亲近，我只怨我的运命，我以后想不再作人家的笑柄。

---

① 英文：通俗。

十三日，星期日（正月十二日）。

门外头在下纖纤的雨，早晨十点前起来，坐在卖书的桌前，候昨晚去送行的两位办事者回来。

饭后读《改造》正月号的小说，到午后三点友人叶鼎洛和周静豪来访我，谈到傍晚。

晚上去邵家吃满月酒，雨仍是丝丝不止。同席者有徐志摩、刘海粟及邵氏夫妇等。笑谈吸烟，一直到了午前的三时。

雨下得很大，出到街上，已经见不到人影了。街灯的光，反映在马路上的水面里，冷静得很。本来和周静豪约好，上他家去睡的，可是因为夜太深了，所以不去，走上法界的花烟间去，吸了三个钟头的鸦片烟。

十四日，星期一，阴晴（正月十三日）。

早晨从花烟间出来，雨还是不止，吸食鸦片烟太多，头脑昏痛得很。到家就倒在床上睡了，睡到午前十一点半。

午饭后又去周家，见了周太太，告以十五日在大东开房间。回来的途上买了许多旧书。有一本 Max Geissler 的小说 *Das Heidejahr*①，却是很好的一本 *Heimatkunst*② 的创作，德文学史家 *Bartel*③ 也很称赞 *Geissler*。

此外还有一本美国的 E. N. Westcott 著的 *David Harum*④，

---

① 英文，盖斯勒的《荒年》。

② 英文，乡土文学。

③ 英文，巴特尔。

④ 英文，韦斯特科特著的《戴维·哈鲁姆》。

此书久已闻名了,想读它一读。Westcott 是 Central New York[①]人,生于 1847 年九月廿四,以肺病卒于 1898 年的三月三十一。*David Harum* 却是在他死后出版的,而现在已经成了一部不朽的名著,代表纽约的商人气质的大作了。可怜作者竟没有见到他的著作的成功,比我还要悲惨些。

昨夜来的疲劳未复原,今夜在十点前就上床睡了。

十五日,星期二(正月十四)。终日下雨,愁闷得很。

午前十点起床,又犯了头晕的病,一天心散神迷,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中饭后,冒雨出去走了一趟。在外国书铺子里,买了一本 Leonard Merrick 著的小说 *Cynthia*[②]。按这一个作家,专描写艺术家的生活,颇有深沉悠徐之趣,其他尚有 *The Worldlings*(1900), *Conrad in Quest of his Youth* (1903), *The House of Lynch* (1907), *The Position of Peggy Harper* (1911)[③]等。有暇当再去收集些来翻读。

晚上在家里看书,接到了周作人的来信,系赞我这一回的创作《过去》的,他说我的作风变了,《过去》是可与 Dostoieffski, Garsin[④] 相比的杰作,描写女性,很有独到的地方,我真觉得汗颜,以后要努力一点,使他的赞词能够不至落空。

又接到了一封家信和王女士的信,前者使我感泣,她的诚心

① 英文,韦斯特科特是中央纽约人。

② 英文,利奥纳德·梅里克的《月亮女神》。

③ 英文,分别为:《凡人》,《康拉德为了追求他的青春》,《私刑室》,《佩基·哈珀的身份》。

④ 英文,陀斯妥耶夫斯基,加森。

待我，实在反使我感到痛苦，啊，这 Delicate，Devotional mind！[1] 后者也比前不同了，稍稍露了一点诚意。不过她总要想试炼我，看我的诚意如何。马上写了一封回信去给她，告诉她以我对她的衷情。

十六日，星期三，正月十五。阴晴。

昨晚上，睡不安稳，所以今天觉得头昏。早晨十点前起床，就有许多朋友来访我，和他们谈到中午。

午饭后因为与之音、周太太等有约，就上大东去开房间。午后二点钟到周家，和她们谈了一阵，到三点钟前一道去大东。

折回创造社出版部，又办了些琐事，傍晚六点前后复去大东，和她们吃饭，打牌饮酒，一直闹到天明。

今夜喝酒过多，身体不爽，真正的戒酒，自今日始。下次再若遇见之音，她必要感佩我戒烟戒酒的毅力了。

《穷冬日记》终于今日，时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午前。

① 英文，美丽的，虔诚的心。

新 生 日 记[1]

（1927年2月17日——4月2日）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日，星期四，旧历正月十六。阴晴。

昨晚上一宵未睡，觉得舌尖粗痛难堪。午前八九点钟，洗了一个澡，是把旧习洗去的意思，断酒断烟，始自今日。

和之音等在快活林吃早饭，十一时前坐车到出版部，天色暗暗，凉风吹上衣襟，一种欢乐后的悲哀，弄得我颓唐不振。

午饭后，在出版部计划整理事宜，发见了许多阴事，难怪创造社出版部要亏本了。几个伙计，都自然而然的跑出去了，清冷的午后，剩得我一个人在书斋里闷坐。

办事人有将公款收入私囊的，被我发见了一件，懊恼之至。

晚上天下起雨来了。孤灯下独坐着，只在想北京的儿女，和杭州烽火中的映霞。今天午后，孙君以仓田百三的《出家及其弟子》译稿一册来售，谈到杭州入党军手事，所以想到了映霞。富阳此次两经兵乱，老母兄嫂（二兄嫂）等及田园老屋，不晓得弄得怎么样了。

因为人倦，所以于九点前就入睡，明天起我将变成一个完全的新人，烟酒断除，多做文章。

咳嗽总是不好，痰很多，大约此生总已无壮健的希望了，不

---

① 本篇最初见于1927年9月1日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日记九种》。

过在临死之前,我还想尝一尝恋爱的滋味。

十八日,星期五,正月十七,雨。

夜来雨还是未息。杭州确已入党军手,喜欢得了不得。午前在家里整理出版部的事务。午后开部务会议,决定以后整理出版部的计划。并且清查存货,及部内器具什物,登记入清册。

晚上清理账目,直到十点多钟。读 Willa S. Cather 的小说 *O Pioneers*! 尚剩六七十页。

开塞女士描写美国 Prairie① 的移民生活,笔致很沉着,颇有俄国杜葛纳夫之风。瑞典移民之在加州的生活,读了她的小说,可以了如观烛。书中女主人公 Alexandra② 的性格,及其他三数人的性格,也可以说是写到了,但觉得弱一点,没有俄国作家那么深刻。她的描写自然,已经是成功了,比之 Turgenieff 初期的作品,也无愧色,明天当将这篇小说读了之。

十九日,星期六,正月十八。雨仍未息。

早晨八点钟起床,阅报知道党军已进至临平,杭州安谧。映霞一家及我的母亲兄嫂,不晓得也受了惊恐没有,等沪杭车通,想去杭州一次,探听她们的消息。

午前在家里读小说,把 Cather 女士的 *O Pionecrs*! 读毕。书系叙一家去美洲开垦的瑞典家族。初年间开垦不利,同去者大都星散,奔入支加哥、纽约等处去作工了。只有 Bergson③ 的

① 英文,大草原。
② 英文,亚历山德拉。
③ 英文,伯格森。

一家不走，这家的长女 Alexandra，治家颇有法，老主人死后，全由她一人，把三人的兄弟弄得好好，家产亦完全由她一手置买得十分丰富。她幼时有一位朋友，因年岁不丰，逃上纽约去做刻匠，几年之后，重来她那里，感情复活，然受了她二位兄弟的阻挠，终于不能结婚。她所最爱的一个小弟弟，这时候还和她同住，虽能了解她的心，但也不很赞成她的垂老结婚。后来这小弟弟因为和一个邻近的已婚妇人有了恋爱，致被这妇人的男子所杀，Alexandra 正在悲痛的时候，她的恋人又自北方回来了，两人就结了婚。这是大概，然而描写的细腻处，却不能在此地重述。

上海的工人，自今天起全体罢工，要求英兵退出上海，并喊打倒军阀，收回租界，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市上杀气腾天，中外的兵士，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中国界内，兵士抢劫财物，任意杀人，弄得人心恐怖，寸步不能出屋外。

午后三四点钟，有人以汽车来接我，约我去看市上的肃杀景象。上法界周家去坐了两三个钟头。傍晚周夫人和之音方匆促回来，之音告我“周静豪为欠房租而被告了”。

晚上田寿昌[①] 家行结婚礼，我虽去了两趟，然心里终究不快活，只在替周静豪担忧。

入夜雨还是不止，在周家宿。

二十日，星期日，雨还是不止(正月十九日也)。

午前起来，回出版部看了一回，上了几笔账。心上一日不安，因为周静豪讼事未了，而外面的罢市罢工，尚在进行。西门

① 即戏剧家田汉。

东门，中国军人以搜查传单为名，杀人有五六十名。连无辜的小孩及妇人，都被这些禽兽杀了，人头人体，暴露在市上，路过之人，有嗟叹一声的，也立刻被杀。身上有白布一缕被搜出者，亦即被杀。男子之服西服及学生服者，也不知被杀死了多少。最可怜的，有两个女学生，在西门街上行走，一兵以一张传单塞在她的袋里，当场就把这两人缚起，脱下她们的衣服，用刀杀了。此外曹家渡，杨树浦，闸北，像这样的被杀者，还有三四十人。街上血腥充满于湿空气中，自太平天国以来，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恐怖。

傍晚又到周家去宿，周太太哭得面目消瘦，一直到夜深才睡着。

二十一日，星期一，雨仍在下（正月二十）。

早晨一起，就和之音及周太太上地方厅去设法保周静豪。一直等到午后三四点钟，费尽了种种苦心，才把事情弄好。

晚上因为下雨，仍在周家宿。和之音谈了些天，可是两人都不敢多说话。

外面军人残杀良民，愈演愈烈，中国地界无头的死尸，到处皆是，白昼行人稀少，店铺都关了门。

二十二日，星期二，晴（正月廿一）。

午前十点钟后起床，就回到出版部里来。

办了半天的公，到傍晚五点多钟，忽有一青年学生来报告，谓工人全体，将于今晚六点钟起事，教我早点避入租界，免受惊恐。我以“也有一点勇气，不再逃了，”回对他，被他苦劝不过，只好于六点钟前，跟跄逃往租界去躲避。晚上等了一晚，只听见几

声炮声，什么事情也没有。仍在周家宿，有人来作闲谈，直谈到午前一点，去大世界高塔上望中国界，也看不出什么动静，只见租界上兵警很多而已。

二十三日，星期三（正月廿二）阴晴。

午前就有人上周家来访我，去中国界看形势，杀人仍处处在进行，昨晚上的事情，完全失败了。走到长生街（在北门内）徐宅，看之音和她的妹妹，之音已经往周家去了。

在周家吃午饭，和之音坐了一忽，又同蒋光赤出来，到街上打听消息，恐怖状态，仍如昨日，不过杀人的数目，减少了一点。但学生及市民之被捕者，总在百人以上，大约这些无辜的良民，总难免不被他们杀戮，这些狗彘，不晓得究竟有没有人心肝的。

晚上在电灯下和之音及她的三妹妹闲谈，我心里终究觉得不快乐，因为外面的恐怖状态，不知道要继续到什么时候。

二十四日，星期四（正月廿三），雨。

午前去访华林，因为他住在周家附近的金神父路。一直谈到午后一点多钟，才回周家去。周太太硬要我为她去借三百块钱来，我真难以对付，因为这两月来，用钱实在用得太多了。

傍晚四五点钟，冒雨回到出版部来，左右的几家人家，都以不白的罪名被封了，并且将金银财物，抢劫一空，还捕去了好几个人。大家劝我避开，因为我们这出版部，迟早总要被封的。明天早晨，若不来封，我想上法界去弄一间房子，先把伙计们及账簿拿去放在那里。

《创造》月刊六期，已于昨日印出，然不能发卖，大约这虐杀

的恐怖不去掉，我们的出版品，总不能卖出去的。

今天工人已有许多复工的，这一回的事情，又这样没有效果的收束了，我真为中国前途叹，早知要这样的收场，那又何苦去送二三百同胞的命哩！

窗外头雨还是不止，我坐在电灯下，心里尽在跳跃，因为住在中国界内，住在中国军阀的治下，我的命是在半天飞的。任何时候，这些禽兽似的兵，都可以闯进来杀我。

二十五日，星期五，雨大得很，并且很冷。

午前一早就起来，上城隍庙去喝了茶，今天上海的情形，似乎恢复原状了。十点前后冒雨去四川路，买了一本 Sheila Kaye-Smith 的 *Green Apple Harvest*①。听说这一本书，和 *Sussex Gorse*②，是她的杰作，暇日当读它一读。又去内山书店，买了几本日本书。

午后上周家去，见到了之音，交给她二百块钱，托她转交给周太太。同时又接到了映霞的一封信，约我去尚贤坊相会，马上跑去，和她对坐到午后五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约我于下星期一再去，并且给了我一个地址，教我以后和她通信。无论如何，我总承认她是接受了我的爱了，我以后总想竭力做成这一回的 Perfect Love③，不至辜负她，不至损害人。跑回家来，就马上写了一张字条，想于下星期一见她的时候，亲交给她。约她于下星期二(二月廿八日)午后二点半钟在霞飞路上相见。啊啊！人

① 英文，希拉·凯·史密斯的《绿苹果丰收了》。

② 英文，《苏塞克斯荆豆》。

③ 英文，完美的爱。

生本来是一场梦,而我这一次的事情更是梦中之梦,这梦的结果,不晓得究竟是怎样,我怕我的运命,终要来咒诅我,嫉妒我,不能使我有圆满的结果。

二十六日,星期六,天放晴了。但冷得很,所谓春寒料峭,大约是指这一种气温而言。

午前在家里编《洪水》二十七期的稿子。打算做一篇《探听王以仁的消息》,许杰前来访我,并且赠我一本以仁的短篇小说集。

王以仁是我直系的传代者,他的文章很像我,他在他的短篇集序文(《孤雁集》序)里也曾说及。我对他也很抱有希望,可是去年夏天,因为失业失恋的结果,行踪竟不明了。

午后又上周家去,见了之音等,心绪不宁,就又跑上尚贤坊去,见了孙夫人,她把映霞的心迹,完全对我说出。我也觉得很为难,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回的事情,总要使它成功。和她们打牌喝酒,说闲话,一直说到天明,午前三点钟,才在那一张王女士曾经睡过的床上睡着。

二十七日,星期日,晴爽(正月廿六日)。

想来想去,终觉得我这一回的爱情是不纯洁的。被映霞一逼,我的抛离妻子,抛离社会的心思,倒动摇起来了,早晨一早,就醒了不能再睡,八点多钟,回到出版部里。几日来的事情,都还积压着没有办理。今天一天,总想把许多回信复出,账目记清,《洪水》二十七期编好,明天好痛痛快快地和映霞畅谈一天。

午后将《洪水》二十七期的稿子送出,我做了一篇《打听诗人的消息》,是怀王以仁的。稿子编好后,心里苦闷得很,不得已就

跑出去,到大马路去跑了一趟。又到天发池去洗了一个澡,觉得身体清爽得许多。

晚上又写了一张信,预备明天去交给映霞的。晚饭多吃了一点,胸胃里非常感着压迫,大约是病了,是恋爱的病。

读日本作家谷崎精二著的《恋火》,系叙述一个中年有妻子的男子名木暮者,和一位名荣子的女人恋爱,终于两边都舍不得,他夹在中间受苦,情况和我现在的地位一样。

我时时刻刻忘不了映霞,也时时刻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荃君的那种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眼泪,但映霞的丰肥的体质和澄美的瞳神,又一步也不离的在追迫我。向晚的时候,坐电车回来,过天后宫桥的一刹那,我意忍不住哭起来了。啊啊,这可咒诅的命运,这不可解的人生,我只愿意早一天死。

二十八日,星期一,阴晴(正月廿七)。

早晨在床上躺着,还在想前天和映霞会见的余味。我真中了她的毒箭了,离开了她,我的精神一刻也不安闲。她要我振作,要我有为,然而我的苦楚,她一点儿也不了解,我只想早一天和她结合。

午前在家里,办了一点小事,就匆匆的走了,走上孙氏夫妇处,因为她约定教我今天上那里去会她。等得不耐烦起来,就上霞飞路俄国人开的书店去买了十块钱左右的书。中间有德国小说家 Bernhard Kellermann's *Der Tunnel*① 一册,此外多是俄国安特列夫著的德译剧本。

好容易,等到十二点钟过后,她来了,就和她上江南大旅社

① 英文,伯恩哈德·凯勒曼的《隧道》。

去密谈了半天，我的将来的计划，对她的态度等，都和她说了。自午后二点多钟谈起，一直谈到五点钟左右。

室内温暖得很，窗外面浮云四蔽，时有淡淡的阳光，射进窗来。我和她靠坐在安乐椅上，静静的说话，我以我的全人格保障她，我想为她寻一个学校，我更想她和我一道上欧洲去。

五点钟后，和她上四马路酒馆去喝酒，同时也请孙氏夫妇来作陪。饭后上大马路快活林去吃西餐茶点，八点前后又逼她上旅馆去了一趟，我很想和她亲一个嘴，但终于不敢，九点钟后，送她上孙家去睡，临别的时候，在门口，只亲亲热热的握了一握手。她的拿出手来的态度，实在是 gehorsam①，我和她别后，一个人在路上很觉得后悔，悔我在旅馆的时候，不大胆一点，否则我和她的 first kiss② 已经可以封上她的嘴了。

在电灯照着的空空的霞飞路上走了一回，胸中感到了无限的舒畅。这胜利者的快感，成功的时候的愉悦，总算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经验。在马路上也看见了些粉绿的卖妇，但我对她们的好奇心，探险心，完全没有了，啊，映霞！你真是我的 Beatrice③。我的丑恶耽溺的心思，完全被你净化了。

在街路上走了半点多钟，我觉得这一个幸福之感，一个人负不住了，觉得这一个重负，这样的负不了了，很想找几个人说说话。不知不觉，就走上了周家的楼上，那儿的空气，又完全不同，有小孩子绕膝的嬉弄，有妇女们阅世的闲谈，之音，慕慈，更有一位很平和的丈夫，能很满足的享受家庭的幸福的丈夫周静豪。

---

① 英文，温顺。

② 英文，初吻。

③ 比阿特里丝，但丁的意中人。

和她们谈谈笑笑，一直谈到十二点钟，才回返江南大旅社去。

一个人坐在日间映霞坐过的安乐椅上，终觉得不能睡觉，不得已就去洗了一个澡。夜已经深了，水也不十分热，猫猫虎虎洗完澡后，又在电灯下，看了半个钟头的书。上床之后，翻来覆去，一睡也不能睡，到天将亮的时候，才合了一合眼。

三月一日，星期二，阴晴（正月廿八日）。

午前八点多钟就起了床，梳洗之后，赶上尚贤坊孙氏寓居，又去看映霞，她刚从床上起来，穿了一身短薄的棉袄，头发还是蓬松未掠。我又发见了她的一种新的美点。谈了几句天，才晓得昨天晚上回来，孙氏的夫人，因月经期中过劳，病了，大家觉得不快。我今天还想约映霞出来再玩一天的，但她却碍于友谊，不得不在孙夫人的床前看她的病。坐到十点钟前，我知道她一定不能脱身，她也对我丢了个眼色，所以只好一个人无情无绪地离开了孙氏的寓居。

上周家去坐了一会，之音为我烧煮馄饨，吃了两碗。匆匆回出版部来，看了许多来信。中间有我女人的一封盼望我回京很切的家书，我读了真想哭了。

午后更是坐立不安，只想再和映霞出来同玩，在四马路办了一点社内的公务，就又坐电车上尚贤坊去。孙夫人的病已经好了许多，映霞仍复在床前看病。有一位在天津的银行员，却坐在映霞的对面，和她在谈笑，我心里一霎时就感着了不快，大约是嫉妒吧？我也莫名其妙，不知这感情是从何处来的。

痴坐了一两个钟头，看看映霞终究没有出来和我同玩的希望了，就决意出来，走到马路上来，昨晚这样感到满足的心，今天不知怎么的，忽而变了过来，一种失望，愤怨悲痛的心思，突如其

来的把我的身体压住,压得我气都吐不出来。又在霞飞路上跑了一圈,暗暗的天色,就向晚了,更上那家俄国书铺去走了一遭,买了两本哥尔基的剧本,心绪灰颓,一点儿感不出做人的兴致来。走出那家书铺,大街上的店里,已经上电灯了。很想上金神父路去找华林谈话,但又怕中国界要戒严,不能回出版部去,所以只好坐了公共汽车,回返闸北。

吃了夜饭,在灯前吸烟坐着,心事更如潮涌。想再出去,再去看看映霞,但又怕为她所笑。不得已,只好定下心来,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约她于礼拜五那天(三月四日)午后,在大马路先施公司电车停留处候我,我好再和她谈半天的话。我和她这一次恋爱的成功与否,就可以在这一天的晚上决定了。若要失败,我希望失败得早点,免得这样的不安,这样的天天做梦。啊啊,The agony of love[①],我今天才知道你的厉害。

三月二日,星期三,阴晴(正月廿九)。

昨晚上因为想映霞的事情,终于一宵不睡,早晨起来,一早就去梅白克路坤范女中看她,因为她寄住在坤范的她的一位女同学那里。寻了半天,才寻着了那个比小学还小的女中学,由门房传达进去,去请她的女友陈锡贤女士出来,她告诉我"映霞上她姊姊那里去了",可怜我急得同失了母的小孩一样,想哭又哭不出来。不得已只好坐了电车回家,吃过午饭,便又同游魂病者似的跑出外面去。

先上霞飞路的书店里去了一趟,买了两本德译俄国小说,然后上周家去。周氏夫妇及小孩都不在,只有之音,坐在那里默

① 英文,爱的烈火。

想。我和她谈了许多天,她哭了,诉说她的苦闷。安慰了她一阵,末了我自己也哭了半天。

天上只有灰色的浮云可以看得见,雨也不下,日光也不射出来。到了向晚的时候,我和之音,两人坐了车上她娘家去。到了她的家里,上她房里去坐了一会,匆匆地又辞了她跑上南国社去看周氏夫妇。她们正在那里赌钱,我也去输了十二块大洋。

晚上七至九的中间,跑上法科大学去授德文,我的功课排在晚上,系礼拜二三四的三天。今天因为是第一天上课,学生不多,所以只与一位学生谈了些关于讲授德文的空话,就走了出来。

法科大学的学生,欢迎我得很,并且要我去教统计学,我已经辞了,万一再来缠纠,只好勉强担任下去,不过自家的损失大一点罢了,勉强要教也是可以教的。

晚上在周家宿,又是一宵未曾合眼。近来的失眠症又加剧了,于身体大有妨碍,以后当注意一点。

三月三日,星期四(正月三十日),阴晴。

早晨十点钟起床,和两位朋友上城隍庙去喝茶吃点心,到午后一点多钟才回家来。办了许多出版部的事情,并且上邮政局中国银行及德茂钱庄去了一趟。又坐电车到卡德路,去洋书铺买了一本 Compton Mackenzie's *Carnival*①。这一本书是他的初期的作品,和 *Sinister Street*② 是相并的知名之作,空下来当读它一读。

---

① 英文,康普顿·麦肯齐的《狂欢节》。

② 《不祥之街》。

晚上查出版部的账，开批发单子，今天的一天，总算这样的混过去了，也没有十分想映霞的余裕。我只希望她明天能够如约的来会我，啊，我一想到明天的密会，心里就会发起抖来。

今天天气很暖，的确是有点春意了。明天要不下雨才好。我打算于明天早晨出去，就去各大旅馆去找定一间房间，万一新新公司没有好房间，就预备再到江南大旅社去。

旧历的正月，今天尽了，明天是二月初一，映霞若能允我所请，照我的计划做去，我想我的生活，从明天起，又要起一个重大的变化。真正的La Vita Nuova①，恐怕要自明天开始呢！

我打算从明天起，于两个月内，把但丁的《新生》译出来，好做我和映霞结合的纪念，也好做我的生涯的转机的路标。明天的日记，第一句应该是Incipit Vita Nuova②！

三月四日，星期五，晴，但太阳不大。阴历二月初一。

今天是阴历的二月初一，我打算从今天起，再来努一番力，下一番工夫，使我这一次和映霞的事情能够圆满的解决，早一天解决，我就好多做一点事业。

早晨在家里办了许多事情，午饭后就出去到先施面前去候她。从一点半候起，候了她二个半钟头，终于不见她来，我气愤极了。在先施的东亚酒馆里开了一个房间，我就跑上坤范去找她，而她又不在。这一个午后，晚上，真把我气极了，我就在旅馆里写了一封和她绝交的信，但心里还是放不下，所以晚上又在大马路跑来跑去跑了半天。

---

① 意大利文，新生活。

② 意大利文，新生活的开始。

我想,女人的心思,何以会这样的狠,这样的毒,我想以后不再和女人交际了,我想我的北京的女人,或者也是这样不诚实的,我不得已就只好跑上酒店去喝酒。

酒喝了许多,但终喝不醉,就跑上旧书铺去买书,买了一本 John Trevena's *Heather*[①] 来读。这一本是他做的三部曲之一,第一部名 *Furze the Cruel*,这是第二部,第三部名 *Granite*。[②] 第一部表现 Cruelty,第二部表现 Endurance,第三部表现 The Spirit of Strength[③],其他的两部,可惜我没有买到。听说 Trevena 只有这三部小说,可以说是成功的,其余的都不行。这三部小说是描写 Dartmoor[④] 的情景的,大约是 Local Colour[⑤] 很浓厚的小说。

读了几页这屈来文那的 *Heather*[⑥],也感不出兴味来,自怨自艾,到午前的两点,才入睡。

入睡前,曾使人送一封信去,硬要映霞来,她的回信说,明天早晨九点钟来,教我勿外出,候她。

三月五日(旧历二月初二),星期六,晴爽。

午前八点钟就起了床,心神不定,专候她来。等到九点多钟,她果然来了,我的喜悦当然是异乎寻常,昨天晚上的决心,和她绝交的决心,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

---

① 英文,乔·特雷维纳的《石南植物》。

② 第一、第三部书名分别为《残酷的富尔茨》,《花岗岩》。

③ 三部书表现的分别为:残暴,忍耐,力量和精神。

④ 英文,达特穆尔高原。

⑤ 英文,地方色彩。

⑥ 英文,即特雷维纳的《石南植物》。

问她昨天何以不来，她只说“昨天午后，我曾和同居的陈锡贤女士，上创造社去找你的。”我听了她的话，觉得她的确也在想见我，所以就把往事丢掉，一直的和她谈将来的计划。

从早晨九点谈起，谈到晚上，将晚的时候，和她去屋顶乐园散了一回步。天上浮云四布，凉风习习，吹上她的衣襟，我怀抱着她，看了半天上海的夜景，并且有许多高大的建筑物指给她看，她也是十分满足，我更觉得愉快，大约我们两人的命运，就在今天决定了。她已誓说爱我，之死靡他，我也把我爱她的全意，向她表白了。吃过晚饭，我送她回去。十点前后，回到旅馆中来，洗澡入睡，睡得很舒服，是我两三年来，觉得最满足的一夜。

三月六日，星期日(二月初三)，阴，后雨。

午前十点钟起床，就回创造社出版部来。天忽而变得灰暗，似乎要下雨的样子。

办了半天多的公事，写了一封给映霞的信，信上并且附了两首旧诗，系记昨天的事的：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
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笼鹅家世旧门庭，鸦凤追随愧秽形，
欲撰西泠才女传，苦无椽笔写兰亭。

因为我昨天约她上欧洲去行婚礼，所以第一首说到五湖泛舟的事情。她本姓金，寄养在外祖家，所以姓王，老母还在，父亲已经没有了。她的祖父王二南先生，是杭州的名士。

晚上到刘海粟家去吃晚饭，因为他请我过好几次了，所以不

得不去,席间见了徐志摩及其他二三个女人,美得很,饭后玩牌九,我输了二十多块,心里很忧郁,就因为我不能守王女士的诫诰。

到周家去宿,又输五六块钱。

三月七日,星期一(二月初四),天大雨。

早晨冒雨回出版部来,办了许多公事,写了许多催款的回信。午后又接到了一封映霞的来信,心里实在想和她见面,到了午后,捱压不住了,就跑上坤范去看她。又约她一道出来,上世界旅馆去住了半天,窗外雨很大,窗内兴很浓,我和她抱着谈心,亲了许多的嘴,今天是她应允我 kiss 的第一日。

到了晚上八点钟,她要回去,我送她上车。她一定不要我送她回去,不得已只好上雨中的马路上去跑了一趟。

她激励我,要我做一番事业。她劝我把逃往外国去的心思丢了。她更劝我去革命,我真感激她到了万分。答应她一定照她所嘱咐我的样子做去,和她亲了几个很长很长的嘴。今天的一天,总算把我们两人的灵魂溶化在一处了。

晚上独坐无聊,又去约了蒋光赤来谈到天明。

三月八日,星期二(二月初五),大雨未歇。

早晨十点前起床,到江西路德国书铺去买了两本小说,一本是 Bernhard Kellermann 的恋爱小说 *Ingeborg*①,一本是 Thomas Mann 的 *Herr und Hund*②。这两本小说,都可以翻译,我打算

① 德文,伯纳德·凯勒曼的《英格博格》。

② 德文,托马斯·曼的《先生和狗》。

于今年之内,翻它们出来。

从今天起,我要戒酒戒烟,努力于我的工作了。午后又写了一封信给映霞,告诉她以我的决心,我的工作,并且约她于礼拜日同去吴淞看海。

晚上冒雨出去,上法科大学去授课,学生要我讲时事问题及德国文学史,我答应了。

八点多钟回闸北创造社出版部,雨犹未歇。接仿吾来信,说沫若亦有信去给他,骂我做的《洪水》二十五期上的那篇《广州事情》。沫若为地位关系,所以不得不附和某某等,我很晓得他的苦处。我看了此信,并仿吾所作一篇短文名《读广州事情》,心里很不快活。我觉得这时候,是应该代民众说话的时候,不是附和军阀官僚,或新军阀新官僚争权夺势的时候。

晚十二点钟就寝。

三月九日,星期三,天气晴快(二月初六)。

午前因为接到了一封映霞的信,很想去看她,并且天气也很好,但创造社出版部事务很多,所以暂时忍耐着,只上中国银行及邮政局去了一趟。午饭后,怎么也忍不住了,就跑上坤范去找她,约她出来,东跑西走,跑了半天,并且和她上美术专门学校去看了一转,决要她进美专。晚上和她在一家日本菜馆吃夜饭。回家后,又为她写了一封介绍信。我和她的关系,大约是愈进愈复杂了,以后只须再进一步,便什么事情都可解决。今天和她谈我将来的计划,她也很能了解,啊啊,可咒诅的我的家庭。临别的时候,又和她亲了一个长嘴,并且送她到坤范女中的门口。

十日,星期四,晴和,大有春天的意思(旧历二月初七)。

早晨十点前起来，心里只是跳跃不定，觉得映霞定要来看我。上中国银行及邮局去了一趟，马上走回家来，并且买了一本 *Moral Pathology*[①]，系千八百九十五年出的书，著者为 Arthur E.Giles[②]。内容虽则很简单，但是难为他在那一个时候，能够见得到这些精神的现象。读了一遍，很有所得。

午后阳光晒得很和暖，四肢疏懒，不愿意做事情。跑上上海银行去存了些款，就走到尚贤坊去看孙氏夫人。因为她不在，正想走出外去，却冲见了映霞，听她说，她已经上出版部去找过了我。真是喜出望外，就和她一路的上郊外去走。

阳光虽则和暖，但天上浮云很多，坐公共汽车到了徐家汇，走上南洋大学去转了一个圈，上小咖啡馆喝了半个多钟头的茶，天上却刮起风来了。从法界一直走到大西路口，到静安寺叫了汽车，上坤范去约陈女士出来吃晚饭。又去约蒋光赤，周静豪夫妇，光赤不来，周氏却来了。饭后想去开房间，但先施的东亚，永安的大东，和新新，都已客满了，就只好上周家去坐到更深。

映霞和陈女士要回去，我送她们到梅白克路学校的门前。天上寒云飞满，星月都看不见，似乎要下雪了。从梅白克路回来，又在周家宿了一晚。

映霞告诉我，她不愿意进美专了，因为她也定不下心来。

今天的一天，总算过得很有意义，也是我和映霞的恋爱史上最美满的一页。但因为太满足了，我倒反而忧虑将来，怕没有好结果，啊啊，我这不幸的人，连安乐的一天幸福，也不敢和平地享受，你说天下世上还有比我更可怜的动物吗？

---

① 英文，《道德病理》。

② 亚瑟·E·吉尔斯。

十一，星期五，晴，后雨，二月初八。

午前九点钟起床，回到出版部来，路上经过江西路，到德国书店去买了一本 Hamsun's *Erzählungen*，里边有 *Victoria* 一篇[①]，打算于空的时候，翻它出来，回到闸北，出版部里，已经有徐葆炎等在等我。

十点前后，孙夫人和映霞来。

中午请她们在新有天吃饭。饭后又和她们回创造社，天下起雨来了。映霞在我的寝室里翻看了我这日记，大发脾气，写了一封信痛责我，我真苦极了。

二点多钟送她们出门去后，只好写了一封长信，哀求她不要生气。写完后，帽子也不戴，冒雨去寄。

夜饭后，又觉得心里难过，拿起笔来，再写了一封信给她，信写好后，心里更是难受，就冒大雨出去，寻到坤范女学去，想和她对面说明白来。身上淋得同水鬼一样，好容易到了坤范，她又不在，我真懊恼之极，便又上尚贤坊去找她。当然是找她不着的，心里愈感到痛苦，周围的事情也愈糟。

天上在下大雨，时间已经晚了，一怕闸北戒严，不能回去，二怕旅馆人满，无处安身，周家我怎么也不愿再去，一个人在风雨交迫的大路上走着，我真想痛哭起来，若恋爱的滋味，是这样痛苦的，那我只愿意死，不愿再和她往来。

啊啊，天何妒我，天何弄我到这一个地步！

我恨极了，我真恨极了。

回来之后，又写了一封信给她，万一她再这样的苦我，我也

---

① 汉姆森的短篇小说，《维多利亚》篇。

只有一死,我决不愿意受这一种苦了。

十二,星期六,天还是不断的在下雨。

午前心里不安,便冒雨跑上街去。想去坤范女学,又怕受映霞的责备,只好往各处书店去看书,糊里糊涂,竟买了一大堆无用的英德各作家的杂著。回到出版部来,又接了映霞的一封骂我的信。

中饭后,又是坐立难安,跑上坤范的门口,徘徊了好久,终于没有勇气进去。啊,映霞,我真被你弄得半死了。你若晓得我今天的心境,你就该来安慰安慰我,你何以竟不来我这里和我相见?你不来倒也罢了,何以又要说那些断头话,使我的心如刀割呢?

晚上写了一封信,冒雨去投邮,路上想想,平信终是太慢,走到邮局,想寄快信,已经是来不及了。就硬了头皮,跑上坤范去找她。总算是万幸,她出来见了我,说了两三句话,约她明天到创造社来,我就同遇赦的死刑囚一样,很轻快地跑回了家。这时候,天上的急风骤雨,我都不管,我只希望天早一点亮,天亮后,好见她的面,向她解释她对我的误会。

回出版部后,又编了一期二十七期的《洪水》。我自家做不出文章来,只译了一首德国婆塞的诗,《春天的离别》。

晚上一晚睡不着,看了一篇日人宇野浩二的小说。

十三,星期日,阴晴(二月初十)。

午前八点钟就起了床,看看天色灰暗,只怕映霞不来。九点后,正在做一篇《创造社出版部的第一周年纪念》,她和陈女士却来了。

和她们谈了半日天,请她们在一家小馆子里吃了中饭,陈女士先走,我和映霞上周家去。又遇着了周家的索债者及静豪的艺大的风潮消息,两人终不能够好好的谈天,她执意要回去,我勉强的拉她上了汽车,和她上六三花园去走了一转。回来又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馆楼上坐了一个钟头,谈了许多衷曲,她总算是被我说服了。

傍晚五点多钟,送她上了学校,又到周家去转了一转,晚上回出版部来,晚饭已经吃过,商务印书馆的一位工人来看我,硬要拉我去吃饭,不得已就和他同去,上他家去吃了一餐晚饭。

在吃晚饭之前,偶尔翻阅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小说书目,见有一本英国 Arthur Morrison's *Tales of the Mean Street*①,也已被林纾翻出,我很觉得奇怪,因为他不懂文学,更不懂什么是新的艺术,所以翻的尽是些二三流以下的毫无艺术价值的小说。而这一本小说竟也会被翻译,我真不懂他所以翻此书的原因,或者是他的错误,或者是书目的错误。我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明朝过商务印书馆的时候,倒想去问个明白。

晚上回来,精神很好,做完了那篇早晨未做毕的文章,又写了四封信,一给映霞,一给北京我的女人,一给广州成仿吾,一给富阳家中的二哥。

今天又买了一本德文小说,系乡土艺术运动时代的作品,女作家 B.Schulze-Smidt 作的 Weltkind②。

十二点后才上床,从明天起,我一定要努力于自己的工作了。第一先要把《创造》月刊第七期编起,然后再做长篇的东西。

---

① 亚瑟·莫利森的《陋街的故事》。

② B·舒尔茨·施密特的《俗人》。

十四，星期一，又下雨，风亦大，寒冷(二月十一日)。

午前起床，已经是十点前了。因为天色黑暗，所以辨不出时间来。跑上邮局去寄信，并且顺便取了些外来的款项。映霞有信来，又写了一封复信给她。

中饭在城隍庙吃，买了些书。一本是 John Mansfield's *Complete Poems*①，一本是丹麦作家 Laurids Brunn 的 *Van Zunten's Happy Days*②，此处还有几本德国小说。

午后在家看书，又接了映霞的一封信，作复书。蒋光赤来看我，和他谈了些文学上的天。

晚上读勃龙氏小说，《范楚顿的快乐时代》。又因上海艺大的事情，逆寒风去周家一次。周静豪要我去替他收拾那个大学。但我也有点不愿意，后来被他们苦劝不过，终于答应了。明天午前十一时，当代周去学校一次。入睡前，又写了一封给映霞的信。

十五，星期二，晴了，但寒冷如冬天，绝无春意(二月十二)。

早晨上银行去拿钱，北新来的期票，也拿到了。顺便上商务去买了一本沈子培的《曼陀罗寱词》。

十一点钟到上海艺术大学，去为他们设法维持学校。学生全体，想拥戴我做他们的校长，我因为事情不好办，没有经济上的后援，绝对辞去。在那里吃过午饭，学生嬲我到午后三点，才回家来。午后因为怕映霞要来，所以没有出去，等到六点多钟，

---

① 英文，约翰·曼斯菲尔德的《诗歌集》。

② 英文，L·勃伦的《范楚顿的快乐时代》。

她终于不来，只接到她一封很沉痛的来信，她对我的爱，是不会摇动的了，以后只教我自家能够振作，能够慰她的期望，事情就可以成功。

晚上上法科大学去上课，教了他们一首德文诗，以后想去讲点德国的文学史给他们听听。

回到出版部里，已将十点，写了一封信给映霞，约她于明天到创造社来，并约她若事实可能，明天再和她上静处去谈半天天。

晚上早睡，读美国短篇小说集 *The Great Modern Short Stories*①。

十六，星期三，晴（二月十三），寒冷。

早晨十点前就起了床，等映霞不来，读德国 B. Schulze-Smidt 小说 *Weltkind*。等到中午，实在不能耐了，就跑上酒馆去，在十字路口，等她们来，终于不来。

午后有许多人来会我，并且徐葆炎来借钱，一起借了他二十块，教他弄一本书来出。

更有艺术大学学生来，逼我任校长。

午后两点多钟，她和陈锡贤女士来了。我请陈女士来创造社办事，且请映霞也搬来住。和她们谈了一个多钟头，就和她们出去，到先施去开了一个房间。七点多钟上法科大学去上课，八点回先施大东，约蒋光赤来，为他介绍了陈锡贤女士，一同吃过晚饭，她们先回去，和光赤谈到午前两点钟方入睡。

① 《现代著名短篇小说集》。

十七日，星期四（二月十四），晴爽。

午前十时起床，洗澡后即离开先施，上中美图书馆去了一趟。想买 Morley Roberts① 的小说，没有。

回到出版部里，已将十二点了。午后看德国小说《世界儿》，三至四点的中间上艺术大学去了一趟。路过北四川路旧书铺，想买 Henry James② 的小说，因为价钱不对，没有买成。今天写了两封信给映霞。

晚上去法科大学教书，十时上床就寝。

十八日，星期五，先晴，后雨。

今天早晨，接到映霞两封来信，约我在家等她，所以不出去。吃中饭后，她果然来了。

和她出去，先上六三花园去走了一趟，更上一家咖啡馆去吃了些咖啡面食。坐谈至二个多钟头，不知不觉，窗外竟下起雨来了。

坐汽车到卡德路夏令配克影戏院，看一张美国新出的电影，名 *Third Degree*③。七点钟影戏散了，和她上大世界前的六合居去吃饭。饭间谈到将来的事情，各觉得伤心之至。

冒雨送她上坤范去，在弄口街灯下别去，临别的时候，她特地回过头来，叮嘱我早睡，我真哭了。坐在车上，一路的直哭到家中。到家和新自东京来的许幸之谈到夜半，又写了一封信给映霞，上床在二点钟的时候，我觉得今晚上又要失眠，因为和映

① 英文，毛利·罗伯茨。

② 英文，亨利·詹姆斯。

③ 英文，《第三级》。

霞的事情,太难解决。

十九日,星期六,夜来雨还未晴(二月十六日)。

早晨起来,就想到了昨晚和映霞讲的话,我问她"我们哪能够就像这样的过去呢? 三年等得到么?"啊啊,我真想死。洗脸毕,闷坐在家内,想出去又无处可去。

十一时左右,接到周静豪的来信,约我去商量善后,就上四马路振华去了一趟。

在酒馆里午膳后,即回到创造社来,因为怕映霞来寻我。等到午后五点钟,她不曾来,就又出去上虬江路的旧书铺去了一趟,看了许多旧书,但一本也不想买,因为这几日来,又为映霞的事情搅乱了我的心意,书也不想看了。

晚上雨霁,月亮很大,写了一封信给映霞,出去寄信,信脚又跑上了坤范,她们的门已经掩上了。在门外徘徊了半日,又只好孤孤冷冷的走回家来,读了一篇无聊的日本人的小说。

二十日,星期日,晴爽(二月十七日)。

午前在家里候映霞来。并且因出版部同人中有意见冲突的两人,竭力为他们排解。午后,他们大家都出去了,只剩我一个人在家里看守残垒。屋外的阳光很和暖,从窗外看看悠淡的春空,每想跑出去闲步,但我的预觉,却阻止我出外,因为我的第六官在告诉我说:映霞今天一定会来的。

等到三点多钟,她果然来了,真是喜欢得了不得。和她亲了几次亲密的长嘴,硬求她和我出去。

在阳光淡淡晒着的街上,我们俩坐车上永安的大东旅馆去,我定了一个房间住下。

五点前后，她入浴室去洗澡，我自家上外面去剃了一个头，买了些酒食茶点回来。和她一边喝酒，一边谈我们以后进行的方法步骤，悲哀和狂喜，失望与野心，在几个钟头的中间，心境从极端到极端，不知变灭了多少次。

七点钟前，上外边去吃饭，吃了些四川的蔬菜，饭后又和她上振华旅馆去看了周太太。回来经过路上的鞋子铺，就为她买了一双我所喜欢的黑缎的鞋子。

十点钟后，和她在沙发上躺着，两人又谈了些我们今后的运命和努力，哭泣欢笑，仍复是连续不断的变迁消长。一直到眼泪哭尽，人也疲倦了的天明，两人才抱着了睡了三五十分钟。

和她谈了一夜，睡了一夜，亲了无次数的嘴，但两人终没有突破最后的防线，不至于乱。

二十一日，星期一，天晴快（二月十八）。

早晨十时前就起了床，因为一夜的不睡，精神觉得很衰损，她也眼圈儿上加黑了。

我入浴，她梳头，到十一点左右，就和她出去。在街上见了可爱的春光，两人又不忍匆匆的别去，我就要她一道上郊外去玩，一直的坐公共汽车到了曹家渡。

又换坐洋车，上梵王渡圣约翰大学校内去走了一阵，坐无轨电车回到卡德路的时候，才得到了党军已于昨晚到龙华的消息，自正午十二点钟起，上海的七十万工人，下总同盟罢工的命令，我们在街上目睹了这第二次工人的总罢工，秩序井然，一种严肃悲壮的气氛，感染了我们两人，觉得我们两人间的恋爱，又加强固了。

打听得闸北戒严，华洋交界处，已断绝交通，映霞硬不许我

回到闸北来冒这混战的险,所以只能和她上北京大戏院去看电影,因为这时候租界上人心不靖,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处处在架设机关枪大炮,预备残杀我们这些无辜的市民,在屋外立着是很危险的。

五点钟后从北京大戏院出来,和她分手,送她上了车,我就从混乱的街路上,跑上四马路去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这时候中国界内逃难的人,已经在租界上的各旅馆内住满,找一个容身之地都不容易了。住了片刻,又听到了许多不稳的风声,就跑出去上北河南路口来探听闸北出版部的消息,只见得小菜场一带,游民聚集得像蜂蚁一样,中国界是不能通过去了。谣言四起,街上的游民,三五成群,这中间外国人的兵车军队,四处在驰驱威吓,一群一群的游民,只在东西奔窜。在人丛中呆立了许久,也得不到的确的消息,只好于夜阴密布着的黄昏街上,走回家来。这时两旁商店都已关上了门,电灯也好像不亮了,街上汽车电车都没有,只看见些武装的英国兵,在四处巡走。

回到了旅馆里,匆匆吃了一点晚饭,就上床睡了。

二十二日,星期二(二月十九),天气阴晴。

早晨一早醒来,就跑上北河南路去打听消息,街上的人群和混乱的状态,比昨天更甚了。一边又听见枪炮声,从闸北中国地界传来,一边只听见些小孩女子在哀哭号叫,诉说昨晚鲁军在闸北放火,工人抢巡警局枪械后更和鲁军力斗的情形。北面向空中望去,只见火光烟烽,在烈风里盘旋,听说这火自昨晚十点钟前烧起,已经烧了十二个钟头了。我一时着急,想打进中国界去看出版部的究已被焚与否,但几次都被外国的帝国主义者打退了回来。呆站着着急,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就跑上梅白克路坤

范女中去找映霞,告诉她以闸北的火烧和打仗的景状。和她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了午饭,又和她及陈女士,上北河南路口去看了一回,只有断念和放弃,已经决定预备清理创造社出版部被焚后的事情了。和映霞回到旅馆,一直谈到晚上,决定了今后的计划,两人各叹自己的运命乖薄,洒了几滴眼泪。

吃过晚饭后,就送她上梅白克路去。我在回家的路上,真想自杀,但一想到她激励我的话,就把这消极的念头打消了。决定今后更要积极的干去,努力的赶往前去。

半夜里得到了一个消息,说三德里并未被烧并且党军已到闸北,一切乱事,也已经结束了,我才放了一放心,入睡了。

二十三日,星期三,天上尽浮满了灰色的云层,仿佛要下雨的样子。

午前一早就起来,到闸北去。爬过了几道铁网,从北火车站绕道到了三德里的出版部内,才知道昨晚的消息不错。但一路上的尸骸枕藉,有些房屋还在火中,枪弹的痕迹,党军的队伍和居民的号叫哭泣声,杂混在一块,真是一幅修罗地狱的写生。

在出版部里看了一看情形,知道毫无损失。就又冒险跑上租界上去找映霞,去报告她一切情形,好教她放心。和她及陈女士,又在那一家新闸路的小饭馆内吃完了午饭,走出外面,天忽而下起雨来了。送她们回去,我一个人坐了人力车折回闸北来。到北河南路口,及北四川路口去走向中国界内,然而都被武装的英帝国主义者阻住了。和许多妇女小孩们,在雨里立了一个多钟头,终究是不能走向出版部来了,又只好冒雨回四马路去,找了一家无名的小旅馆内暂住。

在无聊和焦躁的中间,住了一晚,身体也觉得疲倦得很,从

十二点钟睡起,一直睡到了第二天的早晨。

二十四日,星期四,雨很大,二月廿一。

早晨十点钟从旅馆出来,幸而走进了中国界内,在出版部里吃午饭。烧断的电灯也来了,自来水也有了,一场暴风雨总算已经过去,此后只须看我的新生活的实现,从哪一方面做起。

阅报,晓得沫若不久要到上海来,想等他来的时候,切实的商议一个整顿出版部,和扩张创造社的计划。

午后,又冒了险,跑上租界上去。天上的雨线,很细很密,老天真好像在和无产阶级者作对头,偏是最紧要的这几日中间,接连下了几天大雨。

一路上的英国帝国主义者的威胁,和炮车的连续,不知见了多少,更可怜的,就是在闸北西部的好些牺牲者,还是暴露在雨天之下,不曾埋葬。过路的时候,一种像 chloroform① 气味似的血腥,满充在湿透的空气里头,使行人闻了,正不知是哭好呢还是绝叫的好。

先打算上印刷所去看出版部新出的周报《新消息》的,后来因为路走不通——都被帝国主义者截断了——只好绕过新闸桥,上映霞那里去,因为她寄寓的坤范女中,就在新闸桥的南岸。

上坤范去一打听,知道陈女士和她已经出去了,所以只好上蒋光赤那里去问讯。上楼去一望,陈女士和映霞,都坐在那里说话,当然是欢喜之至。和她们谈到五点钟,就约她们一块儿的上六合居去吃晚饭,因为雨下得很大,又因为晚上恐怕回闸北不便,所以饭后仍复和她们一道,回到蒋光赤的寓里,又在电灯下

① 指麻醉药氯仿。

谈了二三个钟头的闲天。

送她们上车回去之后，更和光赤谈了些关于文学的话，就于十二点钟之后，在那里睡了。系和光赤共铺，所以睡得不十分安稳。

二十五日，星期五（二月廿二），晴。

早晨六点钟就起了床，天终于放晴了。上印刷所去看了《新消息》周刊，又回到创造社来办了许多琐碎的小事，将本月份的账目约略付了一付，午前十一点前后，仍复绕道回到租界上来。在路上遇见了华林，就约他同道去访映霞，在蒋光赤那里寻见了她，就同华林及她，一块儿上北四川路的味雅酒楼去吃午饭。

天气很晴爽，但觉得有点寒冷。饭后陪映霞上同学的医生周文达那里去为她瞧了病，又和她在街上走了半天。

她本想马上回到杭州去，因为火车似乎还没有通，想去问讯，又经不过租界，所以只好在虹口日本人区域里，看了些卖日本货的店，和买了些文房用具及信纸信封之类。

今天在周文达那里，看见了日本报《上海每日新闻》的文艺栏里，有一封日本记者山口慎一氏给我的公开状，内容系评《创造》月刊第六期的，同时又说到了应该要同情于无产阶级的话。我不知这一位记者是什么人，并且因为还没有看到昨天的那段上段的文章，所以摸不出头脑来。明天打算去查一查清，做一篇答复他的文章，在《创造》第七期上发表。和映霞别后，就又同逃难似的逃回中国界来。好几日不在出版部睡了，以后想好好的来做一点监督清理的工作。

二十六日，星期六，天气很好（二月廿三日）。

光阴过去得真快,一转瞬间,阴历的二月,又将完了。

早晨起来,就想出去,坐立都不安,一心只想和映霞相见。到了十点钟前,怎么也忍不住了,就上新闸桥去,过了租界,仍旧在那小馆子里坐下,写信去请她和陈女士来。

吃过了中饭,将近一点的时候,又上昨天去过的日本店里去了一趟,因为映霞要去换口琴,所以陪她走了一阵。二点钟后,回到蒋光赤的寓里去。大家谈了一会,剩下了陈女士和蒋光赤对坐着,我和映霞,从风沙很大的街上,走往法界的一家印刷所去问印书的事情。太阳光虽则晒得很暖,但因为风大,所以也有点微寒。马路上的行人拥挤,处处都呈着不稳之象。我一边抱拥了映霞,在享很完美的恋爱的甜味,一边却在想北京的女人,呻吟于产褥上的光景。啊啊,人生的悲剧,恐怕将由我一人独演了。

和映霞又回上蒋光赤那里去谈了一阵,五点钟前,别了她们,走回家来,路过大观园澡堂,便进去洗了一个澡。

到家已经是将暗的时候了,将今天新自日本书铺里买来的一本小说江马修著的《追放》,看了几张,人觉得倦极,就在九点钟的时候睡了。

二十七日,星期日(二月廿四),晴爽。

昨晚因为三德里来了一批军队,所以闹得睡不安稳,早晨九点钟起床,就听到了一个风声,说租界上特别戒严,无论如何,中国地界的人,都不能走向英界和公共租界去。心里很着急,怕映霞在等候我。但各处走走,都走不通,所以只好在家里闷坐。

吃过午饭,跟了许多工人上街去游行,四点钟回到出版部里,人疲倦得很。

晚上读《追放》,早寝。

二十八日,星期一(二月廿五),雨。

午前一早就起来,出去找映霞,走入租界的时候,又受了帝国主义者的兵士们的侮辱,几乎和他们打了起来。

经过了几条障碍墙壁,好容易走到了南站,问火车究竟已经开往杭州去的有过没有?车站上的人说,每天早晨十点半钟,只开一次。可是因为这几日来刚才通车,所以人拥挤得很。得了这个消息,就跑回去找映霞,和她说了这一种情形,她已决定迟几日再走了。

在新闸路的一家饭馆里吃过了饭,天又下雨了,真使人气愤。和映霞冒雨去大马路买了一双皮鞋,很不自然地就和她别去。

在雨中正想走返闸北,恰巧遇见了李某,他和我上快活林去谈了许多国民革命军的近事,并且说有人想邀我去接收东南大学,我告以只能在教书方面帮忙,别的事却不能出力,嘱他转告当局。

回到闸北出版部,已经是午后六时,雨还是下得很大,从前出版部里用过的几个坏小子,仿佛正在设法陷害我,因为我将他们所出的一个不成东西的半月刊停止了的原因。

现代的青年,实在太奸险了,我对于中国的将来,着实有点心寒。万一中国的教育,再不整顿起来,恐怕将来第二代的人物,比过去的军阀政客,更要变坏。

今天邮政通了,接到了许多来信,仿吾也有信来,嘱我努力,我打算此后决计只在文学上做些工夫,飞黄腾达的事情,绝对不想了。明天万一天晴,晚上当去找教育当局者谈话,若天不晴,

当于后天上租界上去。

几日来映霞消瘦得很,我不晓她心中在想些什么?今天本想和她畅谈一天,可是不作善的天老爷,又中途下起冷雨来了。她说昨天有一封信写给光赤,我不晓得她在诉说些什么?一个闷葫芦,终究猜它不破,她难道还在疑我么?

昨晚上读《追放》至二百七十七页,今晚上打算继续读下去。书中叙述一个文学批评家,思想上起了变动,渐渐的倾向到社会主义上去。同时家庭里又起了变革,弟兄三人,都受了革命的虐待,发生纠葛。已结婚的他的夫人,也无端起了 hysteric①,不得不离婚了,离婚后即和一位有夫之妇,发生了恋爱,两人虽同居了几月,然而时时还在受过去的生活的压迫,所以都享不到满足的幸福。正在感到现在的满足的时候,过去的阴影,却又罩上心来了。这是第一编到二百七十七页止的内容,底下还有四百页的光景。作者江马修,本来是第二流的作家,文章写得很软弱,缺少热情,我从前曾经读过他的一本初出世的作品《受难者》。这《受难者》的描写虽幼稚,然而还有一股热情在流动着,所以当读的时候,还时时可以受到一点感动,但这感动,也是十分浅淡的。现在他年纪大了,文章也成了一种固定不动的死形式,《追放》的主意似乎在描写主人公思想变迁期的苦闷,可是这一种苦闷,却不能引起旁人的共鸣共感。江马修终究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小作家,我看他以后也没有十分进展的希望了。听说他做了这一篇《追放》之后,已经到欧洲去修学去了,万一他是伟大的说话,应该把从前的那一种个人主义化的人道主义丢掉,再来重新改筑一番世界化的新艺术的基础才对,文艺是应该跑在时代

① 歇斯底里。

潮流的先头，不该追随着时代潮流而矫揉造作的。

二十九日，星期二（二月廿六），天雨，后阴晴。

读《追放》读到午前两点多钟，一气把它读完了。读完之后，整个儿的评量起来，还不失为一部大作品，还是有它的生命的。中间写主人公被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所逼迫，终究不得不走上共产主义的一条路上去的地方，很可以使人感奋，我昨天在读了一半的时候，下的批评，觉得有点不对了。末了又写了一位朝鲜革命青年的自杀，把虚无主义的害毒约略说了一说，我对于这一段，觉得还不满意，因为他没有写得淋漓尽致。

早晨起来看报，知道东南大学已决定聘吴稚晖为校长，这一个光爱说话而不能办事的吴先生，我看他如何的办得动那个积弊难翻的东南大学。

浙江又有筹办大学的消息，我不相信昏迷下劣的杭州那些小政客，会把这计划实现。我想现在的中国人，还是前期遗下来的小政客型的狗东西居多，讲到有气节的清廉的教育家，恐怕还一个也没有。办大学同设衙门一样，不过一班无聊的人，想维持自己的饭碗，扩张自己的势力，在阴谋诡计中间想出来的一个光明的题目而已。唉，黄帝的子孙，中华的民族，我觉得人心已经死尽了，现在的革命，恐怕也不过是回光返照的一刹那，真正的共产政府，真正的无政府的政府，恐怕终究是不会有实现的一日的。

午后出去，上租界上去买了一件春衣，打算今后过极简单的生活，所以想把我自家一己的用费节省下来，这件春衣，只费了六块多钱。

因为晚上要上法科大学去上德文课，并且因有人要约我于

今晚谈话,所以于午后二点多钟约了映霞,上远东饭店去开了一个房间。洗澡毕,又和映霞抱住了吻嘴,今天的半天,总算又享受了半天幸福。

晚上映霞回去,和周静豪等谈了半夜天。租界上十点钟后,行人绝迹,一种萧条的景象,大约是有上海以后所不曾看见过的。

三十日,星期三,晴爽(二月廿七)。

午前出旅馆,已经是十点前后了,映霞也来,就和她们一道上望平街的同华楼去吃饭。饭后因为天气太好,又和她们一道上徐家汇去逛了一趟。

自徐家汇回来,终不忍和映霞别去,就又在一家小旅馆里开了一个房间,和映霞密谈到晚上的七点钟前。

上法科大学去上了几分钟的课,并且想找的一位朋友没有找着,一个人回到旅舍去,觉得非常的无聊,所以又坐了车子,赶上坤范女学去找映霞。但她已经吃过晚饭了,我硬拖她出来,要她陪我上饭馆去吃饭。坐电车到了四马路的言茂源楼上,我和她喝了两斤多酒。酒后闲步街上,于不意中寻见了二兄养吾的来沪,就和映霞别去,上他们的旅馆去谈了一会。到十点钟前,我也就回到法界的小旅馆里去,因为十点以后,交通须完全断绝的原因。

三十一日,星期四,晴。

晨起就回到创造社出版部里来,因为二天不返,在这两天内,又有许多事情和函件堆积着了。清账,批阅函件,一直弄到午前十二点钟才完事。

天气是很可爱的春天，太阳不寒不暖的偏晒在这混乱的上海市上，我因为二兄在那里候我的原因，就出去上四马路他们寄寓的那家小旅馆去。和他们喝了几杯酒，上西门的旧书铺去了一趟，买了些德文译的左拉的小说之类，就回来和他们一道去吃晚饭。又上法科大学去讲授了三十分钟的德文。

二兄及二三同乡，要我打牌，就拢场打到午前二点钟，睡了一二个钟头，又起来打了四圈。

四月一日，星期五，晴，二月廿九。

午前十点钟前后，上坤范去找映霞，和她出来上老半斋去吃饭。吃了一盆很好的鱼和一盆鳝丝。

饭后陪她买衣料书籍等类，足足的跑了半天，从西门一家书铺出来，走过了一个小电影馆，正在开场，就进去看了两个钟头。画名 *Over the Hill*①，系从这首有名的叙事诗里抽出来的一件事实，片子很旧，但情节很佳，映霞和我，看了都很欢喜。

本打算和她一道吃晚饭后，再送她回去的，但从影戏馆出来，天忽而下起骤雨来了，所以就只好坐了车回到闸北来，两人在大雨里，在新闸桥上分了手。

晚上人倦极，喝了一瓶酒，就入睡了。

四月二日，星期六（三月初一）。

夜来风狂雨大，早晨雨虽已经停息，而天上的灰云暗淡，仍是不令人痛快。

早晨八点钟醒来，又起了不洁之心，把一个月来的想努力奋

① 英文，《越过山林》。

发的决意，完全推翻了。今天打算再去找映霞上旅馆去谈半天天，去洗一个澡，买几本所爱的书，喝一点酒，将我平生的弱点，再来重演一回，然后从明天起，作更新的生活。Ah, tomorrow, the hopeless tomorrow![1]

[1] 英文，啊，明天，毫无希望的明天。

闲情日记①

（1927年4月2日——30日）

一千九百二十七年四月二日，在上海闸北创造社内。

天气沉闷不快，又加以前夜来的不睡，早晨的放纵空想，头脑弄得很昏乱。

在阴沉沉的房里，独立着终觉得无聊。就拿了更换的衣服等类，正想出去找映霞，却接到了一封北京来的快信。这信是旧历的二月十一发出，今天却是三月初一了，从北京到上海，快信都要费去廿多天，像这样的中国，教人哪里能够安心住下去？

荃君的信中，诉愁诉恨，更诉说无钱，弄得我良心发现，自家责备自家，后悔到了无地。气急起来，想马上跑上银行去电汇一二百块钱去，可是英帝国主义者，四面塞住了我的去路，在银行附近的地方跑了三四个钟头，终于无路可通。我这时候真气愤极了，若有武器在手中，当然要杀死那些英国的禽兽一二名，以泄我的愤怨。

不得已跑上二兄寄寓着的一家小旅馆去，把北京无钱度日的情形说给他们听，在那里的同乡都说我们长兄的不是，不该坐视弟媳的处到这一个穷地。但是我自己呢，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因为归根结局，这都是我自己的罪愆，不能怪旁人的。荃君呀荃

① 本篇最初见于1927年9月1日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日记九种》。

君，这又是我的大罪了，请你饶我！在那里坐了一会，愤气稍平，就又跑出去找映霞，我告诉她以北京儿女的苦况，她也为她们抱不平，说我不应该不负责任到如此地步，我直想放声高哭了。和她出来走了一阵，买了些东西，在送她回去的路上，却巧遇见了一位姓丁的青年，自杭州来找她回去的。这一位丁君，年青貌美，听说也有意于她，可是她不愿意，所以现在丁君还在献殷勤。她告诉我后，我虽则心里也感到了些胜利者的骄意，但对于丁君，却也抱了不少的同情。

立在马路上，和丁君匆匆谈了几句话，她就决定于明天回杭州去，我也不加以阻难，就又折回到四马路来，替她买了些衬衣点心之类。午后五点多钟，送她上了坤范，约定于明天一早就来送她上车，我就抱了一个冷寞的心，从阴淡的黄昏街上，跑回四马路二兄等在寄寓的小旅馆去。因为和二兄同住的，还有许多同乡在那里，所以就请他们上六合居去吃晚饭。

晚饭后回旅馆，又和他们打牌打到天明。

四月三日，星期日（三月初二），晴。

一宵未睡，到早晨五点多钟，我就从小旅馆里走出街来，驱车上映霞那里去。天空还没有放明，东方只有几点红点。寒气逼人，两股发抖，在马路上，清清冷冷的只遇见了几个早起的工人。

赶到映霞那里，已经是六点多了，和她们一道坐车到南站，在乱杂的喧叫声和寒风里立了两三个钟头，到了九点多钟车快发了，我几回别去，几回又走回来，和映霞抱着亲了几个伤心的嘴，我的心快碎，我的神志也不清了。到了九点十几分前，我因为不忍见火车，堂堂地将她搬走，堂堂地将她从我的怀抱扯开，

就硬了心肠，和他们别去，然坐在车上，一看到她留给我的信，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和她同车去的，还有陈女士等，我心里想，幸亏先跑走了，不然怕又要成了笑话。

在租界上和二兄等吃了午饭，赶回闸北来，看了许多信并处理了许多杂务，到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才有空坐下来写了一封给映霞的信。

晚上九点多钟就入睡了。

四月四日，星期一，晴爽（三月初三）。

午前一早起来，上银行去汇了钱，并发出了一封给映霞和一封给荃君的信。路过伊文思书馆，便进去买了两本书。

天气很好，中午又上二兄的旅馆去和他们去吃饭。回来买了些旧书，更出去上大东酒楼赴友人的招宴。

晚上在二兄处宿。

五日，星期二，晴（三月初四）。

早晨去法科大学领三月份的薪水，又托二兄带了三十五元钱去北京给荃君，十一点前送他们上了船。从轮船码头下来，走过了一家书店，顺便踏将进去，又买了下列的几部书：

Caesar or Nothing – by Pio Baroja.①

Furze the Cruel – by Trevena.②

① 英文，《要么征服要么一无所有》，皮奥·巴罗亚作。

② 英文，《残酷的弗斯》，特莱文纳作。

Old Mole - by Gilbert Cannan.①

The Promised Land - by Locurids Brunn.②

In the South Sea - by R.L.Stevenson.③

Monsieur Ripois and Nemesis - by Louis H'emon.④

这一家书店开在百老汇路公平码头的对过,新书很多,也有杂志等类出卖,据主人说,他家是上海开设西书铺最早的一家,本来开在北四川路,于不久之前迁到此地来的。并且教我以后也常去看看,因为时常有好书到来。

中午在南市一家酒馆里吃了饭,又上邮局去为创造社取了些款子。

回闸北家内,是午后四点钟前,蒋光赤来谈了半天闲天。我于夜膳前,补记这四日来的日记,正想写信给映霞,而出版部的几个伙计约我去吃晚饭,就匆促出去。

晚饭后赶上法科大学去教书,因为学生到的太少,所以不上课,又去那家俄国书铺去买了几本德文的旧小说,一部是 Bertha von Suttner's *Die Waffen Nieder*⑤,那里还有一本她的 *Martha's Kinder*⑥,将来也想去买了来。

七点半钟,急忙坐电车赶回闸北来,幸而华洋交界的地方,还可以通。到了三德里前头,却受了中国革命军的窘,因为他们有许多占住在三德里的民房内,晚上是不许旁人通行的。啊

① 英文,《老鼹鼠》,吉尔伯特·加南作。
② 英文,《未来的福地》,罗克利·布朗作。
③ 英文,《在南海里》,R·L·斯蒂文森作。
④ 英文,《季波瓦和复仇女神》,路易·埃蒙作。
⑤ 德文,伯莎·冯·萨特娜的《放下武器》。
⑥ 德文,《玛莎的仁慈》。

啊，我们老百姓，不知要受多少层的压迫，第一层是外国的军阀，外国的资本主义，第二层却是中国的新旧军阀和新旧官僚了。

到家之后，身上淋满了一身冷汗，洗了手脸，换了衣服，把今天买的书约略看了一遍，又写了一封给映霞的长信，直到九点半方就寝。

六日，星期三（三月初五），今天是清明节。

阴晴，一早就起了床，走上街去寄信给映霞。后来一走两走，终于走到了北四川路大马路口。在晨餐处吃了饭，又上书铺去看了一回，买了一本英译的 Knut Hamsun's *Victoria*.① 午饭前上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去。在那里遇见了日本人清水某，他和我谈了许多中国现时的政局。

午后到家里来，却接了一封映霞的来信，又见了许多来客，匆忙写了一封回信给她。晚上天下雨了，并且感觉到万分的无聊，回忆去年今日，正初到广州，很有希望，很有兴致，一年来的岁月，又把我的弃世之心练得坚实了。

晚上作映霞信及荃君信。

七日，星期四，先雨后晴（三月初六）。

早晨起床，刚在七点敲后，读 Knut Hamsun's *Victoria* 至午后二点多钟，总算把它读完了，倒是一本好书。

午后出去饮酒，又买了二本德国书，一本是 Bertha von

① 克纳特·汉姆森的《维多利亚》。

Suttner's *Martha's Kinder*[1],系 *Die Waffen Nieder*[2] 之续,一本是诗集,Albert Sergel's *I'm Heimathaven*[3]。

晚上月亮很好,我从法界,和华林分手后,赶回家来,心里很有许多感慨,明天起,当更努力读书作文章。

八日,星期五(初七),雨。

早晨起来,头就昏痛得很,因为《洪水》二十九期的稿子不得不交了,所以做了一篇《在方向转换的途中》。

午后出去买了几本书,因为有几个朋友入了狱,出去探听消息,想救他们出来,然而终究办不到。

三点多钟回家来,又作了一篇批评蒋光赤的小说的文章,共二千多字。今天的一天,总算不白度过去。晚上将《洪水》全部编好了。

九日,星期六(三月初八),阴晴。

午前一早就起来了,早晨就在家积极整理创造社出版部的事情。十点前去银行邮局取钱,付了许多印刷所的账。

午饭后去设法保释几位政治部被拘的朋友,又不行。

上太平洋印刷所去付钱。更去城隍庙买书,顺便去访之音,在她那里吃点心,发了一封给映霞的快信。回来在北四川路上又遇见了徐葆炎兄妹,为他写两封介绍信后,又写了一封信给映霞,托徐葆炎的妹妹亲自带往杭州。

---

① 伯莎·冯·萨特娜的《玛莎的仁慈》。

② 《放下武器》。

③ 艾伯特·瑟奇尔的《我是海马特哈温》。

晚上办理创造社公务，至十一点半就寝。

十日，星期日（三月初九），雨。

早晨一早，又积极的整理创造社的事务，一直到午饭后止，总算把一切琐事告了一个段落。中饭前接映霞来电一通，系问我的安危的。

午后出去打回电给映霞，并洗澡。

晚上发仿吾、资平，及映霞三封快信，办公务至十二点后就寝。雨声颇大，从邮局回来，淋满了全身。

十一日，星期一，雨（三月初十）。

午前一早就出去，至印刷所催印刷品。途过伊文思书馆，买了一部 Jakob Wassermann's *Christian Wahnschaffe*①，系英译本，名 *The World's Illusion*，translated by Ludwig Lewisohn②，有一二两卷，共八百余页，真是一部大小说。

中午返闸北出版部，天寒又兼以阴雨。午后在家做了一篇答日人山口某的公开状。向晚天却晴了，晚饭后又出外去，打听消息，想于明天回杭州去看映霞。

晚上将出版部事情托付了人，预定明晨一早就去南站乘车赴杭州。

十二日，星期二，晴（三月十一）。

东天未明，就听见窗外枪声四起。起床来洗面更衣，寒冷不

---

① 雅各布·瓦色尔曼的《克里斯蒂安·万沙费》。

② 《世界的幻想》，路德维希·路易斯译。

可耐。急出户外，向驻在近旁的兵队问讯，知道总工会纠察队总部，在和军部内来缴械的军人开火。路上行人，受伤者数人，死者一二人。我披上大衣，冒险夺围，想冲出去，上南站去乘车，不意中途为戒严兵士所阻。

天气很好，午前伏处在家里，心里很不舒服，窗外的枪声时断时续，大约此番缴械冲突，须持续至一昼夜以上。我颇悔昨晚不去南站，否则此刻已在杭沪道上了。

午后出去访友人，谈及此番蒋介石的高压政策，大家都只敢怒而不敢言。从友人处出来，又上南站去打听沪杭车。晚上天又下雨，至法科大学上了一小时课，冒雨回至英界，向鼎新旅馆内投宿。

上床后，因想映霞心切，不能入睡。同乡陆某来邀我打牌，就入局打了十二圈牌，至午前三时就寝。

十三日，星期三，雨（三月十二）。

午前一早就醒了，冒雨还闸北，昨天的战迹，四处还可以看见。人心惶惑，一般行人店户，都呈着一种恐慌的样子。我将行李物件收集了一下，就乘车上天后宫桥招商内河轮船码头去搭船赴杭州。因为昨天南站，也有一样的工人和军部来缴械的人的冲突，打得落花流水，沪杭火车停开了。

在大雨之中，于午前十一点上船，直至午后四点，船始开行。一船逃难者，挤得同燕笼里的馒头一样。

晚上独酌白兰地酒，坐到天明。

十四日，星期四，雨（三月十三）。

在船上，天明的时候，船到嘉兴。午后天放晴了，船过塘栖，

已将近四点，结果于五点半后，到拱宸桥。

这时候天上晴明高爽，在洋车上坐着，虽则心里很急，但也觉得很舒服。

在西湖饭店里住下，洗了一洗手脸，就赶到金刚寺巷映霞的家里去。心里只在恐怖，怕她的母亲，她的祖父要对我辱骂，然而会见后，却十分使我惊喜。

一到她家，知道映霞不在，一位和蔼的中年妇人教我进去坐候，她就是映霞的母亲，谈了几句话后，使我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愉快，因为我已经可以知道她不是我们的恋爱的阻难者。坐等了十来分钟，电灯亮了，映霞还是不来，心里倒有点焦急，起立坐下者数次，想出来回到旅馆里去，因为被她母亲劝止了，就也只好忍耐着等待下去。吃晚饭的时候，她终于来了，当然喜欢得了不得，就和她出去吃晚饭。晚饭毕，又和她上旅馆去坐到十一点钟，吻了半天的嘴脸，才放她回去，并约定明天一早就去看她。

十五日，星期五，晴爽（阴历三月十四）。

昨晚上因为有同乡某来在旅馆里宿，所以一夜不曾安睡，送映霞出去后，直到午前两点钟才上床。今早又一早就醒了，看见天气的晴朗，心里真喜欢得了不得。午前八点钟前，就去映霞家里，和她的兄弟保童、双庆，也相熟了。

在她的房里坐了一会，等她梳完了头，就请她们上西湖去玩去。等了一忽，她的外祖父，就是她的现在承继过去的祖父王二南先生，也来了。他是一个旧日的名士，年纪很大——七十五——然而童颜鹤发，蔼然可亲。和我谈了半日，就邀我去西湖午膳。和映霞的全家，在三义楼饭后，祖父因有事他去，她们上我

的旅馆里去休息了一忽。

因为天气太好，就照预定的计划同她们出去游了半日湖。在漪园的白云庵里求了两张签，与映霞的婚姻大约是可以成的。其后过三潭印月，上刘庄，去西泠印社，照了一张相，又上孤山，回至杏花村吃了一点点心，到湖滨公园的时候，已经是六点多了。送她们上了黄包车，回到旅馆里来，却遇见了昨晚的那位同乡和他的情人文娟。这文娟，前年冬天，也曾为我发誓赌咒，我也一时为她迷乱过的，现在居然和她的情人同来看我了，我这时心里又好笑，又好气，然而一想到映霞，就什么也冰消了。和她们应酬了一场，又上一位同乡潘某家去吃了晚饭，到十点过后，仍旧踏月去城站附近的金刚寺巷，访映霞和她的母亲等。

在映霞家里吃了半夜饭，到十一点后才回到旅馆里来睡觉，文娟的情人，仍是不去，所以又是一晚睡不安稳。

十六日，星期六，晴爽，三月半。

午前将旅馆的账付了一下，换了一间小房间，在十点钟前上映霞家去。

和她出来，先到湖滨坐公共汽车到灵隐，在一家素饭馆里吃了面，又转坐了黄包车上九溪十八涧去。

路过于坟，石屋洞，烟霞洞等旧迹，都一一下车去看了一趟。

这一天天气又好，人又只有我们两个，走的地方，又是西湖最清净的一块，我们两人真把世事都忘尽了。两人坐在理安寺前的涧桥上，上头看着晴天的碧绿，下面听着滴沥的泉声，拥抱着，狂吻着，觉得世界上最快乐，最尊贵的经验，就在这一刻中间得到了，我对她说：

“我好像在这里做专制皇帝。我好像在这里做天上的玉皇。

我觉得世界上比我更快乐,更如意的生物是没有了,你觉得怎么样?”

她也说:

“我就是皇后,我就是玉皇前殿的掌书仙,我只觉得身体意识,都融化在快乐的中间;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走到午后三四点钟,才回到城里来。上育婴堂去看她的祖父,却巧又遇见了扫墓回来的她的母亲。因为她祖父在主理杭州育婴堂的事情,住在堂内,她母亲是时常来看他的。

坐谈了半天,我约他和她们上西湖三义楼去吃晚饭。我和映霞先行,打算去旅馆小坐,不意在路上又遇见了孙氏夫人,她本来是寄住在上海尚贤坊的,也可算是我们这一次结合的介绍人。顺便就邀孙夫人也去旅馆小坐,坐到六点多钟,一同上三义楼去吃饭,同席者除映霞的全家外,又加了这位孙夫人,当然是热闹得不堪。

吃完晚饭,看了东方升起来的皓月,送祖父和孙夫人等上了车,我和映霞,及她的小弟弟双庆,又回到旅馆里去。

开门进去,就看见桌子上有许多名片和函件放在那儿,因为怕出去应酬,所以又匆匆和映霞等逃了出来,且将行李等件搬上金刚寺巷,以后拟在她的家里暂住。晚上谈话谈到十二点多钟,很安适的在映霞床上睡了,她把床让给了我,自家却去和她的娘同睡。

十七日,星期日,晴朗(三月十六)。

早晨起来,因为天气太好,又和她的全家上灵隐去。在灵隐前面的雅园里吃中饭,午后在老虎洞口照了两张照相,一张是我和映霞两人的合照,一张是我和她的全家照的,照片上只少了那

位老祖父。

晚上回来还早,又去玉泉,灵峰等处,坐到将晚,才回城里来。今天的一天春游,饱尝了些家庭团圆的乐味,和昨天的滋味又不同,总算也是我平生的赏心乐事之一。

晚饭时和老祖父喝了许多酒,月亮很好,和映霞出去,上城站附近去看月亮。走到十二点钟,才回来睡觉。

十八日,星期一,晴(三月十七日)。

午前和映霞坐着谈天,本来想于今天回上海,因为她和她母亲弟弟等坚决留我,所以又留了一天。

中午喝酒,吃肥鸭,又和她母亲谈了些关于映霞和我的将来的话。中饭后,和保童、映霞又上灵隐去取照相,一直到将晚前的五点多钟,才回到岳坟来赶船。

在湖船里遇了雨,又看了些西湖的雨景,因为和映霞捱坐在一块,所以不觉得船摇得慢。

晚上早睡了,因为几天来游倦的原因。临睡之前,映霞换了睡衣上床前来和我谈心,抱了她吻了半天,是我和她相识后最亲爱的一个长嘴。

十九日,星期二,雨(三月十八日)。

决定今天起身回上海,所以起了一个早。早饭后冒雨赶车,立候了两三点钟,因为车不开,终于仍旧回到映霞的家里。

午饭后鼾睡了半天,上湖滨去访了几位同乡,晚上早睡。临睡之前,本候映霞来和我亲嘴,然而她却不来,只高声的向她娘说了一声“娘,我睡了。”似乎是教我不要痴等的样子。

二十日，星期三，天大雨（三月十九日）。

本不想走，然而怕住久了又不便，所以就决心冒雨去赶火车。自十点钟上车，在人丛中占了一席地，被搬到上海来，一连走了十四个钟头才到，到北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闸北戒严，不能出车站一步，就在车站上的寒风里坐到天明。

二十一日，星期四，天晴（三月二十日）。

天明六时出车站，走回闸北的出版部里。大雨之后，街上洗得很干净。寒风吹我衣裾，东方的太阳也在向我微笑，我感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大约是生命的力量。到出版部里坐了一忽，就出去洗澡并办创造社的公务。回来又上内山书店去了一趟，买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来。

午后又办了许多创造社的公务，寄款给张资平，付新亚印刷所的印书款等。

在北四川路路上走着，觉得早晨感到的那一种生命力，还在我的体内紧张着，和阿梁上邮局去了一趟，出来就去喝酒，喝得大醉回来，路上上一家旧书铺去买了两册外国书。午后四点多钟，就上床睡了，一直睡到了第二天的早晨。

二十二日，星期五（三月廿一），晴爽。

昨天早晨，发了一封给映霞的快信，今天一早起来，又写了一封给映霞，一封给她祖父的两封信。自家跑上邮局去寄快信，回来买了一张外国报来读。蒋介石居然和左派分裂了，南京成立了他个人的政府，有李石曾、吴稚晖等在帮他的忙。可恨的右派，使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得不中途停止了。以后我要奋

斗，要为国家而奋斗，我也不甘再自暴自弃了。

奋斗的初步，就想先翻一两部思想新彻的书，以后如有机会，也不妨去做实际的革命工作。

午后把创造社积压下来的社务弄了一弄清，并将几日来的日记补记了一下，总也算是我努力的一种表白。

晚上当看一点书，因为好久不读书了，长此下去，怕又要变成一个不学无术的中国式的政客。

我平生最恨的是做官，尤其是那些懒惰无为的投机官僚。中国的所以弄得不好的，一大半就因为这些人过多的原因，而这些人的所以产生，就是因为了少读书。

二十三日，星期六（三月廿二日），晴朗。

午前一早就有同乡来，想看书却又静不下来，所以只好和他们出去。

先上四马路各家书馆去催账，后又上十六铺乡亲家去托了一点事情。上日清船埠去候郭夫人，未到。

中午回家，午后作账单，直至五时前方出去，觉屋外的自然，分外的可亲可爱，这是劳动的赐物。我以后要劳动了，因为要享乐，先必需劳动，劳动以后的享乐，其味更纯更厚，比无聊过日子，实在要好百倍。

天气很好，傍晚一个人驱车过辣斐德路，看那路旁两排的中产人家，实在可以使人爱慕。残阳碎铺在红色砖瓦上，庭前的泊辣丹奴斯，朴泊辣树叶，都嫩绿了。微风吹来，还带着一点乐音，足证明这是文化的都市，而南京浦口的战事，丝毫不能混到我的脑筋里来。

从辣斐德路一直走往金神父路，去访华林，和他出来吃晚

饭,又谈了许多关于爱情的天,并谈了些我这一回到杭州去的经验。

晚上回来,清了这一个月的本部部员的开销,啊,这创造社出版部,今年实在支撑不过去了,我怕要因此而生大病,我又想横竖事业也弄不好,不如和映霞一块儿死了倒干脆。临睡前,又作映霞的信,拟明天去作平信寄出。

二十四日,星期日(三月二十三日),晴朗。

今天是礼拜,午前起来,看了高远的天空,很想跑到郊外去散步,但是出版部的事情,又一刻也离开不得。

看书看到十点左右,出去上租界去跑了一趟。遇见了一位新闻记者,他把许多近事和我说了,使我想起了周静豪夫妇约我去吃午饭的前天的信。和这一位记者去城隍庙喝了半点钟茶,又走了些无头路,于十二点半乘电车去徐家汇。附近的草地绿树,碧桃杏花,真令人有世外之想,可是不知怎么,看了这样大好的春光,我终发生不出愉乐忘我的感情来,决不能回复十数年前,在日本郊外的时候那样的一心一意的陶醉在自然怀里的感情了。大约我是老了,我的自然的天性被物欲所污了。

投映霞的信于信筒去的时候,很想在这一个时候和她在一块儿,因为她若在我的身旁,我的对于自然感受性必要强些,耐久些,猛烈些。

在徐家汇吃了午饭,享受了些绝对和平的乡村都市的静趣,又和他们打牌打到晚上午前的一点多钟。

二十五日,星期一(三月廿四),晴暖。

真是春天了,但我昨夜似为春寒所中,觉得头痛腰酸,身上

在发烧。

在朝阳光里,在两旁的嫩绿的树列下,在乡下的大道上,坐车上华林那里去的时候,身上觉得很不舒服。在华林那里写了一封给映霞的信,并托他为我在他的近边找一间房子,预备不能回华界来的时候好去宿,便于正午前回到闸北来。那些雇用的伙计们又于我的不在中间图谋不轨了,气得我饭也吃不下去。

午前接到了映霞的信,马上复了她,自家去邮局投寄快信,她已经由杭州转赴嘉兴去就二中附小的教职了,我听了很为她喜。

寄信回来,看看窗外的残阳,都变了红色,我的眼也花了,头也晕了,怕大病将作,勉强记完了二日来的日记,或者自明日起要就床了。啊啊,我若就此而死,那么那些去年在创造社出版部里捣乱的卖我的无良心的自命少年艺术家,应该塑成一排铁像,跪在我的坟前。

二十六日,星期二(三月廿五),晴朗。

昨晚发烧昏乱,从梦中惊醒者数次,发了一身大汗,方才觉得好一点。然而头昏眼晕,一动也动不来,早晨不得已只好依旧起来管理出版部事务,我觉得这一回的病很沉重,似乎要致命的样子。

午后搬上法界去住,因为晚上要去法科大学上课的原因,八点多钟就上床了,翻来覆去,苦闷了一夜。体热增高,发大汗如故。喉头痛,腰酸。

二十七日,星期三(三月廿六),晴热。

病加剧,然仍不得休息,因为出版部里没有人可托付的原

因。午前上新群旅馆去看了几位同乡，请他们吃午饭，晚上在英界新群旅馆住。

二十八日，星期四(三月廿七)，晴快。

这几天来，天气实在太好了，可是变得热得很。早晨一早就醒了起来，头空空洞洞，口味只觉得淡得难受，很想吃一点甜的或咸的东西。昨晚上发热，仍复是发得很厉害，因为早晨起来，眼睛还是红红的。

昨天回出版部去，看到了日本文艺战线社的代表小牧近江，和里村欣三来谒的名片，所以去回看了他们一次，并且于晚上请他们在一家广东酒馆内喝了一点酒。他们约我今早午前十一时去，所以一早就赶回出版部里，为他们做了一篇文章，名《诉诸日本无产阶级同志》。并且检了许多《洪水》、《创造》月刊，预备去送给他们。午前十点左右，在法界一家小照相馆照了一个相，复上田汉家去会了田汉，到十一点半钟，才和田汉到他们寄寓的孟渊旅馆。

天气很热。太阳又晒得太猛，所以中午就在老半斋吃了一次黄鳝饭。

午后上良友印刷所去，又去饮茶，系良友的编辑者梁得所君请的。

三点多钟，去周文达那里，求他为我再诊，因为昨天他为我诊后，今天果然觉得好些了，在他那里坐谈，一直谈到了夕阳晼晚的六点半钟。

复和周文达出来上孟渊旅馆去找小牧、里村，上美丽川菜馆去吃晚饭，吃到十点才送他们上船回日本去。送他们上船之后，我和周文达在蓝色的灯光底下，沿了黄浦江岸走回大马路外滩

来，凉风吹上我们的醉面，两人的谈话声也带起倦色来了，我忽而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旅愁。走到了爱多亚路口，一个人坐在公共汽车回法界金神父路来的时候，心上的悲哀，更加深了。

二十九日，星期五（三月廿八日），晴热。

已经是春晚的时期了，残春所剩，不过一二日而已，我倒想为今年将尽的春光滴几滴眼泪。

午前也一早就起了床，虽然无事，但路却也跑了不少。几家好久不曾去过的旧书铺，都去走遍了，譬如北京路的几家，卡德路的那家。买了三四本旧小说。其中只有一本还有点意义，是Frank Swinnerton's *Elder Sister*（1925 edition）[①]。

一个人在福禄寿吃中饭，觉得菜并不坏，可是我的身体还没有复原，所以勉强的吃，只吃了一碗饭。

午后回出版部，遇见了自广东逃出来的伯奇。和他谈了一阵，就一道出来上内山书店去。遇见了做那封公开状给我的日本人山口慎一氏。

买了一本《公论》的五月号，里头有佐藤春夫的文艺时评一段，觉得做得很好。

傍晚又上田汉那里去，坐到七点钟，和他们大家出来上天蟾舞台后台去看了琴雪芳，高百岁诸人，就请他们去吃晚饭。

晚饭后，又和伯奇等沿了外滩走了半天路。走到爱多亚路口，大家坐二十一号公共汽车回来。在车上遇见了一位新华艺术学院的女学生，她上车来的时候，对我一笑，我几乎疑她是街上的卖妇了。直到下午的时候，她和我一道在打浦桥学校面前

① 弗兰克·斯温纳顿的《姐姐》（1925年出版）。

下来,我才晓得她是新华艺术学院的学生,并且晓得她上车来时的一笑,是在和我招呼,因为今早八点到九点,我在那里讲演,大约她是在那里听,所以她是认得我的。

三十日,星期六(三月二十九日),天气晴热,早晚凉。

早晨春眠贪梦,想映霞想得了不得。一起来就写了一封信给她,并且告诉她我昨天已有一本书寄给她了。

坐公共汽车到辣裴德路,看见了些暑天的朝景,在一家茶馆里喝了半天茶,才去找新亚印刷所。午前十一时返闸北,出版部里坐满了客人,不得已陪他们出来,上五马路来吃午饭。

饭后催对帐目,回家后,又开了一次部务会议,决定了些关于创造社出版部大计。

晚饭不吃,因为中午吃了太饱,口胃不好,傍晚七点钟,上租界上来,先往永安去洗了澡,就乘车跑回金神父路来宿。

明天是五月一日,世界劳动者的最可纪念的日子,从明朝起,我相信我的精神肉体,一定还要强速力的进步许多。

一九二七年,四月卅日晚十时前记于
法界金神父路宿舍。 达夫。

五　月　日　记[1]

（1927年5月1日——31日）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星期日，阴雨，在上海之出版部内。

过去的种种情形，现在不暇回顾，我对于过去，不再事伤叹了。要紧的是将来，尤其是目前。数日来因为病得厉害，所以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这一回病好之后，我的工作，恐怕要连日连夜的赶，才赶得上去。

天气阴森晦涩，气氛不佳，今年的五月节，太寂寥了，真太寂寥了。

早晨一早起来，冒微雨赶回闸北，在北四川路，又遇了英帝国主义者的阻难，几乎不能过去。到了闸北出版部，看了些来书，办了些琐事，在午前中仍复走了出来。今天头痛胃缩，身体很不好，午后睡了一个午后，晚上吃了一碗粥，还觉得不能消化。

二日，星期一（阴历四月初二），晴朗。

因为病得太郁闷了，所以一早起来，就上龙华去散了一回步。身体觉得倦怠得很，心里的郁闷，仍复是开放不了，到午前十一点左右，才到出版部里。

看了些来书和映霞的信，就走到北四川路来，在咖啡馆里吃

---

① 本篇最初见于1927年9月1日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日记九种》。

了两杯牛肉茶和四块吐丝面包。

午后又在艺术学院宿舍内睡了一觉午睡，晚上上大世界前的天津馆去吃了一盘水饺。

回来遇见出版部里来的两个人和自广东来的王独清，陪他们去吃晚饭后，又谈了一忽，到十点钟才就寝。

三日，星期二(阴历四月初三)，晴爽。

早晨一早就去出版部，见了一种荒废的空气，弥漫在出版部里。中午从法科大学会计处取了些钱来，请伯奇、独清等吃饭。

午后出去走了半天，晚上回来，又听见出版部伙计们中伤我的谤毁。

病稍微好了，只是消化不良。夜七点到九点，去上了一点多钟的德文课，十点后方就寝。

四日，星期三(四月初四)，晴爽。

早晨也于六点钟起床，觉得病已经好了八九分了，因为昨晚上听见的消息，所以和独清一道去闸北出版部开了一次全体职员大会。

对他们披沥尽了肺腑，教他们好好的为创造社尽一番力，我几乎自家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中午和独清出来，上一家广东菜馆去吃了中饭。天气很好，所以和他自北四川路，一直走向南来。路过伊文思，进去买了几本书：*Horizon*① 系书评的集合本。*Art in North Italy*②，系介

① 英文，《地平线》。

② 英文，《意大利北部的艺术》。

绍威匿思等处的艺术的。*Fires*, Gibson① 的叙事诗集。*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Love*, By Gourmont②,系 Ezra Pound③ 的英译本。

一路上走来,看了些熙来攘往的春日的世界,心里总觉得不快乐。和独清上伯奇那里去坐了一会,请他们在天宝池洗了澡,又仍复回到闸北去。

在出版部里接了些来信,上郑心南那里去了一趟,坐到傍晚,一个人出来上一家日本馆子去吃了晚饭。

晚饭后返出版部,才知道北京的二哥哥来了,马上出来上旅馆里去看他,见了侄儿侄女和他的新娶的第二夫人。十点前,仍复回到新华艺术学院里来宿。

五日,星期四,四月初五,晴快。

夜来小雨,然而我起来的时候,天已经放晴了。坐车上枫林桥去看了几位朋友,都没有遇见。折回法界去旅店看二兄养吾。和他出去买了些物事,回来就请他们吃饭,送他上南站的火车,路上很想起了我的年老的娘。

午后自火车站回来,在一家旧书铺里,又买了一本英译伊罢纳兹的小说 *The Enemies of Women*④,此书我从前本来有过的,后来似乎被人家借走了,所以只好再买一本。

回到出版部里,见了一位新自日本回来的学生,他和我谈了许多艺术问题。我教他不要先决定目的,应该多致力于创作。

---

① 英文,《火》,吉布森。

② 英文,古蒙的《爱的自然科学》。

③ 英文,埃兹拉·庞德。

④ 英文,《女人的敌人》。

傍晚上新亚印刷所去，告以印全集的次序。

晚上有新月一弯，挂在苍蔚的天里，我自法科大学教书出来，也感受了一点春夜的寒意。明天立夏，一九二七年的春天，今天尽了，可怜可叹。叹我一春无事为花忙，然而这花究竟能够不能够如我的理想，一直的浓艳下去，却是一个疑问。因为培护名花，要具有大力，我只觉得自家的力量还有点不足。今天早晨也曾发信寄照相给她过。

六日(四月初六)，星期五，晴快。

连日的快晴，弄得我反而悲怀难遣，因为我有我一己之哀思，同时更不得不加上普世界的愁闷。时局弄得这样，中华民族，大约已无出头之日了，我所希望的，就是世界革命的成功。然而人心恶劣，中外都是一样，机会主义者，只晓得利用机会去升官发财，同人的利益是不顾着的，哪里还谈得上牺牲？谈得上革命？

午前又上印刷所去，教他们在全集第一页上，加上一个Dedication[①]："全集的第一卷，名之曰《寒灰》。寒灰的复燃，要借吹嘘的大力。这大力的出处，大约是在我的朋友王映霞的身上，假使这样一本无聊的小集，也可以传之久远，那么让我的朋友映霞之名，也和她一道的传下去吧！"

十点钟前回到出版部里，知道内山书店昨晚着人来叫我去。到了内山书店，却见郭夫人和她的四个小孩来了。为她找旅馆，弄行李，忙了一天。午后王独清又来，同在虹口跑到晚上，洗澡，吃饭，十点钟回金神父路去睡觉。

---

① 英文，献辞。

七日(四月初七),星期六,晴。

晨七时前起床,上河南路旁五芳斋去吃早饭,回到出版部里,已经是十点多了。写了一封给映霞的信,就有来客,系同乡张某,和他谈到午后的两点钟才去。

午后又想上租界去乱跑,因为天气寒冷,就没有出去。又有人来访,和他枯坐到晚,苦极了。

傍晚的时候,因为天气太好,就坐车上江湾去了一趟。回来在一家小馆子里吃晚饭,又觉冒了风寒。

晚上出去访郭夫人,仍至新华艺术学院宿。

八日,晴朗(四月初八),星期日。

早晨写了一封给映霞的短信,出新华后,又上五芳斋去吃早饭。回出版部后,看了许多信,想执笔做文章,苦无兴致。

午后上北京大戏院看电影,系伊凡纳兹的作品《妇人之仇敌》。从影戏院出来,在北京路旧书铺里买了一本但丁的意大利文《神曲》及其他的小说二三册。

晚上懒极,早眠。

九日,星期一,今天是国耻纪念日,夜来雨,阴。

晨起,觉满身筋骨酸痛,想去买一本德文小说来读。因为前天早晨,自五芳斋出来,路过璧恒公司的时候,看见有一本俄国Bunin① 的小说,系译成德文者,似乎很有一读的价值。

---

① 英文,布宁。

十点钟到德国书铺，买了两本书，一本是 Bunin's *Mitja's Liebe*[1]，一本是 Bernhard Kellermann's *Die Heiligen*[2]。又到法界去看了几位朋友，他们都到南京去了，没有会到。中午在新半斋吃鳝鱼，吃了一个醉饱。

午后看婆宁的小说，作映霞的复信一封。

晚上去新华宿，月亮很好，步行至郭复初寓，和郭太太谈了一阵就走了。随后又到同福里的李宅，谈了半个多钟头，在那里遇见了陈方，将浩兄的事情托了他，他也已答应，因而就写了一封信去催浩兄到南京去。创造社事，也弄稳固了，大约被封总不至于的。

十日，星期二，晴朗，今天要去法科大学上课。

午前起来，天气很寒冷，并且雾很大。走到霞飞路坐电车，商家店门都还没有开，买了一大张《大陆报》看，今天的论文里却有非难蒋介石处，真奇怪极了。

中午去赴宴，会见端六、杏佛诸人。据说当局者可以保证创造社的不封，但要我一个交换条件，去为他们帮助党务，托病谢绝了。

午后请修人等去吃晚饭，有同乡陆某，也邀在内，陆要回浙江，送了他十元路费。晚上会光赤，谈到十时去新华艺术学院宿，人颇觉疲劳，病了。

十一日，星期三，晴快。

---

① 布宁的《米加的爱情》。

② 伯恩哈德·凯勒曼的《圣徒》。

一早就醒，觉得病得很凶，腹泻不止，午前和王独清走了半天，觉得两只脚有一千斤重，似乎是将死的样子。

午后又和独清及同乡张某纠缠到四点钟，人倦极了，但不能脱身。

接到映霞的信数封，快慰之至。就马上写了一封回信给她。

晚上去法科大学上课，读 Ouida's *In a Winter City*[1]，仍在新华宿。

十二日，星期四，雨。

觉得病加剧了，午前将《洪水》第三十期编好，后出去为张资平侄事冒雨跑了半天，终没有结果。在一家北京馆吃中饭，午后回家睡了半天，晚上过俄国旧书铺，冒雨上法科大学去签了一个名，又回到新华去宿。

十三日，星期五，晴。

早晨，在新华候独清，至十点钟前方出去。伯奇也来了，三人就走在一道。

十二点钟至四马路光华，为独清索取《圣母像前》之稿费，中午在四马路一家广东馆名杏花楼的楼上吃饭。价很贵而菜不好吃，又上了一回当。

午后回家，在出版部里遇见了自富阳来的二哥哥。和他一道出去，办了些事情，傍晚就在四马路的澡堂里洗澡。浴毕去饭店弄堂吃晚饭。

晚饭后，和独清、伯奇等别去，我和二哥哥回出版部，他们去

---

① 英文，韦达的《在一个冬城》。

出席文艺座谈会，我答应他们一点钟后就去。

回到出版部里，匆忙看了一封信，才知道映霞到上海来了，惊喜交半。上内山书店楼上的日本人组织的文艺座谈会去坐了一坐，就雇车奔跑到三马路东方旅馆去找映霞，她系于午后一点钟到的。晚上和她谈到半夜就在那里和衣而宿。

十四日，星期六，晴。

早晨一早就起了床，和映霞出去上北万馨去吃早点心，伙计都惊讶我们的早起。劝映霞迁了一个旅馆，又和她说了一阵话，即跑上闸北去看二哥哥，他已经走出去了。就马上回来和映霞作伴，中午约了华林又上饭店弄堂的那家小馆子去吃饭。座上说了许多到欧洲去的话，映霞也觉得很快活。

从饭馆出来，又上新华艺术学院去看了一趟，出来直回旅馆，一直谈到半夜。

十五日，星期日，晴快。

早晨起床，想到吴淞去玩。因为肚子痛，映霞劝我上周文达那里去看病。二哥哥已于今天早晨回浙江去了，所以两人终究没有谈天的机会。

在周文达那里和映霞坐到十一点钟，出来就在晋隆番菜馆吃午饭。饭后在大马路上闲走，为她买了一件衣料，修了一修手表。回旅馆后，看报上的广告，见有《白蔷薇》的电影，在北京大戏院上演，就和她去看去。看到五点多钟，散场回来。映霞上陈锡贤女士那里去取裙，我也新华去了一趟，约好于七点钟再在旅馆里会。晚饭在大马路浙江路口那家小馆子里吃的，又在街上走了一会，就回来睡了。

十六日,星期一,晴。

早晨起来,两人都有点依依难舍的神情,因为她要回嘉兴去。正在互相搂抱的时候,她看出了我眼睛里的黄色。她硬要我去另找一个医生看病,我勉强上钱潮那里去看了一看,果然决定了我所患的是黄疸病。

十点左右,两人又去北四川路配了药,中午十二点钟,才送她上北火车站去赶快车。

午后回到闸北,觉得人更难堪了,就把创造社里的事情,全部托付了出去,一个人跑回新华来。晚上睡得很不好,精神也萎靡不振之至。

十七日,星期二,晴。

早晨和画家陈某及王独清一道,来法界金神父路的广慈医院,进了东院第二号的二等病房。

睡了一天,傍晚起来上法科大学去了一次。

十八日,星期三,晴。

医生禁我吃咸的东西,肉,蛋之类都不能吃,一日只许饮牛奶五杯,面包数块而已。睡了一天,读岛崎藤村的小说集《微风》。傍晚又上法科大学去了一次,顺便也去访问了李某。

十九日,星期四,晴。

病体还是那样,不过病院生活的单调,有点使我感得不自由起来了。终日读《微风》。

傍晚出去,上出版部去了一趟,接了两三封信,一封自嘉兴

的映霞那里来，一封是她的母亲来的。

回病院的途中，又上法科大学去转了一转。

二十日，星期五，晴。

午前医生许我吃素菜了，但病症仍没有丝毫进步。有一位招呼我的道姑要去“避静”，我也想和她一道的出这一个病院。

陈锡贤女士来看我，说明天映霞又要上上海来。我心里真感激她，可是有点觉得对她不起，午前李某也来了。

午后补记了几日来的日记，人倦极了，明天等映霞来后，我打算迁移一个病院。

二十一日，星期六，晴快。

午前在病院读书，把 Ouida's *In a Winter City* 读了一半。

中午的时候，天气很热，人亦倦得不堪。在沙发上躺了一会，愈觉得这一次进病院的不对。病体依旧，而钱却花了不少了。

等到午后三点钟前，华林来了，映霞和锡贤也果然来了，我真喜欢得了不得，就叫了一乘汽车出了病院。

这一晚在远东饭店宿，和映霞去看 Barrie's *Little Minister*[①] 的电影，到十一点送她上坤范去后，才回旅馆睡觉，很不安稳。吃晚饭的时候，我又请他们大家吃了一顿。

二十二日，星期日，晴热。

早晨一早就醒了，候映霞来，到了十点，搬往振华去住，住在

① 英文，巴里的《小牧师》。

后面我曾经住过的那一排屋子里。

午前和映霞杂谈，在家里坐着无聊，便走上城隍庙去散步，顺便去访问了之音等姊妹三人。在他们家里，和她们吃中饭。

下午在旅馆里不出去，傍晚为映霞买了些鞋袜，便和她上禅悦斋去吃晚饭。

饭后又在电灯光亮的马路上走了一阵，九点过后，送她上坤范女学去。我一个人，在振华宿，睡得很好。

二十三日，星期一，阴。后雨。

午前在旅馆里候映霞来，九点过后，她送药来了。吃了最后的这一服药，便和她上新亚去看《达夫全集》的第一卷。印刷已经有一半多了，不过封面还没有送去，当催伙计去买好送去。

车上遇买票的人，告我医黄疸病的医生，就上六马路仁济堂那里去，候了半天，又跑上西门医生家里去了一趟，才开到了一个药方，回来在路上买了药回旅馆。

午后一点多钟，送映霞上火车站，天竟下起雨来了。在闸北出版部里煎了一剂药，服后去商务印书馆找郑心南问资平的版税事，又去访婀娜。晚上有人请我，当去赴宴。

在新新酒楼吃晚饭，遇见胡适之，王文伯，周鲠生，王雪艇，郭复初，周佩箴诸人。主人李君极力想我出去做个委员，我不愿意，后来他又想请我教周某及其他几个宁波新兴权势阶级的儿子的书，我也没有答应。

晚上在新华睡，因为蚊子臭虫太多，睡不安稳。

二十四日，星期二，晴热。

午前一早醒来，就上虹口去打听《文艺战线》六月号到未？

问了两家,都说还没有来,大约明天总可以到上海,我的危险时期,大约也在这十几天中间了。

孤帆教我去躲避在他的家里,但我却不愿去连累及他,所以仍想上西湖去住几天。

中午带早膳,是在一家日本铺子里吃的,吃了一碗母子饭及一碗田舍汤。

昨天接到我北京女人的信,很想复她,但没有写信的勇气。

午后在出版部睡觉,服中国药一剂,读了 O.Henry① 的一篇无聊的小说,作映霞的信。

二十五日,星期三,晴。

因为久不在出版部里睡了,弄得臭虫很多,昨晚几乎一宵没有合眼。早晨起来,做了许多事情,上虹口一家日本馆去吃了一顿朝餐,很觉得满足。好久没有尝那酱汤的滋味,今朝吃起来觉得很合我的胃口。吃早饭后,又上仁济堂去看了一次医生,午后回来,又服了一剂中国药。

王独清来出版部里,杂谈了一阵,和他出去走走,走到傍晚,去日本馆子吃母子饭一碗。晚上上法科大学去上课,仍回出版部宿,发映霞及北京的快信各一。

二十六日,星期四,晴。

早晨去虹口,想去日本馆子吃早饭还早,所以就上五芳斋去吃了些汤团之类,又觉得吃坏了。

回来接到许幸之自狱里的来书,就上上海县衙门监狱里去

① 欧·亨利。美国小说家。

看他。他见我几几乎要放声哭了，我答应他设法营救，教他再静候几天。

买了许多旧书回来，出版部里一个人也没有，看了半天书，晚上一个人上北四川路去吃鸡饭。饭后上内山书店，不意中遇见了一欧。我告诉内山，一欧就是黄兴的儿子，他睁圆了眼，似乎感动得很，日本人的英雄崇拜之心，实在比中国人强。

晚上上法科大学去上课，结束了这一学期的事情。

二十七日，星期五，晴。

早晨又上虹口吃了一碗母子饭当早餐。上书铺去看了一趟，买了一本 L.H.Myers 的小说 *The Orissers*[①]。迈衣爱氏是一个新进的作家，他的小说雄壮伟大，有俄国风，中国人大约还没有人介绍过他的东西，我打算读完后，为他介绍一下，可使中国目下的那些文学家多认得一位异国的作家。

回到出版部里，接到映霞的来信，约我明天早车去杭州。为许幸之等写了一封信给东路军总指挥处的军法科长，要求放免许等三人。

午后去访适之，告诉他将往杭州去养病。

晚上读 *The Orissers*。去南市换钱。

二十八日，星期六，晴。

昨天晚上睡不稳，中夜起来了好几次。天未明，就把书籍衣箱等检就，预备上车，终于六点钟前到了车站。

等车等了两个多钟头，人疲倦极了。车上遇见了许多朋友，

① 英文，L.H.迈耶的《奥里瑟一家》。

有师长某，五六年不见了，倒还认识我。

午前十一点过，车过嘉兴，下车去寻映霞。在长廊上来回寻了两次，都不见她，心急上车，她却早在我的车座前坐下了，自然喜欢得很。和她一路上来，忘掉了病，忘掉了在逃难，午后一点多钟，到城站。

在站上找二哥养吾不见，大约他今天早晨已乘早车到上海去看我的病了。真有点对他不起。

去映霞家，见了她的祖父、母亲，都说我病势不轻，马上去请集庆寺僧来诊视，晚上服药一剂，早眠。

二十九日，星期日，晴。

早晨一早，就去西湖，遇黄某于途，他告诉我浙江大学预备聘我来掌教，并且劝我在杭州静养，为我介绍了医师一人，我没有去看。

在湖塍闲步，遇见了许多同乡，他们大约是在谋事情，可惜我力量薄弱，不能够一一荐引他们。

十点钟前回到金刚寺巷来服药，午后睡了一觉，出去买了些吃的东西来。又去旧书铺买了几部诗集，及苏曼殊的诗、小说集一本。

晚上早就寝，觉得病好了许多了。

三十日，星期一，晴。今天是阴历四月的末日。

午前一早就醒了，在床上读了两篇曼殊的小说，早膳后，做了一篇《杂评曼殊的作品》，共四千字，至中午十二时脱稿。

午后服药，觉得头痛，精神不爽，大约是午前做文章太过的原因。睡了一个下午，傍晚出去候上海车来，想等二家兄下车，

等不到。

晚上天闷热，晚饭后，和映霞出去上城站空地里去散了一回步。

三十一日，星期二，晴热，闷人。

五月又于今天尽了，这一个月里，什么事情也不做，只弄得一身大病。

日本的《文艺战线》六月号，前天可到上海，大约官宪当局又在起疑神病了。

午前去西湖会黄某，谈及病状，又蒙他们注意，劝我安心静养。上湖塍旧书铺去看旧书，没有一部当我意的，午后服药。

得上海信，前天果有人去出版部搜查了，且在调查我的在杭住址。作复信一，要他们再为我登报声明已到日本的事情。

今早把那篇评曼殊的文章寄出，又要做月刊的文章了，大约在这两日内，还要做两三万字才行。

午后上大街去购物，也曾上车站去候车，二家兄没有回来。

读《笃旧集》中张亨甫诗选，晚上和映霞去城站散步，九点钟就寝。

客 杭 日 记[1]

（1927 年 6 月 1 日——24 日）

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星期三，晴（旧历五月初二）。

前月二十八日，早晨和映霞坐车来杭，半为养病，半为逃命，到今朝已经有五天了。梦里的光阴，过去得真快。日日和映霞痴坐在洞房，晚上出去走走，每日服药一帖，天气也好，饮食也好，世事全丢在脑后，这几天的生活，总算是安乐极了。记得 Dowson[2] 有一首诗，是咏这样的情景的，前为王某译出，错了不少，我为他指出错误，原文印在《文艺论集》里，现在记不清了。

午前不出外去，在家候二兄到来，中午上海快车来后，却遇见了一位自北京来的学生，以二兄的手书来投，说他将乘夜车来杭。

午后集庆寺和尚来复诊，又给我了一包丸药吞服，我真感谢映霞的祖父的诚挚。因为这一回的劝我来杭，和介绍和尚，都是他的主张。

晚上出去候上海快车，二兄于八点钟到，和他去看映霞的祖父二南先生，谈到十点钟才回来就寝。

---

① 本篇最初见于 1927 年 9 月 1 日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日记九种》。

② 英文，道森。

六月二日，星期四（旧历五月初三），天晴，有雨意。

早晨送二兄至江干。送伊上船后，我就回旗下去聚丰园定菜，决于阴历五月初六晚请客一次，将我与映霞的事情公布出去。午后为发帖等事忙了半日，傍晚出去买了些杭州官书局印行的书，有几部诗集，是很好的版子。又制夏衣一袭，预备在宴客那天穿的。

晚上去会黄某，大约是他不愿意见客，所以被挡了驾。

三日，星期五，阴，微雨。

早晨又去看黄某，又被挡驾，在湖塍上走了一趟，气倒消了，就回城站来买书。买了一部《百名家词钞》的残本，版子很好，可惜不全了，只有四十七家，中有《菊庄词钞》之类，大约是乾嘉以前刻的。

午后微雨，上海有钱汇来，日本的杂志《文艺战线》六月号，也于昨天寄到了。

三点钟的时候，又上官书局去买了些书，候上海来的朋友不到。

晚上浩兄书来，说初六那天来不来不定，为之不悦者通夜，和映霞对泣移时。决定明天坐汽车回富阳去一次，无论如何，总要催他到来。

四日，星期六，阴晴。天上微云遮满，我求老天爷不要在今明两天下雨才好。

昨晚不能入睡，想到世态人情的炎凉易变，实在不得不令人高哭。早晨五点多钟就起了床，读昨天买来的《啸园丛书》一册。病体似乎好了些，只是眼白里的黄色还没有褪尽。

今朝是旧历的端午节,龙儿死后,到今天正是一周年了,早晨在床上回忆从前,心里真觉得难过。

昨晚因为得了二兄的信,说明天我与映霞宴客之夕,也许不能来,所以早晨就坐汽车到富阳去。

杭富路一带,依山傍水,风景实在灵奇之至,可惜我事拥心头,不能赏玩,坐在车里大有浪子还乡之感。

十点钟到了富阳,腰也坐痛了。走到松筠别墅,见了老母,欲哭无声,欲诉无语,将近两年不见,她又老了许多。我和她性情不合,已经恨她怨她到了如今,这一次忽然归来,只想跪下去求她的饶恕。

吃了午饭,上故园的旧地去走了一遭,在傍午的太阳中,辞别母亲,仍复坐汽车回到杭州来,到涌金门头,已经是午后的四点多钟,湖上的游人,都在联翩归去的时候了。

晚上又到各处去请客,走到八点多钟,倦极思眠,草草服了丸药,就上床去睡。

五日,星期日,旧历五月初六,先雨后晴。

早晨起来,见天空里落下了雨点,心里很觉得焦急。坐在屋里看书,十点前后,黄某来看我,谈到傍午方去。又有两位女子中学的先生来看,便留他们在映霞家里吃饭。饭前更上西湖圣武路旧六号去看了蒋某,途上却遇见了北京的旧同事谭氏仲逵。

午饭后,天放晴了,小睡了两点钟,上涌金门去候二胞兄的汽车,久候不到,顺便又上湖边上的旧书铺去看了一趟,一共买了七八本词集,因价未议定,想于明朝去取。

六点钟上聚丰园去,七点前后,客齐集了,只有蒋某不来,男女共到了四十余人。陪大家痛饮了一场,周天初——映霞的图

画先生——和孙太太——我俩的介绍人——都喝得大醉,到十二点前才安排调妥。

和映霞的事情,今夜定了,以后就是如何处置荃君的问题了。晚上因为人倦,一上床就睡着。

六日,星期一,旧历五月初七,晴。

晨起送二胞兄上汽车回富阳去,路上的店家还未起床哩,买了些烟及饼干,托转送母亲。

别了二哥哥,转身就上西湖去买就了昨天未买的词集,又去看那醉饮的两个人,他们因为醉得太凶,昨晚不能回去,所以我就送他们在菜馆附近的旅馆里过夜。今朝他们都已醒了,侍奉了一场,送她——孙氏的夫人——先上了车,映霞也到,更看视了一番周氏醉醒的状态,我和映霞就上集庆寺去看医生。

阳光太热,中午自集庆寺回来,觉得坐车也有点不耐烦了。

午后又睡中觉,上西湖去回看了几个人,周天初和我们走了许多的路。和映霞在留芳照了几张照相。

七日,星期二,阴,晨雨。

今天已与天初约定,一早就上他那里去,因为他要为我们照相。很想和映霞及他,上六和塔去,不晓得去得成否。

在床上读了几页日文小说,很有技痒的意思,明后天当动笔做《创造》七期的稿子。

因为午前阴雨,所以映霞不愿意出去,在房里蛰居了半日。午后王母(映霞母)上亲串家去回拜去了,与她约好在西湖西园茶楼会齐,去游西湖。

二点钟左右,我和映霞去西园,天已放晴了。在西园稍坐了

一忽，王母来了，就和她一同坐船去西泠印社，吃茶一直吃到五点多钟才回来。晚上早睡。

八日，星期三，晴，热。

天渐渐有点夏天的意思了，我真自家不信自家，在这半年里会这样的一点儿成绩也没有。

午前仍复在家里，看了几本笔记小说，一部是上海对山毛祥麟著的《墨余录》，一本是杭州人著的《苦海新谈》。《墨余录》十六卷，每卷各有记事若干条，多咸同间时事。笔墨很好，可惜抄袭处太多。《苦海新谈》，虽则文笔不如《墨余录》，然而有几条记事，却很富有艺术性。

接上海来信，中间附有上海小报一张，五月三日的小报上记有《郁达夫行将去国》一条，记载得还不很坏，小报名《福尔摩斯》。

午后和映霞出去，太阳晒得很热。先坐车到三元坊的光华书局，知道《达夫全集》第一卷《寒灰集》已经来了。拿了一本全集，想和她上六和塔去的，因为等汽车不来，所以又上西湖船去。我和映霞两人游湖，始自今日，从前上湖船去，大抵总有人在一道的。

上孤山去饮新龙井茶，在放鹤亭边却遇见了我在武昌的时候教过的学生，他们现在浙江当委员，为我照了一张照相。从小青坟下出来，更上岳庙前曲院风荷去走了一圈，打桨归来，斜阳已落在两峰的阴影下了。

晚上本欲和映霞出去散步，因为她明天要去嘉兴，所以留在家中，和她话别后的事情。紧抱了许多回，吻了不计其数的嘴，九点前就各自分散睡了。

九日，星期四，旧历六月初八，晴，热。

早晨起来，就有点心神不定，因为映霞今天要去嘉兴。本来打算和她再去玩半天的，因为她要整理行箧，所以终于不去。午饭前和她去买了些饼干之类来送她，草草吃完了午饭，睡了一个钟头，就送她上车站去。

午后两点钟开车，在车站上又遇见了许多朋友。她去了，我想这几天内赶紧做一点文章出来。

傍晚去看了一位住在西湖客栈里的朋友，回来读了一篇俄国新小说。

今天又洗了一个澡，觉得身体轻快了不少。明天早晨可写五千字，晚上可写五千字，大约在三日之内，一定可以把两万字的一篇小说做成。

晚上上街去购物，想念映霞不置，读《辽文》数则，盖缪荃孙所编书也，虽只薄薄两本，搜辑之苦，可以想见，古人之用心，诚可佩服。

十日，星期五，阴晴。

晨六时就起了床，看天空暗淡，似有雨意。近来干旱，一月余未下雨，老百姓苦死了，秧禾多还没有种落，大约下半年，又要闹米荒也。

在床上读俄国新小说集，然引不起兴致来做东西，自今天起，想蛰居不出，闭门硬做，把那篇两万字的小说做成它。

这半年中，恍如做梦，一点儿成绩也没有，若这一回做不出一篇大文章来，那我的生命就没有了，努力努力，还是要努力。

午前集庆寺僧来看病，说病已轻了许多了。中午有同乡周

某来看我，谈了一回，就和他去访问同乡李某、裘某，又上西湖去走了一回。

午后睡午觉，醒来已将晚了，读德文 Bunin's *Mitja's Liebe*[①]。这篇小说，系在沪日未读竟者，大约明天可以把它读毕。映霞来信，禁我出去，我也写了一封回信给她，教她安心从事于教授，我的病可以请她放心，又写了一封信去给富阳的孙氏，告以和映霞的关系。晚上早眠。

十一日，星期六，旧历五月十二，晴。

今天是入霉的节气，大约今后是一年中最闷人的天气了，我的病体，不知道如何的捱得过去。很想到北京去过夏，但是这几个月的生活费，又从何处去取？

午前在家里不出去，午后又睡了一觉午觉，傍晚上城站各旧书铺去走了一回，晚上早眠。

十二日，星期日，梅子黄时，晴雨不常，天闷热。

晨起就觉得无聊，很想出去闲步，因为没有伴侣，所以跑上了涌金门头。想坐汽车到梵村，汽车不来，就坐了洋车，到龙井去玩了半天，十一点半钟才回到家里。

几天来想做文章，终于做不出。

午后和王母上西湖去，天时晴时雨，我们在三潭印月，杨庄，孤山，平湖秋月等处，玩到晚上才回来。

晚上一早就入睡，睡得很舒服，因为今天白天运动得适当，已经疲倦了的原因。

---

① 布宁的《米加的爱情》。

十三日,星期一,阴晴,热(五月十四)。

午前苦欲执笔撰文,终究做不出来,没有法子,又只好上西湖上去跑,并且顺便去取了照相。和映霞二人合照的一张照得很好,我一个人照的一张半身却不佳。

午后在家睡午觉,傍晚起来,出去上各旧书铺去走了一遍。买了几本旧小说,和一部《有正味斋日记》。

晚上十点钟才上床。

十四日,星期二,晴雨不常,闷热。

午前在家不出,读 Bunin's *Mitja's Liebe* 毕,书仅百页内外,系描写 M 之初恋的。初恋的心理状态总算描写得很周到,但终不是大作品,感人不深,不足以动人。还不如作者的其他一篇小说 *Der Herr aus San Francisko*① 更为有力,更足以感人。

书中第二十八章,描写 M 与农妇 Aljonka② 通奸处很细致,我竟被它挑动了。像这些地方,是张资平竭力模仿的地方,在我是不足取的。

午后当出去洗澡,将数日来的恶浊洗尽了它。

读吴縠人《有正味斋日记》,很觉文言小品的可贵,想做一篇论文,名《日记文学》,为三十二期《洪水》的冒头。

午后在家不出,做了一篇文章,名《日记文学》,供《洪水》卅二期的稿子,自午前十一点半做起,做到午后三点钟止,马上出去付邮,大约今天晚上可以到上海,明天当可送到。洗澡回来,

① 英文,《旧金山的绅士》。

② 英文,阿尔琼卡。

又去问八字，晚上在院子里纳凉，听盲人说休咎。十时就寝。

十五日，星期三，昨晚闷热，早晨微雨，旋即晴。

天旱得久了，农民都在望云霓，不晓得什么时候得下大雨。我记得在 Knut Hamsun's *The Growth of the Soil*[①] 里，有一段记天旱的文字，写得很单纯，很动人。

今天药已经完了，打算一早就上集庆寺去求复诊。病已愈了八九分，大约这一次药方服后，以后可以不服药了。作映霞信，因为她昨天有信来，我还没有复她。

傍午有同乡来访，系求荐者，就写了一封信给他。送他出去后，即乘汽车至灵隐集庆寺，时王母已先在候我了。问寺僧，知主持僧已先我们而入城去了，只好匆促回城内，在梅花碑育婴堂里，受了和尚的诊断，顺便去买药回家午膳，饭后睡到四点钟才醒。

醒来后，觉得天气还是闷热，写了一封给东京冯乃超，一封寄北京，一封寄武昌黄素如的信后，就出外上湖滨去闲步纳凉。夜饭前回家，读《有正味斋日记》上卷一册。

晚上大风雨，几日来的暑热一扫而尽。十点钟入睡，窗外的雨声，还在淅沥响着。

十六日，星期四，雨仍未歇。

今早睡到七点钟才醒，在床上读了一篇翻译成中文的小说，味道同吃糖皮一样，干燥而讨厌。

午饭前又读《有正味斋日记》下卷，觉得有趣味得多了。

---

① 英文，克纳特·汉姆生的《大地的成长》。

接北京及上海来信，稿子还是做不出来，焦灼之至。荃君亦在担心我的病状，幸而昨日我信已发出，否则又要添她的愁虑了。

午后在家里坐听雨声，看了一册《有正味斋日记》下卷。日记里满载着行旅的景状，和入京后翰林儒臣诗酒流连的雅趣。内共有日记三篇，曰，《还京日记》，曰，《澄怀园日记》，曰，《南归日记》，时有骈俪写景文杂于其间，不过考证地名，及详述运河堤堰名等处，太使读者感到厌倦，从此可以知道考据家的难做。

傍晚接映霞来信，即作了一封答函，冒雨去寄出，并往小同学某处坐谈了半个多钟头，因为小学校同学有许多聚合在那里。晚饭时，饮了一杯绍酒，服丸药后，就睡了，那时还不过九点钟，天气凉冷如秋。

十七日，星期五（旧历十八日），雨尚未歇。

来杭州已经二十天了，而成绩毫无，不过病体稍愈。早晨睡在床上读法文名人短篇集，很想做一篇小品，为《创造》七期撑撑门面，不晓得今明两天之内，也能够写成功不能。和映霞约定于后天早晨坐早车去上海，临去前，总要写成一篇东西才对。看从前所记日记，头昏痛了。

急了一天，又做不出东西来。午前去大方伯访友，不遇，顺便过书店去看了些新出的书籍。与同乡李氏谈，陆某亦来。

午后在家里睡午觉，晚上读法国名人小说集，早就眠，时尚未九点。临睡之前，映霞忽自嘉兴来。

十八日，星期六，晴雨不定，黄梅时正式的天气。

午前闷坐在家，映霞劝我去剪发，就到城站前去理发，一直

到十二点钟。

午后天略放晴,有孙氏夫人来访,三点后和王母、映霞及宝童等出游西湖,先至三潭印月,后过西泠印社、平湖秋月。天上淡云微雨,时弄游人。傍晚归来,看见东北半天晴色,淡似虾背明蓝,保俶塔直立在这明蓝的画里,美不可以言喻。到湖滨后,雇车到金刚寺巷,已经是野寺钟声齐动的时候了。

十九日,星期日,阴晴,时有微雨,旧历五月二十日。

午前在家,看小说名《海上尘天影》。著者自署为梁溪司香旧尉,有王韬序文,书出于清光绪二十年。楔子章回,体裁结构,全仿《红楼梦》,觉得肉麻得很。不过以当时海上妓女们作大观园里的金钗十二,可以看出一点当时上海妓院的风俗来,书的价值,远不如《海上花列传》。

午后稍睡,有留学时同学陈某来访,三点多钟,就和映霞及客出游,乘汽车到梵村,看一路风景。在梵村遇了雨,向一家茅亭里沽酒饮少许,就又坐了汽车回湖滨。上西园三楼吃茶,到夜才回来。

二十日,星期一,晴雨不常。

因为映霞来了,又加以上海有信来警告,嘱我行时谨慎千万,所以上海之行,暂作罢论。拟至本礼拜日,再潜行赴上海也。昨天早晨,又寄了一篇《劳生日记》去,可以作《创造》七期稿用的,信也已经发出了。

午前湿云低迷,空际不亮,和映霞出至清波门外散步。出涌金门后,步行至钱王祠。柳浪闻莺处荷花已开满,荷叶上溜珠点点,昨晚上的雨迹,还在那儿。

十一点前后,天又下雨,急忙赶回家来。本来想到虎跑去饮清茶,终于没有去成。今朝是夏定侯出殡的日子,街上士女的聚观者倾巷塞途,杭州人的见识陋狭,就此可以想见了。

午后在家中坐雨,和映霞谈以后立身处世事。生不逢时,想来想去,终没有一条出路,末了两人都弄得盈盈欲泣。午后的几个钟头,正如五分钟的长,一转瞬就过去了。映霞的祖父来,就和他对饮到夜。

晚上复和映霞谈到十点钟,儿女情浓,英雄气短,今天身尝尽了。约于这一个礼拜天,坐夜车去上海,她在嘉兴车站候我。

二十一日,星期二,雨。

午前开了一回太阳,青空也露出了半角,本想劝映霞不去,再上湖中去玩半天。吃午饭的时候,忽而又云兴雨作,她就决意去嘉兴,午后两点钟,送她上了车,我一个人回来睡午觉。

报上登有冯玉祥和蒋介石在徐州会谈消息,大约两人间默契已成,看来北方军阀是一定可以打倒了。

晚上早睡。

二十二日,星期三,旧历五月廿三日,雨。

晨起一阵急雨,午前或者雨点会停,当去虎跑寺走一遭。在杭州的余日,已无多了,这两三天内,当尽力游览一番。病似已痊愈,身上脸上黄色褪尽,只有眼白里黄丝未褪,但只须保养,可以勿再服药。

早餐后,冒险出游,天上黑云尚在飞舞,但西南一角,已放光亮,可以慰行旅人的愁闷。风死雨停,闷热得很。有时亦露一条两条淡黄日光,予游人以一线希望。赶到杭富车站,正八点钟,

头班汽车还没有开。

先坐车到闸口，上六和塔去看了一回旧题壁的词。一首是《蝶恋花》，是给前年冬天交结的一位游女的：

> 客里相思浑似水，似水相思，也带辛酸味。我本逢场聊作戏，可怜误了多情你。　　此去长安千万里，地北天南，后会无期矣。忍泪劝君君切记，等闲莫负雏年纪。

一首是《金缕曲》，当时病倒在杭州，寄给北京的丁巽甫(《一只马蜂》的著者)、杨金甫(《玉君》的作者)两人的：

> 兄等平安否？记离时，都门击筑(丁)，汉皋赌酒(杨)。别后光阴驹过隙，又是一年将旧。怕说与"新来病瘦!"我自无能甘命薄，最伤心，母老妻儿幼。身后事，赖良友。
>
> 半生积贮风双袖，悔当初，千金买笑，量珠论斗。往日牢骚今懒发，发了还愁丢丑。且莫问，"文章可有?"(二君当时催我寄稿于《现代评论》)即使续成《秋柳》稿，语荒唐，要被万人咒。言不尽，弟顿首。

因为当时正在读《弹指词》，所以不知不觉中，竟抄袭了梁汾的腔调。两词抄在当时的日记里，在此重抄一遍。

从六和塔下来，坐车到小天竺小息，就到虎跑寺去访毛某，谈了半日的禅道，十点钟前，辞别回到城里来。

午后天又下雨了，睡到四点多钟，出到女师访夏莱蒂，和他出来喝酒，他喝醉了，扶他回去，费了许多周折。

二十三日，星期四(五月廿四)，晴。

夜来大雨，早晨起了一阵凉风，霉雨似已过去，天气有点儿干燥起来了。

午前出去，上工业专门学校去访朋友，又过旗下湖滨，买了许多咸同之际的小家词集。

午后天阴气爽，又约王母等出至湖上。先上白云庵月下老人处问前程，得第五十五签。

> 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圆聚，
> 愿天下有情的多成了眷属。

过高庄蒋庄小坐饮龙井茶，又上公园等处玩了半天。我到高庄，是在十五六年前，这一回旧地重游，果然是身世飘零，但往日同游伴侣中之位至将相者，有许多已经不在世了。感慨无量，做了两句诗："十五年前记旧游，当年游侣半荒丘"，没有续成。

舟返湖滨，已经是七点钟前。西天落日，红霞返射在葛岭山头。远望湖上遥山，和湖水湖烟，接成一片。杭州城市，为晚烟所蔽，东南一带，只见几处高楼，浮耸在烟上。可惜湖滨多兵士，游人太嘈杂，不能细赏这西湖夏日的日暮的风光。后日将去杭州，今天的半日游，总算是我此次客杭一月来的殿末之游，下半年若来，不晓得人事天然，又要变得如何了。

晚上接嘉兴来信，映霞的同事们约我于星期六早车去禾，写日记写到晚上的十二点钟。

二十四日，星期五，天晴了，很觉得快活。

早晨一早就醒，看窗外天气，真晴爽如二三月，以后大约总无久雨了，可喜。

接映霞快信，感慰之至，她真是我的知己。作复信一，告以将于明晨去上海，在嘉兴落车。

午前，收拾在杭州所买书籍，装满两筠篮，还觉搁不起，大约

共计买书数十元，因为是中国书，所以有如此之多。

访前在北京时所授徒，伊等已在杭州抢得一个地位了，谈了半天，自伤老大。

天气很好，热而不闷，且时有和煦之风吹来。午饭时饮酒尽一壶，饭后洗澡睡午觉。五点钟醒，仰视青天，颇有天下虽大，我欲何之之感。

在杭州住将一月，明日早车即去禾，大约在嘉兴游鸳湖一周，将附夜车到上海，客杭日记一卷，尽于今日。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四午后，五点钟记于杭州金刚寺巷映霞家。

厌 炎 日 记[①]

（1927年6月25日——7月31日）

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六，旧历五月二十七日，雨。

晨五时即起床，因为昨夜睡得很早。梳洗毕，正在吃早饭的时候，天忽而下起雨来了。今天一早就要乘车去嘉兴，所以郁郁不乐，觉得天时在和我作对。

七点钟冒雨去城站，来送者有王母及祖父王。映霞的二弟保童和我同行，十点钟到嘉兴。映霞在站上候我，车到站后，雨却停了。在城外走了一阵，就上城内庆丰楼去定座请客，请的都是映霞的同事，吃到午后两点，大家方才散去，那时候天又下起雨来了。

在一家小旅馆听雨候车，望烟水里的南湖，终究不曾去得。

四点五十分，杭州开来的车到了，就和映霞、保童一道上车，晚上七点半钟到上海北站，天已经黑了，雨仍旧在丝丝落着。

坐汽车到四马路的振华旅馆，住九十一号房，我和映霞一夜不睡，谈到天明。

二十六日，星期日（五月二十八日），晴。

因昨晚事，映霞今天疲倦之至。

---

① 本篇最初见于1927年9月1日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日记九种》。

午后去访郭某、李某及石某,都不见到,今天星期,他们都已去应酬去了。

上内山书店,遇见了斯某,谈了些衷曲。晚上在六合居和映霞等吃饭,饭后又去看李某,托保童事,已成功了,明天午前十至十一点的中间,当和他去黄浦滩十五号访李。

今天路过西门,又买了几部旧书,一部是 Catherine Jame's *Before the Dawn*①,一部是德国 Lisbet Dill's *Eine Von Zu Viele*②。

晚上仍和映霞同床宿。日本林房雄有信来,托译中国左翼文艺集一册。

二十七日,星期一(五月二十八日),晴。

是真正的夏天天气了,海上时有凉风吹来,太阳光里行动时,大半的人都汗流如雨下,可是晚上仍是很凉快。

午前去高昌庙看蘅青,不遇。十一点的时候,送保童去考中央银行的练习生,见了文伯、孤帆诸人。午后在家小睡,又和映霞上周文达那里去,行走到夜。

夜饭在福禄寿吃,和映霞买了许多东西,谈到将去北京一节,她哭了好多时。

入睡已经是二点多了,她明天要乘早车回嘉兴去。

二十八日,星期二,晴。

早晨五点钟就起来梳洗,送映霞上火车站去,买了票,送她

---

① 英文,凯瑟琳·詹姆的《黎明前》。

② 英文,利斯伯特·迪尔的《太多中的一个》。

上车去坐好，我就回到出版部去看了些信和书。又过各旧书铺，买了几本不必要的小说和诗集。午后有暇，当去访适之及他们的新月书店。

新月书店，开在法界，是适之、志摩等所创设。他们有钱并且有人，大约总能够在出版界上占一个势力。

适之住在极司菲而路四十九号甲的洋房里，午后三点多钟到他那里，他不在家，留了一个名刺给他和惠慈。

晚上访王独清、华林等于金神父路，买了一本 Wilkie Collins 的小说，名 *No Name*①。柯林斯的小说，结构很好，是后来许多通俗小说家的先驱，虽则不是第一流的作家，但是在小说匠的流辈里，也可算得一位健将。他的 *The Woman in White*②，已经是妇孺相知的通俗书了。

读一位无名作家的小说到九点钟，就上床睡觉。

二十九日，星期三（旧历六月初一日），阴晴，晚上雨。

晨起就往虹口，看了些新出的日本杂志，买了一本《文艺春秋》。在一家日本馆子里吃了一顿饱饭，走上出版部去。

有许多函件来稿，带了到旅馆里来。这几天完全思路不清，头脑昏乱，所以做不出东西来，从明天起，当勉强的写几篇小说出来卖钱。

午后约一位商人在六合居吃饭，饭后睡了半天，晚上天潇潇下了微雨，心里很是悲凉，映霞的胞弟保童明天要回杭州，写了一封信托他带去，教他在嘉兴车站上转交给映霞。

---

① 英文，威尔基·柯林斯的《无名氏》。

② 英文，《白衣女人》。

三十日，星期四（旧历六月初二），晴，时时下几点雨。

昨晚上因为看书看到了十二点多钟，所以今天觉得心神不快。早晨八点前，送保童上沪杭车站去了一趟，就跑上出版部去。在虹口走了一圈，买了些日文旧小说，回来到旅馆，遇见了独清。他来警告我行动须秘密一点，不要为坏人所害。

和独清在一家扬州馆吃中饭，回来睡了一觉，直到午后四点钟才起来。

出去看了适之，和他谈了些关于浙江教育的事情，大约大学院成立的时期总还很远，因为没有经费。

顺便又到法院旁的陈通伯家去看了一趟，遇见了陈小姊，和她谈了一个钟头。

从陈家出来，太阳已经将下山了，复回创造社去了一次，接到了几封杭州、嘉兴来的信。

晚上去内山书店，又上沧洲旅馆去看王文伯，没有遇着，回来写了一封给映霞的信。

今天天气很热，路过大华饭店，见有电影名《巴黎的夜半》，很想进去看看，因为怕遇见熟人，所以不去。

六月又于今天尽了，明天起，已是炎热正盛的七月，我不晓得入了七月以后，自己的思想行动，有没有一丝进步。从明朝起当写些东西。

七月一日，星期五（旧六月初三），闷热。

天气闷得很，是霉雨时候特有的气象，弄得人真真气都吐不出来。

早晨蛰伏在旅馆里，十点前后出去吃早餐，流了一身的汗，

昨夜来似乎伤了风，所以汗格外出得多。头脑有一点昏，想做文章却做不出来。

早餐后上书店去看了一回新到的洋书，有一部中国小说第二才子《风月传》的英译本在书架上，翻下来一看，原来是从法文重译出来的，英译名 *The Breeze in the Moonlight*①，书名真译得美丽不过。

上各处去走了一趟，就买了一部《风月传》来读，一直读到将夜。这书的著者不详，然而旧小说中像这样 Romantic，Perfect②的东西，实在少有。我初见外国译书的名目的时候，以为总不外乎一部平常的传奇小说罢了，然而打开来一读，觉得作者笔致的周到，有近代中国各作家所万赶不上的地方。空的时候当做一篇文章来介绍介绍，好教一般新作家得认识认识这位无名的作家。

晚上大雨，我一个人在酒馆里吃晚饭，倒也觉得清闲自在。饭后回来，又看了一篇日本人做的小说，十点钟敲后上床就寝，窗外的雨还未歇。

二日，星期六（六月初四），热而且闷，大雷雨。

早晨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映霞，一封给杭州映霞的祖父的。饭后上出版部去了一次，接了几封映霞的来信。

午后无聊之至，想做文章又做不出来，不得已只好乱读了些西洋的作品，俄国爱伦婆尔古的小说《勿利奥·勿来尼特及其弟子等》今天开始读了。

---

① 《月下轻风》。

② 英文，罗曼谛克，完美。

晚上上新旅社去看了几位同乡，和他们打牌打到了半夜才回来，睡的时候，人倦极了。

三日，星期日，晴，后雨（六月初五）。

晨起已经是十点多钟了，上城隍庙去吃中饭，并且买了些书来，读到将夜出去。

先到内山书店，然后去访了一位朋友郑氏，又过法界新月书店去看了一趟。和独清、伯奇两人吃晚饭，谈到半夜，他们才回去。

四日，星期一，雨。

自早晨落雨，落到晚上，一刻也没有停过。

看了一日的书，觉得很头痛，几天来似乎伤风了，总觉得不舒服，做文章也做不出。

楼建南来看我，午后和他去洗澡。

晚上很想念映霞，写了一封信给她，中间附词一首：

扬州慢

客里光阴，黄梅天气，孤灯照断深宵。记春游当日，尽湖上逍遥。自车向离亭别后，冷吟闲醉，多少无聊！况此际，征帆待发，大海船招。　相思已苦，更愁予，身世萧条。恨司马家贫，江郎才尽，李广难朝。却喜君心坚洁，情深处，够我魂销。叫真真画里，商量供幅生绡。

五日，星期二，大雨终日（六月初七）。

因昨晚上睡不着，今早九点钟才起床。窗外头雨脚正繁，很

想出去,但又不能。

到中午的时候,天晴了半刻,就上创造社出版部去,遇见独清也在那里。

早晨做了一篇仓田百三的《出家及其弟子》译本的序文,总算是这一次到上海来后,做的第一篇文章,共有二千字内外。

和独清出来,在美丽川菜馆吃饭。饭后又上出版部去了一趟,办理了些杂务,二点多钟,上内山书店去,杂谈到夜。田汉、伯奇等也在那里,就一道出去吃晚饭,饭后去中央会堂看新剧,遇见了志摩等,到十二点钟,冒雨回旅馆,读书读到午前二点。

六日,星期三,大雨(六月初八)。

睡到十点钟起来,无聊之至,上中美书店去买了两本英文小说。一本是 James Joyce's *Dubliners*①,一本是 George Gissing's *New Grub Street*②。又过德国书店买了一本德文近代短篇小说集。读书读到午后,又出去了一趟。

上创造社去,接到了映霞的两封信,知道她想到上海再来看我的病状。晚上写了她的复信,因为无聊,就出去上大世界去听戏,到十二点才冒雨回来。

七日至十五日,天气炎热,天天晴。

住在旅馆内,无聊之至。八日映霞自嘉兴来,和她玩了三五天,曾到半淞园、法国公园等处看月亮。十二的晚上,佐藤春夫到上海,和他玩了半夜。

---

① 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

② 乔治·吉辛的《新格拉布街》。

十三日午后,映霞乘晚车赴杭,送她到车上,回来洗澡更衣,休息了两天。

今天是七月十五日了,昨天接到北京荃君来信,就写了一封快信去复她,答应她于一二星期后赴京。今天又接北京曼兄来信,大骂我与映霞的事情,气愤之至。

午后上佐藤春夫处,伊已出外去了,就在鸭绿路一带闲走了两个钟头,看见了许多盐酸梅。

晚上凉快,拟于这两日内做成一篇小说去卖钱。好搬回闸北去住,大约住到月底以后,可上北京去。今天接到映霞自杭州来信,写了一封复信给她,保童的事情,已经决定了。

十六日,星期六,旧历六月十八日,晴热。

数日来连夜月明,所以晚上睡得很迟,弄得身体坏极了。今天晨起就做小说,一直写到午后五点多钟,写成了一篇七千余字的小说,名《微雪的早晨》,打算去卖给《东方杂志》,或《教育杂志》。晚上在南洋西菜馆吃晚饭,遇见适之,和他约定合请佐藤春夫吃饭。他说除礼拜一二外,每日都有空的。

接映霞信,她说她很想我,我也在想她。明早当写一封信去。

十七日,星期日,阴晴,有点儿闷(六月十九)。

今天是六月十九,民间传说是观音菩萨的生日。我想起了儿时故乡当这一天的热闹。我想起了圆通庵里看女子的事情。我更想起了少时我所遇见的第一个女人,在桥头立着的风神。

天气很闷,时雨时晴。午前在家里睡觉,因为昨天写了一天

小说,今天觉得有点疲倦。大约是睡眠不足的原因。十一点钟的时候,上新闸路去把映霞为我缝的两套绸衣取了来,就在旅馆前面的那家酒馆里吃了午饭。

午后出去,上内山书店坐了半天,买了几本日文小说。在那里遇见了日本报《上海每日新闻》的记者,他告诉我说,明天在日本人俱乐部开会欢迎佐藤春夫,要我也一定去参预晚餐会,并且要我去邀欧阳予倩等也加入。

午后三四点钟回到旅馆来睡觉,不久许杰来谈,谈到晚上的九点多钟。

许杰去后,出去上法界吉益里的予倩家内,告诉他以明天的事情,更顺便去邀了独清、田汉等。回来看昨天做的小说,修改了一下,换了一个题目名《考试》,打算明天去卖给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上床就寝,已经是十二点钟过了。

十八日,星期一,晴,热(六月十二日)。

晨起就到出版部去,已经将近十点钟了。将那篇小说拿到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编辑处去,卖了四十块钱。

又接到映霞的来信,托我买布,在上海各铺觅遍,不能得那一种花样的纱布,所以只买了三百支烟,托伙计到杭州去的人带了去。

午后在家睡觉,明天打算搬到创造社出版部去住。将晚的时候,上法界的俄国书铺里去,买了底下的两册书:

Summer, R.Rolland, The second volume of the *Soul Enchanted* (English)①。

---

① 《夏天》,罗曼·罗兰作,《喜悦的灵魂》第2卷(英文)。

Memoirs of My Dead Life, George Moore①。

摩亚的《过去记》里，很有几篇好小说，打算译一点出来。罗曼罗兰的《夏天》大约也是一部好书，打算就在这几天读它完来。晚上日人招待我与佐藤春夫，主办者为上海每日新闻社，到了欧阳予倩，荻原贞雄及《大阪每日新闻》上海支局记者等二十多人。

在日本人俱乐部吃完晚饭后，又到六三亭去喝酒，喝到午前二点，才坐了汽车回来。我的对酌者为“马妹洛姑”，在上海总算是第一流的日本妓女了。

约定于二十日晚上，再招佐藤来吃晚饭，当请志摩、适之、予倩等来作陪客。

十九日，星期二，晴，热（六月二十一日）。

午前八点过起床，就上出版部去取了商务印书馆送来的四十块钱。弄到午前十一点半，才把振华旅馆里的账算清，并且把行李搬出，搬上出版部去。

因为天气太热，黄包车夫敲竹杠，气不过就雇了一辆马车搬运行李。

午后出去同佐藤春夫及他的太太、妹妹上城隍庙半淞园去玩，吃茶谈天，一直游到六点多同回他们的旅馆。洗澡吃晚饭后，又有两日人来访佐藤，同他们一同出去上六三花园去征妓喝酒。月儿刚从东方树林里升起来，在六三花园的楼上远望过去，看见晴空淡白的中间，有一道金光在灿射。四面的树梢静寂，夜半人稀，黑黝黝的一片，好像是在海上的舟中。和妓女等卷帘看月，向天半的银河洗手，开襟迎半夜里的凉风，倒也有一点趣味。

① 英文，《过去的回忆》，乔治·穆尔作。穆尔即文中的摩亚。

写了几张作合书的邮片寄东京的作家菊池宽等,一直到十二点钟过后才坐汽车出来。

风凉月洁,长街上人影也没有一个,兜了一圈风,又和佐藤、荻原等上青鸟馆,虹口园及卡而登跳舞场去。遇见了些奇怪的舞女,一位日本的女青年和一位俄国的少妇,和我们谈天喝酒,一直闹到早晨的四点。同佐藤并坐了一辆小汽车,于晨光曦微的早市里跑回虹口的旅馆去,心里却感到了一点倦游的悲怀,在佐藤房里的沙发上睡了一觉,七点钟就跑回到出版部来。

二十日,星期三,晴,热极(六月二十二日)。

早晨看见报上有我们前晚在日本人俱乐部照的那张照相,从火热的太阳光里走上法界的各处去请客。午后一点多钟,在田汉家里又遇见了佐藤夫人,和她及田、唐两太太坐汽车去先施、永安买了些东西,在福禄寿的客堂里吃冰闲谈,坐到晚上。

回佐藤的旅馆去坐了一会,于向晚的时候又和佐藤及唐太太等去坐汽车兜了一圈风。

八点钟到功德林去,适之、通伯、予倩、志摩等已先在那里了。喝酒听歌,谈天说地,又闹到半夜。

在福禄寿饮冰水,等到十二点后,上天蟾舞台去看了许多伶人的后台化装,送佐藤到旅馆,回家来睡,已经是午前两点多钟了。

二十一日,星期四,晴,热极。

午前为创造社公务忙了半天,午后在家里整理来稿,汗淋了一身,补记两日来的日记,写了一封信给映霞,告以这两天的忙碌,和没有工夫写信给她的苦衷。信写完后已经五点钟了。

拿了这封信跑出去,天上的太阳,还晒得人头昏眼晕。先上佐藤那里去了一下,又往各处去走了一遍,到七点钟才上新新公司去吃晚饭,是现代评论社请的客,座上遇了适之、蘅青、复初等许多人。

吃完晚饭,又和田汉去大华饭店看电影吃冰水。一直到午前一点钟。

二十二日,晴热,午后大雨,星期五。

早晨起来,就有许多人来访,和他们出去,上婀娜那里,听到了许多不愉快的话,把我气死了。

和伯奇、独清等上虹口日本菜馆去吃饭,饭后上浴室洗澡,遇着了大雨。

晚上上佐藤处,和他们走走,到十二点后回出版部。

二十三日,星期六,晴,热。

七点半起床,作映霞信,因为她昨天来了快信。

早晨所以起得这样早的原因,就因为昨晚上和佐藤约定,一早就去打听他上南京去的事情的。九点钟的时候,上佐藤那里,和他一道出去,去访法界的田汉。田汉本约定亲自陪佐藤去南京的,延宕到了现在,有十几天了,终究没有去成,佐藤也等得心焦了,他的夫人也在埋怨佐藤了。和田汉谈了一会,决定了明早动身北去,我们到午前十一点左右,就和一位德国夫人及一位康女士,一道出来吃饭。在四川路一家外国饭馆,名奇美的饭店里吃饭。

吃完中饭,又到佐藤的旅馆里去,他太太大发脾气,一直坐到日暮,才和她们一道出来,上永安公司去买物购衣,末了,又上

美丽去请他们吃晚饭。

吃完饭后，走了一圈，仍复上法界田宅去问讯。决定明早一定起行，我因为上南京去不得，约定于明早八点，上车站去相送。晚上送佐藤夫妇回旅馆后，又和那位德国夫人坐汽车兜了一圈风。

二十四日，星期日，晴，热（旧历六月廿六日）。

早晨八点钟，赶上火车站去送佐藤，谁知田汉又改了行期，佐藤以汽车来接我去商量办法，不得已就只好和他及他的夫人妹妹一同先到杭州去玩。

九点十五分开车，一直到午后五点钟才到杭州城站。路上军人如臭虫，层积累堆。坐的车位，也为这一个阶级占据尽了。我说中国军队，如臭虫一样，并不是骂他们，实在觉得这譬喻还不大相称，因为臭虫只能吮吸人血，不能直接使人死亡，而军人恐怕有使中华民族灭亡的危险。这军人系指新旧的军人一概而言，因为国民革命军人和其他军人，都是一样的腐败，一样的恶毒。军人不绝迹，中国是没有救药的。

午后五点钟到了杭州，先送佐藤氏三人上西湖饭店去住下，我一个人然后到映霞的家里去和她相见。她不幸不在家，我等了一会，只好仍复出来上西湖饭店，去陪佐藤夫妇吃饭游湖。

游到晚上十点钟，才回到映霞家里，她病了，睡在床上。又是十几天不见，使我在灯光下看了她的清瘦的面容，不知不觉的又感伤了起来。谈到十二点钟，才上东床去睡，觉得牙齿有点痛。

二十五日，星期一，晴，热（旧历六月廿七日）。

早晨和映霞去访佐藤于西湖饭店，在湖滨知味观吃饭，十二点前后，坐汽车上灵隐去。在灵隐寺里走了一圈，又坐肩舆上韬光去喝茶。太阳光很大，竹林里吹来的凉风，真快活煞人。

下韬光后，在灵隐老虎洞前照了一张相，仍复坐洋轿上清涟寺、紫云洞等处。六月的深山洞里，凉冷如秋。今天是中伏的起头一日，路上来往烧伏香的人不少。

上岳庙后，就在杏花村吃晚饭，饭后摇到三潭印月，已经是满天星斗了。

星光映在池里，她们都误作了萤光，在那里捉逐。

晚上回湖滨小坐，到家睡觉，已经是十点钟敲过后了。

二十六日，星期二，晴，热（旧历六月廿八日）。

本打算今天早车去上海，因为要买物购书，所以又耽误了一天。

早晨和他们去杭州市大街买绸缎等类，中午上映霞家去吃饭。爹爹二南先生撰诗两首，写了三幅字送给佐藤，宾主尽欢而散。

午后三点多钟，坐汽车到六和塔去，坐到五点多钟，回湖滨。改坐湖船仍旧上三潭印月等处去喝茶。晚饭在楼外楼屋顶上吃，十点钟回家就寝。

二十七日，星期三，晴，热。

一早就起来，上西湖饭店去催他们起床。坐汽车到城站，乘七点四十分特别快车回上海。映霞来送我，离亭话别，又滴了几滴伤心的眼泪。到上海已经是午后二点了，上佐藤旅馆去坐谈到夜，出席于文艺漫谈会。十二点多钟，上澡堂去洗了一个澡，

回出版部来睡,已经是一点多钟了,牙齿痛,蚊子也多,睡不安稳。

二十八日,星期四,晴,热(旧历六月三十日)。

早晨起来,就上法界田汉家去。又遇见了那位德国夫人,她一定要跟我出来,和她跑了一天。

晚上送佐藤上南京去,在车站上遇见了北京的朋友邓某。从车站出来,先在马路上和德国夫人兜了一圈风,就去法界霞飞路东华电影院看电影,晚上回家来睡觉,已经是十二点多了。

二十九日,星期五,晴热(旧历七月初一日)。

早晨独清来,和他出去走了半天,在日本饭馆里吃午饭。同去访佐藤夫人,答应她晚上去和她看电影。

午后在澡堂里睡了一觉,洗澡后出来,已经是四点钟了。访陈通伯,谈了一忽。

回出版部来,接到了北京的一封信,心里很是不快活。补记六天来的日记,在出版部吃晚饭。

饭后出至佐藤氏寄寓之旅馆,和他的太太及妹妹出至大世界游。在露天茶园里遇见之音,两月来不见。她却肥得多了。

送佐藤夫人回旅馆后,又上振华旅馆去访周静豪,托以丁某在狱事。回出版部已将近午前两点,一味秋意,凉气逼人。

三十日,星期六,晴热,旧历七月初二日。

阅报知北京今年大热,我很为荃君辈担心,昨天接她的来信,又觉得心里发火。但是无论如何,她总是一个弱女子,我总要为她和映霞两人,牺牲我的一切。现在牺牲的径路已经决定

了,我只须照这样的做去就行。

晨起就写了一封给映霞的信,想作小说,因为楼上太热,不能执笔,午前在家中读摩亚氏小说《过去的回忆》[1]。头上一段Apologia[2] 很有趣味。此书我在十几年前头曾经读过,现在已经是读第二次了。

午饭后小睡,因天热直到午后四点多钟方出去。上佐藤夫人处小坐,又上通伯那里去旁听现代评论社的开会。他们都是新兴官吏阶级,我决定以后不再去出席了。

晚上回家来吃晚饭,路过北河南路,见有盂兰盆会的旗鼓,很动了一点乡愁,想到小的时候在故乡市上看放焰口的光景。又是七月底了,夏天尽了,今年又是半年过去了。

晚饭后出去至佐藤夫人处,陪她们去看电影,在海宁路一电影院内,影片名 *Midnight Sun*[3],是美国的出品,系叙一舞女与一陆军将校毕业生的恋爱的。中间写有俄国革命以前的贵族的腐败情形,及革命党初期的牺牲热忱,尚不失为一好影片。

影片看完,送佐藤夫人等返旅舍,已经是十一点半了。一路上坐黄包车回来,颇感到了身世的不安,原因似乎在北京荃君给我的那封威胁信上。我想万一事不如意,情愿和映霞两人去蹈海而死,因为中国的将来,实在没有什么希望,做人真真没趣。不过在未死之先,我还想振作一番,奋斗一番,且尽我的力量以求生,七月只剩明天一天了,从八月一日起,再拼命来下一番死功夫。

---

① 即《过去记》。

② 拉丁文,自辩书。

③ 英文,《午夜的太阳》。

三十一日,星期日,晴热(旧历七月初三日)。

早晨八点钟就起了床,听见仿吾已经来上海,因即去大东看他。谈到了中午,回到出版部吃午饭。饭后去访佐藤夫人,四点多钟,和她们去城隍庙玩,回到陶乐春吃夜饭。饭后回出版部,谈整理部务计划。

夜十时谈到了北京分部的事情。决计于二星期后北去。一则略略料理一点家务,可以安心去国,作异国永住之人。二则可以将创造社出版部事务全部交出,亦可以从此脱手。

七月日记,尽于今日,天风习习,天貌沉沉,我对于将来,对于中国,对于创造社,都抱一种悲戚的深愁。但愿花长好,月长圆,世上的人亦长聪明,不至再自投罗网,潦倒得同我一样。

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夜十时记。

沧州日记

（1932年10月6日——13日）

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旧历九月初七日），星期四，晴爽。

早晨六点就醒了，因为想于今天离开上海。匆忙检点了一下行李，向邻舍去一问，知道早车是九点前后开的，于时就赶到了车站。到时果然还早，但因网篮太大，不能搬入车座事，耽搁了几分钟，不过入车坐定，去开车时间还早得很。天气也真爽朗不过，坐在车里，竟能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

到杭州城站是午后两点左右，即到湖滨沧洲旅馆住下，付洋拾元。大约此后许住一月两月，也说不定。

作霞及百刚、小峰等信，告以安抵湖畔，此后只想静养沉疴，细写东西。

晚上在一家名宝昌的酱园里喝酒，酒很可以，价钱也贱得可观，此后当常去交易他们。

喝酒回来，洗了一个澡，将书籍稿子等安置了一下，时候已经不早了，上床时想是十点左右，因为我也并不带表，所以不晓得准确的钟点。自明日起，应该多读书，少出去跑。

十月七日（九月初八），星期五，晴爽。

此番带来的书，以关于德国哲学家Nietzsche[1] 者较多，因

---

[1] 尼采。

这一位薄命天才的身世真有点可敬佩的地方，故而想仔细研究他一番，以他来做主人公而写一篇小说。但临行时，前在武昌大学教书时的同学刘氏，曾以继续翻译卢骚事为请，故而卢骚的《漫步者的沉思》，也想继续翻译下去。总之此来是以养病为第一目标，而创作次之，至于翻译，则又是次而又次者也。

昨晚睡后，听火警钟长鸣不已，想长桥附近，又有许多家草房被烧去了。

早餐后，就由清波门坐船至赤山埠，翻石屋岭，出满觉陇，在石屋洞大仁寺内，遇见了弘道小学学生的旅行团。中有一位十七八岁的女人，大约是教员之一，相貌有点像霞，对她看了几眼，她倒似乎有些害起羞来了。

上翁家山，在老龙井旁喝茶三碗，买龙井茶叶、桑芽等两元，只一小包而已。又上南高峰走了一圈，下来出四眼井，坐黄包车回旅馆，人疲乏极了，但余兴尚未衰也。

今晨发霞的信，此后若不做文章，大约一天要写一封信去给她。

自南山跑回家来，洗面时忽觉鼻头皮痛，在太阳里晒了半天，皮层似乎破了。天气真好，若再如此的晴天继续半月，则《蜃楼》一定可以写成。

在南高峰的深山里，一个人徘徊于樵径石垒间时，忽而一阵香气吹来，有点使人兴奋，似乎要触发性欲的样子，桂花香气，亦何尝不暗而艳，顺口得诗一句，叫作"九月秋迟桂始花"，秋迟或作山深，但没有上一句。"五更衾薄寒难耐"，或可对对，这是今晨的实事，今晚上当去延益里取一条被来。

傍晚出去喝酒，回来已将五点，看见太阳下了西山。今晚上当可高枕安眠，因已去延益里拿了一条被来了。

今天的一天漫步，倒很可以写一篇短篇。

晚上月明。十点后，又有火烧，大约在城隍山附近，因火钟只敲了一记。

十月八日（阴历九月初九），星期六，晴爽。

今天是重阳节，打算再玩一天，上里湖葛岭去登高，顺便可以去看一看那间病院。

早晨发霞信，告以明日游踪。

在奎元馆吃面的中间，想把昨天的诗做它成来："病肺年来惯出家，老龙井上煮桑芽，五更衾薄寒难耐，九月秋迟（或作山深）桂始花，香暗时挑闺里梦，眼明不吃雨前茶，题诗报与朝云道，玉局参禅兴正赊。"

午后上葛岭去，登初阳台，台后一块巨石，我将在小说中赐它一个好名字，叫作"观音眺"。从葛岭回来，人也倦了，小睡了数分钟，晚上出去喝酒，并且又到延益里去了一趟。从明日起，当不再出去跑。

晚上读卢骚的《漫步》。

十月九日（阴历九月初十），星期日，晴爽。

天气又是很好的晴天，真使人在家里坐守不住，"迟桂开时日日晴"，成诗一句，聊以作今日再出去闲游的口实。

想去吃羊腰，但那家小店已关门了，所以只能在王润兴饱吃了一顿醋鱼腰片。饭后过城站，买莫友芝《郘亭诗钞》一部，《屑玉丛谈》三集四集各一部，系申报馆铅印本。走回来时，见霞的信已经来了，就马上写了一封回信，并附有兄嫂一函，托转交者。

钱将用尽了，明日起，大约可以动手写点东西，先想写一篇

短篇,名《迟桂花》。

十月十日(九月十一),阴晴,星期一。

近来每于早晨八时左右起床,晚上亦务必于十时前后入睡,此习惯若养得成,则于健康上当不无小补。以后所宜渐戒的,就是酒了,酒若戒得掉,则我之宿疾,定会不治而自愈。

今天天气阴了,心倒沉静了下来,若天天能保持着今天似的心境,那么每天至少可以写得二三千字。

《迟桂花》的内容,写出来怕将与《幸福的摆》有点气味相通,我也想在这篇小说里写出一个病肺者的性格来。

午前写了千字不到,就感到了异常的疲乏。午膳后,不得已只能出去漫步,先坐船至岳坟,后就步行回来。这一条散步的路线很好,以后有空,当常去走走。回来后,洗了一次澡。

晚上读彭羡门《延露词》,真觉得细腻可爱。接霞来信,是第二封了。月亮皎洁如白昼。

今天中饭是在旅馆吃的,我在旅馆里吃饭,今天还是第一次,菜蔬不甚好,但也勉强过得去;很想拼命的写,可这几日来,身体实太弱了,我正在怕,怕吐血病,又将重发,昨今两天已在痰里见过两次红了。

十月十一日(九月十二),星期二,晴朗。

痰里的血点,同七八年前吐过的一样,今晨起来一验,已证实得明明白白,但我将不说出来,恐怕霞听到了要着急。

这病是容易养得好的,可是一生没有使我安逸过的那个鬼,就是穷鬼,贫,却是没有法子可以驱逐得了。我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这“贫”这“穷”恐怕在我死后,还要纠缠着我,使

我不能在九泉下瞑目，因为孤儿寡妇，没有钱也是养不活的。今天想了一天，乱走了一天，做出了许多似神经错乱的人所做的事情，写给霞的信写了两封，更写了一封给养吾，请他来为我办一办入病院的交涉。

接霞的信，知道要文章的人，还有很多在我们家里候着，而我却病倒了，什么也不能做出来。本来贫病两字，从古就系连接着的，我也不过是这古语的一个小证明而已。

向晚坐在码头边看看游客的归舟，看看天边的落日，看看东上的月华，我想哭，但结果只落得一声苦笑。

今天买了许多不必要的书，更买了许多不必要的文具和什器，仿佛我的头脑是已经失去了正确的思虑似的，唉！这悲哀颠倒的晚秋天！

午前杭城又有大火，同时有强盗抢钱庄，四人下午被枪杀。

寄给养吾的信，大约明天可到，他的来，最早也须在后日的午后。

十月十二日（九月十三），星期三，晴快。

昨晚寄出一稿，名《不亦乐乎》，具名子曰。系寄交林语堂者，为《论语》四期之用，只杂感四则而已。

今晨痰中血少了，似乎不会再吐的样子，昨天空忙了一天，这真叫作庸人自扰也。大约明天养吾会来，我能换一住处也好，总之此地还太闹，入山唯恐其不深，这儿还不过是山门口的样子。

中午写稿子三张，发上海信，走出去寄信，顺便上一家广东馆吃了一点点心。

傍晚养吾来，和他上西湖医院去看了一趟，半夜大雨，空气

湿了一点。

十月十三日(九月十四),星期四,晴快无比。

午前去西湖医院,看好了一间亭子上的楼房,轩敞明亮,打算于明后日搬进去。

午后发映霞信,及致同乡胡君书。

明日准迁至段家桥西湖医院楼上住,日记应改名《水明楼日记》了。

水明楼日记[1]

（1932年10月14日——11月10日）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四日（旧历九月半），星期五，晴爽，东北有微风吹来。

晨六时起床，太阳还未出人家屋顶，寒冷之至。养吾欲搭早班七点半钟船回里，所以送至江干，重返湖滨，刚敲八点。在一家小馆子里吃了早餐，就会萃行李书籍，出了沧洲旅馆，而搬到了此地。

这儿是友人杨氏郁生经营的西湖医院，我因他们这里清静幽深，所以向他借了一间闲房来住。房子是同治年间张勤果公的栖息之处，张歿后改建为祠，在段桥东，前面临湖而后面遥靠保俶塔山。我所住的一间，尤系张公祠中的最好的处所，名水明楼，上悬有会稽陶濬宣隶书匾额。照此匾的题跋看来，则此地原为严氏富春山庄旧址。我本富春人，不意中来此地作客闲居，也是人事的巧合。

午前作养吾、映霞信，下午写良友社编辑部信，告以出书事，且等我回沪后再说。今天忙了一天，傍晚才得静坐下来记这条日记，从明朝起，当不再出外去，而专致意于创作了。

晚上又发霞信，系去催她汇钱来的。月亮明朗得同夏夜一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2月上海天马书店初版《忏余集》。

样,有许多男女的对儿及小孩子的集团,在屋外的湖滨及马路上空地上闲走与喧嬉。

读杜葛捏夫的 *The Diary of a Superfluous Man*①,这是第三次了,大作家的作品,像嚼橄榄,愈嚼愈有回味。

十月十五日(九月十六)星期六,晴和。

晨起,湖南一片白雾,太阳晒得很浓,但雾仍晒不开,为数日来未有之景,或将下雨,也说不定。

《零余者的日记》里的几句诗,实在有味得很。那一位老德国教师的怀乡之歌,译在下面:

Herz, mein Herz, warum so traurig?
Was bekümmert dich so Sehr?
S'ist ja schoen im fremden Lande—
Herz, mein Herz—was willst du mehr?
柔心,问我柔心,为甚忧愁似海深?
如此牵怀,何物最关情?
即使身流异域,却是江山洵美好居停—
柔心,问我柔心,—此外复何云?

还有零余者最后所引的一首:

And about the grave
May youthful live rejoice,
And nature heedless

① 英文,《一个多余人的日记》。

Glow with eternal beauty.[①]

也是很有意思,可惜译不出来。

午饭后,小睡,起床已将三点,上延益里去,则霞寄来之款已到。有此数十元大约可以用到《蜃楼》做毕,只差居停的房饭钱了。预计十一月底,必须做好《蜃楼》,那时候打算上上海去一趟。映霞亦有信来,我可白急了一天一夜。

晚上入城购物,买尽了五元钱。此后日用起居的事物,一无所缺,只待专心写文章了。

月明如昼,水明楼上,照得晶莹四彻,灭去电灯后,又在露台回廊上独坐了许多时候。猛想起李后主"独自暮凭栏"句,实在意境遥远得很。

十月十六日(九月十七日),星期日,晴快。

晨起将几本旧书订了一订好,映霞忽来了一个电报,谓钱已寄出云云。这事原不能怪她,也不能怪我,总之是不识人家苦辣的自私的人在打了混的缘故。从此又可以得两个教训:一,我们不应当为自己的利益之故而牺牲他人的时间劳力与金钱,二,我们于今日此刻须做的事情,万不可挨到了明日再做。

午饭前,霞又有快信来,其中满述了一篇家庭纷闹之辞,不快之至,因即写了一封快信去安慰她。我后半生的行程志愿,于这一封短信中写尽了。因心终郁郁,所以就出去喝了半斤酒,数日来的清戒,于此破掉。酒后就搭汽车上四眼井,又上翁家山去视察了一回,下龙井风篁岭,过二老亭,出至洪春桥搭汽车而返。

---

① 英文,关于坟墓/也许年轻的生活就喜欢,/还有忽略的造化/闪着永恒的美。

路过王老坟边，很想进去一哭，因时间来不及而中止。过岳家坟，做了四韵感时事的诗：

过岳坟有感时事

北地小儿耽逸乐，南朝天子爱风流。
权臣自欲成和议，金虏何尝要汴州。
屠狗犹拚弦下命，将军偏惜镜中头，
饶他关外童男女，立马吴山志竟酬。

晚上月明天净，因白天走得倦了，早睡。

十月十七日（阴历九月十八日），星期一，晴。

天上浮云蔽日，或将下雨。

昨日因走路多，今天犹觉疲惫，午前写了二千多字，又接霞快信，午后写回信，仅一明信片。大约《迟桂花》可写一万五六千字，或将成为今年的我作品中的杰作。

午后因无气力，没有写下去，大约明日可写三千字，后日可以写完。

晚上雨颇大，湖中景色，又变了一个样子，是山色空濛雨亦宜也。读《南游记》全篇。

早睡，颇安稳。

十月十八日（九月十九），星期二，阴雨。

晨起，酣梦未醒，天凉极，睡得快适无比。早餐后，写诗一首，即在翁家山做的那首，可表单轴。

午前写《迟桂花》，成四千字，午饭后又写了一千字。霞有信来，说胃病，即写回信一，冒雨至湖滨寄出，喝酒三碗，买书数册。

杭州六艺书店所发行之所谓《曲苑》,共八册,已被我买全了。晚上听雨至十点始上床。创作力,像今天那么,还可以说不衰,以后若每天能写五千字,那不消一月,《蜃楼》就做成了。《迟桂花》大约要写到二十,才写得完。几个人物的性格还没有点出,明日再写一天,大约总该有点眉目了,这一回非要写到我所想的事情都写完为止。

十月十九日(九月二十),星期三,雨。

是秋雨的样子了,连日不开,大约还须下数日,方能晴。天气亦骤寒,因记前两年,寄寓地藏庵时,曾有"夜雨平添水阁寒"一句,王老赏叹,谓为可入唐人集。今则王老墓木已拱,而全诗也已忘了。昨日在酒馆喝酒,见一酒保在耽读小说,将我的酒烫过头了,也做了一句诗"酒冷频爨为对书",但"爨"字为仄韵,故只能易一"温"字。上句对不出,当于不意中得之,如"人自洛阳来"也。

午前写了四千字,午后又写了二千,自到杭州之后,今天写得最多。晚上喝了半斤酒,早睡。霞有信来,作复,写明信片两张。

十月二十日(九月廿一),星期四,雨。

午前又写了四千字,《迟桂花》写完了,共有稿纸五十三张,合二万一千字。傍晚付邮寄出。

今天午后雨止,出去走了半天,买《竹斋诗集》一部。返家后,又作霞及现代书局的信。

晚上天晴,看得见星了,西北风大。

十月廿一日(九月廿二),星期五,晴。

今天久雨初晴,当出去走它一天,可以看看我所写的地理,究竟对不对。

取牛乳半磅,自今日起,须三元一月也。午后小睡,起来时天已晚矣。

晚饭后出去喝酒三碗,买张岱《西湖梦寻》及《南渡稗史》各一册。

作良友书店及霞信,大约自明日起,须译书两日,译卢骚。

十月二十二日(九月廿三),星期六,晴热。

午前因天气晴和,决计出游,先坐黄包车至万松岭上,在双吊坟小坐,抄碑记一道:

双节坟碑记

夫同牢合卺,而敌体之义昭,结褵施衿,而终身之分定。妃匹之礼,自昔重之,是以二三其德,风诗所讥,从一而终,典册致美。叔世道衰,礼教亏损,乃有糟糠之妇,流涕而下堂,庸奴其夫,攘袂而求去。何况羁身逆旅,落魄穷途,矢志同藏,则理无并济,掩面割爱,或势可两全,遂有半世恩情,一朝诀绝,韩生道上挥弃妇之车,翁子墓间匄故妻之饭。至有听置面首,甘倚市门,仰食脂粉之间,饮羞床笫之侧,室家之道苦矣,风教之敝极矣。若夫一齐不改,之死靡他,生为比翼之禽,殁化连枝之树,如崔君夫妇,有足多焉。君姓崔氏,讳升,本京人也,嘉庆元年,偕其夫人陈氏,税驾会城,投访亲串,南辕北辙,踪迹乖违,寄食旅庐,斧资罄竭。于斯时也,居停逼迫,行路揶揄,鹿车挽而不前,牛衣典而已尽,皋伯通之庑,岂有闲人,陈仲子之园,曾无半李。时穷势迫,计

无复之,忍辱偷生,悔将何及,遂于七月二十三日,夫妇投缳,同时毕命。钱令蒋公,以礼葬之,名其坟曰“双节”,志实也。佳城既建,灵爽斯著,游人云集,嘉叹无已。嗟乎,廉耻之故,未易深求,生有包羞,死而塞责,是故明州江上,有梁祝之坟,西子湖头,存何高之冢。彼违名教,犹见流传,矧夫取义捐生,全贞委命,足以砥厉风化,扶植纲常者哉。同志有游其地者,为予述其事略,并属为文,特以勒诸贞珉,播其馨烈。娥江刊石,愧非外孙少女之词,国史采风,当补节妇义夫之传,谨记。

光绪十七年重光单阏之岁孟秋月吉旦。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蛟川王荣商课,古董清乡道人毛宗藩书。

民国四年仲冬,祠经火患,碑字亦模糊,十三年秋,新碑成,仍刊旧记以垂不朽。吴霆书。

这一节故事,异日当可以写一篇短篇。

自崔公祠后登万松岭山,山上有杭城各学校于纪念日所植的矮松很多。涉历尽四五个山峰,西至将台山上,顶平坦可一里方,中间有奇石排立,下有百花茅蓬。出南星,吃中饭,游至花牌楼,看船妓上岸后之遗迹,见老妓幼妓两三人。复上山,经梵天寺,胜果寺等遗址,奇石很多,而庙则摧颓尽了。今天一天,总算跑尽了凤凰山全部,南宋故宫遗址,也约略想象了一个大概。山川坛,八卦田等,都还在,犹能想见当日的胜景。傍晚回来,人倦极,接霞信,作复书。

十月二十三日(九月廿四),星期日,阴晴。

午前作养吾信,出去游拱宸桥,果然萧条之至,妓女聚居之处,在张大仙庙西边,为福海里,新福海里,有苏帮、扬帮、本帮的

三种，本帮者以绍兴、湖州人居多，永兴里，永和里中亦有妓女，当系二等以下的暗娼，这两里系滨江在大同路旁。大同路驰南北，北过登云桥，即接大关紫荆街。拱宸桥系西南之桥，张大仙庙侧之登云阁附近，在直里马路（横里马路）等处，有最下等之妓女，在白日拉客，警察立在旁边，也不加以阻止。

车过大关，去看了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诸暨斯氏，看了他的新造宅第。伊自己不在，上安徽去了，由他的大太太接待，二太太即住在前面的小屋中。伊有一子，上学校去了，不曾见到。那地方名大浒弄，大关地方很不坏，斯氏卜宅于此，大有见地。

回来过马塍庙，寻东西马塍，王庵等，都不见，大约已淹没无闻了。

接霞来信，说耳中生疔疮。即作复，告以须速去治疗。今日剃头。

十月二十四（九月廿五），星期一，阴晴。

午前至旗下，买《湘湖志》、《唐诗鼓吹》各一部，上城站取霞自上海为我寄来之衣服。几日来因为闲游的结果，心又放散了，以后还得重新振作。但自来杭后，修身养性，坚持圣洁生活，迄今已将二十日，若再过一月，则习惯养成，可以永保无虞矣。文章做不出，倒还事小，身体养得好好，却是第一要着。

取衣服后，就上太平门（清泰门北），大学路，艮山门等处，去走了一圈。艮山门附近，为东城区域，多机织业人，有东园巷者，为厉樊榭征君旧寓之所在，《东城杂记》明明系记此附近之书。艮山门直街之东街上，有王月昌（？）宅第，地方宽敞高洁，王为东城之第一大富豪。我在他们门口，遇见了一位认识的他们的女

儿,系嫁给钱家的。

上坝子桥,见附近多殷实居民,房子完整,全系巨厦,桥下有大悲庵、慈孝庵等尼僧名刹。

傍晚接霞来信两封,其一系快信,中附有柳亚子信一,知那一日在大街上所遇见者,果系亚子及其夫人,即作复。

十月二十五日(九月廿六),星期二,阴晴。

晨起搭杭余路汽车至留下,由石人坞上岭,越过两三峰,更遵九曲岭而下,出西木坞,历访风木庵,伴凤居等别业,沿途灵官庙很多,有第一二三等殿名,因忆杭州有嘲王姓者诗,所以做了一绝寄霞,和她开个玩笑:

一带溪山曲又弯,秦亭回望更清闲,
沿途都是灵官殿,合共君来隐此间。

又记前数年,有《过西溪法华山觅厉征君墓不见》一绝:

曾从诗纪见雄文,直到西溪始识君,
十里法华山下路,乱堆无处觅遗坟。

两诗一并抄寄给亚子,想他老先生,又要莞尔而笑了。

接霞信,即作复。

晚上马巽伯请在楼外楼吃饭,因前天遇见了钱潮,住的地方被知道了。

十月二十六日(九月廿七)星期三,阴晴。

早晨五点钟就起了床,考厉太鸿生卒年月,并伊和月上的前后关系,想做一篇小说。按厉生于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五月二日,为西历之一六九二年,卒于乾隆十七年壬申九月,一七五二年。

月上卒于乾隆七年壬戌正月(一七四二),集中有悼亡姬诗十二首,伊姓朱,乌程人,本名满娘,生于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一七一九),归厉氏时为十七岁,当雍正十三年乙卯,一七三五,时厉年四十四岁,月上卒时年二十四,时厉已有五十一岁了,越十年,厉氏亦死,葬于西溪法华山下之王家坞,无子嗣,木主在交芦庵。厉元配之蒋氏,似系一悍妇。月上卒后数年,厉在扬州又纳一妾,终亦无子。以侄之甫为嗣,之甫亦无后。厉又字雄飞。我想作的短篇,当名作《溪楼延月图》,或《碧湖双桨图》,或《碧浪湖的秋夜》。

下午去天竺,上最高峰,但因中途路塞,不能上去,终只到了十分之八的地方,恨事也。晚上接霞来信两封,即作复。以后一切心事都没有了,只在打算于月底前写完厉太鸿之短篇一,译卢骚之《漫步》两万字而已。

十月二十七日(九月廿八),星期四,雨。

昨日自天竺归,就去洗了一个澡,身神爽适之至,夜眠亦酣稳。

今晨在重衾里闻雨声,忽记起是旧历九月廿八,为王老生日,午后若霁,当去一展其墓。中饭是上延益里去吃的,拜王老遗像后,因有王老老妹三姑母太太在座,所以就送她回保安桥去。吃酒谈天,直坐到晚上八点才回来,酒喝得微醉。

十月二十八日(阴历九月廿九月底),星期五,雨。

上午上图书馆去看《湖州府志》,碧浪湖的大略情形,已晓得了。人倦极,午后欲写而不果,大约《碧浪湖的秋夜》,要明后天可以写完。

昨日一天没有接霞来信，今晨发出明信片一，属寄三十元来。

傍晚接霞信两封，即作复。

晚上西湖医院的居停主人，请吃饭，吃到了十点，才回来睡觉。

十月二十九日(阴历十月初一日)，星期六，阴晴。

早晨作北新李小峰、《现代》施蛰存信，写《碧浪湖》，写好了十页。大约总须再过两三天，才写得完，一篇的大局，早已布好了，只待写落去就对。

下午接霞信，谓款已于今天上午汇出，大约后日可以送到。写了一个明信片作复。

十月三十日(十月初二)星期日，晴爽。

今日天气异常可爱，上午本想出去，但因欲写文章，硬坐在家中，居然写了二千多字。大约明朝写一日，可以写完了。

下午出去闲步，饮酒，洗澡，到晚才回来。今天没有接霞来信，发明信片一。

这一次的短篇写了后，就想写《蜃楼》了，大约能继续写下去，不间断的话，有两礼拜就能够写好。

十月三十一日(阴历十月初三)，星期一，晴爽。

午前将《碧浪湖的秋夜》写完，共一万字，到杭州后，将近一月，写到如今，成绩只这一点，合前作《迟桂花》，只三万字而已。从明日起，当再写《蜃楼》。

午前午后，共接霞两信，所以也作复信两封。一是明信片，

一是信。

十月于今日完结，看下一月的创作力如何，若在十一月中写得了《蜃楼》，则今年的冬天，当上青岛海滨去过。

晚上十时记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阴历十月初四），星期二，晴。

昨晚睡不安稳，不识何故，今晨起，觉似伤风的样子。

写信一，并将稿子万字《碧浪湖的秋夜》寄出，大约明日可以到沪，后日当有回信来也。

霞寄来三十元，今日到，恰好养吾电话来托我买绷创膏，否则将无以应他了。

下午去大关湖墅等处，跑了一个下半日，想做一篇拱宸桥的小说。

明晨一早，当为养吾送绷创膏去江干，今天又玩了一天，什么也没有做。

十一月二日（十月初五），星期三，晴爽。

早晨五点就起了床，赶至江干，为养吾送绷创膏去。回来后，去自治学校看了两位朋友，校址在马坡巷。顺便又去浙江图书馆看了些书，买包慎伯文集《小倦游阁》一册。

晚上紫荷来，同出去吃晚饭，喝得微醉。

十一月三日（十月初六），星期四，晴和。

晨起，将上月的日记又看了一遍，觉得可以印入书去。大约在天马出的那册书里，尚缺万字，即以此一月的日记补入好了。书名也已想好，当名《忏余集》，以《忏余独白》一篇冠首，合六七

万字的光景。

午前在图书馆中过的，将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十一月廿四日以后，至十二月廿四五日止的旧报翻阅了一下，抄来关于郭松龄的事迹不少，大约从明日起，可以动手做《蜃楼》了，预定于二十日中间写它完来。

接霞二日中午所发信，谓稿尚未收到，今晚有人请客，出去的时候，当向邮局去追问一声也。

买《湖墅小志》一部，并前购之《湖墅诗钞》与《湖墅杂诗》两册，关于湖墅的文献，可算收全了，若做关于拱宸桥的小说，已够作参考矣。

十一月四日(十月初七)，星期五，阴晴。

昨晚上又喝得微醉回来，早睡。今晨六时起床。这早眠早起的习惯，也是到杭州之后养成的，觉得于健康上很有助益。酒终于戒不了，这实在是一件坏事。

读了一天的书，又把杜格涅夫的短篇看了两三篇，这一位先生的用笔，真来得轻妙。

晚上和紫荷、王薇子等仍在奎元馆喝酒，今天便加入了戴先生颂頫。

十一月五日(十月初八)，星期六，阴。

晨起忽雨，不久便止，以《现代》志一册去赠许重平前辈，发霞明信片，上城外去走到了下午。回来后，接霞书，并附中华书局《新中华》杂志征文信一启事一，即作复。晚上大雨。

今天去走者，乃紫阳山西之云居山一带。

十一月六日(阴历十月初九日),星期日,阴晴。

晨起雨还未止,冒雨出去,喝酒三碗,买对联纸数张,回来写了两副对联,语为“直以慵疏招物议,莫抛心力作词人”,与“莫对青山谈世事,休将文字占时名”,以柳子厚之一联拆开,对上了上下,便成此两对。“莫对青山谈世事”,为元遗山诗,原联下句为“且将远目送归鸿”。

中午钱潮、马巽伯来,约去吃饭,在楼外楼。饭后更上西泠印社喝茶,坐到了夜,过大佛寺访孙福熙夫妇,不遇。

晚上紫荷招饮,谈到了十点才回来。同席者即前两次同饮之人。下礼拜四,同席者某更约上他家去喝酒。

到杭州,至今日为整一月,但所计划来写的《蜃楼》尚无眉目,心中焦急之至。

十一月七日(十月初十),星期一,晴。

午前出去裱对一副,单条一张,在和合桥近旁之松雪斋,约于十日后去取,须一元多裱费。傍晚钱潮、马巽伯约我去看一位研究佛学的马一浮氏。伊须发斑白,口音是四川音,人矮胖,谈话时中气很足,眼近视。马氏系绍兴籍,为汤蛰仙氏之婿。从马寓出来,遂一同上王润兴去吃饭,饭后和钱潮走了回来。接霞信。

十一月八日(十月十一),星期二,晴寒。

自昨日起,寒气骤增,今日立冬,渐似岁暮天寒的样子了。昨晚梦见王老,今日去看他的坟。从坟头向南走,经过五峰草堂而至大麦岭。岭上有麦岭亭,系祀玄天上帝者,亭旁有屋一椽,下覆一大墓,上有匾额,题着“节义成双”四个大字,上写“建国十

七年七月吉旦”,后面跋曰:“明季忠臣汪检讨,崇祯甲申苦殉国,夫妻慷慨两投缳,节义成双自题壁,今题四字赠吾神,过者读者皆辟易。中山高冠昌立,义乌陈无咎书。”看了这一个跋,已经有点觉得奇怪了,而再下看墓前碑文,则更觉得奇怪之至。

> “调署浙江杭州府钱塘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二次孙,为掩埋事,道光四年三月十九日,验讯得上扇四图钮家湾周姓坟傍树上,缢有男女二尸,身傍检有字述,知为男名徐致和,同妻张氏,乃直隶天津府人。世代业儒,祖任江宁太守,家业凋谢,舌耕糊口,因失馆难支,又无子女,挈妻来杭,投亲失遇,流寓省垣,逆旅途穷,投缳并缢。嗟乎,偶逢俭岁,何致谋生无活计,自惜宦裔,宁甘骈首不求人。本县目击(疑为击字,碑上字迹却系繫字)双悬,心殊悯恻。念其无籍可归,用特捐廉掩埋,合即勒碑标记施行。道光四年四月
> 日给”

看了这碑,事实却和万松岭之双吊坟相近似,而名姓年月却不同,大约双吊之事,在杭颇多,这两位先生,想都是夷齐之流亚也,而坟上一匾,当系记另一双节夫妇者无疑。(按汪检讨为皖人,见《安徽通志》。)

午后小睡,读日本人池谷信三郎氏小说一篇,自家想写,却没有写成。

十一月九日(十月十二),星期三,阴,微雨。

近来的思想驰散了,所以这十几天中间,终于不能捏起写《蜃楼》的笔杆。我的气分,似乎是波浪形的,紧张一时,弛放一时,不能有一年半载的长期持续,不过颓溃的时候,却也不至于

沉埋到底。终究总还是(一)修养的不足,(二)生活的穷迫,(三)才是环境的腐蚀之所致。今天天气又太阴沉,当再休息它一天,等明朝过后,且看我能不能够如愿地勇迈前进。明朝晚上,是有一个约会在那里的,非去不行。顺便想去洗一个澡,换一身衣裤,买些笼居的日用品之类。

昨天一天没有接到霞的信,也没有发出一信,今天当于午后写一张明信片去。

午前记

傍晚接霞来信,即作复,写明信片一。晚饭后,上湖滨去漫步,在旧书铺内,见有《海山仙馆丛书》中之《酌中志》一部,即以高价买了回来。此书系明末宦官刘若愚所撰,对于我所拟做的历史小说《明清之际》很有足资参考之处。前在上海买的《酌中志余》,系此书的续著,为另一人所撰,宫廷以外的文献纪录,收集颇多,尤以记东林党事为详尽。

十一月十日(十月十三),星期四,阴,微雨。

雨尚未晴,天气温热难耐,头脑亦昏沉不清,今天又只能看看书过去一天也。晨起,又作映霞信一,以昨日所见之小报一张附寄了去,因内中有一段北新书局寿终正寝的记事。

中午去看周天初,同他喝了酒,吃了饭,回来小睡,睡至三时起床。

傍晚微雨,出去赴约,晚上九点回来,又发霞信一封。

梅 雨 日 记[①]

（1935年6月24日——7月27日）

一九三五年六月廿四日，在杭州。

是阴历的五月廿四日，星期一，阴；天上仍罩着灰色的层云，什么时候都可以落下雨来。气温极低，晚上盖了厚棉被，早晨又穿上了夹袄。本来是大家忧旱灾再来的附近的农民，现在又在忧水灾了：“男种秧田女摘茶，乡村五月苦生涯，先从水旱愁天意，更怕秋来赋再加。”这是前日从上海回杭，在车中看见了田间男女农民劳作之后，想出来的诗句；农村覆灭，国脉也断了，敌国外患，远不算在内；世界上的百姓，恐怕没有一个比中国人更吃苦的。

这一次住上海三日，又去承认了好几篇不得不做的小说来；大约自六月底起，至八月中旬止，将无一刻的空闲。计《译文》一篇，《人间世》一篇，全集序文一篇，是必须于十日之内交出的稿子。此外则《时事新报》与《文学》的两篇中篇，必须于八月中交出。还有《大公报》、《良友》、《新小说》的三家，也必须于一月之内，应酬他们各一篇稿子。

开始读 A.J.Cronin 著的小说 *Hatter's Castle*[②]，系一九三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5年9月16日《宇宙风》第1期。

② 英文，A.J.克罗宁的《哈特的城堡》。

一年伦敦 Victor Gollancz[1] 公司发行的书;这公司专印行新作家的有力作品,此书当也系近年来英国好小说中的一部;不过,Hugh Walpole[2] 的《近代英国小说的倾向》中,未提起这一个名字,但笔致沉着,写法周到,我却觉得这书是新写实主义的另一模范。

中午接到日本寄来的三册杂志,午睡后,当写两三封复信,一致日本郑天然,一致日本邢桐华,一致上海的友人。太阳出来了,今天想有一天好晴,晚上还须上湖滨去吃夜饭。

中午记

六月廿五日,星期二,阴,时有阵雨。

旧历五月廿五,午前出去,买了一部《诗法度针》,一部《皇朝古学类编》(实即姚梅伯选《皇朝骈文类编》),一部大版《经义述闻》,三部书都是可以应用的书,不过时代不同,现在已经无人过问了。午后想写东西,因有友人来访,不果;晚上吃了两处饭,但仍不饱。明日尚有约,当于午后五时出去。

与诗人戴望舒等谈至夜深,十二时始返寓睡,终夜大雨,卧小楼上,如在舟中。

六月廿六日,星期三,大雨。

午前为杭州一旬刊写了一篇杂文,书扇面两张。雨声不绝,颇为乡下农民忧,闻富阳已发大水。中午出去吃饭,衣服全淋湿了。

---

① 英文,维克托·格兰氏。

② 英国作家休·沃尔普尔。

一直到夜半回寓，雨尚未停；喝酒不少，又写了好几把扇面。

六月廿七日（五月廿七日），星期四，晴。

天渐热，除早晨三四个钟头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午后只僵睡而已。

三点后，有客来，即昨晚同饮的一批。请他们吃饭打牌，闹到了十二点钟。

客散后，又因兴奋，睡不着觉，收拾画幅等，到了午前的一点。夜微凉，天上有星宿见了，是夏夜的景象也。

六月廿八日（阴历五月廿八），星期五，晴热。

午前写了五六百字。完结了那一篇为杭州旬刊所作的文章，共二千字。

因事出去，回来的途中，买萧季公辑《历代名贤手札》一部，印得极精，为清代禁书。

午后读任公《饮冰室诗话》，殊不佳。

晚上大雨，蚊子多极，有乡下来客搅扰，终夜睡不安稳。

六月廿九日（阴历五月廿九），星期六，阴闷。

晨六点半起床，开始写自传，大约明后日可以写完寄出，这一次约有四千字好写。

终日雨，午后，邻地之居户出屋，将门锁上，从今后又多了一累，总算有一块地了。

晚上睡了，忽又有友人来，坐谈到夜半。

六月三十日（阴历五月底），星期日，终日雨。

晨起已将九点，出去上吴山看大水；钱塘江两岸，都成泽国了，可伤可痛。中午回来后，心殊不宁静，又见了一位友人的未亡妻，更为之哀痛，苦无能力救拔她一下。

二时后，赵龙文氏夫妇来，与谈天喝酒玩到傍晚；出去同吃夜饭，直至十点方回，雨尚未歇。自明日起，生活当更紧张一点，因这几天来，要写的东西，都还没有写成。

七月一日（阴历六月初一），星期一，阴雨终日。

午前写自传，成千字，当于明日写了它。午后略晴，有客来访，与谈至傍晚，共赴湖滨饮；十一时回寓，雨仍不止也。不在中，又有同乡数人冒雨来过。

七月二日（六月初二），星期二，晴。

久雨之后，见太阳如见故人；就和儿子飞坐火车上闸口去看大水，十二时返家。

午后小睡，又有友人来谈，直至夜深散去。

七月三日（六月初三），星期三，晴，闷。

大约今晚仍会下雨，唯午前略见日光，各地报水灾之函电，已迭见，想今年浙省，又将变作凶年。

晨起，有友人来，嘱为写介绍信一封，书上题辞一首。中午有人约去吃饭，饭后在家小睡；三时又有约须去放鹤亭喝茶，坐到傍晚；在群英小吃店吃晚饭，更去戴宅闲谈到中夜才回。

七月四日（六月初四日），晴和，星期四，以后似可长晴。

晨起读曲利纽斯《荒原丛莽》一篇，原名 *Im Heide - Kraut*，

原作者 Trinius 于一八五一年生于德国 Schkeuditz[1],为拖林干一带的描写专家,文具诗意,当于明天译出寄给《译文》。按自上海回后,十余日中,一事不作,颇觉可惜,自明日起,又须拚命赶作稿子,才得过去。为开渠题了一张画,二十八字,录出如下:

扁舟来往洋波里,家住桐州九里深,
曾与严光留密约,鱼多应共醉花阴。

中午又买航空奖券一条,实在近来真穷不过了,事后想起,自家也觉可笑。

晚上去湖滨纳凉,人极多,走到十二点钟回来。

七月五日(六月初五),星期五,阴,时有细雨。

早晨发北新李小峰信一封,以快信寄出,约于本月十日去上海取款。

午睡醒后,译《荒原丛莽》到夜,不成一字,只重读了一遍而已,译书之难,到动手时方觉得也。薄暮秋原来,与共饮湖滨,买越南志士阮鼎南《南枝集》一部,只上中下三卷,诗都可诵。

晚上凉冷如秋,今年夏天,怕将迟热,大约桂花蒸时,总将热得比伏天更甚。

生活不安定之至,心神静不下来,所以长久无执笔的兴致了,以后当勉强地恢复昔年的毅力。

七月六日(六月初六),星期六,晴。

午前为邻地户执等事出去,问了一个空;回来的路上,买郎

---

① 德国地名,施科伊迪茨。

仁宝《七修类稿》一部，共五十一卷加续稿七卷，二十册。书中虽也有错误之处，但随笔书能成此巨观，作者所费心力，当亦不少。《寄园寄所寄》之作，想系模仿此稿者，也是类书中之一格。

今日译《荒原丛莽》二千字，不能译下去了，只能中止，另行开始改正全集的工作；这工作必须于三四日内弄它完毕，方能去上海。

自七日起，至十日止，将全集中之短篇三十二篇改编了一次，重订成《达夫短篇集》一册，可二十万字。

十日携稿去上海，十一日遇到了振铎，关于下学期暨大教授之课程计划等，略谈了一谈。下午回杭，天气热极。

自十二日起，至十四日止，天候酷热，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只僵卧在阴处喘息。

七月十五日(旧历六月十五日)，星期一，晴。

昨晚西北风骤至，十点半下了十五分钟大雨，热气稍杀，今晨觉清凉矣。读关于小泉八云的书，打算做一篇散文。

午后仍热，傍晚复大雨；出去了一趟，买删订唐仲言《唐诗解》一部，系罕见之书，乃原版初印者。

晚上早睡，因天凉也。

七月十六日(六月十六)星期二，晴。

晨五时起床，上城隍山登高，清气袭人；在汪王庙后之岭脊遥看东面黄鹤峰、皋亭山一带，景尤伟大。

午后小睡，起来后看《唐诗解》，得诗一绝，系赠姜氏者："难得多情范致能，爱才贤誉满吴兴，秋来十里松陵路，红叶丹枫树

几层。”

七月十七日(六月十七日)星期三,晴。

昨晚又有微雨,今晨仍热。写诗三首,寄《东南日报》,一首系步韵者:“叔世天难问,危邦德竟孤。临风思猛士,借酒作清娱;白眼樽前露,青春梦里呼,中年聊落意,累赘此微躯。”题名《中年次陆竹天氏韵》。

午后读《寄园寄所寄》,见卷四《拈须寄诗话》(五十四页)中有一条,述云间唐汝询,字仲言事,出《列朝诗集》;盖即我前日所买《唐诗解》之作者。仲言五岁即瞽,学问都由口授,而博极一时,陈眉公常称道之,谓为异人。

七月二十七日(六月廿七),星期六,晴,热极。

近日来,天气连日热,头昏脑胀,什样事情也不能做。唯剖食井底西瓜,与午睡二三小时的两件事情,还强人意。傍晚接语堂自天目禅源寺来书,谓山上凉爽如秋,且能食肉,与夫人小孩拟住至八月底回上海,问我亦愿意去否。戏成一绝,欲寄而未果。

远得林公一纸书,为言清绝爱山居,
禅房亦有周何累,积习从知不易除。

秋霖日记[①]

（1935年9月1日——20日）

一九三五年九月，在杭州

九月一日（旧历八月初四），星期日，雨。

昨晚十二点后返寓，入睡已将午前二点钟，今晨六时为猫催醒，睡眠未足也。

窗外秋雨滴沥，大有摇落之感，自伤迟暮，倍增凄楚。统计本月内不得不写之稿，有《文学》一篇，《译文》一篇，《现代》一篇，《时事新报》一篇。共五家，要有十万字才应付得了，而《宇宙风》、《论语》等的投稿还不算在内。平均每日若能写五千字，二十天内就不能有一刻闲了；但一日五千字，亦谈何容易呢？

今天精神萎靡，只为《时事新报》写了一篇短杂文，不满千字，而人已疲倦，且看明日如何耳。

午后来客不断，共来八人之多；傍晚相约过湖滨，在天香楼吃夜饭。

九月二日（八月初五），星期一，阴雨终日。

今天开始写作，因《文学》限期已到，不得不于三四日内交稿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5年10月16日《宇宙风》第3期。

子。午前成千字，午后成千字，初日成绩如此，也还算不恶。晚上为谢六逸氏写短文一篇。

接沈从文、王余杞、李辉英、谢六逸诸人来信，当于一两日内作复。沈信系来催稿子，为《大公报》文艺副刊《国闻周报》的。

九月三日（八月初六），星期二，阴，时有微雨。

晨八时起床，即送霞至车站，伊去沪，须一两日后返杭也。回来后，接上海丁氏信，即以快信复之。

今日精神不好，恐不能写作，且看下半天小睡后起来何如耳。

午前记

法国 Henri Barbusse① 前几日在俄国死去，享年六十二岁，患的为肺炎。西欧文坛，又少了一名斗士，寂寞的情怀，影响到了我的作业：自接此报后，黯然神伤，有半日不能执笔。

傍晚秋原来，与共谈此事，遂偕去湖上，痛饮至九点回寓。晚上仍不能安睡，蚊子多而闷热之故。

九月四日（八月初七）星期三，阴雨潮湿。

午前硬将小说写下去，成千余字。因心中在盼望霞的回杭，所以不能坦然执笔。

中午小睡，大雨后，向晚倒晴了。夜膳前，刘湘女来谈。七时半的火车，霞回来了，曾去火车站接着。

晚上十一点上床睡，明日须赶做一天小说，总须写到五千字才得罢手。因后天上海有人来，要去应酬，若这两三天内不结束

---

① 哈里·巴比塞。

这中篇，恐赶不上交出，《文学》将缺少两万余字的稿子。

九月五日（八月初八），星期四，阴，仍有雨意。

昨晚仍睡不安全，所以今天又觉得神志不清，小说写得出写不出，恐成问题，但总当强勉的写上一点。

早餐后，出去剃了一个头，又费去了我许多时间，午前终于因此而虚度了，且待下午小睡后再说。

自传也想结束了它，大约当以写至高等学校生活末期为止，《沉沦》的出世，或须顺便一提。

午前记

晚上，过湖滨，访友二三人，终日不曾执笔。夜九至十时，有防空演习，灯火暗一小时，真像是小孩儿戏，并不足观，飞机只两架而已。

九月六日（八月初九）星期五，晴。

今日似已晴正，有秋晴的样子了，午前午后，拚命的想写，但不成一字。堆在楼下的旧书，潮损了，总算略晒了一晒。晚上刘开渠来，请去吃饭，并上大世界点了女校书的戏，玩到了十二点才回来，曾请挂第一牌的那位女校书吃了一次点心。回家睡下，已将一点钟了。

九月七日（八月初十），星期六，晴。

昨晚又睡不安稳，似患了神经衰弱，今日勉强执笔，午前成二千字。午后学生丁女士来访，赠送八月半礼品衣料多件，我以《张黑女志》两拓本回赠了她。晚上在太和园吃饭，曾谈到上旅顺、日本去游历的事情。此计若能实现，小说材料当不愁没有。

十二时回寓就寝。

九月八日(八月十一),星期日,晴。

午前写了千余字,午后因有客来,一字不写。这一篇中篇,成绩恐将大坏,因天热蚊子多,写的时候无一贯的余裕也。

晚上月明,十时后去湖上,饮酒一斤。

九月九日(八月十二),星期一,晴,热极。

今日晨起,有九十度的热度,光景将大热几天。今晚又有约,丁小姐须来,午后恐又不能写作。午前写成两千余字,已约有一万字的稿子了,明天一日,当写完寄出。

晚上月明,数日来风寒内伏,今天始外发,身体倦极。

九月十日(八月十三),星期二,晴。

写至中午,将中篇前半写了,即以快信寄出,共只万三四千字而已,实在还算不得中篇,以后当看续篇能否写出。

丁小姐去上海,中午与共饮于天香楼,两点正送她上车,回来后小睡。晚上月明如画,在大同吃夜饭。

九月十一日(八月十四),星期三,晴。

近日因伤风故,头痛人倦,鼻子塞住;看书写作,都无兴致,当闲游一二日,再写《出奔》,或可给施蛰存去发表。

九月十二日(旧历中秋节),星期四,晴,午后大雨。

午前尚热至九十余度,中午忽起东北风,大雨入夜,须换穿棉袄。约开渠、叶公等来吃晚饭,吃完鸡一只,肉数碗,亦可谓豪

矣。今日接上海寄来之《宇宙风》第一期。

晚上无月,在江干访诗僧,与共饮于邻近人家,酒后成诗一首。

九月十三日(八月十六),星期五,阴雨。

晨起寒甚,读德国小说《冷酷的心》,系 Hauff① 作。乃叙 Swaben 之 Schwarz-wald② 地方的人物性格的一篇文艺童话。有暇,很想来译它成中文。

上午上湖滨去走走,买《瓯北诗话》等书数册,赵瓯北在清初推崇敬业堂查慎行,而不重渔洋,自是一种见地。诗话中所引查初白近体诗句,实在可爱。

午后又不曾睡,因有客来谈。

九月十四日,(八月十七),星期六,晴。

昧爽月明,三时起床,独步至吴山顶看晓月,清气袭人,似在梦中。

中午有友人来谈,与共饮至三时;写对五副,屏条两张,炕屏一堂。

晚上洵美自上海来访,约共去黄山,谢而不去。并闻文伯、适之等,亦在杭州。

九月十五日(阴历八月十八),星期日,阴。

本与尔乔氏有去赭山看浙潮之约,天气不佳,今年当作罢

---

① 豪夫。

② 施瓦本的黑林山。

矣。洵美等今日去黄山,须五日后回来也。

写上海信数封,成短文一篇,寄《时事新报》。

中午曼兄等自上海来,送之江干上船,我们将于四日后去富阳,为母亲拜七十生辰也。

九月十六日(八月十九),星期一,大雨。

终日不出,在家续写那篇中篇《出奔》,这小说,大约须于富阳回来后才写得了。近来顿觉衰老,不努力,不能做出好作品来的原因,大半在于身体的坏。戒酒戒烟,怕是于身体有益的初阶,以后当勉行之。

晚上读时流杂志之类,颇感到没落的悲哀,以后当更振作一点,以求挽回颓势。

九月十七日(阴历八月二十日),星期二,晴。

昨晚兴奋得很,致失眠半夜,今晨八时前起床,头还有点昏昏然。作陶亢德,朱曼华信。

中秋夜醉吟之七律一首,尚隐约记得,录出之。

中秋无月,风紧天寒,访诗僧元礼与共饮于江干,醉后成诗,仍步曼兄牯岭逭暑韵。

两度乘闲访贯休,前逢春尽后中秋,
偶来邃阁如泥饮,便解貂裘作质留。
吴地寒风嘶朔马(僧关外人也),庾家明月淡南楼,
东坡水调从头唱,醉笔题诗记此游。

曼兄原作乙亥中伏逭暑牯岭:

人世炎威苦未休,此间萧爽已如秋,

时贤几辈同忧乐，小住随缘任去留，
白日寒生阴壑雨，青林云断隔山楼，
勒移哪计嘲尘俗，且作偷闲十日游。

二叠韵一律，亦附载于此：

海上候曼兄不至，回杭后得牯岭逭暑来诗，步原韵奉答，并约于重九日，同去富阳。

语不惊人死不休，杜陵诗只解悲秋。
朅来夔府三年住，未及彭城百日留。
为恋湖山伤小别，正愁风雨暗高楼。
重阳好作茱萸会，花萼江边一夜游。

九月十八日（八月廿一），星期三，晴。

晨起觉不适，因辍工独步至吴山绝顶，看流云白日。中午回寓，接上海来催稿信数封；中有蛰存一函，系嘱为珍本丛书题笺者，写好寄出。

晚上在湖上饮，回家时，遇王余杞于途中。即偕至寓斋，与共谈别后事，知华北又换一局面。约于明日，去同游西湖。

九月十九日（八月廿二），星期四，晴和。

早晨写短文一，名《送王余杞去黄山》，可千字，寄《东南日报》。与余杞、秋芳等在大同吃饭，饭后去溪口，绕杨梅岭、石屋岭而至岳坟。晚上在杏花村饮。

九月二十日（八月廿三），星期五，晴。

晨六点钟起床，因昨日与企虞市长约定，今晨八点，将借了

他的二号车去富阳拜寿也。大约住富阳两日,二十二日坐轮船回杭州。

中篇的续篇,尚未动笔,心里焦急之至,而家璧及《时事新报》之约稿期又到了,真不知将如何的对付。

诗　词

咏史三首[①]

楚虽三户竟亡秦，万世雄图一夕湮。
聚富咸阳终下策，八千子弟半清贫。

大度高皇自有真，入关妇女几曾亲。
虞歌声里天亡楚，毕竟倾城是美人。

马上琵琶出塞吟，和戎端的爱君深。
当年若赂毛延寿，哪得诗人说到今。

① 《咏史三首》原载 1915 年 7 月 19 日、9 月 5 日、10 月 3 日上海《神州日报·神皋杂俎·文苑》。

乡　　思[1]

闻道江南未息兵，家山西望最关情。
几回归梦遥难到，才渡重洋已五更。

一九一三年秋　日本

① 此诗原载 1915 年 8 月 23 日上海《神州日报·神皋杂俎·文苑》。

有　　寄[1]

只身去国三千里，一日思乡十二回。
寄语界宵休早睡，五更魂梦欲归来。

---

① 此诗原载 1915 年 6 月 11 日上海《神州日报·神皋杂俎·文苑》。

寄王子明业师居富阳[1]

海外难通尺素书，病慵容易故人疏。
况当少小离乡日，更苦娵隅学语初。
客里浮生同野马，浙西佳味忆鲥鱼。
何能花月春江夜，重过黄公旧酒垆。

---

① 此诗原载1915年7月18日上海《神州日报·神皋杂俎·文艺》。

吊朱舜水先生[①]

——舜水纪念会席上作

采薇东驾海门涛，节视夷齐气更豪。
赤手纵难撑日月，黄冠犹自拥旌旄。
白诗价入鸡林重，绿耳名随马骨高。
泉下知君长瞑目，胜朝墟里半蓬蒿。

---

① 此诗原载1915年7月25日上海《神州日报·神皋杂俎·文苑》。

寄家长兄曼陀、次兄养吾同客都门[①]

十载风尘一腐儒，暮云千里望皇都。

紫荆庭外飞花未㈠，鲈鱖江南入梦无？

衙散想曾参庙市㈡，灯前应解读阴符㈢。

却缘家有元方在，赢得人间说小苏。

原注：㈠见杜甫诗。

㈡曼兄嗜画古玩。

㈢养兄本学陆军，故云。

---

① 此诗原载 1915 年 10 月 6 日上海《神州日报·神皋杂俎·文苑》。

梦逢旧识二首[1]

相逢仍在水边楼，不诉欢娱却诉愁。
三月烟花千里梦，十年旧事一回头。

竹马当年忆旧游，秋风吹梦到江楼。
牧之去国双文嫁，一样伤心两样愁。

① 此诗第一首原载1915年10月7日上海《神州日报·神皋杂俎·文苑》。

日本谣十二首并序[①]

明治初，黄公度有《日本杂事诗》之作，数千年历史风教网括无遗义，至博也。然近年世变重繁，民风移易，迥非昔比。古有其传，今无其继，非法也，于是乎《日本谣》作矣。

灯影星光绿上楼，如龙车马狭斜游。
两行红烛参差过，哄得珠帘尽上钩。

原注：提灯行列。

百首清词句欲仙，小仓妙选世争传。
怜他如玉麻姑爪，才罢调筝更数钱。

原注：百人一首（小仓歌留多）。

纨扇轻摇困倚床，歪鬟新兴赵家妆。
红绡汗透香微腻，试罢菖蒲辟疫汤。

---

① 此诗组第三至第七首曾载于1916年6月26日日本《新爱知新闻》8971号；第二、第九至第十二首曾载于1917年6月3日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校友会杂志》第19号。初发表时无序。

原注:菖蒲汤(端午)。

碧玉华年足怨思,珠喉解唱净琉璃。
瓣香我为临川爇,掩面倾听幼妇词。

原注:《净琉璃》,歌剧也,颇类我国之《牧丹亭》、《西厢记》等。

名隶昭阳供奉班,宫词巧制念家山。
怪来源氏人争说,曾使君王一破颜。

原注:《源氏物语》。

蜃楼缥缈假疑真,四壁铜屏镜里春。
为语汉王休怅望,碧纱笼得李夫人。

原注:活动写真。

纨扇秋来惹恨多,薰笼斜倚奈愁何。
商音谱出西方曲,肠断新翻复活歌。

原注:《复活》,乃俄文豪杜斯泰所著小说,也有谱成歌者,里巷争唱之。

扫眉才子众三千,万里桥边起讲筵。
羡煞传经诸伏女,一时分得水衡钱。

原注:女子高师。

杏红衫子白罗巾,高髻长眉解笑颦。
公子缠头随手掷,买花原为卖花人。

原注:卖花日。黄花日为十一月十日,良家女子皆出卖纸花曰:"为了苦事业也。"一纸花价三钱,所得不下数十万。

闻说仙槎檄外回,十辉妙占出新裁。
秦宫照胆悬灵镜,此后难歌赤风来。

原注:爱克斯光线。

黄昏好放看花船,樱满长堤月满川。
远岸微风歌宛转,谁家篷底弄三弦。

原注:荒川夜樱。

眉藏愁意额涂黄,广袖纤腰燕尾妆。
十五云英初见世,犹羞向客唤檀郎。

原注:吉原初见世。

丙辰元日感赋[①]

逆旅逢新岁，飘蓬笑故吾。

百年原是客，半世悔为儒㊀。

细雨家山隐，长天雁影孤㊁。

乡思无着处，掩醉倒屠苏㊂。

原注：㊀厌不详者作念载可也，然语气不佳。

㊁或作“高楼望眼枯”。

㊂或作“一雁下南湖”。

一九一六年二月三日　日本

---

① 此诗原载1916年5月5日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校友会杂志》第17号，署名春江钓徒。

出晴雪园赋寄石埭四首[①]

自是寻春独占先，看花未及二分妍。
情钟我辈原应尔，听到鹃啼便可怜。

雅约看花枉订期，花开正是我归时。
先生若到休问驾，寻我花间怨别诗。

风前怜我复怜花，仙配凤才璧意瑕。
我怕见花花怕我，低擎纨扇上争车。

怨花心是恋花心，情到真时恨亦深。
欲学征鸿留爪印，行装成后更长吟。

① 此诗原载1916年5月5日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校友会杂志》第17号。

感　怀[1]

良相良医愿续非，邯郸客梦料应稀。
危巢日覆家何在，愁煞江南旧布衣。

① 此诗原载1916年6月4日上海《神州日报·文艺俱乐部·文苑》。

有怀碧岑长嫂却寄[①]

怅望中原日暮云，一声征雁感离群。
行经故馆空嘶马，㊀病入新秋最忆君。
知否梦回能化蝶，记曾春尽看湔裙。
何当剪烛江南墅，重试清谈到夜分。

原注：㊀忆来时曾一宿名古屋。

① 此诗原载1916年11月23日上海《神州日报·文艺俱乐部·文苑》。

寄曼陀长兄[①]

悔将词赋学陈琳，销尽中原万里心。
书剑飘零伤白也，英雄潦倒感黄金。
三年铅椠貂裘敝，一服参苓痼疾深。
闻说求田君意定，富春江上欲相寻。

① 此诗原载处不见，据诗人手迹编入。

梦醒枕上作①

床前凉月夜三更，帘外新霜雁一声。
梦到阑珊才惜别，秋于我辈独无情。
私家礼乐麟毛少，乱世文章马骨轻。
惆怅此生闲里过，洛桥愁听杜鹃鸣。

---

① 此诗原载1916年12月25日上海《神州日报·文艺俱乐部·文苑》。

论诗绝句寄浪华(五首)[1]

驿楼樽酒论文日，意气飞扬各有偏。
记得小桥明月否，落花闲煞李龟年㊀。

原注：㊀浪华句。

遗山本不嫌山谷，无奈西昆学者狂。
欲矫当时奇癖疾，共君并力斥苏黄。

少陵白也久齐名，诗圣诗仙一样评。
读到离骚伤怨句，始知空阔谢宣城。

惨绿啼红忆六朝，韩文杜句想风标。
销魂一卷樊川集，明月扬州廿四桥。

少年怀抱各清真，我爱妍华尔爱新。
翻得当时公案否？论诗海内第三人。

---

① 此诗原载1916年12月28日上海《神州日报·文艺俱乐部·文苑》。

梦登春江第一楼严子陵先生钓台,题诗石上[①]

帽影鞭丝去,红尘白雾来。
自惭投笔吏,难上使君台。
客计随年改,蒲帆向日开。
明朝黄浦渡,一步近蓬莱。

① 此诗原载1917年1月1日上海《神州日报·文艺俱乐部·文苑》。

赠隆儿二首并附记[①]

几年沦落滞西京，千古文章未得名。
人事萧条春梦后，梅花五月又逢卿。

我意怜君君不识，满襟红泪奈卿何！
烟花本是无情物，莫倚箜篌夜半歌。

右二绝为隆儿作也。隆儿小家女，相逢道左，一往情深，动于中不觉发乎外，谓之君子之思服可，谓之旷夫之狂言亦可。要之，出乎情性，止乎礼义，如天外扬花，一番风过便清清洁洁，化作浮萍，无根无蒂，不即不离，所谓兜率宫中文箫梦影者，非耶？

达夫附记

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一日　日本

① 此诗原载 1917 年 6 月 23 日日本《新爱知新闻》第 9321 号。

西归杂咏十首[1]

未行前一日，校中掌书者某君以诗求教。余告以将行，匆匆别去，竟忘其名

道我新诗锦不如，临歧叩马请回车。
怜君亦为儒冠误，流落人间但掌书。

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日本

别　隆　儿

犹有三分癖未忘，二分轻薄一分狂。
只愁难解名花怨，替写新诗到海棠。

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日本

发名古屋，车上口占

绿树青山数十程，思亲无计且西征。

---

① 此诗第1、2、3、4、5、7、10首原载1917年7月24日日本《新爱知新闻》第9352号，第8、9首原载同年8月17日同刊第9375号。

明朝应逐沙鸥去，独上楼船泣雨声。

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日本

车窗闻燕语

绿树荫中燕子飞，黄梅雨里远人归。
青衫零落乌衣改，各向车窗叹式微。

过西京。西京，日本旧都也，人号小洛阳，东山三十六峰，风景颇幽

寺楼钟鼓洛阳城，人指前朝幕府旌。
不向东山谋一醉，独遮纨扇过西京。

过和歌山下闻客鼓琴

熟梅天气海潮深，有客船楼夜鼓琴。
十里和歌山下路，雨丝如剑割归心。

舟中读德诗人海涅集

嬉歌怒骂生花笔，泪洒青衫亦可哀。
苏小委尘红拂死，谁家儿女解怜才。

过龙华，闻北京政变

干戈满地客还家，望里河山镜里花。
残月晓风南浦路，一车摇梦过龙华。

一九一七年七月初

过嘉兴，昔年余曾居此。吴梅村、朱竹垞各有鸳湖棹歌。朱，秀水人也

昔年曾向鸳湖住，今日重来感慨多。
最忆白头朱太史，满园红袖谱新歌。

一九一七年七月初

出乡时本拟业毕始还，今日之归实非本意也

去国今年刚四岁，离家当日是初秋。
项王心事何人会，泣上天涯万里舟。

谒 岳 坟

拂柳穿堤到岳坟，坟前犹绕阵头云。
半庭人静莺初懒，一雨阴成草正薰。
我亦违时成逐客，今来下马拜将军。
与君此恨俱千古，拟赋长沙吊屈文。

一九一七年七月　杭州

自述诗十八首(有序)①

春风秋雨,感逝水于流年;檀板金尊,忆繁华于昨梦。自来海外,屡见霜飞;检点平生,不无泪落。况托生箕口,飘零有王右掾之悲;作客江亭,流落感韦中郎之遇。辽东只鹤,栖近鹪鹩;光范三书,曲终流水。嗟乎,人非木石,谁独无情?我纵猖狂,天何太忍!盖闻日斜庚子,贾生陈伤鹏之辞;陬正摄提,屈子有怀沙之赋。题诗答问,青莲已创作新声;自述成章,小子唯追随后武已耳。

江湖流落廿三年,红泪频揩述此篇。
删尽定公哀艳句,依诗粉本出青莲。

原注:仁和龚瑟人有《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予颇喜诵之。

前身纵不是如来,谪下红尘也可哀。
风雪四山花落夜,窦家丛桂一枝开。

① 此组诗据1969年10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版《郁达夫资料》。

原注:予以十一月三日生。先父常曰:“予育汝辈,犹王公之植三槐也。”

王筠昆仲皆良璞,久矣名扬浙水滨。
生到苏家难作弟,排来行次第三人。

原注:兄弟三人予居季。

家在严陵滩上住,秦时风物晋山川。
碧桃三月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

原注:家住富春江上,西去桐庐则严先生垂钓处也。

人言先父丧亡日,小子膏肓疾正深。
犹忆青灯秋雨夜,虚堂含泪看兄吟。

原注:三岁父殁时予正病。青灯雨夜,二兄坐灵帏前吟哦光景,犹历历在予目也。

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少小便聪明。
谁知早慧终非福,碌碌瑚琏器不成。

原注:九岁作韵语,阿母抚予肩曰:“此儿早慧,恐非大器。”

十三问字子云居,初读琅嬛异域书。
功业他年差可想,荒村终老注虫鱼。

原注:十三岁始学西欧文字。

左家娇女字莲仙,费我闲情赋百篇。
三月富春城下路,杨花如雪雪如烟。

原注:十三岁秋遇某某。有诗,不存集中。

一失足成千古恨,昔人诗句意何深!
广平自赋梅花后,碧海青天夜夜心。

原注:罗敷陌上,相见已迟。与某某遇后,不交一言。

二女明妆不可求,红儿体态也风流。
杏花又逐东风嫁,添我情怀万斛愁。

原注:是岁秋又遇某氏姊妹及某氏,英皇嫁后,樊素亦与春归矣!

几度沧江逐逝波,风云奇气半销磨。
扬州梦醒无聊甚,拼向湖亭学醉歌。

原注:是岁冬题诗春江第一楼壁,诗不存集中,有"惜花心事终何用,一寸柔情一寸灰"句。

吾生十五无他嗜,只爱兰台令史书。
忽遇江南吴祭酒,梅花雪里学诗初。

原注：十五岁冬去小学，奖得吴梅村诗集读之，是予平生专心研求韵律之始，前此唯爱读两汉书耳。

儿时曾作杭州梦，初到杭州似梦中。
笑把金樽邀落日，绿杨城郭正春风。

原注：十六岁春欲入杭州中学，赴杭州。初到之日，即醉倒于江干酒肆，同人传为笑柄。

欲把杭州作汴京，湖山清处遍题名。
谁知西子楼台窄，三宿匆匆出凤城。

原注：因杭州中学无宿舍，遂去之嘉兴。

鸳湖旧忆梅村曲，莺粟人传太史歌。
日暮落帆亭下立，吴王城郭赵家河。

原注：落帆亭在嘉兴府治北。朱竹垞《鸳湖棹歌》有云："怕解罗衣种莺粟，月明如水浸中庭。"艳丽极矣！

离家少小谁曾惯，一发青山唤不应。
昨夜梦中逢母别，可怜枕上有红冰。

原注：初到嘉兴，思家颇苦，三月病作，六月还家。遂改入杭州府中学。

鼙鼓荆襄动地来，横流到处劫飞灰。

秣陵围解君臣散,予亦匆匆出马嵬。

原注:八月武汉革命军起,杭州亦乱。学校散后,予奉祖母、母亲避难家居。

苍茫又过七年期,客舍栖栖五处移。
来岁桑干仍欲渡,别离应更有新诗。

原注:十七岁春仍欲入杭州中学,赴杭州寄寓保安桥者数月。九月入之江大学豫科,住江干者半载。十八岁春去之江大学,入蕙兰学校学英文,住石牌楼者三月。秋八月家兄奉命来日本,予亦随之东来,住东京小石川者一年。十九岁夏入第一高等学校豫科。二十岁夏转至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二十一岁秋由医科改入法科。二十二岁夏还乡,秋病作,入病院二月。二十三岁冬,疾始瘳。

二十三岁夏五月初作,十二月二十五日脱稿,前后共十八首。十七岁以后诗无暇详作,当待之他日耳。文识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二月　日本

题 剑 诗

秋风一夜起榆关，寂寞江城万仞山。
九月霜鼙摧木叶，十年书屋误刀环。
梦从长剑驱流豹，醉向遥天食海蛮。
襟袖几时寒露重，天涯歌哭一身闲。

一九三二年九月　上海

过岳坟有感时事

北地小儿耽逸乐，南朝天子爱风流。
权臣自欲成和议，金虏何尝要汴州？
屠狗犹拚弦上命，将军偏惜镜中头！
饶他关外童男女，立马吴山志竟酬。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六日　杭州

赠 鲁 迅

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
群盲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九日　上海

迁杭有感

冷雨埋春四月初，归来饱食故乡鱼。
范睢书术成奇辱，王霸妻儿爱索居。
伤乱久嫌文字狱，偷安新学武陵渔。
商量柴米分排定，缓向湖塍试鹿车。

一九三三年四月下旬　杭州

闻杨杏佛被害感书

风雨江城夏似春，闭门天许作闲人。

恩牛怨李成何事，生死无由问伯仁。

一九三三年夏　杭州

题丰子恺《建设的起源》[1]

兄妹两无猜，庭前作游戏。
打叠苦经营，创建从兹始。

① 此诗原载1936年8月15日福州《华报·小华园》。

游于山戚公祠

于山岭上戚公祠，浩气仍然溢两仪。
但使南疆猛将在，不教倭寇渡江涯。

一九三七年　福州

廿七年黄花岗烈士纪念节[1]

年年风雨黄花节，热血齐倾烈士坟。
今日不弹闲涕泪，挥戈先草册倭文。

① 此诗原载 1938 年 4 月 6 日广州《救亡日报·文化岗位》。

感　　时[1]

文艺界抗敌协会同人宴聚武昌，仆因事缺席，因用老舍韵赋呈在座诸公

明月清风庾亮楼，山河举目涕新流。
一成有待收斯地，三户无妨复楚仇。
报国文章尊李杜，攘夷大义著春秋。
相期各奋如椽笔，草檄教低魏武头。

---

① 此诗原载1938年5月15日武汉《文艺》复刊号。

读郭沫若氏谈话纪事后作（二首）①

募 寒 衣

洞庭木落雁南飞，血战初酣马正肥。
江上征人三百万，秋来谁与寄寒衣？

前线不见文人

文人几个是男儿，古训宁忘革裹尸。
谁继南塘征战迹？二重桥上看降旗。

① 此诗原载1938年10月10日浙江江山《号角》第9、10期合刊。

毁家诗纪[1]

（诗十九首，词一阕）

一

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
转眼榕城春欲暮，杜鹃声里过花朝。

原注：和映霞结缡了十余年，两人日日厮混在一道，三千六百日中，从没有两个月以上的离别。自己亦以为是可以终老的夫妇，在旁人眼里，觉得更是美满的良缘。生儿育女，除夭殇者不算外，已经有三个结晶品了，大的今年长到了十一岁。一九三六年春天，杭州的"风雨茅庐"造成之后，应福建公洽主席之招，只身南下，意欲漫游武夷太姥，饱采南天景物，重做些记游述志的长文，实就是我毁家之始。风雨南天，我一个人羁留闽地，而私心恻恻，常在想念杭州。在杭州，当然友人也很多，而平时来往，亦不避男女，友人教育厅长许绍棣君，就系平时交往中的良友之一。

二

扰攘中原苦未休，安危运系小瀛洲。

---

① 此组诗原载 1939 年 3 月 5 日香港《大风》第 30 期。

诸娘不改唐装束，父老犹思汉冕旒。
忽报秦关悬赤帜，独愁大劫到清流。
景升儿子终豚犬，帝豫当年亦姓刘。

原注：这一年冬天，因受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演。一月后，绕道至台湾，忽传西安事变起，匆匆返国，已交岁暮。到福建后，去电促映霞来闽同居。宅系光禄坊刘氏旧筑，实即黄莘田十砚斋东邻。

映霞来闽后，亦别无异状，住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以不惯，仍返杭州。在这中间，亦时闻伊有行迹不检之谣，然我终不信。

入秋后，因友人郭沫若君返国，我去上海相见，顺道返杭州；映霞始告以许绍棣夫人因久病难愈，许君为爱护情深，曾乞医生为之打针，使得无疾而终，早离苦海。

三

中元后夜醉江城，行过严关未解酲。
寂寞渡头人独立，满天明月看潮生。

原注：“八·一三”战事，继“七·七”而起，我因阻于海道，便自陆路入闽，于中元后一夜到严州。一路晓风残月，行旅之苦，为从来所未历。到闽后，欲令映霞避居富阳，于富春江南岸亲戚家赁得一屋。然住不满两月，映霞即告以生活太苦，便随许君绍棣上金华、丽水去同居了。其间曲折，我实不知。只时闻自浙江来人言，谓许厅长新借得一夫人，倒很快乐，我亦只以一笑付之。盖我亦深知许厅长为我的好友，又为浙省教育界领袖，料他乘人之危，占人之妻等事，决不会做。况且，日寇在各地之奸淫掳掠，日日见诸报上，断定在我们自己的抗战阵营里，当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人之情感，终非理智

所能制服,利令智昏,欲自然亦能掩智。所以,我于接到映霞和许君同居信后,虽屡次电促伊来闽,伊终不应。

四

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
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

原注:这是我在福州王天君殿里求得的一张签诗。正当年终接政治部电促,将动身返浙去武汉之前夜。诗句奇突,我一路上的心境,当然可以不言而喻。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果然大雨连朝;我自福州而延平,而龙泉、丽水。到了寓居的头一夜,映霞就拒绝我同房,因许君这几日不去办公,仍在丽水留宿的缘故。第二天,许君去金华开会,我亦去方岩,会见了许多友人。入晚回来,映霞仍拒绝和我同宿,谓月事方来,分宿为佳,我亦含糊应之。但到了第三天,许君自金华回来,将于下午六时去碧湖,映霞突附车同去,与许君在碧湖过了一晚,次日午后,始返丽水。我这才想到了人言之啧啧,想到了我自己的糊涂,于是就请她自决,或随我去武汉,或跟许君永久同居下去。在这中间,映霞亦似曾与许君交涉了很久,许君似不肯正式行结婚手续,所以过了两天,映霞终于挥泪别了许君,和我一同上了武汉。

五

千里劳军此一行,计程戒驿慎宵征。
春风渐绿中原土,大纛初明细柳营。
碛里碉壕连作寨,江东子弟妙知兵。
驱车直指彭城道,伫看雄师复两京。

六

水井沟头血战酣，台儿庄外夕阳昙。
平原立马凝眸处，忽报奇师捷邳郯。

原注：四月中，去徐州劳军，并视察河防，在山东、江苏、河南一带，冒烽火炮弹，巡视至一月之久。这中间，映霞日日有邮电去丽水，促许君来武汉，我亦不知其中经过。但后从一封许君来信中推测，则因许君又新恋一未婚之女士，与映霞似渐渐有了疏远之意。

七

清溪曾载紫云回，照影惊鸿水一隈。
州似琵琶人别抱，地犹稽郡我重来。
伤心王谢堂前燕，低首新亭泣后杯。
省识三郎肠断意，马嵬风雨葬花魁。

原注：六月底边，又奉命去第三战区视察，曾宿金华双溪桥畔，旧地重来，大有沈园再到之感。许君称病未见。但与季宽主席等一谈浙东防务、碧湖军训等事。

八

凤去台空夜渐长，挑灯时展嫁衣裳。
愁教晓日穿金缕，故绣重帏护玉堂。

碧落有星烂昴宿,残宵无梦到横塘。
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

原注:七月初,自东战场回武汉,映霞时时求去。至四日晨,竟席卷所有,匿居不见。我于登报找寻之后,始在屋角捡得遗落之情书(许君寄来的)三封,及洗染未干之纱衫一袭。长夜不眠,为题“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数字于纱衫,聊以泄愤而已。

九

敢将眷属比神仙,大难来时倍可怜。
楚泽尽多兰与芷,湖乡初度日如年。
绿章迭奏通明殿,朱字匀抄烈女篇。
亦欲赁舂资德曜,扊扅初谱上鲲弦。

原注:映霞出走后,似欲重奔浙江,然经友人劝阻,始重归武昌寓居。而当时敌机轰炸日烈,当局下令疏散人口,我就和她及小孩、伊母等同去汉寿泽国暂避。闲居无事,做了好几首诗。因易君左兄亦返汉寿,赠我一诗,中有“富春江上神仙侣”句,所以觉得惭愧之至。

十

犹记当年礼聘勤,十千沽酒圣湖溃。
频烧绛蜡迟宵柝,细煮龙涎涴宿熏。
佳话颇传王逸少,豪情不减李香君。
而今劳燕临歧路,肠断江东日暮云。

原注:与映霞结合事,曾记在日记中。前尘如梦,回想起来,还同昨天的事情一样。

十一

戎马间关为国谋,南登太姥北徐州。
荔枝初熟梅妃里,春水方生燕子楼。
绝少闲情怜姹女,满怀遗憾看吴钩。
闺中日课阴符读,要使红颜识楚仇。

原注:映霞平日不关心时事,此次日寇来侵,犹以为系一时内乱;行则须汽车,住则非洋楼不适意。伊言对我变心,实在为了我太不事生产之故。

十二

贫贱原知是祸胎,苏秦初不慕颜回。
九州铸铁终成错,一饭论交竟自媒。
水覆金盆收半勺,香残心篆看全灰。
明年陌上花开日,愁听人歌缓缓来。

原注:映霞失身之夜,事在饭后,许君来信中(即三封情书中之一),叙述当夜事很详细。当时且有港币三十七万余元之存折一具交映霞,后因换购美金取去。

十三

并马洲汜看木奴,粘天青草覆重湖。
向来豪气吞云梦,惜别清啼陋鹧鸪。
自愿驰驱随李广,何劳叮嘱戒罗敷。
男儿只合沙场死,岂为凌烟阁上图。

原注:九月中,公洽主席复来电促我去闽从戎,我也决定为国家牺牲一切了,就只身就道,奔赴闽中。

十四

汨罗东望路迢迢,郁怒熊熊火未消。
欲驾飞涛驰白马,潇湘浙水可通潮?

原注:风雨下沅湘,东望汨罗,颇深故国之思,真有伍子胥怒潮冲杭州的气概。

十五

急管繁弦唱渭城,愁如大海酒边生。
歌翻桃叶临官渡,曲比红儿忆小名。
君去我来他日讼,天荒地老此时情。
禅心已似冬枯木,忍再拖泥带水行。

原注:重入浙境,心火未平。晚上在江山酒楼听江西流娼高唱京曲《乌龙院》,终于醉不成欢;又恐他年流为话柄,作离婚的讼词,所以更觉冷然。

十六

此身已分炎荒老,远道多愁驿递迟。
万死干君唯一语,为侬清白抚诸儿。

原注:建阳道中,写此二十八字寄映霞,实亦已决心去国,上南洋去作海外宣传。若能终老炎荒,更系本愿。

十七

去年曾宿此江滨,旧梦依依绕富春。
今日梁空泥落尽,梦中难觅去年人。

原注:宿延平馆舍,系去年旧曾宿处,时仅隔一年,而国事家事竟一变至此!

十八

千里行程暂息机,江山依旧境全非。
身同华表归来鹤,门掩桃花谢后扉。
老病乐天腰渐减,高秋樊素貌应肥。
多情不解朱翁子,骄俗何劳五牡骓。

原注:船到洪山桥下,系与映霞同游之地,如义心楼之贴沙,为映霞爱吃的鲜鱼,年余不到,风景依然,而身世却大变了。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她的倾倒于许君,也因为他是现任浙江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之故。朱翁子皓首穷经,终为会稽郡守,古人量似太窄,然亦有至理。

十九

一纸书来感不禁,扶头长夜带愁吟。
谁知元鸟分飞日,犹剩冤禽未死心。
秋意着人原瑟瑟,侯门似海故沉沉。
沈园旧恨从头数,泪透萧郎蜀锦衾。

原注:到闽后即接映霞来书,谓终不能忘情独处,势将于我不在中,去浙一行。我也已经决定了只身去国之计,她的一切,只能由她自决,顾不得许多了。但在临行之前,她又从浙江赶到了福州,说将痛改前非,随我南渡,我当然是不念旧恶的人,所以也只高唱一阕《贺新郎》词,投荒到这炎海中来了。

贺 新 郎

忧患余生矣!
纵齐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
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
耻说与,衡门墙茨。
亲见桑中遗芍药,学青盲,假作痴聋耳。
姑忍辱,毋多事。

匈奴未灭家何恃？

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

留取吴钩拚大敌，宝剑岂能轻试？

歼小丑，自然容易。

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

先逐寇，再驱雉。

原注：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



装帧设计：李 吉 庆

郁达夫



ISBN 7-02-003350-4/I·2561
定价 58.00元（上下册）